近代史資料专刊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

SHANDONG YIHETUAN ANJUAN

本书是《义和团资料丛编》之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所辑文件包括『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拳匪卷』和济南、东昌等七府二州匪案卷』（缺登、莱、青等三府。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9年9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　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近代史資料

专刊

《近代史資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資料的总称。

《近代史資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資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資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資料专刊》20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資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560-8
9 787513 015608 >
ISBN 978-7-5130-1560-8/k · 143
(4407)　定价：150.00元（上、下）

近代史資料专刊

山东义和团案卷

SHANDONG YIHETUAN ANJUAN

本书是《义和团资料丛编》之一，记载了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具体情况。所辑文件包括『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卷』、『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各防营剿办拳匪卷』和济南、泰昌等七府二州『剿办拳匪案卷』（缺登、莱、青等三府一州案卷）。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内容提要

本书是《义和团资料丛编》之一，记载了山东省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的具体情况。所辑文件包括“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卷”、“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各防营剿办拳匪卷”和济南、东昌等七府二州“剿办拳匪案卷”（缺登、莱、青等三府一州案卷）。全部案卷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本案卷多为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其中批文亦多出自袁世凯之手。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义和团案卷：近代史资料专刊：全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义和团资料丛编）

ISBN 978-7-5130-1560-8

Ⅰ.①山… Ⅱ.①中… Ⅲ.①义和团运动—史料—山东省 Ⅳ.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3349号

近代史資料专刊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传　　真：010-82000860转824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25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9.5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737千字　　定　　价：150.00元（上、下）

ISBN 978-7-5130-1560-8/K·143(4407)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 1954 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 120 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 1954 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 1840 ~ 1949 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 20 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 1957 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

《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 1984 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 50 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徐树铮电镐》，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

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 年 9 月

编辑说明

《山东义和团案卷》系由《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点校整理，作为《近代史资料专刊》，于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也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80周年。

发生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曾经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作为记录义和团运动发源地山东义和团发动、发展以及被镇压过程最直接的档案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整理出版以来，为推动义和团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现已成为研究义和团运动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之一。当前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对于义和团运动以及对袁世凯本人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甚至针锋相对，这或许可以促使我们重新认真研读原始史料，因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是结论来源于史料。

这些文献原抄件存近代史研究所，用八开毛边纸抄录，页约16行，行约26字。每卷以桑皮纸作封面，红纸题签，墨书“××府属剿办拳匪案卷”。现共存有济南、东昌等七府二州，以及“各防营”、“先锋左后营”和“拳匪朱红灯滋事”等10个案卷，共16册，惟缺登、莱、青等三府一州。这些由山东巡抚衙门汇抄的文件，主要是各府州县和巡防营官员上报各地镇压义和团情况的禀文，文后多有巡抚的批语，属批牍类档案。所录文献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止于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其中绝大多数产生于袁世

凯任山东巡抚时期，或称之为“袁世凯批牍”也未尝不可。

初版的点校整理工作由《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的荣孟源、章伯锋、庄建平、孙彩霞诸位先生分工负责，图书馆的杜春和先生协助参加了部分工作。整理中，编者对原始文献进了点校、分段；对于文献原存舛误之外作了订正；重新拟定了各卷的题目；按照朱红灯、防营和《清会典》中山东各府排列顺序，重新编排了次序，给每个文件编列了序号。

此次再版之时，编者在通读通校的基础上，订正了初版本在点校、排印中遗留的部分讹误之处，版式也重新作了调整。因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尚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12 年 9 月

目　录

上　册

朱红灯卷 …… 1
先锋后路左营卷 …… 21
各防营卷 …… 75
济南府卷 …… 121
东昌府卷 …… 291

下　册

泰安府卷 …… 397
武定府卷 …… 499
临清济宁沂州卷 …… 663
兖州府卷 …… 713
曹州府卷 …… 731

[1] 此卷原题为《拳匪朱红灯滋事案卷》。

1.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1899年9月24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巳刻奉宪台电开：以准法国使臣电称，卑县境内有焚抢教堂，杀毙教民一名情事，饬即查明禀复等因。当因事无实据先行电复，并声明余事另行复陈在案。查卑县并无西式教堂，教民不多，久在洞鉴。前蒙檄饬，以据马主教天恩函称，卑县教民被抢。经卑职详查控案并叙明先后办理情形据实具复。此外检查并无呈报别案。惟有本月初七日教民王付有以纠抢逞刁等词呈控王朋玉等一案，呈内声叙伊与乡里向来和睦。八月初六日邻人王朋玉因与伊家素有讼嫌，致与伊父王明口角相殴，并被毁坏器物，现伊父年老受伤不能动移，请传讯究办等情。正在前往查勘间，复据王付有以伊父年纪过大与王朋玉争吵后痰壅气闭身死等情。报经卑职亲诣验讯，及到彼处，王付有拦称伊父王明实未受有伤痕，死由老病气闭，现已备办棺衾，情愿自行收殓，控案听人处，恳求免验前来。卑职因控情先后大不相侔，且牵涉民、教，若含糊了结，必至别生枝节，虽允予免验，仍亲到尸旁详细查看。已死王明，年逾八十，实因年老气闭，并未受有伤痕，王付有家亦无抢毁器具痕迹。当场取具尸亲人等甘结，尸令官殓；一面传集原被【告】人等，讯明起衅委因口角数语，并无别项重情。原呈所称抢毁各节，既未勘有确据，事属恍忽，不足深凭。即传谕里长地方，妥为处理，毋令酿讼。

卑职回署后，即据乡长曹玉堂、王宗禹等联名公恳。以王明与朋玉同庄素好，即偶因细故口角，亦属事所常有，断不至因此伤生，其死实由于老病。王付有出头控告，因父子天性迫切所致。事后即当面说明，并经伊等安慰调理，王付有情愿不讼，王朋玉亦不欲因此积嫌，已好言认过，两造均无异议，请恩销案等情具禀到县。卑职以案情本极寻常，王朋玉固未纠众抢殴，即付有人尚老实，亦非有心刁告，故意寻仇。既已两造心允，又经曹玉堂等于中处说，可了则了，免使拖延日久，节外生枝。随复当堂分取切结，立将人证分别省释完案各在卷。此外并未别开衅端，亦无抢扰报案可稽。

此次法使电询，若因此案而起，则系传闻异词。惟民、教寻嫌已非一日，稍有触碍，变态丛生，彼族每思张大其词，以资恫喝。卑职身任地方，责有攸归，惟有遇事仰体宪意，酌量从速经理，以免生衅，而防未然。除随时开导解释外，缘奉电饬，用将查明，并无抢杀民案据缘由，驰禀大人察核，伏乞垂鉴。

批：已据禀咨明总署查照矣。仰仍照例录供通详。此缴。

2. 恩县会禀 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到（1899年9月29日）

敬禀者：窃卑职维诚前因有等匪徒假托演习拳棒，煽惑勾结，于交界处所不时聚集，希图逞忿构衅。维恐滋事民、教不安，当经出示严禁，饬差查拿。无如若辈形踪诡秘，飘忽靡常。突于七月十五日据法国教士傅天德来县面称，伊在武城设教，有恩县洞四头等处教民，被该匪徒逞忿欺讹，逼令反教，请为弹压等语。维时天色已晚，即经卑职维诚将其款留在署，以便妥商而免生事。次日随即会营督率兵勇前往确查，周履弹压，均尚安静。传讯庄长地保人等，查问起衅根由，佥谓皆因教民平日恃恶欺压乡愚，多有愤恨，因而匪徒勾结乡人，有此谣传，其实并无其事。卑职维诚当以外洋设教中华，固在和约之列，然宜民、教相安，不容挟嫌恃符滋事。如有争执，亦应控县持平究断，何得私相寻衅。即责成各处庄长、地保，遇事妥为解劝，或令到县呈告；一面仍严拿匪徒究办。当将此情形详细面述该教士傅天德知之，派令勇队护送其回武城教堂无事。

旋蒙本府以蒙藩司电谕，接奉总署来电，饬将此案起衅根由查明禀复等因。当查卑境并无八村地名，亦实无大刀会匪三百余人打闹教民情事，即经禀请电复在案。讵于八月初间，该匪传习邪术，妄称吃符念咒，请神附体，可避枪炮。煽惑勾结，在平原一带寻衅滋事，到处蔓延，随声附和，日见其多。而且散布谣言，人心惶惑，若不及早惩办，诚恐滋蔓难图。况卑县南北冲衢，湖路大道，饷鞘人犯，递解络绎。更与邻封各处犬牙相错。民、教杂居，且有庞庄洋式教堂，诸甚堪虞。因而卑职维诚先行择要，多派勇役，严加捍卫保护。随即星驰晋省详实面陈一切。即蒙宪台札饬，以据马主教天恩函称，接武城

教士傅天德禀，恩县洞四头等处，有该匪徒二三千名屡次恃众欺压教民等语。饬即查明，实力弹压，设法解散；一面将该匪滋事情形又办理缘由，通禀查考等因。并蒙洋务局与本府先后转饬到县，时值卑维诚在省未回，幸即仰蒙宪恩垂念隐患，民生休戚攸关，先赏大张剀切告示，饬速回县。查明匪徒并无如斯之多，亦与马主教原函各节并不同，当将告示照缮遍贴，感动周知。

正在设法解散之际，又蒙宪恩高厚，体恤下情，以恐兵力单薄，札营饬委标下景荣带领本哨马队，下县协同巡究弹压。并蒙本府亦札委分府候补知县韩令作霖于本月十八日同驰到县。随经卑职维诚已先期传集各处庄长、地保到县，会同先面为切实开导，陈说利害。该各庄长等均尚深明大义，咸知畏惧，再三恳求，许速设法解散具结在案。卑职等随即会同委员、营汛督率马队兵役颇壮声威。连日下乡，遍境往返梭巡，周履缉究。并每至一村与人烟凑集之区，不烦唇舌，多方开导。察看情景，决非从前谣传，实均一律解散，地方已称静谧，民、教皆相安矣。至于境内庞庄教堂，早经卑职维诚派往勇役，妥为弹压保护，可期无虞。平、恩交界处所，现亦添募勇队，会同平原蒋令楷，均各遣派在彼常川梭织巡究，以资镇慑。除由卑职维诚仍当不时会同邻封，不分畛域，严密巡缉，务期断绝根株，以靖闾阎而正人心，如再有犯必获，定行从重究办外，标下景荣即于本月二十二日带领马队前往平原，会该县巡究弹压。所有恩县匪徒滋事情形，以及现在办理业经一律解散，地方安静缘由，理合详细据实会禀大人查核，伏祈垂鉴。

批：据禀已悉。仰恩县移会朱哨官知照。缴。

3. 平原县会禀 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1899年10月2日）

敬禀者：窃标下景荣蒙宪台檄委，以恩县、平原一带愚民听信外匪煽惑，有与教民为难情事，饬即会同该县弹压保护等因。蒙此，标下景荣遵即带领亲军马队一哨，先行驰抵恩县，会同该县李令维清〔诚〕弹压开导，一切情形已由李令会禀钧察。

兹标下景荣于八月二十二日率同队勇，驰至平原县会唔。卑职楷

先于本月十九日、【二】十等日，据恩、平交界之董路口教民董吉公等、辛庄教民张洪等、李庄教民李金榜，各以报明被抢等词具呈。业经卑职楷饬派勇役分投查办，拿获李金榜案内邱被仔等，张洪案内辛升仔等数名，分别讯押。标下景荣抵此，复会同亲诣李庄、辛庄、董路口等处切实开导弹压。各该处民人本已奉有明谕，多因外匪勾煽，遂不知是非利害，蠢然思动。一闻营队继至，声威所到，恩信同孚，即知邪妄有干禁令，群相感悟，从前之敢于妄为者纷纷避匿无踪。当集地方保长，明白诫谕。乡民人等畏威怀德，自愿认真约束，不敢遇事生风。惟辛庄之张洪家，据称住屋即系教堂，勘有被扰痕迹，已由卑职楷饬令查明失物，另行讯办。其李庄之李金榜家亦被扰动，且累及邻庄并未奉教之乜姓家。标下景荣与卑职楷亲至勘明，且据庄民人等供称，被控之李长水、杨长文均已先期搬运家具连眷逃逸。惟剩粗重物件，起出小木箱一个，内盛男女鞋物，令原告李金榜认明即系伊家失赃。又印花【被】一床、棉裤一条，亦经乜姓认明领回。余交地方庄长看守。此外虽称被扰，亦有自己运出粮物，寄存别处，呈报抢掠者。现幸地方民心渐就安静，当不致别生事端，足以仰慰宪廑。除将以上控报各案，由卑职楷分集人证，并勒传李长水等到案，与现获之邱被仔、辛升仔等质讯究追，暨严查外匪哄诱，以安民、教外，所有奉饬查办缘由，理合会禀大人鉴核，伏乞垂察。

批：查民、教不和，要在持平办理。教民所称被扰，是否平民向教民报仇。该县当根究缘由，秉公开导解散，不得轻信教民一面之词，率行拿办，以致民间不服也。该县既禀称安静，现又电请发兵，则是该具办理未妥，不过掩饰弥缝，藉一禀以塞责也。仰该县移会该哨官知照。缴。

4.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到（1899年10月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檄饬，以据马主教天恩函称，恩县等处拳会欺压教民，卑县奉教者，并有被抢之家，饬即弹压解散等因。蒙此，查卑境内有美国耶稣、法国天主两教，其教士分居恩县、禹城等处，来县境者每岁不过数次。奉教之民，为数不多，与平民亦无甚仇隙。本

年五月间，教民魏凤鸣等以被抢牛驴，并毁坏器物各等情，呈控县民张泽等到县。卑职因牵涉教案，易生枝节，即经亲诣查办。讯明所控，毫无实据，亦无抢毁痕迹可寻；系因口角微衅，该教民等藉端添(?)，呈刁控告，希图抵制。卑职以事非重大，当传同里庄各长，出为和解。维时天主教士高姓，因事来县，与之当面明晰辨论。彼因教民无甚情理，亦无词可藉。前案得以从善了结。自五月以后，民、教两无扞格，未闻别生衅端。其所指拳会一节，前因外来拳师，在境内夸〔炫〕技勇，乡民年少无知，为之欣动，约集人众，学习拳棒，其意亦为自相保卫。卑职查知前情，即令强壮者归入团练，仍不失为各保身家，茬弱者恪守本分，自不致横遭欺辱。一面亲赴各该处再三开导，民间渐知领会。第恐外匪煽动，遂复具禀请禁，当蒙允准施行。近来若辈颇知敛迹，民间各安生业，教民不相交涉，尚无寻仇抢闹情事。马教士所指教民抢掠多家，并无报案可稽，足见子虚乌有。现蒙宪示谕禁拳厂，词严义正，洵足以醒聋聩，而发愚蒙。已经卑职各处张贴，此后民自为民，教自为教，彼此不相侵扰，即所以杜隐患而息争端。所有奉饬查明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批：已据禀咨明总署查照矣。惟查禀内前称无甚仇隙，后称势成冰炭，情形究竟如何，总宜核实办理，幸勿以一禀敷衍塞责也。再，据德州禀称，该县函致宋牧，有已将为首滋事之萧重获案惩办等语。何以遍查近日两禀，该县并未声叙及此，仰即明白禀复。缴。

5.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1899年12月31日）

敬禀者：窃蒙前宪札饬，以准马主教函称，平原县境，近日又有刀会聚众滋扰情事，是否传闻失实，抑系拳民解散归农之后，教民挟嫌报复，别酿衅端？饬即查照函开各节，查明禀复等因。遵查本年九月间，卑县拳民，勾结外匪朱红灯等抢扰教民。经本府下县查办以后，迄今地方尚属安谧，并无聚众滋扰情事。马主教所称十一月初七日平原被抢数庄，想系传闻失实。除随时防范外，所有遵饬查明缘由，理合禀复查考。

批：禀悉。已饬洋务局转复马主教矣。仰即知照。缴。

6. 历城县禀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到（1899年12月19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发审，以经本道督同拿获茌平等县闹教匪犯于清水一名，饬即讯办等因。遵即督同卑职应逵提同匪首朱红灯及犯僧心诚质讯。缘于清水籍隶茌平，素习拳棒。光绪二十五年春间，茌平等县民人因教民欺压平民，众情不服，遂多学习神拳，希图抵制洋教。于清水与李官屯人王刚旦、邱水、孙二拜王庄人王五为师，号召多人设厂授徒，与已获之朱红灯、犯僧心诚即本明，俗明〔名〕杨照顺，又名杨顺添，已死之孙治泰、徐大香，在逃之徐登第、李开泉、王立言即王立〔利〕言、王青山即王子龙、官东林、刘太清、常自禄、罗会英即罗鸿英、罗德兴均相认识往来。九月间于清水闻朱红灯等在平原森罗店与官军接仗，该匪遂纠邀徐登第等同至丁家寺犯僧心诚庙上聚会，朱红灯后亦入伙。十月初二日，随同犯僧心诚等，率众抢得禹城苗家林庄教民王书绅等四家衣物，烧毁房屋四间，杀害看门民人一名。初六日，复往长清县抢得李家庄教民李公堂家银钱、衣物、车辆、牲畜，并掳捉李公堂之父李凤来，与弟勒赎，得京钱二十千放回；旋将李公堂房屋烧毁。初七日早，又抢得郑家营教民郑继先等家钱物，牵去牛马，放火烧毁房屋三间。是夜，窜至茌平县张官屯，因与教民徐清华等有仇，放火抢掠。并因教堂教读王观杰屡次欺侮民人，遂将王观杰架出杀害，悬首树上，撩弃尸身。初九日，转至博平县。因向已革教民朱明经讹诈不遂，放火烧毁草屋数间，将朱明经架出，由伙犯领去。并向周克存家讹索银五十两，又抢得教民赵文灿家车辆、粮食，放火烧毁房屋四间，掳捉赵文灿，勒赎得马一匹，放回。后闻宪台法外施仁，仍令解散，不咎既往，遂将连日所得银钱，按人均分，拟暂分散。不料十三日路过茌平大张庄，该庄教堂住堂教民，见拳会人少，突出追赶，开枪拦阻轰击。该匪等情急拚命堵拒，与教民互斗，致砍毙教民张学曾、张传路二人，并伤张安居等三人，复放火焚烧教民住屋。因火势蔓延，燃着堂内存储火药，致将洋式教堂十六间及教民住屋一百八十余间延烧。于清水与朱红灯等聚议，势成骑虎，一旦解散，教民必不放手，不如再行纠聚，以顾目

前。遂于十五日，又至吴、杨二庄勒索银七百两。又抢得博平县教民刘开太家牲口、车、粮，烧毁房屋十二间，并架去男丁二名。因民人张万春往向理论，将张万春用枪扎伤身死。十六日，又往长清县讹得徐长明等家银四十两。二十日，复与徐登第等分股前往高唐州，抢得董官屯教民马本敬家衣物，放火烧毁王贵方家房屋二间，马棚二间；盘据南镇。二十三日，复至禹城县抢得教民许天顺家车辆衣物，并将其子许狗仔架至南镇勒赎。二十四日，又抢烧房家庄教民数家，并与王刚旦及在逃之邱水、孙二、罗大白狗暨不识姓名人等抢劫并未奉教之高唐州梯子陈庄生员陈玉振家衣物骡马。其余抢掳邻近州县各教民家财物人口，焚烧房屋不能记忆。因与同伙不和，致被拳会罗鸿英捆送，现闻徐大香亦被格毙等情。质之朱红灯及犯僧心诚，供亦相符。

卑府等查匪首朱红灯、犯僧心诚前已讯认，业经具禀请示在案。该犯于清水，辄敢听从朱红灯等以闹教为名，恣意抢掠，杀人放火，扰害平民，实属同恶相济，罪无首从可分。按例即应斩枭，可否照章先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之处，卑府等未敢擅专。除将犯收禁外，理合开折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

再，蒙同时委审之董元邦一名，坚称被胁未久，与朱红灯等均不认识，并非同伙，容俟讯明另禀。合并声明。

批：此案现经本部院于提讯后，先行檄饬该府等查明不停刑日期，将该犯朱红灯、于清水、犯僧心诚即本明三名，绑赴市曹，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枭示具报。至董元邦一名，应再复讯，如无为匪确证，俟有妥保，再行禀候核夺。除恭折具奏，抄稿另檄行知外，仰按察司转饬该府遵照办理。缴。供折存。

7.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到（1899年10月13日）

敬禀者：昨奉钧电，饬查卑境抢教案件，业经先后复禀，当蒙鉴察。兹于十八日巳刻，准恩县转准德州抄送电谕，以接直督两电内称，土棍拆毁看坟庄教堂，又要抢庞家庄教堂，饬令弹压保护，并速查明禀复等因。查庞家庄系隶恩县，彼处奉饬已查照办理，系卑县境

庄内有耶稣教民房，教堂三间，近无教士住落；左右有教民数家，并无抢拆情事。惟该庄邻近之张大隆庄即董路口，有教民萧彦等，因与同庄族人萧重等争论从前讼嫌，互相口角殴骂，毁损萧彦家盆碗零物。该教民控县后，即经卑职差传萧重到案，讯明起衅情由。先予严押，一面传同里长、绅耆为之解释。萧彦因得传闻萧重等尚欲纠众抢掠，未经投案审讯，先行出外躲避。当令首事人等速寻该教民等回县，以便查处。并无抢害实迹，亦无别项重情。该教民等惑于谣传，自相惊惶，哄动教众，张大其词，向其教士耸告，以冀庇护，本属常态。现肇衅之萧重，已经获案，酌量惩押，已足以示儆戒。一俟萧彦等回归，持平酌理，前事可以了结。

民间奉有宪示，均知感动，当不至顽梗生事。并探得赐拨马队已由大路前赴恩县弹压，不日可抵县境。声威到处，人心平定，教民自无用再事虚惊。第此举重在镇慑，应剴切开导，但使民知怀畏，无烦操切，地方可望敉安。除由卑职随时商同营弁邻封谨慎办理，并将萧彦控案迅速设法讯结，以免借口外，合将查教堂教民并未抢毁缘由，❶

批：据禀萧彦一案，并无抢害情事，备悉。查民、教互闹，切不可粉饰偏袒，该县如果持平办理，则民、教可期相安。仰即知照。缴。

8.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到（1898年10月14日）

敬禀者：月前卑境拳勇滋闹，蒙宪台念地方之重，饬派马队一哨来县弹压。当将滋事人众，一律解散，并先将拿获首犯萧重一名、余匪数名责押示儆。尚有首要李长水、杨传文即杨长文二名，未经获案。由卑职督派勇役严行查拿。一面将办理情形，会同亲军朱哨官据实禀陈在案。兹于九月初六日，访得首匪李长水、杨传文约同高唐、茌平两处匪犯并曹州匪徒共五六百人，执持枪械，以仇杀教民为由，声称非将在押人犯一律释放，又帮给饷费，不肯甘休等语。即在扛子李庄一带任意抢执。当经卑职约订高唐州李牧、高唐营官都司会合防剿。该匪等声势颇大，不知畏法，深恐愈众，别生巨祸。卑职身任地

❶ 下有脱文。

方，责无旁贷，谨督令勇役，亲往防剿。该匪等如能知法畏惧，自行解散，自当从平办理。倘敢恃强抗拒，卑职惟有禀请宪示，或分拨队，或另行设法施行。用将现在匪类滋事情形，并卑职亲往防剿缘由，飞禀察核。肃禀。恭请伏乞垂鉴。

批：禀悉。民、教生事之案，总以持平为主，不得以教民所开之名单即行拘拿。倘概指平民为匪，动辄言剿，该县居心先不公允。所有敢恃强抗拒，节外生枝，致难收拾，仰即切实开导，确切查明，孰是孰非，秉公办理为要。缴。

9.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到（1899年10月16日）

敬禀者：九月初六日，卑职因拳匪聚众滋扰，当经会营亲带勇役前往弹压，业将大概情形，禀陈宪鉴在案。兹于初七日卑职驰抵滋事之扛子李庄，该匪等纠聚多人，即在庄口持械迎拒。勇役等上前捕拿，胆敢恃众逞殴，致伤差役二名。且人数渐聚渐众，声势颇大。内多曹州一带刀匪，并高唐、茌平、蒙阴等处习拳匪人，借名仇教，实则乘机抢掠。目前恩县及卑境民、教不靖，即系若辈所为。曾蒙宪台拨队查禁，并经卑职随时密防。该匪形迹诡秘，飘忽靡常，营队离境，不免有窜越扰害等事。现高唐营虽经卑职会订派拨马兵在交界处所拦截。第兵数无多，势难兼顾。况该匪等前在各处滋事，已非一次，似此愍不畏法，诚恐逞其揭竿故技〔伎〕，既扰卑境，又累邻封，后患何堪设想。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当此事机渐露，固不敢轻率张惶，上骇宪听。倘因循讳饰，致酿别祸，获咎滋深。惟有仰乞仁宪鉴察下情，再赐分拨马步队各一哨，迅速下县会督。卑职擒拿首要，从严惩办，胁从者酌量从宽。若辈久服声威，自此严加惩创，必当闻风远遁，庶不致耽延日久，枝蔓难图。除仍督令勇役认真防剿外，卑职为慎重地方，力杜匪执〔乱〕起见，用敢禀请察核钧裁。肃此恭请，伏乞垂鉴。

批：禀悉。已派拨马步队星夜驰往弹压，并委该管府卢守赶赴该县，相机妥办。查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总以开导解散为主。若再张皇失措，办理不善，该县何能当此重咎。仰即知照。缴。

10. 济南府禀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到（1899年10月23日）

敬禀者：窃卑府奉饬查办平原县匪众滋闹事件，自应将此案起衅根由详细查核，办理方有端绪。卑府在途中即访闻平原县二快总役陈德和，有讹诈拳民，以致酿祸情事。十二日，行抵平原，是晚即将陈德和镣铐收禁。随提查县卷，内开八月十七日，据岗子李庄教民李金榜，以被众纠抢等情呈控李长水、杨传文等到县。经该署县蒋楷饬派总役陈德和等协同县勇前往缉捕。维时李长水等肆抢后，人众麇聚。勇役上前捕拿，李长水率众抗拒，经庄众协力帮捕，拿获邱被子、杜曰魁、李岭、李进宝、朱德顺、李兴业等六名，禀经该县提讯。邱被子等供认听从李长水等抢取李金榜家粮食衣物属实。当将邱被子等六名饬押。李长水等均已逃逸。

九月初七，据李金榜喊报，有外境来匪人朱红灯等数百人附和李长水等复行抢掠，喊杀教民；幸伊先逃，未被戕害。教民刘姓、乜姓均被架去，声言须将前获之邱被子等六人一律放回；并原拿之快役陈德和讹伊钱文，须将陈德和交出，否则将教民杀尽等语。蒋署令即亲带勇役驰往拦捕，李长水等恃众拒捕，殴伤差役二名。蒋令因情势渐大，恐滋巨患，当即具禀请队弹压；一面传集陈德和严讯。据供李长水自上月拒捕后，即已逃逸，实无讹诈花费情事。卑府复提阅邱被子等供词，佥称纠抢拒捕，实系李长水、李如学等把俺们叫去，不去不依等语。卑府因其实被逼胁，情尚可原，已饬令将邱被子等六名即予保释。复提讯陈德和，因李长水在逃，无可质证，坚不承招。卑府查陈德和久充快总，非平日鱼肉乡民，何至为众人侧目。李长水等闹教，既以该役得财藉口，其酿成事变，实为此案罪魁，且难保无因事诈赃别案。除将该役监禁，并由卑府出示招告外，理合禀请察核。俯赐批示，将快役陈德和提省审办，以惩衙蠹，而儆将来，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查平原县二快总役陈德和，藉案讹诈，妄拿无辜，以致百姓众怒，土匪乘机，酿成事端，实堪发指。应即提省严办，以儆不法。至该署县蒋令，始而纵役诈赃，舆情不洽；继而张皇失措，民变几成；忽禀地方安静，忽报乱极围城。其平日之昏聩，办

事之荒缪，竟至如此。仰按察司迅即会同布政司，将蒋署令先行撤任，遴员驰往接署；一面由臬司行提犯卷至省，听候发审。沿途务将陈德和小心获解，倘被脱逃，或中途毙命，定惟该地方官是问。仍饬查明严缉逸犯朱红灯等，务获究报，并行该守知照。缴。

11. 营务处袁世敦申 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到（1899年11月19日）

为申报事：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案奉大帅札开：迭据茌平县禀称：禹城县境丁家寺和尚名本明，又名心诚者，号召拳匪。初二日，将禹城境之苗家林各教民家牲口车辆抢运入寺。初六日，窜至刘家集，抢掠教民两家。访闻该和尚暨匪首朱红灯等，部署左右两营名目，逼令教民尽反洋教，需索钱文。初七日，窜至张官屯，抢掠教民徐清华等家，暨王香老庄教民徐养兰家。又马家沙窝庄教民刘安义等父子三人均被掳勒赎。复至长清境郑家营一带麇聚，竟似游匪行径'等因到本部院。据此。查该匪首朱红灯，前在平原滋衅，现又附合丁家寺和尚纠集拳民，肆行抢掠，业经饬拿在案。惟指称闹教，其中难保无胁从愚民。该营务处当分别良莠，拿首解从。除禀批示暨分行外，合行饬札到该管带，立即查照。慎选马队一哨，步队一哨，开赴茌平一带，随同该县设计诱获匪首，即可将胁从愚民分别解散，既不准孟浪生事，致蹈覆辙；又不准敷衍塞责，坐误事机。一面将到境情形，随时报查。切要。特札。等因。奉此，卑府遵即遂派右哨马队哨官把总张振铎带领马队，左哨步队哨官千总刘学洙带领步队一哨，均于初十日夜三更时起程。旋接该哨官等禀报，所带马步队二哨于十二日午刻驰抵茌平县，谨慎办理。所有匪徒在茌平一带滋事情形，已由茌平县豫令禀报宪鉴在案。前次派去之后哨马队，顷接该哨官朱景荣禀报，现已带领马队三十匹，驰往禹城一带巡查。其余马队二十匹，以十匹留防平原，以十匹留防恩县。理合将所派马队步队二哨到防日期，具文申报鉴核查考，实为公便。

12. 马游击禀 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到（1899年11月21日）

敬禀者：窃标下遵奉宪饬，迅赴茌平办理匪徒。兹于十六日行抵

长清县属之潘家店，晤见张令。述及本月十五日，城西七十里辛店李家庄教民李公堂禀报，伊家初六日被拳会多人抢去银钱衣物车牛等件。又城西五十里季北里李官屯教民李达，于十六日晚忽来拳会多人，逼令反教，经人调处，给予银四十两，当晚散去。又据潘家店乡民面称，距潘家店东十二里徐家楼有教民数家，于十六日晚被拳会勒索银三百四十两。该教民时无现银，立具欠票各等情。伏查此股匪徒，聚散无常，来去莫定。除将连奉宪札，分别遵照办理情形，俟到茌平县境详晰禀报外，所有行抵潘家店得闻匪徒行踪，谨先驰陈大帅钧听。肃此。敬请伏乞垂鉴。

敬再禀者：顷据标下派作乡导之茌平人张招武面称，探闻茌平城西十二里有博平县属之花园寺地方，本月十五日，朱红灯在该处因分赃不均，被同伙砍伤头颅数处，并身受枪伤二处；同伙遂赴胡家屯，将朱红灯抛弃寺中。朱红灯受伤甚重，性命难保，俟确查尸身，再行具报。肃此。载叩崇安。

批：据禀已悉。该副将办理教案，尚能妥慎。此次到茌平等处，务须不动声色，妥为弹压，殷勤开导，无任民、教被〔彼〕此惊疑，致滋事端。仍随时于〔与〕吉道商同办理，具报查考。缴。

13. 平原县详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到（1899 年 11 月 25 日）

为据情转详事：案蒙宪台札开：照得平原一案，据候补知府王守绍廉禀称：查明森罗店官军与该匪互相轰击时，误伤老者一名，系裴廪生之父裴锦才，暨村头坐歇不知姓名铡草人二名，另有庙中道士一名，均被轰毙等因。并据候补知县赵炯面禀，亦同前因，到本部院。据此，查该民人既非匪会中人，误伤属实。在该官军虽非有心，而该民人因匪被害，自应量予抚恤。除分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县，立即查照。遵将轰毙四名查明确凿，量予抚恤，一面将抚恤情形，据实禀复等因到县。蒙此，遵查本年九月十四日会匪与官军接仗，时势迫促，良莠难分，致官【军】误毙良民裴锦才一名，暨道士夏文彩一名。经前署县蒋牧查明，裴锦才系廪生裴秀亭之父。将裴秀亭传案安抚，给银三十两以资葬。道士夏文彩，查无亲属，饬令殓埋。并

未查有铡草二人，同被误毙。卑职到任后，明查暗访，悉与前情相符。

奉饬前因，正在禀复间，据裴秀亭呈称：为无辜殒命，据情直诉，恳恩转详，以慰冤魂事情。因上月十四日，官兵与团民在生庄外接仗，团民败北，四散逃窜。仗后多时，团民逃窜已净，众兵仍在庄外面〔肆〕放枪炮，且传言欲攻生庄之寨，搜拿匪人。庄中妇女号哭震地。众人情急，遂与生父商议，约集老者十余人欲出寨面见大人，告以团众尽行逃走，庄众在寨墙护守，并未放其一人入寨，恳求大人收队。不料众兵见人出寨，欲开炮轰打。众人见势不好，皆跑〔跪〕倒于地，自言是寨中良民，切莫开炮。营中置若罔闻，竟开炮打伤数人，惟生父乳下枪伤深重，立时殒命。窃思此十余人出寨时，皆穿长衣，手无寸铁，众兵岂不知是良民，乃竟开炮伤人。是乘此忙乱之时，视人命如草菅，以杀人为儿戏耳。故生父殒命后，并将其余受伤之人绲缚要杀。幸赖本府尊揽挡讯明皆是良民，当即释放。惟生父已死，难以复生。生一念及，血泪交流。被祸后生即面见前天蒋公，转恳其禀明府尊。所以未即上控者，以家道素艰，先制办衣衾棺椁，亲视含殓，成服致祭。张罗数日，忽又感冒寒疾，卧病不起。病中窃念此终天之恨，谁为上达。欲赴省陈诉，病躯不能动移，又无伯叔兄弟可以代往。千回万转，病转加剧。幸赖宪尊念切民瘼，委员查访，生之冤情，谅已灼知。但非生亲自陈诉，仍无由知其底细。今贱恙痊愈，然此冤终不能不明。为此叩乞，俯念生父以七十二岁之乡饮介宾，无辜被【祸】。宪恩准转详，虽不敢必求抵偿之人，但乞使生者可以对心，死者可以瞑目，则生之感德无既矣。上叩等情。卑职以官军与匪接仗，误毙人命，事出无心。既经蒋牧抚恤，复奉上宪访明，似毋庸再行转详。该廪生监以下情必求上达，自未便过事拘执。拟合据情详请查核。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册者。

批：据详已悉。平原一案，已查明蒋牧酿成事端，营官误伤良民，一并参革在案。裴锦才虽经蒋革牧给恤，而情形可悯。仍令蒋革牧再给抚恤银五十两，仍一面禀复备查，以免该民人哓渎。仰即遵照。缴。

14. 马副将禀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到（1899年11月26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本月十九日夜间拿获拳会首犯朱红灯，恐其党羽甚多，发县审禁，致滋他虞，因商明吉道，自行押解来省，请示遵办缘由，具禀驰陈钧鉴。随于二十一日带队由茌平起解。行及数里，接据探报，有匪徒数百在潘店迤西暗聚，意图俟标下解朱红灯经过时，四面环绕，叩求释放；不允所请，即逞凶截劫。得信后，仍回茌平，面告吉道，商定改途，以昭妥慎，免生枝节。

旋又探闻，潘店聚匪，等候朱红灯不遇，遂赴附近十二里之王庄教民王鸿庆、王逃仁家滋闹，勒索钱五百吊，马二匹，而后散去。续据卑部前营驻扎潘店之哨官李春意所禀相符。

是夜探知附合朱红灯倡乱之丁家寺和尚本明，又名心诚者，潜踪于茌平县东北之冯官屯、刘来寺一带。二鼓后即带马步各队押解朱红灯取道于冯官屯，由冯官屯而丁家寺，又由丁家寺折赴刘家〔来〕寺，一路查拿本明无获。维时往返侦探，约交四鼓，始得本明已赴高唐州距城三十五里南镇东南数里之杨家庄之确信。先是高唐州李牧、茌平县豫令谈及丁家寺顺天和尚，即本明，盘据南镇。饬差随队协缉，适同时踵至。标下于是将所带步队暂在刘来寺稍歇，一面自带马队并高唐、茌平各差役驰往杨庄，就本明住处堵门动手。该犯就寝，猝不及防，随时获案。并起出洋枪二杆、刀一把、马一匹。迅即带回刘来寺，会合步队，连朱红灯一并解投宪辕，听候发落。当本明于杨庄就获时，该庄西头庙内有马匪二十一名，步匪三百八十余名，因我队静密，并未惊觉。

伏查朱红灯及和尚本明，为奉札饬拿务获之首犯。兹秉承规略，商同吉道，购线踩缉，三日之内，两犯并获。此皆仰赖大帅德威，得稍效鹰犬之用也。再路过张庄，见烧毁洋楼洋房数十间，土房数十户，俱成灰烬，并有杀教民三名情事。正在解犯前行，接到卑部前营营官戴守礼专差送来会匪在杨柳洼约战一纸，昨已转呈宪鉴。应如何办理之处，听候训示遵行。除咨吉道外，肃此具禀。

批：据禀，拿获该匪首情形，具悉。办事慎密，殊属可嘉。仰即遵照。缴。

15. 济南府禀　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到（1899年12月3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发审，以经本道拿获平原等县闹教匪首朱红灯等解省，饬即讯办等因。遵即会督局员，并历城县提犯研讯，始则茹供不吐，迨经连日熬审，方据供明。

缘匪首心诚即本明，籍隶高唐，自幼在禹城丁家寺披剃为僧，后住省城张仙祠。朱红灯籍隶泗水，家无亲属，只身游荡。光绪二十五年春，茌平一带因近来教民欺压平民，众情不服，学习拳棒，捏称得自神授，意图抵制洋教。朱红灯、心诚亦各拜师降神，设厂授徒，先后与拳会徐登弟、王立言、杨照顺、孙治泰、李开泉、官东林、刘太清、常自禄、罗会英、王青山即王子龙、于清水等熟识，联为一气。九月初，平原县拳民李长水与教民李金榜等彼此龃龉，朱红灯闻知，起意闹教泄忿，遂先带同伙党孙治泰、王子龙等，号召徒众，并逼胁乡民多人，麇至岗子李庄。心诚和尚及其余党暂住茌平，以为后劲。九月初七日，署平原蒋革令闻知，下乡弹压。该匪等聚众抗拒，砍伤差役。蒋革令电禀请兵。卑府奉札带兵前往，将宪台告示及卑府谕单差人送往，劝谕解散，该匪抗聚滋闹如故。十四日，移踞森罗店，因见官军前往，遂列阵迎拒，开枪轰毙队勇二名，受伤数名。互斗移时，当被官军格毙伙犯二十余名，孙治泰亦受伤殒命。

朱红灯等知势不敌，分路逃逸。复回茌平与心诚等晤商，闹事已大，诚恐官兵兜拿，不如分党四出，抢得资财，以图再举。十月初二日，遂率领同伙并遣党羽前往禹城县，抢得苗家林庄教民王书绅等四家衣物，烧毁房屋四间，杀害看门民人一名。初六日，复往长清县抢得李家庄教民李公堂银钱衣物车辆牲畜，并掳捉李公堂之父李凤来与弟勒赎，得京钱二十千放回。旋将李公堂房屋烧毁。初七日早，又抢得郑家营教民郑继先等家钱物，牵去牛马，放火烧毁房屋三间。是夜窜至茌平县张官屯，因与徐清华等有仇，放火抢掠。并因教堂教读王观杰屡次欺侮民人，遂将王观杰架出杀害，悬首树上，撩弃尸身。初九日，转至博平县，因向已革教民朱明经讹诈不遂，放火烧毁草屋数间，将朱明经架出，由伙犯领去，并向周克存家讹索银五十两。又抢得教民赵文灿家车辆粮食，放火烧毁房屋四间，掳捉赵文灿勒赎，得

马一匹放回。后闻宪台法外施仁，仍令解散，不咎既往。遂将连日所得银钱，按人均分，拟暂分散。不料十三日路过茌平大张庄，该庄教民见拳会人少，开枪拦阻。激怒拳民，拚命堵拒，教民大败，当场杀毙二人，并将洋式教堂放火焚烧。该匪等聚议，势成骑虎，一旦解散，教民必不放手，不如再行纠聚，以顾目前。遂于十五日又至吴、杨二庄，勒索银七百两。又抢得博平县教民刘开太家牲口车粮，烧毁房屋十二间，并架去男丁二名。因民人张万春往向理论，将张万春用枪扎伤身死。十六日，又遣同伙复往长清县，讹得徐长明等家银四十两。其余抢劫邻近州县各庄教民财物，掳捉人口，焚烧房屋，不能记忆。讵被拿获等情。

卑府等查该匪朱红灯等，乡里无赖，桀骜性成，借仇教为名，聚众横行，驯致拒捕抗官，杀人放火。律以王章，罪在不赦。际此余匪未靖，人心惶惑，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警众。其应如何办理，以昭炯戒之处，除将该匪收禁外，理合开具供折，禀请查核，俯赐批示祗遵。肃此恭请。

批：据示已悉。查该犯朱红灯与丁家寺和尚心诚，因教民凌侮平民，藉端纠众滋事，抗官拒捕，放火杀人，殃及平民，实属愍不畏法。既据该府提审明确，自应照章惩办，以昭炯戒。惟此案现经济东道续获于清水等二名，应俟解省发府提集质讯后，并案详细录供，拟议禀候核办。仰按察司速饬济南府遵照办理。缴。

16.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到（1900年1月3日）

敬禀者：窃卑职宗源蒙本府札委，以奉前宪檄饬平原等县案内匪犯朱红灯等已讯明，照章正法。令将朱红灯首级解赴平原县犯事地方，悬杆示众等因。遵即束装就道，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解至平原县，晤卑职泗，验明朱红灯首级一颗，即在该犯犯事地方悬杆示众讫。除由卑职泗出示晓谕，以昭炯戒外，所有【札】委遵办缘由，❶

批：据禀已悉。缴。

❶ 下有脱文。

17. 平原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到（1900年1月8日）

敬禀者：窃蒙本府转奉宪台札饬，以济南府所属近有拳匪滋事，令即查明：境内聚匪若干名，匪首系何姓名，屯聚何所，焚烧教堂几所；民间房屋若干家，每家若干间，抢掠若干家，伤毙民人若干名，克日分晰详报等因。遵查卑县阖境并无教民，所有传教之人，均系借住民房，本无❶。九月间，匪首李长水勾结外匪朱红灯等，抢掠滋事，经本府下县剿办以后，迄今尚称安谧，并无聚众抢掠伤毙人命情事。只以余党未能尽熄，时虑乘间窃发。刻已严密防范，以期有备无患。至李长水确系卑县匪首，现在逃逸，侦缉未获。惟教士来函，谓县民张玉琢、祀砚田二人，系属匪首。卑职明查暗访，张玉琢等均有身家，并无为匪实据，自未便无端拿办。除仍随时密查密禀外，合先禀复大人查核。肃此。恭请勋安，伏乞垂鉴。

批：据禀已悉。仰仍严缉匪首李长水等，务获究报。缴。

18. 郓城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到（1900年1月26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奉宪台檄饬，令将卑县究竟教堂焚掠几处，被焚掠若干家，良民被焚掠若干家，据实分晰具报等因。伏查本年六、七月间，外来拳会与卑县教民滋事。当经卑前署县程令文葆，闻信亲往剴切晓谕，解散胁从，办理妥速，尚无焚掠教堂案件。被害民、教各家，已经程令将抢掠各物件勒令交清，分别发还原主。拿获会匪贾他奇等十五名，讯押后，因病先后保释。当经程令将办理情形详细禀陈在案。卑职于八月二十日到任，其时前案均已办理清楚，地方一律安靖。奉饬前因，理合将卑县民、教被会匪滋扰各家，分晰据实开折禀呈鉴核。伏乞垂鉴。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实办侦察，以纾匪患，而戢盗风。缴。

---

❶ 下当有脱文。

19. 奏稿一件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9年12月26日）具奏，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10日）奉硃批

奏为拿获迭次抢劫滋事、抗官拒捕各犯，审明惩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前据平原等县禀报，本年九月间，有外来匪徒纠抢教民财物，群殴伤人等情。当经檄饬该管道府，并派马步勇营分投驰往拿办，曾将迭次办理情形电达总理衙门，转请代奏在案。旋据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等先后禀获匪首朱红灯并僧人心诚、于清水、董元邦四名先后解省，饬发济南府讯办。兹据该府等审拟录供禀办前来。因案情重大，亲提复鞫。据朱红灯、心诚、于清水金供，向习拳棒，均未为匪。心诚即本明，早年出家为僧。董元邦庄农度日。朱红灯因平民屡被教民遇事科罚，心怀不平，本年十月初间，适闻平原县人李长水等被教民李金榜等欺讹，起意纠允心诚、于清水并格毙之孙治泰等，在逃之徐登第等，各执洋枪刀械，逼胁人众齐至李金榜家滋闹。后经官军往拿，朱红灯等恃众拒杀队勇二人，官军当场格毙孙治泰等二十余名。朱红灯等逃至茌平县，被大张庄教民放枪拦捕，复拒杀三人，放火烧教堂。旋在博平县抢得教民刘开太家粮物，因平民张万春出面理阻，伊等将张万春扎伤身死。又在高唐州劫得生员陈玉振家衣物骡马，暨劫得禹城、长清等县教民财物，放火掳人勒赎不讳。诘质董元邦，并未随同入伙等语。

查此案朱红灯、于清水、心诚胆敢纠胁人众，抢劫各处教民财物，放火杀人，波及平民。复抗官拒捕，伤毙勇丁，实为形同土匪，不法已极。于审明后，批饬将该犯朱红灯、于清水、犯僧心诚即本明三名绑赴市曹，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该犯董元邦，应再饬讯有无为匪确情，另行核办。现在平原等县地方，均已平靖。除仍饬该州县会同防营严拿逸匪徐登第等务获讯外，理合恭折具禀。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 此卷原题为《管带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剿匪卷》。

1. 先锋后路左营张参将勋禀

廿六年五月廿七日到（1900年6月23日）

敬禀者：标下奉饬带队驰往武定、乐陵、海丰一带扼要分扎，相几〔机〕剿抚。标下遵于本月二十三日拔队启程，行抵商河，即将探询情形，飞禀在案。二十四日夜四鼓，拔队行一百一十五里，至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即已驰抵乐陵。沿途平顺，并无拳匪踪迹；且禾苗秀茁，大秋准可丰收，堪纾慈廑。至防后，适何令业健、孟领官恩远由各乡劝解弹压回县，当即询问情形。据称乐陵县境内尚属静谧。虽各村间有设厂习拳之处，业由何令、孟领官驰往劝散。标下未到之时，复先派人出示，星夜驰往四乡遍行张贴。各厂见大兵将至，亦随即潜踪敛迹，近颇相安无事。惟盐山县匪势甚重，约有万余人，据城挟官，文报不通；与乐陵毗连相距仅二十五里，深恐直省剿办过急，穷促来窜。标下察勘地势，有距此二十五里之三间堂及郑家桥、马家营三处，为盐山来县必由之路；且有鬲津河从中隔断，可以据河为固。拟将队伍前往分扎。惟连日趱路太多，日行百数十里，队伍稍形疲乏，暂在县城外歇息一二日。一面派帮带汤县丞随带各哨官，前往查明地势，安营设防。容俟二十八日，当即率领全队，前往各处驻扎，并多派密探分投侦明详细情形再行禀报外，是否有当，理合将到防日期，并酌拟办理情形，备由具禀。另将所发告示底稿缮折，一并呈请鉴核。伏候批示祗遵。

再，前禀阻截公文之村庄，距乐陵三里。兹已详查，实系距乐陵三十余里之盐山县界匪势正盛，故敢如此猖獗。标下未便冒昧越境前往查办，理合陈明。

批：据禀到防各情形均悉。仰即认真查办。缴。清折存。

2.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二十六年五月廿八日到（1900年6月24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二十五日下午带队驰抵乐陵防次，当将到防日期暨酌拟办理情形禀报在案。随后陈委员毓崧、冯委员德华已于昨

夜、今晨先后到来，均于标下会晤商办一切。此间民心，经标下到此下马后，即率领帮带正副哨官，分投驰往各村镇查探劝导，并出示晓谕。乐陵县何令、马队孟领官亦随同前往。现在甚属安静，并无蠢动形迹。惟盐山县境拳匪蔓延，约计万人，势甚猖獗。有距此二十五里之旧县地方，为本省乐陵，直隶盐山、宁津、南皮四县分辖之处。乐陵仅辖二十八家，余均归直隶各县管辖。连日派人分探。据称是处不时有拳【匪】踪迹，然闻大兵驻此，亦不敢至乐陵汛地窥探。

标下因队伍趱路疲乏，本拟歇息一二日，即于今日移队驰往三间堂等处地方，扼要分扎。嗣因县城今日逢集，百姓赶集人多，拟再在此住队一日，以张军威，而安民心。于今夜五鼓拔队起程，三间堂距此二十五里，高家营、郑家桥各距三间堂五里，清晨即可赶到。三间堂距旧县约二十余里。拟走队至该处劝导查勘，再行回三间堂。是处为盐、乐必由之路，标下拟在此处分扎，可以四面兼顾。此间各事既经标下到此，自当殚竭心力，会同县〔印〕委各员，认真相机剿抚。且来此两日，地方十分安静，可请大帅远纾慈廑。虽盐山县拳匪距此尽数十里，然有卑营在此截其来路，谅该匪亦不敢轻于窥伺。如果窜扰来东，即当迎头痛剿，决不令其有一匪拦入边界也。伏乞慈鉴。

批：据禀三间堂可以四面兼顾，仰即扼要分扎。仍会同印委各员，严密查探，相机剿抚为要。切切。缴。

3.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初四日到（1900年6月30日）

敬禀者：窃标下顷奉宪札，饬商马右队孟领官抽拨马队两哨，赴省以备差遣，并酌步队两哨，兼顾海丰县等因。奉此，标下遵即公同商酌。

伏查乐陵境内，现虽十分安静，然连日探报盐山拳匪充斥。附近之孙家寨、旧县及庆云县东界各地方，均不时有拳匪踪迹，聚散无常，或千人，或数百人不等。现因马、步大兵驻此，不敢前来窥伺。设马队撤防太早，深恐兵力过单，该匪又复生心。且标下尚拟将乐陵布置周密，随带本营弁兵两哨，商调马队二十余匹，前往武定府海丰县各处巡视一周，极力劝谕弹压。并斟酌留队驻扎，约须数日，方能

办清回防。若标下带兵出巡，孟领官复领队回省，此处尽留步队两哨，且无妥员督率，更觉在在堪虞。据孟领官面称，除分防朱家寨教堂及留禹城各处外，尽有马队六十余匹，若调两哨回省，此处即无马队可留。标下与孟领官再三商酌，除朱家寨外，至少亦非马队一哨不敷分遣。理合将详细情形，据实禀请核夺。除知会海丰县遇有急警，赶紧飞报，以便驰往酌办，并先饬妥探，分往侦报。如无警信，则俟乐防办妥，再行率队前往外，为此备由具禀，伏候俯赐批示遵行。

批：如禀办理。缴。

4.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初四日到（1900年6月30日）

敬禀者：窃标下带队到防，已迭将详细情形禀报在案。标下自下马后，当即驰往各乡访查一切。所有乐陵境，实无积久拳匪滋扰。其孟领官拿获之孙家各匪，虽系设厂教拳，然亦不过十余日之久。经何令禀请队伍来此弹压劝解。嗣孟领官带队来此，未即邀县同行，即经查拿，当场擒获十余名，并将拒捕匪首击毙。标下明查暗访，各乡绅均称，被获各犯实系无知愚民，误被煽诱练习十余日，即遭擒获。且匪首业经击毙，该获匪均系胁从之人，联名具结，再三求标下转恳宪恩，法外施仁，从轻办理。标下伏查该匪等虽设厂未久，究系练习邪拳，岂可轻纵。惟现盐山拳匪充斥，距此甚近，且民心皇皇，深恐操之过蹙，激而生变。可否仰恳帅恩暂行羁禁，从缓究办，以安民心。俟各处匪党一律肃清后，再行分别轻重，斟酌究惩。标下为顾全大局起见，既有所知，不敢壅于上闻。是否有当，伏祈俯赐核夺。

敬再禀者：窃标下二十八日禀内，将旧县土匪与义和拳匪争杀一事呈明在案。兹据探兵侦知详细情形禀称：旧县人家约有三千余户，前有南皮县南亮地方土匪聚众驰赴该处，勒索各富户银两，限三日运送彼处，周济贫民。嗣经该处拳匪商令富户，将银两散与本处贫民，随即聚众往击南亮土匪，戕杀多人；被获三名，内有盐山县武生一名，二十八日即行斩毙。并将该生家属剿除。于是盐山县拳匪忿怒，公议与武生报仇。今午聚众将旧县拳匪有名者杀死八十八人，无名者尚不计数等语。似此自相残杀，不久必将扑灭。知关帅廑，谨以附

闻。肃丹再叩钧安。

批：据禀乐陵前获从犯，拟请缓办，并探报旧县窜匪击散各缘由均悉。该县王家堰一带拒捕匪首，既经孟领官等击毙，所获协从，应准羁禁待质，从缓究办。仰候札饬何令查照办理。缴。

5.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初十日到（1900年7月6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在乐陵防次，迭准海丰县管令、武定府曹守，先后移催卑营速分队伍前往设防。标下当即会同印委分防文武各员，妥筹办法，并将详细情形，驰禀在案。标下随将乐防办理就绪，并将卑营前后两哨留交帮带汤县丞认真督率，遇有紧要事件，仍随时知会标下遥制。因即赶于本月初六日夜一点钟，分带卑营左右两哨，并调马队十名，由三间堂开行。正拟拔队启程，适奉帅札由五百里排单递到，展诵之余，敬悉局面一变，办法亦异。随领队行至天明，即出乐陵县境。路经庆云之小李家庄，该处共有拳匪千余人。标下即令队伍稍息，架枪饮马，并劝谕开导，尚颇相安无事。嗣至板搭营打尖。该处约有拳匪五六百人，筑围竖旗，练习邪拳。卑营队伍到时，各匪竟在墙角架枪抽刃相向。嗣经单骑往谕，始有为首之人出场斥退。标下责以大义，尚颇贴服。适哨下行李大车载重难行，该为首人并套车分为装送。到行至距海不远，路遇一人头扎黄巾，并戴灵符，手持单刀，由队前昂然而至。标下即严加诘问劝谕。据云保清灭洋，乃系为国，并不扰民。照常对答，毫无恐怖之色。标下因饬将刀留下，渠亦不抗，掷之于地。因命弁捡收，并将该匪斥退。又有一庄，不知村名，修有围墙，闻为首系文生郑姓，聚众甚夥，最为凶横，无日不杀掠讹索。标下护勇先行至此，渠等见只一人，即欲截留其马；嗣见大队蜂至，遂逃入围门不敢再出。

三间堂距此七十里，两头乐陵、海丰共辖二十里，中间五十里均庆云界，共约五六村，无一处无匪者。标下本拟将其驱逐，因系邻封，且昨奉帅札，未敢冒昧于此。益见东境十分安静，直隶所属几于遍地皆是。所幸尚慑兵威，不敢当场肆行无忌耳。

沿途平顺。初七日九点半钟，即行抵海丰城外北关驻扎。当晤该

县管令得泉，询问情形，知海丰境内无大股拳匪。昨有匪党数十人来县署索取枪械、车马、银两等项，经城内绅董婉约缓期初七日来取，并由管令劝解始暂退散。随即派人来卑营告警，又被小李家庄拳匪捆阻。适标下带队经过该村，当即释放，同于昨早赶到。该匪等知有大队驻此，亦即潜踪匿迹，不敢前来再扰。管令胆小谨慎，意欲标下留队常行驻扎。业由该令主稿，会标下衔印禀请核示。以标下酌度乐陵、海丰轻重情形，以乐陵为尤紧。缘现在大股拳匪皆在盐山，庆云虽亦不少，然须听盐山拳匪调度。乐陵距盐山县城五十里，海丰则距九十里。且旧县为该匪老巢，距乐陵及三间堂均尽二十里，防务较为吃紧，深虑乐境兵单。至标下昨日经过庆云各村，拳匪虽众，每用严词诘劝，无不贴服。但使镇慑劝解得宜，亦较盐山为易安静。且标下尚须遵奉大帅札饬，分设卡拨，严查逃勇逃团，尤不能将队伍常行在此驻扎。况他处有事，亦须抽调。拟在此查看情形暂扎，俟地方稍为静谧，再行酌定办理。但邻匪充斥，地方官不设法剿抚，我山东又未便越汛往办，恐直境一日不靖，则各营亦无撤防之日耳。

再，今日本城各绅来晤，谈及大兵甫经临境，四乡来信已各安静，所有窜匪均各远飏。标下本拟今日下乡劝导，因管令坚留在城弹压，容俟一二日，再行驰赴各乡镇，巡视劝解。并即一面出示晓谕。是否有当，伏候俯赐鉴核示遵。

批：据禀情形极为详细，办理亦甚周妥，深堪嘉慰。仰即妥为弹压，加意巡防，毋使地方生事，是为至要。缴。

6.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十三日到（1900年7月9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初八日，在海丰县南关内，带队驰剿不服弹压、冒充拳民之土匪，大获全胜。当将详细情形，邀该县管令会禀，并另行据实禀报各在案。事定后，分投派人查点，并将匪尸招领。始知已毙匪首杨子明系海丰县东关人，即前在县署，手持令箭，挟制官长，肆意要索并指挥各匪进退之首要。管令被其挟逼，已嘱绅士代允给银七百两，次日交付；并每名各发锅饼十二两。婉词劝散。次日见卑营已到，不敢举动。初八日，该匪首复四路邀集匪众八百余

人，来此索取前许银两等项，遂被当场击毙。又有举刀向管令指詈要挟之匪目，亦同时授首。是日计共当场击毙二十一人，身负重伤逃至沿途坟墓、树林倒毙者八九十人，共毙一百余人。其受伤及抢尸逃走者不计其数。且细查各尸身，均头扎黄巾，腰系红兜，确系匪党，并未误伤百姓一人。

据各关乡役保及分派弁兵探查明晰回报，并侦知此股土匪以阳信为巢穴，近见大势溃散，其神法亦不足避御枪火，所有胁从俱各解散，拳场亦自行撤闭。至附近各村庄尤触目惊心，大为省悟，深悔从前之被惑矣。外间传言该匪余党，拟勾结盐、庆各匪来此报复。而各处匪徒见我军击毙匪首均系久练之辈，尚不能避枪弹，均不肯轻来尝试。日来海丰境内十分安静，然防范不可不严。已分饬弁兵易服侦访，认真稽查，无稍松误。连日接乐陵县何令、马队孟领官、卑营汤帮带先后来函，均称乐防一律安谧。此皆仰赖国家鸿福，大帅雄威，故使士卒效命，众匪寒胆。如斯神速，军民额颂，欢声载道。第管令迭受匪惊，未免胆怯。且本地绅士张、吴两姓，均系城内巨族，罔明大义，恐不免暗和拳匪，以为自保身家计。故标下生擒匪犯六名，交县监讯，该令恐其劫狱，即听各绅保释。

再，前禀接战用去哈乞开斯子弹一千三百五十二粒，实系五千三百一十二粒，遗失子壳四千八百二十三粒。因每兵各带子弹六七十粒不等，有用红九龙袋者，有用白子药袋者，故多寡难以一律。接战经一时许，每兵各发子弹三十余粒、四十余粒不等，是日共出目兵一百三十余名，共发子弹五千三百一十二粒。罢战后，非逐兵检查不能知其的数，而军情紧急，亟须飞禀，以致各哨仓卒具报，数目颠倒；发递匆匆，不及细核，是以辗转误写。合并陈明，补请更正。所有罢战详细实在情形，并侦报近日匪势各缘由，理合续行具禀。恭候训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初九日奉到帅札，以沧州土匪四起，踞城放火，勒释要犯，并将梅营守门勇丁三名戕杀。经梅提督整队迎剿，击毙匪二千九百余名，生擒百余众，夺获枪械、旗帜、马匹无算。惟匪首王之臣逃逸无获。据生擒匪首供称，骑马逃往山东。在海丰县境，仍拟招集余党，勾结盐山、庆云马贼，再图大举。饬标下协

同营县严密探访，蹑迹缉拿，务获严惩，以除滋蔓等因。奉此，标下当即分派弁兵改易拳匪装束，四路访缉。旋据侦报，各乡义和拳民互相传说，有沧州大师兄王姓，身骑青马，由海丰境逃往庆云县之大塘地方郑家大圩子匪首文生郑伯川家藏匿。标下详细访查，知郑家大圩即标下由三间堂开队至海丰时路过该村意欲截留前行护勇马匹之处。伏查该文生自为匪首，即已四出劫掠，现又窝藏首要逃犯，殊属大干法犯，亟宜设法严加剿除。惟该处系直隶庆云地界，标下未敢越境往剿。且二匪均系著名匪首，尤不便轻举妄动，打草惊蛇，致令远飏。可否仰恳帅恩俯赐行文直隶地方官及梅提督，商令会同标下约期分道驰赴该处，不动声色，严密合围，尽数缉获，无令漏网之处。是否有当，伏候核夺批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武定府曹守闻知标下在此击匪获胜，已于今日下午四点钟来至海丰，与标下晤商一切。陈委员毓崧亦随赶到。询知惠民虽有拳民装束，在外行走之人，均尚安静，不甚滋扰。但不如海丰、乐陵无一人敢扎黄巾束红带耳。谨此附闻。

批：禀单均悉。该管带在海丰南关剿捕冒充拳民之土匪，竟能以少胜多，并当场击毙匪首杨子明，实属奋勇可嘉，应记大功三次，并加赏银二百两，功牌二十张，分赏在事出力弁勇，以示鼓励。仰俟张牧到该处填防后，该管带即率所部驰赴滨州一带，认真查缉。如有冒充拳民之土匪藉端滋事、恃众拒捕者，应即钦遵本月初五日谕旨，照办土匪章程严行捕治，以别良莠而靖地方。另单禀陈匪首王之臣、郑伯川窜匿庆云县之大塘，系在直隶境中，应归直省将吏缉办。仰即知照。缴。

7.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十五日到（1900年7月11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到海丰防次，所有到防日期现今情形，曾会同海丰县管令具禀。并将匪党挟制官长，希图索借军装银粮等项实情，另行禀请核示各在案。查各匪本由县绅约令初七日再来，乃昨见大兵到此，不敢举动。已另至阳信县勒逼官长赏钱三十千，并敛捐盐当各富商钱银，肆行搜括而去。今日遂复多聚匪众，头扎黄巾，腰系红

兜，共约八百余人，自阳信来此，意欲入城索取前许军装粮银等项。当经管令邀同绅士出城迎劝不必进关。该匪自恃人众，坚不听从，声言非入城不可。标下闻信后，即饬卑营左右两哨各出队伍六棚，共十二棚，目兵一百三十余名，一【并】随后赶行；一面由标下督带护勇，单骑前往劝谕，叱令退回。该匪不但不从，且见我人少，群持刀械上前向标下攻刺，内有匪发手枪，伤我护勇吴起恒前胸。时全队均已趱到，标下当即跃身上房，谕令居民均各将门关闭。哨官长目兵见标下上房，均相率奋勇随登。该匪等亦有赶即上房来攻者，标下即传令开枪，但恐误伤百姓，故饬全队上房，以便居高击下，较易辨认清楚。且我在上，彼在下，我用枪能远击，彼用械不能仰攻。惟房多地窄，终觉不便施展。该匪正在跪地请神时，已被击毙十余名，击伤数十人。匪势不支，随即败走。马队谢哨长允卿亦即带兵驰至，随同追逐。该匪出关，见地势宽展，复回身拒捕迎战。又击杀十余人。先后共毙匪二十一人，生擒六名，交县讯供，禀请帅示办理。受伤及抢回尸身逃走者，约一百余名。标下督率护勇亲夺大旗三手，全营弁兵共夺刀矛无数，已另开清单送交县库存储。卑营兵丁计共受伤三名。前经呈明之管带护勇吴起恒胸口受枪子伤一处，左六正兵刘全忠颈受枪伤一处，子由左肩下腰傍穿出，右八正兵赵殿甲因护标下夺旗，左手受刀伤三处，外共遗失得胜盔二顶。被匪击坏哈乞开斯枪四杆。共用开斯子弹一千三百五十二粒，内遗失子壳八百二十三粒；呕啵士得子弹二百九十粒，内遗失子壳二百零七粒。容另造四柱枪械清册，按季汇报。

伏查直东交界义和拳民，现均驰往京津一带，助我营勇截杀洋兵。近来直东交界之盐山、庆云等处，时有土匪冒充义和拳民，前往各处讹索劫掠，肆行无忌。拳民恨其扰害良善，有损义和团声名，目为黑拳。在旧县地方自行剿杀数次，不意近日竟敢窜入县城，挟制官长，勒索粮银等项。迭经文武官弁分为晓谕弹压，坚不听从，且敢先行开枪击伤官兵。似此不遵约束，目无法纪，自当遵奉本月初五日帅饬，聚众拒捕，意图骚扰，即行格杀，以儆效尤。除一面将击毙土匪分投掩埋，受伤兵丁赶紧医治外，所有截杀不服，钤制违谕拒捕，先行开枪，冒充拳民之土匪实在情形，理合据情禀报。是否有当，伏候

俯赐批示祗遵。

批：已于前禀批示矣。仰即知照。缴。

8.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十八日到（1900年7月14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在海丰南关击匪获胜，迭将先后情形禀报。并探明海丰一带匪首，系距城八里之牛庄人，姓牛名三标各在案。标下逐日分派密探，广密〔觅〕眼线，侦悉该匪首已回牛庄，并带羽党夜出晓归等情。恐步队行缓致误事机，因于今早三点钟，赶派马右队谢哨官允卿，多带马队先行速往掩捕，并指授机宜调队接应。当经谢哨长带领马兵十五名驰赴该村。本应由北入村，因恐该匪惊觉，特绕至东面入村，四外派队密围。谢哨长驰入村内，寻询该村老民，告以大队继至，速将匪首住处说出，以免玉石俱焚。当经该民指明，随扑至该匪门首，门已严闭，因即将门踢开入内搜捕。该匪意欲持械拒捕，因见队伍勇猛，不敢抵御，已由后房窜逸。据该匪父兄指告该匪逃路，随由谢哨长驰至距村半里许高粱窠内，将该匪首牛三即牛三标缉获。初尚不肯承认，嗣经该匪胞兄证明，告以牛三尔既不听父兄劝导，做出此事，现已被拿，何不供认。该匪始直认不讳。当令该匪胞兄牛俊山出具牛三实系胞弟，且素日为匪切结。当在该匪首家搜出花枪四杆，大刀一把，腰刀两把，黄包巾四十条，红、黄腰带六十六条，有护身符红兜十二个。均经谢哨长亲将人赃各件押解，并由标下派队护接来营。随即邀同陈委员毓崧、管令得泉亲提该匪首牛三即牛三标会审。据供姓牛名三海，海丰县东关外距城八里之牛家庄人。前于初八日由海丰城内匪首杨子明邀来海丰县索取前许军装银粮，并由伊代邀八里庄匪首杨振，庆云匪首杨树林，阳信匪首张太小，谢庄匪首大师兄贾树田等共八百余名来此滋扰。开仗时均归伊一人指挥，嗣大败溃散。伊由各处招集余党数十人，并勾结盐、庆匪党希图报复。十二日由阳信勾匪独自回庄，夜伏早归。本日甫自村外来到即被缉获等语。当由管令带回县监羁禁。

伏查该匪系海丰县总匪首，且前带匪徒冒充拳民拒伤官兵，实属目无法纪。况本月十二日复奉初十日帅札饬会同县讯严密侦缉，遇有

冒充拳民之土匪，即行获案，照土匪例惩办等因。奉此，兹既遵获首要匪犯牛三一名，应如何惩办之处，标下未敢擅专。伏乞俯赐核示祗遵。除将抄获匪件送存县库，该带案匪兄讯不在场，应准保释，并会同印委各员会禀外，理合先行驰禀鉴核施行。

批：据禀已悉。该管带督同哨长谢允卿，拿获著名匪首牛三标一名，具见缉捕勤能，殊堪嘉尚。谢允卿着记大功一次，并赏银一百两，以示鼓励。此项赏银已饬海丰管令先行垫发，一面备文赴善后局请领归垫。牛三标既讯系著名首要，仰候札饬管令按照土匪章程，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仍会同勒缉逸匪王其昌等务获究报。缴。

9.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十九日到（1900年7月15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禀请留马队一哨以备侦探等事，业蒙批示如禀办理等因。蒙此，标下当即知会孟领官查照办理。顷接该领官函称，乐陵自卑营行后，旧县又聚二千余人，声称窜扰乐境，并毁朱家寨教堂。该营兵单，拟将标下所带马队十人，陈委员所带马队十五人，全数调回。已勒催该随来马队，即日回乐。伏查卑营全队均于今晨赶到海丰，所有沿途以及海丰境内尚均安静。惟闻阳信、惠民等处近有匪蠢动。且阳信尽距此十八里，该处匪党尤多，终必滋事，不得不防。加以埕子口海口十分紧要，前奉帅饬，速派亲信可靠之人，前往坐探飞报查考等因。标下拟即亲率帮带前往查勘地势，禀请核办。其来往侦谍，传递消息，尤不可无马队调遣。可否仰恳帅恩飞饬孟领官将原拨卑营马兵一哨，仍归标下调遣之处，出自逾格鸿慈。虽据孟领官声称，乐陵防现又戒严，恐有匪窜。然此等谣传，几于无日不有，卑营自开仗后，即时有何处来匪若干之谣。标下持以镇静，毫不听信，恐惑军心，然亦卒无来者。可知为将带兵总宜胸有主见，不听谣言为是。细察来函情形，异常惊惶失措。该队尽少二十五马，亦不大损兵力。且张帮统奉先亦已到乐，乐防前有卑营驻扎，时又极安静，不知卑营甫经离防，该领官何遽惊慌至此。现在不过小丑跳梁，尚复如是，设大敌当前，更不知若何张惶矣。所有实在情形，并拟仍留原拨马队以资调遣各缘由，理合据实驰禀核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标下前探明沧州逸匪王之臣，逃往庆云大塘郑家大圩子文生郑伯川家藏匿，曾禀请知会直省防营会拿在案。兹复探知该匪首郑伯川已被盐山拳民自往杀毙，并将该匪住房家眷一律诛毁。以至该匿匪王之臣逃至何处，无从查考。所有前请会拿之处，应请作为罢论。

再，标下前于本月初五日，由旧县走队，路经李名扬家，有沧州美国耶稣教堂学生景文魁，年二十二岁，直隶沧州人，跪求保护。据称前由该堂教士派至三间堂讲道，五月十五日被拳民杀伤驱逐，因逃至李名扬家教民处养伤，曾经乐陵县何令发药安抚。嗣乐陵及李名扬家均不令其居住，无路可投，特求保护。标下见其情词恳切，似觉可悯，已暂令在营稍避，容俟民、教相安，再行设法安置。理合一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乐陵朱家寨教堂已被匪焚，虽经马队击退，有集众报复之信。分段设防，究非善策，如乐、海境暂可平安，仰即酌带队伍驰往合力痛剿，以杜滋蔓。俟乐陵事粗定，仍即回防。缴。

10.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廿三日到（1900年7月19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在海丰牛家庄缉获匪首牛三，迭经单禀、会禀各在案。此间附近各村庄，由标下会同印委各员驰往开导劝谕，责以大义，均甚安静。惟县境北边之北营庄地方，距城六十里，向称盗贼出没之乡，迭经各防营及县役先后围捕，迄未根株绝净。查该村计共二百余家，马贼约共三百余人，平日四出做案。近见直省糜烂，更向盐、庆一带劫掠，致与该处假拳民械斗互伤。标下到海询知，即拟驰往剿捕。因在南关击匪获胜，时有报复之谣，未便舍重就轻，躁率前进。且该贼飘忽无常，各头目均未回庄。正拟购线密探到齐即往尽数掩捕间，讵于本月十七日上午，突有盐、庆假拳民聚集四千余人，围攻该庄，以报素昔劫夺之仇。庄民均竭力拒战，彼此互有伤亡，终以众寡不敌，至夜半时竟被焚戮抄灭。标下下午闻信，即留汤帮带督率左右两哨守城，亲率前后两哨会同印委各员驰往弹压。陈委员正患痧症，一闻警报亦即力疾同行。是夜迅雷骤雨，队行甫离县城十余里，

即皆冒雨前进。复行四十余里，时约四更，即偕陈委员先抵该庄，管令约后三四里赶到。拳民远闻号声知卑营兵到，慑我海丰东南关声威，不敢迎拒，相率窜回。经标下率队尾追，击毙二十余人，带伤者不计其数，纷逃直境。标下复追入直界三四里，我兵未伤一人。经管令劝以穷寇已离汛地，不必再追，庄中火势甚凶，嘱往扑救，因收队赶回，将火救灭。然已焚去房屋十之七八，伤毙男妇老幼三百余口，内有三尺小孩亦均被戮。抢去牛、驴、衣物无数。幸标下赶到驱逐出境，尚余四十五家未焚，拔救男妇老幼无算。否则合庄皆无噍类。该庄良莠不齐，然究系良多莠少。且附近村庄亦有误被株连者，忍饥露宿，戮及孩提，玉石俱焚，可惨已极。已由标下会商印委各员查明受伤逃亡人口，被焚房屋数目，禀恳宪恩赏发赈银，妥为抚恤矣。

卑营追敌计共用哈乞开斯子弹二千三百四十五粒，呸啵士得枪子二百四十二粒。两项子壳均因黑夜施放，全行遗失。除俟按季分造四柱清册报销外，理合备由具禀，恭候大帅鉴核批示遵行。

敬再禀者：窃卑营前蒙帅恩，以在海丰击匪获胜，赏给受伤兵勇银一百两，功牌三张。标下遵将该银由管令处领到，分别伤痕轻重，量为酌给。各受伤兵感激涕零，罔知所报。乃昨奉帅批，复因卑营以少胜多，并当场击毙匪首杨子明，赏记标下大功三次；加赏在事出力弁勇银二百两，功牌二十张，以示鼓励。帅恩高厚，有加无已，合营感戴，鼓舞欢欣。伏思小丑跳梁，自取殄灭，皆此仰仗大帅声威远振，故能将士用命，么魔授首。标下何功之有，乃荷优加勉励，逾格青垂，且感且愧，实无涯涘。惟有益矢慎勤，以期仰答帅恩于万一。

再，张牧昨有函来，饷械均已运至惠民，已派后哨官徐万兴随带弁勇前往照领。该牧并拟随带裴帮带队伍先往滨州巡缉，如有警急，再知会标下驰往剿办。顷曾营务处启埙巡防到此，已与标下会晤。谈及滨州并无滋事之处，乐陵虽经开仗，亦尚安静。核较轻重，仍以海丰防务为最紧，已另偕陈委员、管令会衔禀留卑营常行在此驻扎矣。肃禀再叩。

批：禀单均悉。该管带昏夜督队追捕匪徒，轰毙悍匪多名，甚属得力。着记大功一次，以示鼓励。海丰情形既较乐陵、滨州吃紧，又经印委一再禀留，仰即率队暂驻海丰，妥为防范。倘有外匪再来窥

犯，务即督队严密兜拿，毋任远飏滋患。缴。

11.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六月廿七日到（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剿办围攻海丰边境北营庄假拳民，并卑营叩谢帅恩，运接饷械，暂缓赴滨各情形分禀在案。本日接蒙帅批，以拿获匪首牛三标一案，赏记马队谢哨长允卿大功一次，银百两。牛三标并饬县正法。恩威所被，感畏同深。当即会同管令、陈委员将匪首牛三标押赴西关枭示。回营复蒙批饬，乐陵有警，如海境平静，即带队驰往会剿。

伏查乐陵朱家寨虽被匪焚，然有张帮统奉先步队一营，孟领官恩远马队一队，兵力不为不厚。且标下前在该县，地方十分安静，布置亦尚周妥，何此卑营甫经开竣即遽有匪滋扰？大约皆由盐山、庆云而来，但严断其入窜之路足矣。至集众报复之信，几于无日不有，若必全行听信，诚恐疲于奔命。况海丰自南关、北营二处击匪后，较前戒严，不但埕子海口十分紧要，且惠、滨、阳、乐四县均可兼顾。曾由标下先后禀明在案。加以板搭营距此二十五里，火烧铺距此二十二里，均庆云界。昨探知该处各有二千余人，均明目张胆，头带黄巾，声称至此报复。虽未必敢来，然亦不得不防。昨曾营务处到此，与陈委员、管令会商，禀留卑营在此以备缓急。至张牧往滨亦尚无信来，不知果否无事。似此，标下未便暂离此地。除飞询乐陵何令、张、孟二管带，一俟有警即驰往会剿，并分派妥探前往侦明外，理合据实禀明。为此备由具禀，伏乞俯赐核示遵行。

再，卑营饷械原于今晨由惠民起运出城，嗣柳令见有拳民装束者数千人，由西南分起在城厢内外肆意往东北游行，或云至庆，或云来海，传说不一。恐有疏失，特飞函催令卑营多派队伍驰往护运。随即派队接应护解，安抵营中。沿路间遇拳匪，见我队伍，咸将黄巾红带藏匿。因运饷紧要，渠既知避，亦未敢过问，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海丰防务较乐陵吃紧，该营自应仍暂驻海丰为是。军情瞬息万变，全在该管带随时斟酌缓急，妥慎办理，以期兼顾而免疏虞。缴。

12.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初七日到（1900年8月1日）

敬禀者：窃流钟口拳厂为滨、沾、阳、利、蒲五处总拳厂，字号系乾卦，乃该匪等第一最尊之字。滨州匪首靳盛然，沾化匪首赵玉庆，兵来则散，兵行复聚；且在附近各处抢掠，殊堪痛恨。本月初一日夜，陈委员随标下拔队起程，天明行抵沾化县。与该县丁令熙晤商，各带队伍探线人等，于初二日九点半钟驰抵流钟口。该匪等党羽最多，耳目最灵，甫将入庄，则该匪等已将厂门封闭，相率逾垣偷渡徒骇河，往滨州一带逃逸。经线指明，仅余匪首靳盛然及余党数十人断后。标下赶即率队兜缉，陈委员亦会同协拿。该匪等见我军势，不敢拒捕，弃械易装，四散纷藏。旋由标下带线指引，督率护勇等十余人，于高粱窠内将该匪首靳盛然亲行缉获。全队共获匪党十二人。随即回庄径扑。该厂共计房屋相连五所，内安坛一所。房上四墙排列巨炮，俨若拒敌之状。余俱屯聚粮食、柴草、牲口等项之用。房外又搭大棚厂一个，约地五亩余。因毁门入内查抄，计抄出大铁炮二尊，大抬炮六杆，火药五坛，伪敕二道，印截五种，黄令旗一百余面，腰牌黄、红色巾无数，并脚镣铁链等项。又花名、银钱、赃物、粮食、饽饽各项帐部八本，朱书黄纸妖符数千张，大车七辆，各项粮食数十石，新蒸馒首一百余斤，猪七个，男女衣服二百九十四件，牛、马十二个。当由标下邀同陈委员、丁令将匪首靳盛然会讯。据供年三十岁，滨州城北靳家庵人，向习邪拳，各项符法无一不通，字号乃第一乾卦，最尊之字。前在家中安坛，为滨州大师兄，煽惑数百人。兹于六月率党来此，与沾化大师兄赵玉庆等共安总拳厂。并至附近冯王庄、商家、陈家抢掠奸戮不讳。因查所抄花名簿果有靳盛然姓名，并于该匪裤内搜出护心红兜、黄包头、黄腰巾等件，其为匪首无疑。因公同商酌，从权照土匪例即时就地正法，于该设厂处枭示，以示惩儆。余犯十二人虽同时被获，然未将包头等件搜出，即无为匪确据。且匪首已办，余党亦应解散。已由庄长首事联名力保，出具永不为匪切结，概予释放。将该棚厂即行平毁。军装各项移存县库。其余赃物分别由庄长首事保出，令失主领回，粮食赈济贫难各民。是否有当，理合飞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管带于各州县纷纷请兵乞援时，持以镇静，不【动】声色，率队迅赴沾化流钟口，会同丁令熙、陈令毓崧等，追获滨、沾、阳、利、蒲五处总会厂匪首靳盛然一名，并从犯十二名，余匪散逃。起获枪械、旗帜、银钱、衣物、粮食、车马、牲口、妖符多件。并讯据靳盛然供认，实系第一乾卦著名首恶，并纠党迭酿抢掠焚杀各重案不讳。当即照章就地正法。余犯十二名讯系胁从，概予保释。棚厂即行拆毁，赃物给领，粮食留赡本地贫民。办理极为妥善，殊堪嘉尚。东省各将弁能悉如该管带之有胆有识，遇变不惊，任怨任劳，遇险不避，地方何患不治！兵队何患不强！并案论功，该管带应以统带记名，遇缺即行派充。丁令熙、陈令毓崧并各记大功一次。出力弁兵共赏银二百两，功牌四张，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赏银先由丁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该厂房屋饬县封闭充公。靳盛然系总会厂著名渠魁，既经获案正法，又即覆其巢穴，实足以寒贼胆而折匪势。仰即趁此声势，会同滨、沾、阳、利、蒲五州县暨陈令毓崧等，分投查缉，务将各州县附近各散厂一律查禁标封。该管带如须驰赴利津会同曾守筹办该处土匪，着即传谕陈令毓崧会同滨、沾、阳、蒲各州县先行认真查办。遇有股匪窜扰抗拒，仍随时函会该管带密商妥筹，以期兼顾。并责成各州县出示剴切晓谕，解散胁从。该管带俟利津匪案办理就绪，再察看海丰、沾化等处情形轻重，随时相机妥筹办理，以弭后患而竟前功。缴。

13.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初十日到（1900年8月4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围剿沾化流钟口总拳厂缉拿匪首靳盛然，照土匪例严惩各缘由，先后会禀、单禀，并声明沾化总匪首系赵玉庆各在案。伏查前抄该拳厂花名簿内，首列沾化大师兄赵家塘坊赵玉庆字样。因于七月初四日，率队会同陈委员、丁令驰往赵家塘坊四面兜拿。讵匪首自流钟口漏网回庄一视，即往滨州、利津一带勾匪图报。以致扑奔该庄，尽见该匪首之父赵云龙即赵海龙，于所设拳厂内替子焚香。并抄出大小洋枪五杆，刀械五十余件，红、黄包巾腰带无数，花名簿二本，黄纸妖符数千张。因将该匪父拿获严讯。据供伊子三人

均习义和拳，伊女一人习红灯照，伊子等均出外未回等语。伏查该匪父明知流钟口拳厂被抄，犹复明目张胆替子焚香，不自敛闭；且全家均习邪拳，实属纵子为恶。已交该县丁令严押，勒交伊子玉庆，再行酌释。并仍购派探线严拿该匪首赵玉庆，务获究惩。旋于是晚率队赶回沽化县，听候利津曾营务处来信，以定进止。是夜天明忽奉帅札饬，将黑牛王家情形查明禀复。因于初五日上午由沽化率队赶回海丰，分派妥探前往密侦。黑牛王家距海丰七十余里，标下前曾派人往探，实属匪巢。惟系庆云地面，相距较远，不易得其详情，容俟查探明确，再行飞禀。

查武定府属各匪，迭经标下等将首要擒斩，并痛剿数次，所有与卑营附近之海、乐、沾各县境内已渐无拳匪踪迹。其余各州县均因地方官不肯实力捕治，致难肃清。故标下前与陈委员会衔禀请通饬严办，职是故也。陈委员应办之事，现已就绪。前曾声明商令回省禀陈要公，兹定于初七日回省面请帅示。该员自到差以来，无事不公同商办，所有一切情形均甚熟悉，堪以上备询问。且该员与标下同办一事，和衷共济，幸无贻误。如到省另无紧要差委，拟请速饬回防，以便商办，而收益助。

敬再禀者：窃标下肃具正禀正封发间，忽奉帅札，知已派前路王统领世清督队来海，往捣直境匪巢；并饬标下随同击剿。伏查直省盐、庆一带大小村镇，无一处无拳匪者。每扰何处，均约集各路匪党，或数县或数镇，定期同往，扰毕即分回原处。忽聚忽散，或东或西，并无一定巢穴。即如前来北营庄戕毁各匪，即系盐山、庆云、沧州、宁津、南皮五州县，并武定府各属匪徒同时举事，前往焚扰。故匪党数至万余也。现拟击剿该匪，原同摧枯拉朽，不堪一击，惟该匪遍地皆是，滋蔓难图。若尽恃东省各营兵力，将其剿除，而直省内地无兵堵截，诚恐挺〔铤〕而走险，必致扰及完善之区。非商同直省防营四面会剿，不能根株净尽。且该匪人数太多，诛不胜诛，亦非分别首从，半剿半抚，不能一律肃清。且东省附近卑营各州、县虽无匪踪，然其余处匪数亦尚不少，尤须将我境匪党全数扫平，方能越境办匪，以免后顾之忧，而贻邻境之笑。此系标下愚见所及，未知当否？所幸王统领威望素著，此番仰蒙帅委，畀以重任，专办此事，到海丰

后，必有卓识殊猷高出于标下万万矣。俟晤聚时，自当随同商办，决不稍存意见。惟将来击匪，万一侦知匪巢所在，前往击剿，标下情愿与之各认一股，分为剿办，以免功过互相争诿。且现值京津急危，武定匪党渐可肃清，尽留王统领在此截其来窜之路足矣。标下尽可暂离此地，前往京津助剿洋夷，上以报大帅知遇之恩，下以泄标下忿怒之私。标下久蓄此志，徒以手无尺寸之柄，一腔热血未由挥洒。现既辱承委任，指麾有人，更何敢不作马革裹尸之想。虽所部无多，然亦只尽其心之所能为，力之所能到，败成利钝，所不敢计。久拟愤激陈书，力求自效，所以迟迟至今者，惟以仰蒙帅札，以武定各匪嘱标下，故该处一日不肃清，标下即一日不敢诿之他人。现幸有王统领到此，标下即可抽身赴津，乌敢偷安晏处，不复作枕戈请缨想乎！惟大帅鉴而许之，俾获杀贼立功，借以偿夙愿，酬知己。不胜叩祷之至。肃此。再请崇安，伏惟垂鉴。

批：禀单均悉。直隶盐、庆一带匪徒，既无一定巢穴，姑从缓议办。即责成该管带会同陈令毓崧暨武定府属各州县，迅将各该处股匪及私设会匪〔厂〕次第封禁，相机剿捕。并随时设法解散胁从，以期一律安谧。该管带请赴前敌自效，具见忠勇之忱，应俟各该处敉平，再有调遣。海丰南关捕匪案内赏给护勇吴起恒等功牌三张，业已另文印发。逸匪赵玉庆应即会同丁令等悬赏购线，务获究办，毋任漏网，并候通饬各属，一体截拿。缴。

14.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十一日到（1900年8月5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奉札饬，查明黑牛王庄是否时有匪徒常往受术挂号，为该匪老巢，暨应如何进剿情形，迅即禀复，听候酌夺等因。奉此，标下当派妥探多名分往查侦，昨经声明在案。兹据各探先后回营报称，黑牛王家系庆云地面，计距庆云十五里，三间堂二十五里，盐山四十里，乐陵五十里，海丰五十五里。该庄四面皆枣林。庄内有店六所，破庙一所。路北一店插有八卦旗一面，路南一所门内列有花枪、流星数事。新修围子尚未竣事，刻正停工，仅修好围门一处，余均未成。庄内亦并无匪踪，已均往庆云县。住西关路北店内匪首王

姓，年约三十余，系赶脚驴出身。匪党约六七百人。城外东关店内并住有东省沾化、阳信范、张两姓匪首，率党约千余人，半系流钟口漏网逸匪，半因卑营出队往沾，闻风惊避，齐至庆云啸聚。城内城隍庙并住有盐山匪首马桑元，率党七八百人。现三路匪党约共三千人聚商，拟往焚抄离城八里之高庄。因该庄有教民数家，所修大围墙十分坚固，且枪炮甚多，故拟将各路匪众邀集，始敢举动。现附近一带均有探马来往通信，络绎不绝，约共四五十马等情。

伏查盐、庆一带各匪，本由各乡村煽聚，约共二万余人。有事则调集一处，无事复散归各村，忽少忽多，或东或西，传食各方，并无一定巢穴。盖是处粮食渐少，即往他处就食，匪党所谓安粮台是也。黑牛王家现虽无匪，然羽党已皆往县盘踞，则该庄呼为老巢亦可。至于东省匪徒有无前往受术挂号，虽不可知，然盐山、庆云本各设有总厂，该匪既在该县安炉，则受术挂号之事当不能免。现若进兵攻剿即不必扑奔该庄，可以径往庆云兜击。标下拟以一哨留守营盘，亲率三哨弁兵，掩旗息鼓，连夜驰往该县三面分剿。盖庆云城只三门，且距卑营尽四十里，三更拔队，不明即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该匪正在睡梦之中，突被轰击，当必惊慌失措，一鼓聚歼矣。

再，距此二十五里之庆云地面板搭营亦系老巢，约聚匪千余人。拟请并加剿灭，以免后患。又，距此三十五里之任家桥，即前与卑营相持未战之处，现该匪党深感标下不肯开枪击剿之恩，遣人来此禀明，情愿缴纳头布、腰带刀械，散伙就抚。已饬弁往查，如果属实，当即允如所请也。特先声明。所有遵查黑牛王家拳匪情形暨拟进兵剿办各缘由，理合详细驰禀核夺批示祗遵。

批：据禀进剿庆云土匪情形，具见胆识俱优，勇于任事。惟彼众我寡，万毋冒险。至该匪就抚一议，未知如何办结，仰该统带一并相机筹办，切须详慎。缴。

15.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十三日到（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初十日奉到帅札，以前饬查明黑牛王家一案尚未禀复，特催速行遵办等因。奉此，伏查前札系于六月二十九日

酉时由省发，于本月初五日卯时到海丰营次，是沿途承递此札已历四日夜零五时之久。且排单仅谭城一驿填有时刻，余驿均未填明，想系谭城驿所误。时标下正在沾化剿匪，因即由营递送，于午后到沾。标下赶即回营，于初六日分派妥探四路侦明回报，旋于初七日夜缮禀具复在案。

窃思卑营每遇紧要公事，无不提前赶办，往往为驿递延误。因查卑营每次由海至省禀牍，细〔缮〕到戳，时有六七日之久始经递呈者。即大帅四百里排单至速，亦非两日半不能到营。至此次五百里排单，亦足两日始到。标下每因驿递延误，拟请大帅赏发空白排单二十张，以便遇有紧急公文即行填发，俾免迟滞。现来往公事如此耽搁，设有警讯军情，必致贻误，特将原发排单缴呈帅鉴。可否仰恳赏发空白排单二十张，并饬各驿站赶速递送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再，标下近日探有直境拳匪二千余人，拟往距此二十五里之王家集安设粮台。因于本月初八日晨前往巡缉，知该匪已于初七日由此暂住，恐我军往剿，片刻数惊，未敢久停，随即窜去。惟闻有往阳信城内安粮台之说。因思阳信县令向即敷衍各匪，并不敢请兵往剿，此番有匪往投，自在意中。标下已分饬各探妥速侦明，如果有匪踪，即当驰往查剿。并恳飞札该县饬令会同查办，以免掣肘。所有查明驿递延误要公，恳发空白排单，并卑营拟办附近各匪情形，除将原发排单附缴外，理合驰禀大帅鉴核批示祗遵。

批：已据禀檄行按察司查办矣。所请本部院排单二十张，准随禀批发。仰即知照。缴。

16. 阳信县知县谭士绶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十五日到（1900年8月9日）

敬禀者：窃卑下昨将驿站延误要公，卑营拟办拳匪，并声明阳信城内有匪往扰各情形飞禀在案。标下随即探明阳信城内突于昨晨天明有拳匪二千余人，由庆云县界前往该县盘踞东门里书院内。因即率前、右、后三哨，并挑左哨精壮一棚，驰往剿办。正拟拔队起行间，而卑职士绶偕沙外委全顺亦先后送信至海，请兵弹压。标下随于是日

十点钟拔队起行，沿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易跋涉，虽尽十八里，队行甚苦，直至一点钟始抵该城。因恐该匪漏网，特令汤帮带率后哨由西门，前哨由南门，右哨由东门；标下勋亲率护勇，并挑奋勇四棚，由北门分投前进，四门兜拿，俾获聚歼。该匪四门本各派有数人分守，标下即分饬各哨掩〔偃〕旗息鼓，严密驰往。并于入城时，先派小枝队伍疾驰斩关而入。因即亲督各棚由北门往攻，将守门各匪枪毙四名，生擒三名。并将队伍放入，由城墙上扑奔该书院。时右哨正关闭东门外，并由标下率队将守门各匪赶散，开门放入。汤帮带亦奋勇当先，督率后哨弁兵驰至西门，与守门匪争门，由门缝内击毙数匪，即率队逾城入内，击散匪众，将队放入。前哨亦击散守门匪入城。齐扑东门书院围剿。标下率奋勇各棚并右哨弁兵，由城上开枪轰击，该匪等咸据书院仰攻。书院紧靠城根，抵御甚猛，致使右哨五棚正兵姜富贵喉嗓中枪，登时阵亡。标下即率队下城，将书院门攻开，首先跃入，大队继至内。匪正发枪向标下瞄击，经标下闪开，致伤右哨八棚头目徐凤林左足甚重。汤帮带亦即由西面攻入，前哨亦即赶到。卑职士绶并率队役会同营汛沙外委先后驰至。而各匪击毙大半，积尸阻道难行矣。旋即四面会剿。共计当场击毙五百余人。经卑职、标下等会同勘验，均头带黄巾，手持刀械，确系匪党，并未误伤百姓。其受伤潜解黄巾、红兜，偷匿民家者三百余人。越城逃逸者约千余人，亦经卑职、标下等会同追击。因高粱、芦苇均已长高，到处皆可藏匿，不必穷追。其偷匿民家者本拟搜剿，因恐骚扰不安，未便往查。生擒五十余名，除将身无黄巾、红兜、刀械者三十余名，查无为匪确据，饬令改过自新，登时释放；余匪二十二名或形【迹】可疑，或身作匪装，卑职、标下等当即会讯。内王连义等八人，均供认为匪，并至北营庄等处焚掠不讳，即监押，另由卑职士绶录供禀候帅示严惩。其余王忙等十四名，虽形【迹】可疑，然细加研鞫，似系胁从，已饬觅保出具永不为匪切结，概予释放。计共夺获洋枪五杆，大关刀三柄，腰刀一百余柄，花枪五十余杆，伪旗、黄包头、腰带、红兜等件无数。我军计阵亡前经声明之正兵姜富贵一名，受伤头目徐凤林一名外，后二正兵勾福堂左膀被枪子穿过，伤痕亦重。又，标下护勇张凯顺左腿受花枪扎伤一处，前三正兵范义和右肩受花枪扎伤一

处，前五正兵杨得胜右腿受刀伤一处，后五正兵杜得安因随汤帮带扒城，右腿跌伤一处，右三正兵刘全德左手受刀伤一处。共阵亡一名，受重伤二名，受次伤五名。

伏查该匪等聚众入城，占据书院，胆敢拒伤官兵，形同叛逆。现经此次痛剿，虽未根株净尽，然据获匪王连义等供称，大师兄王三即王虎已被击毙。当即饬将尸身指认无讹。是渠魁授首，余党何难解散。除将黄巾等物移存县库，讯明收监获匪八名姓名，另开清单附呈帅鉴，并将阵亡正兵后事妥为恤办，受伤各勇分别调养外，所有卑营驰剿卑境外来窜匪大获全胜各缘由，理合会衔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参将督率勇队三哨驰抵阳信，斩关直入，奋勇争先，将城内窜匪千数百人当场击毙五百余，匪首王三即在其中。又生擒五十余名，夺获枪械一百余件。余匪散逃，地方一律安谧。实属攻剿得法，谋勇兼优。至其以少胜多，尤属难能可嘉。着先派充后路帮统，每月加津贴银一百两，由先锋粮饷局给发。并将击匪获胜情形，通行海防内地各营一体知照，以资观感。在事出力各员弁，仰即查明呈报，分别赏给功牌，并存记汇保。汤帮带仍先记大功三次。出力兵丁共赏银二百两，先由该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阵亡兵丁姜富贵着赏葬恤银五十两。受重伤头目徐凤林着赏养伤银三十两。受伤正兵勾福堂、张凯顺、范义和、杨得胜、杜得安五名，各赏养伤银二十两，仍均赏给功牌。功牌随批印发。恤赏银两亦由该令垫发，并赴先锋粮饷局请领，以昭激劝。所获匪犯五十余名，讯系被胁未久者，应准具结保释。其已经供认为匪之王连义、王奎、王忠辉、刘作良、王得林、史进忠、于黑、王清海等八名，立即会同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该令暨城汛外委沙全顺姑息养奸，不知布置城防，数使匪徒窜踞城内书院，尚复成何事体，着均摘去顶戴，藉示惩儆。倘再使匪徒扑犯城市，不能预为防范，定即从严撤参。该参将料理就绪，仍由海丰驻防，俾免顾此失彼。所有阳信应行筹办善后事宜，即责成该令妥为经理，并移会该参将等知照。缴。折存。

17.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十五日到（1900年8月9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庆云县城乡各匪大半解散情形，商同管令会衔禀陈。并声明风闻海、阳、沾各匪，复由庆云窜回王家集并阳信等处安设粮台各在案。标下随即探明阳信城内果于本月十一日天明，突有拳匪二千余人由庆云县界窜往该县，盘踞东门里书院内。因即率前、右、后三哨，并挑左哨精壮一棚，于是日十点半钟拔队启行。沿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易跋涉，虽尽十八里，队行甚苦，直至一点钟始抵该城。因恐该匪漏网，特令汤帮带率后哨由西门，前哨由南门，右哨由东门；标下亲率护勇并挑奋勇四棚，由北门分投前进，四门兜拿，俾获聚歼。该匪四门本各派有数人分守。标下即分饬各哨掩〔偃〕旗息鼓，严密驰往。并于入城时先派小枝队伍绕道疾驰，斩关而入。因即亲督各棚由北门往攻，将守门各匪枪毙四名，生擒三名。并将队伍放入，由城墙上扑奔东门该书院。时右哨正被该匪关闭东门城外，标下即率队将守城各匪赶散，开门放入。汤帮带亦奋勇当先，督率后哨弁兵驰至西门，与守门匪争门，由门缝内击毙数匪，即率队逾城入内，击散匪众，将队放入。前哨亦击散守门匪，齐扑东门书院围剿。标下率奋勇各棚并右哨弁兵，由城上开枪轰击，该匪等咸据书院仰攻。书院紧靠城根，抵御甚猛，致使右哨五棚正兵姜富贵喉嗓中枪，登时阵亡。标下即率队下城，将书院门攻开，首先跃入，大队继进内。匪正发枪向标下瞄击，经标下闪开，致伤右八头目徐凤林左足甚重。该匪等均系死党，且恃书院墙垣坚固，虽标下率队上房向内攻击，毙匪无数，犹复负隅相抗，抵死不散。嗣经标下奋力攻入各处房内，极力搜剿。汤帮带亦即由西面攻至，前哨亦随即赶到。而各匪已击毙大半，积尸阻道难行矣。时该县谭令及沙外委亦各率县队汛兵驰到会剿。共计当场击毙五百余人。经标下会同谭令勘验，均头带黄巾、手持刀械，确系匪党，并未误伤百姓。其受伤潜解黄巾、红兜，偷匿民家者三百余人，因恐骚扰不安，未便往查。至越城逃逸者约千余人，亦经标下追击，因高粱、芦苇均已长高，到处皆可藏匿，不必穷追。生擒五十余名，除将身无黄巾、红兜、刀械者三十余名，查无为匪确据，饬令改过自新，登时释放；余匪二十二名或形迹可疑，或

身作匪装，当由标下商同谭令会督讯。内王连义等八人，均供认为匪，并至北营庄各处焚掠不讳。因即交县监押，并另由谭令录供通详，请示严惩。其余王忙等十四名，虽形迹可疑，然细加研鞫，似系胁从，已饬觅保出具永不为匪切结，概予释放。计共夺获洋枪五杆，大关刀三柄，腰刀一百余柄，花枪五十余杆，伪旗、黄包头、腰带、红兜等件无数。我军计阵亡前经声明之正兵姜富贵一名，受重伤头目徐凤林外，后二正兵勾福堂左膀被枪子穿过，伤痕亦重。又，标下护勇张剀顺左腿受花枪扎伤一处，前三正兵范义和右肩受花枪扎伤一处，前五正兵杨得胜右腿受刀伤一处，后五正兵杜得安因随汤帮带扒城，右腿跌伤一处，右三正兵刘全德右手受伤一处。共阵亡一名，受重伤二名，受次伤五名。接战二时许，计用哈乞开斯子弹一万三千五百零八粒，呕睹士得子弹一千六百四十粒，子壳概已遗失。

伏查该匪等原系海、阳、沾三县股匪。海丰因匪首杨子明拒捕枪毙，阳信因匪首牛三缉获正法，余党咸往沾化流钟口总厂啸聚。嗣流钟口复经标下抄剿，于是该匪逃至庆云。不意往投未久，而庆云又愿散伙，于是复皆窜回王家集，由王家集改窜阳信，聚众入城占据书院，并胆敢拒伤官兵，形同叛逆。现经此次痛剿，虽未根株净尽，然据获匪王连义等供称，大师兄王三即王虎已被击毙。当饬将尸身指认无讹。是渠魁授首，余党自渐解散。

标下仍当认真查探，如何处有匪仍即飞往剿击，务绝匪踪而清地面。并留卑营前哨暂扎该处巡护，防有匪徒重窜。一面将黄巾等赃物移存县库；一面将受伤各勇分别调治，阵亡正兵后事妥为照料。仍另单恳请帅恩俯赐优恤，并邀同谭令会禀外，所有卑营驰剿阳信拒捕窜匪、大获全胜各缘由，理合飞禀大帅鉴核批示祗遵。

批：已于前禀批示矣。另单阵亡正兵一名，仰候汇案奏恤，并报明善后局查照。缴。

18.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到（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剿击阳信县城窜匪大获全胜，先后会禀、单禀，并声明何处探有匪踪，仍当驰剿各在案。标下连日分派妥探四路

密侦，知距北三四十里之阳信边境赵家集、边庄、丁家等处，时有拳匪聚散，且间有窜回王家集者。并闻边庄有匪首李从善在家潜匿。标下赶于十三日清晨，率领右、后两哨驰往查办。因共有四处同时往查，非分投缉拿，恐致漏网。特饬汤帮带率后哨至边庄，往拿匪首李从善。标下亲率右哨于是日午刻已驰至赵家集、丁家。该两处拳匪本由王家集移往，因闻十一日阳信之战惊惧万状，同于十二日窜回王家集稍住，即往庆云逸去。

该处系直省庆云、东省阳信、海丰三县管辖之地，故各匪在该处安设总拳厂，以为此拿彼窜之计。标下即将该两处拳厂一律封闭。赶至王家集，知各匪所立该处总拳厂，共计房屋相连二十余间，匪党共三千余人，势甚披猖。嗣即分窜他处，该厂赃物均已挟去。尽抄出大车一辆，马一匹，驴两头，衣物等件无数。并搜获余党八名，或讯非正犯，或讯系胁从，均予保释。该厂房屋即行封闭。所有赃物分别由失主领回。

时汤帮带已在边庄抄出李从善黄绫帽、腰带各一件，护心红兜一个，内填有该匪花名，马两匹，刀械、旗帜无数。并擒获该匪首佣工王振河一名。饬人报知。标下因又赶至边庄，将该佣工严行鞫讯。始据供指该匪首李从善潜匿处所。经标下率同汤帮带等至该匪所藏柴垛中，立时搜获，并随身搜出手枪一杆，腰刀一柄，枪子数十粒。当将该匪首严讯。据供年二十八岁，阳信边庄人，前在王家集与王金良、宗大同为匪首，公设总拳厂，并率党同抢盖王庄盖天一家衣物四箱，钱四百余千文。又抢马王庄等处，赃物均已伙分。嗣于本月初六、七日，探知卑营由流钟口回防，恐往剿捕，一夕数惊，因窜往赵家集、丁家一股，阳信一股，分安粮台。伊往阳信。十一日，因先一时往赵家集迎红灯照，故获漏网回家等情不讳。并经盖天一侄孙当时证明，且先在海丰县呈控有案。随提该庄绅保出具该庄尽李从善一人为匪，其佣工王振河实不在拳切结，将其保释。赃物分别查明给领。该匪房屋查封，并分饬以上各庄绅保出具永不为匪，如有人再来设厂即行指告切结。随即收队，并押解该匪首李从善回营，送寄海丰监暂押。

伏查该匪首李从善设立总厂，聚党煽惑，肆行抢掠，并经人指控证明，实属愍不畏法。应如何严惩之处，除另严缉匪首王金良、宗大

务获究办外，理合详晰驰禀大帅鉴核示遵。再，各处均系阳信地面，因闻信即行，不及知会该县谭令；海丰管令亦抱病不能同行，派人随往，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帮统督派弁勇分投查办，先将王家集总拳厂封禁，又在边庄拿获匪首李从善一名，办理甚属妥善。所有会厂房屋应即移会该县充公。匪首李从善已饬海丰管令于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所有此案出力弁勇，存候汇案给奖。仍严缉匪首王金良等，务获究办。缴。

19.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廿三日到（1900年8月17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查封附近各拳厂，并缉获匪首李从善各情形，禀候批示祗遵在案。标下随即会同海、阳、沾各县分查各该县有匪村镇，载在前抄流钟口总拳厂花名簿内者，逐一分传各该村庄长绅保，令其开导劝谕，各管各村出具永不准有人学习邪拳切结，姑予免究。若再抗违，令即按名拘惩。所有附近百里以内，经标下迭次痛剿股匪，严办渠魁，解散胁从，均各惊惧，已无拳匪踪迹。且前被匪扰之海丰流钟口、阳信各地方流民均已复业，异常安堵。

至前次查明黑牛王庄拳匪移据庆云，拟往剿办一案，于本月十六日禀蒙帅批：据禀进剿庆云土匪，具见胆识俱优，勇于任事。惟彼众我寡，万勿冒险。至该匪就抚一议，未知如何办法，仰该管带一并相机筹办，切须详慎。缴。等因。奉此，伏查任家桥一股，自标下派前哨彭哨官殿元前往查询属实，即将包头等件当面销毁，刀械归公办团，并禀称永不习拳为匪，恳求保护，立时散伙。于是驻庆云之黑牛王庄一股及其余小厂，闻知该巨厂就抚，大半随同解散。其盐山一股仍回盐山。其东省阳、沾一股，本系流钟口漏网逸匪逃至庆云，往投未久，而该处又愿散伙，遂复窜回王家集。然终恐卑营往剿，一夕数惊，遂分两股，一窜赵家集，一窜阳信，致有十一日之战。前报捷单禀即已声明在案。其赵家集一股闻已窜往沧州。现庆云境内虽未肃清，然已聚匪无多。标下屡派妥探往查，均如是回报。且庆云县夏令前函通知管令所称一切，亦均相符。此庆云一带土匪之实在情形也。

现在邻匪以盐山为最悍。武定各属以距此百数十里之滨、利、蒲各州县为〔仍〕尚有匪。至海、阳、沾、乐各处已十分安静矣。至前请追剿庆云土匪一节，现已解散，拟请作为罢论。所有标下近日拟办拳匪暨遵饬查复庆云土匪各情形，理合驰禀大帅鉴察施行。

再，标下顷接武定府曹守来函，以据蒲台县裴令禀称，该处匪势猖獗，催令拨队弹压，并嘱到后商办设法解散，万勿操之过急。是各州县因循故习，始辄敷衍了事，非据城劫官，万难再忍不肯请兵，贻误匪浅。标下拟于二十一日夜，亲率队伍一半飞往剿办，并将滨、利各属就便查办，务期早日肃清，以纾帅廑，而安地面。至到后办理如何情形，容再驰禀，合并声明。

敬再禀者：窃卑营后哨哨官徐万兴因事禀撤，遗缺奉帅批准以标下护勇李文胜升充，并蒙赏发委札，由标下转给祗领。当经标下加札饬遵。兹该哨官已于本月十五日到哨视事。所有军装、枪械等件，均经该新、旧哨官当面点交清楚禀报前来。已遵饬该哨官李文胜将该哨事务认真经理，勤加训练矣。惟该哨官感激私忱，末由上达。现届月终请饷之期，特饬该弁赴省领饷，就便泥首帅辕，叩谢鸿慈。所有卑营本月分全饷除已借银二千两外，实应补领银一千〇九十四两四钱。尚拟另恳帅恩赏借八月分饷银二千两，闰八月柴价银三日〔百〕二十两，俾便挹注。至于各物昂贵情形，七月请饷时业已声明。特缮关领三纸，随禀附呈。伏乞俯赐批准，饬局照发，交由该哨官李文胜领运回营，并饬沿途地方官妥为护解，以昭慎重，而资饱腾，实为公德两便。肃此再叩。

批：禀单均悉。昨据蒲台县裴令禀报，已饬派王副将世清、沈领官金玉等驰往剿办，仰即会同该副将等暨蒲台县裴令妥筹商办，以期滨、利、蒲一带早日肃清。另单请领本月余饷暨八月正饷等项银两，已行粮饷局核发矣。此缴。

20.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廿六日到（1900年8月20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派李哨官赴省领饷，曾将蒲台告警，率队驰剿情形禀明在案。标下当于本月二十一日留前、后两哨队伍交汤帮带督

率防守海丰，并将一切机宜指告。随于是夜三更，率领左、右两哨并挑前、后两哨精壮二棚，拔队启程。二十二日行一百一十里抵滨州，晤该州萧牧。询知蒲台县匪自相攻杀，已于本月十九日由城外分窜各乡。并将各匪首及分窜踪迹详述。随即分派妥探四路侦明。赶于是夜四更由滨启途，八点钟即抵蒲台县，晤该县裴令。询知各匪自【相】残杀后，即窜往县城东南双台地方，约聚数百人。旋据滨州萧牧专差指告，该州马店匪首金玉胜率党数百，于本日窜往蒲台双台，与该处拳匪聚集一处，约共七百人。并据各探回报，均属相符。

时前路王统领世清亦带队伍于上午到滨，驻扎北镇。标下随即一面知会王统领，一面督率左、右两哨并精壮两棚，于二十三日夜一点钟拔队驰往。查由蒲往双台尚隔一河，因先由裴令饬役将渡船调集河北，队到即可趱渡。比抵双台时已四点钟矣，标下自挑奋勇四棚由前面，派左哨正副哨官、右哨官分由左、右、后三面，各率队四棚分扑。该匪所据玉皇阁台基计高八丈余，仅前面有坡路一道，宽约五尺余，可容二人并肩挤上；外尚有四五丈濠沟，水深数尺；后面埋有梅花桩，为该匪布置退路；台边四面均有砖砌围墙，高约丈余；中为玉皇阁，高约二丈余；阁顶四角均安有大炮。时天尚未明，标下等衔枚疾驰，直至相距数武，匪党始觉，即开巨炮轰击我军。标下坚嘱各弁兵四路严密合围，开枪痛击，接战两时许，全队均越濠齐集台下，轰毙匪党甚众。终以地势险峻，我军仰攻匪易。且甫至台边，该匪即以砖石下击，不能得手。因挑奋勇十名，每名赏格银二十两，随同标下由前面坡路鼓勇上攻，连攻三次，受伤五人，标下左肩、右腰均受砖伤，始将守台悍匪击毙十余人，乘隙跃登，队伍相继而上。各匪遂皆退集至【玉】皇阁上，墙厚五尺，阁高二丈，房外四面均有墙垛，安设抬炮，仰攻终难得力。且各匪分守门窗，各路甫至近处，该匪即以火药包掷击，接仗又一时许，仍难攻上。标下复又挑奋勇八名，每名赏格【银】十两，始随标下夺路冲入，四面搜击。共毙匪五百余人，总匪首金玉胜、军师李姓亦在其中。其余小匪首不计其数。生擒二百余名。一鼓聚歼无漏网者外，抄获大炮四尊，劈山炮八尊，火枪十六杆，黄令旗、黄包头、黄腰带、红兜、刀械无算，马二十九匹，牛一只，驴两头，大车二辆，衣物、粮食无算，火药五坛，砂子无数。我

军受伤弁兵除标下前经声明及左哨官马新元腿受砖伤不计外，又左一正兵盛魁元头顶受砖击重伤一处，左八正兵任立勋左眼角、太阳穴各受炮子重伤一处，左哨护勇耿志臣左腿受炮子伤一处，左一正兵刘彤恩右腿受砖伤，左三正兵陈聚昌鼻受炮子伤一处，杨天兴右手受花枪扎伤一处，左五正兵李永兴左耳受砖伤一处，左七正兵苏占元左目受炮子伤一处，右四正兵杨守仁右耳受砖伤一处，右五什长程振东左腿受砖伤一处，右七正兵郭洪元下腮受砖伤一处，右九正兵吴长青左手受花枪扎伤一处，共受重伤正兵二名，受次伤正兵十一名，其余受微伤者尚多。是役也以百六十人击匪七百余。而各匪复系死党，所占地势又极天险，且枪炮军火甚多，较前海丰、阳信两处匪党十分猛悍，较难攻剿。标下先已探明，深恐白昼往攻，该匪远望队至，燃炮轰伤人必夥，万一畏惧，亦易溃逃。因于昏晓偷抵该处，使其猝不及防，比及知觉，而我军已至近处，早逾匪炮线路，巨弹不能伤我。惟该匪居高击下，终占上风，非标下重出赏格，奋不顾身；且得一车上装料菠箩自覆于顶，亲率奋勇兵冲上，使该匪揭瓦抛砖均为所格，不易伤我，始获攻入。然受伤弁兵已较从前各战多至数倍矣。接仗三时许，共用哈乞开斯枪子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四粒，吭啵士得枪子一千三百四十粒，子壳概已遗失。

时王统领已派聂先锋官督队先至，裴令亦带县队赶到，而标下已将该处攻破，仅余七八十匪尚未就擒矣。因嘱聂先锋官等不必开枪，但于下面兜拿逃匪。前经声明生擒二百余名，即有聂先锋官等代捉四五十人在内。业将年幼被胁者、十六岁以内获匪，饬令改过自新，当场释放。其余六十二名押回县城，内有大师兄祁姓，小匪首数名，半途因伤身死六名，仍余五十六名。业已交县邀同王统领、徐委员、裴令详细会讯，分别轻重，斩决、杖、释，容俟另案由徐委员等禀请帅示。

伏查此次匪党半系海丰、流钟口、阳信三处漏网悍匪，字号均第一乾卦，所有各处著名首恶如金玉胜、李军师、祁大师兄等到处煽惑。前在蒲台各县肆行抢掠，杀戮无辜，其惨毒之状，仿之明贼张献忠亦不是过。又前沾化赵家塘坊逸匪赵玉庆之弟赵玉山，现亦受伤被获。询据自称已在盐山为大师兄，来此勾结各匪同往沾化狱中，拟将

伊父赵海龙劫出。伊兄玉庆已往京津。该匪首赵玉山亦随因伤身死。是各处匪党迄难肃清者，皆由各匪首怙恶不悛，往来煽惑所致。且恃其猛悍并有枪炮得地利，故敢公然盘踞，抗拒官兵。今竟一网打尽，实足张帅威而惊匪胆。且卑营自得胜后，该处附近二十余里村民，均箪食壶浆来献不绝，咸恨各匪滋扰焚掠，深感大帅派兵剪灭之恩。从此滨、利、蒲一带可渐安谧矣。

标下拟俟善后各事办妥，即于二十六七日驰回海丰，以期兼顾。除将炮、包头等件移存县库，赃物分别给还失主，并另同营印委各员会禀外，所有标下奋力兜剿，蒲台县双台悍匪悉数歼除情形，理合飞禀大帅鉴察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参将督率两哨勇丁，往剿蒲台之双台悍匪七八百名，身受砖伤犹复夺路先登，击毙匪徒五百余名，匪首金玉胜等即在其中。又生擒二百余名，并获匪首祁姓暨枪炮、刀械、衣物、牲畜多件。各处漏网悍匪多被歼除，滨、蒲、利一带可冀逐渐安谧。实属胆略迈众，谋勇兼优，为东省营伍中不可多得之员。际此时局艰危，全在将领得力，本总统所望于该参将者固甚大且远也。马哨官新元亦受砖伤，应由该参将一并觅医妥为调治。其受伤正兵十三名，应照章由先锋粮饷局核发养伤银两。该参将当场所拔奋勇，应照格由善后局核发赏银两。均已分饬知照。即由该参将备文赴局分别具领。其余出力弁勇，候该印委会禀到日，再行从优给赏，以照激劝。所获匪犯祁姓等五十六名，即由蒲台裴令讯明禀办。该参将仍回海丰驻扎，以期兼顾，所筹甚善。余均照所禀办理。此缴。

21.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七月廿九日到（1900年8月23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兜剿蒲台县双台悍匪悉数歼除情形，飞禀在案。标下连日会同印委各员，将所获匪犯五十六名公同研讯。查明情节较重者一十七名，即行斩决。余匪仍由徐委员、裴令等再加详慎推鞫，分别轻重惩办，另案禀请核示。据各匪供称，除前经禀明蒲台总匪首金玉胜、军师李姓，盐山派来滨、利大师兄王文升，沾、蒲大师兄赵玉山均已击毙外，又赵玉山之兄沾、蒲大师兄赵玉成亦当时被

戮，博兴大师兄魏青山被获正法，所有各州县著名首恶多至六名，一鼓聚歼，无漏网者。此皆仰仗大帅鸿福，渠魁悉皆授首，诚标下意料所不及也。

伏查此次滨、蒲土匪聚众互攻，地方官本无兵柄，尽恃县队为数无多，不能镇慑匪胆，全恃附近各防营不分畛域会同商办，方足消患未萌。乃此间河防营吴管带志宏、水师营詹管带占元均驻扎北镇，距蒲台一河之隔，竟于各匪滋扰及在蒲台自相残杀之时，作壁上观，置若罔闻，并不出队弹压。嗣经蒲台裴令禀奉帅饬该营等拨队查剿，裴令即再三移催该管带等来县商办，该管带等回文竟有该营以工务为重，防务为轻之词，迄不肯来。及见各匪十九日南北窜去，吴管带始率队渡河敷衍。其距此二十余里之河防营赵管带连英，亦经裴令移催，虽未见到，尚派兵二十名来县，然距此稍远尚属情有可原。窃念救灾恤邻，春秋之义，锄暴安良，营伍之责。昔卫人救邢，孔子褒之；发逆之乱，江忠烈公忠源率队援皖路过江西，适值贼围省垣，纡道救援解围，天下韪之，盖大局所关，义应如此。今吴管带等与匪相值，竟作掩耳盗铃之举，及奉大帅批饬，接邻吏移催，犹复退缩不前，以致戕及无辜，遽酿大乱，皆该管带等纵容畏葸罔顾大局所致，非地方官之过也。较之滨州萧牧于将交卸时，仍不辞劳苦迭次渡河商告贼情，代探匪踪，于地方应办事宜，照常认真料理，其优劣可知矣。应如何申饬该管带等，并严定各防营，无论本汛邻封遇有匪扰坐视不救处分，以警效尤之处，出自帅裁。

敬再禀者：窃标下前在阳信击匪一案，禀奉帅批逾格奖励，先派标下帮统后路各营，月加津贴银一百两，仍重赏出力各勇功牌银两。感激涕零，罔知所报，已另肃禀叩谢帅恩。伏查是役受伤目兵共七名，其正兵勾福堂、张凯顺、范义和、杨得胜、杜得安等五名，已蒙恩赏银各二十两，功牌各一张。惟头目徐凤林尽蒙赏银三十两，正兵刘全德则尚未邀帅恩。窃念该目兵同此受伤前经禀明，可否仰恳补赏徐凤林、刘全德功牌各一张，并由标下垫赏刘全德养伤银二十两，以免向隅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又，双台之战，蒲台县队勇刘士训、王念汝、程国祥三名，经裴令派往渡口飞调渡船齐集北岸，以免土匪北窜，并断匪探来往，大利

我军趱渡。当经标下面嘱各勇等赶速照办，不可走漏消息，如有人问即云防匪窜城。如将该匪击平，当保伊等功牌等语。该勇等竟办理妥善，事机得以无误，且分探各路匪踪，亦系该勇等出力始得确信。拟恳帅恩赏给该勇吴士训、王念汝、程国祥三名每名六品功牌各一张，以示鼓励。如蒙恩准，并乞随批填发，由标下转给祗领。是否有当，伏候批示祗遵。

批：禀单均悉。受伤勇丁刘全德恤赏银二十两，已饬善后局照发，应即备文具领。徐凤林、刘全德均准补赏六品功牌。又，吴士训等三名各赏给六品功牌一张，一并随批饬发，仰即查收，分别转给收执。吴、詹两管带均驻北镇地方，遇有匪徒滋事观望不前，殊属非是，候行河防局严行申斥，并即知照。缴。

22.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初一日到（1900年8月25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蒲台匪扰，防营陈疏及卑营罢战后各情形具禀。并声明滨州萧牧函商速带队伍往办要公各在案。标下旋与萧牧于二十七日早约定分往马店，因该处尚有拳厂未及查封，仍有匪徒盘踞。是日标下由蒲台拔队，萧牧由滨州驰往，于九点钟相遇于道，即公同入村，将该处设厂药王庙房屋标封。并由萧牧购线搜获匪党王俊一名，窝犯和尚一名，余匪均已潜逃。计抄出火枪两杆，洋药胡芦两个，九龙带一条，花枪一根，大小铡刀各一把，黄包巾、令旗十余件。当即会讯，其王俊一名供认为匪首，与大师兄金玉胜、军师夏振河同抢宁庄、单家寺等六庄不讳。其和尚昌山讯系占庙被胁，并无甘心为匪及故意窝藏情事。已解州分别监禁，由该牧另案禀请帅示遵办。

并据萧牧指告，该州尚有小范家余匪，自大师兄范泳昌被蒲匪戕杀后，即分窜各处，忽聚忽散，飘忽无常；现探有往林庄焚掠之信，拟率队回城侦明往剿。乃行至中途，忽林庄百姓十余人以该匪等已围该庄，跪请往剿。标下一面饬探侦明，一面会同萧牧率队同行。旋据探报，该匪约有三百余人，闻有队到，已窜往小范家老巢。因即移队径赴该处，率左、右两哨弁兵分三面，并上房攻入；萧牧亦率州队围

攻该匪。因有高密匪徒来此勾结，正拟食后即行，且恐我军往剿，匪徒均分布村外四出侦探。我军甫到即径扑该庄，其在庄外各匪均向高粱地内窜逃，其在庄各匪均系匪首悍党，见我军至，并不退避，胆敢整备拒捕。因即开枪痛击，除轰毙悍匪四十余名，余匪悉数就擒。其村外窜匪亦经标下等尾追轰击，毙匪甚众。惟高粱遍地，恐有匪埋伏，不便穷追。该匪见我军扎驻不前，即出外呐喊，诱我连出三次，均被我军装枪预备，甫经见面即速开枪瞄击，又毙多匪。该匪始胆寒遁去。是役也共毙匪一百二十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其年幼被胁及查无确据者二十余名，嘱令改过自新，当场释放；下余十名交萧牧带回州城会讯。接战计用哈乞开斯枪子四千二百三十五粒，呕啵士得枪子五百二十八粒，子壳概已遗失。外抄出大抬炮三杆，火枪四杆，火药数百斤，大门旗二面，砂子、刀械、黄旗、包巾、腰带、红白兜、衣物等件无数，马二匹，驴一头。闻尚有马队二十余匹见我军至，即早驰逸。缘各匪慑我军威，早有窜志。因俟炊罢启行，不意标下等并不停留即往捕剿，虽未一鼓聚歼，然擒毙各匪已过半矣。

尤可幸者，标下收队回城，会同萧牧严讯各获匪。据供总匪首王立言别号北斗，由高密率众来此勾结滨、蒲一带土匪，前往高密。正共各获匪午餐，忽被官兵剿拿，大众被获，余匪均毙，该匪首已死于乱尸之中矣。其高密军师张锡元即张钟玉别号关公，小匪首李袖清别号悟空，祁良传别号刘备，与本地土匪等李臣岗、赵龙、王连宾、宋存和、刘风、李凤智等九名，均各供认为匪首及焚掠各村庄不讳。案情重大，未便姑息贻祸，当即公同商酌，照土匪例即时就地正法枭示。该庄其王群一名，讯由高密来此寻人，且年亦尚幼，应准保释，另由萧牧录供通详。除将匪巢各房屋查封充公，炮械各件移存州库，赃物分别给还失主外，所有标下会同萧牧先后查剿马店、小范庄拳厂土匪获胜，暨将张锡九等首要各犯照土匪例枭示情形，理合先行飞禀大帅鉴察批示祗遵。

再，标下连接本军炮队雷管带震春来函，邀同会剿青城拳匪，亟应援应。惟卑营五日之内连接两仗，不第子弹无多，而兵力亦宜稍息。况海丰既久，为日又多，甚不放心。现王、沈两营到武均生力军，已复该管带另向该两营商办。标下将此间各事料理，明日便由

阳、沾巡缉回防矣。合并声明。

批：禀悉。此案已于该参将会同萧牧禀内批示，并分别记功核奖矣。仰即遵照前批办理。该参将督率所部迭剿滨、蒲大股匪徒，颇着贤劳，应由阳、沾巡缉回防藉息兵力。仍会同管令随时妥为防范弹压。缴。

23.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初五日到（1900年8月29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在滨州曾将查剿各匪情形禀报，并声明回防日期各在案。嗣经代理该州方牧名洋再四商留，以该牧甫经罢战后即到新任，深恐卑营一去，匪徒复来滋扰，坚留多驻数日。标下因率队于二十九日分赴四乡走队，以彰声威而资震慑，所有经过各村庄异常安谧。其无知愚童见此两战，无不寒胆，均将包头毁掷遍地。三十日复率队由沾化、阳信一带巡缉回防，沿途查询十分清净，毫无匪踪。且双台、小范庄两役所除匪首甚多，煽惑无人，大约武定府属本境各匪指日即可肃清矣。

卑营迭次击匪，出力所有文武员弁，已由阳信案内遵奉帅批，查明另行呈请记保。其尤为奋勇之受重伤右八头目徐凤林、左一正兵盛魁元、后三头目张盛林、后回〔四〕头目姜克秋及受伤之标下护勇张凯顺、吴起恒等六名，可否仰恳帅恩赏以副哨官哨长记名，遇有缺出即行补充之处，出自逾格鸿施。又，海丰之战尽左右两哨出力，尚蒙赏给功牌二十张。前阳信一役系前、右、后三哨，出力人数较多，拟乞再赏功牌三十张分给阳信奋勇目兵，以示鼓励。是否有当，理合驰禀大帅鉴核。伏候俯赐恩准，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受伤头目徐凤林等六名，应准以副哨官哨长记名，遇缺补充。并随批补发功牌三十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仍取具该弁勇履历造册，呈送来辕以凭汇咨；并候札饬先锋营务处存记注册。缴。

24.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初五日到（1900年8月29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因京津危迫，愤激陈书，力求札派赴津杀贼自

效，藉以报国恩，酬知遇；方谓请缨而去，南越王之头不难坐系。乃蒙温谕慰留，饬俟武定各处敉平，再有调遣。标下满腔热血迄未挥洒，于是往来驰逐，益专心殚力于各匪，每调知匪踪立即飞剿，恨不指日肃清，俾获早临前敌。今兹仗帅威棱，歼渠扫穴，搀枪小丑，次第湔除，武定各属强半均已安谧。虽青、利、惠尚有余孽未受卑营惩创，然经各营会剿，亦必势孤无依，潜踪敛迹。窃幸全匪既已削平，即可遵奉帅批另求驱策，以荡丑虏，而偿夙志矣。且自北风不竞警报迭闻，标下每遣侦骑妥速往谍。盖标下身虽在此，此心实未尝一日不北驰，此首实未尝一日不北望也。每瞻京华，辄发怒眦决，忿恨不置。讵日昨探回忽报，七月二十一日群夷犯阙，屡殒将星，警跸西巡，都门失守。恶耗传至，痛驵失声，变局如斯，千古未有。并闻倭奴有迫袭两宫之信，如有意外，何堪设想。逼犯我乘舆，蹂躏我都城，凭陵我社稷，戕害我将帅，此诚臣民尝胆卧薪之日，志士枕戈待旦之时。加以君父大仇，天难共戴，属在臣子，孰不敌忾同深。况复身寄戎行，宜争先用命，戮力王室，保巡狩之要途，驱犯顺之夷逆。庶慈銮可大免震惊，城池可渐图恢复。即云军声不振，终归和局，然就令幸出于和，亦应背城借一挫其凶锋，戢其狂焰，使知国尚有人，不敢过于要求。昔之人所谓以战为和者此也。标下义愤填膺，厚邀恩遇，敢不涕泣而陈，吁请大帅率队勤王，效晋陶令公事，标下亦随左右效奔走，冲锋陷阵，定必竭尽愚诚，力图报称，恢复我疆土，殄灭我寇仇，上以副知己之恩，下以泄神人之愤。斯大帅为中兴之郭李，而标下亦不失为附骥之将佐，宠荣与有，感幸何如！万一东省紧急，须帅座镇，不克抽身，亦乞赏派标下统率所部，驰往前敌，会同各营进剿，事机得手，固如天之福也。即或接应无人，标下亦当独树一旗，作马革裹尸之想，多方维持，以尽其心之所能尽，力之所能到，决不至如前此汉帅旗员、庸臣、劣将畏缩误国，致辜大帅素日之期望也。今事急矣，惟大帅鉴而许之。所有标下请赴前敌自效各缘由，理合飞禀大帅鉴核。批示祗遵。

批：览禀，忠勇可嘉。但曾奉旨责成守土，未敢轻动，姑俟商定，再行饬知。现在武属匪窠尚多，仍望努力肃清为要。切切。此缴。

25.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十二日到（1900年9月5日）

敬禀者：窃标下顷奉宪札：照得本部院于本月初三日，据武卫右军马队第一营右队领官孟恩远所禀各节，除批据禀甚为有识，即行王统领世清、张帮统奉先会筹办理。如再派队前往，现实兵力不敷，如能设法与沧州梅军门会剿，尤为妥妙。缴。挂发外，合行抄粘原禀，分行该帮统会筹办理。内匪次第剿清，外匪不惩，难免勾结。自宜相度机宜，熟筹办法，札到即遵照会商具报。切切。特札。计粘抄原禀一纸等因。奉此，伏查直省盐、庆一带匪情，标下自回防后即经探明禀报在案。近复分据探报，庆云匪徒愈聚愈多，因该匪等前在京津，不知如何运来钢炮数尊，被沧州官军截下，故四路勾结羽党，拟往索取。前滨、沾、利、蒲漏网余党现仍窜投该处，各乡匪徒亦调集庆云城内，约共三四千人，于城隍庙、书院两处安设粮台，日至乡间抢掠财物，不敢存留，概行运送盐山总粮台。盐山约有匪数万等情。窃念庆云匪徒，标下曾请往剿，因即解散，始作罢论。现复聚占县城，亟应重申前议。况武定各属甫将肃清，尤须将邻匪严惩，杜其勾结煽惑之路。然谋定后动，始操胜算。标下拟一面将海丰各事赶办，一面与王统领等函商妥筹办法。昨接王统领来函，以滨事尚未办清，且相距几二百里，不如卑营驻此甚久，又屡与匪战，情形较为熟悉，嘱即径由标下酌办禀复，是王统领队伍不便离开，自系实在情形。

海、乐两县尽标下暨张帮统步队两营，孟领官马队一营，标下拟请帅札饬由卑营及孟领官马队驰往盐、庆一带会剿，以张帮统一营留守接应，防匪穷蹙内窜，并断我军归路。如是各专责成，必可收效指顾。直匪虽众，有此马、步同行，准可成功。标下拟先击庆云，次潞灌，次盐山县，转战而北。现已分派妥探潜易匪装，投往各处，以便队到即为内应。仿步步为营之法，节节进攻之计。并恳俯赐飞移直省各将吏一体知照，会同剿办，以免掣肘之处，是否有当，伏候批示祗遵。至军情瞬息万变，如应酌改办法，拟候仰蒙恩准后，再当与孟领官等妥为酌定，以期万全。

批：据禀已悉。所陈办法甚有见地，但高粱尚未收割，匪徒易于逃匿，姑稍缓俟高粱收割后，即添队加炮前往会同剿捕，以杜窜越而

尽根株。仰暂随时认真防范弹压。缴。

26.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十二日到（1900年9月5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由滨州旋营，曾将沿途巡缉情形暨回防日期禀报在案。伏查海、乐、阳、沾一带距卑营在百里以内，虽已绝无匪踪，然究与直境毗连，深恐邻匪窜扰，不得不严加防范。标下自回防后，日发数探分投往侦，迭据回报，庆云城内各匪原已解散，近复聚有三四百人，踞城堵闭各门，尽留西门出入。其黑牛王家之匪原系四散分布，现因各处多假托其名，故复有匪四五十人于老巢安炉。又板搭营有匪三百余人，小李家亦有七百余人。至任家桥、大宗家两处经标下招安后，现仍安静。以上皆庆云所辖地面。

其盐山城内仍有匪千余人踞城如故。其旧县地方亦多匪徒约七八百人，聚散无定。凡此数处匪徒，屡经我军惩创，颇慑兵威，迄未敢再肆扰。惟距海丰城北百里余之席家庄，与盐山、南皮交界，突于本月初二日，有本庄土匪勾结直境匪党百余人，与邻庄械斗互有伤亡。标下拟即时会同管令带队两哨驰往查勘弹压，就便至边境走队巡缉。惟远逾百里，恐须四五日始能回营矣。除俟查勘明确，再将实在情形会同管令禀报外，所有查探近日直境匪情，暨标下闻警下乡弹压各缘由，理合先行驰禀鉴察，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仰即认真巡缉弹压。缴。此禀漏盖关防，应补禀备案。

27.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十五日到（1900年9月8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闻警下乡弹压缘由禀明，并同管令将卢家马村因拳匪纠党未遂、挟仇扰害情形会禀各在案。标下自初四日率前后两哨、左右哨精壮两棚，会同驰往距海丰七十里之崔家口一带边境缉捕，而该匪已逃匿无踪。随即折至该庄会勘被害情形，并往距城七十余里之大山、辛集、小山、水湾、大庄各处严密巡缉。忽于初九日据派出探线讷报，各匪见官兵已去，复回席家庄。因星夜分督勇队驰往查拿，初十日清晨已抵该庄，开枪围剿。讵该匪心虚，侦骑四出，早

已闻风纷纷向直省盐山境内逃去。其未及出庄各匪，即擂鼓持械，竟欲上房拒捕，嗣见大队声威，始畏惧远窜。标下一面分队围庄搜捕，一面派队跟踪追剿至距庄二里之泊头地方。是日，该处大集，人多逾千，该匪等遗装弃械混匿其中，无从辨认，恐有误伤，因嘱勿再追击，将队折回。沿途查点庄内外共毙匪十五人。计用哈乞开斯枪子一千二百八十五粒，呙啵士得枪子一百三十一粒。时庄内已将拳厂及红灯照厂剿封，均由卑营代理右八头目李茂胜毁窗跃入，开门将大队放入。计抄获大抬炮六杆，小抬炮十二杆，中字八卦旗一面，黄衣一身，黄包头、腰带、刀械无算。拿获红灯照陈二姐、王二姐、席当姐、田六姑等四名，又服侍该红灯照女匪王席氏一名，均头披红巾，钮系红绌，手执红灯，厂内香烛犹燃，即被拿获。当由标下会同管令讯据陈二姐等四名，均各供认被大师姐王云姑胁逼学习。王席氏供认服侍不讳。当即交管令收禁，另案会禀请示核办。又生擒侯乃等六名，虽系当场被获，然未将头巾、刀械等搜出，即无为匪确据，已由庄长首事等出具永不为匪切结，准予保释。除将枪械、旗帜等件移存县库，并严缉逸匪务获究办，各厂房屋一律查封充公外，所有卑营查剿海丰边境席家庄红、拳两处，并拿获红灯照女匪另案禀办各缘由，理合先行驰禀大帅鉴察，批示祗遵。

再，右八头目李茂胜此次冒险异常出力，且迭挑奋勇，可否赏以副哨官哨长记名，遇缺派充，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批：禀悉。此案已于会禀内批示矣。勇目李茂胜缉捕出力，应准以副哨官哨长记名，遇缺先充，以示鼓励，仰即知照。缴。

28.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廿七日到（1900年9月20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驰剿直省庆云黑牛王庄总匪巢，暨标下受伤情形，会同该县夏令声乔禀报在案。方标下裹创力战时，指挥督率往来调度，一鼓作气，原不觉伤痕之重，迨至收队回城，各事办妥，并将毒血挤放，逐渐惫不能支。标下本拟带伤率队前往盐山查缉，嗣据各探回报，盐山各匪亦因近日喧传海丰大兵将至，已各纷投星散。且新拨步炮各营队均拔队在途，指日即至，孟领官马队则已于今午亲率

来防。标下深恐外出，海丰骤添大队，无人经理，因即赶于二十四日五鼓率队回营，以便各队到时可与各管带晤商妥筹办法，并将弹伤调养。好在并未伤骨，敷药见效，大约数日后即可照常，请纾帅廑。

现盐、庆各匪虽慑我兵威，同时解散。然各首恶悍匪势骑虎背，仍复逃窜避匿，若不搜捕净绝，难保不萌孽复生。现南皮之潞灌、张灌等匪巢围高炮众，各匪多往窜投。其余沧州、吴桥匪势亦尚不小。标下已专函知会梅统领，请其出防会剿。拟俟回信到后，即当酌带队伍驰往合力剿办也。所有标下回营，马队到防日期暨近日拟办邻匪各缘由，理合飞禀大帅鉴察。

再，黑牛王庄剿匪约战三点钟之久，因围墙高厚，颇难得手，各兵放枪有多至七八十弹者。故各哨哈乞开斯兵枪因热炸裂二杆，伤四杆，共用哈乞开斯枪子五千七百六十粒，呸嗜士得枪子二百三十六粒，合并附行陈明。

批：据禀已悉。该副将所受弹伤现已用药医治，数日即可痊愈，阅之甚慰。嗣后剿捕匪巢，宜先用炮轰，毋轻猱升，以昭慎重。仰俟各营队到齐后，再行出境会剿，伤虽痊愈总宜多调摄数日，毋过于汲汲也。此缴。

29.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八月廿九日到（1900年9月22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卑部回营，马队到防日期，并拟办邻匪各情形禀报在案。嗣沈游击金玉亲率所带左翼步队第二营左队，于本月二十五日到防，商都司德全亲率所带先锋中路左营炮队炮八尊，于本月二十六日到防，均与标下会晤。询及沿途尚各安静。所有防剿机宜并即会同各管带商筹办理。

伏念用兵之道，首宜布置后路。凡与匪境毗连要道，深恐攻剿过猛，难保不穷促来窜，尤应分兵扼要堵截，以免后顾之虞。故能退然后能进，议防始可议剿。查海丰西北一带均与盐山、庆云连界，又海、阳、庆两省三县连界之王家集地方为庆云入阳信必由之道，可以绕越海丰径通惠、沾、滨各州县，极为要隘。兹特由左二步队分队一哨，马队拨马十匹，驻扎海丰西北十八里之大庄；由炮队分队一哨，

马队拨马十匹，驻扎海丰南十八里之阳信县；由卑营拨队三成，炮队拨队一哨、炮二尊，马队拨马四匹留守海丰。相距均不过二十里，彼此互相犄角，逐日并责令分派探马往来会哨，以便声势联络，消息灵通，万一有匪来窜，四路皆可策应。如此防范周密，后路可保无虞。

标下即亲率卑营步队七成，沈游击金玉率所部两哨，商都司率所部一哨、炮六尊，孟领官率所部马五十匹。共计步队五哨，炮队一哨，炮六尊，马五十匹，于二十八日拔队启程驰往庆云、盐山、南皮、沧州、吴桥转战而北，次第查剿，务期肃清。遵大帅节节稳扎之谕，做古人步步进攻之法，庶可仰仗鸿威，一鼓荡平。至梅军门处早经知会，迄今未接回文，拟一面进剿，一面候信。至陈副将泰文所带抚标后营尚未到防，因有此马、步、炮全队已可敷用，不必候齐即已出防。将来到时拟饬令分队两哨，驻扎海丰北三十里之车镇，以与大庄队伍援应。余两哨即由陈副将督率防守海丰。除随时将出兵后剿办情形飞报外，所有步炮各营队到防及标下布置防剿督队出征各日期情形，理合飞禀大帅鉴核，伏候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兵分则单，不如专派一营防守后路，其余营队一并出境剿匪似较得力。仰即酌照办理。缴。

30.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庆云县知县欧阳绣之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一日到（1900年9月24日）

敬禀者：窃标下勋昨将步、炮营队到防暨标下布置防剿，督队出境日期飞禀在案。标下自回营后伤痕虽未甚减，然尚可支持，与各管带连日会晤商筹一切。本月二十七日夜，因亲督马、步、炮各营队星夜开行，至二十八日七点钟已抵庆云。晤卑职绣之，告知城西七里小杨家庄、城东五里甄家庄，均拳匪分厂，经人指控。标下因派商管带带炮二尊，马队拨马二十匹，汤帮带率卑营前、左、右三哨，会同卑县李典史恩厚赴小杨家庄；派孟领官带马队二十余匹，炮队拨炮两尊，沈领官带步队两哨，卑营文案萧凤文率卑营后哨，会同张先锋官凤岭及卑职并营汛许把总明富赴甄家庄，分投查拿。旋由卑职及商管带、孟领官等将庄围搜，知各股匪前五六日即闻大兵将来剿捕，早即

解散。因即分将该两庄拳厂及匪屋概行平毁。小杨庄计屋八间，甄家庄计房十二间。并于小杨家由商管带、汤帮带、李典史等拿获该二师兄于桂一名。当即带回县城，公同会讯。据供认为匪，迭酿抢掠重案不讳。本拟即时就地正法，惟庄有族邻四人极力具保，不得不稍加详慎，拟暂收卑县狱中，明查暗访，俟标下勋转战盐、南回庆，再行核办。

现卑县境内已十分安静，可称肃清。但据派出探兵报称，盐山境内小酆家距卑县三十五里，为盐山最大分厂，匪悍而围坚，各州县著名首恶多投该处。标下勋拟于今夜两点钟亲督各营队驰往会剿，遵照帅谕以炮遥轰，俟其出庄再以枪队击之、马队抄之，自无不纷纷瓦解，悉符指示机宜。除俟战后再将一切情形飞禀外，所有卑职标下等平毁卑境各分厂，拿获匪首拟办情形及续筹进兵各缘由，理合会禀大帅鉴察，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该犯于桂提案讯明，从严惩办。并由该副将移会欧阳令知照。缴。

31.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盐山县知县孙清华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二日（1900年9月25日）

敬禀者：窃卑职清华前将城乡各匪分投星散，盐境肃清各缘由，禀报直督宪鉴核。标下勋昨将平毁庆云各分厂暨续筹进兵各情形，会同欧阳令飞禀，并声明小左家庄又复有匪窜踞各在案。

标下自将黑牛王庄总老巢攻破，各匪纷纷敛迹，现复将各厂平毁，所有庆云地面十分肃清。标下正拟驰赴盐山小左家庄查剿，旋于二十八日据探弁回报，庆云三十五里之盐山边境小酆家地方，与小左家相连，果有各处悍匪由庆云黑牛王庄等处，于二十六七等日前来窜踞该庄，约共五六百人等语。标下当即督同各营队于二十九日黎明驰抵该庄。其围墙十分坚峻，枪炮亦复不少，且多快枪。标下即饬炮队商管带率炮六尊，卑营后哨李哨官率该哨及标下所挑奋勇队伍，随同标下由北面正中攻击；沈领官率所部两哨由左面；汤帮带率卑营前、左、右三哨由右面；马队孟领官率马四十匹分左、右包抄，防匪窜

逃；张先锋官凤岭及卑营文案萧令凤文亦随同往来督队。该匪甫见我队即擂鼓聚上墙，燃放巨炮轰击。标下赶饬商管带亲督所部弁兵开炮相迎，左、右步队亦各开枪痛击。接战三点余钟，炮队放至数十弹，以致伤二炮架。事后查点计共用弹四十三枚，枪队亦各放枪五十余粒不等，连打冲锋三次，始将守围各悍匪击毙无数。旋由标下及卑营文案萧令亲督后哨官李文胜带同各兵在正面，汤帮带亲率前哨官彭殿元、左哨官马新元、右哨官沈树云带同各兵由西面，沈领官亲率所部中哨官郑及春、右哨官卞标理带同各兵由东面，分投越围攻入。时各匪半由东南角跳围逃逸，半仍负隅放枪，抵死相抗，以致伤我左二左队右哨护勇张立成、卑营前七头目许连升左手。该勇等仍复负伤上攻不退，遂与卑营抗旗号兵卫鸿钧三人首先登围，并将围门夺开，放入全军。

时卑职清华闻信亦随带队役人等驰往会同剿捕，因路途稍远，战罢始行赶到。当即公同查点，计共毙匪一百五十余人，匪首张长胜、酆老道、酆小路即在其中。大师兄酆景西亦据获匪供称早被炸弹轰毙。受伤投井淹毙十余名，生擒十余名。抄获枪炮、刀械、旗帜、妖符一百二十余件。围厂房屋因炸弹延烧就便平毁。其东南逃逸各匪，当即饬马队孟领官亲率所部弁兵分投追剿，计又毙匪四十余名，生擒九名。共毙匪二百一十余名，生擒二十七名。当将年老太幼者释放九名，下余十八名均解至卑县城内。时梅提督亦由沧州督率队伍来盐，因与卑职等会同商讯明确，分别将小匪目酆九江、酆十江、宋乐、董玉清、陈二等五名，或身带妖符，或拒捕被擒，即时由标下就地正法。余犯均系被胁，现值匪势解散，不得不网开三面，稍予自新之路，当饬出具永不为匪切结，量予保释。我军共受伤正兵四名。除将炮械等件移存县库，并由卑职等会商梅提督妥筹善后事宜，由卑职清华认真办理外，所有标下勋督同各营队攻破卑县边境小酆家匪巢获胜各情形，理合会衔飞禀大帅鉴核。

敬再禀者：窃标下此次攻破盐山小酆家庄匪巢，因该县孙令早于二十四日禀报全境肃清，故此次仅会禀大帅鉴核。其直督宪处则由该令商请分禀，缘此次办理情形与该令前禀微有不符，恐干驳诘，故力请如此办理。又梅提督已统所部于二十九日到盐，与标下晤商一切，

述及沧州、南皮城乡一带均各安静，其潞灌老巢亦无匪踪，已由梅提督平毁。所有会剿各善后事宜，均已妥筹办理。该提督因新奉简授古北口提督，业于三十日晨旋沧矣。沧、南既已无匪可剿，标下即可无庸前往。拟俟盐境肃清，即当回防。理合并案附陈。

批：禀单均悉。该副将督同商管带等在小酆家地方，当场追剿格毙匪犯二百一十余名，匪首张长胜、酆老道、酆小路等即在其中，大师兄酆景西亦被炸弹轰毙，并先后生擒二十七名，讯明分别正法保释，并起获枪刀等物多件，邻境匪巢剿洗一空，具见谋勇兼优，和衷共济，殊堪嘉慰。该副将着记大功三次。商管带、沈领官、孟领官、汤帮带、张先锋官、萧令、李哨官文胜、马哨官新元、彭哨官殿元、沈哨官树云、郑哨官及春、卞哨官标理各记大功二次，仍均存候汇案保奖。受伤勇丁按等给赏，饬由先锋粮饷局核发；出力弁兵另赏银三百两，饬由善后局交给，仰即备文分赴各局具领。并随批饬发空白功牌二十张，应即查明各营队尤为出力弁勇分别填给，藉示奖励。沧、南股匪既已剿捕殆尽，该副将等即行率队回防。惟饬令孟领官恩远督队绕赴南皮一带巡哨，再行折回乐陵。但须确探该处实无大股匪徒，始可绕越，毋得稍涉大意。并由该副将分别移行知照。缴。

32.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二日到（1900 年 9 月 25 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平毁庆云各分厂暨续筹进兵各情形，会同欧阳令，并小左家有匪，飞禀声明在案。标下自将黑牛王庄总老巢攻破，各匪纷纷敛迹，现复将各厂平毁，所有庆云地面十分肃静。因于二十八日夜一点钟，督同各营队于黎明驰抵距庆云三十五里，距盐山三十里之小酆家。与小左家相连，围墙十分坚峻，枪炮亦甚众多，且有快枪，各处悍匪如盐山总大师兄耿泉声等均投该处。标下即饬炮队商管带率炮六尊，卑营后哨李哨官率该哨及标下所挑奋勇队伍，随标下由北面正中攻击；沈领官率所部两哨由左面；汤帮带率卑营前、左、右三哨由右面，马队孟领官率马四十匹分左、右包抄，防匪窜逃；张先锋官凤岭及卑营文案萧令凤文亦随同往来督队。该匪甫见我队，即擂鼓聚众上墙，燃放巨炮轰击。标下赶饬商领官亲督所部弁兵

开炮相迎，左、右步队亦各开枪痛击。接战约三点余钟，炮队放至六七十弹之多，以致伤二炮架，枪队亦各放枪五六十粒不等，连打冲锋三次，始将守围各悍匪轰毙无数。旋由标下及文案萧令亲督后哨官李文胜带同各兵在正面，汤帮带亲督前哨官彭殿元、左哨官马新元、右哨官沈树云带同各兵由西面，沈领官亲率所部中哨官郑及春、右哨官卞标理带同各兵由东面，分投越围攻入。时各匪半由东南角跳围逃逸，半仍负隅放枪抵死相抗，以致伤我左二左队右哨护勇张立成左肋，卑营前七头目许连升左手。该勇等仍复负伤上攻不退，遂与卑营抗旗号兵卫鸿钧三人首先登围，各弁兵皆鼓勇同登，并将围门展开，放入全军。公同查点，计毙匪一百五十余名，即有匪首张长胜、酆老道、酆小路在内。受伤投井淹毙十余名。生擒二十余名。抄获旗帜、枪炮、刀械一百二十余件。围内各房屋因炸弹延烧，就便平毁。其由东南逃逸各匪，当饬马队孟领官亲率所部弁兵分投追剿。计又毙匪四十余名，生擒九名。共毙匪二百一十余名，生擒二十七名。当将年老太幼者释放七名，下余十八名均解至盐山城内，拟俟会同该县孙令商讯后，再行另案禀办。

我军受伤各兵除前经声明之左二左队右哨护勇张立成及卑营前七头目许连升外，又卑营前三正兵王景文左腿受花枪伤一处，右四正兵高殿甲左肩受枪子穿伤一处。共计受枪子头等伤一名，余皆二等。卑营共用哈乞开斯枪子三千八百五十粒，呕啵土得枪子四百六十八粒。查此次各匪均系死党，非合同马、步、炮各军奋力攻剿，不易得手。惟闻该县已于二十四日已报肃清，恐系城匪甫散该县即行禀报，不知尚有此股悍匪。除将旗帜、炮械等件移存县库，并同该县孙令会禀外，所有标下督同各营队攻破盐山小酆家老匪巢情形，理合飞禀帅鉴，批示祗遵。

再：前领空白排单二十张，已将用竣，拟恳再赏盖印排单二十张，以期传递迅速，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前在帅辕供差戈什李瑞清自请假后，久无踪迹，忽于七月间闻伊在盐山被各匪所胁为二师兄。因即函饬伊速行散伙，来营自效。伊即于八月间将盐、庆各匪极力劝散，节后投效卑营。标下责以大义，勉以立功赎罪。该戈什尚知愧奋，前在黑牛王家即拿获总军

师李文成，此次攻击小酆庄又复枪毙匪首酆老道、军师酆小路，似此改过自新，后效尚有可观。昔李愬力保俘将李佑，而卒平元济，今情事相等。合无仰恳帅恩贷具〔其〕前罪，仍留卑营差遣之处，理合附请鉴核示遵。

批：禀单均悉。此案已于会禀内批示分别记功给赏矣。该副将所向克捷，具征谋勇冠伦，殊堪嘉尚。惟本部院所期勗于该副将者甚大，嗣后剿捕拳匪务须揆势相机，切毋轻敌，亦不可越境太远，仍须兼顾本境。李戈什瑞清姑准留营差遣，以观后效。并随批饬发盖印排单二十张，仰即查收备用。缴。

33.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到（1900年9月29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督队攻破盐山小酆家老匪巢获胜情形，先后会禀、单禀。并将盐山县令隐讳情形，附行声明各在案。伏查庆云原共粮台三所，分安城内及黑牛王家、小阳家三处。盐山原共粮台三所，城关两所，小酆家一所。自标下将黑牛王家、小酆家两总老巢剿平，其两县城内及小杨家匪巢复均平毁，各匪既无总厂，且闻大兵来境痛剿，遂各纷纷解散逃窜无踪。盐、庆一带渐次肃清。

标下因在盐山与县令意见微有不同，而梅军门已率队回沧，约期初十前后再各率兵哨。因恐久驻生隙，多有不便。且陈副将泰交于二十八日带队抵海后，尚未晤商一切，特于本月初一日拔队，仍由庆云回防。上午抵庆晤该县欧阳令。面称以该县距城八里之杨家庄均系回教，素有不安分之回匪杨万德屡犯巨案。近因拳、回互相仇杀，更复纠党杨近吾等肆行抢掠，波及无辜，请派兵密拿等语。标下当于初二日黎明，亲督马、步各弁兵前往围庄搜捕。讵该匪等一闻大兵临境，已心怯先期远飏。尽将各匪房屋会同欧阳令一律查封。并将族邻乡长带案讯究，跟踪追捕，务获究办，另由该令禀报。

标下即于是午督队回至海丰，与陈副将晤面。询知沿途均甚安静。到防后遵照标下留函亲守海丰，并派队分防车镇，由卢帮带拿获奸细张八讯明正法，海丰一带均各安谧等情。除饬会同各管带商筹一切分防各要隘，并俟兵力稍息，仍随同标下出境巡缉，与梅军门会哨

外，所有标下督队回防日期暨拟办情形各缘由，理合驰禀大帅鉴察批示祗遵。

再：标下前受弹伤，迭奉训饬并蒙赏派差官赵金容赉送医药，五中惭感，莫可名言。现该差官与王医官已于二十八日赶到，标下即请尽心调治，大为见效，帅恩高厚，永不能忘。感激微忱，合并附陈。

敬再禀者：窃标下于八月二十八日奉帅札，饬令迅速移会盐山县孙令，按孟领官所禀，该县门丁马得胜、谢长和，皂役王保庆、姜保林，厨役卞姓，刑书朱洛深，捕役赵贵庭等均悉著名首恶，饬即悉数交出，讯明正法，以昭炯戒。仍严缉总匪首耿泉声等，务获究办等因。奉此，标下当即备文移会该令，嘱即迅速遵办。随于八月三十日接准该令以该县门丁并无马得胜其人，惟前有家人马贵，业于三月间告假回籍。至厨役卞姓向归锅头自行觅雇，现在讯之该锅头亦称早已辞工，其在外有无为匪不法，殊难逆料。兹准前因，当即派差分别严缉查拿去后。兹据原役以查得马贵、卞姓实未在盐，想早回籍。刑书朱姓，皂役王保庆、姜保林，捕役赵贵庭，遍【查】并无其人。总匪目耿泉声业于奉禀之先逃逸无踪。均无凭送案等情禀复前来。据此，敝县提案详讯无异。即吊查卯簿，亦委无朱姓等名姓。除取结附卷，一面添差干役严密访缉匪目耿泉声等，务获究办等因移复前来。伏查各匪首现已逃逸无从缉，虽准该令声称或并无其人，或逃逸无踪。然如此措词，乃各州县隐袒讳匿故智。标下明查暗访，知匪势正盛之时，该令意在羁縻，其子尚与匪首耿泉声来往，何况丁役人等当日同声附和，分充匪首自在意中。故各匪甫散，即报肃清，深恐有兵往剿，致多未便。现闻该县乡间尚不免有匪潜匿，标下若即时查缉，必反掣肘。拟暂时回防，暗留妥弁密侦，如有实在抢掠安炉踪迹，即当飞往剿捕，以绝根株而靖邻境。是否有当，理合据实复陈。伏候帅示祗遵。

批：禀单均悉。盐山县境内既仍有匪徒潜匿情事，仰候咨会护理直督部堂廷查照，檄饬该县就近认真查办。缴。

34.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到（1900年9月29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督队回防日期暨近日拟办各情形禀报在案。

顷奉到帅札，饬查卑营充补正兵有无蔺太平、张庆荣其人。如盐山办有就绪，即可暂缓进剿，先行折回防次，将本境匪徒办清，再行越境办理等因。奉此，伏查卑营自出防以来，募补正兵均无蔺太平、张庆荣其人。惟前于双台剿匪时，曾收降匪陈永山一名。次日即在小范庄擒获张钟王一名，系高密军师；近复令改装出探，于匪徒踪迹情形颇能侦悉，用便布置。恐系传闻舛误。且募补各兵非有切实保人，深知来历，亦不敢滥行补充。方标下初到两月，均不敢开补正兵，恐有奸细混迹。嗣八月后海、阳、沾、滨、蒲各州县均经卑营痛剿，渐次肃清，方敢开补。况沾、蒲、滨、利一带迭经各该牧令与标下互相通函，并由标下派人往探，尚均安静，未闻有伏匪潜动消息。至于流钟口总匪厂自标下查封后，曾于七月杪于由滨回防时前往巡缉，见封条依旧，流民复业。近该庄绅耆来营，再三求送旗伞，经标下婉却，并询及该庄附近一带异常静谧。此间海、阳、沾盐务本有分局设在该处，日有马队来往，并无警报。细查原禀各节，半细〔系〕标下未往沾、滨剿办以前之事，如赵家糖坊赵玉庆前经会缉未获，尽将其父收禁，勒令将子交出，该匪房屋亦尚封禁。嗣在双台将其弟玉山击伤拿获，曾经供明该匪已赴津伤毙，此时何以又有此人，未知当日所供与今所禀孰是孰非？大约近日五营回匪马贼颇肆猖獗，四出掳掠，未免有本地土匪暗行勾结。原禀云有骑马持枪改装窥探之语，恐即马贼。加之各处甫经肃清，大股匪徒虽已解散，其余党仍难保无蠢动之意。标下拟将邻匪逐渐荡平，即当遵奉前次帅札，剿办此股马贼。

惟现在所禀情形虽与标下所闻微有不同，然终不可不防，标下已分派妥探前往侦探。如实有勾结抢掠等事，即当驰往查剿。好在标下已折回防次，或南或北往来援剿，均可任意布置也。如该处无事，标下仍拟督队出境前往南、沧、青三州县巡缉。惟闻青县尚有大股悍匪，系总首张德成羽党刘锡九督率，快炮枪甚多，并闻筑有炮台。此匪不平，终属边境大患。标下亦早派弁往探。除俟到沧后再与梅军门商酌会剿，并将各探回报拟办情形随时飞禀外，所有标下查明卑营并无奸细投充正兵暨滨、蒲、沾、利有无匪踪各缘由，理合驰禀大帅鉴察，并请速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济阳玉皇庙一带股匪现已逃散窜匿，乐陵、阳

信、滨州、商河各州县地方亟应设法踩缉，严密掩捕，以申法纪。仰即遵照前檄妥速办理。所拟越境剿办南、沧、青三州县土匪，此时不可遽去，应候本境匪徒肃清后，再行酌核。饬遵。缴。

35.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八日到（1900年10月1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遵查滨、沾一带有无匪踪情形禀复在案。连日据派出各探回报，各处均甚安静。其原禀所抢沙窝各处，果系七月以前卑营未往查剿之事，现在并无警报。正拟部署各营队驰往直境沧、青一带巡缉，并饬马队分队先由乐陵查探，忽闻济阳有土匪猖獗，官兵溃败之信。标下赶即分派探兵往侦匪踪，以便堵截。旋于本月初六日午奉到大帅传条，饬即酌留守队，并督率所部及炮队前往会同堵剿等因。蒙此，标下当即会商各管带，以沈领官谙练老成，堪以率领所部分防海丰及大庄两处。陈管带仍留两哨驻防车镇。炮队仍留一哨驻防阳信。卑营留两哨均由沈领官照料留守。标下即定于本夜四更，率同卑营左、后两哨，前、右两哨，奋勇各一棚，陈管带步队两哨，炮队两哨，马队二十五匹，拔队驰往惠民、商河一带，探明匪势进剿。其孟领官带去马队，已飞饬赶速驰至商河、惠民一带，会同剿办矣。除俟随时探有匪踪，再将办理情形飞报外，所有标下遵督各营队驰往惠民、商河一带堵剿各缘由，理合驰禀大帅鉴核批示遵行。

再，标下前受弹伤，渥蒙赏派王医官调治，大为见效，不日可就痊【愈】，已请该医官留药，随同赵差官回省矣。帅恩高厚，感不能忘。理合附陈。

批：据禀已悉。此股逸匪现已分窜惠、阳、滨、乐各处，仰即确探姓名住址，迅督营队扼要堵缉，分投查拿，以杜窜扰而除根株。缴。

36.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十日到（1900年10月3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遵督各营队驰往惠、商一带堵剿日期禀报在案。标下旋于本月初六日两点钟亲督各营队启程，途次遇本军马后队

吴领官由商河往乐陵一带巡哨。询及济、商一带，刻已无匪。初七日晨七点半钟驰抵惠民。马队孟领官本拟由乐往商，因接标下函调同行，亦率马队赶至。时武定府曹守、惠民县柳令均甫自惠、济交界一带堵缉无事回府。询知各匪自戕害委员后即各星散，虽闻有窜赴商河常王庄之信，然密往侦缉亦并无踪。右三营徐统带亦来函，以该处匪已漫散，无须重兵会剿，坚嘱勿往。标下仍未敢遽信，拟俟探报再定行止。现探回报，均属相符。似此各匪潜散，无从下手。标下即会同柳令下乡巡缉，亦异常安静。因定于初八日夜四更，督率各营队由阳信回防。惟前闻阳信所属流坡坞地方，有回匪潜匿肆掠之信，拟便道驰往查缉。除俟回防再将一切情形详禀外，所有济匪星散，标下督队回防各缘由，理合驰禀大帅鉴察。

敬再禀者：窃标下前在小酆家督队剿匪获胜一案，所有文武员弁以及步队各哨官，均蒙帅恩赏记大功，欢声雷动，感激同深。惟炮、马队各帮带、哨官因分扎数处，缮禀时声明该管带亲督所部弁兵未及将各弁衔名查明叙入。伏念炮队周帮带正德，中哨朱哨官万林，后哨梁哨官国栋，马队中哨吕哨官长顺、右哨马哨官文贵等，是日在小酆家随同接仗，均各异常出力，与步队各帮带哨官劳绩相等。合无仰恳帅恩补记大功，以资奖励，而免向隅之处，出自逾格鸿慈。标下为鼓舞将士起见，是否有当，伏乞批示祗遵。

批：禀单均悉。周帮带正德、朱哨官万林、梁哨官国栋、吕哨官长顺、高哨官文贵既在小酆家剿匪案内出力，应准各补记大功一次，以示奖励。仰即分行知照。一面饬令商都司德全督率所部勇队，迅速回省操练，仍留小炮二尊随同该营剿匪。此缴。

37.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二日到（1900年10月5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济匪星散，标下督队回防日期禀报，并声明阳信流坡坞地方，闻有回匪肆劫在案。标下当即督率马、步、炮各营于初八日夜四更拔队起程，先是探闻距阳信二十余里之大穆家庄有匪首张青令纠党数十人，潜习邪拳，昼伏夜动。流坡坞地方近亦有北营著名马贼冯玉贤等在该庄潜匿劫掠等语。正拟便道查办间，旋于是夜

接阳信县谭令及标下派往该县驻防之炮队前哨顾哨官琢瑭来文，以各派妥人密往侦明，该流坡坞庄有匪冯玉贤纠众行劫；大穆家庄有匪夜习邪拳。先后请兵分往剿办。标下一面赶饬顾哨官速率所部炮兵、带同眼线，先往流坡坞查拿回回马贼。标下并督同商管带枪兵及卑营后哨，另由马队拨马二十匹，前往接应，随同督队。一面派陈管带率所带步队，孟领官率所带马队，同帮带率所带钢炮，汤帮带率卑营左哨张先锋官，随同督队前往大穆家庄查拿拳匪。谭令亦亲率队役人等会同顾哨官赶至流坡坞。仍商由沙外委分带营汛县队各兵，驰往大穆家【庄】，随同陈管带等会缉拳匪。时甫黎明，谭令已与顾哨官各带勇役驰到，密往掩捕。其时围门未启，顾哨官即率勇越墙入内，开门放入，直扑该匪所匿庄东庙内。谭令督同勇役四面合围，顾哨官与该哨副哨官郝景星、杨树棠带勇进庙搜缉。讵该匪竟先开枪拒捕。经顾哨官等闪避，开枪将其击倒，登时拿获，询名马顺，并在该匪身上起获九龙袋一条，粉条三十余个，小洋枪一杆。时标下已偕商管带等赶到该庄，即会同拿获拒捕回匪杨占鳌，并形迹可疑之马五辰等十余名。搜获毛瑟枪二杆，小洋枪三杆，腰刀四柄，马鞍三盘。惟匪首冯玉贤先期逃逸无踪。

当经标下会同谭令讯据该回匪马顺、杨占鳌，同供认在南边洼抢劫张姓骡子三头，并开枪拒捕是实，并供出余党张福顺、马景望、张奎西等三名。当仍派顾哨官带队，并率同县队役人等按名缉获。复经标下会同谭令讯据供认，同往板搭营劫掠，均经事主证明在案属实。当即会同押解回县。而大穆家庄亦已由陈管带等乘天色未明，各率所部将庄密围，由汤帮带、张先锋官入庄搜缉。该匪首张青令尚在睡梦中，即被擒获，并起获刀三柄，花枪两杆，巽字号黄包头十二件。余匪张凤龄等十余名，亦均由陈管带、孟领官、周帮带、沙外委等督队全行缉获。由标下会同谭令严讯。其张青令、张凤龄、张凤桐、尚小晓等四名，均各供认潜习邪拳不讳。当即与供证确凿之回匪马顺、杨占鳌、张福顺、马景望、张奎西等五名，一并照土匪例就地正法，分赴各庄枭示。其余张青兰等十余名，或讯无确据，或被胁未久，已与讯明流坡坞庄并无为匪情事之马五辰等七人，由该庄首事人等出具切结，均予保释。所有详细供词，拟由谭令另案录折通详。

伏查北营回匪近以仇拳为名，在直境大肆焚掠，以致他庄回民亦勾结滋事，亟宜赶为捕剿，以儆效尤。至武属拳匪早已肃清，而该匪白昼不敢明习，竟于夜间潜练，此风尤不可长。听幸觉察尚早，星火甫燃，即经扑灭。然非谭令先事预防，与顾哨官购线密侦，亦难早就歼擒。如办理稍迟，恐有燎原之势。是谭令于此案尤为出力，沙外委随同陈管带拿获拳匪张凤龄等三名，亦不无微劳足录。伏查该员弁等前曾因案摘顶，然自奉饬以来，异常愧奋于地方应办事宜，如城防围练等事，均次第办理。现复同为出力。可否仰恳帅恩赏还顶戴之处，出自鸿慈逾格。除将各匪房屋标封，匪械移存县库，仍严缉逸匪冯玉贤等务获究报，并即日督队回防外，所有标下分投会拿回、拳两匪拟办各缘由，理合飞禀大帅鉴核批示祗遵。

再，顷奉本月初八日批示，以济匪分窜乐、阳、滨、商等州县，饬即踩缉等因。现经标下于阳信缉办大穆家等匪，前复有乐陵小刘家匪首刘玉玺派奸细王德成来海丰窥探情形。经卑营右哨副哨官符海清缉获寄押县监，赶饬马队往乐陵并移张帮带奉先、何令业健会缉无踪。闻各匪多向盐、沧一带北窜，东境已无匪踪矣。除分饬各营队一体严密访缉外，合并声明。

批：禀悉。此案已于会禀内批示分别记功给赏，并饬将拳厂毁平，追缉逸犯冯玉贤等务获究办矣。谭令、沙外委等前于疏防案内摘去顶戴情节太大，与他案摘顶者有别，应俟将各犯全数报获，再行酌请核办。仰即知照。缴。

38.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二日到（1900年10月5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分投查办阳信各庄回、拳两匪情形，分别单禀、会禀各在案。旋于本月初九日接奉帅札，以乐陵县何令禀称，北营回匪勾结直境各羽党，四路抢掠焚扰。特饬标下查看情形，核议详复，以凭酌饬遵办等因。奉此，伏查该令所禀均系实在情形，非痛加湔除不足以安闾阎，而靖萑苻。

缘北营各回匪自被拳匪焚戮后，巢穴已失，其著名匪首从秋鳖子、从凤藻、冯老五等遂更纠党，四出劫夺，或东或西，大约以阳信

流坡坞，海丰、盐山交界之左儿庄，沧州之五赵河堤东及直东交界之埕子口等处，为逋逃薮。标下早已设法剪除，因队伍无多，往来剿办拳匪无暇及此。现大兵云集，边境渐安，自应速加剿办，以安边陲。惟该匪近日所掠马匹甚多，约共有马者四百余人，快枪约百余杆，现闻大兵驻此，已分投各州县窝巢潜匿，尚未啸聚一处。然马行较速，踪迹无定，异常飘忽，步、炮自难得力。非用马队追剿，用步队设伏，用炮队击远，不易得手。

现流坡坞窝巢已由标下查缉，其余窝巢以左儿庄为最近，拟由海丰之泊头镇进兵。刻已分派妥探密往侦视，如该匪等已投该庄，即连夜回报，当亲率各营队飞往设伏兜剿，以期聚歼，然后再进兵埕子口等处次第剿查。并请梅军门派兵会同兜缉。除俟探回再将剿办左儿庄情形飞禀外，所有遵查回匪情形及拟办各缘由，理合复禀大帅核夺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仰即查探明确，迅督营队分投剿办，合力掩捕，毋任匿聚滋事，以除后患而竟前功。缴。

39.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九月初一日到（1900年10月23日）

敬禀者：窃标下奉饬调省叩谒慈颜，渥蒙训示周详，异常奖饰，私衷惭感，莫可名言。叩辞后，于本月二十五日亲督各弁兵运解饷银军衣，于二十七日安抵海丰防次。当即接见文武各员弁，知孟领官所带马队已于二十四日开往乐陵、德平，其余各营一律平善，地方亦甚静谧。惟海丰边境之秆草庄，因梅军门由北抄剿各匪窝巢，以致直匪窜至该庄暂行避匿。经陈管带会同管令驰往截剿，将其击散。现在各匪半由海丰道远飏，半由直境星散。梅军门于标下未回之先，已将左二、牙二等庄共十余处，不分良莠抄洗一空。虽各庄向曾窝匪，然究系良多莠少。似此玉石均焚，外间人言啧啧。且各匪及窝主均已逃避，此次该营往抄，亦并未遇一匪，未获一犯。标下幸因赴省未往，如往，难免皂白不分矣。

现在各匪已分投四散，并无大股啸聚，实难下手。除严饬分防各营哨认真巡缉，购线密拿，无稍疏懈，并由标下亲赴海丰边境查视，

设法与梅军门商定会哨，以严巡防而靖地方外，所有标下旋防日期暨查明匪踪各缘由，理合驰禀大帅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督各营认真巡缉，严密查拿，以杜窜扰而尽根株。缴。

[1] 此卷原题为《各防营剿办拳匪卷》。

1.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九月初九日（1900年10月31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旋防日期暨回匪情形禀报在案。近日各回匪仍无大股啸聚踪迹，已一面饬派妥探购觅眼线分投先往查侦，遇有匪踪即速飞报；一面约定管令于本月初四日黎明酌带卑营队伍三哨，同往泊头、辛集、大山、小山、埕子口以及直东交界各地方巡缉一周。海丰已饬陈管带督率各弁兵留守。拔队后，路过车镇，有陈管带队伍两哨驻防该镇一月有余，于附近各处情形当较熟悉，拟抽调数棚随同巡缉，冀可弋获。惟闻前各大股回匪内多有拳匪余党投入其中，推原其故，实由各州县差役见地方肃清，往往私向前充拳匪之家藉端挟诈讹索，致令疑惧弗安，不敢归家复业。标下已偕管令商拟会衔告示，申明大帅前颁章程，分贴海丰关乡村镇，分别晓谕严禁，并由标下单衔出示，分寄乐、阳、沾、滨各州县一律张贴，庶多解散一胁从即少一为匪之人矣。所有标下会同管令督队出防日期及近日办理情形，理合驰禀大帅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会同管令赶紧办理清楚，另候调遣。此缴。

2.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九月十二日到（1900年11月3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将出防日期暨近日匪踪各情形禀报在案。标下随于本月初四日晨率队会同管令驰抵泊镇一带，并分往小山、大山、埕子口、辛集、马村、崔家口各处巡缉，其回匪均已逃往海洋及盐山远境，无从弋获。尽于海边高庄购派眼线，擒获犯有掳掠巨案被事主张姓呈控之萧三红一名，并当场将掳去民妇张高氏，及大毛瑟步枪、来福马枪各一杆，毛瑟枪子五百二十五个，粉条铜帽火无数，刀械十余件，伪制官兵号褂二件，一律起获。又于盐山境苏基擒获被蔡德盛、杨甫臣等呈控焚戮各该家拳匪呼介梅之子呼四一名。又于海、阳交界之大王家庄擒获藉端讹诈前充拳匪乡人之王天喜一名。又教民盖豹等叔侄三名。标下旋即率队会同管令于初七日将各获犯等一律押解回城，公同会讯。据萧三红供认为匪，迭犯巨案不讳；并据掳妇张高

氏指证其为巨匪无疑。因伊曾供称同伙各匪有潜匿海边各堡者，已派队往缉，拟监候拿获到案质讯后，再行正法枭示。又据呼四供称，渠家曾安炉厂，伊父曾充拳匪先生，当日焚戮各家，伊并未往。拟暂押县监，候拿获正法〔犯〕再行质讯惩办。又据王天喜及盖豹等供称，前被拳匪杀毙教民盖天一，系盖豹之叔，王天喜之亲家，前已由盖家控诉，将拳匪首李从善拿获正法。现伊等仍念前仇，由王天喜及盖天一之子盖虎至前习拳各家寻闹，致被控拿。其盖豹叔侄等系盖虎家属，因盖虎他出未获，将其拘案，既非正犯，且系教民，已从宽保释。王天喜插身相帮，已重责递解阳信县原籍羁禁。除俟将各该犯供词由管令汇录清折通详并随后另案办理外，所有标下回防日期暨下乡办理各情形，理合驰禀大帅鉴核，伏候批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标下前率卑营往剿直隶庆云黑牛王庄拳匪总老巢获胜情形，除禀奉大帅批示外，仍同该县夏令声乔会禀直隶爵阁督部堂李鉴核在案。旋于闰八月二十五日蒙批：据禀该县会同张副将剿办庆云之黑牛王庄拳匪情形均悉。该副将身已受伤，犹能裹创复战，毙【匪】多名，实属勇敢可嘉，仰即会同搜捕尽净以靖地方，是为至要。其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并先传谕嘉奖。缴。等因。蒙此，伏查卑营自出防以来，迭剿海丰、蒲台、滨州各匪，均先后蒙恩各赏功牌二十张。惟阳信一战系事后禀请补发。现黑牛王庄为拳匪总老巢，又系悍党窜聚，攻剿之时异常艰难，各弁兵奋不顾身，受伤者多至八名，竟成大功，实较海丰各战为尤难。所有出力各弁兵既不无微劳足录，即未免希冀功牌，可否仰恳帅恩援照阳信一案，补赏功牌二十张，由标下查明转给祗领，以资奖励，而免向隅之处，出自逾格鸿慈。标下为鼓舞士心起见，是否有当，伏候鉴察示遵。

批：禀单均悉。黑牛王庄在事出力弁勇，既经该副将查明禀请赏发功牌二十张，应准补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并取具该弁勇履历造册呈候汇咨。缴。

3.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九月廿六日到（1900年11月17日）

敬禀者：窃直省庆云县大宗家曾设拳厂，嗣于六、七月匪势正盛

之时，经标下劝谕开导即时缴械，改过自新，恳求保护，全行解散。当由标下发给告示，并禀明帅鉴在案。讵该庄绅耆于月内迭次来营控告，以该庄前曾习拳各子弟，被仇人在县控诉，经县派差传案，各差竟不按名拘传，邀集多人，持械至该庄各良善人家肆行勒索，诛求无厌，并将标下告示撕去等情。标下一面函告该县欧阳令查究，一面补发告示，饬令前往盐山访缉匪首耿泉声等之兵，就便至该庄张贴访查。适该县役四十余人复往该庄讹诈，各兵再三劝解不听，并仍将卑营告示撕破。【因将撕破】告示之县役刘保仁等十名拘送回营，标下当即备文将该役等移送该县查明究惩矣。

伏闻近日直隶各州县官差，每以访拿拳匪为名，向乡间各小康之家肆意讹索，往往真拳匪远逃不敢归家，而该庄平民反不堪其扰累。此风一长，恐复激生事端。可否仰恳咨请直督大宪通饬各属，严禁官差下乡滋扰，除被控人犯外，不得株连无辜，以安良善，而免激变。

再，逸匪从凤昭、冯七、杨万德等，闻现均潜匿庆云县西关外一带，亦恳附咨直督宪札饬该县会同协缉，俾免掣肘。标下为顾全大局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驰禀大帅鉴察。

敬再禀者：窃标下于八月二十八日将平毁庆云拳匪各厂及续筹进兵情形除已禀奉帅批外，另会同该县欧阳令禀报直隶阁爵督宪鉴核在案。本月十七日蒙批：据禀已悉。于桂一犯，仰由该县查讯明确，分别核办。盐山境内小酆家匪悍围坚，著名首恶，应由该副将亲督各营队驰往认真剿办，以靖乱源。仍将办理情形随时具报，并由县录报司道府查照。此缴。等因。蒙此，知小酆家之战，盐山县尚未禀报，标下已遵将督队攻剿该庄获胜情形，补行禀报矣。合并声明。

批：禀单均悉。匪犯从凤昭等，已密咨会梅提督会同协缉矣。仰即查照办理。缴。

4.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初四日到（1900年11月25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初二日九点钟，李哨官文胜领饷回营，交到大帅钉封札开：照得沾化县带队之张天祥，稿案门丁刘四现有要案亟应提省质讯，除行沾化县丁令知照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副将立

即酌带亲兵驰往该县，不动声色，迅将张天祥、刘四两人拿办来省。遴派弁勇，沿途妥为护解，毋任远飏。切切此札。等因。奉此，标下当即亲率马小队二十名飞驰至沾化县，晤该县丁令，告以将至流钟口办理要案，闻县有带队张天祥办事能干，可以借用。据该县答云：昨已派至武定府公干，并顺便至省请领各防军火。因请唤门丁刘四至前，面嘱代派干役同往。而该门丁刘四即亲来回话，即由标下将帅札交丁令拆阅，随将该门【丁】刘四交带去弁勇看管。一面饬令队伍随同该县派令妥役向武定府将带队张天祥查缉，如已赴省，并即至省蹑踪捕拿；如能缉获，即交地方官解案。查该带队因领军火至省，应请饬令善后局，于该带队到时将其扣拿归案讯办。标下于本日两点钟将该门丁刘四亲解回营，交海丰县狱暂行羁禁，俟张天祥能否缉获，再行请示解省外，所有标下奉饬密拿沾化县带队门丁各缘由，理合据实飞禀大帅鉴察，伏乞批示祗遵。

批：禀悉。带队张天祥已饬善后局查照办理矣。仰即督饬严密查缉，务获解究；一面先将刘四妥解来省，听候发审。缴。

5.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初七日到（1900年11月28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初五日早六点钟，奉到六百里排递帅札，以准英领事电称，现武定府刻印出示，劝令合众敌挡洋兵，饬即查明据实禀复等因。奉此，标下遵即分饬汤帮带飞赴武定府等处细加查访，新旧告示均已细阅，并无此项情事，且亦无此等谣传。查近日直隶各州县往往有教民捏词，前往勾引洋兵入境，此等告示或即教民等所伪造，抑系土匪藉此煽惑人心，亦未可知。至于在官人员，断不敢如此荒谬。除仍由标下饬员分投严密察访，遇有此项告示务将原委彻底查明禀报外，所有标下遵奉帅饬查明并无前项告示各缘由，理合遵用六百里排单据实禀复，伏候鉴察施行。

批：据禀查明武定府并无刻印劝令合众敌挡洋兵告示缘由已悉。昨据该府曹守禀呈示稿，当以措词不甚妥协，已饬令从速查明尽行销毁矣。仰即知照。缴。

6.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初九日到（1900年11月30日）

敬禀者：窃标下前奉札饬，密拿沾化县带队稿案门丁，当由标下将稿案门丁刘四拿获交县先行禀报，并声明俟将带队之张天祥缉获后再一并解省在案。本月初八日，据卑营派出马小队会同沾化县丁役同赴省城东门内将该带队张天祥觅获，押解来营。标下亲自查验，即仍将该带队之张天祥移送海丰县管押。一面由管令备文遴派妥役将该犯张天祥、刘四二名一并解赴帅辕，听候饬讯；并由卑营遵派弁勇会同协解，仍知会沿途各州县妥为押护，以昭慎重。所有派队续拿沾化县带队之张天祥到案交县，并前获犯刘四一并会解各缘由，理合先行飞禀鉴察。

批：据禀已悉。缴。

7.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十六日到（1900年12月7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洋兵并未到庆暨一切情形飞禀在案。本日复据探报回称情形与昨相等，盐山洋兵尚未退尽，并无至庆犯东之信。迭发数探，所称均同。

顷复奉到十月十五日密札并电稿二纸，标下自当遵照帅谕，小心谨慎，妥为办理，决不敢轻开边衅。刻下海丰地面甚属安静，所有边境早已商由管令设立山东界牌。城内各绅士间有移居乡间者。至于铺商民人均如常安绪，毫无惊惶之状。标下持以镇静，每日亲至各铺户家照常询视，尤觉相安。惟盐、庆搬家来此者甚多耳。肃此。恭叩钧安，伏乞垂鉴。

批：禀悉。以镇静安人心，甚善。仰仍儆备，详探具报。缴。

8.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十七日到（1900年12月8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日速将沧州、盐山洋兵情形，由六百里加紧排递禀报在案。十月十六日据留驻盐、庆探兵回报，据称盐山城内洋兵均系零星入城，或十名，或八名，并无大队。昨曾派洋兵马队十余匹至距庆云三十余里之王树镇，适梅军门亦派有探马五匹相遇，被洋兵

追击，仅伤一马。本日并有洋马队百余人，步队二百余人，分赴交河、南皮分辖之泊白镇地方，并无来庆之说。庆云城地方各官均已逃避，城南陈家寨狱犯均被放逸，城内多有土匪游勇抢夺，以致百姓纷纷逃入东境，苦不可言。惟洋兵虽无犯东之意，然终不得不防。已仍饬留驻探兵按日回营禀报，容俟探有确音，再当续禀帅鉴。此事关系重大，标下自当小心谨慎，妥为办理，请纾宪廑为叩。

批：据禀续探洋兵并未驰赴庆云情形已悉。仰仍查照前函详述办法，相机因应妥慎筹办。如遇洋兵来境，务仍优礼接待，并先将队伍移扎相距边界较远地方；一面会同海丰管令单骑向前理喻，阻其东来。凡事皆先尽其在我者，俾与和局无碍，切不可轻启衅端。盖现当奉旨议和之时，总以上体君父忧劳，下悯生灵涂炭，委曲求全，庶无负朝廷谆谆告诫，保守疆土之至意。该副将忠勤素著，当能喻此苦衷也。并由该副将移会管令、陈管带知照。缴。

9.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窃本月十九日据驻盐探勇尹占魁、陈永山报称，十七日洋兵五百余人，钢炮八尊，退出盐山。该兵等即改作贩卖鸡蛋装束，跟踪随往南皮一带，路过王树镇，亦未久驻。十七日晚抵南皮，又分队二百余人赴沧州，余人分占西泊头、南皮县城。该两处百姓已纷纷逃避。旋有一人见洋兵来，即往城外逃窜，洋兵疑为奸细，开枪击毙，闻系张香帅之本家，现带团练。该兵混入其中，并与洋兵作役。洋兵有询该勇系何省人。该兵以山东对。洋兵问山东土匪如何？该勇即将山东抚帅如何派标下带马步炮若干营剿灭拳匪，肃清后，直省拳匪尚多，无兵剿办，又由标下往直隶盐、庆一带查剿，共杀拳匪数千人。又前经禀明在营避难之沧州教堂学生井文魁，自六月到营至前月底，见地方安静，饬其回沧，现亦随洋兵内。该洋兵等即询该教民，该教民所告亦与该勇所说相同，并云山东帅宪极力保护洋教。六月拳匪专仇洋教，渠即逃往标下营中，蒙其收留保护，并眼见剿毙拳匪万余人。该洋队官兵闻此甚喜，并云万不犯山东。

该勇等复密探教民井文魁，该教民云已早将山东剿匪情形告知洋

兵，洋兵决不前往扰乱。该洋兵等并不扰害百姓，此次往南皮县，仍以拿匪为事。该兵等于十八日下午在南起身，连夜飞速回营，洋兵欲再往何处，尚不得而知。南皮城内亦无官兵，盐山罪犯系洋兵开狱放走，庆云狱犯系官役逃后自行越窜等语。连日并迭奉批禀，一切情形，标下自当恪遵帅谕办理，决不敢轻启边衅，扰乱和局。昔勾践、范蠡君臣尚能忍辱和吴，卒兴越国，标下一介武夫，备员偏裨，复何惜受此一时之屈委曲求全也。所有续探洋兵情形暨奉到批禀各缘由，理合飞禀大帅鉴察。

批：禀悉。所派探勇尹占魁等甚为得力。惟洋兵刻下是否尚在南皮，抑或折回东沧，仰仍饬探前往，详侦洋兵何日退去，南皮如何情形，迅速报。查鄂省张制军甚以故乡为念，须得确报，以便转电。缴。

10.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廿二日到（1900年12月13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探知洋兵占据南皮情形禀发后，旋据前哨副哨官陈永平回报，十八日探至距沧三十余里之新店地方，忽闻炮声隆隆，询据沧州逃难民人，知系洋兵试炮，并非交仗。沧州文武各官不知逃往何处，盐山城内县署民宅践踏不堪，居民木器均被焚毁。并闻十六日有洋兵分二股赴西南去，不知何往。标下因十九日系海丰大集，饬买兔、鸽等物多件，于本日黎明派精细目兵尹占魁、陈永山等改装分赶前往沧州、东光、南皮一带，随带洋兵去路，密为侦访，并嘱务将洋兵带队首领姓名及来往踪迹主见逐一详探，大约非五六日不能旋营。容俟回报，再将详细情形飞禀外，理合先行驰禀大帅鉴察。

批：禀悉。仰俟该探回营，即将详情具报查核。缴。

11.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廿四日到（1900年12月15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将探弁携回梅军门禀件加封排递，并近日情形录函禀报在案。本日复据派出侦探之目兵尹占魁等回营报称，洋兵于本月十二日到沧州时，马队共四百余名，全系黑马，步队八百有余，带兵官名克必代，不知何国人。尚不伤害平民，因沧州百姓有三百余

名前往伺候，并供应鸡蛋、牛肉等食物故也。梅军门大炮子弹全被洋兵抛入运河以内，其小炮子及枪械均皆损坏，火药移至东门外悉数焚毁，并击毙看子药兵勇一名。大炮运去四尊。二十日马队始退，二十一日步队于六点钟亦行，闻均开拔回津，沧州城内已无洋兵踪迹。据外间传说，洋兵临行有言，不准梅军门再进沧州，嘱咐民人好好度日，和议若成，仍为大清百姓；万一不成，即为洋民云。其往西泊头及南皮之洋队亦甚安静，至泊头街略为驻扎，即已拔队，并未久占。惟至南皮时，将带团练之张锡庵系张香帅本家，误认为匪，竟被枪毙。比至南皮城内，既未骚扰，亦未伤人。张香帅老家双庙地方，洋兵并未到过，往来亦决不到该处。南皮城内洋兵刻已退尽，房屋一切尚未受其蹂躏也。至吴桥、东光两县，尤为相安，缘洋兵甫到，各该县令即往迎接优待，地方遂为之保全。该两县洋兵亦有开拔之意，但不知退往何处等语。

查该兵所报，与前次所探及梅军门函述情形均属相符。该头目尹占魁、正兵陈永山，标下于甫闻警耗即派该目兵连日改装往探，所有历次侦报情形，尚属实在。该目兵于洋队初至，官民纷纷惊逃时，均能不辞艰险，跟随洋兵踪迹，严密侦访，星夜往返探报，不无微劳。可否仰恳帅恩俯准头目尹占魁以副哨官记名派充，正兵陈永山拟乞赏给六品功牌，以昭激劝而示鼓励之处，出自鸿慈逾格，理合一并飞禀，伏候鉴察批示祗遵。

批：禀悉。据德州探报，吴桥、东光、沧州一带洋兵均已退回，惟梅军门高元函称，盐山境内土匪乱民蜂起。海丰壤地相接，仰协同管令加意防范，以备侵扰。探兵头目尹占魁即着以副哨官记名，正兵陈永山赏给六品功牌，随批并发，以资鼓励，即便分行收执。缴。

12.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月廿四日到（1900年12月15日）

敬禀者：窃标下自接警报后，迭将探报情形飞禀在案。本日复据派出之探弁右副哨官符海清回称，盐山县令逃在城南李卷房，旧州汛官逃至城北枣庄。洋兵于十九、廿、廿一三日全数退出沧城，开拔回津。计在新州枪伤三人。梅军门营盘军装均被损坏，火药移至东门外

全数轰毁。梅军门队伍于十一日开三营扎在张〔长〕官，下余两哨马队于十三日十一点钟洋兵进城后始逃。州牧十三日逃在王官屯，十四日逃在王寺，十五日复逃张〔长〕官。天津府已于昨晚由沧州逃至庆云城内。该探弁于二十一日晚到王寺，与梅军门相遇，因梅军门于二十二日早两点钟拟回新沧州。该探弁当往叩谒，细询情形，梅军门即作一函交其带致标下，并上帅一禀，嘱标下加封排递。除将原禀封呈，并抄录来函附请察阅外，理合肃具寸禀。

批：据禀盐、沧一带洋兵情形甚为详晰，梅军门信及抄函均收阅。仰仍随时探报。缴。

13.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到（1901年1月8日）

敬禀者：窃标下自将洋兵回津情形禀报后，仍不时派探往沧北一带侦访。昨据派出前沧州英国教堂教士井文魁回禀称，初十日朝宗桥有日本洋兵在该处把卡二名，忽被附近土匪戕害，尸身无着。旋东洋人闻知，纠邀德兵三四百名至朝宗桥地方，寻缉不得，因忿怒将该处房屋全行焚毁。洋兵驰赴宗旺、李村一带巡防，随即折回，并未南来。缘德兵四出骚扰，前沧州英国教士贝先生向日本借兵二名，派在该处把守，恐德兵窜扰故也。梅军门现在连镇，刻拟分兵至东光、南皮、沧、盐一带设拨。刻下南皮地方甚称安静，并闻梅军门前失炮械等件，刻已沧州绅董公同具禀求德国武官将所得枪炮各件偿还十分之一，以全梅军门脸面，并求准梅军门仍回沧州驻扎，以资弹压，是否允许，不得确知。齐〔歧〕口、狼驼子、扬山墓沿海一带，及宗塘洼、李村、桐居镇各处，共有土匪马贼万余，忽聚忽散，四出劫掠。沧州亦有土匪，闻该州牧有禀请直省大宪派兵往剿之说。天津府闻系派陈守序东署理，衙门暂设沧州各等情。据此，查直省近日土匪蜂起，海丰与直境毗连，所幸迭将马贼首恶著名匪目先后缉获多名，分别惩办，羽党兽散，勾结无人。卑营又不时派马队驰赴海丰边界巡防弹压，故此间城乡村镇得以异常静谧也。所有探报情形，理合据情飞禀帅鉴。

再，又据井教士文魁禀称，伊由沧回海，道经盐山，询知该县孙

令前月二十七日以闻谣传洋兵南来惊逃一次，本月初间又逃一次，合并陈明。

批：据禀侦探洋兵情形，并拟赴省日期各缘由均悉。缴。

14. 先锋后路左营张勋禀 廿六年十一月廿六日到（1901年1月16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十九日奉到帅宪札开：案据利津县文生王者楣以纵恶为匪，武生王子鉴以凶匪漏网各等情，呈控戴景云等；又据滨州民李德顺为凶匪未获等情，呈控张牛等，各具呈到本部院。据此，除呈批示外，合亟密饬，札到该副将立即遵照，迅将词内指称戴家庄戴景云等，钟楼孙庄张牛等，有无在该庄私设拳厂，聚集匪徒，确切查明。如果实有其事，禀复严拿惩办，以安闾阎。毋违。此札。计抄发原呈三纸各等因。奉此，标下遵即饬由卑营汤帮带建勋，转派前哨副哨官陈永平前往滨州，左哨副哨官廉孝先前往利津，均饬改装，分按词内所称各节严密查访，确实回报。

兹据陈副哨官禀称，查明滨州钟楼孙庄前于七月间设有坛厂，张牛、张元林委系大师兄，孙三瑞委系坛主，惟李德顺尚非坛主。七月十九日焚烧李德顺房屋七间，伤伊母伊弟并弟妇共三口，抢掠财物亦均属实。现张牛、张元林、孙三瑞等均各在家改过，安守本分，尚无猖獗情事。李德顺所控，实因前仇未解，故甚其词，李德顺向系教民等情。

廉副哨官禀称，查明利津县西南乡大王庄王子鉴、王者楣二人均系教民，所控邻村戴家庄坛师戴景云，坛主王大元，大师兄崔臣等，率领多人于六月二十一日将伊等房屋焚毁，财物劫掠，并将王子鉴之父掳去，经戴家庄首事举保不允，被害等情，均各属实。惟复指戴景云等现仍昼散夜聚，并抢邻村许家庄、潘家庄，戴景云仍充本县地保，把持衙门各节，实无其事。戴景云、崔臣二人久逃在外，近甫归家，尚颇安分，并未滋事。王大师兄查无下落等情，先后禀复前来。查各该庄既无夜聚昼散，集匪习拳情事，标下自未便前往查拿。且既经控告有案，应由各该州县分传归案讯办。所有遵饬查明利津戴家庄、滨州钟楼孙家庄，并无集匪私设拳厂各缘由，理合据实禀复，伏

候大帅鉴察批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十九日复奉大帅札开：照得张都司奉先所部先锋右路左营勇队，着即调省操练，所遗乐陵巡防地段，饬派陈管带泰交督队前往填扎，仍归该副将节制调遣。除分别移行外，合亟札饬，札到该营，即便查照，此札。等因。奉此，陈管带泰交即遵于本月二十一日将分防车镇之半营调集一处，开赴乐陵驻扎填防，除俟该管带到防布置妥贴，再将情形禀报，并仍由标下随时节制照料外，所有该营开拔日期，理合附禀帅鉴。

批：禀单均悉。既有焚抢杀伤重案，该州县何故不为勘验，获犯究办，仰候分饬查明禀复；一面即由该副将会同各该州县督饬勇役迅速严缉该犯张牛、张元林、孙三瑞、戴景云、崔臣等到案，会讯明确，从严究办，毋任纵延。切切。此缴。

15. 统领东字正军方致祥禀 廿六年六月初一日到（1900年6月27日）

敬禀者：窃标下昨自巡防回营，即将严饬各防卡认真巡备边圉，境内查无拳厂各情，禀陈宪鉴在案。兹据各路侦探，警报日起，正以地广兵单，不敷分布为虑。月之二十八日酉刻，接据卑部左营右哨哨官李文成禀报：自奉严饬分班梭巡后，未尝稍有懈怠。二十七日四更左右，率领兵勇正在沿边防哨，忽闻吕滑庄一带人声嘈杂，当即驰往该庄，适该县亦闻报驰至。得悉有直境张宽庄突来拳匪百余人，进庄抢掠，砍死吕克忠一名，吕克德亦被砍伤未死。经该团长聚集团丁喊捕，当场格毙不知姓名拳匪一名，擒获一名，带伤逃者甚众。复经跟踪踩缉，匪已远飏星散，又系直隶境界，未敢越境，理合禀报等情前来。并准该武城县袁令桐函问情形，大略相同。且恐该匪报复，恳请添队保护民、教等因。

查卑部现止左、前两营，前营分屯小芦、红桃园、常屯、黎园屯四处，最为拳匪渊薮，所驻之队不可撤动，早在宪台洞鉴之中。而左营各哨分扎武城、夏津及郑保屯，亦属处处吃紧。所余中哨步队，后哨马队，随同统带驻扎临清，为控制之师，势难再分拨。且恐直匪大股东窜，当为迎头痛剿地步，又为郑保屯策应之队。郑保屯与直隶之

油坊地方仅止一河之隔，现亦十分紧急，顾此失彼，殊形竭蹶。再四思维，无队可拨，只得暂调前营前哨开拔该处，会同营县协力保护，以安人心而遏乱萌。并设法购缉案犯，务获解究外，可否仰求大帅俯念边境吃重，添拨队伍前来，以壮声势之处，出自谟猷远运。标下为慎重地方起见，实非敢故事张皇。是否有当，理合禀请大帅查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标下发禀后即于二十九日前赴各处巡阅边防，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现当直匪窥扰之际，该统带务当督饬各营哨不时亲赴边境认真梭巡，倘有股匪窜扰境中，即行迎头痛剿，以遏乱萌，而维大局。缴。

16. 东字正军三营方致祥禀 廿六年六月十三日到（1900年7月9日）

敬禀者：窃标下自奉宪台迭次札饬严密边防，保护电杆以后，或派营哨弁勇四出巡察，并于沿边一带日相易帜，以壮声势；或标下亲往督率，认真弹压。虽各处均有拳民来往，于本月初五、六、七等日在夏津之郑保屯等处，共有六七起，当经遵饬劝令前赴天津一带应敌，幸无在境滋事，亦无混聚情节。

正在肃禀具陈间，又据出防武城左营右哨报称，初十日忽有数十人由北而来，在武城境内砍锯电杆，当时捕获四名送县押审。又据前哨报称，朱泉屯及杨庄有砍锯电杆情事，适勇丁会同地方在彼巡查，亦经捉获三名，交由郑保屯总首事黄法纶送县。恐匪东犯，兵力不足。复查直东各县电杆均系间断，由清河一路砍来，或隔十余里，或隔数十里，以致防不胜防。且临清民间于初九日家家焚香，标下恐有仓促之变，查闻所以，咸谓禳灾，究竟有无隐情，莫可究诘。然以天津侦探所称，津沽起事之先亦复家家焚香，旋砍电杆。前车之鉴，亟先事预防。现在小芦一带处处吃紧，卑部兵力单薄，内而弹压，外而防御，实在不敷分布。商之王直牧寿朋，意见相同。反复筹思，实无善策。惟有仰恳宪恩俯念地方吃重，迅速添派勇队若干以资镇慑。临禀不胜迫切之至。除仍一面督率营哨亲历沿边设法巡防外，所有电路不通，边情日急，恳请添队协防以保地方缘由，理合专马飞禀大帅查

核，迅赐发兵协防，并求方略遵行，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现在抽调营队驰援天津，而本省东、北两路设防又极吃紧，实无营队可以分拨。该副将所部后路四营，右营分驻青潍一带，左营分驻海丰、滨州一带，一时亦难归并。即以左营在海丰捕匪言之，当其时仅止抽调两哨，其余三哨仍在乐陵，张管带勋率此两哨勇丁一百三十余人，力拒大股悍匪千余，卒能歼其渠魁，驱匪四散，是亦用兵在精不在多之明证。该副将夙负胆略，而所部前后两营又系两路游击之师，外匪如率众犯边，应即酌量情形调齐队伍，或迎头截击，或间道包抄。以久练之兵，而御乌合之众，全在该副将布置调度得法，本总统断不遥制。惟于沿边数百里内零星设防，到处增备，愈分愈单，殊无如许兵力耳。此缴。

17. 先锋后路前营方参将致祥禀

廿六年七月初一日到（1900 年 7 月 26 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二十日驰抵武城，当将大概情形禀陈在案。旋准右路彭、钱两营先后亦到，侦知南大屯、塔坡、瓦子庄等处，各有拳匪粗聚人数，多寡不一，时向绅富借粮焚杀情事，先经卑路分哨巡缉，惊散数处。惟塔坡一股及瓦子庄一股，各有积惯滑贼为首，劣迹最多，县中又据民间呈词有案，当即会同右路彭管带金山、钱管带锡霖、袁令桐妥为计议。查瓦子庄离城较远，人数较多，若先攻该处，恐塔坡一股进城分我兵势。钱令队伍初到，留守城关，藉息兵力。标下亲督本营哨队及后营前哨，与彭管带两哨合兵，于本月二十六日四鼓进兵，驰抵该塔坡地方，天色甫明。大小村庄左右环抱，形成犄角，一经进剿，既虑扰及平民，复虑傍股援应，商令、彭管带各进一路，分扼匪之援路。正在布置，即见塔坡庄内之匪一拥而出，头裹黄布，向我队伍叩头焚香，猛扑抗拒。我军左右两路开枪夹击，相持时许，毙贼约有数十人，受伤逃亡者甚众，并击毙其持刀骑马贼目一名。余匪等见势不敌，揭去头上黄布，四散溃窜。本拟穷追密搜，以期不留余孽，惟该匪等包头一去，即难分别，居民虽各深知，即在当面，亦不敢指出；况人烟稠密，恐滋扰累，遂即整队回城。途

次，即据地方禀报，击毙骑马贼系曹寅亮，即曹继灏，武城县学武生，平日武断乡曲，无恶不作，此股即伊所领等情。并据各哨缴到夺获贼械单刀、花枪、大刀多件。查卑路是役共用枪子除将细数查明另报，并击毙各贼尸暨应办一切事宜，嘱由袁令传饬各地方人等查明掩埋另行禀办外，所有标下会同右路彭管带剿办武城塔坡拳匪情形，理合飞禀大帅查核。

再，标下拟发禀后即会商钱、彭两营进剿瓦子庄一股，冀为一股荡平，免再蔓延勾结为害地方。不料夏津屠令连次飞马牍报，该属双庙又起拳匪数股，盘踞不散，竟敢骑马来城索借马匹钱粮，幸该令先事预防，未敢入城，势甚危急等情，请兵前来。该县距临较近，并无哨队，应即星夜回击，以保危城。至其武城瓦子庄之匪，有彭、钱两营，兵力不致过薄，已嘱相机剿办，以专责成。标下即于二十七日夜移师夏津矣。合并声明。

敬再禀者：正在肃禀整队开拔之间，又接翼长孙镇来函，以津郡失陷，奉大帅电，德州毗连直境，溃团逃勇深虞阑入；又有大刀会在小石庄戕杀之案，就近防剿，责无旁贷；兵力分而愈单，将派来之钱管带锡霖一营即时调回。标下察看情形，夏津既在危急，又不能无队前往，势成骑虎，必非就此可以了结，尽止彭管带两哨驻防，实深疏虞，只得暂留，一面侦探夏津匪情，再作计议。倘钱带队一去，无兵相应，而夏津之匪设再勾结油坊之匪，肆扰临境，则不特标下腹背受敌，进退维谷，即地方蹂躏亦实有不堪设想者。惟有仰恳宪台烛照，移缓就急，速筹马队一支，步炮队各一枝前来夏、武一带，驰巡月余，以遏匪势，而免酿成巨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肃附禀。

批：禀单均悉。该营驰抵武城六日之久，始缉办塔坡一股匪徒，为数无几。瓦子庄、郑家口等处悍匪均未缉办，殊涉因循。始念士卒尚能出力，随批赏发功牌十张，以资鼓励，仰即查明出力弁勇酌量填给，仍造具履历清册呈候汇咨。一面会同袁令桐、彭管带金山，迅将武城境内匪徒有抗拒滋扰者，迅速剿办，以清运道而靖地方。倘再怯懦不前，致滋贻误，定惟该副将等是问。所有请添拨马步炮队，此时处处吃紧，实无营队可拨。孟领官思远以二十六骑击散悍匪千余名，张管带勋以百余步队亦击散千余悍匪，且均各有斩获，始终并未禀请

添拨兵队。该副将督带两营而不能缉办匪徒，犹以扰累堪虞，进退维谷等词藉口，何怯之甚也。此缴。禀尾未标填注申发日期。特饬。

18. 先锋后路前营方致祥、武城县袁桐禀

廿六年六月廿四日到（1900年7月20日）

敬禀者：窃卑县聚拳占踞河西街等处，势极危迫情形，当经卑职桐飞禀恳请救援在案。参将闻信酌带队伍驰抵武城。查得拳匪盘踞运河以西者千百余名，而瓦子庄、塔坡等庄亦有千余名，声称攻打十二里庄教民。而教民将阖邑在教壮丁收集该庄，守御颇固，拳众往攻，无不死伤退败。该拳众藉此为名，肆意讹诈，稍不遂意，非烧即杀，商民同被其害。参将亲督队伍镇抚，不听解散，竟敢入城杀烧，逼索号马。又复派人〔人〕赴县送信，备送口粮，否则进城骚扰，且敢赴营逼借后膛枪百杆，种种行为，不堪言状。而十二里庄教民因拳众屡败，甚称得意，终日领队在附近各庄打粮，任意杀害，势极凶悍。

参将等细察拳、教情形，拳则藉攻教以挟制官长，扰及良民；教则恃有利器，以十二里庄为巢穴，攻则坚守，散则掠民。该教民以掠杀良民为快，若再因循，不特拳教之害愈深，窃恐民不聊生，同时激变，彼时虽欲痛剿，又恐无从下手。且查十二里庄内全系凶恶教民，平民数家早已拔出，无虑诛及良善也。参将等再三面商，细加斟酌，惟有先除十二里庄之害，俾拳民无所藉口，然后解散拳众。若再不从，亦只有痛剿之一法，别无良图。参将现在酌调队伍，俾有准备，恳请大帅俯念武城边境万分危急，拳教凶恶，皆难宽纵，设有疏虞，则临、夏、德州等处在在堪虞。务乞恩准赏发行炮两尊，酌拨炮队，迅赐下县，则拳、教两害不难立平。不然拳、教等留其一，地方恐永无安静之日矣。参将等为相机应时办法，是否可行，恭请训示遵行。

再，此刻匪势甚为猖獗，倘有抢掠烧杀，更赴营县挟制借粮、借械等情，不得不从权先行剿捕，以救眉急，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土匪冒充拳会，竟敢入城焚杀良民，强索号马，又赴营逼借枪械，似此种种凶悍，该统带等如何不率众剿捕？本月二十一日恭奉谕旨：近日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

事体，着即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等因。钦此。当经恭录转行，仰即会同防营钦遵查照。凡有此项土匪乱民，迅即督队剿办，无留余孽。至据禀称十二里庄所聚教民，恃有利器，掠杀良民，果系实在情形，自应一并捕治。惟现奉谕旨，着按照条约认真保护教士教堂。该教民等如尽止防御匪徒，并无任意杀害良民情事，则应设法解散，不得稍涉孟浪，致滋口实。该令等务即遵照会饬确切查明，分别妥办，并由该令移会方统带知照。缴。

19. 先锋后路前营方致祥禀 廿六年七月十二日到（1900年8月6日）

敬禀者：窃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据卑前营中哨哨大旗张得时禀称：自统领办理武城防剿事宜公出后，恪遵屡次檄饬，认真率队在临清城关周流巡缉，以免外匪窜扰勾结煽惑在案。忽于本月初八日二闸口之大王庙内，查有邓姓拳匪设厂传授，当即禀商后营戴营官会同地方官驱逐。该匪等并不畏惧，口称上神命其在临清招人等语。妖言煽惑，不肯动身等情。据此，标下伏思该匪等到未半日，已集大小人丁有三十余名，倘再观望稍涉宽纵，则群相效尤者即不可胜计。直隶之油坊地方为拳匪之源薮，距临清州城仅止三十余里，万一内外相应，仓卒起意外之变，焚杀抢掠，商民均已蹂躏不堪。而标下有武城之防，又不克抽身回临。当即飞饬留营哨弁，不动声色，于初六日黎明率队兜捕。该匪等在庙住宿者止有邓金铎、李成聚、郭象、康二嫚、张玉贵、宋少、王小、陈小五、王小等大小九名，悉数弋获。并起获单刀三把，花枪三杆，小红旗、红布头巾、腰包、书符、黄表纸一卷等件。

查该匪邓金铎设厂被逐已非一次，前于五月初十间在临清城关私设拳厂，聚众有三四百名之多，城市几闭。适标下由夏、武一带查防回临，弹压解散，未酿祸端。竟敢复来煽诱，即非真正拳匪，亦属冒拳滋事之徒，怙恶不悛，罪在不赦，惟内有未成丁之幼童，自应传饬各该家父母保领管束。当即备文解交临清州王牧审分别办理在案。所有访获拳匪交州审办缘由，理合禀请大帅查核示遵，实为公便。

敬再密禀者：正在缮禀申发间，又接营中来函，以所交临清州衙

门收审之匪，已经保释八名，所余邓金铎一名，亦欲取保释放等语。查该匪内之未成丁幼童无知被诱，是可原情，而其父母并不管束，亦当薄责示戒。并访得该匪之内尚有临清州衙门皂役数名，亦未研究全行释放。然王直牧寿朋仁慈保赤，决非有意宽纵，未免无以惩恶劝善。倘邓金铎一名再不认真办理，则以后之捕与不捕同矣。从此梗顽之徒相率效尤，虽各防营极力严缉，恐亦无济于事，徒使勇营结仇于匪耳。可否仰恳宪台作为访闻，饬令严办之处，出自宪裁，沐恩实不敢稍存私见，只为绥靖地方起见。附禀载叩福安，伏乞慈鉴。

再，邓金铎一名，实非良善，如蒙宪察，饬即就地正法，可除地方一害，亦足以昭炯戒。此案因巡查武城四乡，是以禀报有稽。

批：禀单均悉。已札饬临清王直牧迅将所获匪犯邓金铎提案讯明，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矣。如该直牧病假未满，不能讯办，即着移交防营讯办，以免延误。此案出力弁勇，俟讯办后禀候，酌给奖励。缴。

20. 先锋后路前营方致祥禀 廿六年十月初五日到（1900年11月26日）

敬禀者：窃标下遵派靳管带呈云督队分防干集、红桃园一带，会同冠县先后缉获匪犯蒋沛然、杜玉山、潘更等三名各缘由，于九月二十九日具禀宪鉴在案。兹于十月初一日，又据靳管带禀称，前获匪犯，经冠县押解回署去后，仍派妥实弁勇觅同的线，易装分投各处密访。探得直隶曲周县之大寨地方，西南距县城九十里，东北距干集三十里，寨无围墙，后有长濠一道，要匪杂踞其中，时常啸聚劫掠，屡为直东营县缉办，拒捕无获，其红桃园仇杀案内要犯亦出其中。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午后密饬中前左三哨官弁，各带奋勇改装前去，闻号并进；又调干集之后哨官李春意于是夜三更时分绕道潜往，远布大寨前三面以截贼匪逃窜之路，且遥为应援。标下亲督中哨大旗高凤魁率由该寨东北进兵，行至该寨里许，匪已先觉，连用大炮向东轰击。我兵偃伏前行，开枪环击。将近庄时，四面号声齐发。前哨官席得胜、哨大旗米俊林，带队由庄南进攻；后哨官李春意之队在外接应兜抄；标下即率奋勇并冠县派留勇役冲锋而入，合力搜捕。该匪盘踞院落以及

巷道，早经侦悉明白，按照缉拿。计共擒获朱十、贾得忠、白福元、乔永聚、白登朝、白修文、白胫月、于生等八名，并起获贼械大抬炮三杆，洋药一箱，铁片一袋，九龙袋六个，双手带大刀一把。搜查甫毕，时已天明，当即整队详察，并无误伤暨扰及良民情事。即饬各哨各回原防，勤慎访缉匪踪。标下亲自将犯八名押回干集，一面飞函知会冠县速派干役迎提，以昭慎重去后。

查朱十等八犯，分隶冠县，直隶曲周、威县，或久为匪犯科，或为窝主分赃，或系拳匪总头目，均极恶贯满【盈】，罪不容诛。除仍认真查缉外，理合禀请转报等情到营。据此，标下复查所获各犯既有红桃园仇杀案内正凶，先后共获十一名之多，询属办理合宜，兵弁用命，业已解送冠县归案研审，应由该县程令严讯录供禀办。所有卑路后营靳管带续获匪犯八名解送冠县收审缘由，理合据实禀请大帅鉴核，饬县严审究办，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昨据该副将禀报，靳管带呈云会同缉获蒋沛然等三名，当经批饬将该管带等分别记功矣。兹该管带复率弁勇越境拿获匪目朱十等八名，缉捕甚属得力，该副将与靳管带呈云着各记大功三次，哨官冯立贤、席得胜、李春意各记大功二次，哨大旗高凤魁、扈保清、米俊林存候汇给奖，出力勇丁赏给功牌五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并赏银一百两，备文赴善后局具领核发，以示奖励。该犯朱十等，并候札饬冠县提案，讯明录供禀办。缴。

21. 先锋后路前营方致祥禀

廿六年十月廿二日到（1900 年 12 月 13 日）

敬禀者：窃标下迭奉宪札，以各国联军游弋直隶境内，即以保教剿匪为词，任情滋扰；将吏莫能与抗，并有受其凌辱而身命以殉者。冠县毗连直境，万一敌锋南指，突入境内，试问该统领能抵御否？如其不能，即当认真查办，尽其在我者，或可藉弭衅端。务即严拿红桃园案内逃犯，获解究办。如匪往窜直隶威县一带，仰即督同靳管带越境往剿，已与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商明，不得以此诿卸，至劳兵力等因。仰见大帅安内服外之中，仍寓体恤僚属之意。当即督同靳管带驰

往，会县缉捕，迭次将剿获拳匪解审缘由禀蒙宪鉴，并密陈直境邻近州县各有团练，恐有滋事情节各在案。一面饬令靳管带于巡防时晤见各该绅董，剀切劝导，慎勿以团练可恃，因而多事去后。于本月十九日据该管带来营面称，该营后哨官李春意禀报，十七日有曲周县教民王清太、王好贞、王好义三人来红桃园防次，报说威县境之马家庄李洛、贺家庄聚拳匪吴洛寒、李友凤、胡四、穆三九、史四、董奎、王思敬、赵玉仲、李友文等九名，请速带队往拿。该哨官即以马家庄系直隶地方，且距红桃园太远，恐有不便。因该教民声称威县无队可请，如要不管，当写信青岛等语。该哨官复恐其致信青岛，节外生枝；况本为缉匪而来，倘固执不办，难免推诿坐视之咎。遂于是日夜晚率队开往，经该教民领路行抵马家庄数里之外。正拟布置进捕间，忽闻该庄内钟声骤起，旋闻四外各庄钟炮之声相应齐起，时在深夜，难以分晓，即令发号，使其知为官兵，或者各自退去。不期人众喊呐之声四围近逼，炮声亦联绝〔续〕不绝，将为所困。急令队伍结成方阵，保护教民，由原路夺围冲出，以免伤及良民。无如该处村庄稠密，愈聚愈众，愈逼愈近，我兵随退随打，直退出十余里，各团仍不敢〔散〕去。队勇尚奉鸣右腿被伤三处，任传文头顶被伤一处，成本有右手被伤二处。该哨官见众寡不敌，各团如此横行，显系有意抗拒，不得已遂开枪轰击两排，始各纷散，得保队伍回防。查验受伤勇丁，尚无大害，惟各人洋枪三杆，因先格架，器俱以致损坏。该管带甫由尖庄一带巡查至防，闻报前情，并据该教民复称已写信青岛等语，诚恐别生枝节，恳请转禀等情前来。据此。标下细加察核，自古团练原所以内卫身家，外御盗贼，而补兵力之不足，似此民团，何异拳匪。前者因虑及与教民复滋事端，故即密陈梗概，叩求方略。不料时未几日，竟有聚众围困官兵之事，虽系直省，究属邻封，若不防微杜渐，恐有意外之虞。大则洋兵闻之藉口启衅，小则名为练团实同匪寇，消息甚微，关系甚大。况干集、小芦孤悬境外，我兵巡防诸多不便。第该处距州较远，或恐不实不尽；又恐青岛按教民之信，诱张为幻，捏为口实。除一面密派妥弁访查另禀，并将受伤勇丁调治外，理合据情驰禀大帅查核，迅赐批示祗遵。可否咨会直隶总督速饬禁止民团抗拒官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哨官于教民来营呈报时，尽可以不能越境查办拒之。何得仅据教民一面之词，不先派人探实，又不禀请该管带统领督率前往，以一哨弁黑夜越境捕匪，冒险贪功，殊属非是。且恐所禀不实不尽，其中别有情节，仰即驰赴该处确切查明，迅速据实禀复，以凭核饬遵办。所请咨会直督部堂之处，并候查实再行核咨。受伤勇丁着仍妥为医调，以期速痊。此缴。

22. 张都司奉先禀 廿六年六月十九日到（1900年7月15日）

敬禀者：窃标下到防后，安置粗定，十四日早八点钟乐陵县何令差人来营通知，驻朱家寨之马队来报云：城西南四十余里郑家桥聚有匪徒千余人，势甚汹涌，已焚烧教民数家，请急派队往剿。标下闻信，赶紧齐队于十二点钟开拔，与何令驰奔该处。武卫右军马队第一营孟领官恩远，已带马队先开【拔】，驻朱家寨之马队，早与匪徒开仗，伤匪徒十数人。卑营一到，未暇喘息，前往接应。匪徒率众遁去，沿途追赶至吕家寨，天色已晚，卑营即收队，同何令宿张家桥。黎明往探，匪徒惊溃散入直境。孟领官仍留一哨驻朱家寨。

标下于十五日下午同何令及孟领官马队回至乐陵。是日接奉排单札饬，惠民县柳令禀请派队保护教民，饬标下体察现在情形，酌量筹拨，以期兼顾等因。奉此，当拟俟柳令信到，酌商张参将勋再定分拨。十六日早八点钟，何令差人来报云：于十五日标下未回防时，乐陵城北十八里李明阳地方，被匪徒二三千人获去教民男女十七名，俱行杀却。孟领官已带马队先往，请即派队往剿。标下赶派左、右两哨驰往三间堂一带剿捕，到时匪徒已远遁出境。孟领官当将马队带回。标下以三间堂地方三面临直境，逼近盐山，最为紧要。又兼张参将勋已开海丰，急应填扎，随派左右两哨驻扎弹压。目下乐陵卑营仅余前后两哨，兵力单薄，似宜缓议分拨。为此谨将驻防乐陵实在情形，据实具禀报呈大帅查核，伏乞慈鉴。

批：据禀已悉。乐陵吃紧，防不胜防，惟有合队击歼，以遏乱萌。惠民之队自可缓议分拨，已饬张管带勋酌带队伍赴乐，于〔与〕该管带合力痛剿，事定即回，并分别札行在案。缴。

23. 张都司奉先禀　廿六年七月十六日到（1900年8月10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七月初九日接奉大帅札饬：照得本年五月二十三、六月二十等日，经马右队领官孟恩远等先后带兵在乐陵等处击毙土匪，并伤亡生擒者甚多，除分别记功奖赏外，合行抄粘原禀批示，札饬该营查照。十一日两奉札饬，查明现在乐陵是否吃紧，酌量分拨队伍驰往商河巡缉，并催查黑牛王家庄各等因。奉此，前查黑牛王家庄实在情形，业于初八日与孟领官恩远、武定府委陈委员德铭、乐陵县何令会禀在案。十一日何令所遣西路侦探回报，据云，乐陵城西三十里魏家仓有匪徒三四百人，设炉聚众。何令当即会商孟领官与标下，于十二日五更标下与孟领官同往会剿。孟领官马队由北路进，标下步队由南路进，及到魏家仓，匪首已率队遁去。该处禾黍茂密，树木丛杂，未敢轻追，只得剿除巢穴。遂留六成队外，马队自北寨门入，步队自南寨门入。标下搜至设炉郭姓之家，擒获炉主军师文生郭中孚一名，匪徒陈梅、苏套、郭福堂、郭成四名，并获黄纸符数十张，枪刀等械。孟领官亦擒获匪徒。遂晤商一同发号齐队回城，下午到营，即将所获匪徒并枪刀符物一并送县讯办。是日到营后，接奉大帅札饬：土匪散处，未易周知，凡我行军，尤宜慎审。为此筹思再四，酌定通行、走队、驻扎、接战章程四条，抄粘札饬遵照，分饬各哨一体妥速遵办等因到营。标下接读反复，敬悉章程所载，缕晰条分，举无遗策，作坐进退，计出万全，所谓好谋而成有备无患者，适相吻合。仰见大帅整军经武，周详慎重之至意。遵即传集各哨哨官，口讲指画，俾守章程之良法，兼识大帅之苦心，钦佩之中，俱生感激。自兹以往，标下亦得所循，庶几稍免陨越矣。理合禀复，为此具禀，恭呈查核。

批：禀悉。仰即分饬各营遵照章程办理。缴。

24. 张都司奉先禀　廿六年八月廿五日到（1900年9月18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八月二十日接奉大帅札饬，先锋粮饷局详称，先锋各营分派剿捕各属土匪在事出力弁勇，业经迭次获胜，其中间有阵亡、伤亡暨受伤者，历蒙宪恩饬发恤赏银两。伏思粮饷局诸务创始，成案无征，曾向善后局查询东省海防陆军恤赏章程，复经函准右

军饷局定章。职道督同卑府，谨将查访新旧各章悉心参酌，衷诸一是。至查验受伤轻重，尤宜拣派妥员，区分等次。现在各营大半开差四出，如已派文员会同剿捕，即令该员考验详报；否则由行营所近各该州县验报，并祈通饬先锋队各营一体遵照，等因到院。合亟札知，札到该管带即便遵照。

是日又奉札饬：东省各营林立，饷需支绌异常，制发棉衣无款可筹，仍援山东向章，由各营自制，核实扣饷，札到该营，即便遵照各等因。奉此，当即遵照，赶紧购造。本月十八日，标下与孟领官、何令各带哨队往乐陵西路魏家仓一带巡缉，擒获匪徒郝臭一名。前奉札饬，会同驻扎沧州梅军门，不分畛域，相与联络剿捕土匪。遵即禀商梅军门，请示剿办庆云、盐山匪徒日期，以便带队往听调遣。本月二十日接到回信，据云：近以沧南等处匪徒猖獗异常，自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加惩创，屡拟报复。八月初九日沧属之王官屯、七里淀地方齐集六七千人，来沧扑城，当即派队前往迎剿，枪毙百余名。嗣后南皮南关又聚二千余人，十四日派袁管带前往捕击，又毙七十余名。无如匪徒非死不能甘心，竟敢号召万众，集于沧属之旧州地方。十五日亲率马步两营前往，匪徒早架炮村外，见兵即行轰击。敝营亦用炸炮还轰，自辰至午，战三时之久，毙匪千余人，夺洋庄大炮、牛腿子母炮及各枪刀矛无算。现又窜至王程家林、南皮潞灌，闻各开濠筑垒，私设军粮各所，人至数万，作负隅之计。惜刻下各处高粱茂密，匪徒易于藏伏，马队不便于行，剿办终难得力。俟日内各乡收割后，该匪仍聚而不散，即探明巢穴，有与贵防相近之处，当函致左右共灭此而朝食也。标下捧读复信，深服梅军门用兵极善，虑事甚周，俟有信知，会同马队孟领官带队前往并力合剿，为一鼓尽歼之计。理合禀明，为此具禀，呈请查核。

批：据禀梅军门在沧州等处剿办徒匪缘由已悉。仰即遵照前檄，督率所部，驻扎三间堂一带，以顾后路，而资策应。缴。

25. 张都司奉先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八日到（1900年10月1日）

敬禀者：窃标下自奉大帅札饬移防三间堂，截击溃匪，兼为各营

后路策应，遵即带左、右两哨前往驻扎。及张副将勋统各营剿入直境盐、庆一带，标下时虑溃匪潜行归家，积久余焰复燃。因是多遣探子，急觅眼线，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必寻根追究，不使漏网。八月二十八日，左哨队伍阅边至三间堂北盐山地，有拦路喊冤人傅立太。据称：年六十三岁，其家于六月二十日被拳匪杀伤大小四口，匪内有陈家营炉主高大文，现已来家，遂【派】队将高大文拿获讯问，直认实为炉主，兼充粮台总管，捐有庙员诗礼堂启事之职。大师兄为傅金标。及派队往捉，傅金标已遁。剿出洋炮一杆，单刀二把。

二十九日晚，据眼线左秀斋报称，焦庄有焦道、王备俱系逃匪在家。连夜派右哨带左秀斋赴焦庄剿捕，擒获焦道，并获火炮二杆，短刀三把，长枪一杆。回营讯问，据供：随众匪聚盐山，近在黑里王〔洼〕败窜回家。伊本庄有王蛮、王备、王孚向同在王一章家安炉，现皆逃散是实。三十日侦探回报，距城北二十里李明扬庄，有匪首李汉卿在家，即派左哨前往擒获，严加讯问。据供：年二十五岁，自六月赴盐山城老爷庙安炉。又供伊胞叔李应瑞为二师兄，同其长子李汉甫、次子李楼由旧州败窜回家，将所骑之马自行击毙掩埋，计灭匪踪。复派队往捉，讵伊父子将枪械什物封藏，所有衣物等件俱携带逃走，搜出大洋炮一杆，小洋炮一杆，抬炮一杆，火炮七杆，药一罐，刀一口，红包头一个，上写“协天大帝”四字。似此溃匪散归至家，易于躲藏，不如扼要而治，可期必获。

查向来聚匪地方，惟盐山之旧县，地值直东两省，盐、庆、乐三县交界，为匪徒往来咽喉之地。由直败回，纵不驻足其间，亦必自此经过，因派左哨哨官万凤林带全哨赴该处剿除旧日匪巢，即驻扎该处，以便截拿溃匪。闰八月初一日，标下带右哨赴庆云会哨，回途遇一人，见队反奔，急令赶回，身边搜出洋炮一杆，匪帽一顶，上有“巽”字。带至营中讯问，据供：名刘云会，年二十四岁，住红庙。本庄和尚称泥大师兄。又有刘平仔其子为大师兄，其女学红灯照，皆系创始匪徒，为习拳安炉之根。盐山诸匪均由此分炉，后共踞盐山，串通黑里洼王大师兄、王二师兄及庆云城老爷庙称军师之道人，俱集于黑里洼。近因败窜无归，以故见队心惊，急奔被获。并供出韩庄韩月山、韩彭山，耿庄耿全胜，程季卞家程色等各大师兄甚详。总计擒

获匪徒四名，俱于初三日送乐陵县管押。所获抬炮一杆，大小洋炮四杆，火炮九杆，刀六把，长枪一杆，药一罐，红包头一个，亦并送县存库。

伏思治匪宜严，除恶务尽，多方搜缉，时刻查巡，必期擒获净尽，不留根株，从此清已往，以警将来。所获匪徒四名，讯供明晰；惟罪有重轻，不得不分别惩治。移会何令复讯，供悉相符。因会商何令，李汉卿、焦道二名，归县究办。高大文、刘云会二名，拟即就地正法。庶惩劝并施，甘心为匪者死当其罪；强令胁从者改过自新。理合禀明，仰恳批示遵行。

再，标下具禀后，即带后哨赴盐山、宁津一带巡缉，合并声明。为此具禀，呈请帅鉴。

批：据禀督饬弁勇先后拿获匪犯高大文等四名，交县讯办，并起获刀枪等物多件，缉捕尚属勤奋。该都司左哨官秀斋记大功一次，出力勇丁赏给功牌二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嗣后获犯，但讯系拳匪，应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将所设坛厂毁平，房产充公，毋得稍涉宽纵。缴。

26. 张都司奉先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十日到（1900 年 10 月 3 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初四日接奉大帅札饬：粮饷局详称，各营制造号衣宜归一律。据此，除批据详均悉。所请各营换制军衣，概用青洋粗布，事属可行，已通饬各营遵照外，合行札饬，札到该营，即便遵照。

是日又奉札饬，据乐陵县何令业健禀称，县队并留防马队暨卑营前哨剿办王德堡、孟家集一案，蒙恩赏记大功，兼溥赏各队，实惠均沾，望辕叩谢，勇跃莫名。初六日又奉排单札饬：访闻直隶团匪多潜踪窜入东境，不敢显着黄、红头巾腰带，而于辫绳衿袖作黄、红暗记，以作标识，札到须留心盘查，随时缉拿严办，以杜乱源。并奉通饬：本部院三令五申，匪徒尚有怙恶不悛，仍前设厂窝藏聚众生衅等事，诚属法无可贷。札到查明，立即剿捕，平毁其窝匪之家，及该村知情不告之庄长、地保均分别严办，毋得稍涉宽纵，致干未便各等

因。奉此，均即懔遵办理。

标下前因何令函知将左哨全队，派左哨哨官万凤林带往旧县驻扎。队伍甫到，即有老幼妇女四十余人喊冤，据称该处被上张村匪徒杀伤七十余口，即拟往剿。次日初一，同县马队并有该处连庄会相帮，又有王马、王文秃二马作线，随带全队同往上张村剿捕。县马队先到，匪徒以人少率众数十人持械迎敌，马队退回，欲诱彼前来，以便马步夹攻。讵匪徒闻有步队，势必就擒，遂退入寨中。步队至，直入该村，匪徒已出北寨门窜去，追赶不及。眼线指明巢穴，搜出抬炮七杆，火炮十一杆，春秋刀一把，单刀二把，花枪十四杆，红灯照木刀一口，红褂一件，红扎腰一条，红兜兜二个，红扇子一把，黄扎巾三条，内有两条写“大师兄席汝顺”、“二师兄刘翊臣”等字。遂收队回旧县。

是日晚，左哨侦探报称，韩沙周家庄尚有匪徒聚众，意将滋事。初二日万凤林于黎明带四棚往该处剿捕，出其不意，齐力掩捉，擒获匪徒任子普、任汉文、高梅林、霍牛等四名，余尽逃走。剿出火炮二杆，花枪五杆，单刀一把，红扇子一把，收队仍回旧县。初三日晚，旧县巡检李报知万凤林，石家寨子庄有大师兄李海，年甫十七岁，甚有功夫，虽有眼线，不易擒拿，不拿又虑滋事，十分为难。万凤林当即引为己任，随派副哨赵心仪带四棚，三更造饭，四更齐队，五更即至该处。眼线指明门户，赵心仪正拟剿入，该匪已在内惊觉，手持花枪，夺门而出。幸而赵心仪眼明腿快，早已跳入门内，闪开枪锋，就势擒住。又拿获李林芝一名，并所获枪刀衣物等件，俱先后送县讯办。

标下于初四日带后哨赴宁津、盐山一带巡缉，甫入宁境，即探知宁津城东二马苏家有大师兄李德荣，自潞灌败窜回家，仍然安炉。遂带队西驰，急往该处捉捕。离庄里许，突有马数匹、步下数十人出庄向正南奔去。标下急向南追，马已去远，擒获步下白继荣、王玉池、路有亮、吕华平、吕华池、王殿可六名，至宁津同城守营王全福讯问。据白继荣供称，骑马逃走四名，系白玉荣、陆朝元、马金开，大师兄李德荣即在其内。当将白继荣六各送交宁津县讯办，俟探得李德荣踪迹所在，务获严办。目下乐境以内一律肃清，如有窜匿匪首，仍

须购觅眼线，随时查拿，以绝根株，而靖地方。理合禀明，为此具禀呈请查核。

批：据禀缉获匪犯任子普等六名，暨出境剿匪各缘由均悉。仰候札饬乐陵县提集讯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该营分驻乐陵县城及三间堂两处，人数无多，嗣后只可于沿边扼要巡缉，不可擅出边界，致有疏虞。切切。此缴。

27. 管带先锋右路后营彭金山、钱锡霖会禀

敬禀者：窃标下金山自奉到孙翼长函谕，令于恩、武两县相机驻扎。标下于初二日到恩，十八日复奉翼长谕令带队赴恩属之四女寺查办。十九亲自赴武城查看一遍，尚称安静，并晤县令袁相订如武城有惊，即当函告标下。是以标下即行回防，至二十一日拳匪入城焚杀等事，当时袁令并未函告。标下于二十四日自恩拔队到武，细加察访，并据袁令所述，已属底蕴尽悉。其实在情形，有与传言之大相背谬者，敢为详细陈之。

查武城之西有名十二里庄，系教民所居，本月二十日忽有团匪二千余人前往攻击，被教民枪毙三十余人，该匪当即返回四散。二十一日复有团匪十八人进城，烧去东门内民房六间，并杀死教民二人。后又向县中借马二匹，声称欲再攻十二里庄，缺少乘骑。勒索殊甚，县中遂即应付。该匪出城后，旋又将二马送还。维时闻方统领在县，其所带右哨亦系驻扎城内大寺，当团匪焚杀之际，未闻出队御护。以上诸端，皆标下确查所悉。惟二十一日团匪十八人进城之说，系袁令暨方统领所述。标下自二十四日到武以来，该匪等并未入城，即驻扎之所，亦绝无匪徒假途扰攘者。惟传闻本日团匪复思纠众赴十二里庄，已派人往探矣。

昨午标下锡霖抵武，队伍驻扎西关河西沿，所过四女寺暨旧城等处，均有匪徒潜伏，愚惑乡民，借团名以逞其诈。经标下恭述上谕，并伸明来意，反复开导，该处首事尚知畏悔，均欲力祛邪说，改办民团。抵武后博采舆论，所有武城情形均与彭金山所禀相符。二十六日晚，据县中转告，有城东北之塔坡村人禀称，团匪数百人，在该处逗

留。当时标下金山即与方分统、钱管带相商，拟得标下金山与方分统前往攻击，钱令为后路接应，兼护城关。于二十七日晨带队前往塔坡村，该匪竟出队相迎。方开枪，稍远。标下抄击之，始退。共击死匪徒十余人，伤六七十人。方统立意不进庄，恐伤村民，故未克痛剿，殊为可惜。兵退后，派人往探，匪尚收尸料理，并未逃散。此间境内河西之匪，攻打十二里庄，约二千余人，塔坡四周匪徒约三千余众。方分统有今晚拔队赴夏津之举。

惟今次既经开剿，嗣后必有大仗几次，而所驻武城之队，只有标下锡霖四哨七成人，标下金山两哨人，尚有两哨现驻恩县设防，其中亦尚多新人，人数既单，举凡守城、防匪、巡击等事，实不敷用。且民间尚未一律将该匪奸诈看破，即今日之仗，队伍或向民间要水，均不令取。似此情形，日内尚须接仗；然此次一剿，往来信件已属难递，若不严加剿办，愈久愈炽。现已会同标下锡霖专禀孙翼长派队来武，以便协剿。且武、恩、夏左右一带，地势平坦，村落联络，各村团匪潜伏其间，非有马队一支，万不足以供游击；且步队仅能击近城三四十里之匪，稍远即属难相兼顾。天热兵单，万分棘手。标下金山锡霖会议，得只有仰求大帅速派马队来武，并须足派一哨方应调用。标下等为此间情形起见，特冒昧请派，万望俯如所请，即日派来，不胜盼祷！

再，匪皆土著，败即归村，使不进村，则万难痛剿；使一进剿，则民间妇女老幼，仓猝莫能兼顾，难保不带伤殃及。今日之不进该村，方分统即执是言，如果嗣后攻击，或有以上情形。进剿与否，标下等实未敢擅专，仰祈速示，以便遵办，是为至祷！肃此敬禀，不胜悚惶迫切之至。虔请钧安，伏乞垂鉴。

批：据禀均悉。土匪滋扰，竟敢抗拒，官兵自以严办为要。惟匪皆土著，败即归村，进剿恐玉石之俱焚，不进又根株之难拔。宜速行先出告示，谓现在大兵剿匪，兵匪交仗时，良民务须远避，不得与匪混杂，致令良莠莫分；倘不远避，交仗时或致误伤，即置之不论，勿谓言之不预也。如此剀切开导，或者不致殃及。然总须操定明确，方可放手一剿，是为至要。至所请添派马队一节，已函达孙翼长矣。此缴。

28. 先锋右路各营孙金彪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日到（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窃查职军列戍德州，地当孔道，际此京津战事亟亟，迭奉明谕，严防匪徒拦入暨滋扰地方等事，历经遵照并随时禀报在案。

兹查本月十七日，侦骑探称，有拳徒三十人，由景州来德。当派钱令锡霖率所部一哨潜赴河干伺候，拟俟半渡而击。嗣据宋牧森荫回称，拳众仅三十人，内有幼童八九岁者十二人，壮者仅十八人，声言赴东昌邀其师兄入京，东昌人居多。该牧拟派人押令西回。职镇与宋牧约划河为界，如欲渡河，即行迎击。后接该牧函称，拳众已遵谕西去。职镇虑其回窜，复派队尾随，杜其东窜。今又分勇向西走队，严密防维，业将大概情形电禀节座。同日午后三点钟，闻电局左右有匪徒偷砍电杆，兼有擅入电局等事，飞饬钱令锡霖派勇赴局弹压，该匪等闻风遁去。据该局傅委员报称，被砍电杆二十余根，窃负而逃，向北路四散。职镇函致州牧，嘱其从速缉捕；一面派前营前哨副哨吴彦斌挈同勇丁于夜间下乡查巡。是晚十点钟后，据副哨吴彦斌报称，遵率勇丁巡至南关之南，闻有丁丁声，潜踪掩捕。当场拿获梁成一名，身边搜出电线钢铲等物。各处搜寻，又在附近坟林中拿获五名，电杆已被砍断三恨。先由职营汛问口供，发交宋牧再行审讯。兹将在营供词录呈钧座。

伏思割电杆本干严禁。当此军书旁午之时，公然聚集多人，肆行砍割，难保无暗通拳匪之事。惟其中有州役地保等人，昏夜捕获，未能讯据确供，应由宋牧审明禀报核办。所有职军拿获偷砍电杆匪徒，发州审办缘由，理合肃禀上陈，伏惟大帅俯赐批示祗遵。

批：来牍备悉。副哨吴彦斌着记大功一次，以示鼓励。匪犯梁成等已饬德州宋牧讯明严惩。希仍转饬各营将弁严密侦缉，加意防护，以重军报，而靖乱源。此复。

29. 先锋右路各营孙金彪禀 廿六年七月初七日到（1900年8月1日）

敬禀者：窃自上月十八日天津失陷后，职镇迭奉钧谕，严防逃勇、溃团窜入东境，勾结土匪滋事，并派清理运道等因。当即遵派所部右路前、右两营扼要巡缉，遇有逃勇、溃团，即行拿办；并派后营

彭管带金山率队驰往武城，剿捕塔庄、郑口一带土匪；其运河两岸有匪窜聚之处，并令会同后路统领方副将致祥相机剿抚各在案。

正据彭管带禀报，武城塔庄股匪已于上月二十七日击散，饬令各营堵缉间，讵于本月初一日下午六点钟，探知有外来逃勇、溃团，勾结附近各处土匪，由东南一带窥犯德州，声称扑城夺犯。职镇当即拨队固守城防，一面亲督前营并右营管带钱令锡霖，右翼第一营右队张领官允泰等，向东南两路堵御。因该处民房太密，一经剿捕，恐枪炮纷落，波累良民，特令队伍随后继进。职镇先率同钱令锡霖暨前营帮带钮外委廷煐，右营帮带张守备玉山等上前，见该匪约有二千余人，头裹黄巾、黑巾，为首者背负黄榜香袋，各执抬枪、抬炮、刀矛等件，胆敢列阵抗拒。当即晓以利害，责令解散。其时队伍尚未到齐，该匪等抗不遵谕，竟先麾众猛扑，刀矛竞进，枪炮环施。职镇见匪势披猖，赶即调队前进；一面督饬钱令等开枪抵御。该匪等见彼众我寡，拚死直前，四面抄袭，愈聚愈众，层层围裹。钮廷煐、张玉山等左冲右突，奋不顾身，带伤后手刃悍匪数人，卒以腹背受敌，身受重伤多处，遂先后阵亡。前营左哨副哨官潘克随、右营前哨副哨官徐伯征、先锋官守备孙明奎，上前奋力救援，亦同时冲阵被戕。正危急间，后面队伍随即赶到，张领官允泰亦率队抄出贼后，两面夹击，麾众力战两时之久，当场格杀背负黄榜香袋匪首两名，格毙悍匪三十余名，轰伤匪徒多名，并夺获旗帜枪械多件，余匪始夺路纷纷窜逃。时值昏夜，各匪皆四散纷驰，且须回顾城防，未便穷追，遂即收队。事后查点，我军共伤亡官弁五员，勇丁约伤亡二十余人，当即分别棺殓掩埋。

该匪徒等此次勾结逃勇、溃团，约共二千余人，乘职镇上前劝谕解散、队伍尚未到齐之时，胆敢先开枪炮，蜂拥直前，戕害官弁勇丁，实属形同叛逆。虽当场格毙匪首两名，并轰毙、轰伤悍匪多名，余匪纷纷窜散，然人数太众，难免不散而复聚。现已分投侦探，俟探确匪踪所在，即当率队驰往剿捕，不留余孽，以清运道，而靖地方。一面仍严饬彭管带金山等在武城一带扼要堵缉，以免窜扰。所有此次阵亡之前营帮带外委钮延煐、右营帮带守备张玉山、先锋官都司守备孙明奎、前营左哨副哨官潘克随、右营前哨副哨官徐伯征等五员，奋

力捐驱，忠贞卓著，应请大帅优赐恤赏，以励戎行；其余阵亡勇丁，应由职镇查取花名，再行汇册具报，仰求恩恤。至昏夜接仗，所打枪子均在荒野，无从捡觅，并恳宪恩免缴铜壳。除查明确数再行呈报外，所有初一日土匪扑犯德州，经职军击退暨阵亡将弁各缘由，理合据实禀陈，伏乞大帅俯赐鉴核批示遵行。

批：来牍阅悉。希即饬派妥弁分投确探，如有土匪窜扰，立即率队驰往剿捕，以清运道，而靖地方。至被害弁勇，仰候汇案请恤。此复。

30. 管带雷震春禀　廿六年八月初四日到（1900年8月28日）

敬禀者：窃沐恩于七月二十九日，曾禀剿办滨、青一带拳匪肃清，谅邀慈鉴。八月初一日，会商青城朱令、高苑徐令，随派弁兵，带该两县眼线赴田镇，皂、李、杜、苗、傅、徐、张、管、于、李各庄，搜拿漏网余党。除据田镇、田庄各绅董首事具禀，该庄孙维科、孙振龙已竟〔经〕逃逸，永无学习邪拳等事。又据赵城崔法禄、崔法尧、崔法禹、张拴柱〔等〕五名供称，被崔树恩勾串孙振龙、孙维科等杀毙该五家男女五口，并抢夺粮石等物，已经抄出给还。前曾知会高苑、青城两县，各饬差役严密缉拿外，查其余各庄之漏网余匪，均已远飏，滨、青地面，一律肃清。随派差弁苏振标带眼线先行密探邹、长两县拳匪实系多寡。卑营定于初三日由青城拔队启行，赴邹、长一带，沿途搜缉，并将余党定即极力扫除。该青城朱令于初二日辞行晋省，曾言有面禀事件，拟将搜捕余党情形，并起程日期肃禀。恭候崇安，伏乞垂鉴。

批：据禀搜捕余党并起程日期缘由已悉。仰俟到邹、长后，迅即会同各该地方官，务将匪首朱二等悉数弋获，毋任漏网，以弭后患，而竟前功。缴。

31. 管带雷震春禀　廿六年八月初六日到（1900年8月30日）

敬禀者：窃沐恩于八月初二日具禀，肃清滨、青一带漏网余党，并起程日期，谅邀慈鉴。于本月初三日早四点钟，由青城拔队赴邹，

于上午十一点钟至邹平，距城八里开河镇扎队，埋锅造饭，休息兵力；尤恐惊散匪徒逃匿，预备五更拔队，直抵皇宫庵，一鼓就擒。据前派探手回报云，我军马队营官张国泰于是日早六点钟亦抵邹平，闻皇宫庵有匪，而竟率队前往剿办。沐恩一闻此毫〔耗〕，尤恐该马队不逮，而饭未终，急行率队前往策应，及至该县而马队剿办已回。闻匪党已经击散，拿获该匪五名。我军马兵受伤三名。随将拿获该匪等送交邹平，而桂令未敢擅专，即将匪犯押送来营。沐恩即同桂令会审，据被获王丁仔等三名供称，实系学习邪拳不讳，从权照土匪例立即正法。其余胁从孙广庆等二名，因匪徒勒令送饭，实有其事，并未学习邪拳是实，经该县绅董首事具保释放。另有成六仔一名，经该县拿获送交卑营，供系铁匠手艺，被该匪等勒令打造器械，并未学习邪拳，与拳厂诚然相熟，已交该县暂行监禁，以作眼线，俟拳匪肃清，再行严办、开释。

查邹、长一带匪徒，闻我军由青移防至邹，早四散逃匿，想断不敢再有聚众抗官情事，大约毋庸许多兵力。即商令马队管带张国泰率该队仍由高苑、田镇赴青、滨一带，路经齐东、章邱回省，使各处知我军兵力往来迅速，而萌芽不至复发。即会同该县妥觅眼线，各处搜缉。沐恩即亲率奋勇步兵一百名，马兵三十名赴打鱼李庄，邹、长交界之天齐庙、尹家庄，新城之宋旺庄各总团局剿办，留帮带王汝贤率留营步兵二百名，马兵二十名，搜拿各处漏网余党，俟办理清楚，再行禀请鉴核。查邹、长一带大约三五日即可办理清楚，初十前后即可回省。前禀接济子药请暂缓运。肃禀恭叩。

敬再禀者：窃沐恩伏思河南一带虽经稍清，而河北来源尚未断绝。查惠民地面拳厂尤多，而滨、蒲次之，若不痛加剿办，尤恐该匪仍由滨、蒲、青一带过河，必须实力剿办，万不可虚掩故事，四面兜剿，使该匪等不至复聚，即可撤回兵力，专筹边防。可否之处，出自钧裁。

批：据禀会讯匪犯王丁仔等分别正法、保释、监禁各缘由均悉。仰将该处余匪搜捕完竣，即行回省，并酌留马队一哨驻扎邹平、长山、青城一带，藉资镇慑。至惠民等处，候分饬王统带等会同筹办，以杜窜扰，而尽根株。缴。

32. 沐恩雷震春禀　廿六年八月初七到（1900年8月31日）

敬禀者：窃沐恩于本月初六日奉到批示，深蒙钧鉴。并二次赏给功牌银两，叩领之下，感谢殊深。遵查此次战局，格毙千余众，而夺获枪械无多，深恐弁勇查报不实各等因。奉此，沐恩即将详细情形再行禀报：前月二十九日在皂李庄与贼接仗，卑营出队尽派步兵二百，马兵三十，余均留守。及至开仗，沐恩见贼势凶猛，并不敢贪取器械，恐误戎机。所有在阵夺获器械，随令兵丁弃置庄外，即将队伍归齐，围剿庄村。见坛厂内贼聚甚众，彼暗我明，恐受其害，即以火焚之，其器械亦毁其中。而死于高粱窠内、芦苇丛中者，因水旷窠阔，未便寻觅。况贼众千余，虽有刀矛旗帜锣鼓枪械，而农器家具亦复不少，实不堪解省者，均未拾取。而所焚烧枪毙者，虽不计其数，至尸骸遍野，堆积犹存，亦可备查。及战后而沈领官、聂先锋方到。王统领在台李庄相距数里，及伊队至皂李庄，并未开一枪，该兵等亦将卑营堆存器械拾取若干，所获人犯亦带去数名，故而枪械无多。

以上各情形，皆沐恩亲见，并非弁勇查报不实。沐恩伏念同军大局，未肯分晰，况时事多艰，岂能以屑小侥幸，而领帅宪重赏，有负委任。既蒙训及，沐恩不得不照实直陈，拥于宪闻。昨蒙派员解来子药，路由蒲、滨、青城，本月初五日到邹，询及沿途均尚安谧。至于邹平、长山一带，拳匪一闻我军到邹，皆撤去坛厂，望风逃匿，不敢聚众，邹、长地面，尚属安靖。看现下，亦勿庸许多兵力。沐恩已遍张严禁拳匪以安良善告示，三两日内即可拔队回省，拟将前禀战局情形，并解到子药日期肃禀。

批：据禀查复在皂李庄捕匪情形，并解到子药日期各缘由均悉。该管带前禀均尚核实，已经本部院派员查明矣。仰仍遵照另禀批示办理。缴。

33. 裴管带家兴禀　廿六年八月十七日到（1900年9月10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八月初十日商同李令带队赴商邑之东北操演行军走队，所经过各庄，据百姓称云，现已安静，并无习拳会之人。惟行至龙乘寺歇息时，该庄云，临境尚有匪聚。即问其匪聚何处，人数

若干？伊等云，日昨有从临赴武定贾人言说，究不知确实等情。标下即带队回商，于下午四点钟派侦探赴临邑一带暗防。于十三日据探回报，临、陵之边界确有拳匪，数十成群，忽聚忽散。并称距临城之十余里朱家胡同，有朱姓者时常在外勾串匪徒，亦有来家，往还无定。十四日早，复派正勇王全福、张得才前往，确为密探，朱姓果系大师兄否，并坛厂设于何处。发探后，适接临邑刘令来函，据称边境有匪麇聚，虽有练勇，难经大敌，商同标下带队赴临，面商机宜等语。标下拟于十六日带队赴临查办。所有近日密派侦探及赴临查办日期情形，理合禀呈鉴核。

批：据禀查办临邑匪徒缘由已悉。仰即会同刘令督率队伍驰往痛剿，无留余孽，以杜窜扰，而尽根株。缴。

34. 倪令嗣冲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四日到（1900年9月27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初二日下三点钟出城，五点半钟至邢家渡过河，当因天黑随住河北小店，距济阳五十余里。初三日早八点钟抵济阳，屡催沈令未起，坐伊花厅，候至十点钟，始出相见。问及拳匪起事情形，云二十五日乡民禀报，距城五十五里之玉皇庙有外来大刀会百余人烧掠教【民】。二十六即派堂勇差役数人前往劝伊出境，匪坚不允。因匪势甚大，不敢擒拿，当即上禀大帅请兵。二十六七至三十日，匪又添聚数百人，连前共五百余人。时值三十日未初刻，查委员带百余人抵济阳，恐其众寡不敌，劝令请示添兵。伊恃兵精器利，不从。当于三更后开队，初一日早七点钟与匪开仗，放枪三排。虽死数十人，而匪势猖狂，逼近我军，兵遂败溃。查令阵前受伤身亡。匪恐大兵复至，当即赴东北分逃。卑职问伊既不同查令前往，匪走后何不抚循良善，察核情形，找查令尸身？沈云，闻徐统领即至，要办差伺候，不克分身。已饬查令家人及差役四名前往察找。八十金买一棺木，衣捻〔衾〕不甚好买，外买数件，将自己衣服添了数件，虽不好，亦只得如是。卑职于十一点钟出济城东关外约里许，路见数人抬一席卷，询及查令尸身，即遂同回至东关关帝庙。有人请沈令一同看视，并请其将衣衾棺木送至庙内。解开席卷，看尸身右手左足均已乌

有，心口处被刀挖去一块，惨伤之状不堪目睹。移置棺中，安置妥当。至下三点钟，卑职即往玉皇庙就近各处访询。距玉皇庙三里路庄名官道陈家之陈云领，素习神拳，济阳境内载店、鞠家、徐家等庄外，有拳场者六七庄。行遇匆匆，尚未查明，俟确再禀。

大刀会之首，素与教民陈玉恒不合，二十日招集外来大刀会百余人，先将陈玉恒家房屋二十余间焚烧净尽，后又烧四五家教民。至三十日陆续聚有千人之谱，与兵打仗，各良民等均闭门不敢出视。匪不但不伤良民，只要不是教民，一草一木皆无伤损，地方人家不过受惊吓，附近玉皇庙各庄，搬往伊等亲戚家暂住者亦不少。此次开仗，徐家庄拳匪死了一个，鞠家庄拳匪萧姓受伤甚重未死，外有十数家已回。闻陈云领遂大股拳匪将妻儿老小搬往别处矣，逃与未逃未定，卑职拟亲往搜拿。徐统领初三日住济阳境仁封集，因未追上大刀会，拟初四日住商河地方，探听匪迹。卑职亦即前往，大约午刻可与徐统领见面，商办如何办法，再行禀报。叩请钧安。

批：据禀查明查令荣绥遇害情形，极为悯惜。现已札饬济南府迅将该故员灵柩运送回省，并饬局筹拨恤银一千两，发交该家属具领治丧，并候汇案奏恤。该匪徒等如此惨酷，殊堪痛恨，仰即会同济阳张令，查明境内习拳匪犯所有房产田地，一概查抄充公；所设会厂，亦一律毁平；玉皇庙附近村庄之地保庄长，先行提案严办。一面会同各营队跟踪追捕，务将正凶获案，尽法惩治，以申法纪，而慰忠勤。切切。此缴。

35. 商都司德全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五日到（1900 年 9 月 28 日）

敬禀者：窃沐恩前具丹禀，谅邀慈鉴。当于八月二十八日随同张营务处拔队前进，是日驻扎庆云。经张营务处闻该县所属设有炉场两处，分兵往剿，及队到时，该两处拳匪均早闻风远飏。是夜二鼓，奉张营务处字谕，两点钟拔队攻剿盐山属之酆家，系拳匪总聚处所，经马贼数攻未破者。黎明前队距该庄里余之遥，即闻围内鼓声不绝，行见该匪站满围墙，先向我军施放枪炮。张营务处督饬本营两哨，率沐恩炮队由正面轰击，左二营左队由左面进攻，汤帮带督率本营各哨由

右面攻击，马队分两翼包抄。炮队先开炮向该匪围门轰击二十余次，将围门轰毁，围墙轰塌一处，即饬炮队暂【停】，令各队呐喊冲锋齐进。而该匪犹死拒不退，仍饬炮队又连环四轰十余次，将该匪守围之火药轰着，匪势即微，赶饬各军乘机抢围。我军既登，该匪四处溃逃。是役也，实属尽法惩治，亦足以丧匪胆而安盐邑。

是日午后抵盐山县，梅统领已先到彼。沐恩谒见梅统领，周旋数语后，即云此时遍地高粱均未割获，不便行军，一俟后八月中旬清野后，敝营由北而南，贵军由南而北，再行会合兜抄云云。沐恩禀见张营务处，所议与梅统领所言相同。窃拟梅统领意欲我缓兵再进，第以沐恩沿途所过村庄，但稍为富庶者皆及时打筑土围，在在均有戒心。察其所以，因现有骑马贼与拳匪相仇，已成不并立之势，马贼一日不靖，拳匪一日不敢骤散。且拳匪被官军四处搜剿，实知畏惧，刻下已多改为团练名目，渐有身穿团练号坎者，若不及时搜办，迟延日久，混杂愈甚。似宜赶速进剿，方能断绝根株，庶不负帅宪无分畛域，拯直除匪，卫护大局之至意。沐恩亦以此意当禀张营务处矣。闰八月初一日，奉张营务处谕拔回防海丰，路经庆云，报距庆云八里杨庄内有回匪首逆杨万德数名，啸聚其间。当蒙张营务处派拨各队往剿，擒获随逆者数名，余即四散逃避，经张营务处交该县询办。初二日抵驻海丰，蒙张营务处面传，拟于初五、六日由乐陵进兵直省。所有沐恩随同节节进剿大概情形，暨回防开拔日期，理合肃丹禀报钧鉴。

再，于初一日接奉大帅札准护理直隶总督部堂廷电开，请兵援直等因。奉此。恭叩福安。

批：据禀随同剿办直匪并拔队回防日期各缘由均悉。此案出力弁勇已饬张副将分别记功核赏，并存候汇案列保矣。仰即知照。缴。

36. 雷管带振乾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五日到（1900年10月8日）

敬禀者：窃沐恩于本月初九日晚叩谒崇阶，当蒙训示，仍回济阳一带遵饬照办。随由卑营挑选精壮步兵一百二十名，外挑马兵十四名，暨右三营后队，自初十日早八点钟由泺口乘舟而下，至晚两点钟始抵济阳，随令队伍暂住船上，不准一兵登岸，以防匪徒惊觉逃逸。

当即拜见张大令，会商当如何剿办各节，并嘱多觅眼线，严密访拿，兵隐境外，不动声色，以防匪知远飏。俟探明后再从惠民界起，由北而南，挨庄搜捕各机宜，计议妥协，方回船歇息。是晚两点钟，即令船开鄢渡登岸，探闻徐统带已至玉皇庙、曲堤集各等处。沐恩即将队伍暂扎仁丰集，距济阳县东北六十里，毗连惠、商，正居其中，以便访查。令丛领官守营，沐恩亲往谒见徐统带，并请拨派各队。及至曲堤，徐统带已赴济阳。随晤倪令与赵中军，照拨左队左哨哨官王玉山带原来之兵归后队一处驻扎，并留新老马队各一哨，亦归仁丰暂扎。王营务处马队，已经该处借给济阳县矣。当将倪令约回仁丰，沐恩复到济阳谒见徐统带。得悉平毁玉皇庙，剿办附近各庄拳厂，并将掩埋标签之匪尸及支桥一带匪尸，均经戮尸枭示，以申法纪。并商酌各营队驻扎仁丰，皆在玉皇庙附近，探询各庄匪踪，似相咸宜。当晚回至仁丰，即传集各庄首事约地人等，谕以戕官伤兵利害各情节，当即允许竭力帮同剿办。随分往各庄详查密探，已经拿获数名，并有在玉皇庙打仗受伤者二名。沐恩虽与倪令会审，严刑拷讯，并追究伙匪名姓住址，尚未条理清楚，未敢冒昧禀陈。拟将在省起程日期并密查缉拿情形、驻扎处所、留防各节❶，是否有当，伏乞鉴核。

批：据禀查缉匪徒暨拨队驻防各缘由均悉。仰即会同倪令等迅提所获各犯，严讯伙匪姓名住址，跟踪踩缉，质讯严办。余仍遵照前檄妥速办理。缴。

37. 雷管带震春等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二十二日到（1900年10月15日）

敬禀者：窃职等昨将拿获戕官正凶魏辈仔等审讯各情由禀报在案。是夜觅线来营送信，白桥杨姓家知孙九龙下落。职等当夜偕带哨官王茂元率步兵三十兵，马兵十名，乘夜至白桥杨姓家，问明孙九龙已赴乐陵境之大许家庄。职等闻知，即商定卑职嗣冲回营照料，并派马队管带张国泰率马队六十名，赶赴商河境之李家集与职会齐，当即率步兵连夜追捕前进。天明行至商河，距乐陵境之大许家庄尚有五六

❶ 此处疑有脱漏。

十里。职等筹思至再，如迳行前进，午前可到大许家，恐日间乡民惊慌，互相传嚷，致使要犯远飏。遂在商河少息兵力，先遣王哨官变装带弁兵四名，并眼线及杨姓人赴大许家庄，探实再进。沐恩一点钟后由商河起程，四点钟行至李家集，候至晚九点钟多，始得回报。沐恩赶即前到该庄，指明许墨林家入院四搜，门皆反锁，竟无孙九龙踪迹。问之许墨林，坚不承认。严刑审问，伊始供承已经知觉，转匿于陆吉陈家庄刘成吉家。沐恩随即跟踪奄至其处，马队分布在外，沐恩率步兵亲身越墙入院。屋门亦皆反锁，内有灯光，撞门直入，即时就擒，令眼线及杨某认明，确系孙九龙无疑。时天已黎明，随即带案驰还。日暮抵营，即会同卑职嗣冲讯。据孙九龙供称：三教堂人，家有女人、女孩，地三亩，房九间。初一日打仗情形，惠民孙玉龙领队，是总管大师兄，小的人呼作大师兄。陈云岭总管粮台，陈乃义、萧七、金仔、霍七仔、霍清普粮台。济、惠、商、齐、章、邹六县人，分为三股出庙，孙玉龙、王生才领数百人为中队，打前敌；小的与蒋正得领数百人在北为右路；李五云、霍凤同领数百人在南为左路，相隔皆半里多远，共马六匹。各县大师兄皆骑马，惟章邱无马。临阵时先见马队，枪响后即往西南败走，步队赶到，亦渐渐败退，追过堤埝方回。约计杀官兵十几个，拳兵死二三十个，受伤二十余个。查大老爷被害，小的在右队，当时人乱，相隔又远，小的实说不真。打仗后即散队，各自逃生，更无从听说是谁杀的。玉皇庙聚会七八天，抢抄洋教四处。初次陈家，二次范家，三次安家，四次鲁家寨。至于在拳会之人，小的素非熟悉，姓名皆呼不出，认识的有陈领仔、陈安仔、王生才、王正南、李方同、李凤祥，死的蒋正得、霍有仔、陈毛仔、王敬典、霍青普等。小的初一日打仗后逃散，先到长王庄、孙家庙，返回白桥杨姓家。恐藏匿不住，遂北去，到大许家庄许墨林书房暂避。闻缉捕风声急，转匿于陆吉陈家庄刘成吉家，被获。他们都不在拳会是实。复提同王传森、萧七、金仔相与质证，各节皆实。惟戕官一节，孙九龙既为大师兄，又系出队首领，不应全无闻见，严责质讯，竟无确词。或者当时出庙忙乱之际，各不相顾，隔离较远，遂不能周知，及至收队，又不暇论功行赏，即各谋逃生，遂至终于不知，亦似在情理之中。所有沐恩震春驰赴乐陵拿获要犯孙九龙，会同卑职

嗣冲讯问各情形谨肃禀陈。此犯应否与前获各犯一并解辕，伏候训示祗遵。

批：据禀拿获匪犯孙九龙缘由已悉。该管带驰赴乐陵陆吉陈家庄拿获著名首要，具见缉捕勤能。该管带着记大功三次，倪令记大功一次，在事弁勇暨眼线杨某共赏银百两，杨某并加赏八品功牌一张。赏银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功牌随批饬发，仰即查收填给，藉示奖励。该犯孙玉龙、陈云岭等务获究办。缴。

38. 马副将金叙禀 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到（1900年1月12日）

敬禀者：窃副将于本月初九日接东昌洪守来函：飞启者。顷据冠县程令来郡面称，邱县常屯距梨园十八，距干集十二里，四围直隶境以及威县、曲周等附近各庄，现有逸匪阎书勤等啸聚三数百人，欲至梨园屯，意图报复。程令派勇目带勇往探，闻已为其扣留。并闻在距梨园六里之干集知会各庄，预备该匪等住扎。查梨园屯孤悬境外，四面即威县、曲周、清河、南宫、冀州、鸡泽、肥乡皆直隶州县，内有常屯等十八村，属邱县；又有临清之小芦等十八村，均犬牙相错。梨园经惩创数次，如各处拳匪不纷纷滋闹，既有责部驻扎，自可无虑。现在直东交界，到处有事，梨园附近拳匪最夥，上年二月一夜即呼聚万人，设蜂拥而来，顷刻可至，非有大队前往，恐不足以资镇压。且该匪等既欲与教为难。梨园现有队伍，难保不注意距梨园十二里临清属小芦教堂。为今之计，唯有请台端统率马步三两哨取道临清，直抵干集，又名中兴集，相机办理。常屯邱县属，本系东境，匪首牛壑仔、孙汉章、高珂，紧接尚有高庄、孙庄亦系拳匪，如果真系逸匪阎书勤、高小麻、高五杈子等，皆系漏网巨匪，即可剿捕，务望迅速命驾，以免滋蔓。已嘱程令即日折回，敢祈妥为商办，以遏乱萌等因。副将当即拔队起程，驰往临清，探明匪踪，相机办理。除将到境确探匪踪随时具报，一面函会吉道商听指示办理外，谨据情驰禀鉴核示遵。

批：据禀拔队驰赴临清缘由已悉。此案已据东昌洪守禀报，该统带驰抵该处，仰即会商吉道等妥慎办理。昨据吉道禀称，夏津郑保屯

亦有直匪阑入，经屠令率队逐退。是冠县之梨园屯，邱县之常屯，夏津之郑保屯，均为东直门户，该匪处处可以窜扰，该统领带等务须审量地势，于适中之处扼要分扎，以期兼顾。小芦庄闻有洋式教堂一所，亦须拨队驰往防护，俾免别滋端衅。仍将筹办情形报查。此缴。

39. 马统带金叙禀 廿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到（1900年1月16日）

敬禀者：窃副将前将本月初九日东昌府洪守以冠、邱属境常屯、梨园等处拳匪蠢动，函商进军临清，相机办理，当即拔队起程缘由具禀驰陈钧鉴。是日派队前行，副将稍为部署，初十日取道高唐，就见吉道商听指示。十一日早又复晤商，定议恪遵大帅仰体皇仁之至意，而专主弹压、解散间参，以必不得已而稍示兵威之微旨，以济弹压解散之所未及，而务求了事。于是吉道赴夏津，副将趋临清，而绕道于夏津境内之贺家屯，缘该屯建有教堂，本月初六日为拳匪饱掠而去。现在卑部驻夏防队移扎该屯，副将面饬实力防范，免再骚境。途次有此周折，十二日抵临清。接据卑部东正右营营官马游击祖兴禀报，以本月十二日早晨据该营驻扎冠县之李阎屯即梨园屯之刁哨官禀称，十一日午后有拳匪数百人来抢李阎屯，开放抬炮。该哨官有驻防专责，势不得不开枪抵御，击毙骑马匪一名，匪遂退去。我队得马一匹，有手受炮伤勇丁一名。该营官闻信往视，时冠县程令在临，与之偕行，同到梨园，果见击毙拳匪一名，年约十六岁。并在庄东窑内巡见击断右腿匪一名，据供杨姓名计海，年二十六岁，直隶南宫人。匪首阎书勤、王玉振、李玉可、董姓和尚，共有匪徒五百余名，此次受伤十数名等语，具报到营。

又准临清王直牧移会，以据邱县李令禀称，初十日探得会匪首犯系直隶威县拳民王洛金，即王玉振，带领数百余人并有僧人及幼孩数十人在内，势甚猖獗。又胡章等有复传鸡毛传帖，聚众来城之语。又该会匪等竟于昨夜将常屯教民房屋焚烧，并将教民许姓割去一耳，恳请移知防营拨兵剿捕，以救民危等情。据情移会副将就近拨队前往剿捕前来。

查该匪以常屯为巢穴，梨园被击之后，应仍退踞该处。副将拟于

十五日照东昌府洪守函约，前往距梨园六里、距常屯十二里及十数里不等之干集。一面晤商王直牧饬知邱县李令，并一面函商洪守饬知冠县程令，同日往会该处，相度机宜，妥商办理。仍确探匪踪趋向，随时驰报外，谨据情禀陈。

批：据禀驰抵临清暨在李阎屯拿办匪犯各情形均悉。仰仍会同各地方官确探匪踪，认真防范，并协缉逸匪阎书勤等务获究报。缴。

40. 张管带国泰禀 廿六年七月廿八日到（1900年8月22日）

敬禀者：窃标下于本月二十六日购出眼线，会同李领官派队剿除，敝队派高哨长青云、姜哨长全胜选带目兵十五名，改装出探，侦知城南四十五里东天宫地方，系拳匪练厂。队伍离庄五里，步探宋金岭假冒拳民先行【入】庄，将匪首刘大诳出，意图至队伍处擒拿。该匪看破，即呼王师兄拿刀来，即见一人持刀前来，宋金岭独力不支，仅夺得青头巾一条。及通气兵知会队到，刘大及其弟刘二皆逃，仅获其父及其同院一人，并搜出花枪一杆。又马探正目李传生、张福堂，正兵绍永魁三名，亦冒拳民，探至距东天宫二里之西天宫庄，西观音堂庙内亦是拳场，共有匪三十多名回报，马步队齐到，将庙围住，搜获僧俗四名，花枪一杆，腰刀二把，铜锤一柄。僧供本庄熊、李二姓为首，尹姓亦在其内。当即往搜，熊、李两家皆已锁门全逃。惟在尹家搜获大炮一尊，上贴义和拳团印片，装有子药，并扑刀一把，花枪一杆，花名单二纸，黄表书符数十张。又询该僧供称：该场尹士和、刑〔邢〕方德为首，初十日曾赴该庄西北四里王家庄抢劫王国臣，经庄首哀求，许钱三百千文免死，已付一百六十千文。十二日又抢前当余邱姓家，讹钱一百五十千文。今获来之廉保祥亦在其内。两次抢劫，曾与僧人香资钱五千文。十六又由东乡柳沟来蓝旗队六十余人，约同攻打罗圈套。十六日去，共带该拳场十人，张玉振、刘嘉禾、张柱、廉保祥、尹景训、尹绪国、尹敬尧此皆平阴人，另有邢于、吕金，陈家屯孟传位、薄鉴冈等，其余皆未及审询。理合将获到僧俗六人，并搜出符录、印片，花名单二纸，大炮一尊，子药在外，刀三把，花枪三杆，铜锤一柄，包头巾一条，备文移送平阴县陈令毓崧查

收审办，并将拳匪情形理合备文呈情帅鉴。

批：据禀拿获东天宫等处匪徒，并起获枪炮等件移送平阴收审缘由已悉。此次出力弁勇赏给功牌四张，仍严缉匪首刘大等务获究报。并候檄饬陈令提犯严讯禀办。缴。

41. 倪令嗣冲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五日到（1900年10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访得济阳、商河、惠民、青城、齐东各坛口，均在济阳、惠民交界之石林王家领香。所有在伊处〔领〕香之坛口，拳匪姓名、住址皆有底帐。于初十日天将明时，同徐统领等带同眼线至该庄，拿获王传森、王丙仁、王兴阁、石良仔四名。当与徐统领等会讯。据王兴阁供称，伊系莱州府人，前年逃荒来此，本姓崔，因为王姓招养老女婿，故改名王兴阁。五月间该庄首事派在伊家立坛，王传森为大师兄，王玉田管帐，王丙仁为拳首事，外有郭背惠仔、张拴仔、杜姓二名，萧姓及本庄各小孩等习拳事实，余不知情。

王炳仁供称，八月初九日，有惠民城西孙庄大师兄孙玉龙，济阳地官道陈庄大师兄陈云岭二人至伊庄，约集玉皇庙，系王玉田写的帖子，孙玉龙、陈云岭、王传森出名，张拴仔下帖。至二十四日，该庄赴玉皇庙打仗者只有王传森、张拴仔、郭背惠仔，伊并未去，是实。余与王兴阁同。

王传森供称，系石林王家大师兄，查委员受伤阵亡，系赵希贤即长名仔跟随查委员之马后，持举单刀将查委员砍落马下，众人持刀乱砍殒命。至于学拳的姓名、住址、底帐，皆系王玉田经管，现王玉田已闻风逃避。余供与王丙仁同。

石良仔供系青城县石家井子人，向在济阳丁家庄丁之文家学拳，大师兄系齐东县的于光华。上玉皇庙打仗系于光华出首，要约共聚一千余人，因伊眼色不济，未曾上前打仗。听说孙玉龙、于光华、赵姓等杀了一官，遂各往东北分逃是实。

是日午刻，同赴丁家庄搜捕于光华等，讵丁之文不家，审问丁之文之妻，供称伊夫系济阳县地保，伊子习拳，于光华为大师兄，在伊家设立坛场。自赴玉皇庙打仗后，均未归家，情愿遵限十日内约同本

庄首事，赶将伊子丁根仔及丁宝山、丁鱼乃、丁兴发等送案不误。晚住长王庄，复会同李令将王传森等审讯，各供均皆承认不讳，并求缓限数日，情愿着伊家属现〔献〕出杀害查令及为首各犯，是以暂未正法。十一日即将该犯带至济阳地曲堤集请王营务处讯问，大略相同。王营务处与徐统领回济后，雷管带震春至曲堤，卑职当与会商一切，约同住济阳地之仁风。当奉宪札，将陈云岭、孙九龙勒限拿获。惟该家属已于打仗后搬净，该犯窠厂经王营务处于初七日先行毁平，匪尸之签仅注何县，未注姓名。所获拳匪七犯，除受枪伤重之董元仔，青城地之石良仔会同雷管带讯明，于十三日正法外，其余五犯供出伙匪多人，俟派线缉拿到案，令其互相供证，再行究办。

总之，误入邪拳之百姓，于五、六月间自知改过务农者，或可稍为宽容。如赴玉皇庙抗拒官兵者，无论首从，非尽法惩治，不足以遏乱源；即其家属田产，自应查明拘追，决不可稍为轻纵，致姑息养奸之弊。复奉札，察匪徒戕害委员兵丁一案，访得查令确系被马惊坠，匪徒将其杀害。马、步各兵正在冲锋接战之时，势难兼顾，各兵退至鄢渡上船后，贼匪始退。至于接仗各节，均经王营务处禀明在案，亦与卑职所察大略相同。除俟缉拿各匪随时会衔禀报外，谨将卑职察访情形，酌拟办法，是否有当，理合排递禀报鉴核。

批：据禀缉办玉皇庙戕官拒捕案内匪犯，并另禀密陈确查接仗各情形均悉。仰即会同王中书、徐统带、雷管带暨各该地方官，严缉此案凶犯孙玉龙、陈云岭暨在逃各逸匪悉数弋获，质讯严办，毋稍宽纵。余仍查照前檄办理。此缴。

42. 管带抚标后营陈泰交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九日到（1900 年 10 月 12 日）

敬禀者：窃标下据盐山县崔家口文生刘鸿恩，海丰县大屯堆民刘清云禀称，崔家程肇庄拳匪作乱，焚杀良民，有大师兄崔哲甫等，曾于七月间勾窜秦笛旧城等处五百余人，抢掠财物马匹，将生母杀死等情到案。当经卑营卢帮带永祥派后哨哨官许兰洲访查确切，于十一日夜半带领后哨一哨驰赴该庄时，天尚未明。该庄寨门紧闭，当经后哨

许哨官兰洲选挑奋勇十余名督率爬墙而入，遂将寨门潜开，率领全哨将该犯房屋四面围住。派令九棚头目徐得功、护勇姚福田进院。突有匪首崔哲甫持刀照砍，将该勇包巾砍透，顶门受伤。适徐得功躲在门旁，出其不意，开枪将该匪轰毙。而侧房匪党持械冲出时，许哨官已率有十余人进院，遂生擒从九常、崔成第二名，夺下单刀一把，来复枪一杆。询悉崔成第之子崔虎系著名匪首，当我军方进寨时，已持枪逾后墙逃去。余党数十人居在街南马棚，及我军扑至街南，余匪已悉遁去。左右所居俱系良民，不敢扰害，是以未便搜寻。计查抄单刀二把，来复枪一杆，马二匹，毛瑟枪子三百余粒，九龙袋三个，粉条三十四根，铜子壳一包。饬弁解送前来。当经标下讯明确供，抢掠各情不讳。并供所买毛瑟枪子，俱系张九在埕子口、车运各村售卖。除将该犯并所剿军械解送张营务处勋将该犯讯明正法另行禀报外，所有标下枪毙大师兄崔哲甫，并生擒匪党从九常、崔成第二名，剿获子弹刀枪各缘由，理合陈明，肃此具禀。

批：禀悉。已于张副将等会禀内批示，并分别记功给赏矣。仰即知照。仍一面严缉逸匪崔虎等务获解究。缴。

[1] 此卷原题为《济南府属剿办拳匪卷》。

1. 济南府禀　廿六年六月十一日到（1900年7月7日）

敬禀者：案蒙臬司批，据茌平县廪生林宪之等以公恳鸿慈等情，呈保董衍榜一案，饬即提讯明确，禀候核办等因。查董衍榜即董元邦，前蒙本道禀获解省，与匪首朱红灯、于清水、僧人心诚，先后奉前宪饬发审办。经卑府提集【研】讯。据朱红灯等供认，习拳闹教，抢掳教民财物，杀人放火，焚烧教堂，抗官拒捕不讳。诘讯董元邦，供词含混。当经分别录供，禀请将朱红灯等就地正法，声明董元邦俟讯明另禀在案。奉饬前因，遵提董元邦复讯。据供，茌平县人，前在省城龙神庙开设春林堂药铺生理，嗣因歇业，回家种地度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间，伊子染患病正〔症〕，跟随学习神拳之侯顺天赴拳厂就医。二十一日伊前往查找，被侯顺天与徐大香等留住，逼令入会，伊未允从。旋被官兵拿获。委无习拳随同闹教情事等语。一再究诘，供无异词。

查此案前经卑府提同朱红灯等质讯，均称与董元邦素不认识，亦非同伙。现又据裕盛金局等铺甘家，并监生姜寿堂等，暨泺源书院肄廪生张养义等迭次来府呈保。董元邦所供并未学习神拳，似尚可信。惟查核初供，系被拳匪徐大香等逼胁，并给与长枪马匹，令其随同打仗，被官兵当场拿获。现称因查找伊子在徐大香等拳厂住歇，被逼未允。先后供词未尽吻合。究竟董元邦平素有无劣迹，必须查明确，方能核办。可否将董元邦发回该县，就近访查，如果实无为匪不法情事，再由该县取具妥保释放，庶足以昭核实而免枉纵。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

批：如禀办理，仰按察司转饬知照。缴。

2. 济南府禀　廿六年七月十三日到（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以据临淄县申解拿获匪犯侯玉晟一名，饬即研讯确供，禀候核办等因。遵即督同局员提讯。据侯玉晟供称，直隶南乐县人，年三十一岁，向开杂货铺生理，与菏泽县人郑身法素

识。郑身法自言向有法术，善能遣将拘神，避刀避炮，伊即相从学习。郑身法供奉元天教主神位，书符念咒，令伊习练。四月间，伊随郑身法至益都县曹家庄曹老五家传教。曹老五令其子曹跟吴，并代约曹姓、吴姓二人拜师从学。五月初间，曹老五又邀郑身法与伊至临淄县王朱庄石姓家招徒设厂练习。曹老五与郑身法住十余日，仍回曹家庄居住，令伊在场看守，即被拿获，并将神牌、符布一并起获。并无讹诈抢掠情事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

查该犯侯玉晟随从郑身法学习邪教，书符念咒，传徒惑众，虽讯无讹诈抢掠情事，究属不安本分。应请将该犯侯玉晟发县严行监禁，俟一二年后，由县查看能否改悔，再行禀明办理。以戢奸宄，而杜煽惑。是否有当，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匪妄布邪言，左道惑人，应不止以监禁了案。仰俟地方平静，再行发落。缴。

3. 邹平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1900 年 1 月 29 日）

敬禀者：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蒙宪台札饬，以据洋务局详据马主教天恩函称，章邱、邹平等处均有匪徒，近日亦计滋事，令即设法解散弹压，并将前发告示张贴，据实禀复等因。又奉发滋事刀会首从清单一纸到县。蒙此，遵查卑县境内，现无刀匪、拳匪窜聚滋拢。昨蒙宪台札饬查，业经按日具禀。所有奉告示亦经卑职连夜饬承添缮多张，于冲要通衢以及穷乡僻壤之处，分贴晓谕，咸使周知。一面将贴过处所、张贴日期，具报在案。

惟自省西一带会匪横行，卑境为省东大道，近在咫尺，人心未免惊惶。故屡经卑职亲赴四乡，不动声色，明查暗访，民、教尚属相安。并恐有若辈潜入煽惑愚民，当传集绅民人等晓以大义，喻以利害。前数年曹、单、城武刀会滋事，一经剿办，玉石俱焚，虽后悔已莫能追；此今日之殷鉴也。该绅民人等亦深能喻意，防患未萌，现在地方幸称安靖。除仍随时加意防范，不分畛域，照单查拿，务获禀办外，缘奉札饬，理合据实驰【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巡缉，毋稍疏懈。缴。

4. 邹平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到（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卑职风闻武定之利津、阳海一带，拳匪猖狂，辄敢与官兵抗拒；滨、青亦渐致不靖，现复有东窜之谣。

卑县东北九十里之田镇庄，即与滨、青及高苑等州县交界，犬牙相错，为东路所必经之区，若不预事筹防，势必滋蔓难图，后患何堪设想。惟卑境地当孔道，额设兵丁有限，募练勇队无多，且未必皆能得力。即有能办事者，值此青纱帐起，正宵小窃发之时，巡缉已不容忽，加之护送行旅，巡视电杆，以及接递饷鞘人犯亦须妥为布置。况境内洋房十数处，有孤悬村外者，迥异民房，数里以外一望而知，尤不可不严为之防。顾此失彼，在在堪虞。且该镇地本偏远，闻信较迟，则又鞭长莫及。现虽经卑职谕令乡团协同防堵，然用以折冲御侮，究未足恃。辗转筹思，自非借重防营相助，不足以壮声威。

际此东省海防吃重，卑职亦明知兵力本单，若一处请兵，处处皆须添设，亦属不敷分布，未敢遽作是请。第思田镇系四县管辖，为三府所属之地，情形较他处更为吃紧，如驻有重兵，不惟为东省屏蔽，并可作武属援应。合无仰恳宪恩俯赐，酌拨劲旅，赴彼驻扎，以为游击之师，藉资震慑。地方幸甚！卑职为慎重防务起见，是否有当，并祈批示祗遵。

批：据禀田镇地方吃紧，请拨营队驻扎缘由已悉。仰候分饬王副将世清、张牧星源就近查看情形，会商妥办。缴。

5. 邹平县会禀　廿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1900年8月17日）

敬禀者：窃卑职廷琛、诚保蒙宪台札委，巡查东路运道电报等因。蒙此，叩辞后，遵即束装起程，于七月十九日驰抵邹平县会晤卑职桂麟。查卑境边界之田镇逼近武属，情况吃紧，业经卑职桂麟分饬乡团协同勇役极力巡防；一面禀请派队驻扎在案。惟现在武属拳匪愈聚愈多，蔓延愈广，卑境相依咫尺，时有三五拳会潜入煽诱。官至则散，官去复来。节经卑职桂麟传知各庄首事人等力为禁止。而所以未敢轻动者，以卑县勇役无多，若拿办而不得手，彼必簧鼓其党羽以倡乱萌。且县城关附近洋房共十数座，尤切隐忧。而现闻青、莱又复有

土匪蠢动，人心益觉惶惶，设有奸民从而勾结，为患曷可胜言。卑职等筹商至再，亦非有防营驻扎，不足以资保卫。正在具禀间，蒙宪台以田镇地方紧要，饬派王副将世清、张牧星源就近查看情形会商妥办。本可随地随时相机办理，惟该镇距城几百里之遥，现在武属匪势又如此猖獗，深恐王副将等力难兼顾，在在堪虞。卑职等为慎重地方起见，不得不冒昧渎陈，恳乞鉴核。俯赐另行酌拨马步队来邹城关驻扎，藉资弹压；抑或由王副将等分军兼防，并请训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拨队驻扎缘由已悉。匪徒窜拢，全在各州县防范弹压，消患未萌。值此时事艰难，安有如许兵力为疲玩牧令常川看守。嗣后如再不振刷精神，认真筹办，专恃防营以遂其姑息之计，定即从严参办。仍候雷管带等绕往巡缉。缴。

6. 邹平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五日到（1900年8月19日）

敬禀者：本月二十一日夜三更时分卑职探闻武属拳匪有东窜之信，田镇岌岌可危。当经带领勇役星驰查探，至次早抵县正北六十里之辉李庄。又闻县东与长山交界地方，聚有拳会多人，离城较近，随即折回前往弹压。维时天已昏黑，该匪已纷纷远避。缓之固难，急之则生变，焦灼殊深。一面饬役探报该镇附近地方，于二十二日突有拳会数百人，声言抄杀洋教，烧毁房屋，多在青、高境内。卑境唇齿相依，危在眉睫。王副将等尚未到防，而卑县城关洋房最为腹心之患，尤须实力巡防。顾此失彼，设想何堪！除添派勇役分投确探，并严饬民团协力防堵外，理合由五百里排递禀乞鉴核。俯赐饬调王副将等迅赴田镇一带扼要驻防；一面酌拨队伍星夜来县相机办理。不胜【翘】企之至。

批：据禀已悉。王副将世清驰赴滨、蒲一带剿办匪徒，一时难以兼顾。现已檄饬雷管带震春酌量情形，由长山县绕往该县会同巡缉，相机防剿。仰即知照。仍随时确探匪踪，飞速禀报查考。缴。

7. 邹平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六日到（1900年8月20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田镇及城关洋房均甚吃紧，必须有兵分别防

堵情形，先后禀陈宪鉴；一面加派勇役严密巡防在案。本月二十四日午后，卑职忽闻东关外聚有拳民八九十人，执有枪械，当即会督营典，带领兵役前往弹压。该拳民等声称：北直拳民早蒙朝廷录用，何以不令伊等学习。昨在黄山庙内安坛，首事人等奉谕查禁，驱逐该庙道士，并将其香炉打毁。此等情形不能忍受，非学不可。卑职当诘以尔等既系为国尽忠，现在京畿危急，应即北上助战，方为真正义民。该拳民等佥称，伊等实系义民，愿图报效，决不敢扰害良善。复经卑职反复劝谕解散。当因其人多势众，既无防营相助，力难钳制，而城关洋房十数处，防不胜防，若鲁莽从事，势必立滋祸端，不得不曲意柎循，暂保目前无事。除仍严行禁止实力防范外，理合飞禀鉴核。迅拨队伍来县相机筹办，地方幸甚！卑职幸甚！

批：据禀匪徒在黄山庙私设会厂各缘由均悉。查此项土匪误国病民，大局已不可收拾；尚复作此妄言，假托忠义，殊堪痛恨。该县身为民牧，事前既不能防范，当场又不敢捕拿，实属恇怯无能，应记大过三次，以示惩儆。仰仍设法驱逐解散，如再违抗即行从严拿办。并候雷管带震春由长山绕赴该县，会同剿捕。以惩凶暴，而靖地方。缴。

8. 邹平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三日到（1900年8月2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风闻卑境土匪甚多，东西两关匪首朱二等令即查拿正法，并将所设会厂一律查封，仍俟雷管带等过境会拿打鱼李庄等处巨匪。先将实在情形迅即详报等因。蒙此，仰见大人辟以止辟，刑期无刑之至意。下怀感悚莫名。

遵查卑县东西两关有拳民数十人，共设有拳厂二处，为首者朱二等。东与长山交界，如小店及耿、姚二庄等处，亦各有拳民，节经卑职实力查禁。并传同各该处首事人等，饬令转相诰诫，想早在洞鉴之中。乃若辈昏愚无识，前闻朝廷以拳民为义兵，遂致真伪莫分，争相则效，即五尺童子亦闻风兴起。虽诲之谆谆，而听仍藐藐。彼贤父兄稍知义理，亦莫之能禁。日久难【□】，为祸匪细。惟目前该拳民朱二等并未滋扰，而居民人等均安堵如常。在我宪台欲惩一以儆百，实

所以保全民命。卑职亦何敢稍事姑容，转致养痈成患，贻祸将来。但以目前情形而论，既无防营相助，而城关洋房十数处在在可虑。若查拿而不得手，势必立滋祸端，而卑职获戾更重。应请仍由卑职力为防范，一俟雷管带等过境，即行相机剿办。所有现在办理情形，理合禀乞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暂缓查办东西两关匪徒缘由已悉。仰俟雷管带驰抵该县后，迅即会同妥速缉办，毋得先期漏泄，致令远飏。该令以朱二等现未滋扰，意存宽纵，不知【执】械聚众律有明禁，俟其滋扰而后拿办，则所伤者更多，纵之适以陷之耳。此缴。

9. 邹平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初十日到（1900年9月3日）

敬禀者：初三日会同驰往黄姑庵，将匪轰伤廿余名，生擒十五名，并起获旗帜、红布兜兜，并木戳、刀枪及册子、账簿等件。旋据绅董恳准出十一名取结释放；其余经雷管带与卑职桂麟会商讯明，将孙广庆、孙裕兰二名取具的保开释；田恕千、王丁子、王裕连三名正法；另有成六仔一名监禁。俟肃清后分别办理。起获各物由县存库。

批：禀悉。已于张管带禀内批示，并分别记功给赏矣。仰即查照前禀批饬办理。缴。

10. 邹平县禀　廿六年九月廿六日到（1900年11月17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蒙札饬，以据雷管带震春会同前陵县知县倪令嗣冲禀获匪犯郭书卿，讯认与孙玉龙、朱佩有等抢掠济阳县玉皇庙庄教民财物，戕害委员一案。饬即严缉逸匪朱佩有、赵四仔等务获究报等因。蒙此，遵即选派勇役，悬立重赏，购觅眼线严拿去后。兹于本年九月二十日，据派出勇丁孔昭忠密禀，匪犯赵四仔等现已潜回原籍，请派队往拿等情。当经卑职督率勇役驰往围捕，勇丁孔昭忠奋勇当先，立将赵四仔、李小科仔二名擒获到案。提讯赵四仔即帽缨子，供称邹平县西韦家庄人，年二十四岁。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伊因贫难度，与已获正法之郭书卿、现获之李小科仔，听从素识在逃之孙子龙、霍士桐，伙同王裕田、王裕彬、位〔?〕以孝、刘斗仔、

郝杨仔、赵立刚、赵成山、赵方和、马斗仔、贾鸿远、郭同仔并不知姓名数人学习拳会，抢掠济阳县玉皇庙庄教民财物，拒敌官兵，砍伤委员左腿。李小科仔中途畏惧不行属实。质之李小科仔，供称与赵四仔等学习拳会。本年八月间，孙子龙等纠邀伊赴济阳玉皇庙庄抢掠教民财物，行至中途，伊畏惧折回。嗣赵四仔等如何与官打仗，拒伤委员，伊并不知情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

卑职查赵四仔仰即帽缨仔，听纠抢掠济阳县教民财物，胆敢拒敌官兵，戕害委员，实属愍不畏法；李小科仔一犯虽讯系中途畏惧不行，不知抢掠拒敌官兵情由，亦难保非狡供避就。惟案情重大，自应解省审办，以昭核实而成信谳。除将犯严加肘锁，选派勇役妥为押解；一面仍严缉逸匪霍士桐等务获究报外，理合禀请鉴核，俯赐饬发济南府归案审办。至勇丁孔昭忠奋勇直前，缉获拳匪二名，实属勇敢有为，可否赏给六品功牌，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宪恩，实为公便。

批：禀悉。该犯赵四仔等昨据该县申解到省，业经札发济南府督同历城县收审矣。该令记大功一次。勇丁孔昭忠既系在事出力，应准赏给六品功牌一张，仰转给收执，以示奖励。缴。

11. 邹平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六日到（1900年12月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访闻济阳玉皇庙戕官拒捕案内，漏网逸犯霍士桐、王传江等二十名均系著名首要，分住该县东西关等处。饬即记大过六〔一〕次，勒限一月按名严缉务获究报等因。接诵之余，莫名惶悚。遵即悬重赏，选派勇役，购觅眼线，分投踩缉。兹于本年十月初八日，据缉役刘成盛等禀称，伊等侦知王传江在齐东县境禹王口庄潜匿，当即执批与眼线王景春前往查拿，该匪情势汹汹，欲行拒捕，经伙役李福山伤其左后胁等处，并将王志仔一并擒获。正欲押带回县，讵犯父王致福胆敢纠邀首事，聚集人众，将王传江劫去，拒伤差役。现闻该首事畏罪将王传江送至齐东县收管，恳请关提究办等情。卑职因该差所禀恐有未尽，即经函询该县宫令去后。旋准宫令函复，以提讯该匪小名王顺仔又名王殿魁，并非王传江，不便关解等情。

卑职当因王传江系奉札饬拿要犯，且六月间，卑境东关外黄山地方，匪徒聚众之时，卑职会同营典督率勇役前往弹压，曾见该匪王传江肆无忌惮，不服查禁，至今犹能忆其面貌。接阅差禀，卑职适值因公顺道赴齐东县，会同宫令提验王传江，确系正身无疑。讯据该匪供称，伊原籍齐东县，寄居邹平东关，卖烧饼生理。伊本名王顺仔即王殿魁，王传江系属外号。前曾聚众滋事，并无在济阳拒捕戕官等语。显系狡供避就。惟是宫令于境内潜匿匪徒，并不查拿协捕，迨经卑县差役前往购获，任听首事一面之词，疑王传江为良民，不即关解质讯。似此胶执成见，若不据实禀明，窃恐嗣后隔境缉匪，办理碍难得手。除仍严缉逸匪霍士桐等务获究报外，理合禀请查核。俯赐檄饬齐东县迅将该匪王传江即王顺仔，又名王殿魁关解过县，以便严讯禀办；抑或将犯解省，饬发济南府札调卑职与宫令晋省会审之处，伏乞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饬差役缉获匪犯王志仔一名，又会同齐东宫令缉获匪犯王传江即王顺仔一名，应与宫令各记大功一次。该犯王传江据齐东县申解到省，业经札发济南府督同历城县收审矣。仰仍遵限严缉逸匪霍士桐等务获究报。缴。

12. 邹平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1901 年 1 月 9 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排单札饬，以境内教民实被拳匪扰害者共有若干户口，饬即亲自赴乡验看，开折补报，并将逃匿拳匪财产分别查封变价，作为抚恤之用等因。蒙此，仰见宪台锄强扶弱。被匪烧毁房屋者四户，被抢什物者四户。凡被烧房屋二十九间者为极重，恤钱廿九千加抚京钱五十千。十四间者为次重，恤钱十四千加抚京钱三十千。七间为较重，恤钱七千加抚京钱二十五千。二间为较轻，恤钱二千加抚京钱十千。被抢什物四户，估计失物无多，每户恤钱三十千、二十五千不等。已于十月十二日一律散放。共放过京钱二百五十七千，取有领状附卷。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匪产查封变价归垫，另行开折禀报。一面续查被匪扰累教民，未经抚恤者随时酌量补发，以示体恤。此缴。

13. 邹平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到（1901年2月1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卑职禀，遵饬查明县境被匪烧抢民、教户口，筹款抚恤缘由。蒙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匪产查封变价归垫，另行开折禀报。一面续查被匪扰累教民，未经抚恤者随时酌量补发，以示体恤。此缴。折存等因。蒙此。

查办理匪产必须有赃证可凭，有事案可质，方予查封入官，俾免累及无辜。卑县逃匿拳匪财产，前奉宪台檄饬，业经卑职亲诣四乡，按照章程，认真举办，确切访查。兹已查出设立拳厂之田永康等宅房五所，又拳匪张安庆等七十八家，共有房屋八所，地二百三十四亩七分，即经全数查封，饬令变价，统计京钱三千九百十二千库平银六百五十两。除归垫抚恤民、教京钱二百五十七千，下余之款存，俟各教士回邹妥为筹商。设该教士尚未惬意，再行酌加抚恤；如并无异词，拟将此款发当生息，添补书院山长脩金及膏伙奖赏之需。一面将查抄匪产变价数目，出示张贴晓【谕】，咸使周知，以免首事人等从中弊混。所有卑县查抄匪产变价缘由，理合开具清折禀【报】鉴核，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匪产变价余存之款，姑先暂储县库，俟将来如尚有应恤之户口再随时禀请提拨，不得擅行动支。所请发当生息之处，应毋庸议。仰即遵照。缴。

14. 历城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到（1901年1月1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齐东县知县宫令耀月禀，获案犯贾来福仔供出之李海仔，请解交卑县审办一案。饬即俟犯解到，迅速收审等因。蒙此，并准齐东县将李海仔关解到县，遵即提同贾来福仔研讯。据李海仔供，齐东县成家寨人，一向庄农为生，与贾来福仔素不认识，伊前在孙家庄人赵集仔家佣工二十余日。赵集仔与王焕文及邹平县不识姓名一人学习义和拳，伊并未入伙同学，亦无赴济阳打仗情事，至贾来福仔如何价买赵集仔马匹，亦不知情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质之贾来福仔，只供称得诸传闻并未亲见，且与李海仔素不认识。无指证，势难凭空定谳。卑职复遍查奉宪台抄发历次查明及获匪供指拳匪姓名单内，亦无该犯李海仔之名。所供并无为匪情事，似

尚可信。第词出一面，究属未经质究，亦难保非恃无质证，狡供避就。可否将该犯李海仔解回原籍齐东县暂行管押，俟缉获赵集仔等到案，质明办理。抑或饬府提审之处，卑职未敢擅便，拟合据情禀【报】鉴核，俯赐批示遵行。

批：禀悉。查该犯李海仔既恃无质证，狡供避就，自应递回原籍暂行管押，俟缉获赵集仔等到案质讯究办。仰即遵照办理。缴。

15. 历城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廿六日到（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案奉宪台密饬，严缉卑县拳匪头目李五云，务获解究一案。业将探明踪迹设法购办情形驰禀。本月二十四日掩捕李五云，立时拿获申解。

批：据禀已悉。该犯李五云已据该县申解到省。当经札发历城县提案讯办，并将该令记功一次，分行知照矣。仰仍严缉逸匪丁二仔等，务获究报。缴。

16. 章邱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四日到（1900年11月5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奉宪台排钉密札，以据卑县报获匪犯李五云供认，六月内与林集镇大师兄丁盛祖学习义和拳，上月二十四日到玉皇庙随从大众拒捕等语。饬即严拿匪首丁盛祖，务获解究等因。遵查卑县临集镇等处，于本年六月初间，曾有私设拳厂，学习邪拳情事。旋经卑职访闻缉禁，节次禀报有案。

济阳玉皇庙一役，前获匪犯李五云在县供出，与临集镇人丁盛祖即丁绳祖小名丁二仔等同习邪拳，同往拒敌。丁盛祖为拳匪头目，随经设法拘拿；并拘其弟丁绳武，讯供勒交，迄未就获。奉饬前因，遵复督率勇役驰赴临集镇严密踩缉，并提丁绳武刑吓比追。据丁绳武与首事王建实、庄长王浩清等佥谓，丁绳祖自济阳滋事后窜伏外境，并未回籍，如果潜回定即缚送究办。伊等已知窝匿拳匪章程严厉，断不敢少存隐庇等语。情词甚为恳切，尚属可信，取结附卷，及将从前设厂房屋照章封锁入官，以昭儆惧。一面悬立重赏，选派干练勇役，广购眼线四出侦缉，并仍搜捕余匪务获解究，期尽根株。除俟获到另文

禀报外，【理合禀报鉴核】。

敬再禀者：卑职自临集镇查办完毕，复绕赴老鸦李庄搜捕余匪；并亲至前解匪首李五云家起出匪械小洋枪一杆，短刀一把。诘据首事庄长等同供，李五云于本年六月初间，曾在本庄设厂传拳，旋奉谕集〔即〕停止。自李五云就获后，余皆四散逃窜，委未在庄潜匿属实。随率同该首事等指明从前设厂房屋，照章封锁入官。一面申严约法，切实告诫，众民环绕视听，颇知儆惧。除取结附卷，并将匪械带回存库外，合肃附禀。

批：禀单均悉。仰即迅遵前檄，严缉匪首丁盛祖等，务获究报，毋稍纵延。缴。

17. 河定左营龚廷魁济阳章邱会禀

廿六年九月十七日到（1900年11月8日）

敬禀者：窃自济境玉皇庙拳匪肇事以后，迭奉宪台严札饬拿，时有弋获。匪党鹑奔鼠窜，半于交界隐避。欲图搜求余孽，尽绝根株，必先联络邻封，消除畛域。又闻康逆布散党羽，远来构乱。卑县等境内虽尚查无踪迹，然值拳党穷蹙无归，铤而走险，更不得不预防勾结。节候交冬，饥驱寒迫，盗贼亦易于窃发，亟宜及时筹备，随在设施，以遏乱萌而靖闾里。

卑职等与标下廷魁往返函约，于本月初九日，邀同营汛赵外委麟阁等各率勇役驰赴济、章交界之临集镇，会合巡哨，将彼此访悉匪踪互相印证；并商订隔境缉捕机宜，俾免此拿彼窜。就便体察沿河各渡及前设稽溃勇各卡情形，严饬驻守勇役认真巡防，毋稍疏懈。仍各就本境纡绕回署，察看地方尚称静谧；秋收中稔，民情亦极安舒，堪以仰慰宪廑。除仍随时会同实力巡缉外，理合禀报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同认真巡缉弹压，并于沿河渡口妥为防范稽查。即由该令移会龚管带、张令知照。缴。

18. 济南府历城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初五日到（1900年10月27日）

敬禀者：窃卑府蒙宪台札发，济阳县拳匪孙玉龙等聚众焚掠，并

戕害委员候补知县查令一案。饬即督同卑职祖年提犯质讯确供，从严惩办等因。并据章邱县禀获案内伙犯李五云申解到府，遵即督同提集各犯，悉心研讯。缘孙玉龙即孙允荣、孙九龙、魏辈仔即魏白仔、董狗仔即董继有、李方同、郭书卿即郭幅清又名郭锁仔、王传申、陈乃义、王玉有即王曰有、李五云即李维云、萧七金仔分隶惠民、济阳、齐东、章邱等县，先后学习义和拳。萧七金仔并未学过邪拳，彼此互识，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间，孙玉龙起意焚烧抢掠，纠合孙九龙等传帖邀人。孙九龙等分投邀集多人，共推孙玉龙为伪大元帅，并济、齐、惠、商、邹、章六县总大帅〔师〕兄。孙九龙为伪副元帅、大先锋。王传申为伪军师。陈乃义、王玉有为伪总管粮台。魏辈仔等皆随声附和。节次抢掠陈姓、安家庄、范家庄及路家寨等处财物，杀人放火，烧毁房屋。以后愈聚愈多，众至千余人，在济阳县玉皇庙聚会。萧七金仔被胁勉从，饬令分派干粮，旋即逃回。闰八月初一日早，孙玉龙等正欲赴济阳县城厢抢掠，经委员候补知县查令荣绥领带马步队驰往剿办，孙玉龙等列队三路拒敌。孙玉龙乘马当先，将查令打倒马下，被魏辈仔及正法之王生才等砍伤，立时身死。我兵奋力鏖战，众寡不敌，轰死匪徒三十余名。我军亦有伤亡，且战且却；贼亦收队折回，渐各逃散，后被拿获等情。反复研诘，供无异词。

伏查孙玉龙始而习拳传帖，啸聚多人，焚烧抢掠，伪称大元帅等名目；继复拒敌官兵，戕杀委员，实属穷凶极恶，形同叛逆，罪不容诛。孙玉龙即孙允荣，应请比照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律，拟凌迟处死。孙九龙、魏辈仔、董狗仔、李方同、郭书卿、王传申、陈乃义、王玉有、李五云各习邪拳，听从传帖纠众，伪称副元帅、军师、粮台、先锋等名目，焚烧抢杀，戕害委员亦属同恶相济，均请按照土匪章程斩决枭示。与孙玉龙皆先行正法，以彰国宪。萧七金【仔】被胁勉从，旋即逃回；且供出各匪首姓名，得以先后拿获，情有可原，应由卑府等另行录供禀办。所有奉饬审明拟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开具供折，禀请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禀悉。查该犯孙玉龙学习邪术，啸聚多人，妄称伪职，纠众迭次抢掠，放火杀人；复因官军剿捕，胆敢逞凶拒敌，戕杀委【员】，

实属形同叛逆，罪不容诛。既据提审明确，应即照拟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仰该府督同历城县李令查明不停刑日期，移会营汛，监提该犯孙玉龙即孙允荣，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即行凌迟处死。该犯孙九龙、魏辈仔即魏白仔、董狗仔即董继有、李方同、郭书卿即郭幅青又名郭锁子、王传申、陈乃义、王玉有即王日有、李五云即李维云九名，听纠抢劫，拒捕戕官，同恶相济，并准照拟一并就地正法，将各首级解赴犯事地方枭示具报。一面录叙供招，拟议由司详请核奏。仍饬严缉逸匪，悉获究报。余照行。缴。折存。

19. 济南府禀　廿六年九月廿七日到（1900年11月18日）

敬禀者：窃奉宪台札发，济阳县拳匪孙玉龙等聚众焚掠，并戕害委员候补知县查令一案。饬即督同历城县质讯，从严惩办等因。当将讯明孙玉龙等供词开折禀。蒙宪台批饬就地正法。其内萧七金仔一犯，被胁勉从，声明另行讯明禀办在案。兹复经卑府提讯，萧七金仔供称，济阳县人，年十八岁。先曾在学读书，后习染坊生意，并未学习邪拳犯案。本年六月间，伊庄邻已获正法之魏辈仔、董狗仔及在逃之陈云岭等各习义和拳，劝伊入伙，同至玉皇庙聚会。伊因曾闻示禁未允。魏辈仔声言如不同去定将伊全家杀戮；伊被恐吓无奈同去。后来乘隙逃跑，被陈云岭追回，受责一百军棍，令伊在庙内分散馍馍。闰八月初一日，魏辈仔等前往与官兵接仗，伊复乘间逃逸，后被拿获解省等语。反复究诘，矢口不移。

卑府伏查萧七金仔一犯，始而被胁勉从，继而潜逃被责，终复畏惧逃逸，且到案后供出各匪首姓名，得以先后拿获。揆核情形，实非甘心为恶，其情殊可矜悯。可否仰恳宪恩，俯赐批准萧七金仔发回该县，取具切实保人释放之处，出自逾格鸿施。所有复讯缘由，理合禀请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萧七金仔一犯，既经该府督同复讯明确委系被胁勉从，当与逸匪陈云岭等均各相识。仰即迅将该犯饬发济阳县，取具妥保，移交防营，收充眼线，以凭严缉逸犯，务获究报。缴。

20. 济南府会禀 廿六年十月初十日到（1900年12月1日）

敬禀者：窃卑府昌诒蒙宪台札发邹平县申解拿获济阳县拳匪孙玉龙等，聚众焚掠，戕害委员候补知县查令案内，逸匪赵四仔等一案。饬即督同卑职祖年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遵经卑职昌诒、鼎玉会督卑职寿清、祖年、昱提犯细心研鞫。赵四仔即帽缨子又名赵守田、李小科仔均籍隶邹平县。赵四仔与已获正法之孙玉龙、郭书卿等互识。赵四仔曾从郭书卿习学义和拳。李小科仔向卖馍馍生理，并未学过邪拳，亦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间，孙玉龙起意焚烧抢掠，纠合孙九龙、郭书卿等传帖邀人。郭书卿邀允赵四仔入伙。李小科仔往卖馍馍，被郭书卿等强留做饭，李小科仔无奈勉从。八月二十三日，赵四仔随同郭书卿等赴官道庄劫得不知名陈姓家银钱、麦粮俵分；李小科仔畏惧，在庄外漫坡等候，并未随往抢掠。孙玉龙等旋聚多人，在济阳县玉皇庙聚会。闰八月初一日早，赵四仔随同孙玉龙等正欲赴济阳县城厢抢掠，留李小科仔等在玉皇庙内看守。经委员查令荣绥带领马步勇队前往剿办，赵四仔听从孙玉龙等列队拒敌。孙玉龙先将查令打倒马下，赵四仔与魏辈仔等用刀砍伤，查令立时身死。嗣见官兵势大，当即逃散，后被拿等情。反复研诘，供无异词。

查赵四仔习学邪拳，听纠抢劫，拒捕戕官，实属愍不畏法。按照土匪章程，罪应斩枭。应请即行正法，以彰国宪。李小科仔被胁勉从，并无随同抢掠及拒捕戕官等事，不无一线可原。可否仰恳宪恩，将李小科仔发回该县监禁五年，以示惩儆之处，卑府等未敢擅拟，所有会讯缘由，理合开具供折禀请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犯赵四仔既经该府等会同讯明，供认纠众掠劫，拒捕戕官各重情不讳，自应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李小科仔一犯，并准发回该县监禁五年。仰即分别遵照办理，并移行该印委知照。缴。折存。

21. 济南府会禀 廿六年十月十一日到（1900年12月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发海丰县匪犯从五并其子从三二名，饬即讯办等因。遵即会督局员并历城县，提犯细心研鞫。缘从五即从秋鳌

仔，籍隶海丰县。从三系从五之三子，先未为匪犯案。与前获正法之薛长淋，张汶湮即冯连、赵四、王丫头、张二即张可镗、孙中、王老憨即王立会又名王桂、从立功即从小戍又名从小新、从沨山即从玉山又名从瓜搭仔，格毙之冯汶绿、从丫头即从振冈、从磁即从小磁、从大印，被拳匪杀死之萧二红、萧雪、从二印，拟办之冯付成、马洸即马聋仔、刘兰仔、冯车，直隶庆云县正法拟办之王贵、刘胜即刘沾沅、刘青、萧清兰，盐山县拿获之常小即常小会，在逃之杨老八即杨八成、从四即从四猫眼、曹八、张丑、吴立柱、刘八、刘九、萧黑、萧鱼、王七十、萧四、从和盛、张正明、吴大个仔、张猪贩子、刘春、刘龙、袁凤章、萧元明、从景禄、张振明、从凤照、从周南、丁天池、张二秃仔、冯七、冯白小、萧保会、张二、曹三素识。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二日夜，从五听从冯汶绿，伙同薛长淋，王保淋、张汶湮、赵四、王丫头、张二、孙中、王老憨、从丫头、从磁、从立功、从沨、冯付成、马洸、刘兰仔、冯车、杨老八、从四猫眼、曹八、张丑，同伙廿二人，分别执持洋抢刀棍，徒手行窃，临时强劫利津县辛庄永阜场蒋大使公寓钤记银两衣物。冯汶绿开放洋枪，将家丁乔三元等轰拒致伤，并因被逐紧急，撩弃钤记衣物逃逸。

二十一年四月不记日期，从五听从王贵，伙同刘胜、刘青、萧清兰、刘八、刘九、肖黑、肖鱼、王七十同伙十人分携洋枪刀械、令吴立柱引路，行劫直隶庆云县张辛庄事主张明家骡马【□】头，携赃逃逸。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从五与长子从根元、次子从桁，纠允从四猫眼、萧四、从和盛，同伙六人分携木棍，行至杜家堆村外，抢得事主王维喆车上骡马逃逸。是年十一月初五日夜，从五等原伙六人分携洋枪木棍，行窃南桥堆事主南尔玉家未得财。事主工人刘二等拦捕，从五等分用洋枪木棍将刘二等轰拒致伤逃逸。

二十四年五月廿日夜，从五与从根元、从桁纠允从四猫眼、张正明、吴大个仔，同伙六人分携洋枪，劫得泊头庄事主呼德甫益丰号钱铺银两钱物。铺伙王希庚等拦扑，从五等分用洋枪将王希庚等轰拒致伤逃逸。

二十五年三月廿六日夜，从五与从根元、从桁纠允、从四猫眼、

张猪贩仔、刘春，同伙六人分携洋枪刀械，窃得小王庄事主韩向荣家骡马驴〔数〕头。事主喊同庄邻刘连科追捕，将赃夺回。从五等开放洋枪将刘连科轰拒致伤逃逸。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夜，从五与从根元、从桁纠允、从大印、萧二红、萧雪、从二印、从四猫眼，同伙七人分携洋枪行窃，临时强劫埕子街事主吴汝功丰裕杂货栈银钱衣物烟土，逃逸。是年十二月不记日期，从五与从根元、从桁纠允、刘九、刘龙、从大印、从二印、并不识姓名多人，骑马持械窃得乐陵县事主梁慎修家钱文衣服。复至事主侄孙梁三等家撬门入室，梁三等惊觉起捕，用锛将从大印格毙；刘九开放洋枪轰拒致伤，梁三等身死；携赃逃逸。

二十六年二月不记日期，从五纠允袁凤章、从二印、肖元明、从景禄、张振明，同伙六人行劫直隶庆云县事主魏登瀛家钱文衣服牛驴，并将事主之妾王氏掳出，逃至苏集。萧元明将王氏奸占为妻，后经人说合用钱赎回。是年三月不记日期，从五与从根元纠允常小、刘九、刘龙等多人，骑马持械行劫直隶盐山县事主郭连捷家骡马牛骡〔驴〕，开放洋枪轰拒致伤事主，逃逸，先后将各赃变卖得钱分用。

是年五月十七日，盐山、庆云拳匪四五千人至从五居住之北营庄抢掠物件，杀死庄民三百余人。二十三日，拳匪复领数千人将庄内房屋一并放火烧毁，并将从根元杀害。从五与从三被伤逃出。七月间从五闻知盐山县左耳庄从凤照、刘龙等聚众报仇，即与从三纠合从四猫眼、从景禄、从周南等百余人到盐山县傅家庄；适赵河庄匪首张正明、吴大个仔等邀从五至沧州杨三木庄为总头目。从五遂纠允从凤照，约同孟村头目丁天池、杨三木庄头目张二秃仔会议，在场杨三木庄竖旗，与冯七、冯白小合伙；转邀左庄头目刘九、肖四，辛店庄头目萧保会，老盘庄头目张二，牙儿庄头目曹三各带数十人，齐集杨三木庄，购备马匹、快枪子药，时出劫掠，焚烧房屋。先后抄抢洼冯家庄四五十家，杀伤二十余人。抄抢杨家小营庄六七十家，杀死百余人。以上两庄俱有从三在场同抢。又，抄抢和家庄廿余家，杀死数人；抄抢魏家桥数家，杀伤一二人；抄抢常家庄数十家；均系从五领人往抢。从凤照、张二秃仔、冯七、冯白小、曹三等亦分头抄抢小李寨瞎刁鬼家、段家庄、小杨村、王温庄等处。经赵毛陶等庄首事说合，令韩村一带村庄敛银三千两，给从五等修理清真寺。因被营兵剿

捕，分路逃散。从五与从三逃至张瞎子家藏匿，讵被拿获。其余抢劫杀人，不及记忆清楚。从桁已先被勇役格毙等情。质讯从三，亦供认随同抢掠，杀伤人口不讳。

卑府等查该犯从五迭犯抢劫重案，漏网多年，今复因拳匪滋扰，借报复为名，胆敢聚众揭竿起事，恣意抢【掠】杀毙人命至数百名之多，实属罪大恶极。从三跟随从五抢掠多家亦属愍不畏法，同恶相济。应请将从五、从三二犯照章先行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除将犯收禁候示外，理合开具供折，禀请鉴核，迅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犯从五既经该府等督同讯明，实系迭犯抢劫烧杀重案，罪大恶极。其子从三亦属同恶相济。仰即照章一并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并录申报臬司知照。缴。

22. 济南府会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九日到（1900年12月30日）

敬禀者：窃卑府昌诒蒙宪台先后札发齐东县拿获济阳县拳匪孙玉龙等聚众焚掠，拒捕戕官案内，逸匪陈十五仔等一案。饬即督同卑职祖年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遵经卑府昌诒、鼎玉会督卑职寿清、祖年、昱提犯悉心研鞫。缘陈十五仔、张中贤即张贤仔、张洸旬均籍隶齐东县。本年六月间，前获正法之拳匪郭书卿开设拳厂，陈十五仔、张中贤各随从学习三五日不等，张洸旬庄农度日，并未学过邪拳，亦未为匪犯案。八月间，郭书卿纠邀陈十五仔、张中贤赴济阳县玉皇庙聚会，声言如不到者，满门杀害；陈十五仔等被胁勉从。是月廿日，陈十五仔、张中贤均随郭书卿等先至仁风街住歇。二十一日又到玉皇庙聚会。二十二日又同赴官道庄陈姓不知名事主家劫得财物。陈十五仔畏惧先逃；张中贤在场并未动手；旋各逃散，后被拿获。伊等实无随同孙玉龙拒捕戕官之事等语。反复究诘，供无异词。查陈十五仔、张中贤请即行正法。张洸旬一犯俟复讯另行禀办。

批：据禀已悉。查该犯陈十五仔、张中贤胆敢学习邪拳，听纠抢劫，实属愍不畏法。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一面将各首级解赴犯事地方枭示具报，以昭炯戒。张洸旬一犯，应再提案复讯确情，录供禀办。

并由该府分别移行知照。缴。

23. 济南府会禀 廿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到（1901 年 1 月 7 日）

敬禀者：窃卑府昌诒蒙宪台先后札发齐东县申解拳匪孙玉龙等聚众焚掠，拒捕戕官案内，逸匪王顺仔等一案。饬即督同卑职祖年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遵经卑府昌诒、鼎玉会督卑职寿清、祖年、昱提犯悉心研鞫。缘王顺仔即王殿奎又名王传江、郭同仔均籍齐东县。王顺仔向卖烧饼营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鄢家庄人王玉彬等领其赴前获正法之拳匪郭书卿场内领香。王玉彬等嗣在黄山设立拳厂，付给王顺仔麦子二斗，令王顺仔每日供给干粮，就随王玉彬等学习义和拳，称为三师兄。王玉彬复领王顺仔赴天齐庙聚会一次，仍回黄山。即闻该县示禁，遂各逃散。八月二十三日，王玉彬等传帖，令王顺仔赴济阳县聚会。王顺仔外出不家，事后经其外祖母告知亦未前往。郭同仔在家读书，并未学过邪拳，亦未为匪滋事。八月廿五日，郭书卿逼令郭同仔同赴济阳县仁风街庙内为其做饭，郭同仔被胁勉从，旋即潜逃，后被拿获。均无随同前获正法拳匪孙玉龙赴玉皇庙拒捕戕官情事等语，再三研讯，供无异词。查王顺仔即王殿奎又名王传江，就地正法。郭同仔发回该县，监禁二年，以示惩儆。

批：据禀已悉。王顺仔学习邪拳充当匪首，实属愍不畏法，自应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郭同仔既未学拳滋事，被胁勉从。仰即发回齐东县监禁二年，并由该府分别移行知照。缴。

24. 济南府会禀 廿六年十一月廿日到（1901 年 1 月 10 日）

敬禀者：窃卑府昌诒蒙宪台札发齐东县拿获济阳县拳匪孙玉龙等拒捕戕官案内，逸匪王敬典一案。饬即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遵经卑府昌诒、鼎玉会督卑职寿清、昱提犯，讯据匪首王敬典供称，齐东县人，先未为匪滋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间不记日期，前获正法之拳匪郭书卿邀伊学习义和拳，充当齐东县大师兄。八月廿六日，伊素识在逃之拳匪陈云岭传帖邀伊带领十余人赴济阳县仁风街聚齐，并赴官道庄陈姓事主家抢掠粮食钱文。嗣又赴玉皇庙会齐，见有

六七百人都归前获正法之拳匪孙玉龙、孙九龙、郭书卿、在逃之陈云岭、霍士桐等管事。伊在庙内管帐，并分散粮食。厂内分为两号，伊系“离”字号，红布包头。惠民、商河两县系“乾”字号，黄布包头。共分六县，有马六匹，红黄旗十余杆，上写“敕令神兵”四字。闰八月初一日早，伊与霍士桐分领五六十人为左队，约同孙玉龙等与官兵接仗。不知何人将委员砍伤身死，伊未看清，就各逃散，后被拿获解审等语。一再究诘，供无异词。

查王敬典始而学习邪拳，充当匪首，继复聚众抢掠，拒敌官兵，实属形同叛逆，愍不畏法，照章程罪应斩枭，应请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所有奉饬会讯拟议缘由，是否允协，理合开具供折禀请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犯王敬典胆敢学习邪拳，聚众抢掠，实属愍不畏法。既据提审明确，未便稍事姑容，仰即照章就地正法，枭示具报，以昭炯戒，并由该府分别移行知照。缴。

25. 齐东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二日到（1900年10月24日）

敬禀者：窃本年自拳匪肇衅以来，外而构怨兴兵；内而误国殃民；罪大恶极，实堪痛恨。近日济阳玉皇庙复有戕官拒捕等事，情形尤为惨毒。迭奉宪檄饬令会营缉拿。卑职于本月初旬，闻有自玉皇庙逃回卑境者，随即默派妥人分投确查。旋据查明确实姓名住址数人。吴庄李思圣、张可祥，楼子张家庄张训诂，蛇店镇郭书卿，并寄居蛇店镇原庄八里堡之郭同仔，西马头庄王敬典等闻系由玉皇庙潜行回归，卑职当于十二日报明赴西北乡一带查探匪踪，公出在案。即于是日督率勇役，严密赴各该庄搜拿，早已逃逸。细加查讯，均因本庄不敢久停随即逃走。嗣于途次接准管带武卫右军先锋炮队雷牧震春以一体拿办等情移会前来。卑职亦以此意移复，以期联络一气迅速剿办；并与济阳县张令函会遇事不分畛域，和衷以图，俾资有济。旋蒙宪台檄饬，以据随办营务处前陵县知县倪令讯据匪供，尚有卑境拳匪头目王敬典、郭书卿二名，饬令严缉解究。

卑职随即默探各匪下落，查得郭书卿在卑境仁马庄藏匿，旋又移

避河沟庄，形踪诡秘，毫无定向。卑职跟踪两次，缉拿未遇；经雷牧派队于本月二十三日夜由蛇店本庄拿获。讯供禀报尚有该匪供出之陈十五仔、张中贤、郭同仔、王玉彬、王玉田、李思圣、邢子恒等，接准雷牧开单移会查拿。本月十五日雷牧曾获麻姑堂僧人二名，讯无为匪实迹，已由雷牧禀请核示遵行，并于二十三日由卑县旧城拿获向往济阳犯事后潜往旧城逃匿之田大石仔，亦由雷牧等会同禀请批解来营，归案讯办。除将陈十五仔等并匪目王敬典赶紧设法查拿，并随时会商雷营合力兜捕，务期净绝根株，以顾大局而靖地方外，合将遵办缘由，先行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匪犯李思圣等既经查明住址，何难悉数弋获。该令并不认真跟踪踩缉致使逃逸；复以该匪等因本庄不敢久停，随即逃走等浮词支吾搪塞。意存朦混，殊属不成事体，应记大过三次。仰即勒限半个月，严缉逸匪陈十五仔等务获究办，毋任远飏，致干重咎。切切！

26. 齐东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五日到（1900年11月6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奉宪台檄饬，以前因各府所属州县迭被匪扰，均经派队缉办；现大股之匪陆续剿捕殆尽，零星小匪责成各州县认真缉拿；其有被胁从匪未犯重案，概从宽典。饬即出示晓谕，并将遵办情形，迳行禀报等因。蒙此，卑职遵即出示晓谕，一面督饬勇役严密缉拿，并亲身驰赴各乡访探匪迹，传集公正庄团各长，谕令详加查察，遇有各项匪人严拿送县究办。如系偶被胁诱、并未随同焚掠犯有重案、现在实知悔过自新、人所共晓者，即由该庄长等出具切结保状，免其深究，以仰副宪台恩威并用之至意。除将其余未尽事宜，仍由卑职随时参酌情形，相机筹办外，所有遵办缘由，理合驰禀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查缉，妥为弹压。缴。

27. 齐东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八日到（1900年11月9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奉宪台檄饬，以访闻直隶河间一带，洋兵勒赔教民房产甚属骚扰。东省各州县教民失业者甚多，如不确切查明妥

为安辑，恐其勾引洋兵报仇。饬即查明被匪扰害户口迅即禀报，并垫款妥为抚辑等因。蒙此，查本年拳匪滋扰，引敌深入，以致不可收拾；仰蒙宪台预见及此，立意办匪。灼见真知，实为群僚所钦佩。幸数月以来，凶悍就歼，胁从亦渐次解散。伏莽未靖，虽未能尽绝根株，现经各营防合力兜拿，匪迹渐稀，地方亦渐就安谧。而直北洋兵为教民勒赔房屋产甚为骚扰，东省教民受害者难保不勾引洋兵希图报复，亟应深思预防，稍期补救。

遵查卑境旧有美国耶稣教民数家，向与平民并无扞格。本年各处匪徒抢扰，各教民本无恒产，比时闻风躲避，尚无杀掠焚劫之家。此时教民气焰复张，卑境并无仇隙可寻，当不致无端生事。惟是变端祗在顷刻，民、教势不相容，若非设法调和，难保不暗生枝节。除由卑职酌量情形妥筹抚辑以防将来外，合将查明缘由，驰禀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调和民、教，查缉匪徒，以维大局而固东隅。缴。

28. 齐东县禀 廿六年九月廿日到（1900年11月11日）

敬禀者：案查前因卑境查明拳匪名姓住址，并防营拿获郭书卿供出伙匪陈十五仔等，当经禀请宪鉴在案。卑职仍督饬勇役严密踩缉。于九月十一日拿获郭同仔，先行饬押暂缓解审，由卑职赶紧设法将王敬典及郭同仔供出之燕仔、旦半仔并陈十五仔等勾捕到案，提同现犯详细质讯，取确切供情，随时禀请核示遵办外，所有现获郭同仔讯供缘由，合先禀请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该犯郭同仔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仍一面严缉逸匪王敬典等，务获质讯。缴。

29. 齐东县禀 廿六年九月廿日到（1900年11月1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密札，以据青城县知县朱令俊禀称，访查济阳县玉皇庙抗官拒捕逸匪于光华先期逃逸；当将伊父于思温带案严押。点查于思温家财：住屋十六间，黄牛一只，磨一盘，大车一辆，六百步地十五亩。开具清单，交首事先行看守。

批：据禀已悉。仰即严追逸匪于光华到案质讯禀办。缴。

30. 齐东县禀 廿六年九月廿一日到（1900年11月1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济阳县知县张令星源会禀，前次玉皇庙戕官案内匪犯孙玉龙等现已次第拿获，分别解省及就地正法，将案拟结。所有前获卑境麻姑堂僧人广林、海松讯无为匪实迹，保释；一面移会防营及济阳县张令查照在案。兹奉檄饬合将办理缘由，禀复察核。

批：据禀已悉。缴。

31.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二日到（1900年12月3日）

敬禀者：卑职迭蒙宪台札饬严缉匪犯。连日设法勾捕，业将拿获各匪解请审办在案。本年十月初八日，据卑职派出勇役回禀，探得邹平县派出勇役多名，在于王口庄拿办王顺仔，现在尚未就获，请即查核办理等情。卑职当以邹平县既已派人拘拿，王顺仔必系著名要犯；随即添派丁役驰至该庄，将王顺仔拿获到案。随据邹平县来役索取王顺仔，卑职当即函复会县禀办。

嗣经卑职提讯，该犯供称小名王顺仔，一名王殿魁，并无王传江之名。原籍齐东于王口庄人。小的前在邹平县东关寄居卖馍馍生理，于今七月间，有鄢家庄王玉彬、王玉田在黄山庙作为坛室，学习义和拳。小的前往送过馍馍，学了几天。今七月廿四日，他们赴天齐庙聚会之时，小的挑去凉水三担，并没学习义和拳，也没赴玉皇庙打仗。小的知道邹平鄢家庄有个王传江学习义和拳是不错的。至于王玉彬、王玉田、王传江们现逃何处，小的实不知道等语。

卑职当以该犯供称学了几天。宪台本有宽典，但人犯狡供，系属常事。即传该庄首事人等质讯，亦均以王顺仔并无王传江之名，亦无不法情事；随索取邹平县差票阅看，上书匪犯王传江，另有草书王传江即王顺仔字样。正在详加研讯间，即准邹平县桂令函会，以王顺仔系邹平承缉要犯，应解送邹平审讯禀办。卑职随即函复无不应允，惟因该犯名有未符，嘱其确实查究。

兹于本月十一日晚，桂令来县面称，王顺仔实即王传江，伊所认识，嘱即会同讯问。卑职以事关人命不厌审详，即与桂令提犯会讯。王顺仔供仍如前。再三究诘，坚未供有别犯案据。退堂后与桂令熟商，以王顺仔名字既有未符，不妨彼此查明底细，再行核办。桂令立欲将犯提去。卑职以人命重大，未敢遽允。桂令复请提犯复讯，计先后会同提讯六次，终未讯有端倪。桂令遂嘱卑职暂行退歇，自提王顺仔反复诘讯，阅时甚久；所有写供具结，俱系桂令自带招房，自行办理；卑职并未在座，概不知情。随向卑职告辞，仍欲将王顺仔带去。

卑职伏查王顺仔所供各情，决不敢遽以为凭，第无论该犯是否狡供，必须详加研鞫，取具确实供词方是正办。如果确系正犯，卑职断不敢稍存袒护，徒见好于匪人。如果确非正犯，卑职亦断不敢妄杀好人，徒自邀功。再四思维，卑职碍难审讯，惟有迅速批解宪辕，吁恳饬发审办。理合禀请鉴核。

再，前蒙单开王玉彬、王玉田饬即拿办。卑职查境内并无其人。现据王顺仔供称系邹平人，桂令亦曾言及，卑职惟有不分畛域，设法缉拿。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即速将该犯王顺仔批解来省，听候发审。缴。

32.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四日到（1900年12月5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卑县禀获匪犯郭同仔一名，余匪尚未报获，姑再予限半个月，饬令严缉禀办等因。蒙此，仰见宪台于严申功令之中仍寓宽恕属僚之意。下怀感悚，莫可名言。

兹于十月初五日，据前派出之勇役及绅董张树桂等禀称，前月廿日将张中贤拿获解辕，饬发讯办。复经拿获护坛师张广佃，容俟讯明另行禀报。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犯张中贤、张广佃等二名，据该县先后申解到省，业经札发济南府督同历城县收审矣。仰即知照。缴。

33.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六日到（1900年12月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粘单札催，以济阳县戕官拒捕案内，逸匪王敬

典、陈十五仔、张中贤、张光甸、张训谷、邢子恒、李思圣等七名尚未报获。饬即查照单开住址，按名弋获等因。当将单内张中贤先行设法拿获，解请审办在案。惟逸匪尚多，踩缉未敢稍懈，连日督饬勇役人等会同各庄首事密加查访。兹于十月初八日，据派出勇役及绅民张树桂等访闻拳匪护坛师张光甸有潜回本境藏匿情事。卑职闻信后，立即密带干役同张树桂等不动声色驰抵该匪藏匿处所，先令勇役四面围住以防窜逸；一面亲督健勇搜捕，即将张光甸拿获，押带回县；提讯确系张光甸正身，惟供词狡展，坚不承认。未便稽延时日，应即解省严行审办，以昭慎重。除另选派妥役将该犯张光甸解赴宪辕，听候饬发讯办，并仍严缉王敬典等务获究报外，理合将获犯讯办缘由，驰禀察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饬勇役拿获匪犯张光甸一名，缉捕尚属认真，着记大功一次，行司注册。该犯张光甸业经札发济南府督同历城县收审矣。仰仍严缉逸匪王敬典等，务获究报。缴。

34.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 年 12 月 10 日）

敬禀者：案查前经卑职拿获匪犯王顺仔即王殿魁一名，因讯供与邹平县原名不符，嗣复会同桂令提讯，供词仍多含混，事关人命，卑职未敢草率定断，当将获讯供情形，先行具禀。一面于十月十三日将王顺仔解赴宪辕，听候发审在案。具禀后，卑职辗转思维，觉案重大，究竟王顺仔是否即系匪首王传江，未经讯明，此心殊难恝然。随传于王口庄首事并该犯父王守典到案，卑职虚衷讯问。据首事王荣桂等供称，王顺仔寄居邹平多年，隔境不曾知晓。据犯父王守典供称，齐东于王口庄人，寄居邹平多年。本年因邹平匪徒扰乱，闻齐东安静遂搬家眷回本庄居住。王顺仔仍在邹平蒸卖馍馍生理。王顺仔学习义和拳，小的先不知道。后闻人言，王顺仔在邹平学习义和拳，邹平天齐庙聚众有他在内。小的随往邹平，找至黄山庙内，见他与王玉彬、王玉田在一处学习。小的随即严词禁止，并将他带回本庄约束等语。诘以邹平是否另有王传江。据供邹平鄢家庄有一王传江卖炭营生，并未学习义和拳，实不敢昧良妄报。复诘以王顺仔是否另有王传江之

名，据供小的实在不知。但看其情形想必是有的。

卑职察其供词，邹平虽有王传江，并未学习邪拳，其必非正犯可知矣。王顺仔虽原无王传江之名，该犯父既不敢言无，是否其情词大可想矣。且称邹平天齐庙聚众有王顺仔在内，其为匪首王传江更知矣。揆厥由来，抑或王顺仔因学习邪拳另起王传江之名，以避本名。因此伊父不曾知晓，亦或有之。总之犯父之供与该犯供词迥异，则该犯供词不实已可概见。现在犯已解省候审，卑职诚恐该犯仍前狡供，致费周折。理合将查讯缘由，驰禀察核，饬讯究办。

批：据禀行府归案核办矣。仰即知照。缴。

35.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现闻和议将开，所有本省善后事宜应从速办。前次被扰教民财产荡然至有无以自存者，若不乘此抚绥，诚恐和议一成，教士东旋，必滋口实。饬即遵照前檄查明被扰户口，有无查封匪产可资抚恤，妥筹禀办等因。蒙此，查本案拳匪四起，教民、教堂多被滋扰，亟应妥筹抚恤，免致将来枝节横生。遵查卑境并无教堂；旧有美国耶稣教民前闻匪警，均即预行躲避。嗣因卑县未被匪扰，该教民等即已陆续回家，其所遗房产地产毫无损失。至查封匪产应如何办理之处，另行禀请示遵。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调和民、教，查缉匪徒，以维大局而弭衅端。缴。

36.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到（1900年12月15日）

敬禀者：窃卑职迭蒙宪台檄饬，以逸匪多未报获，饬令严拿。当将已获各匪先行解审；一面密谕四乡绅董并勇役人等设法踩缉。兹于十月十八日，据前派出勇役及绅董人等来案报称：本月初二日，在章邱县境，访闻前次随同郭书卿赴济阳县滋事拳匪陈十五仔，现在逃往泰安一带。当即购觅眼线随同星夜驰往，陈十五仔已走。遍加访查，又闻该匪潜往商河贾桥庄居住，随即驰往，该匪行踪飘忽，又已移往他处。复购觅眼线，闻在商河本境演马庄藏匿，尚未挪动。请即添差

速往等语。当经卑职亲督勇役随同眼线并绅董张树桂、郭书堂等，不分畛域，迅赴该庄，直抵藏匿处所。先令勇役截住去路，另带健勇上前搜捕，当将该匪拿获。

陈十五仔供称县境蛇店人，年二十一岁，本年六月间，伊与郭书卿、张贤仔同学义和拳，后经郭书卿纠邀往济阳县玉皇庙，随到官道陈家庄抢去不知姓名教民财物。济阳县禀请官兵前来打仗，伊与郭书卿等均在玉皇庙地方会聚属实。卑职查该犯陈十五仔先既学拳，后即随同抢教，其于玉皇庙接仗一节虽未肯供认清楚，惟既在场聚会情形已历历如绘，应即解省审办，以昭慎重。除另备文批将犯解辕，饬发讯办。

批：如禀办理。仰仍严缉逸匪，务获究报。缴。

37.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月廿四到（1900年12月15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饬拿济阳县滋事拳匪，业将拿获匪犯张中贤等先后解省审办在案。惟逸匪尚多，且有各匪漏未供及之犯亟应严密搜捕，按名弋获，方能尽绝根株。卑职前已迭次督饬勇役并谕令四乡绅董到处搜查，相机行事。以冀多获一名匪犯，即可省却许多后患。于九月廿二日，据南乡绅董吴文彬等禀称，闻魏家庄韩抗仔前曾随同在逃之旦半仔赴济阳滋事逃回，请即添差往拿等情。当即添拨勇役迅赴魏家庄查拿，业已逃逸无踪。后闻该犯在邹平县境梭庄藏匿。卑职立即督率勇役及绅董人等迅往梭庄拿办，及至梭庄藏匿处所，搜翻无着；随即四面找寻，至相距梭庄数里许之山内拿获。韩抗子〔仔〕供称，县境魏家庄人，年十六岁，家有祖母、母亲、哥子韩粪仔，别无亲属。伊向在黄河一带拉船为生。本年五、六月间，与旦半仔学习义和拳。后闻出示禁止，遂不敢学。复经旦半仔雇伊挑水做饭，每日工价京钱五十文。至八月间，因庄稼大忙便就辞工别做生活。后闻旦半仔往济阳闹事，伊并未同去，不知情由。兹因出外探亲，致被拿获，实未犯有不法情事，愿与旦半仔对质等语。卑职再三究诘，供词坚执，矢口不移。

查该犯韩抗仔既与旦半仔同时学习，虽未供有抗拒官军情事，难

保非避重就轻，有意狡供。除将韩抗仔先行严押，由卑职详加研讯，务取确情；一面严缉旦半仔，务获提同质讯究办外；所有拿获韩抗子〔仔〕讯供情形，理合先行驰禀查核。

批：如禀办理。仰即严缉旦半仔，务获质讯究办。缴。

38.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到（1900年12月28日）

敬禀者：窃查济阳县戕官拒捕案内匪犯，迭蒙宪檄饬拿，业经卑职将所获匪犯先后解省审办。惟匪首王敬典日久在逃，屡经卑职悬立重赏，购觅眼线，严密勾捕。该匪行踪诡秘，始则潜逃章邱县境辛家寨，卑职闻信饬拿，而该匪已去。后闻移至章邱境旧军，及至其所搜翻无著。卑职随饬前派勇役及绅董张树桂、郭书堂、吴文彬等遍处访查，后闻该匪由章境潜逃莱芜县境莱芜口藏匿。禀经卑职密派干练家丁勇役并绅董张树桂等带同眼线星驰前往，讵该匪行踪飘忽，又复窜逃他往。丁役人等四处寻访，始知该匪复由莱境逃入黄县境内。丁役人等跟踪驰至黄境上冶镇，复购觅眼线随同驰赴该县雪庄李家店，四面围住。勇役奋勇进内，该匪身带洋枪，措手不及，立将该匪王敬典拿获，于十月卅日押解到县。

卑职以匪首王敬典屡拿屡逸，该勇役等奔驰数百里，竟将该匪擒获，办理尚属出力，即予破格重赏，以示鼓励。一面提讯，王敬典供称，县境西马头庄人，曾经学过义和拳。诘其如何赴济阳县玉皇庙打仗，则含糊支托，屡经讯问，坚不吐实。查王敬典系拳匪头目，其不法情状，已经前获之萧七金仔等供明。且蒙宪台开单指拿，今既就获未便稍事耽延，应即解省审办，以昭慎重。除另备文批将犯解赴宪辕，听候饬发讯办外，所有卑县拿获拳匪头目王敬典讯解情形，理合驰禀察核。

批：据禀已悉。匪首王敬典已据另文饬发济南府讯办矣。该令督饬勇役人等越境拿获匪首王敬典一名，缉捕尚属认真，著将前记大过一并注销。出力勇役人等赏给空白功牌二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一面查明该犯王敬典家产悉数变价充公，并酌提一半分赏绅董张树桂等暨在事出力勇役，以示奖励。并即知照。缴。

39. 齐东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1901年2月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据卑县禀，督饬绅董张树桂等拿获拳匪头目王敬典。饬即查明该匪家产悉数变价充公；并酌提一半分赏绅董张树桂等；并赏发空白功牌二张，填给出力勇役人等，以示鼓励等因。蒙此，仰见宪台赏功罚罪，激励人心之至意。下怀钦感，莫可名言。

卑职查匪首王敬典，据族邻首事人等佥称，该匪素不安分，历年在外游荡，虽少有家产，早已浪费无余。复经卑职确切默查，该匪实系赤贫无赖，并无产业可追。惟已蒙宪恩批令提赏张树桂等，今既无产可提，所有张树桂、郭书堂二名系试用训导，拿匪迭次出力，可否各赏给首先拔署一次，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吴文彬本有虚衔，已由卑职另行议赏，毋庸再为请奖。奉发空白功牌二张，已择尤填给吴文铸、张敬崇，以示激励而策将来。理合具清折，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试用训导张树桂、郭书堂二名，既均迭次获匪出力，应准各予首先拔署一次，用示奖励。仰即转饬知照。并候行司注册。缴。折存。

40. 长山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二日到（1900年7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接奉本府转蒙宪台钧函，直匪以闹教为名，胁从愈多猖獗愈甚，周匝千有余里横被扰累，平民、教民滥遭焚杀；并戕害洋教士、洋工师多名；毁坏公家分设铁路、电线，所值甚巨；又焚毁京外民房洋房无算。屡奉谕台解散，抗而不遵，特以“保清灭洋”字样号召愚民，已与洋兵战于津沽，且有渐渐由北趋南之势。东省与直境处处毗连，首当其冲，其害何堪设想。夫处今日至危之局，而又遭此至悍之匪，亟应实力巡防，以遏乱萌。饬即传集城乡素孚众望之公正绅耆并庄长团长等详细告诫，如能官绅一气，上下一心，均以剿办外匪解散内匪为务，不特维持大局，亦能保御身家。全在各牧令有以惩其害而规其利也等因转行到县。蒙此，仰见我宪台上卫君国，下卫民生，无微不至。凡在属僚读之，无不感激流涕，愤发于衷。伏思现在匪势甚炽，丑类混迹，无从辨别，几至无地不有，卑县地瘠民贫，幸蒙福庇，尚无学习之人。是以内匪尚无，深恐外匪乘间溷入煽

惑，亟宜先事预防，以靖患而安良善。此项匪类到处焚掠，形若叛【逆】，然其邪正不问可知。诚如宪谕其赴津沽前敌助战者是为拳民；其窜入边境一带滋扰者即是土匪，洵为诛心之论。近闻民间但知有拳民，不知有土匪混迹其间，并不辨别，以致被其煽惑，受其巨害。赖宪台洞见及此，明以辨之，俾人人皆知拳民、土匪判然两途，庶不致再被煽惑。去邪就正，诚在此举。卑职不胜钦佩，已将此意明白出示晓谕，一面传集城乡绅耆团长人等晓以利害。谕令务将保甲团练相辅而行，认真经理，不准境内容一外匪，以防未来之患。如有容留外匪之家，查出定行一并重究，决不稍贷。再由卑职随时亲身下乡，挨庄抽查训练，惩惰奖勤，期收实效。

惟卑县地当孔道，现值多事之秋，卑职虽有练勇十余名，亦属不敷分布。拟再捐廉添募干练勇队多名，优给工食，勤加操练，随时派拨，分段巡缉，藉壮声威，而济时艰。卑职固不敢虚邀名誉，亦不敢计及缺分瘠苦。虑及将来，惟有实事求是，多尽一分心力，则闾阎多受一分实惠，不使外匪溷入扰害，以期仰慰宪台除暴安良，绥靖闾阎之至意。除仍随时切实巡防不敢稍有疏懈外，所有筹防外匪，以靖内患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筹防外匪，以靖内患缘由已悉。仰仍随时切实巡防，毋稍疏懈。缴。

41. 长山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四日到（1900年7月20日）

敬禀者：窃蒙本府札开，转蒙宪台面谕，以京津一带拳会藉仇教为名，焚毁教堂，杀戮教民，波及平民，遂与各国构衅，势已燎原，不可收拾。推原祸始，盖由教民平日狐假虎威，欺凌平民，怨毒日积，一决横流，以至于此。欲为止沸之计，莫如釜底抽薪。令即通饬各属，凡有教民，即日悉数勒令反教等因。饬将境内教民即刻勒令悉数反教，并取具永远不再习教甘结，通报查考。一面出示，晓谕平民，以后不准藉口仇教妄事杀掠。倘敢故违，即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事变日急，勿稍违延等因到县。蒙此，伏思近日拳会咸以仇教为名，到处焚毁杀戮，势甚猖獗，现已延及东省。卑县地当孔道，实有

防不胜防之势。正在设法筹防间，仰蒙宪台明镜高悬，洞悉民隐，饬令教民即日悉数反教，使拳民无以藉口，庶几不致再事杀掠。诚如宪谕欲为止沸之计，莫如釜底抽薪，实于时局大有裨益。卑职不胜钦佩。遵即漏夜出示晓谕去后。无如该教民等有先期逃避出外者，有宁死不肯反教者。复经卑职连日差传面向剀切晓谕，告以利害，几至舌疲唇焦。始据该教民等悔悟，应允陆续出具反教甘结，呈送前来。竟有一二人怙过不悛，不愿具结反教者，经卑职当堂严斥其非，即行枷号游街示众，以折服平民之心，藉以解释向日之怨。幸托庇佑，尚昭平而无纷议。核计反教之人已有百余名口。一面传谕各平民自此各念桑梓同情，勿复挟仇造衅。然查得逃避外出之教民尚复不少，一时难以找获，只得俟其回归，再行勒令悉数反教，以期仰慰宪台维时局之苦心。所有先行反教甘结，理合造具清册，禀呈查考。

批：据禀已悉。六月二十一日恭奉谕旨仍按照条约认真保护教士教堂，当经恭录分行钦遵办理。教民悔教与否亟应听其自便，勿庸令悉数具结反教，以杜口实，而符约章。缴。册存。

42. 长山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八日到（1900年7月24日）

敬禀者：窃蒙札开，照得本部院访闻该县境内现有冒充拳会藉端滋事之匪徒，分股窜聚，扰累地方；并于大道劫夺行旅。周村电局一夕数惊，且有砍毁杆线之谣。迭经札饬该令认真巡缉弹压在案。迄今多日仅据禀报添募练勇，并未报获匪犯一名。该县为东路运兵转饷要区，而周村电局传递东【路】军报，关系均极重大。倘该令不知振作力图补救，驯至土匪充斥，杆线砍毁，运道因而阻塞，军报不能经达，贻误大局，殊非浅鲜。除行府查照外，合亟札查。札到，该令立即驰赴各乡，挨庄密查所聚匪徒是否解散，先后共有抢掠讹索案件若干起，演诵符咒学习邪术者共有若干人，一并查明据实禀复，勿稍讳匿，以便酌度情形，派队会同缉办；一面仍由该令妥为防范弹压。倘有疏虞，定即从严参办，决不姑宽。勿违切切！等因到县。蒙此，伏查卑县境内，从前并无拳匪踪迹故杀。迭次禀报宪鉴。比闻东路临淄、益都等县渐有学习之人。卑职即添募练勇，加意巡防。并于各路

水陆要隘遇有来往之人，严加盘诘，恐其溷入为患。不意于本月初十日，卑职访闻县境北乡槐行庄人杨光法、杨家庄人王练仔，均有学拳情事，即将该庄庄长及杨光法等差传到案。讯据杨光法等供称，伊等向在天津打造丝线为业。丝线【□】与拳厂毗邻，伊等常往看视，仅止知其拳法，不会演诵符咒邪术。现因天津慌乱，伊等先后回家备述前情。遂有同庄邻佑幼童十余人欲伊教令学习武艺，以期保卫身家，并无聚众抢劫情事。并据该庄长首事人等佥称，杨光法等实系安分良民，并无为匪不法扰累地方情事，伊等情愿保其回家安度各等因。思杨光法等仅止学武并未滋事，固属难以加罪；然恐学拳之风自此开造衅端。因于权变之中踌躇一法，即谕令弄武之人既谓保卫身家，即与团练无异，令其报名造册，以备禀请大帅征调御敌，既可仰邀威福，亦不负尔等忠勇之心。该拳民等均惧而不学，旬日之间，即行一律解散。故不敢小题大做，先事惶张，遽行请兵剿办，致骇宪听。

近日地方尚属安靖，皆系仰体大帅维持时局之意，得以弭患于未萌。此卑县拳民之实在情形也。实无匪徒分股窜聚扰累地方，并于大道劫夺行旅各情事；遍加访查，亦无被害之人出头首告。如果实有其事，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岂敢缄默不报，自取讳匿之咎。惟闻临淄、益都交界之金岭镇等处拳民尚复不少，卑县近在咫尺，深恐乘间溷入为患。可否仰恳大帅多派马队于该镇一带常川驻扎，各处巡缉剿办。卑境适遇仓猝，亦可函知协拿，似较妥速。还乞裁夺祗遵为祷。

现在天津一带传闻战事未息，各处土匪乘乱扰害地方，若不先静内讧，将何以御夫外患耳。电线一事未奉宪札以前，卑职即欲分设铺兵，力为保护，以期不误军报。嗣因不知电杆多寡，道路远近，迭经函询去后，以便分段派拨铺兵巡护。乃该委员盛津颐置之不理，亦无只字回复。卑职不得已自行饬差遍查数日。于兹始知其电杆之多寡，道路之远近，谨为我大帅详陈之。

本月中旬，有乡民误毁电杆一根，旋经该首事等为其修好，已向该局叩头服理了事。卑职闻悉前情，深恐该局藉为口实致有后患。遂即出示晓谕该庄长地保人等，务须认真妥为保护，不准再有疏失，并饬严密巡缉。现已查明卑境自南路秉哲约蒋家庄起，至周村电报局，

计程十六里，共有电杆七十五根。又自东路美中约小塞庄起，至周村电报局，计程三十五里，共有电杆二百十七根。统计电线经过处所五十一里，电杆二百九十二根。卑职现拟照冬防章程，设立窝铺十座，每铺雇募巡兵二名，令其常川巡护，即与任统带所派拨兵分段互相梭巡，度不致再有疏失。此卑县电线之实在情形。实无一夕数惊，且有砍毁杆线之谣。推原其故，皆由该委员常不在局，任听二三司事拨弄所致。该司事等偶闻路人闲谈，即信以为确据，故甚其说，以委员之名，迳行电禀。且学拳之槐行等庄皆在县境北乡，周村电局系在南乡，相距有数十里之遥。杨光法等仅止十余人并未滋事。卑职闻信即行设法解散，该局无所见闻。周村又为商贾会萃之地，亦无学拳之人，其余商民均各安谧如常。独该局一夕数惊之言，从何而来。

以上拳民、电线二事均经卑职设法筹防，昼夜巡护，以致寝食俱废，始能目前保全无事。乃竟遭求全之毁，是卑职区区苦心，无所申诉。如以卑职之言为不实，近日武卫右军各统领时常往来卑境，而于地方情形知之甚悉，请大帅面向诘问，则虚实自见矣。卑职本性愚拙，于地方公事向不肯隐匿一言，除仍随时切实筹防巡护不敢稍有疏懈外，所有卑县拳民、电线情形，理合据实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杨光法等如仅学习武艺，原可不禁。倘有散布邪言，持诵符咒情事，仍应照例惩办，勿得任影射弥缝。临淄、益都两县交界之金岭镇地方，前有匪徒匿迹其间，业经专札饬拿获案讯办矣。电线传递军报，关系匪轻。果如该令来禀所云，电局委员亦难辞咎。仰候札饬该员明白禀复，以凭核夺。缴。

43. 长山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到（1900年8月15日）

敬禀者：窃卑县境郑家庄地方，被匪锯毁周村电局电杆缘由，业经会同电局委员盛令津颐据实禀报。并将探匪徒大概情形，续行禀陈宪鉴各在案。嗣卑职正在踌躇设法防范间，本月十九日傍晚时分，访闻县境北乡尹家庄地方，有外来匪徒多人，杀毙教民，该匪业已远走一事。而事主并未据呈报有案。卑职闻之，不胜惊骇，立即派人前往查问。一面传集该庄地保庄长人等到案。讯据供称，本日申末时分，

突有匪徒四五十人到庄，扬言专为杀教民李士荣而来，平民不必惊慌等语。庄众均各畏惧闭门。该匪等即到教民头李士荣家，先将李士荣捆绑，遂将该教民之女人杀害。后即找寻首事等面嘱伊等将该教民房产速行变卖，送往新城县宋旺庄总团局以作团费，并言该教民久有邪术，欲行害人，故我等特来杀毙等语，遂将该教民李士荣拖带而去。随后经该首事庄长人等到教民李士荣家查看，并未见有尸迹，不知弃置何处。该庄中只此教民一家，此外亦别无被害一人等供。据此卑职复派精干勇役分路查探。今早又据该勇役等禀称，确有其事，遍寻并无尸身弃露。似此形胜劫盗，若不设法翦除，实恐酿成巨祸。

卑境虽无学拳之人，而外来匪徒，实为防不及防，且附近各庄人心惶恐，尤应设法惩办。惟卑县勇无多，枪械亦不应手，未便冒昧往捕，致为所乘。再四思维，【惟】有据实飞禀，伏乞大帅查【核】。速赐酌拨勇队二三哨，星驰前往新城县宋旺庄该匪屯聚处所，相机剿办。并请拨队来卑境防范。恐匪徒乘逃奔窜，再作扰害，并希不示声张，严密往拿，俾免闻风逃逸。地方幸甚！

批：据禀已悉。匪徒聚众寻仇劫杀，并砍毁电杆多根。该令漫无觉察，殊属防范不力，著记大过二次。仍严缉此案凶犯，务获究办，勿稍纵延。本部院风闻邹平北乡与该县交界之打鱼李庄亦有匪徒麇聚，并不止新城宋旺庄一处。现已派队先赴青城一带剿捕，以清其源。仰候雷管带等折回该县时再行会同认真查缉，仍一面责成该令先将境内私设会厂暨零星匪徒严密兜拿，次第封禁；并设法劝谕解散，勿任合成大股，以纾兵力而靖乱阶。将随时情形据实飞报。切切！此缴。

44. 长山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五日到（1900年8月19日）

敬禀者：本月二十二日，当将拳匪过境并无扰害地方各情形，已驰禀在案。谅蒙鉴察。是日即派干役健勇跟踪相机探问该拳匪之突来为何。据团内有一老者手中执旗执棍指挥一切，伊所谓大师兄者，自言新城邢家巴人。又探得系为二十一日来姜翼长营中幕友汪怀瑜，押解饷银二万两赴营，传言内带藏洋人一名，故率众到此查访等语。据

卑职愚见，系该匪虚作势之状。是日营中本带有护解马队十余名，在卑境住宿。卑职复多派精壮勇役三十余名在东关店前后左右巡防一夜。该匪何以当夜不来扰害？亦知有兵勇，恐不能敌耳。其有惧心可知。然外匪突来突去，究非安居民之心。若到危急之际，再行告急于大帅之前，事已晚矣。亦知无许多兵调，卑职筹思目前虚张声势一法，拟招马队三十名合本有县队廿名境内四处梭防，以作先声夺人之势。然查得卑县缺分瘠苦，本无存贮公款可挪，又苦无廉可捐，此项从【何】而出。可否恳宪恩准在下忙钱粮正款项下开销，庶于地方亦稍有裨益，而卑职亦不至赔累万状。卑职即不肖，万不敢设此计而冀图冒销也。

卑职颇知我宪台公忠体国之心，筹顾大局。然无知愚民，总难免有异议。经卑职反复劝导，舌疲唇焦，幸晤宪台之苦心者有大半。当此干戈扰攘之秋，国家京外臣工得如宪台者有五人焉，而天下即可大治矣。卑职所陈是否有当，务求裁夺速施，以便遵行。冒昧匆肃寸禀，恭叩勋安。

批：据禀侦探匪踪，并请募马队各缘由均悉。所派干役健勇既遇匪首何不即时拿办，致使漏网，殊属非是。嗣后如遇股匪，务即督饬勇役设法兜拿。如嫌兵力太单，应准如所请，添募马勇卅名。所需口粮，姑准作正开销，以资得力。仰即知照。缴。

45. 长山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十四日到（1900年9月7日）

敬禀者：窃标下国泰、卑职荣绥昨在新城县将剿办土匪情形，具禀宪鉴在案。嗣于十一日，在获匪二名讯出逃走拳匪现有潜回长山境韩家庄者。标下国泰、卑职荣绥等遂密函飞会卑职之镜密查确探。卑职之镜连夜派令可靠练勇郑占标驰赴北乡韩家庄一带侦探，果有拳匪潜匿，即在附近该庄之马寨。该勇回县禀知后，立即遣令持函赴新城报知。标下国泰、卑职荣绥于十二日黎明起程，带同马队驰抵长山县会晤卑职之境会同前往该处，严密兜剿，拿获耿经义、耿法亮、耿法洸、马光清四人带县会讯。得马光清供认，年卅四岁。于本年六月间在本庄学拳。六月二十五日赴新城宋旺庄总局上名入卯。于本月初十

日闻官兵至，惧怕逃回等语。据耿经义供，年廿七岁。本年六月间学拳入团。八月初四日在新城宋旺庄帮同攻打邢家扒教民。大师兄魏姓，二师兄姚姓，三、四皆王姓，军师崔姓。七月间长山尹家庄教民头李士荣并伊妻，系四师兄王云龙下手，伊当时同往帮助属实。于本月十一日闻官兵来剿，惧怕潜回等语。又据耿法亮供，年卅三岁，素贩牲口度日。兄弟四人，伊居长。二弟耿法洸入团学拳是实，伊并未学拳入团之事等语。严讯不移。又据耿法洸供，年廿七岁。本年七月间，因求母病好，宋旺庄姚师兄劝令学拳，伊随报名入团。八月初八日帮打邢家扒教民，被炮火轰伤抬回养伤各等语。

查得土匪耿经义习拳日久，随同帮助杀害教民头李士荣等，殊属不法。耿法洸帮同阵战。马光清甘心入卯，均属同恶相济，法无可贷。已遵宪章照惩办土匪例先行就地正法，将首级悬杆示众，以昭炯戒。至耿法亮既未为匪，容由卑职之镜准其取保开释，以免拖累无辜。标下国泰、卑职荣绥会同卑职之镜剿办土匪缘由，理合禀请【查】考。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张管带、查令等督率勇丁在马寨地方拿获匪徒耿经义等四名。当将耿经义、耿法洸、马光清三犯会讯明确，照章就地正法。耿法亮讯无为匪不法情事，由县保释。办理尚属妥速。该令与张管带、查令着各记大功一次。在事出力员弁，随批饬发功牌四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仍随时会同巡缉弹压，勿任窜匿滋患。并移会张管带、查令知照。缴。

46. 长山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廿六日到（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八月二十二日接奉札饬，札将赵振邦之子武生赵兴隆传案。讯未习学义和拳，暂行看管，候再复讯。

批：据禀已悉。赵长命仔已由惠民缉获矣。切切！此缴。

47. 长山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三日到（1900年10月25日）

敬禀者：前奉饬查拿惠民逃匪赵长命【仔】解究。因该犯已先离周村未获。当经派人同赵振祥执批前往赵庄一路踩缉。据办理情形禀

复在案。现于闰八月二十九日差回，禀知该匪已经惠民县等拿获。并带回柳令在途、王判镇批谕。卑县该差云，已于八月廿日拿获，解交仁风镇营委各员讯明正法矣。理【合】驰禀查考。

批：据禀匪犯赵长命仔经惠民县拿获，讯明正法缘由已悉。缴。

48. 长山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三到（1900年11月4日）

敬禀者：窃奉本府密札，转奉宪台札饬，洋兵现在河间一带勒赔教民房产。东省沿边各州县教民失业者多，恐其勾引洋兵报仇，牵动全局。已令委员会同恩、冠等县妥为安置抚恤，并行各属一体妥速筹办等因到县。卑职遵查本年七月间，有外来匪徒四五十人，赴县境尹家庄杀害教民头李士荣夫妇二命一案。当经禀报缉拿匪犯。嗣据获匪耿经义供认，随同伊四师兄王云龙等往杀李士荣夫妻属实。讯供后，即同耿法洸等正法。具禀勒缉王云龙等未获在案。

当时查明李士荣家草屋数间，业被匪等逼令庄民扒拆。所遗业地六十余亩，均系伊亲族代为经管。至其子李兆祥，先本以伊父李士荣入教，劝之不听，随避至周村贸易营生，不问家务，目下已回家。兹奉前因。除遵照酌量抚恤，令将草屋仍前盖起，以便居住；原有地亩谕令各该亲族即日交还管业，勿任失所外。此外，查明卑境并无另有被害教民情事。拟合将遵照办理情形，由五百里密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剴切劝谕，妥为抚辑，以安民、教，而弭衅端。缴。

49. 长山县会禀 廿六年十月廿二日到（1900年12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鸿宾接奉臬司札委，以蒙宪台札饬淄川县民施曰怡身死一案，王令禀与青州府朱守面禀不符。批查复到应再委员确切查复到司，令即驰往会同长山县前往查验禀复等因。遵即束装驰抵长山会晤；卑职之镜亦奉同前由，当经移准淄川代行典史周荣恩复称，施曰怡尸身，供〔尚〕未寻获，差查无着等语。是尸场无从伺候，尸场亦无可相验。第念此案情形惟恐犯供不实，卑职等遂借至淄川境韩家富庄设法访查。适遇邻佑在该庄小本营生之新城县教民周日礼询

问，始亦含混不吐。再三开道，方据将此案大略情由指陈，并告埋尸处所，及被残杀情形。卑职等随带同往勘胡一芹住宅。其各屋门窗，业被斫毁无存；施曰怡身死之处，另列勘单。又饬导至埋尸处所，先在土坑两旁附近捡拾残骨，并在土坑内起出碎骨，逐一验明。坑内有破脑后骨一小块，与先捡拾之破脑后骨一大块相对合缝，其为一人之骨无疑。开列验单。仍将骨殖、草绳交周日礼同该地保埋深，标记不准遗失。一面复行明查暗访，其情节大致与周日礼所言略同。

卑职等随抵淄川县署，调齐卷宗，提集保押各犯证。如地保张支全、邻右任长玉、王士义，案内韩长富、武生韩汝琏，并究出之韩以长、韩辉长、韩英阶、韩长珍等到案详加研讯。据供韩姓族人前因争石窝，与教民挟有讼嫌。本年六月十五日夜，因闻教民有逃避他往之信，随集多人执持枪械，与教民争殴。时教民男妇俱逃，惟教民头胡一芹同院之教民施曰怡年老逃走迟慢，被韩姓人追赶至住屋墙外迤西地方，被韩姓人用杆子打倒。后又乱殴垂毙，隔墙抛掷墙内，致被石墙根磕伤脑后，延至十六日早身死。又经韩姓人用草绳捆抬至庄西北义地内掘坑浮埋，旋被兽犬扒食，仅遗剩骨，仍埋坑内，数亦无多等语。大致多同，亦与卑职等各处访查者无异。至施曰怡被殴下手，并此事主谋率众究属何人，则皆诿为不知，各不承认。有谓下手殴伤系韩元亨仔、韩三合仔、韩长周、韩迷胡仔等名者。其人均者〔未〕到案，无从质究。即使属实，亦恐是听从下手之人，非首犯耳。一俟拿获韩元亨仔等到案集讯严究，即可得实。又有供王仲德、王士业、贾水仔三人用草绳抬埋尸身者，传讯并不承认，自系仍由韩姓人抬埋也。兹奉前因，除将勘验各单开折附呈，并移送淄川县外，所有查验缘由，拟合会禀核办。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迅饬淄川王令，勒限严缉此案正凶，务获究办。并分移该印委知照。缴。

50. 新城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一日到（1900年9月4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长山县许令禀报拳匪滋事。仰蒙宪台洞鉴，派委雷管带督队赴青折回，由长来新令即防范，会同拿办等

因。奉此，捧读之下不胜悚感。

伏查前奉宪札，迭与绅耆面谕劝导，冀官绅联络一气以净内奸。逮该匪徒等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前月以来，闻蒲境北镇并田镇等处经各州县会同兵队兜拿。该匪四窜后，信息灵通，知卑县空虚，县境西北与邹、青壤接，初则时来边界游弋，势属鞭长莫及。时派妥役往侦。卑县东营邢家扒庄东北边境内有教户。讵外来匪徒百数人不无勾诱内地奸民，突于本月初五日前往放火杀人。卑职闻报会同营汛带领练役星驰往捕，该匪业已四散窜入高粱蓬内，无踪追拿。维时浸盆大雨，时已黄昏，城池关系更重，随当面谕附近村庄首事协同派留勇役防查，卑职即回城筹画。准雷管带移知即日由长来新，并闻张营官马队现驻长山，业经分投函请。除被害各户现虽未据呈报，由卑职亲诣勘查详细另行具报外，所有外来土匪假称拳会，仇教滋事，往捕大概情形，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札饬雷管带、张营官督队迅速就近来新，以资捕治，藉安地方。

批：据禀已悉。此案昨据张管带会同查令具禀。当经批饬驰往新城会同该县迅速痛剿在案。仰候再行飞饬张管带等遵照前批督队前往合力剿捕。务将匪徒悉数歼除，俾免窜扰滋患。一面由该令迅将勘讯缘由，照例详报。缴。

51. 新城县会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到（1900年9月9日）

敬禀者：窃前因卑县东营邢家扒庄被外来匪徒滋扰，当将会营往捕情形，飞禀宪台在案。卑职当日回城，后会同营典调齐练勇团丁防守；一面飞函启请营队，幸赖统带马队张游戎国泰，候补知县查令荣绥接信后于八月初八日冒雨带队抵新，卑职等随同驰往。缘连日大雨，四处山水涨发，途阻大围沟，水深丈余，人马不能径涉。时已傍晚，且军装皆被雨淋透，暂折回关庙厢，卑职连夜多派夫设法涸水填道。次日清晨卑职等督队前进查办，讵该匪徒大股已闻风早窜，见尚有落后散匪，饬队尾追，逼入北乡苇塘，溷水逃逸。苇塘湖水宽阔数里，系新、博两县分辖。当场拿获张连会仔、孟二二名，头扎黄袱，身缠红巾，手中各持枪刀，搜出黄纸符一道。东营街零星教户，勘明

遭匪烧毁草房十余间，闻被害人口系老幼妇女五人，尚未据报案，亦无尸首可验。即经卑职抚恤，挨查录卷。在庄边搜获窥视民人宗才仔，经首事周清元等保释。访出匪徒滋事时会聚屋内搜获枪七杆、刀一把、破炮一尊、旗二面，分别存库，将各屋封闭。张连会仔、孟二带回城厢，斩首示众。查获伊若玺，经庄绅魏希津等保领。

又敬禀者：窃邢家扒一带被拳匪滋事，业经卑职连日会同营队捕拿查办，恐该匪徒往西北窜逸河北，筹商卑汛韩把总占魁，并派亲信家丁带领勇役分投购线四出捕拿。正在发禀间，据探役禀报，在吕庄随同高苑县勇役拿获匪首崔曰永一名，当场格毙余匪，并拿获住余人，夺获骡、马、枪刀等情。除仍随时严拿滋事逃匪务获究报外，理合附陈。

批：禀单均悉。此案已于张管带等会禀内批示，并分别记功核奖矣，匪首崔曰永既经会同高苑县勇役在吕庄拿获，仰俟高苑县禀报到日再行核给奖赏。并候先饬高苑县提犯讯明，迅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仍严缉逸匪务获究办，并由该令移会张管带等知照。缴。

52. 新城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十七到（1900年11月8日）

敬禀者：窃各处拳匪假仇教为名，滋扰地方，虽迭经惩办得就安谧。但当首靖内奸，则外匪无隙可乘。自八月以来，卑职首先捐廉挑选练壮；谕劝各乡举办团防，寓保甲良法于其中；迄将三月有余。卑职钤因公下乡随时面为劝导，目前诸事渐有头绪，惟邢家扒庄系教户聚处，更当预事筹防时加巡察。

适卑职震春于前日奉到宪谕，以风闻该庄又有匪徒往行滋事之信，令即前往察看等因。遵即于九月初九日，带队飞驰抵新会晤卑职钤，随督带练勇队伍同赴邢家扒庄察看，沿途各庄村民间均极安静。至该庄传讯各教户，据称现奉筹办乡团，附近村庄无分民、教皆联成一气。询以前情，回称近日实无传说有匪徒往扰之言，想系远传致讹等语。卑职等即传集各庄首事人等当众导谕，嗣后民、教遇有事故务当和衷共济，不得稍有歧视；并谕以宪恩，从前愚民虽有曾习拳事者，一概免究，予以自新。该首事等自应仰体宪慈，实力稽查，如遇

有外来匪徒或妄言惑众者，照章迅速报县，倘敢隐匿，乃自取咎戾。该首事等佥称，深知事属各保身家，当凛遵办理，均各输诚投具甘结附卷。除仍由卑职钤随时实力巡察，并将筹办团防诸事另文备细禀陈外，所有卑职震春等佥同察看新邑邢家扒庄一带民、教安和，并无外匪往扰情事，理合会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该令移会雷管带知照。缴。

53. 新城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四日到（1900年12月5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和议将开，令即从速筹办善后，应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等因到县。奉此，伏查东省前被匪徒滋扰计不下数十州县，然各处情形不同；现在节近严冬，自当各就地方预筹妥办，免失事机，致误全局。逮此中办理情形非仅筹款为难，若于事理稍有未周，即难免愚民心生他虑，谅在宪台洞鉴。惟是卑职一介寒士，身膺牧民，乃时事艰巨，责无旁贷。虽无可设措之中，亟应凛遵宪札，尽心妥办。卑县缺居下下，苦素无闲款。应请将前封东营庄草房三所，即日估计变价。一面亲查被扰教户等次，分别存记，于事竣后，照册酌量抚恤。但约计所变草房价值无多，而被扰教户迄未据呈报，目前数难核计。诚恐杯水车薪，事难周济。不敷之款，应请由卑职捐廉补注，以济其事。除将筹办抚恤被扰各教户缘由，事竣另文禀陈外，所有遵札妥筹办理情形，合先禀报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速查明妥为抚恤，以安民、教而弭衅端。缴。

54. 新城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到（1900年12月25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陶副主教据新城王教士飞报，大围子里听信谣言，造药齐团与教民为仇，令即缉究示禁等因到县。奉此，伏查卑县民情性虽愚鲁，尚非强悍，而谣传本属无稽之词。然愚氓无知，若有闻听恐不免轻信，实有害于世道人心。况犹关乎时局之事亟应首先导禁，务使民、教辑和，地方静谧，上慰宪台廑系。

兹卑职复遵札驰赴各庄明查暗访，察看民间甚属安静；并传集绅

团首事人等面询，据称乡间实无听闻谣传洋兵东来之说，并因与教民为难之事。随导谕该绅耆等，现届冬防务严查保甲，准予照章联络村庄，首净内奸，以杜外匪。至于民、教犹当和睦，不得稍有歧视，自干重咎。即当众取具各甘结附卷。除仍随时赴乡严查访缉拿究，并出示谕禁以期地方安静，民、教辑和外，所有查办大概缘由，合先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保护弹压。缴。

55. 淄川县会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到（1900年10月1日）

敬禀者：案查卑职秉慤前蒙宪台札发告示，钦奉谕旨严行查办设立义和团及现时习学义和拳匪类。当经遵照赶紧张贴，挨庄晓谕；并传集绅董首事，谕令转相告诫，不准习拳设会；如前有私自学习之人，但能力改前非，即予自新之路。一面密派勇役轮流查访，业将遵办情形，具文申报在案。

兹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过午时分，据经卑职秉慤派出勇役探闻，标下风鸣带队前往卑境石埠韩家窝庄剿办会匪，卑职秉慤立即会同城汛董殿魁驰往协拿。是日初鼓，途间接准标下风鸣函称，近因长山县许令来函，以准周村电报局知会，闻长邑周村等庄及卑境石埠韩家窝庄聚有义和拳匪，散布匿名揭帖，欲图焚扰电局，转嘱防护查拿。即经标下风鸣派出勇队密往查明，于本月初二日早，督队驰往卑境各该庄搜捕。因该匪等持械出拒，未及知会卑县，即饬队开枪抵御，轰伤匪徒多名；该匪等亦放枪拒捕，轰伤队下马一匹。标下风鸣因向夺枪，致将左手无名指划伤。该匪等因见势穷，分路逃逸。并在庄内拿获未拒捕之韩春发、韩澄发、韩长俊、韩其桢、韩根发、韩本发六名，起获刀械大枪等件。当因该处距城较远，将犯带回周村镇，听候赶往会讯等因。准此，卑职秉慤与城汛殿魁当夜暂住石埠庄。查该庄距城三十里，与长山周村镇毗连，不近大道，并无墩防。随饬差协同各庄长分路严巡，遇有探明余匪即刻禀请查拿。

次日早一同驰抵周村镇会晤标下风鸣，提集各犯，隔别研鞫。据该犯韩春发供认，系淄川县文生，先未习学拳会。本年六月间，因谣

言四起，人心畏惧，适有外来曹姓一人不知名言及义和拳好，伊当时不知利害，只图保卫身家，随与韩澄发跟其学习。即被地保庄众查知，曹姓赶逐出境，以后并无另来之人。嗣伊因迭次见有劝诫示谕，早已改悔不习，实无聚众贴帖，欲图焚扰电局情事。今蒙访拿不知何出向抗拒等语。质之韩澄发，供词狡执，坚谓并无学习义和拳，亦无持械拒捕等事。其余各犯均供实无习拳入会。标下风鸣察看确实，即将各犯点交卑职秉憝押带回县。复经提案逐一推求，严行诘讯，供仍前；加以刑责，坚执不移。

查韩澄发等有无习拳，及韩春发是否别有不法，均应详细研究。除将各犯严行管押，并移学查取韩春发入学年貌，详请咨革，听候讯办。一面将韩澄发等讯明另禀，及会同城汛防营严拿逸匪曹姓等务获究报并认真巡缉查办外，合先将获犯【研】讯大概情形，据实会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此案前据阎哨官风鸣等禀报，系韩春发等聚众拒捕，该哨官手指亦系被韩春发用长枪扎伤，因而当场拿获，并有搜获刀械多件，即可作为凭证。兹据禀称，讯取韩春发供词，核与前禀迥异。查前禀声明韩春发已自供为匪首，何又云不知何人抗拒。该令即以此等游供率行具禀，其为有意纵庇可知。仰候咨请学院斥革；一面委派甘令本源驰赴该县会同提集该犯等讯取确供，据实禀办。韩澄发等均系当场拿获拒捕要犯，讯明后应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切切！此缴。

56. 淄川县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三日到（1900年10月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檄饬，以据亲军马队阎哨官风鸣禀获卑县石埠等庄拳匪韩春发等一案。先将卑职摘去顶戴，勒限半月严缉逸匪，并饬将韩春发移学详革归案审办，其余各犯于讯明后，先行就地正法等因。奉此，查此案前经卑职会同阎哨官讯取该犯韩春发等大概供情通禀宪鉴。并声明研讯确情，详细另禀在案。兹奉前因，并准儒学移复韩春发确属文生。遵复提集，隔别刑讯，逐一环质。卑职严诘韩春发如何用长枪拒划致伤阎哨官左手无名指？据称，伊被获时，因病在家

被官兵赤身拖出，如果实有用枪拒捕，当阎哨官会同审讯岂容不承。究竟阎哨官如何被伤，伊委不知情。卑职复诘以赴获黄八卦衣、包头、兜肚、扎腰及刀械、枪炮等件系自何人名下起出？据称，从前新城县人曹姓来时，在庄外金山寺庙内居住，带有此等衣物。当伊跟其学习即被差保庄众查知，驱逐出境，临走匆遽遗下衣物等件存留闲房致被起获。刀械、枪、炮，系本庄民团存留公所，以备巡更看坡之用。质之韩澄发，坚供如前，与韩长俊等均供如何遗留八卦衣物，伊等实不知情，委无习拳伙众拒捕等语。卑职查初三日会讯之时，韩春发并未有持枪拒捕；韩澄发亦不承认习拳，与韩长俊等均供务农为业。有在坡工作被获；有在家被获，并无为匪拒捕情事。初四日早，卑职带犯回署，复加研鞫，供仍狡展。阎哨官即于初五日带队来淄眼同商订禀报，卑职因系大概会禀未便详叙查访各情。兹合将此案详细情形，敬为我宪台据实陈之。

当本年七月初七日奉到宪台札饬，令即访查土匪乱民形迹，按日具禀。卑职随派差役协同合境十路里长练保分段梭巡，地方平静无事；按照五日汇报一次，遇有匪踪立刻飞禀。而于各边境接壤一带尤多加意，不时密派妥人访查；或亲赴各村庄巡缉劝导。故自军兴以来，人心如故，居民安堵，未滋一事，未出一案。今月初一日正各路差保具禀之期，石埠等庄毫无拳匪聚众影响。自初二日探闻之后，卑职深觉骇异，立刻会同城汛驰往石埠。往石埠等庄传集各里差练保严斥究诘，佥称并无匪徒聚众。维时，接准阎哨官函会，并据该庄民被拿各家及受伤人等齐来喊请勘验，卑职因见事由匿名帖起，恐为刁徒挟仇陷害，不得不认真访查期无枉纵。随传集各该庄及邻近村庄首事人等逐加咨询。均谓，当时马队来境，韩家窝庄无人出问，亦无拳匪抗拒拦阻。该马队由金山寺庙内查看后，即闯入石埠庄，开放洋枪，搜拿焚烧；庄内人民惊慌无措，有在庄巡查团丁不知系属官兵，持械出向盘诘，被马队指为大刀会，一齐开枪轰伤团民韩长仁等十名；远处遥望民团未知其故，有鸣锣击鼓点放火枪相应者。嗣约地等趋至看明，向众分说，始知官勇办案，各将受伤之【人】抬回候报。至从前五六月间，愚民私相学习拳会亦所不免，然并未滋事。迨后迭见示谕，均知其哄诱骗人，法令森严，利害明晰，前学者亦各改悔。现时

久无传习之人。

卑职与城汛亲诣该处勘明韩长文等酒店、住宅，各有被烧搜翻情形，饬仵验明韩长仁、赵遵亨、韩映坤、韩映均、李鸿祥、姜得洛、韩珺发、韩长玉、韩田发、刘永成各有洋枪子轰伤一处，轻重不等。当即饬候伤愈传案备质。分别开具各单附卷。并驰赴距庄二里余之金山寺，查有老幼主持二僧，周围察看并无匪徒溷聚形迹。勘毕即抵周村镇，面向阎哨官查讯一切，逐讯犯供，先行会禀。查该哨官所禀，带队行至韩家窝，遇有匪徒十余人拦阻拒捕，先被队下轰伤六七名，余匪逃赴石埠庄鸣锣聚集拳匪百余名列阵抗拒，当场击散轰伤匪徒二十余名，拿获韩春发等六名各情。卑职明查暗访，情形不符。韩春发等实系在家及在坡工作，逃避不及致被获案，现受伤十名均未避匿。韩澄发等十五名亦皆五次刑讯，并无为【匪】伙众拒捕。该犯韩春发供认前曾学拳属实，起获黄八卦衣等物系曹姓所遗被获，实无为首伙众列阵拒捕情事。卑职体察情形参核迭次讯供，韩春发身居文生，习学拳会，平素谅不安分。其所供八卦衣等物诿之曹姓遗留，拒捕则坚不承认，避重就轻，断难凭信。至该哨官初禀遇匪开仗各节，虽与卑职所查不同，然卑职并未在场目睹，亦不敢率凭犯供遽信其无。惟连【日】访查，舆论均称并无聚众对敌。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但期情法相平两无假借，不敢稍存偏见，有忝厥职。如该拳匪等现尚开厂聚众，此等桀骜怙恶之徒法所难容。方虑严惩之不遑，又何所用其顾惜。自宜恪遵新章，严行查拿，讯明就地惩办。若该氓等蠢愚无知误入邪途，但能知悔，力改前愆，似尚情有可原。亦应遵照宪示，分别情形，酌予自新，以示矜恤。

卑职素性戆直，不知规避，安良除暴分所应为。窃以为无罪百姓即属上宪良民，断不敢壅塞下情稍事迁就，致负宪台慈惠元元谆切告诫之意。除将文生韩春发另详请咨斥革，并勒限严缉逸匪曹姓等务获究报外；理合将此案详细缘由，开具供折，据实驰禀查核。俯赐恩准委员密查下县会讯，以昭核实而归公允。抑或迳行批府提审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批：据禀已悉。该革生既经供认习过邪拳，钦遵八月十四日谕旨严行查办，务除根株，已属法无可贷，何况抗拒官兵。黄八卦衣即系

曹姓所遗，该革生留之何用？且曹姓六月来境传习邪拳，正当本部院出示禁缉之时，该令迭次禀复均据称境内并无邪拳，何以又有曹姓等传习？虽经庄长驱逐，缘何讳匿不报？此次如非聚众抗拒，弁兵何致受伤？既经持械出向盘诘，又复点放火枪相应，谓非抗拒而何？该令既经访明，又何以不将勘验情形当即据实禀请查办，迟至初十始行具禀，其意何居？现已札派甘令本源驰赴该县会同讯办。仰即遵照提集该犯等隔别研讯，务得确情录供禀办，以成信谳。勿稍延纵，另存意见。切切！此缴。折存。

57. 淄川县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到（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十一日夜，卑职本源蒙宪台札饬，以据淄川县会同防营阎哨官禀获义和拳匪犯韩春发等一案。因查会禀与防营原报不符，饬即驰往该处确切查明，再行赴县会同提讯，据实禀办等因。遵即禀辞束装起程，于本月十四日晚，途间复奉宪台札发淄川县续禀及粘抄各禀件，一路详细披绎。至十五日行抵长山县之周村镇，因该镇距淄川属石埠等庄较近，易于查访案情，随改装轻骑，不动声色亲往各该庄及附近庄村留心访查。其韩春发一犯，确系前曾学拳，后已不习。韩澄发等五名，素未学习拳会。当初二日早，马队到庄，庄外农作愚民不知何故，有向庄内回跑者。该马队跟随进庄，庄内民团又复不知底细，冒昧持械出诘，致被队下疑系拳匪抗拒，开枪轰伤团民等十名。团丁内亦点放大枪轰伤队下马匹前胸，即经约地人等趋看解说各散。该哨官下马督队搜拿，自将韩春发擒获；适由树旁经过，误被树株蹭伤左手无名指；并经队下将韩澄发等一并获住，起获黄八卦衣等物。韩春发与韩澄发等均无聚众滋扰，列阵拒捕情事。询访再三，众口如一，当即折回周村住歇。

次日早驰赴县境，沿途查验石埠庄及金山寺；后到县城会晤。卑职秉慤调齐县卷逐加查核，与卑职本源密查情形轻重吻合，随将防营获送火枪刀械十一件，红布扎腰三条，黄布包头一件，黄布单披上贴金箔纸古寿字衣一件点验，与原送数目相符。先经卑职本源提集各该犯，隔别研鞫三次，刑讯各供均仍如前。复会同卑职秉慤传集金山寺

庙内主持僧觉怀及约地人等，并各该犯连日究诘。讯明该革生韩春发前于本年六月间，跟随新城县人曹姓在庄外金山寺学拳二日，即被差地庄众查知，将曹姓驱逐出境，遗下带来黄八卦衣等物，伊当时并未在意随与存留闲房。嗣伊迭见劝诫示谕，早已改悔不习，实无贴帖欲图焚扰电局，并持枪聚【众】列阵拒捕等事。阎哨官如何被伤，伊委不知情。起获黄布单披，系庄内公做灯节戏衣与民团枪械等件均系庄中公备之物，并无狡饬别故。讯之韩澄发、韩长俊等五名，均供并无学习拳会及为匪夥众拒捕。彼时马队前往办案，伊等未及避匿，致被疑匪拿获。诘讯僧人觉怀及约地人等各供无异。

伏查该革生韩春发身列校庠，不知自爱，擅敢习学拳会，虽已供称改悔，在先并无为匪聚众拒捕。惟既存放曹姓遗留违禁衣物，则其平素不守学规，不安本分，已可概见。当此时局维艰，奸民纷纷滋扰，非严行惩治，不足以儆效尤。卑职等再四思维，参酌情节，若将该革生依照民间私藏应禁旗纛等物计件科罪，而该革生又属代人存放并非己有，且军械等件系属民团公用之物，自不得并计论罪。如仅科以不应之条，似觉情重法轻。卑职等悉心酌议，拟请将该生韩春发除已详请斥革外，应再严行监禁，冀其痛自悔悟，一俟三五年后，查看果能改过自新，再行讯明禀请释放。韩澄发、韩长俊、韩其桢、韩本发、韩根发经卑职等迭讯，并无为匪不法，惟当官兵查办拳匪，该犯等犹敢不自敛迹，致被官兵疑匪探望一并获案。形迹本属可疑，拟罪即有应得，未便概从宽免，应请均酌照不应为而为事理重者杖八十律，各拟杖八十律加〔枷〕号一个月，满日杖责发落分别保释。僧人觉怀与约地人等讯非知情容隐，情尚可原，均请从宽免其置议。起获衣物、刀枪等件，分别存库销毁。除由卑职秉卑勒限严缉逸匪曹姓务获究报外，所有奉委查办会审缘由，是否允协，理合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韩春发以文生学习邪拳，并为曹姓收存违禁衣物，即拟以重辟，亦属罪所应得。姑念到官即行承认，情同自首，从宽暂行监禁，以示惩儆。韩澄发等五名既经讯明并未习拳，应免枷杖，一并保释。余悉如所拟办理。该令前摘顶戴，亦即赏还，并宽免奏参处分。惟嗣后遇有拳匪入境煽惑，务即遵饬严行拿办，不得任其

起灭自由，以致别滋衅。即如曹姓既在该庄设厂授徒，韩登发等纵不习拳，其习拳者决不非〔止〕韩春发一人可知。一经查拿，即行远窜，黠匪伎俩，大率如此。惟既据该印委等查明开枪拒捕系彼此误会，姑免深究。已派吴管带凤岭驰往查办。禀复到日，即将此案酌量议结。仍严缉匪首曹姓务获另办。并由该令移会甘令本源知照。缴。折存。

58. 淄川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三日到（1900年10月25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蒙宪台札饬，风闻卑县石埠等庄监生韩英阶等有焚抢韩家窝、山旺庄教堂，杀毙教民施曰怡，并聚众备械欲图闹教一案。除札委青州府朱守督同查办外，饬即驰往各该庄确切查明，据实禀复。一面认真分别惩办，勿任聚众备械滋衅等因。奉此，卷查本年六月十七日，卑职访闻县属韩家窝、山旺庄天主教堂二处，及该教民等搬出空房子被人砸毁门窗情事。当即立票妥差驰往该处，并前有教堂各村庄挨次密查。旋据该差等查明，本月十五日夜，韩家窝华式教堂草房三间、山旺庄华式教堂草房九间均被砸毁门窗。缘该两庄教民人等误闻北方传讹消息，心生畏惧，又兼躲避返教，随各携带眷属搬运物件不知逃往何处避匿。以故教堂暨教民房舍均无存留物件。现被砸毁门窗，并未损坏房顶墙壁。询之本庄人等，皆谓不知何人所为，查访该两庄教民无几，业已概行迁移，无从查问。其余城乡教堂十三处均系完好如故，并无拆损等情。开具清单禀复到县。据经卑职亲诣查勘属实。随传韩家窝等庄地保张克全等逐加研讯，佥供当夜并未眼见，不知何【人】暗为损坏，碍难确指。卑职立即分派差地赶将城乡所有教堂，均为严行看管，不准再有疏虞，并派人复行访查去后。即据该地保张克全以本庄教民人等日久未回，现届秋禾将熟，该教民等遗留地亩均未托人照料，究应如何办理，禀请示遵前来。卑职即派委差押令该约地等觅人赶将地内秋禾代为收割，完竣存储庄内公所，开具确数清单呈县备查，谕俟将来教民回家，再行禀明交付在卷。兹奉前因，遵即票差严拘，并亲诣该两庄确切查勘，教堂及教民房舍实系门窗被毁，屋内均无存物。核与原勘情

形相符。查得该教民等至今均未回庄，集讯约地庄长人等，供仍如前。究竟该监生韩英阶等有无抢掠，聚众备械及施曰怡如何被杀，马德馨果否受伤，非将该监生等拘案对质不能确实。卑职当即比差勒传，一面查明以外教堂十三处均属看管完固。

适朱守于本月十四日将来卑境督查，卑职即刻驰往长山县周村镇谒见面禀，随同到境，履勘明确。当蒙朱守谕交卑职迅速勒缉首要各犯务获禀报。旋据派出缉役将韩英阶、韩长珍、韩汝琏先后拘案。讯据供认，本年六月间，伊等庄内在教各家因闻北方传讹信息，更兼躲避返教，随各携眷搬往他处聚居。庄内教堂两处，本系教民自住房屋，故皆搬运一空。嗣伊等各庄传闻谣言，有外境会匪欲来焚烧教民房舍，庄内人民恐被连累纷纷逃避。伊韩长珍与在逃之韩以长、韩辉长公同商议暂将教民各家空房门窗砸毁，不必拆动房顶，过后亦好赔偿。但期示意外人，免被匪徒藉口焚扰。韩以长、韩辉长当于六月十五日夜，领数人往将门窗砸毁；伊韩长珍仅与同谋并未前往；伊韩英阶、韩汝琏均未在场，后闻施曰怡系因当夜匆忙越墙，跌伤身死，被韩以长等私行掩埋。究竟施曰怡是否被韩以长等殴伤殒命及有无将马德馨扎伤，韩以长等当即出外逃避，伊等事后未与见面，不敢混供。惟素知施曰怡年近六旬，平日多病，且向不在教，不过与教民胡以芹同院居住。当时如何身死以及埋尸何处，伊等实不知情；亦无聚众置买大枪等械，欲图闹教，并在周村抢杀人情事等语。再三究诘，迭加刑讯，供仍狡展。

至施曰怡系因何故，如何毙命，埋尸何处？卑职事前未能觉察，迨奉札后始行访明缉拿，异常疏忽，咎无可辞。惟有赶紧悬赏设法勒缉此案正凶务获究办，以冀稍赎前愆。除严比该差勒限拘拿，并移会营汛邻封协缉逸犯韩以长等务获，提同现犯质讯确情，另行详细禀报外，理合先将奉饬查勘获犯讯供大概情形，据实驰禀鉴核。俯赐饬属一体截拿此案逸犯韩以长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批：禀悉。此案与青州府朱守面禀情形多不相符，应再饬该守查明禀复，以凭核夺。一面仰该令仍严缉逸犯韩以长等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

59. 齐河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到（1900年1月4日）

敬禀者：光绪廿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据县属地保王一善禀称，本月十三日黎明时分，有刀匪多人自禹城境来至县境杜家寨庄，将教民方金章等三家衣物抢去，理合禀报等情。

查杜家寨庄距城七十里，卑职当即亲诣勘得该庄系东西街道，东首路北有方金章所住北屋三间，方金甲所住西屋三间，小西屋二间，均无垣墙大门。又勘得该庄中间有南北胡同一条，路东有武振甲住宅一所，门向西开．进内有北屋三间，东屋二间。查验方金甲小西屋二间系夜宿更夫，并无家具，其余各屋均有翻乱情形。方金甲、武振甲所失物件当场自行投具失单。方金章外出不【在】家，失单系其家属投递。差查该刀匪等业已远飏。所有勘验情形，理合开具失物清折，驰禀查核。

批：禀悉。仰即勒限严缉，务获究报。缴。折存。

60. 齐河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廿六到（1900年1月26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蒙札饬，以各邑拳匪滋事，现在境内有聚匪若干名，匪首系何姓名，屯聚何所，焚烧教堂几所，民间房屋若干家，每家若干间，抢掠若干家，伤毙民人若干名，令即确查详报。又蒙本道转奉宪台札饬，立限严催各等因。蒙此，遵查卑县境教民被抢之案，有因所失无多，并不呈报；亦有人已远避，虽经勘验，无从知其失物确数。兹亲诣被抢各处逐一确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程子坡庄教民史有会两家，官庄范景玉一家，大冀庄教民郑可敬、于风山、郑可荣、葛文祥、葛金荣即葛春堂家；十一月初一日，辛庄教民孟继贤、李长法、李长太家；十一月十三日，杜家寨教民方金章、方金甲、武振甲三家；均被抢去钱物粮食，并无焚烧房屋，亦无伤毙人口。

批：据禀已悉。仰即勒限严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缴。清折存。

61. 齐河县禀　廿六年正月初四日到（1900年2月3日）

敬禀者：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接美教士韩维廉函称，县属苏官屯教民滕胜林家，有三义口庄匪徒送帖声言来抢，嘱即妥为保护等情。卑职立即派拨马队前往弹压；一面亲诣三义口庄查察。该庄从前有十四五岁幼孩曾经学拳，卑职查知严禁，业已停止；近来并无拳匪屯聚，送帖声抢情事。卑职随至苏官屯，查得教民滕胜林家仅有人送与一帖，令其出教，声言欲抢，并未前来，亦未逼索钱文。卑职当经严谕该两庄首事地保妥为保护，不得稍有疏虞。除仍不时下乡巡缉防范外，所有保护查办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再，正在具禀间，于二十八日蒙洋务局札饬弹压保护。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缴。

62. 齐河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到（1900年2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访闻西北乡边界有拳匪入境情事，当经饬差查办缉去后，旋据胡官屯庄地保于殿三禀称，本月廿日，有拳匪多人自距庄十二里之禹城千户屯来，尚未进庄，声称欲抢教民王兆林家。伊与首事胡聚水等闻知，立即遵谕迎往拦劝竭力解说，该匪等饭后即向西南一带逃走，未至王兆林家抢掠。并查明该匪大马子刘知闻系菏泽县人，三马子吴姓不知名字籍贯，理合禀明等情。并据该教民王兆林呈同前由各到县，卑职提讯该地保等供与报同。并据该教民王兆林供称，该匪等所食饭账共合京钱二十千文，均系首事等垫付等语。卑职以该地保当匪入境时，并未来县禀请差缉，任令出境远飏，殊属不合。惟念与首事等竭力劝解，教民王兆林家尚未被抢，从宽当堂申斥。其与首事等垫办饭食钱文，卑职亦即照数发给，俾免赔累。差缉该匪刘知闻等业已出境无踪。除仍巡缉防范外，所有保护教民未被抢劫缘由，理合驰禀鉴核。并祈俯赐通饬一体截拿解究，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正在具禀间，接奉札〔宪〕台札饬，以据禹城县向令禀，千户屯教民李化金家被抢，拳匪系由卑县境内进出等情。令即会同严密侦缉等因。卑职讯据胡官屯庄教民王兆林及该庄首事地保金称，拳匪刘知闻等于二十日早在禹城千【户】屯抢后，即到胡官屯声

抢等语。两处均系此股匪徒，确无可疑。除会同向令严密侦缉外，理合陈明。

批：禀单均悉。已行司通饬截拿矣。仰仍会同禹城向令严缉匪徒刘知闻等务获究报。缴。

63. 齐河县会禀　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到（1900年2月15日）

敬禀者：窃卑职棨伦奉赈抚局宪札委，赴齐河县会同地方官查明被匪扰害民、教村庄户口，大口抚恤京钱四千，小口减半。统共需钱若干，按照现在银价合成银两，缮具印折通禀等因。遵即束装起程，于正月初四日驰抵齐河县。适卑职鋆已奉札同前因。查卑县被匪扰害民、教，均经卑职鋆先后勘查，开折禀报在案。兹奉前因。卑职等随会同于初七、初八、初九等日，亲诣大刘庄等七村庄，查得被匪扰害民、教刘克俭等共二十八户，男大口四十六名，女大口四十一口，每口抚恤京钱四千，共需钱三百四十八千；男小口三十三名，女小口二十三口，每口抚恤二千，共需钱一百一十二千。又大冀庄教民葛文祥家设有教堂一所，学生九名，雇工一名，每名抚恤四千，共需钱四十千。统共需钱五百千。按照现在银价每两京钱二千三百七十文，应合成银二百一十两零九钱七分。理合开具印折，禀报鉴核。饬局照拨下县，以便散放，实为公便。

批：禀悉。应需赈款已行局如数拨发矣，仰即会同委员陈令棨伦亲自散放，不得俟〔假〕手胥吏，致滋弊混。仍将钱款细数暨散放日期，详晰报查。并由该令知会陈令知照。缴。折存。

64. 齐河县禀　廿六年正月廿三到（1900年2月2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密饬，以武卫右翼第二营吴统领禀获千户屯教民李化金家被抢案犯石永海一名，送交禹城县讯办，据供出在会伙犯黄西雨等。令即购缉获严惩等因。遵即不动声色密差去后，旋据该役以查得黄西雨等〔下有脱文〕，闻禹城差缉流洪庄王可荣，前带案讯供称，伊前曾学拳，一向在十二里阁庄医兽生理，与石永海即石砖头素识。因索讨欠钱有嫌，不料石永海到案妄扳，伊实无随同行抢情事

等语。查石永海原供仅称流洪庄王姓，而该庄又别无王姓学拳之人，是否狡供避就？石永海现已提省审办，王可荣应即解省质讯，以昭核实。除仍严缉黄西雨等务获究报，并将王可荣另文解赴宪辕，听候发审外，理合驰禀鉴核。

再，访闻王豆宝庄郭思典有伙抢千户屯得赃情事。传案研讯，坚不承认，暂予严押，俟缉获刘二等质明办理，合并声明。

批：另文报解伙犯王可荣已发府提同石永海质讯矣。仰即严缉伙犯黄西雨、刘二等务获究办。缴。

65. 齐河县会禀　廿六年正月廿六日到（1900年2月25日）

敬禀者：窃卑职棨伦奉赈抚局札委，赴齐河县会同地方官查明被匪扰害民、教村庄户口，抚恤钱文共需若干，合成银两缮折通禀等因。当将抵齐会同查明缘由，开折驰禀在案。兹于正月二十日，蒙赈抚局饬委守备何其昌解到库平银二百一十两零九钱七分，饬即会同散放。当即易换钱文，每库平银一两按照市价京钱二千三百七十文，计合京钱五百千。卑职等随于二十一、二十二等日，会同亲身逐一散放。即将大刘庄等七村庄被匪扰害民、教刘克俭等共二十八户，男大口四十六名，女大口四十一口，照章每大口抚恤京钱四千共散放钱三百四十八千；男小口三十三名，女小口二十三口，每小口抚恤二千，共散放钱一百一十二千。又大冀庄教民葛文祥家设有教堂一所，学生九名，雇工一名，每名抚恤四千，共散放钱四十千。统共散放京钱五百千。于二十三日完竣。并未假手胥役。该民、教等莫不鼓舞欢欣，感戴皇仁，歌颂宪德。所有散放被扰民、教抚恤钱文，完竣日期及钱款细数，理合开具印折，禀呈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赈抚局转饬知照。缴。印折存。

66. 齐河县禀　廿六年正月廿七到（1900年2月26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蒙宪台札饬，以美教士包复祺开送教士姓名、教堂处所清单，令即认真保护弹压等因。查卑县境美国各教堂祇有大冀庄教民葛文祥家，系由教士韩维廉自行建造教堂三间，郑可蒙

家北屋三间当给韩教士作为书房。程子坡有教堂一座。余如杜家寨、丁家庄、辛家庄、苏官屯等处教堂均系在教民家设立，并非教士置买建造，并无被匪扒毁焚烧情事。兹奉前因。除仍随时认真保护弹压外，所有遵札查办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此次查报均系美国耶稣教堂，境内是否有别国耶稣教堂及天主教堂，仰再确切查明，列册详复。其仅就教民家设立书房、学房者，不得以教堂论，应附列册后，藉示区别。并将置买建造年分、价值暨现归何人管业，一并汇册声明，以凭查核。仍随时认真保护弹压。缴。

67. 齐河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九到（1900年3月19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据县属地保马佐清禀，据姜庄民首事钟离丙南投称，本月十六日夜四更时分，伊家有人爬墙进院撞毁北屋后窗。伊闻声喊捕，其人开放洋枪由大门走出，庄众更夫追至庄东，扎伤倒地身死。天明认系焦庙驻扎勇队哈殿魁等语。合报验讯等情。并据钟离丙南呈同前由，各到县。卑职立即带领刑仵亲诣勘明该庄与焦庙相距五里许，钟离丙南家北屋东墙有爬越、北屋后窗有撞毁各痕迹；庄东庙前地上哈殿魁尸身一具，衣履并洋枪等件俱全。查验该尸仰面偏右合面、右臀各有刃伤一处，右腿、左腿各有刃伤二处，右腌臜有刃伤一处，均皮卷血污，余无别故，委系因伤身死。提讯地邻人证，据称缘钟离丙南家设有纸牌赌局，哈殿魁闻知，纠同高志贵、赵连升、钟祥和前往抓赌。高志贵等并未进院。哈殿魁一人走出，致被庄众疑贼，追殴致毙等情。卑职以现在拳匪滋扰，该勇队到处侦缉，恐系仇杀。严行究诘，均极口呼冤，坚不承认。十八日统领任总镇永清来县，与卑职晤商一切，意见相同。拟俟明日会同复往验讯，以昭核实。除将验认缘由，填格录供通详外，所有卑职验讯大概情形，理合驰禀鉴核。

批：禀悉。此案昨经本部院委员查复，并据该营哨弁等具报，核与来禀大略相同。查该勇蒋会、哈殿魁夜离汛地，擅往抓赌，殊干军规。哈殿魁业已被扎致毙，咎由自取。该庄更夫疑贼误殴，系为保卫

闾阎起见，应一并勿庸置议。惟高志贵即高之桂等同往拿赌，致酿人命，情节可恶。钟离丙南开局聚赌，亦干例禁。仰按察司速饬集案，研讯确情，填格录供通详。一面严缉蒋会，务获究报，并由司通饬截拿。缴。

68. 齐河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八日到（1900年7月14日）

敬禀者：廿六年六月十四，突有神拳百余人赴大冀庄将教民葛金荣杀害，并将葛金荣及教民葛武祥、葛文祥、葛徐氏、葛秋堂、葛金堂、葛安堂、郑可敬、郑可荣、于凤山、李延章共十一家房屋烧毁，拴去葛武祥与子葛立行、葛二仔三人；又赴北辛庄将教民孟继贤、杨湘南、李长法、李长太共四家房屋烧毁，拴去孟继贤之子孟大仔一人，理合报明等情。据此，查验属实，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杀人放火，掳架勒赎，律有明禁。拳民既以忠义自负，何肯出此？其为土匪假托冒充可知。况教民亦系华民，即有宿嫌，亦应禀官讯断。何得任意擅杀，并焚毁房屋至十余家之多？此种刁风，断不可长。仰即勒限半月严缉此案匪徒，务获照律惩办，以申法纪而重民命。一面将葛武祥等四人设法找回，并将勘验情形，照例详报。缴。

69. 齐河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六到（1900年7月22日）

敬禀者：光绪廿六年六月廿三日，据县属焦寨地保郑克有禀，据禹城县小杨圈庄民杨怀玉投称，伊近邻杨成素习洋教，现恐拳会滋扰，因将家中财物挪寄别处。本月二十二日早，有拳会多人赴杨成家抢未得财，即至伊与堂祖杨树家抢得钱物车牲，并将伊胞叔杨彩凤及杨树架去。伊喊同庄邻齐往捕拿，追至县境焦寨漫坡地方互相格斗；将庄邻王玉柱、李玉香、杨琴杀伤身死，杨彩凤等先已逃回等语，合报验究等情。并据杨怀玉及尸侄王光平等呈同前由各到县。卑职立即会营带领刑仵亲诣勘得焦寨距城七十里，与禹城县境接壤。已死王玉柱在庄民黄安太地内。李玉香在郑长江地内。杨琴在马玉贵地内，割落头颅在地放置，身首凑合相符。验明委系各因伤身死。集讯地邻人

等供与报同。查访凶犯，实系土匪随同拳会，差缉，已经逃逸。除将验讯缘由，录供通详，一面移会禹城县查照及选差勒缉外，诚恐日久远飏，理合驰禀鉴核。俯赐通饬一体截拿解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境内出有抢杀重案，未能先事预防，应记大过三次。勒限一月严缉此案正凶，务获究办。仍将验讯缘由，照例录供通详。所请拨驻防营藉资巡缉，现在东、北两路防务均极吃紧，实无营队可拨。地方官但能分别良莠，认真惩劝，实力巡防，自可消患未萌。不在徒恃兵力也。此缴。

70. 齐河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八日到（1900年7月24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据县属堂南牌首事崔鸿祥等禀称，伊等自去年遵照示谕，联庄公拿贼匪。本月十二日夜，有拳会多人来至附近之王庄，伊等闻声击钟，聚集庄众与之理说。据拳民云，王加顺、王盛林二人捏称该庄朱登仙家随洋教，藏有洋人财物，勾引前来。朱登仙既非随教，即将该王加顺当场交出送官究治，拳民随即散去。合请讯究等情到县。随经卑职将王盛林缉获，提讯朱登仙及崔鸿祥等供与禀词相同。据王加顺供称系巨镇人，王盛林赴伊家告说李家营随洋教的，现在他娘兄朱登仙家窝藏，令伊邀同拳会多人赴朱登仙家来的，是实。又据王盛林供系王庄人，伊在王加顺家，王加顺问李家营合王庄谁是亲戚。伊曾告说朱登仙的妹子是李家营的，别没说话。六月十二日，拳会赴王庄，伊并不知道是实，各等供。据此，卑职伏查王加顺、王盛林捏造谣言，勾引拳会，希图抢掠分肥，虽尚未成，实属不法已极，当将笞责，押候复讯。并因崔鸿祥等遵照示谕，办理得宜，捐廉从优给赏。当此土匪乘机劫夺之际，而勾引分肥之徒，其情尤属可恶。若不处以极刑，何以遏乱萌而安善良。可否提省讯办，从重枭示，以儆将来。理合禀请批示遵行。

批：据禀已悉。王加顺、王盛林两犯捏造谣言，勾引煽惑，实属不犯〔法〕已极。应即遵旨照土匪例即行就地正法，勿庸解省。该令办理此案，尚属认真。准将前记大过三次注销。仰即遵照。缴。

71. 齐河县 廿六年八月初五日到（1900年8月29日）

敬禀者：案查匪徒冒充拳会在县境焦寨地方，将禹城县民杨怀玉被抢案内追捕庄邻王玉柱等杀伤身死一案。当将验讯情形，驰禀宪鉴。一面悬赏购线，勒差严缉，并谕令各庄首事地保，遇有匪徒，即行协同差役集团围捕去后。兹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访闻匪徒李廷芳在燕西牌子庄游弋，当即捕获，并起获宝剑一口、七节鞭一挂、毒药一包、褡子一个。李廷芳供齐河县人，年廿九岁，先无妄为。本年六月间，随入土匪。六月廿二日早，有匪头孙士洪、郭二黑、刘忠甲领同持械前往禹城县境小杨圈庄杨怀玉家抢劫。杨怀玉齐集庄邻捕拿，因火炮不继败阵逃走。伊用长枪将王玉柱赶至围住，油房庄人萧长顺递给单刀，伊即将王玉柱头颅砍下，逃散。李玉香等被何人杀死，天黑并未看清。现伊回家被拿，拒伤团丁，即被勇役团丁人等击伤两腿，捕获送案等语。质之首事许金堂等供词相符。

查李廷芳随同匪首冒充神拳，抢劫杀人，凶恶已极，应请遵旨照土匪例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许金堂等遵照谕饬集团兜拿，团丁何聚庆且受有伤痕，实属奋勇可嘉。即由卑职捐廉赏银百两，当堂具领，以示鼓励。所有获犯讯供拟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匪犯李廷芳胆敢纠众持械，抢劫焚杀，实属愍不畏法，既经该县提讯明确，自应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一面将讯供缘由，照例详报。缴。

72. 齐河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一日到（1900年9月4日）

敬禀者：案查前据卑县缉役会同团练人等禀，获匪犯李廷芳一名到案。随经卑职提讯。据该匪李廷芳供认冒充拳会，随同抢劫禹城县民杨怀玉家，并拒捕杀伤庄邻王玉柱身死，不讳。当将讯供拟议请示缘由，驰禀宪鉴在案。旋于本年八月初七日，据报该匪李廷芳因受伤过重，医治罔效，于本日在监身死等情。卑职亲诣验讯属实。正在具禀间，接奉宪台批饬正法。遵即照例戮尸，将首级在〔置〕于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讫所有匪犯因伤身死，戮尸枭示缘由，理合

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转饬知照。缴。

73. 齐河县禀 廿六年八月廿五日到（1900年9月18日）

敬禀者：窃卑职迭蒙宪台札示，令拿拳会匪徒务获惩办等因。当经出示晓谕，一面饬派勇役四出巡缉。并谕知各乡团众遇有匪徒立即集团兜拿。先后缉获匪徒王加顺等禀准正法在案。

兹于本年八月十九〔日〕，据县属地保朱金魁禀称，十八日半夜时分，有匪多人自称神拳，赴辛庄已改教民李长法、平民董曰魁、董曰温、郝金榜等家抢去钱文、衣物驴头；并放火烧毁李长法厂棚、已改教民孟继贤、董曰温家闲屋，屋住〔主〕亦被抢去钱文衣服，并砸毁锅碗，合报勘缉等情。并据董曰魁等呈同前由各到县。卑职随即会营亲诣，勘得该庄距城三十里，不近大道，未设墩防。该教民李长法等家被匪抢夺烧毁属实。饬派勇役跟踪追捕，于二十、二十一等日，先后缉获匪犯李传来、李克明、王立身三名，并起获符纸、神轴、王立身表文。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供认李传来、李克明均习神拳。王立身随同拳会管账。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拳首王井探知辛庄有教民居住，起意闹教抢夺，纠领李传来、李克明、在逃之王和寅即王平永、徐木仔、徐葆呼及不识姓名多人，齐抵辛庄李长法等家抢得钱文、衣物驴头。何人放火烧毁李长法厂棚，李传来等未看清楚，王立身并未前往同抢等情不讳。

查李传来、李克明学习拳匪，随同抢夺，殊属不法。应请遵旨照查办土匪章，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王立身讯未同抢，惟随匪管账，亦系同恶相济，应否一并正法，听候宪裁。除仍勒缉逸匪王井等，务获究报，一面录供通详外，所有获犯讯拟缘由，理合驰禀查核。俯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拿获匪犯李传来等三名，并起获符纸神轴等物，办理尚属迅速。该令著记大功一次，出力勇役赏给功牌二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该犯李传来等既经讯系拳匪，朋比为奸，自应一并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现在奉旨

严行剿办义和团匪，务除根株，业经恭录转行在案。嗣后如获此项匪犯，应即钦遵查照办理，勿涉轻纵。一面悬赏严缉逸匪王井等，务获究办。仍将勘讯缘由，照例详报。此缴。

74. 齐河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廿八日到（1900年10月21日）

敬禀者：案查迭蒙宪台札示，饬拿拳匪，以靖地方等因。当经卑职悬赏购线饬差勒缉。显出示谕令各庄团长地保，遇有匪徒，即行协差集团围捕。已先后缉获匪徒李廷芳等，禀准正法在案。

兹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获匪犯萧吉太一名到县，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该犯萧吉太供称，齐河县人，年四十九岁，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间，随入拳会学习。有匪首邢姓师兄及刘中甲、孙士洪、郭二黑领同伊与刘三、并获办之李廷芳、袁福海暨不识姓名多人，于三十日前往大冀庄，抢得教民于凤山等家钱物。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又随众邢姓等伙同阎成思等多人，前往大冀庄放火，将教民葛金荣即葛老六等家房屋烧毁。葛金荣骂阻，刘中甲持枪追至庄外，扎伤倒地，孙士洪用刀杀死。六月二十二日，又随同邢姓等前往禹城县境小杨圈庄杨怀玉家，抢得钱物车牲。杨怀玉齐集庄邻王玉柱等捕拿，因火炮不继，败阵逃走，孙士洪等将王玉柱追杀。郭二黑、刘三分持枪剑，将李玉香追至郑长江地内围住捅伤，伊上前用刀将李玉香首级砍下，分赃各散。至杨琴被何人杀死，当时并未看清。不知邢姓等现逃何处，凶刀撩弃等语。据此核与各报案，均属相符。

查肖吉太学习神拳，随同匪首抢劫杀人，凶恶已极，应请遵旨照土匪章程，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除仍严缉逸匪邢姓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犯讯供拟议缘由，理合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拳犯萧吉太既经供认抢劫烧杀重情不讳，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仍严缉逸匪邢姓等，务获究报。一面将讯办缘由，移会禹城县知照。缴。

75. 齐河县禀 廿六年十月初四日到（1900年11月25日）

敬禀者：窃本年九月十七日，准管带武卫右军左翼步队第二营前

队何领官宗莲移开，以奉宪台札饬，据禹城县民杨怀玉等以拳匪掠杀等情，呈控孙士洪等一案，令即会同协力严拿匪犯孙士洪等，按名悉获解报。一面查明齐河县快役傅永顺即傅天顺，有无通匪行抢情事，据实禀复查夺等因，移会到县。准此。

查此案前据该民人杨怀玉等来县呈报。当经卑职会营亲诣勘验，禀蒙宪台批饬严缉。遵经先后缉获匪犯李廷芳等讯明禀准正法在案。兹奉前因。随将该快役傅永顺传案提讯。供词狡展。惟原告【杨】怀玉系禹城县人，若由卑职提讯，恐该原告未肯心服。拟请解省，提同该原告杨怀玉等质明办理。又首事张存仁早经传案，亦因讯无确供，予以管押，应即一并解质。卑职与何领官往返函商，意见相同。除将傅永顺等二名解赴历城县听候提讯。并仍严缉逸匪孙士洪等务获究报。所有查办缘由，理合驰禀鉴核饬审。

批：如禀办理，仰仍严缉逸匪孙士洪等务获解究。缴。

76. 齐河县禀　廿六年十月初八日到（1900年11月29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六日，卑职正在乡间查办公事，接到县城包封。伏读宪台本月初五日排单六百里札饬，探明武城县袁令是否过境，阻其来省，迅速折回，上紧协缉匪徒等因。蒙此，遵即遣丁回署，饬查各店；武城县过境，即行恭持宪札知会折回。卑职于初七日旋署，查知袁令于初六日夜四更经过卑县，已经恭示宪札。袁令因有要事面回，不肯折回。所有卑县奉饬遵办缘由，理合禀复查考。

批：据禀阻止袁令不肯折回缘由已悉。缴。

77. 齐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到（1900年12月1日）

敬禀者：窃以奉札阻止武城县袁令未回缘由，当经具禀在案。卑职回城后，复专丁手函力劝。昨见袁令自河东折回。知会卑县先因要事面案，既而思大宪以协缉匪徒公事紧要，沿途行文饬阻，不应显违宪意，已连夜驰回等语。卑职查知袁令已由卑县经过驰回。理合禀明鉴核。

批：据禀武城县袁令现已由该县驰回缘由已悉。缴。

78. 齐河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二日到（1900年12月3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蒙宪台排单札饬，以境内民、教实被拳匪扰害者共有若干户口。饬即亲自赴乡验查，开折补报。并逃匿拳匪财产分别查封变价，作为抚恤之用等因。蒙此，仰见大人筹划精详，实事求是，既令匪徒知所儆惧，即为民、教平其忿怨，法良意美，钦感莫名。

卑职遵即轻骑减从，亲诣四乡，逐一查验明确。卑县境内本年共有被匪烧抢民、教二十二户，被杀三人，被讹二人，烧毁书房二座。其拳匪孙士洪等十余家田产，现已尽数查封，堪作抚恤之用。惟变卖需时，缓不济急。现在天气寒冷，民、教待抚孔殷。卑职细心筹划，查卑县有渡船生息一款，渡船甫经修理，余有闲款，暂时垫用，可得其半，其余卑职设法筹垫，先行散放。其散放数目，拟请毙命一人及被抢失物较多者，各抚恤京钱二十千；失物较少者，抚恤京钱十四千；最少者抚恤京钱八千；每烧屋一间加抚京钱一千，共应散放京钱五百十九千，俾该民、教等早沐宪恩而免困苦。除匪产变价另行补报归款外，是否有当，理合开折禀呈鉴核，批示祗遵。

再，去年被抢民、教，今春已经开折抚恤，此时应否减半给与，抑或无须再给，事关大局，卑职未敢擅拟，并候宪裁。

批：如禀办理。至去年被扰教民，已经开折抚恤者，拟再减半给与，亦可照办。此缴。折存。

79. 齐河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到（1900年12月2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卑职禀遵饬查明卑县被匪抢烧杀害民、教户口，查封拳匪田产，筹给抚恤钱文数目，并呈清折缘由，蒙批：如禀办理。至去年被扰教民已经开折抚恤者拟再减半给与，亦可照办。此缴。折存。等因。蒙此，遵即查明光绪二十五年分，已奉宪委，抚被匪扰害民、教刘克俭等廿八户，教堂二座，佣工一名。又事后查知，由卑职捐廉抚恤被扰平民徐金甲一户，应再分别轻重，减半抚恤。失物较多者，给与京钱十千，较少者七千，最少者四千，应需京钱一百九十七千。二十六年分，被抢民、教孙建楹等二十二户，被杀三人，

被讹二人，被烧书房二座，应需抚恤京钱五百五十九千二。共需用京钱七百五十六千。查封匪产，急切未能变价。卑县渡船生息，只余三百九十一千，下余不敷之三百六十五千，暂由卑职设法筹垫足数。当即转知各民、教等陆续来案，均经卑职当堂散放，绝不假手胥役。随于十月廿九日完竣，取具领状附卷。除俟匪产变价，另行报明外，所有散放卑县被扰民、教抚恤钱数、日期，理合开具清折，禀呈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调和民、教，查缉匪徒，以勤治理而弭衅端。缴。

80. 齐河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九日到（1901年1月19日）

敬禀者：案查前据获贼李稳当讯认听纠窃械临时强劫事主李延昌家钱物牛只，并将邻佑张文法拒伤，伊在外接赃不讳。当将讯供情形驰禀宪鉴。批饬将逸犯吴和尚等缉拿在案。当即勒差严缉去后，旋于十一月初一日，据派出缉役协同禹城县役缉获吴和尚一名到县，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年二十三岁，齐河县人。先未为匪犯案。本年六月间学习神拳，不记日期，听从匪首张传义、王逢义，伙同在逃之张二等及不识姓名多人，在禹城县境抢劫张李店不知姓名教民家。次日在王坊庄被兵役拿获十余人，伊即逃散。九月初四日，伊因贫难度，纠允张二与获案之李稳当即李永亮，在逃之李一来、宋小、王淑孝及张二，纠邀不识姓名二人，即于是夜三更时分，齐抵县境曹坡庄事主李延昌家。门首留李稳当、李一来、宋小在外接赃，伊与张二等拨门进院行窃。事主惊觉起捕，伊喝令张二等将事主按捺吓禁声张，抗门入室，劫得钱物牛只。邻人张文法闻声出捕，宋小用绳鞭将其头颅打伤。逃至松林内，将赃俵分各散，并无窃劫别案及逃后知情容留分赃之人等语。质之李稳当供词相同。关查禹城县张李店教民李文魁等及李延昌各报案均相符合。

查吴和尚学习拳匪，迭次抢劫，实属愍不畏法，自应遵旨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除李稳当一犯另行详办，并严缉逸匪张二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犯讯供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该县督饬缉役拿获匪犯吴和尚一名，缉捕尚属认

真，著销去大过一次，行司注册。至该犯吴和尚既经讯认听纠迭次抢劫不讳，实属目无法纪，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一面严缉逸匪张二等务获究办。缴。

81. 齐河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廿二日到（1901年2月10日）

敬禀者：案查前蒙宪台札饬，以禹城县禀报千户屯教民李化金家被拳匪抢去衣服驴头一案，饬即会同严密侦缉。又准统带武卫右军右翼第二营吴总镇移开，以缉获匪犯石来法一名，送经禹城县讯，据供认听从杨得升伙同甄根仔等抢夺李化金家得赃不讳，嘱即严缉解究各等因。遵经饬差查拿，甄根仔等均已远飏，嗣后比差勒缉去后。兹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访闻甄根子由外回归，卑职随即选派勇役，会同该庄首事地保合力兜拿；适禹城县役巡缉踵至，当将甄根仔拿获送案，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供异常狡展。是否教民李化金家被抢案内正犯，旁无质证，殊难悬拟。检查卑县档案，该犯并无获犯供及，亦无被人指控案据。自应解归禹城县查案审办，以昭核实。除将犯移解，并勒缉杨得升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犯归案审办缘由，理合驰禀鉴核。

批：禀悉。该犯甄根仔已檄饬禹城县，俟犯解到提案讯办矣。仰仍严缉逸匪杨得升等务获究报。缴。

82. 济阳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九日到（1900年9月2日）

敬禀者：窃维崇正所以黜邪，内安乃可外御。值此时势多艰，拳匪蠢起，妄言惑众，意图勾结愚民，乘机扰害，实为地方之患。卑职因思当务之急，欲正人心，首禁邪说；欲御外侮，先清内地。莫如举办保甲团练为善。随即拟定章程十条，谕饬合境绅董首事人等认真举办去后。兹据各乡先后禀报办竣，并将户口册汇齐呈送前来。当经卑职分别前往查验，尚属整齐。一面劝谕居民，饬令各务正业，勿再学拳，误入邪途，自贻伊戚。现在均已改悟前非，照常安分过度。惟时方多事，防范宜严。况该拳匪等到处骚扰，行踪靡定，必须多募勇队，分赴四乡常川梭巡，并于要扼处派队驻防，方期周密。卑县原有

勇队十五名，今因防务吃紧，拟招募马队十名，再添募勇队十五名，共计马步队四十名，俾敷调遣而期振慑。又查卑县城垣实属坍塌不堪，亦宜设法修补。业已勘估明确，无论如何撙节，约需京钱一千串方可。除均由卑职捐廉，妥为筹办修整，并另行禀请饬发枪枝军火，以资应用外。所有卑职办理地方情形，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督同绅董人等认真筹办，以收实效，而靖乱源。缴。

83. 济阳县禀　廿六年八月廿九日到（1900年9月22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廿六日，据县属陈家庄地保陈云会禀报，本月廿五日晌午，突有外来拳匪百十余名拥入该庄，前赴陈云阁家，指称系属教民，强抢衣物，并用火烧毁房屋。幸值陈云阁在坡工作不家，其家属人等亦均逃避，未被伤害，合请勘缉等情。暨据该事主陈云阁呈同前由各到县。据此，当经卑职会营带领勇队前往，勘得该处距城五十五里，不近大道，并无墩防。该庄系东西街道，路北有事主陈云阁住宅一所。查验房屋共有廿余间，均被烧毁属实。集讯首事地邻人等，佥称匪势甚众，约有一百七八十名。现尚在该庄相距五里之玉皇庙内聚而不散。若一经往拿，势必恃众抗拒，挟仇扰害，平民恳求作主保全等语。卑职体察该首事等所称各节，不为无见。且随带勇队人等只有四五十名，亦虑寡不敌众，难资震慑。惟思该匪等如此猖獗，若不从速痛加惩创，窃恐愈聚愈多，蔓延为患。除一面派役密探匪踪随时具报外，理合驰禀查核，饬赐派马步队二营迅速来县，严行剿办，实为公便。

84. 济阳县禀　廿六年八月卅日到（1900年9月23日）

敬禀者：窃查事主陈云阁家被匪滋扰一案，当经卑职禀请派队剿办。一面仍饬役密探匪踪去后。兹于本月廿九日早，据各该探先后回县报称，该匪等约有四五百人之数，仍在东乡玉皇庙内聚而不散。风闻均被各邻县追击所致。现该匪等又抢得安家庙教民两家。并沿途亦有探子预防官兵击拿等语。据报前情，除仍饬令随时密探外，理合驰

禀鉴核。俯赐速派马步队二营如数下县剿办。并请密饬该营官扬传号令，作为赴武定府防堵，免致该匪等惊觉，先期逃窜，以留余孽，实为恩公两便。

批：据禀该县东乡匪徒滋扰，并请派兵往剿各缘由均悉。前据裴帮带禀报，临邑击散匪徒窜入该县境内，当经添派查令荣绥暨马队哨官周树森，会同裴帮带驰往剿捕矣。仰即会同查令等妥速筹办，勿稍纵延。切切！此缴。

85.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初一日到（1900年9月24日）

飞禀者：本月卅日申刻，查令荣绥遵奉宪札，不动声色，带领马队一哨，步队一百名已经到县。本拟即往剿办，因天色已晚，且相隔有五十余里之遥。兹经卑职与查令密行商妥，拟于明日五鼓前赴该处痛剿。一面专马飞布裴帮带会同查拿严办。惟思该匪等已聚有四五百人之数，其势颇形猖獗，若再添派马步队以资接应，则更觉严密，庶几亦可剪绝根株矣。是否有当，理合飞禀查核酌办，实为公便。

批：已据另禀派拨马步炮队，并另委倪令嗣冲驰往，会同剿办矣。仰即遵照前禀批示，迅将查令下落赶紧查明，设法救护。一面会商营委暨邻近各州县妥速剿捕，合力兜拿，毋任勾结外匪，别滋衅端。缴。

86.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初一日到（1900年9月24日）

飞禀者：本月初一日早，官兵与拳匪开仗不利，现在匪势甚大，反追官兵，事在危急，合亟飞禀大帅查核，赶紧多派拨马步队，并发大炮到县，严行剿办。不胜急切之至。

批：仰即查照另禀批示办理。缴。

87.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初三日到（1900年9月26日）

敬禀者：昨因匪势猖獗，我兵败回，当将大概情形先后驰禀在案。兹于本日清晨，据各探役等称，该匪等因我军将其大头目、二头目击毙，并又轰死散匪四五十名及受伤者几十名，已于昨夜陆续出

境，赴东北两路逃窜。除派役前往密探外，理合飞禀查核。

批：据禀击毙该匪大头目、二头目，系何姓名？籍隶何处？轰毙散匪四五十人尸身安在？有无认尸埋葬之家？匪虽分窜，必须穷追痛剿，该县聚匪之村，所设坛厂一律毁平。窝匪之家及知情不告之庄长地方，挨次查明，分别惩办。已详札统领邦杰凛奉办理，仰即知照。并将办理情形，随时报查。再，查令究竟有无下落？仰迅即查报。缴。

88.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初一日到（1900年9月24日）

飞禀者：本日早晨因匪势甚大，我兵败回，当经驰报在案。兹于午后周哨官树森来署，据称该匪等已聚有一千余人之数，当经伊等击毙头目二名，散匪四五十名。伊所带马队并无一人受伤。惟步队中有伤亡者三四十人。查令荣绥亦不知下落，传说已经阵亡，其尸身究不知现在何处。除由卑职密派妥役前往收领外，一面与周哨官商明留住马步各队保守城池。现探得该匪等仍在玉皇庙内聚而不散，特再据情飞禀。亟恳札派马步队三、四营，赶紧前来剿办。并请发大炮几尊。又周哨官随带马【队】驻下，钢子将及用尽，并请添派发三千个，以资应用。

批：禀悉。异常惊悼。刻已派马步炮队驰往。惟查令下落务赶紧查访，设法救护，并悬重赏为要。缴。

89.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初四日到（1900年9月27日）

飞禀者：昨因匪徒逃窜出境，当经驰报在案。一面续蒙宪台委派马步炮队各一营，于初二日先后驰抵到县。随即派队前往密探匪踪。旋据回称，该匪等已逃窜商河县境长王庄、北孙家庄地方聚会。兹于初三日四鼓，大队分作三起，前赴各该处追剿。并据卑职派出各役将查委员尸身领回，饬令伊随带家人二名认明属实。维时倪令嗣冲、甘令本源因公亦在卑县，邀同看明查委员头身上受刀伤数处，惟缺一右手背，左脚面。随由卑职妥为棺殓，暂停东关外关帝庙内，一面知会查委员家属前来搬取。并查明有无勾结外来拳匪之徒，严密查拿到

案，先行正法，以绝根株。除将查委员荣绥督战阵亡详细情形，专案禀请奏恤外，理合飞禀查核。

批：据禀查令荣绥缉匪阵亡情形，殊堪痛惜，仰即勒限悬赏严缉凶犯，务获尽法惩治，以昭炯戒。并候分饬善后、先锋粮饷两局，先行筹款一千两，发给该故员家属具领治丧。仍汇案奏请优恤，以慰忠勤。该故员灵柩运送回省时，并著知会沿途各州县，妥为照料。缴。

90.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初八日到（1900年10月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据商都司德全禀称，上月廿三日行抵卑县城南关外，拿获形迹可疑司荣贵一名，并搜获联盟单两张。又据称卑县境之东北曲堤镇地方，设有坛厂一所。查拿匪等早已远飏，随搜出红旗一面，小铁炮二尊及纱灯、火药等情。饬令卑职将以上各节迅速查明，禀复等因到县。蒙此，查此案前据商都司将司荣贵移送到案。当经卑职提讯。据供伊系东阿县人。曾于六七年前在南关精健营内充当营勇。嗣因患病告假，乏资回籍，即在南关街寄居。昨有过路营队扎尖河堤，适伊在彼闲逛，不知躲避，致被拿获。并有结拜兄弟盟单各一张，亦被搜出。伊实无学习拳会等语。并据该职员杨芳春等公同呈保前来。卑职查阅盟单两张相同，内系结拜兄弟套言，并无叙及学拳入会之说。且又据该职员等公保，佥称司荣贵平素安分，委无为匪不法情事。可否准予保释之处，伏乞示遵。

又卑职前经访闻县境曲堤镇，有设立坛厂之所，立即饬差查禁。及至该处，闻知匪等已经营队剿散，正在具报间。兹奉前因，理合据实禀复查核。

批：据禀获犯司荣贵讯系游勇，并搜有结伙盟单，罪应斩枭。仰即移交新任张令提案研讯明确，照章严办，以昭炯戒。缴。

91.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十九日到（1900年10月12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排单檄饬，以据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王中书英楷禀复，查勘马步二哨剿办济阳属之玉皇庙股匪，致被戕害委员、兵丁一案实在情形，并绘阵图呈送到院。令再复查此案情形，迅速禀

复，以凭核夺等因。

遵查此案查委员荣绥同兵丁被玉皇庙股匪戕害，暨官军与股匪接仗情形，卑职于未到任以前，即经专派亲信家丁前往玉皇庙一带查访。旋于本月十一日履任后，会晤同城文武各员，并接见本地绅民详询，复传当日沈令原派引路之县役二名细问。佥称：闰八月初一日辰刻，官军与拳匪在县属东乡玉皇庙地方接仗，该匪本仅三百余人。八月卅日下午，始来外匪数百，约计共有千余人，为官军所不及料。迨两相交锋，马步队哨官周树森、王玉山等率队进剿，开放排枪，奋力齐击。查委员在后督阵，击毙土匪数十名。只缘匪众我寡，携带子弹无多。我军正在中路奋击，不料该匪三面包抄冲扑而来。我军左冲右突，抵敌不住，只可且击且退。沿途多有击毙之匪。步队哨官王玉山恐查委员有失，当派目兵二名紧跟保护退走。甫至霍傅庄南半里许宗家庄外，查委员马惊，队下马夫同引路之县役二名，被匪追赶，均已冲散。目兵二名急扶起查委员，行不数步，即被匪赶上刀砍阵亡。目兵二名亦同被戕害。此系卑职查访当日接仗之实在情形，核与王中书英楷所禀相同。

正在具禀间，复蒙宪台饬发阵图一纸到县。并奉札谕：据统带武卫右军右翼第三营徐游击邦杰禀复查明前次接仗情形，暨寻到官兵尸身，分别棺殓等情。行令复查据实禀候核夺等因。卑职遵再详细访查，徐游击所禀情形亦均属实，并无捏饰。总之，前次官军与拳匪在县属玉皇庙地方接仗，实缘匪谋诡谲，人数忽添忽减，令人无从测度。适于进剿时土匪多至十〔千〕余，我军仅止马步队百五十人，以致接仗互有伤亡。

又因查委员荣绥不善乘骑，督队进剿，马惊坠下，走避不及，以致被匪戕害。彼时众匪追赶喊杀，马步队哨官、兵丁，只能各自开枪抵御，不及兼顾查委员一人，此系实情。缘奉札查，理合将先后查明实在情形，禀复鉴核。

批：据禀查复玉皇庙戕官拒捕一案暨拿获案内匪犯各缘由均悉。该令复查情形既与王中书、徐游击原禀相符，此案自无遁饰。仰候行司分别拟办。所获匪犯刘臈仔应再提案严讯，是否戕害查令暨各目兵正凶。李景纯以在官人役，窝留拳匪，尤属不法，讯明后著即一并就

地正法，以昭炯戒。仍严缉匪首孙玉龙、陈云岭等务获究报。缴。

92. 济阳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廿五日到（1900年10月18日）

敬禀者：窃查光绪廿六年闰八月十六日，拿获拳匪刘臈仔一名，窝匪李景纯一名，并起获红旗、洋枪、马匹、包头等件。十七日拿获匪犯张利仔一名，讯认听从在逃之匪首大师兄陈云岭学习神拳。闰八月初一日，伊执短刀同往玉皇庙打仗，因受伤逃跑，未及出外躲避，即被拿获。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师兄陈云岭等【抢劫】安家庙教民李宝善、安学芹家粮食财物。将李宝善之母李赵氏架至玉皇庙内杀死，烧尸灭迹。未据该教民李宝善等呈报。卑职勘验属实。续获匪首孙九龙一名。先后会营拿获匪犯魏辈仔、董狗、赵铲仔、刘吉子、萧七仔等廿余名。除魏辈仔、董狗二名解省审办，陈锁仔、董元仔、石凉仔三名正法，赵铲仔等与孙九龙、霍清溪、江根仔、霍清淮、霍清普、霍练仔、陈乃义、王玉有、霍领仔等九名就地正法。将赵铲仔、孙九龙等分别严押，再行研讯确情，详细开具供折，从重禀办。仍会营购觅眼线勒缉匪首陈云岭、孙玉龙等务获究报外，所有会营先后拿匪犯讯供缘由，并查勘教民李宝善等被抢情形，理合开具获匪姓名手折驰禀查考。卑职现在仍驻仁风镇，以便与雷营官等会商一切。俟此案办有端倪，即当回署。合并声明。

批：据禀会营先后拿获匪犯张利仔等缘由已悉。所有折开匪犯除魏辈仔等二名现经解省，陈锁仔等四名已由营正法，其余各犯仰即会同雷管带、倪令等于讯明后，一并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其有供明案内首要逸匪，必须押候获犯提同质讯者，即著摘出暂行缓决，候质讯后，再行正法。仍将斩决匪犯人数、日期、暨监刑衔名，循例报查。一面严缉逸匪孙玉龙、陈云岭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93. 济阳县会禀 廿六年又八月廿六日到（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卑职嗣冲、震春、星源在仁风镇连日会商缉匪事宜。查田荣刚亦玉皇庙案内匪首，打仗后逃跑无踪，屡次搜捕未获。卑职等当即密派勇弁购觅眼线四出踩缉，并赴各邻境访探。本月廿三日据

该勇弁等禀称，伊等在齐东县旧城访明田荣刚在该处藏匿。正在查拿间，讵被管带下游水师第七号炮船尽先千总孙兆钦，督率勇队先将田荣刚拿获等情。卑职等飞速备具公文，复差勇弁连夜前往关提。该千总孙兆钦仍扣留不发。伏思该犯田荣刚系著名首匪，提同现获之孙九龙等研讯确情，【非】从严惩办，不足以昭炯戒，且日久难保无贿纵情弊。理合驰禀查考。俯念案情重大，迅赐檄饬将该匪田荣刚克日押解过县，以凭归案审办，实为公便。

批：禀悉。匪犯田荣刚已札饬孙千总兆钦解赴该县归案审办矣。仰俟押解到日，迅即会同提案质讯禀报。并由该县移会倪令等知照。缴。

94. 济阳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一日到（1900年10月23日）

敬再禀者：窃卑职叩辞宪辕，仰承榘训，遵即束装就道，于月之十一驰抵县署。接印后，赶即密缉拳匪。一面会同驻防马队周哨官树森在城外查捕，一面将到任公事略为部署，即于十七日驰赴玉皇庙附近之仁风镇，会同雷管带震春、倪委员嗣冲先后拿获该匪孙九龙等三十余名，分别禀办。所有善后事宜仍当赶为料理，以期仰副宪台绥靖地方之至意。除分别详细禀办外，合先附禀，伏乞垂鉴。

批：据禀先后会缉匪犯孙九龙等，分别禀办各缘由均悉。缴。

95. 济阳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初一日到（1900年10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震春、星源在仁风镇驻扎，会办缉匪事宜，及获匪讯供情形，迭经禀报宪鉴在案。查戕害委员之正凶魏背仔、董狗仔等，虽已购线擒获，惟各县首要逸匪尚多，该匪等胆敢鸱张于前，岂容兔脱于后。若不按名弋获，明正典刑，将何以绝丑类而振军威。再四思维，殊甚焦急。

卑职等复又熟计妥筹，以破格出赏密探匪踪为第一要著。卑职震春立即选派得力哨官王茂元等带领步各队改装易服，与卑职星源不惜重资购觅眼线卅余名，并由县挑选干练勇役，随同营队带领眼线，分投惠民、商河、齐东、邹平、章邱各县境内要隘各处，严密合力搜

捕。又拨马步队数十名，连日不分雨夜梭巡，藉通声气，互相接应。卑职星源一面飞谕各庄首事、庄长、地保，如有赴玉皇庙打仗之拳匪，赶紧捆获送案。及知该匪下落首先送信者，不独免其株连，仍分别从优给赏。倘敢窝藏故纵，定与该匪等一并惩办，决不宽贷。

自卑职震春、星源先后到仁风镇以来，统计拿获要匪孙九龙等，并情有可疑之许墨林等，共五十名。亦有据该首事、庄长等获送者，卑职等均照格给赏，以示鼓励。其中孙玉龙等由惠民县柳令陆续押解到营。计卑职等缉匪犒赏各费千五百余金，钱一千八百余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即会同委员倪令嗣冲讯明该匪董元仔等均系孙玉龙调赴玉皇庙，抢劫官道陈庄、安家庙、范家庄、鲁家【庄】各教民陈云阁等家财物，并与官军打仗正匪。该匪首孙玉龙系六县总大师兄，玉皇庙打仗又为伪大元帅。孙九龙为伪二元帅，又充大先锋官。大师兄王传申为参谋军师。二师兄陈乃义为主谋。披发和尚李方同为伪中路先锋官。王玉有总管粮饷账目。萧七金仔支发粮饷。郭书卿即郭福清，小名郭锁仔，听从孙玉龙，将教民李宝善之母李赵氏架至玉皇庙内杀死，烧尸灭迹。在逃之大师兄陈云岭，与在阵上格毙之商河县大师兄蒋正德，为左、右两路副元帅。孙玉龙与魏背仔、董狗仔均属戕害委员正凶属实。究诘至再，各供不移。

正值惠民县柳令、商河县李令在仁风商办逸匪，卑职等遂会同柳令等即提该匪孙玉龙等研鞫，各供如前。先将正凶魏辈仔、董狗仔派队押解晋省，陈锁仔、董元仔、石凉仔、霍清溪、赵大稳仔、赵希贤即赵长命仔、萧小钱仔、赵铲仔、赵连升仔、霍清普、霍清淮、霍锁仔、霍练仔、王盛林、霍凤锡十六名，讯明后在营即行正法，各首级悬杆示众，以昭炯戒。江根仔、刘吉仔、霍冷仔、霍木仔、董代仔、陈元林、王生才、王雨仔、于上水即于两仔、盛五仔、郭有仔、刘飞湖、鞠六十仔、萧石头仔、张利仔、张二记仔、彭仁政即饭食仔十七名，暂行缓决，在营严押，以备续获匪犯提案对质。至形迹可疑之乐陵县人许墨林、许松林、许道全，齐东县麻姑堂僧人广林、海松，惠民县人王雨仁、王兴阁、徐彦贵、赵兴元九名，连日反复讯究，均非玉皇庙打仗案内正匪。其在籍有无为匪不法情事，应请解回各县，再行研讯核办，免致枉纵。

卑职等伏思此案孙玉龙调集拳匪，抗拒官军，杀害委员，实属形同叛逆，罪魁祸首。且与魏背仔、董狗仔均系正凶，虽凌迟处死，不足蔽辜。孙九龙等同为叛党，亦属罪大恶极，未便稍稽显戮。遂将要匪孙玉龙、孙九龙、李同芳、王玉有、陈乃义、王传申、萧七金仔、郭书卿八名，于闰八月廿九日经委员倪令亲身押犯晋省，听候大帅饬发，从重惩办。即于是日何督办札发该匪田荣刚前来，倪令业已晋省，未及审讯。卑职星源随会同卑职震春提讯。该匪田荣刚供认，齐东县北关人。在济阳许家庄寄居，家有母亲、伯母、兄弟儿子，别无亲属。在许家庄置有房地。同孙玉龙等赴玉皇庙打仗，并抢劫各教民家财物不讳。复提在押之江根仔等质究，供无异词。已于讯明后，一律正法枭示。该匪等处决日期，照例具文申报。

卑职星源遵即查明济阳拳匪产业共卅七家，严固封禁。房屋、地亩及追出各契，逐家开单呈验，以凭秉公估计，容俟变价造册呈送。至孙玉龙等九名，系惠民县人，归柳令自行查办，而清眉目。卑职等现在挨庄访查，济阳境内，委无设立坛厂之处。卑职星源复传合境各庄首事、庄长、地保人等到案，逐庄取具切实甘结附卷。此次经卑职震春痛加剿办，足以寒匪胆而惊愚氓，或不敢轻信妖言，自罹法网。

查济阳县拳【匪】赴玉皇庙订使【打仗】者多则五十人，亦有当场被官兵格毙者。已获要匪孙九龙等三十七名，获犯过半，兼获戕官正凶，可先行拟结。未获逸匪商朝宗、李长吉，连陈云岭不过数名，诚恐日久远飏。而商河、惠民、邹平、章邱、齐东五县，逸匪尚多，自应各归各县严缉，专其责成。目前济阳合境渐就平静，卑职震春在济阳事已告竣，未便久驻。仁风鞭长莫及，密派哨官带同马队四路访探匪踪。旋据回称，临邑、德平一带，匪徒敛迹，有张领官国泰在彼巡缉，地方尚称安谧。访闻邹平、章邱、齐东各县，时有拳匪出没，并在黄谷庵麇聚。该匪陈云岭等在该处溷迹。卑职震春拟于九月初五日统带各队前往设法拦捕，庶不致顾此失彼之虞。起获该匪等包头、刀械等件及柳令寻获洋枪二杆，卑职星源起获洋枪三杆，共五杆，均交卑职震春验收，将来一并解验。孟领官恩远于初二日率队前来会办，因此间事有端倪，旋亦回防。

惟委员查令荣绥没于主事，忠勇可嘉，应如何优恤之处，出自钧

裁。该哨官周树森、王玉山，事前督率无力，事后甚知愧奋，协同拿获匪多名，加以匪众我寡，尚非临阵退缩，情有可原，可否恩施格外赏还顶戴，以观后效，则感荷鸿慈同深鳌戴。尚有在事出力之管带武卫右军右翼步队第三营后队领官把总丛金贵、哨长王允忠等，管带抚标亲军马队把总张国泰、哨官外委马玉魁等，先锋中路炮队右营中哨哨官拔补外委王茂元、副哨哨官补用外委倪朝玺等及管带县队外委江溶，自到仁风镇缉匪已及一月，险阻备尝，谋勇兼用，与该哨官等办事甚为妥速，著有微劳。该领官等可备干城之选。该哨官等亦均有用之才。值此时事多艰，需人孔急，惟有仰恳宪恩酌量保奖，用昭激劝，而整戎行。俾该领官等嗣后益加奋勉，实与缉拿拳匪大有裨益。除由卑职星源仍购觅眼线，悬立重赏，勒限严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截拿逸匪陈云岭等，务获究办，时常亲赴各乡巡缉，总期有犯必获，有获必惩，净绝根株，而靖地方。将办理情形随时据实禀报外；所有会同先后拿获首要各匪，讯明后分别解省正法缘由，理合开具清折及在事出力人员各衔名会禀查考。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各匪供词，人数较多，在仁风镇急切未能缮竣，卑职星源拟于九月初五日回署，遵即将刘臈仔、李景纯二名正法枭示，与各匪供词一并开折禀报。至该役张朝端即张兆端一名，业经在城严押，如果讯明确系通匪送信正犯，再行禀请。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两次报解匪首孙玉龙及匪犯魏辈仔等十名，又章邱杨令报解匪犯萧五云一名，先后发交济南府督同历城县讯办。除萧七金仔一犯被胁勉从，旋即逃回，且供出各匪首姓名，因而拿获，情尚【可】原另行拟办外，匪首孙玉龙罪恶昭著，形同叛逆，已即凌迟处死。匪犯魏辈仔等九名亦已一并正法枭示矣。匪犯江根仔等三十四名同恶相济，该令等业经讯明，照章就地正法。应俟将【刘】臈仔、李景纯两犯正法枭示后，即将各犯供词一并开折禀报。该役张朝端即张兆端，如果讯明确系通匪送信正犯，亦应从严惩办。勿得以在官人役，意存袒护。其解回各县讯办之许墨林等九名，应候分饬各该县提案严讯，若讯有窝匪实据，应即分别严惩，均勿稍纵。

所有此案在事出力之雷管带震春、倪令嗣冲、张管带国泰、从领官金贵及该令著各记大功二次。李哨官鹏扬、刘哨官占标、张哨官金

全、马哨官玉魁、刘哨官裕发，王哨官茂元、王哨长允忠、赵哨长福兴、李哨长家泰、申哨长士魁、丁哨长得胜、王哨长锦标、王哨长保臣、史哨长清林、冯千总作鹏、刘外委振玉、江外委溶均赏给五品奖札。原有五品军功之倪哨官朝玺、张哨长玉贵、刘副哨金章、杨军功光友、张军功从清、方军功同馨存候汇奖。九品顶戴傅宪武、赵营务玉和、苏差弁振标、王差弁福海各赏六品功牌一张。奖札功牌随批发由该县转给收执，以示鼓励。至请将周哨官树森、王哨官玉山顶戴赏还之处，一时碍难照准，应饬将逸匪陈云岭等会同报获后，再行酌核办理。查令荣绥现经奏请优恤，以彰忠勤，应候另行钞稿饬知。并先将此案办结情形，通行各属知照。缴。各折存。

96. 济阳县禀 廿六年九月十六日到（1900年11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初五日由仁风镇回署。遵即提讯该匪刘臈仔，供认与大师兄孙九龙、陈云岭在玉皇庙聚齐，听从六县总大师兄孙玉龙抢劫各教民家财物，并与官军打仗。伊因先受枪伤，逃跑在伊外祖李景纯家藏匿，即被访闻拿获不讳。质之该犯李景纯，供亦无异。复提讯该犯张兆端，供称伊向在皂班充当差役，并不学拳。因与拳匪陈锁仔交好，闻本县大老爷请兵剿办，恐其受累，暗地送信属实。再三究诘，各供不移。

查刘臈仔为玉皇庙抗拒官兵案内正匪，李景纯系属窝主，自应照律同一科罪。该犯张兆端身为在官人役，胆敢交结拳匪，私通信息，以致贻误军情酿成巨患，实属愍不畏法，罪不容诛。该匪犯等供认确凿，毫无疑义。讯明后于初七日，分别验明该匪等正身，即行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一面将该匪等房产查明封锢入官，变价充公。惟该匪等多系穷极无赖之徒，其中绝少殷实之户，且地有砂碱，屋皆土房。虽统计卅七家，而公估所值无几。卑职赶紧尽力设法变价，以期多多益善，另行详细造册呈送。至逸匪陈云岭等，前因访闻在邹平县境黄谷庵地方溷迹。当经卑职密派眼线干役，并仁风镇首事肖遵有及小街首事张遵周，挑选壮丁十余人，一同往探匪踪。雷营官震春已由仁风镇率队前往合力搜捕，有无得手至今未见确信。除卑职

仍购觅眼线，悬立重赏，选派干练勇役，勒限严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协拿务获究报外，断不敢稍涉松懈，致干咎戾。所有遵提该匪刘臈仔等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缘由，并开具先后拿获首要各匪供折，理合驰禀查考。俯赐通饬各属一体截拿解究，实为公便。

再，卑县现在地方平静，民、教相安，足以仰纾宪廑。合并声明。敬再禀者：卑职窃思玉皇庙之案，业已会营将首要各匪按名拿获，一律惩办，皆仰赖威福得以妥速成功。

查倪委员嗣冲才具敏捷，胆识俱优。雷营官震春督率有方，谋勇兼用，此次办理拳匪筹划尽善，险阻备尝，案情重大，实非寻常劳勋可比。卑职自愧驽贻，顾随鞭镫，何敢云劳。前将在事出力人员开具衔品呈请宪鉴。倪委员、雷营官应如何保奖之处，出自钧裁。

在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无论拿获各匪及善后事宜，皆分内应办之事。惟该首事增生赵锦申、监生刘传鲁、吏员高玉麟、文童萧遵有、傅遵法等，人地熟悉，查探匪踪易于得手。自当营官与卑职到仁风镇驻扎，该首事等十余村庄，各选壮丁数十名，协同勇役眼线分投各县，严密访缉。逐日花费，首事等自行捐资并不勒派，昼夜奔驰，卧薪尝胆，将及一月，竟无片刻安闲。其中如该匪王玉有等二十余名，均系该首事等弋获，协同勇役捆送。虽经卑职随送随赏，而该首事等，毫无染指。卑职目睹情形，殊属共济时艰，勇于任事，不无微劳足录。且正本清源，莫要于举办团练，编查保甲。济阳历任因循，诸事废弛，早在宪台洞鉴之中，非大加整顿，不能挽回积习。将来亦须该首事等助以指臂，藉收效验。再四思维，现在时事日亟，正值用人之际，自当从优请奖，以示鼓励。惟有仰恳恩施格外，俯准发给五品翎札五张，五品功牌十张，六品功牌十五张，由卑职择尤分别给赏，用昭激劝而免偏枯。一面仍造册呈报，以杜冒滥。俾该首事等权其荣辱，衡其利害，嗣后益知踊跃从公，力图报效，实与缉捕大有裨益。除卑职将一切紧要事件，次第认真经理，随时禀报外，所有该首事等在事出力缘由，理合附禀查核。

批：禀单均悉。倪令嗣冲等缉匪出力，似难专案奏奖。其应如何酌给外奖之处，应俟大局稍定，再行核办。所请五品翎札，格于定章，碍难照发。仰将随批饬发五品功牌十五张，查明出力首事人等，

择尤填给，造册具报。一面严缉逸匪陈云岭等，务获究办，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供折存。

97. 济阳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1900年12月22日）

敬禀者：窃查本年八月下旬，县境东乡距城五十余里之玉皇庙地方，有外来拳匪勾结本地匪徒，在彼齐集数百人，纠抢附近教民财物，烧毁房屋。经前县沈令逢龙禀蒙宪台派拨队伍来县，闰八月初一日，前往剿办。讵该匪胆敢率众拒敌，戕害官兵，实属形同叛逆，不法已极。虽旋即畏罪四散逃窜，不得不从严捕获惩办，以期尽绝根株，而消隐患。当蒙宪台檄饬查办。卑职于接篆后，赶即前往仁风镇，会同续派营员雷管带震春，前陵县知县倪令嗣冲等，督率弁勇严拿首要，搜捕余匪及查抄各拳匪逆产。随经拿获该拳匪首要各犯，分别解省审办，照章就地正法。业已先后禀陈宪鉴在案。

至该拳匪逆产卑职遵照迭奉宪台札谕，凡有拳匪设立坛厂并窝留拳匪之家，以及借屋习拳之所，均应随同甘心习拳，曾经拒敌官军，戕害官兵，烧抢教民房屋，掳人勒赎，怙恶不悛之匪徒一概查抄。县境拳匪孙九龙等共四十四家，内贫民居多，且有并无产业者。所有房屋均系草屋，即地亩亦多系碱场瘠薄，不值大钱，秉公切实估计，统共变价京钱二千六百九十三千文。除抚恤教民动用京钱一千零七十四千外，下余京钱一千六百一十九千文。按照市价以京钱二千八百九十文易银一两，共易库平纹银五百六十两二钱七厘。并照宪台面谕，致送此案督战阵亡前山东候补知县查故令荣绥家属查收应用。除抚恤教民一案另行造册禀送外，所有卑县查抄拳匪逆产，变价充公，姓名、宅地、钱数及支销缘由，理合分晰开造清册，禀呈鉴核。

敬再禀者：窃查前山东候补知县查故令荣绥，前于八月三十日，蒙宪台派委带队来县剿办拳匪。立时起程，当日驰抵卑县城内。该故员图报称奋不顾身，即于闰八月初一日黎明，驰抵距城五十余里之玉皇庙地方，督队进剿。不料被戕阵亡，殊堪悯恻。虽已蒙奏准优恤，并先已拨给银一千两治丧，而该故员家属景况萧条，难以为生，时烦廑念。如此褒奖忠良，怜惜寡孤，凡在属僚同深钦感。蒙谕将拳匪逆

产变价，凑足银一千两，送给查故令家属，以资津贴等因。查逆产变价亦奉宪谕先尽地方抚恤教民公用。现除抚恤外，下余京钱一千六百十九千文，按照市价仅易银五百六十两二钱七厘。惟卑职承乏是邦，总应仰体大帅优待故员有加无已之意，竭力措办。兹卑职捐廉致送查故令奠金银四百卅九两七钱九分三厘，与逆产余款银六百六十两二钱七厘，共凑足库平纹银一千两，专丁送交历城县李令代收，转送查故令家属查收应用，以期上副宪廑，下尽僚情。

再，玉皇庙打仗阵亡各勇，昨据徐统领饬赵领官派哨长前来起棺营葬。当经卑职雇觅船只，妥为照料，并派勇沿途护送，合并声明。

批：禀单均悉。该令查抄匪产变价拨充，并捐廉凑足纹银一千两移送查故令家属查收应用，办理甚属妥善。仰即知照。缴。册存。

98. 济阳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1900年12月22日）

敬禀者：案查前蒙宪台札饬，以平民受害，礼宜附循，教民罹殃，亦应存问，令即就地筹款抚恤。如款无所出，准其核实禀请委员散放等因。遵查卑县本年六、七、八等月有外来拳匪勾结本地匪徒纠抢教民财物，并烧毁扒拆房屋。又有平民与教民同院居住，误被烧抢者，甚至有伤毙人口者。均经前县沈令逢龙及卑职先后驰往查验禀报。除将玉皇庙滋事拳匪先后会营拿办外，兹查明卑县被扰教民十五家，平民四家，统共十九家。内有被抢兼被烧房屋者，情形较仅止被抢者为重。且有被抢被烧兼被伤毙人口者，情形更重。卑职体察舆情，悉心核议。应请将被抢之户，援照去冬成案，男妇每大口给京钱四千文，小口减半。如兼被烧房屋者，每草房一间给京钱四千文。厂棚一间给京钱二千文。如兼被伤毙人口者，每加给埋葬费京钱十千文。统计发给抚恤京钱一千零七十四千文。即动用查抄拳匪逆产入官变价充公之项。于本月十五等日一律散放完竣。该教民、平民等莫不欢欣鼓舞，感激宪台恩施格外，不至号寒啼饥，均可谋生御冬矣。如此一恤一恤，以本地之款作本地之用，洵为一举两得。所有卑县抚恤教民被扰情形及查明教民姓名、人口多寡，并被烧房间数，理合分晰开造清册禀呈鉴核，俯赐训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调和民、教，查缉匪徒，以勒治理而弭衅端。缴。册存。

99. 济阳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八到（1900年12月29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乐陵县知县何令业建禀称，前准雷营官震春移解该犯许墨林、许松林、许道全三名讯因犯供狡展等情一案，仍应发交卑县，饬再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蒙此，旋准乐陵县将该犯许墨林等移解到县。卷查该犯许墨林、许松林、许道全，前经卑职会同雷营官震春、倪委员嗣冲讯明，均非玉皇庙案内正匪。并坚不承认窝藏匪首孙九龙情事。由雷营官将该犯等备文解回乐陵县提讯核办在案。奉饬前因，遵复提讯该犯许墨林等。佥供与孙九龙先未谋面，委因许道全外出贩卖笔墨生理，在德州南关店内与孙九龙撞遇认识。因此孙九龙于本年闰八月间赴伊家探望，彼此相见以客看待，留住四五天。孙九龙帮割豆禾。嗣因有人查问，伊等不知何事，亦不知其系属拳匪，向孙九龙告知当时逃跑，即被拿获送案。伊等委非知情窝藏属实等语。再三究诘，各供如前。核与乐陵县讯供大略相同。

卑职伏思此案该犯许墨林等既无窝藏实据，又无确切见证，未便遽照窝主拟办，致滋冤滥。惟该犯等事前虽不知情，而失察之咎，究属难辞。业经雷营官、倪委员与卑职先后分别从严责惩示警，现已研讯明确。该犯等若久羁在押，拖累堪虞。然辗转思维，自当慎益加慎，而免枉纵。可否将该犯许墨林等解回乐陵县，如讯无在籍为匪不法情事，传集亲属人等到案保释，谕令严加管束，勿任别生事端，而昭慎重之处，卑职未敢擅专。所有研讯缘由，理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犯许墨林等既讯无为匪不法情事，应准递籍查明办理。仰即遵照办理。缴。

100. 济阳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到（1901年2月12日）

敬禀者：案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九日，奉宪台札发缉捕拳匪定议功过章程，并抄粘一纸到县。蒙此，当即遵照办理，并将奉文日期具文申报。捧读章程第六条内开：凡记大功十次以上者，实缺人

员，由简调繁，署事及候补人员，提前酌委优缺一次。记大功二十次以上者，存记奏保等因。仰见大帅赏罚分明，用昭激劝，下钦佩莫可名言。

查卑职前在堂邑县任内，正拳会肇乱之始，因认真捕务，消息[1]患未萌；加以教养兼施，民、教安堵如常。经本府于本年三月间，禀蒙宪台批准，记大功三次。又于六月间，在滨州拿获匪首李元剩讯明正法案内记大功一次。七月间，在商河、临邑等县会同孟领官恩远、裴帮带家兴等，剿办陵县刘家寨拳匪出力记大功三次。又在临邑县会同裴帮带家兴等，剿抚梨家庄一带拳匪，地方平静，记大功三次。至闰八月初四日，奉前藩司檄委署理济阳县事。即于闰八月十一日到任，赴仁风镇会同雷营官震春、倪委员嗣冲等，查办玉皇庙案内拳匪及善后事宜。旋将首要各匪孙玉龙等擒获，研讯确情分别解省审办，并在犯事地方即行正法，枭首示众，禀蒙宪台批准，记大功二次。以上先后共记大功十二次，均已奉到行知各在案。

伏思卑职一介微员，自惭谫陋，乃蒙宪台不弃菲材，屡次畀以重任，涓埃未报，惶悚弥深。惟大功现在已在十次已上，核与章程相符，邀宪恩之高厚，实感激以难忘。嗣后自当振刷精神，益矢勤慎，以期实事求是，勉为循良，仰副宪台逾格栽培之至意。除将一切应办事宜，仍竭力整顿，随时禀报外，所有查明记功缘由，理合具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候行司查照立案。缴。

101. 禹城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到（1900年1月25日）

敬禀者：案查十一月十三日，据县属窦庄地方褚兆庆禀报，教民张哲、赵荣、王化亭等三家，被拳匪抢去车辆、牲口、衣物，并烧毁房屋等情到县。已经卑职勘讯禀报在案。嗣访闻同日尚有教民孙廷宣家亦被拳匪抢去牲口等情。当经饬差查复去后，旋据地方褚兆庆禀称，十一月十三日，东孙庄教民孙廷宣家被拳匪抢去牛一只，衣服数

---

[1] 息，疑为衍字。

件等情前来。卑职复加查勘无异。除会同防营查拿该匪务获究报外，所有教民孙廷宣家被拳匪抢去牲口衣服缘由，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严缉匪首，务获究报。缴。

102. 禹城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到（1900年1月11日）

敬禀者：十二月初七日，奉宪台札饬，以据马副将金叙禀报，有堂邑游匪二百余人，窜踞于长清、禹城之杨家圈。又茌平刘来寺聚匪败窜后，亦并入杨家圈等情。令即查明禀复等因。奉此，查杨家圈系卑县管辖，与茌、高、长、齐连界，为西南境要隘处所。前以游匪专扰边境，卑职与管带东子前营戴营官守礼，会商派拨后两哨勇队驻扎杨家圈，匪徒颇知敛迹。迭经访查，地方尚称安靖。兹奉前因，刻即派人确查去后，旋据禀称，堂邑、茌平游匪，并未窜至杨家圈一带，即分股散去等情前来。卑职复查无异。除会同防营实力防范弹压外，所有查明堂邑、茌平游匪并未窜踞杨家圈缘由，理合复禀查核。

再，济东道于初七日早赴高唐查办，卑县十甲屯亲军营两哨、杨家圈东子营两哨勇队均带往高唐差遣。十甲屯、杨家圈二处，已由吴统带派队填扎。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同防营，实力防范弹压。缴。

103. 禹城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到（1900年1月17日）

敬禀者：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准美国教士韩维廉函送卑县窦庄被抢教民张哲、赵容、赵廷先、赵廷光、赵廷瑞等公报呈一纸，控告该庄民褚候林、褚守义、褚正立等学习刀会，纠匪抢劫等情到县。准此，查该教民张哲等于十一月十三日夜间，被拳匪抢去车辆、牲口等物，已据该地方褚兆庆禀县勘讯，禀报宪鉴在案。

兹准前情，当即派人确查去后，旋据首事张思贤、褚高林、张芳等联名呈称，褚候林、褚守义、褚正立均系安分良民。因去年春间，庄中打醮，褚侯林等向张哲、赵廷光等敛钱不给，争论口角，张哲宿恨在心，是以诬控等情前来。提讯张思贤等所供，核与原呈相同。褚侯林等委无习拳纠匪情事。佥称教民赵容、赵先、赵端均系已故赵廷

光之子，并未分家等语。查教民张哲、赵容、王化亭三家被抢，经卑职亲诣勘讯，并未有赵廷光家被抢之说，其为该教民任意添列，已可概见。除取具切结附卷外，所有查明教民张哲等呈控案内被告褚侯林等，实系良民缘由，理合禀请查考。

批：禀悉。已札饬洋务局详复韩教士知照矣。缴。

104. 禹城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廿五到（1901年2月13日）

敬禀者：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廿日，据县属与齐河交界之千户屯地保孙玉枝禀报，本月廿日早，忽有拳匪二十余人，自齐河境窜入千户屯，将教民李化金家驴一头、衣服十余件抢去等情到县。据此，当经卑职会同吴统带亲诣勘讯。该教民李化金被拳匪抢去驴头、衣服属实。据李化金供称，该拳匪有曹州齐河人口音，匪首系刘姓等语。查拿该拳匪仍向齐河境逸去无获。

查该拳匪专扰边境，为此拿彼窜地步，卑职与吴统带前已筹划及之。是以自吴统带驻防以来，彼此派拨兵役四路侦缉；复不时会同赴乡弹压。讵防范未严，致复有教民被抢之案，焦愁无地，愧赧莫名。除选派干役跟踪缉拿该匪等务获究办外，理合禀报查考。俯赐饬令齐河县一体查拿该匪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仰即勒限严缉此案首要匪犯，务获究报，勿稍延懈。缴。

105. 禹城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廿五到（1900年1月25日）

敬禀者：案奉宪台札饬，以据洋务局详转据韩维廉函称，禹城县修家庄匪厂聚众滋闹，该里地保勒逼教民出教。有陈家楼匪首陈芒仔，纠勾马家坞拳匪马训、王智等，向教民逼勒钱文等情。令即确查具报等因。奉此，当经遵照会同王领官吉林亲诣修家庄。查明该处拳厂早已遵谕撤去。随传集首事修梅、修致和、修树培，地保修朋，陈家楼庄长陈怀田及陈芒仔之父陈香举等，确实讯究，佥称陈芒仔素系安分，向卖竹筛子生理，经年在外不家，并无在本处学过邪拳。其在外有无滋事之处，固不知情。然确非著名匪首。地保修朋委无逼勒教

民出教情事等语。据此，查陈芒仔在外有无为匪滋事，固属难必。据供确非著名匪首，似尚可信。除取结勒令陈香举俟其子陈芒仔回家送案，一面查拿务获讯究，并将该地保修朋从严申斥外，所有查明缘由，理合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缴。

106. 禹城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卅日到（1900年1月30日）

敬禀者：光绪廿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卑职因时届年终，恐匪徒乘虚滋事，督带勇役赴房家寺一带巡缉。中途接据署内报称，前日抢夺千户屯教民李化金案内匪犯石来法，已由吴统带派队在齐河境石家屯获住，送县讯办等情。卑职当即折回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齐河县人。先未为匪犯案，向卖水烟生理。从前学过神拳，近又从曹州人刘田、杨得升们学大刀会。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拳师刘田等邀伊与黄西雨、甄姓等共二十七人，到千户屯抢夺教民李化金家驴一头，衣服十余件逃逸。伊分得京钱一千，即被拿获等语。一再究诘，并无抢夺别案。

卷查十二月廿日，据千户屯教民李化金呈报，被拳匪抢驴头、衣服等情到县。当经卑职会营勘讯禀报。饬捕差缉赃、贼在案。兹据前情。查该犯石来法，既属会匪，系王立言一党可知。据供别无抢夺之案，显系恃无质证，狡供避就。理合录具供折，禀请查核。俯赐批饬提府审办，实为公便。

批：禀悉。所获石来法一犯，已饬府提审矣。仰仍会同营队严缉匪首刘田等，务获究办，勿任远飏滋患是为要。此缴。供折存。

107. 禹城县禀 廿六年正月十一日到（1800年2月10日）

敬禀者：窃查上年九月间，匪首朱红灯等窜扰平原县境，经官军击退。随窜入卑县，抢掠苗家林教民王书绅等四家粮食衣物。嗣窜至茌平被获，此股解散，卑境颇见安静。讵匪首王利言又纠集党伙，盘据高唐州李家集，四出抢掠。计卑县自十八日起至十一月十六日止，所有姜家庄等被抢各案及两次攻打韩庄教堂，实均系王利言所为。至

窦庄、东孙庄教民张哲等被抢二案，虽由茌平十里铺之吕亭选纠人抢夺，而吕亭选系王利言学徒，听从王利言指使而来。王利言为罪之首，实为恶之极。卑职悬赏踩缉，因在外境未能就获。仰蒙宪台札饬吴统带派队在茌平县多方侦获。造福一方，官民感颂德威，同深额手。

现在卑县境内卑职亲赴四乡，严密巡查，委无匪徒匿迹，闾阎亦各安生业，当堪藉纾宪廑。惟被获之王利言在卑县共抢十余案之多，殊为法所不容。理合开具清折，禀呈鉴核。俯赐饬府逐加研讯，以成信谳，洵为公便。

再，千户屯教民李化金被抢一案，业经吴统带派队缉获匪犯石来法一名，卑职已讯明解府复审。并选派差役赶紧缉获余匪。合并声明。

批：禀悉。已行府讯究矣。仰仍勒限严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缴。清折存。

108. 禹城县禀 廿六年正月十四日到（1900年2月13日）

敬禀者：光绪廿六年正月初九日，据卑职派出缉役会营拘获匪犯陈芒仔即陈怀玉一名到县，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禹城县陈家楼人。向张【马】尾罗、编竹筛子生理，经年在外赶会买卖，向未为匪犯案，亦无学过邪拳；与马家坞马训、王智及教民路秀山均素不认识，并无纠勾马训等逼勒路秀山家钱情事，情愿与马训、路秀山等对质。有临邑人王文东即王振东，从伊学过编竹筛手艺，曾习邪拳。闻窦庄教民被抢之案，有王文东在内等语。一再究诘，矢口不移。

卷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奉宪台札饬，以据洋务局详转，据韩维廉函称，友人来说陈家楼匪首陈芒仔纠勾马家坞拳匪马训、王智等，到路家庄路秀山家逼勒钱文等情，饬即确查缉拿等因。奉此，当经卑职遵照会同王领官吉林亲诣修家庄，查明该处拳厂早已遵谕撤去。传集首事修梅、修致和、修树培，地方修朋，陈家楼庄长陈怀田及陈芒仔之父陈香举。讯明陈芒仔素系安分，并无在本处学过邪拳。取具切结，勒令陈香举将陈芒仔找获送案，一面饬差严缉，并

将查明缘由，禀复宪鉴在案。兹据前情，查陈芒仔所供，与马家坞马训、王智及教民路秀山等素不认识等情，一面之词，固难凭信。

惟查该教士原函，拳匪到路秀山家勒逼钱文，是否确有陈芒仔在场，并未指证明白，亦介疑似。非有伙犯确切供指，不足以资折服，而成信谳。现在马训一犯已由平原县弋获解府，是否审有确供，有无陈芒仔在内，卑职无从悬揣。兹该犯情愿对质，可否将陈芒仔一犯解府，与马训质审，以辩〔辨〕良莠之处，理合开具供折呈请查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仰即将陈芒仔解府质讯。缴。折存。

109. 禹城县会禀 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到（1900年2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宝瑜奉赈抚局委，赴禹城县会同地方官亲诣被扰各庄，不分民、教查明应行抚恤户口，缮具清折，请款散放等因。禀辞后，于初五日束装起程，初六日驰抵禹城会晤卑职植商议，携带县印赈票，于初七日亲赴东北乡窦家庄查起，折至西南乡苗家林一带为止，凡属被扰村庄，皆周历查勘，庄必亲到，户必亲验。计被扰各处应行抚恤者共十七庄。天主、耶稣两教被抢者四十一户，威逼讹钱七户，并被扰未曾失物极贫者一户，平民从行被抢者六户，统共民、教五十五户。至十一日查竣回城。遵章大口应放京钱四千文，小口减半。惟该民、教家业既贫富不同，被抢被讹亦各轻重不等。细查情形，自应遵照宪谕量予变通，总期息争了事，俾民、教可以相安。

卑职宝瑜于查明户之后，亲填赈票，注明户口、钱数，面交各户收执，从不假手吏胥人等，致滋弊混。间有教民听人架唆，不愿领赈者，亦经卑职宝瑜剀切晓谕，均各将票领去。计填发赈票共五十五张。大口二百零五口，小口共一百十六口，折合大口统共二百六十三口。需京钱一千零五十二千文。按照卑县现在库平银价每两京钱二千三百五十文，合库平银四百四十七两六钱六分。所有卑职等会同查明被扰村庄无分民、教，应行抚恤各户口，理合缮具清折禀呈鉴核，俯赐饬局拨款下县，以资散放，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窃卑县被匪滋扰教民，仰蒙宪台悯其困苦，饬局委员

下县确查户口，给予赈抚，洵属恩施外优厚之至。惟该教民一经委查知有赈济，随父子、兄弟各分报门户，以冀户数多报，口数亦随之加增，赈可多领。

卑职会同委员王令下乡确查，诘以与前报被扰原案不符，则以分居为词，信口捏饰，亦无从与之质实。第放赈须归实在，岂容刁徒浮冒，故据彼所报户数，亲验大小口数之多寡，以杜流弊。至被讹钱文各家，从前匪首王利言盘据高唐州李家集声势甚大，教民恐受扰累，暗以貲财馈送，希冀无事。并恐经官激怒，匪人更生变故，是以匿而不报。现经放赈，彼虽与被抢不同，但受扰累则一。因酌量轻重，一律抚恤，用广宪仁。此查赈户数多于原报被抢之户之实在情形也。

又，教民邵永春一户，男丁出外，家仅妇女，独恃强不愿领赈。经晓谕以上宪放赈之意乃其教士恳求从宽俯准，彼始领票。刻下民、教尚各相安，堪以上纾宪廑。

批：禀单均悉。赈款已行局如数拨发矣。仰即会同委员王令亲自散放，勿得假手胥吏，致滋弊混。仍将放过钱款及户口细数详细报查。并由该令移会王令宝瑜知照。缴。清折存。

110. 禹城县会禀　廿六年正月廿四到（1900年2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宝瑜会同卑职植，查明卑县被匪滋扰各村庄户口。当经开具清折，禀请拨款抚恤在案。发禀后，卑职宝瑜又会同卑职植下乡劝谕民、教务宜相和，各安本业。惟行至韩庄，查得平民韩肉头一家毗连教民，上年被匪进院滋扰，与教民韩士信均被匪伤毙。虽两家俱均未失物，但均系贫户，情形实在可悯。随将韩肉头家属韩振洛一户填给恤票，大口七口，京钱二十八千文；韩士信家属韩锡光一户，填给恤票，大口五口，京钱二十千文，以示矜恤而广宪仁。十七日接奉宪台批，据卑职等请发恤款一禀，蒙批行局拨发等因。卑职植因思款已蒙准，自应早放，即在县库先行筹垫。饬差传谕民、教人等，各持票来县亲领，随到随放，倘有敢向需索者，准扭禀立办，以杜弊端。

卑职等于十九、二十两日，一律在大堂放竣。皆系卑职等眼同点

交，准各户亲自经手过数，并未假手胥吏。计共放十八村庄，民、教共五十七户，大口二百十七口，小口一百十六口。照章大口每口京钱四千文，小口每口京钱二千文，统共垫放京钱一千一百千文。该民人等承领恤款，均各欢欣归农。卑职等于散放竣事，按里将户口钱数逐一榜示，咸使周知。除将收取各户领到字据及收回恤票，由卑职宝瑜呈送赈抚局备查外，所有卑职等散放卑县被匪滋扰村庄户口钱数，理合造具清册，禀呈鉴核。

再，卑职植此项垫放钱文，从发恤银到县，照依市价核计，有无短绌，另行禀报。合并声明。

敬再禀者：窃卑县被匪滋扰各户，仰蒙宪恩推广皇仁，给予抚恤，实于恤民之中隐寓清厘教案之意。卑职职司民牧，自当体此时艰，竭力图维，以期稍纾宪廑。

惟会同委员禀请拨款后，忽于十七日据首事李茂先等密禀，天主教洋教士有令教民抗不受抚之说。虽属得之传闻，并未见诸实事，但教案非抚不了万一。筹计间，奉到宪台行局拨款禀批。随先在县库筹垫。趁传言未遍之时，连夜饬差传谕各户来县请领。所签派差役卑职按路之远近，发给往返饭食，不许需索钱文。并于谕单内亲用朱笔注明，俾受抚人等知照，业于十九、二十两日一律放竣，尚属安静无事。卑职不俟款到，即行垫发，实为恐生别故，始作此权变之举。用敢沥情【布】陈。

批：禀单均悉。办理极为妥善。仰俟赈款拨发到县，即行归垫，并由该令移会王令宝瑜知照。缴。清册存。

111. 禹城县禀　廿六年正月廿四日到（1900年2月23日）

敬禀者：光绪廿六年正月十七日，据派出缉役随同防营勇队访闻，有外来拳匪在县境戚家桥设立拳厂情事，立即会营派拨勇役前往，拿获祝秉军一名，并将房主李近义、魏西侯带县。提验该犯祝秉军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直隶景州刘林人，向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间，有博平人徐明禄、茌平人王清河，至伊庄教拳，令伊书写神牌，管理账目。后因教民张会德与拳民寻衅，被拳民刘魁等将

洋楼烧毁，伙犯张玉山、张铁锅二人，被景州获案。伊闻差拿紧急，逃来山东德州姚家铺一带躲避。因魏西侯与伊认识，往魏西侯家借宿，不料被获等语。质之魏西侯，供称伊曾在景州佣工，与祝秉军认识，因祝秉军远来借宿，无有房屋，将祝秉军领到李近义家借住一宿属实。讯之李近义，与祝秉军素不认识，委无设厂教拳情事。一再究诘，矢口不移。正在审讯间，即据首事唐丰芑等公呈，魏西侯、李近义等实系良民，素不妄为，恳请保释等情到县。集讯实无设厂情事。据此，查魏西侯、李近义或仅与祝秉军认识，或仅止借房住宿，业已质讯明确，并无设厂情事，应从宽准予保释。至祝秉军一犯，据供，在本籍景州有抢烧洋楼重案，其为逃匪已无疑义。虽讯无设厂情事，而到处煽惑勾结，恐所不免。除将魏西侯、李近义暂令首事唐丰芑等具保候示外，可否将祝秉军一犯解省审办之处，理合请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禀悉。匪犯祝秉军仰即解省审办。供折存。

112. 禹城县禀 廿六年正月廿六日到（1900年2月25日）

敬禀者：窃卑职筹垫抚恤被匪滋扰各户京钱一千一百千文，业将散放情形会同委员王令宝瑜，于本月廿一日禀报在案。发禀后，蒙赈抚局派弁管解恤银四百四十七两六钱六分到县，卑职遵即照数兑收，发交各钱铺，按照本日库平银价京钱二千四百文易换京钱一千零七十四千三百八十四文，悉数拨还卑职垫款。其不敷京钱二十五千六百十六文，为数无多，卑职已自行捐廉弥补，勿庸再行请领。理合禀报查考。再，卑职前会同委员王令禀请发款时，库平银价每两京钱二千三百五十文。现银价增长，是以易钱较多，与前禀不符。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赈抚局转饬知照。缴。

113. 禹城县禀 廿六年正月廿六日到（1900年2月25日）

敬禀者：窃蒙本道转奉宪台檄饬，以解散拳匪，亦可兼用绅士，如能劝谕得力，准请奖叙，以示鼓励等因。仰见宪台勤求治理，有功必录至意，下怀钦佩莫名。遵查卑县地当孔道，韩庄、梁庄又有附近

七州县总教堂两座。该教中取怨于【民】已非一日。是以自上年九月间，匪徒滋扰平原之后，皆注意于此。因防守严密，未能逞志，随在卑县边境一带间肆窜扰。此时匪首朱红灯、王利言及心诚和尚党伙甚众，卑县愚民不无被其煽惑，诱为学拳等事。绳之以法，深恐激变。办理异常掣肘。首事李茂先、李万善，平日遇地方公事，均能勤慎办理。卑职当令其在乡间解散胁从。该首事四乡奔驰，颇能竭力劝谕。即卑职布置防范各事宜，亦资其信息灵通，易于得手。现在时历五月之久，该首事仍始终勤奋，最为难得。应如何给予奖励之处，皆出自宪台逾格鸿施，卑职不敢擅请。理合查取该首事履【历】汇缮清折，禀请鉴核训示，实为公便。

批：禀悉。该县首事贡生李茂先，前据吴统带青纯禀保，已核给奖札矣。李万善既与李茂先同赴四乡，竭力劝禁邪术拳会，解散胁从，在事出力，自各查照前案赏给五品奖札，以昭激劝。奖札随批即【发】，仰即转给该首事具领。此缴。履历存。俟汇咨。

114. 禹城县禀 廿六年正月廿八日到（1900年2月27日）

敬禀者：窃卑职仰蒙宪恩，饬赴禹城新任。查是邑系南北冲逼，平时饷鞘人犯络绎于途，既须力为保护。况自去年以来，拳匪又与教民为难，近虽敛迹，伏莽犹多。卑职身任地方，自当设法防范。谨拟捐廉募勇，以期与附近防营联络声势，资镇慑而靖萑苻。第无宪辕营务处衔，难期驱策得力，理合拟实禀请鉴核，赏予营务处衔，以与防营联络声势之处，伏候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查营务处衔前署任业已允加，姑准如禀，给予另檄。饬遵。仰即严缉匪类，以靖地方，并非藉此塞责，徒博观瞻。缴。

115. 禹城县禀 廿六年二月初二日到（1900年3月2日）

敬禀者：案奉宪台札饬，以据洋务局详转据马主教天恩函称，茌平、禹城等县匪徒不时聚散等情，饬即确查详复等因。奉此，查卑县自吴统带到防以来，军令严肃，兵民辑睦。督饬马步各队解散缉拿，恩威并济，人心爱戴，渐次安靖。所有拳厂早经卑职会同查禁，取具

该首事等甘结在案。兹奉前因，复经卑职亲诣四乡周履查勘，地方甚属安谧。据各首事面禀，委无聚众习拳情事，除会同防营督饬该首事等，勤加稽查防范外，所有查复缘由，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缴。

116. 禹城县禀 廿六年二月初四日到（1900年3月4日）

敬禀者：窃卑县防营奉调开拔，营务处调派济康副中营来县驻防等因。蒙此，并准管带济康副中营营官李玉田，于正月廿四日奉调带队到防。当经遵照派拨处所，令中哨驻扎杨家圈，左哨驻扎石甲屯，后哨驻扎禹城桥。伏查卑职正在交卸，防营亦值接替之时，巡缉弹压更宜加倍慎重，以免疏虞。除会同严为防范外，所有济康副中勇队到防日期，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缴。

117. 禹城县禀 廿六年二月初九日到（1900年3月9日）

敬禀者：案蒙洋务局札饬，以据美教士韩维廉等函单禀呈，宪台谕令，将著名者勒缉，不著名无案者，确查禀复等因。蒙此，查王立东系临邑傅庄人。本系教民，于前年翻教。复勾匪滋抢教民之犯王安宅、【宋】文英均非禹城县人，早经分别批缉、查缉在案。兹奉前因，当经饬令首事李茂先等，按照原单确查去后。旋据李茂先等查明崔东海系国寺地方【人】，年七十余岁，多年当差，毫无妄为。李光平系该里首事，为人公正，办事小心，均无勾引抢劫，凌逼习教情事。褚阁麟系文生，充当首事，家道殷实，品望素著。褚守昌即褚阁麟之子，确无存放张哲家被枪粮粒。

查教民张哲前在褚阁麟家佣工多年，相待甚优。怨之所结，询之褚阁麟，亦不自知。至褚侯林亦系窦庄庄长，因前年黄水漫溢，摊派秸料与张哲有嫌，致被举控，亦无勾抢情事。周凤鸣系周庄人，家道小康，安于农业。去年教民王殿元、李俊岭等恐被匪扰，席请庄邻保护，并未被抢。现在王殿元与周凤鸣忽因前事彼此争竞，业经贡生毕廷楹处和了结，言归于好。其王立东、王安宅、宋文英三名，均非禹

城县人，无从确查等情禀复前来。卑职复加查访无异。除取结附卷外，所有查复缘由，理合禀请查核。

敬再禀者：窃去岁匪人藉仇教之名，结伙众多，势极猖獗。教民恐被抢掠，随自席请乡邻央求保护，并自建醮迎神，声称翻教。此事急求人之实在情形也。现在匪首弋获，胁从解散。该教民以护符依然，又思择肥而噬。盖逆料遂其私计，则可藉端讹诈，不成亦诬告无罪。故声动教士罗织多人，纷纷上禀。卑县文生褚阁麟，人品端正，为合境所推许，并其子罗而陷之，洵属是非颠倒。卑职深悉此情，是以历次奉查，均为良白辩论。卑县刻下民情经吴统带督同卑职多方抚绥，始臻安静。若该教民再以事急求救于人者，事定又任意讹人，教士亦信彼一面之词，株连良善，恐非相安弭患之道。卑职管窥所及，用敢不揣冒昧，据实续陈。

批：禀单均悉。已饬洋务局向该教士彻底根究，切实诘查，以杜刁风，而弭后患。仰即知照。缴。

118. 禹城县禀 廿六年二月初九日到（1900年3月9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吴统带禀请，核给卑县总首事李茂先奖叙一案。查该首事随同营县，驰赴各乡劝禁拳会，解散胁从。地方现已逐渐安谧，实属勇于任事，自应核给五品顶戴，以示奖励。令即查取该首事履历三代，造册呈送等因。卑职奉札后，适该首事因公禀见，随即谕知。该首事渥沐殊荣，感颂宪恩，实深鳌戴。当将履历三代呈送前来，理合造具清册，禀呈鉴核。

批：呈送该县首事李茂先履历，存候汇案核咨。缴。

119. 禹城县禀 廿六年三月十九日到（1900年4月18日）

敬禀者：光绪廿六年三月十六日，据卑县东北边界驻探禀报，探闻邻境临邑县于本月十四日，有拳匪在该县田家口地方打尖半日而去。查该处距县边界十余里，恐阑入为害，合报核办等情到县。卑职闻信之下，当即饬令折回确探匪踪，迅速飞报。一面知会管带李营官昌顺，济康营后哨哨官马把总占元，并会同营汛朱湘云分带兵丁勇役

前往弹压。

十七日途次接奉宪札，以韩教士函会前因，当即会同防营先至窦庄。接据探报本月十六日晚，有拳匪百余人，忽然窜入县境王武彩庄，突入教民任康家，抢夺牛、驴、车、衣等件。人已躲避，均未受伤。经庄众拦说，任康用钱一百五十千，将车、衣、牲畜赎回。随即查讯任康被抢牛、衣等物，用钱赎回属实。该匪窜至临邑之庞河，卑职会同防营赶至。当场击死匪徒二十一人，生【擒】一名。又追获匪徒二名，夺获匪械长枪二十余杆，大旗一面。维时临邑县刘令思诚亦带队驰至，会同提犯李凡仔等。讯据供称匪首共有四名，一名李传和，余皆姓王，不知名，人均呼以师兄。李传和等勾伊等入伙，供奉王缠老师学习神拳，图报洋教。已起手七日，抢夺过县境教民任姓家牛驴等物，临邑县境不知姓名教民家衣物勒赎属实等语。

查验马勇顾和宾、张玉受伤甚重，送回营中加紧调治。此次顾和宾、张玉身受重伤，又能力战。若非吕帮带、李帮带、马营官竭力轰击救护，几至性命不保。卑职在场目击此五人尤为出力。顾和宾等及出力勇役，除俟卑职回署从优奖赏以示鼓励外，马营官、吕、李二帮带，究竟如何奖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卑职未敢擅议。

卑职查此项匪徒若非防营追捕紧急，稍迟一二日，该匪抢马数十匹，势必酿成巨案，不堪设想。除将生擒匪徒李凡仔等研讯确情，录供禀办，所有县境教民被抢勒赎，会营追捕，该匪抗拒击散缘由，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檄饬各属一体查拿逃匪李传和等，务获解究，勿使复聚滋事，实为公便。

再，此禀系由庞河地面缮发出。禀后，仍会同各防营周历附近各村庄弹压查拿。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济东各属拳匪聚众滋事，恭奉谕旨严禁，并由本部院迭次出示剴切晓谕，但能遵示解散，即不深究，原系予以自新。该匪首李传和等以漏网渠魁，胆【敢】纠党抢掠，仍前猖獗，实属愍不畏法，自应从严缉办。该令此次会同各防营跟踪追捕，当场斩获悍匪多名。余悉逃散，俾免别滋巨衅。办理极应迅速，殊堪嘉尚。惟来禀所称李营官昌顺，本军查无其人。或系匆遽查询致有差误，仰即确查。在事出力各营员弁勇役及受伤之官弁兵丁等，究竟系隶何营？详

晰禀复，以便酌量给赏，一面仍妥为医调。至该匪首李传和等受此惩创，当亦窜逃不远。除行司通饬截拿外，应即勒限十日，由该令等会同各防营悬赏购线，务须获案，尽法惩办，以儆邪暴，而绝根株。其当场拿获之匪徒李凡仔等三名，迅即研讯确情，录供禀办。该县境内各村庄被匪抢扰之户，分别勘讯具报，量予抚恤。均勿稍延。切切。此缴。

120. 禹城县禀 廿六年四月初一日到（1900年4月29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接奉宪札，以卑前署县会营先后报获匪犯田怀德等五名，由府解司会道提犯复讯。该匪犯等恃无质证，狡供避就。令即由县确查该匪犯等有无另犯抢掳焚杀重案，据实详细禀复。其事主有愿来省备质者，自行来省听候质讯，俾成信谳等因。蒙此，仰见宪台于实事求是之中，寓慎重人命至意，下怀曷胜钦佩。

遵即于接管卷内逐细详查，光绪廿五年十月间，并无县境李家营教民呈报被拳匪讹诈案。据是年十二月仅有千户屯教民李化金呈称被抢衣物牲畜之案，业将卷宗随匪石来法一同解省审办。此外委无另有教民指控该匪犯等抢掠焚杀情事。遂传该里地方孙玉芝到案，饬令传谕教民李化金等愿否赴省备质去后。旋据地方禀称，教民李化金以伊家被匪抢夺，当时全家畏惧避匿，石来法曾否在场，并未认明，即到省亦无从质对，不愿赴省，恐废时业等情，恳请查核前来。卑职提讯无异，取具切结附卷备查。一面选派亲信丁役各处暗访，实无该匪犯等抢掠焚杀确据。无凭缕陈，致有枉纵。缘奉饬查，拟合据实禀请鉴核。

批：据禀已悉。缴。

121. 禹城县禀 廿六年四月初二日到（1900年4月30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年三月十八日，会同各防营在临邑庞河即盘河地面斩获、击散拳匪情形，业经据实驰禀。嗣奉宪台批示，以卑县所禀李营官昌顺，本军查无其人。或系匆遽查询致有差误，令即确

查。在事出力各营弁勇及受伤之官弁兵丁究隶何营？详晰禀复，以便酌赏，受伤之人妥为医调。该匪李传和等受此惩创，当亦窜逃不远。饬由卑职会同各防营悬赏购线，勒缉务获，尽法惩治。当场拿获之匪徒李凡仔等三名，迅即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遵查卑县前禀声叙之李营官昌顺，委系武卫右军左哨哨长吕长顺，实因匆促之际，查询未清，以致缮写错误。受伤之武卫右军马右队马勇谷魁宾，误缮顾和宾，张维误缮张玉，余无另有被伤之人。此次惩创该匪徒，全赖武卫右军及济康副中营马步勇丁在事出力；马勇谷魁宾、张维受伤后，又能不顾性命竭力格斗。若非哨长吕长顺激励众兵救护轰打，济康营后哨哨官马占元傍伏排击。该匪徒等凶悍异常，难以取胜。此四人尤为出力。现既查明开单，恳请更正恩施奖励。县中勇役业经卑职择优体恤，不敢另邀奖赏。

王彩武庄教民任康家被匪抢扰情形，当经卑职驰往勘明。是月十六日晚，该匪等突入其家，人皆畏惧躲避，遂抢去衣服、牛驴等物。经庄邻张云庆等从中说合，任康用钱一百五十九千将衣物、牛驴全行赎回。查验任康住屋内搜翻痕迹，并无撞门毁户及拒捕受伤各情事。集讯地邻人等，供亦相符。此外，县境亦无另有被扰之家。

十九日，卑职会同防营周历附近各村庄，详细搜查，各庄安静如常，已无匪踪。其由盘河村外孤庙内搜获阵前受伤逃匿之李得仔一名，当由卑职提问各匪情形。据供匪首共有七八名。内王文义即王崇义，直隶枣强人，系多年要犯。又宋仁义临邑人，阎朝义商河人，张得胜及王姓一人，俱临邑人，已经斩获。惟王世开即王立东，李传和即李传圣，二首犯亦临邑人，同时逃逸等语。击毙各尸均在临邑地内，由临邑县刘令查验核办。一面选派干练勇役购线查缉，并谕令各庄团长整顿团防，随时认真保护。

卑职随押犯李凡仔即李瓦仔、李得仔、菅凤起、毕守昌四名回县，细为研鞫。提验李得仔、李凡仔均受重伤，并菅凤起等俱无拷刺痕迹。讯据李得仔，供认被胁入伙，从抢教民三家，抗拒官兵属实等供。此一犯委系同恶共济，愍不畏法。应请与供认入伙同行抢掠为贼看赃之李瓦仔，饬府提审复审拟办，以照核实。菅凤起虽坚称无匪为情事。惟误认捕役为拳匪，恃强抢夺器械，致捕役几被拳匪所伤。究

属不安本分，难保非狡供避就，应请俟拳匪安静后，有公正绅民来案具保，再行核夺。毕守昌讯仅菅凤起牵驴同行，实无为匪不法，请准释放，以免拖累。除再悬立重赏，勒限严缉，并移会营汛邻封一体查拿匪首李传和等务获究办外，所有奉饬查讯缘由，拟合开具夺获器械及各犯供词清折，禀呈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马勇谷魁宾等先已送省就医，加紧调治。被抢教民卢秀山等，分隶陵县、临邑境内，应归陵县吴令等验讯详报。合并声明。

批：禀悉。在事出力员弁，已另檄分别给奖矣。前据吴领官凤岭、孟领官恩远会禀在陵县塙场店续获匪犯宋殿荣一名，就近移解陵县收管。现经本部院札饬陵县吴令，即将该犯解交该县归案审办，并行司委员驰赴该县会同严讯。仰俟该委到县时，即行会同提集前获之匪犯李凡仔、李得仔、菅凤起、毕守昌四名及陵县移解之匪犯宋殿荣，隔别研讯，务得确情，分别照章拟办，勿涉枉纵。仍一面严缉逸匪王世开、李传和等，务获究报。缴。清折存。

122. 禹城县会禀 廿六年四月廿六日到（1900年5月24日）

敬禀者：窃卑职观敬接奉本府檄饬，以奉宪台札开，案据禹城县禀报，会同各防营在临邑盘河地方，拿获拳匪李凡仔等四名及陵县移解归案讯办之匪犯宋殿荣一名，先后讯供，请示遵办缘由，蒙委赴禹城县会同许令提集各匪犯研讯确供，分别照章禀办等因。蒙此，遵即束装起程，驰抵禹城县会晤卑职源清。先卷查匪犯宋殿荣已先期解到。拳匪李得南即李得仔，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因伤身死，业经卑职源清验讯详报在案。随会同提犯李瓦仔、菅凤起、毕守昌、宋殿荣逐一隔别研讯。

据宋殿荣即保成仔供，年四十一岁，陵县塙场店人，向未为匪犯案。伊庄旧有古会，每年三月间演戏酬神。李传和素开铁器铺生理，每逢会期前往价卖铁器。伊管理会事，因此与李传和认识。本年三月十九日，李传和骑白马一匹，寻伊赶会卖马。维时会尚未起，正需马搬运戏箱，与其借用。李传和将马留下，随即走去。伊先不知李传和习拳纠抢，抗拒官兵，被官兵击散逃走各情事。是月廿四日，营官带

队前往伊庄搜查。伊闻知畏惧躲往地窖藏匿，即被搜获，押送陵县解案研讯。伊委无抢夺妇女并知情私放李传和潜逃属实等语。质之李瓦仔等，佥供与宋殿荣并不认识，余供前连日研诘，矢口不移，应即拟结此案。李得南即李得仔，随同李传和抢掠教民勒赎，勇役往捕，恃强抗拒，实属同恶共济，愍不畏法。拟请照强盗不分首从，皆斩枭示例，拟斩枭示。业已因伤身死，应勿庸议。宋殿荣即宋保成仔一犯，坚称仅与李传和认识，并不知其匪为，亦无私放潜逃情事，惟查李传和被勇役击散后，并不逃往他处，而竟潜赴其家，二人往来亲密，平素不安本分，亦可概见。现供不知李传和为匪各情，难保非因李传和在逃，恃无质证，意存避就，未便稍事轻纵。拟请解归陵县监候待质，俟拿获李传和到案质证明确，再行核办。李凡仔即李瓦仔一犯，被逼附从。勇役捕拿时，仅止为匪等看守衣服，并未随同抗拒。其情不无可原。拟请监禁五年，限满后察看情形，分别拟办。菅凤起仅与拳匪说事过钱，且已交付，他无为匪不法。惟疑捕役为拳匪，恃强争夺器械，究属不合。拟请俟有妥保，再行开释。毕守昌仅与菅凤起牵驴同行，并非拳匪，亦无不法情事，应请即行保释。除由卑职源清悬立重赏，勒限严缉李传和等务获究办外，所有奉委会同讯拟缘由，是否可行，拟合开具供折，禀呈鉴核销差。

批：据禀已悉。前因该县办事尚属认真，故将李瓦仔等全案发交该县讯办。今阅来禀，于五犯内独将因伤身死之李得南拟以斩枭，余悉分别监禁保释，未免惑于救生不救死之俗说，致失刑狱之平。惟既据禀称均系会同研取确供照章拟办，姑准将宋殿荣一犯解归陵县监候。待质李瓦仔一犯，照原拟监禁五年，仍俟缉获李传和到案，质证明确，分别核办。菅凤起、毕守昌均讯无方匪不法情事，应准照所拟保释。仍勒限严缉李传和等，务获究报，并由该县移会吴令观敬知照。缴。供折存。

123. 禹城县禀　廿六年五月廿二日到（1900年6月18日）

敬禀者：窃查县境西石桥，为赴京大路，【南】北商贾络绎于途，宵小易于溷迹，防缉最关紧要。兼以去岁拳匪聚众骚扰教民，蒙宪台

委派管带武卫右军孟领官恩远率队来此弹压，地方幸赖乂安。

兹闻孟恩远奉调移赴乐陵、商河等处，仅留营勇十余名驻扎于此，兵力甚形单薄。查卑县四乡现在虽安静，惟自三月十八与拳匪接仗后，谣传四起，至今未息，见营迁移他处，恐致人心浮动。卑职身任地方，缉捕本属专责，固不敢全赖防营之力，以资捍卫。现值地方多事之时，县中勇役无多，拳匪尚未根除，亦不能联络防营之势，以资镇慑。昨准直隶涿州关会，该处聚有拳匪千余名，焚烧抢掠，势甚凶恶。南来饷鞘，嘱即按站截留，此项饷鞘尤资保卫。而直境各处请兵查拿，剿捕紧急，难保若辈不复南窜。

查卑县教堂共有十七处，入教之家亦复不少，仅平〔凭〕县中勇役保护，实有防不胜防之势。闻邻境茌平县屯有马队二百五十名，理合将县境空虚情形，缕晰布陈，禀请鉴核。俯赐垂念地方紧要，可否由茌平或他处抽拨马队五十名驻卑县西石桥，以资弹压保卫之处，伏候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缉捕是州县专责，现值时局艰危，安有许多兵队为该地方官分此责守。至虑直匪窜扰，全在地方官遇事勤查勤报，自可无虞。该县距省咫尺，何致误事。仰即整顿捕务，激厉乡团，悬赏购线，缉匪办贼，以遏乱萌，而勤治理，固无庸汲汲于请兵队也。此缴。

124. 禹城县禀　廿六年五月廿五日到（1900年6月21日）

敬禀者：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蒙洋务局转蒙宪台札开案，据韩教士维廉禀称，教民任康家于本年三月十六日，被拳匪抢掠衣服、粮粒、器具等件，细软者均已带去，重大琐屑之物，该匪等因携不便，多落附近各村及本庄乡民之手。现教民查知，意欲回赎，均皆不允。恳请饬令确切查明，妥迅办理，并将办结缘由，飞禀报查等因。蒙此，遵查此案。本年三月十六日晚，教民任康家被匪抢掠。维时卑职正在窦庄弹压，就近接据探报。当即会营驰往勘缉，匪已先去。讯据任康指称，是日傍晚时分，伊家大门未关，突有拳匪多人一齐拥入，致将院中盆罐等物踏毁数件，遂复入室抢得衣服、粮粒走出。因粮携带不便，勒令附近乡民价买，庄邻始尚未允，因拳匪声

言，如不买留，先放火烧粮，后焚伊家房屋。庄邻恐延烧被累，分买粮粒，并零星器具数件。迨经王立正等竭力说合，伊备京钱一百五十千将衣物赎回。伊之房屋未烧，委系庄邻说合之力，庄邻价买粮物，亦非出于意愿属实等语。

卑职因思各处教民被抢之时，皆惧匪势，无不愿庄邻代为说项图保身家。事定之后，即疑说合之人为勾引之人，希图藉端报复，民、教不和多由于此。卑职深悉此弊，以故当时再三究诘，有无别故。该事主坚供如前，情愿具结附卷备查。即卑职会同防营追至盘河地面，击散拳匪。该匪等并无撩有原赃，是当时被抢赃物不多，毫无疑义。匪散未及半月，该事主开具失单，核计共有千余件之多，声明仅赎回原赃七十余件，其余恳由附近庄村查追。卑职当堂收阅呈词，核与前供均不相符，遂提该事主诘以前情，婉为开导。该事主俯首无词，下堂后不知又听何人拨唆，以一面之词，怂恿教士，上渎宪听。奉饬前因，卑职俯思乡民价买任康被抢零星粮物，事诚有之，如不与追，教民有所借口，若竟查追，势必结仇愈深，致匪徒藉口煽惑，遂传该事主到案，晓以大义，喻以利害。该事主亦知庄乡价买物件，非由得已，不敢始终狡执，情愿备价回赎。一面劝谕各乡良民将前买各勿查出退还，得价另置，彼此相安于无事。各乡民均各乐从。现将查出各物业已赎回，余物无几，俟查明再行赎交。除取具缴领各结附卷，并勒匪首李传和等务获究办外，所有奉饬办结缘由，并已赎未赎各物件，开具清折，驰禀鉴核，俯赐将查办各情由，檄行洋务局转饬韩教士知照，免致嗣后另生枝节，实为公便。

批：已据禀檄饬洋务局函复韩教士查照矣。仰仍勒限严缉此案首犯李传和，务获究办。缴。

125. 禹城县禀 廿六年六月初六日到（1900年7月2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奉宪札，以直隶涿州等处拳民与教民为难，东省与直境接壤处所最多，窜扰堪虞，实有防不胜防之势，令即劝谕洋教士暂移海口，以避其锋等因。当即剀切晓谕去后，洋教士均迁移出境，惟教民故土难移，洋教士亦不能纷纷携带。查卑县教民惟韩庄为

最。正在该庄附近等处劝令设法暂避间，于本月初五日，有距城六十里之苗家林教民王书田、王廷瑞、王书策投案喊报，本月初四日，急于茌平县一带突来拳民百余人，闯入伊等家中抢去衣物，放火烧房屋。伊等乘间逃出，眷口不知死生等情，核办到县。据此，除会营分带兵丁勇役前往查办外，惟查现在拳民知直境并不查拿，其势其焰与前情形迥不相同。县中勇役无多，不足以资震慑，究竟如何办理之处，理合由五百里据实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现在津沽洋兵麇集，拳民均赴前敌努力拒敌，何至窜入内地滋事，显系土匪冒充拳会，扰累地方。仰即会督营团严拿焚抢苗家林案内首要匪犯，照土匪例惩办。如敢拒捕，格杀勿论，不得稍涉宽纵，至酿巨患，一面出示剴切晓谕。切切。此缴。

126. 禹城县禀　廿六年六月初十日到（1900年7月6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由茌平一带突来拳民百余人，抢焚苗家林教民王书田等家，业经据实驰禀，尚未奉有批示。卑职连日选派亲信丁役，分赴有教民各庄，劝谕设法暂为躲避，免被扰害。据云故土难移，即有亲友恐被连累，均不能容嘱，即转恳设法保护。惟韩庄有洋人封为神符〔甫〕之张阑田，妄自尊大，不服约束，现暗邀各邻境教民数百人，陆续而来入其围中，日日囤粮，并恃有洋人前给枪炮多件，明则聚众保卫，实则居心叵测。卑职前意谓教民自相防守，本无不可，今竟差人知会卑职，声言拳民本不足为惧，去冬连攻该庄两次，并未攻入，后与接仗，伊庄死者仅止两人，杀死拳民数十人，拳民纷纷逃去，以后不敢再到伊庄。是各官不肯剿除，纵容至此。现与卑职相邀，若肯保护赶紧代为请兵。不然，俟拳民至，伊亦背城一战。胜则与其相距〔据〕；倘拳民势众不能取胜，土围恐不足恃，必据城以守，迩时必须容纳，万不可视拳民残杀而不抚也。

卑职察其所言，诸多挟制，婉词以复，来人见不为请兵，忿忿而去，意欲暗地入城。卑职恐【此】辈来城，甚不相宜。现已激励各团长首事人等，轮赴四门，日夜防查，凡有出入，认真盘诘。卑职捐廉分设公局四所，以备饭食局用之资，免致首事赔累。现据首事人等佥

称，张阑田平素依教欺人，乡民切齿已久。拳民去岁相攻，并被轰毙数人，未能得胜，积忿愈深，而今必来寻扰；张阑田若见拳民势众，势必赴城以避，若不令入，该庄仅距城数里，难保不借为口实，设计别滋事端，求预为设备等语。卑职伏思民、教不和，由来已久。今拳民闻直隶拳会有准与洋人交战之谣传，其势更甚于前，现既蠢动窜扰，难保不来攻此庄，倘教民不能取胜，势必入城躲避。若不准入，该庄大半俱属教民，良民无几，现又招来教民无数，恐恃众滋事。临时禀迟，本拟晋省驱谒崇阶，面陈细情。惟人心惶惶，地方吃紧之际，似又未便远离。再四思维，惟有先将大概情形驰禀鉴核，究竟如何办理之处，俯候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禀悉。已派龚统领拨兵前往该县矣。仰即知照。缴。

127. 禹城县禀 廿六年六月初十日到（1900年7月6日）

敬禀者：窃本月初四日突来拳民百余人，烧抢教民王书田等家，业经据实禀报在案。正在勘办间，忽闻距城七十里之姜家庄教民各家，又从长清县一带窜来拳民百余人焚抢情事，随即折回前往。途遇教民姜文选喊报，本月初六日有拳民百余人，突入伊家，抢去家具衣服等物，并放火烧毁麦秸一垛，厂棚一间，人皆躲避，未被受伤等情，恳请勘缉。卑职会营前往勘验，被抢被焚属实。该拳民均在附近一带盘居〔据〕，见卑职至，并不少惧，大有抗拒之势。县中勇役无多，拳民倏去倏来，亦不敢冒昧从事。再三思维，惟有由驿递五百里驰禀查核。俯赐垂念地方紧要，可否就近拨兵前来弹压镇抚之处，伏候迅速批示遵办，实为公便。

批：已于禀单批示矣。仰俟龚统领到县，当即会同切实办理，勿稍疏懈干咎。缴。

128. 禹城县禀 廿六年六月十五日到（1900年7月11日）

敬禀者：窃近蒙本府密函，转蒙宪台颁发各府函谕，以直境拳匪滋事，深恐窜入东境，返复申明于利害安危之所在，饬令严办，以除乱贼而维大局。捧读之下，何胜感激涕零，尤见宪台补救时艰识虑宏

远，消积患而福生民。凡司土之荷帡幪者，更何如感愤交深，力图报效也。然而京津扰乱，远近喧传，人心惶惶，实有不堪设想者，欲求靖内之方，须筹尽善之道。谨即卑职所见近日情形，密为宪台陈之。

伏查拳会始于山东，而流于直隶，自去冬宪节莅东，指挥所及，芽蘖全除。而邪会之北归者，密以妖言煽惑，以耸动听闻，而流俗随之，遂至一唱百和。自四月廿八九两日间，遂发大难。因而狼奔豕突，池毁鱼焚，声势日张，肆行无忌。一人道拳之非，一家必遭其祸。一户拒拳之扰，一村皆受其屠。民不随其教，则曰民人〔入〕教矣。官或拂其为，则曰官向教矣。甚至挟制府县，烧毁公局，勒逼民财，劫监杀命，横溃防维，殊堪扼腕。是制洋之功尚未著，而乱法之罪已难容。此皆祸之见于直隶可为借鉴者也。

乃自中外之衅端已开，道路之传闻愈广，朝廷不得已而用之，草野乃误会而附之，伏莽蠢动，故智复萌。自士人以至乡愚，且曰洋夷可灭也，拳党无伤也！不惟将来之利害不知，即目前之利害亦不计也。当此时不力为防范，密遏乱萌，直隶之沸腾，且恐再见于东省。今就畿辅而论，兵力既不厌其多。就东省而论，奸民又虞其窃发。就一州一县计之，其关乎理乱之机者，扫除又不可稍缓。合计拳会所聚，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莫若申谕其众，尽数北归，前往津门，居前助战。再以兵勇押送出境，不过押送三次，则其情伪立见，匪众畏离乡土，必不复起。此不剿而剿之一法也。其不去者，劝令归农，如不去亦不归农，则是甘心拘乱。然后晓谕居民，使人人皆知此等匪徒罪无可逭。及其勾连未广，随其所起而剿之，可以一击而散。此又剿之而惩一儆百之法也。不然簧鼓愈多，为虎附翼，其党日广，其气日骄，使其叛迹已成，势必尾大莫掉。至于教民尽勒返〔反〕教，诚釜底抽薪之策，设再有梗令者出乎其间，亦当明正其罪，以断其为厉之阶。夫教民者祸胎也！拳民者乱始也！云斯二者必使尽行改弦更张，然后可以定人心而御外侮。

卑职位居末吏，讵敢妄言。惟值此扰攘之时，地方事宜，在在均关紧要，又奉宪谕明示以利害安危之理，谨即目下情形密抒管见。是否有当，伏乞鉴核施行。

批：据禀密抒管见缘由已悉。勿论何项办法，总在州、县官不避

劳怨，实力奉行，庶几于事有济。否则纸上空谈，陈陈相因，所谓祸胎乱始，殆不知其所终极矣。此缴。

129. 禹城县禀 廿六年六月廿五日到（1900年7月21日）

敬禀者：窃光绪廿六年六月十五日，卑职因有土匪冒充拳民，在各边境连界处所游弋滋扰，当经会营分赴各乡，劝谕各庄认真整顿团练，以资保卫。

十七日途次接据县属前油坊桥庄民张俊士呈称，伊家并无奉教之人，本年六月十五晚，突有前贩私盐今学拳会之王连方率领多人，捏称伊系教民，齐入伊家抢去衣服驴头，并烧毁木梁等物而去，恳请勘缉等情报。经卑职会营前往勘明，张俊士家被抢并烧毁木梁属实。正在知会防营查缉间，又于是月二十二日，据县属西南边境小杨家圈民杨青川、杨怀宝投案喊报，本月二十一日，由齐河县境窜来前贩私盐，今学拳会之孙书红、王姓不知名率领五六十人，突入伊等家中，硬说伊等均系教民，抢得粮食衣物，用伊等大车装载，仍回齐境，并将伊杨怀宝之父杨彩凤，伊杨青川胞叔杨自恕捉去勒赎等情，恳请勘缉救护到县。查小杨家圈距城四十里，不近大道，未设墩防，随即会营往勘属实。

卑职伏思冒充拳会之土匪，始则焚烧抢掠，今又捉人勒赎，实属愍不畏法，可恶已极，现已商同龚统领密设机宜，先将杨彩凤等救回，免被遭害，再行严拿惩办。诚恐该匪等先期远飏窜他境，理合驰禀鉴核，俯赐檄饬各属一体截拿案内匪犯孙书红、王连方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境内窜聚匪徒，不及旬日迭酿焚抢重案，并将杨彩凤等掳架勒赎，殊属不成事体，应将该令先记大过二次，勒限一月，严缉各案匪犯务获究办，并先将杨彩凤等设法找回，一面将勘讯缘由，照例详报，勿稍纵延。缴。

130. 禹城县会禀 廿六年六月廿五日到（1900年7月21日）

敬禀者：窃沐恩元友前奉宪电，以禹城县境现有土匪冒充拳民，

恣意抢掠，令即移驻该县会同查办，以资镇慑等因。遵即由德起程，于六月十二日率队到防会晤卑职源清，查得本月初四、初六等日焚抢姜庄苗家林教民姜文选等家两股匪徒，均已闻拿出境漫散。当时并无匪踪，沐恩等亦不敢以目下无事稍涉大意，随即派队分赴各乡周历巡缉。卑职源清亦往各村庄劝谕认真编查保甲，整顿团练，自相保卫。

十四日途次访闻县境张里店返教之民李文魁等家，有被冒充拳民之匪徒焚掠勒赎情事，遂即函会沐恩元友就派委帮统曹锟带领中哨哨官李奎元、前队左哨哨官周符麟，并步队营勇百余名，驰往查缉。即至该庄，闻匪徒已窜赴王家坊，曹帮统督队追至，上前捕拿，其首犯喝同抗拒。经曹帮统督同哨官李奎元等奋勇格斗，当场擒获匪徒八名，又搜获五名。维时卑职源清亦会营驰至，勘讯李文魁家被烧房屋，被勒钱文属实。正在押犯回县间，即据县境大冯庄民任安荣呈报，伊家于本月初五日，被此股匪徒突入，捏称伊系教民，将伊捆缚，勒去纹银四百两，始行放回。现闻匪已拿获，为此补报恳请究办等情。卑职源清提讯供亦相符，当即会同曹帮统将犯押带回县。经沐恩元友移送卑职源清查讯拟办。

卑职源清随提匪犯张尚业、王逢一、尼胬八、赵三仔、刘连贵、王小仔、高三仔、杜清林、张二仔、孙九仔、高四仔、周茂兴、刘兆吉到案，逐一查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分隶长清、齐河、高唐、博平、茌平、禹城等州县，或云探亲而来，或云讨账而来，均未学过拳会及为匪抢掠各情事。连日熬审，矢口不移，明系恃无质证，有意图脱法网。该匪等既茹刑不吐，未便遽定爰书，致成疑狱。卑职源清商同沐恩元友设法细访，查明张尚业系属首【犯】，当时喝同抗拒，亦属此人，并有夺获器械多件为据。王逢一等七名，被逼附从。张二仔等五名，俱皆年幼无知，查无为匪确据，且均有人具保。惟刘兆吉并有公正绅民保其实无匪为，来案代为乞恩，似应准释，以顺舆情，当与沐恩元友商明会同取保开释。

张尚业等，节次研讯，虽不承认焚抢情事，第该匪等被拿时，持械抗拒，平素不安本分可想而知。现与县境连界之茌平、齐河等县，有数股拳民往来游弋，每股百余人，或五六十人不等，若将张尚业等由县明正典刑，恐若辈闻知别滋事端，且事不厌详慎求，以期情真罪

【实】。理合将获犯查讯缘由，据实会禀鉴核。予将张尚业等八名饬府提审，以昭核实。孙九仔等四名，均系后被搜获，据称年幼无知，误蹈法网，似尚可信。可否留县管押，俟有切实妥保，准予开释之处，伏候批示祗遵。

再，此案营官曹帮统督同李周二哨官，奋勇格斗，当场拿获匪徒多名，实异常出力，究竟如何奖励之处，出自宪恩逾格，卑职源清未敢擅拟。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曹帮统锟等赴王家坊捕拿匪徒，该令既在各【庄】整顿保甲，何不驰往会同缉办？迨经解犯到县，饬令提案严讯，迁延旬日之久，并不细心推鞫，仍以饬府提审等词巧为搪塞，殊属荒谬。案未讯结，冒昧求奖，尤属荒谬。至以当场拿获要犯，不能明正其罪，反虑匪徒聚众报复，庸懦寡识，一味因循宽纵，焉用彼州县为也！应将该令记大过一次，仰再提集匪犯张尚业等八名，隔别研讯务得确情，照章惩办。毋稍枉纵，致干重咎。孙九仔等四名，该令既禀请保释，亦可照准。惟后该犯等再滋事案，应将具保之人一并提案科罪，即该令亦不能置身事外也，并由该令移会龚镇元友知照。缴。

131. 禹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二日到（1900年7月27日）

敬禀者：窃光绪廿六年六月廿一日，县境小杨家圈平民杨怀宝、杨青川等家，被齐河县境窜来冒充拳民之土匪抢掠衣物，捉人勒赎情形，业经据实禀报宪鉴在案。卑职因杨怀宝等之父叔杨彩凤等被匪架去，恐遭谋害，当与龚统领密为商议，确探匪踪，相机办理，遂即选派干练勇役分投查访。该匪等闻知，时值黄夜，虑会防营突至兜拿，致被擒获，预先躲避。杨彩凤等乘不备设法潜回。次日，该匪等复聚众往抢齐境与小杨家圈附近之孙庄。该庄人闻知即就近联络三四庄，共积团丁二百余人，在齐河县境与该匪等相遇争斗。

卑职接据边探飞报，当即会同防营驰往救护，该匪徒闻禹兵至，先已远窜。中途据尸弟杨自敏喊报，杨自恕系伊堂兄，本月廿一日，杨自恕家被孙书红纠领多人抢掠衣物一空，并将杨自恕等捉去勒赎。廿二日夜，匪徒闻拿窜避，杨自恕等乘间逃回。次日该匪徒往抢孙

庄，彼庄集团捕打，伊兄杨自琴起于义忿，随同往捕，在齐河境被匪徒杀害，已报齐案验缉，合报缉办等情。卑职集讯杨自敏之兄在齐境被匪杀害属实，既经齐河县朱令验讯详报，自应照章分案办理。除会同齐河县以及各防营并营汛邻封一体截拿匪首孙书红等，务获拟办外，所有闻报会同防营驰往救护，以及杨彩凤等逃回研讯各缘由，理合循例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孙庄及附近三四庄共集团丁追捕匪徒，殊属奋勇可嘉，着赏功牌四张，银一百两，以示奖励。其被匪扼杀之杨自琴、王玉柱、李玉香等，即由该令会同齐河朱令查明分别赏恤，功牌随批印发，赏银由该令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该令未能防范弹压，致酿焚杀劫掠重案，着记大过一次，勒限半月会同朱令严缉此案匪犯孙书红，务获究报，勿稍诿延。切切。此缴。

132. 禹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三日到（1900年7月28日）

敬驰禀者：顷闻龚统领奉到宪电，以德州有大股土匪滋犹紧急，令即赶赴德州以资接应等因。卑职闻信之余，不胜焦灼。卑县各边境现有土匪往来游弋，县民被犹之家亦复不少，所以该匪不敢深入者，全赖龚统领督队连接两仗，该匪徒稍为敛迹。况卑县又系南北大道，往来饷鞘络绎于途。倘龚统领率队驰往，该匪徒闻知，势必长驱大进，县中区区之勇役，不足以资震慑，地方不堪设想。伏乞宪台垂念卑县亦在紧急之时，可否将龚统领仍留于此，以资弹压，或派他队前来。恭候裁夺，卑职不胜悚惶待命之至。龚统领奉电后，本拟督队前往德州，卑职因地方吃紧之时，挽留不得，恭候宪示。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派何领官带队前往该县填扎矣。缴。

133. 禹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四日到（1900年7月29日）

敬禀者：窃光绪廿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据县属姜庄文生王书甲投案喊报，本月二十六日，过午时分，由平原县境窜来匪徒多名，突入伊家抢掠衣服、牛、马等物，分携折回平原之崔家寨，临行放火烧毁房屋，并声言三日内若不交纳钱文万串，定即焚杀殆尽，恳请勘缉保

护等情到县。据此，当经卑职会营督带兵丁勇役，驰赴该庄，勘明文生王书甲家被抢衣物、焚烧房屋属实。维时孟领官恩远留住西桥，武卫右军马右队前哨三棚什长姜永顺同马队八名在附近一带巡缉。匪既有勒索之言，恐其复来滋扰，随即将姜什长邀往该庄暂为守护。该匪徒闻有兵至，遣人前来查探消息。卑职闻知，商同姜什长设计擒获打探二人，并马一匹。询悉匪徒闻知兵少欲来攻击，当即派人侦探匪踪，一面函禀龚统领督率大队前往剿捕。初一日早，匪徒聚众百余名，窜入县境之贾庄，欲扑姜庄。卑职商明姜什长督率马队八名，并县勇役二十名，俟其未到，迎往轰击。赶至周家庄之西，与匪相遇。匪徒列队抗拒，姜什长督同马队勇役勇力攻击，连毙二匪，砍伤一匪。余匪不支，半逃寨中，登墙固守；一半向北窜去。

卑职恐其回扑姜庄，随后尾追，至临邑边境藏入高粱棵中，不知去向，遂同姜什长回队姜庄，而龚统领亦督队赶至，会同行抵周庄。龚统领指挥三哨步兵分三路而进。该匪徒见兵已到，胆敢擂鼓，站墙放枪抗拒。该庄围高濠深，不易攻进，兵队不避艰险，奋勇直上，相继爬墙蚁附而进。该匪徒见官兵势盛，始惧而愦〔溃〕，纷纷越墙逃去。各兵当即追获廿余人，内有数人骑马奔窜，步兵追赶未及，以致远飏无踪。

正在会同提讯拿获各匪间，经该庄以及附近各庄乡绅耆民人多跪地央求，被擒之人或系被胁，或系向不为匪等情，恳请保释前来。卑职与龚统领察讯情形似属相符，准予保释，遂将擒获之匪首周立曰一名，马队砍伤之匪徒萧振清、萧付来二名，并夺获枪炮刀枪多件，押带回县移交卑职提讯。周立曰实系为首匪徒，张先敏持强抗拒官兵。此二人同恶共济，凶暴昭著，当即与龚统领商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萧振清、萧付来供认与匪查探消息，并无抢掠抗拒官兵情事，显系狡供避就，图脱法网。详查二人并非安分之徒，可否就地正法，以资镇压之处，伏候宪示。除将夺获枪炮等件另开清单送呈核办，并悬赏勒缉，一面会同防营严拿此案各逃匪，务获惩办，以靖地方外，所有会同防营攻击以及正法匪首各情形，理合驰禀鉴核。再，此次姜什长督率马队奋勇攻击，步队哨官率领步兵爬墙蚁附而进，始将匪徒拿获攻散，实系异常出力。卑职不敢没其微劳，缄默无言，可否奖励之

处，统祈钧裁，实为公便。

批：此案昨据龚镇元友禀报，已分别给奖，专札饬遵矣。土匪不分首从，周立曰、张先敏两犯，既经讯实，就地正法。应即提集萧振清、萧付来两犯，隔别研讯，务取确供，一并照土匪章程拟办，以昭炯戒。姜什长督从奋勇，应以哨长记名，遇缺即补，藉示鼓励，余悉查照前檄办理。缴。

134. 禹城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日到（1900年8月14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奉宪札，以本月初七日据执法营务处王中书英楷禀称，县境崔家寨近有匪徒麇集情事，令即加意防范，妥速办理等因。遵查崔家寨原系平原辖境，前在周家寨剿办匪徒，卑职已禀商龚分统元友，以该寨时聚匪徒，动至百余人，四出滋扰，已函会平原县姚令诗志协同会剿。旋准函复，以龚分统已奉令赴德州，该寨土匪当即自行设法解散。适奉前因，查该寨距卑境甚近，土匪既聚散无定，不敢稍分畛域，致滋遗误，当即选派亲信丁役前往侦探。嗣据回报，崔家寨匪首崔月金煽惑愚民学习神拳，并有外来匪徒百十成群，时常出入该寨。首事人等以周家寨近经惩创，恐被株连，清查驱逐，崔月金现已外出不家等情，请核前来。适何领官宗莲亦奉饬前因，遵即带队前往该寨。查明崔月金等先期外出属实，即由该寨拿获崔永固、崔龙海二名，移送卑县，嘱即移解平原县，就近查讯拟办等因。卑职提验崔永固等均无拷刺痕迹。讯据崔永固供称，伊向开店生理，匪徒曾在伊店住过属实。据崔龙海供称，当土匪聚在该寨，曾为之说事数次属实。查该犯既系平原县人，其在平原有无别案，应照营中移会解归平原审办。除会同防营选派得力勇役，将崔永固等押解平原县，就近查讯拟办外，所有奉饬查办，将犯移解缘由，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加意防范。缴。

135. 禹城县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十六日到（1900年10月9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节奉宪札，令即严拿拳匪，保护洋教，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等因。遵经卑职不时会同防营督率勇役，周历四乡各边

界，认真巡缉。详查各庄并无设厂习拳之人，邻境匪徒因防范周密，亦未敢窜入滋扰。匝月以来，地方尚称安静。业经按日单报宪鉴在案。兹于本月十一日，风闻县境西南乡与高唐连界之郅辛庄，有土棍勾结外匪图扰情事。正在派役确查间，即由标下宗莲到县会商。

据派出密探护勇孙玉成访明，西南乡距城五十里之郅辛庄，有棍徒郅丑仔曾学拳会，素不安分，去冬今夏，勾通高唐、茌平土匪，抢掠教民郅敬烈、邵登山，并郅敬烈佃户尚心元等家衣服钱物。郅敬烈曾报有案。尚心元虑其报复，当时未敢呈报。嗣郅丑仔闻拿紧急，逃外躲避数日。前潜回向尚心元讹分郅敬烈秋粮未允，欲勾外匪复行抢掠。有尚心元为证等情，邀同卑职亲诣查办。当即选派勇役二十名，一面知会马队什长李俊峰带同马队六名，并防营步队六十名，于是日三更时分，严密出城，黎明时驰抵该庄。恐惊良民，将队伍伏在庄外。同标下宗莲督率哨官兵目进庄查缉，及至郅丑仔门首，遂饬中哨哨长李得龙进内捕拿。郅丑仔竟敢持刀抗拒，李得龙极力闪避，未被砍伤。右哨哨官邱长胜赶往帮捕，被郅丑仔用刀砍破衣袖。正兵刘鸿伦情急放枪，轰伤郅丑仔倒地，一齐上前拿获，并经勇役搜获郅丑仔之父郅恒瑞，并郅鸿保、贾英三三名，提验均无拷刺痕迹。讯据郅丑仔供认，去冬今夏纠抢郅敬烈等家衣服钱物。因挟郅敬烈控究之嫌，现欲分其粮食未允，商同在逃之郅住仔勾匪复抢，尚未聚众，即被拿获不讳。

查郅丑仔节次勾匪抢掠，捕拿时尤敢持刀抗拒，实属异常凶恶，愍不畏法。当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贾英三、郅鸿保二名，虽与郅丑仔一同拿获，讯无匪为确据，并经附近各庄公正绅民联名具保贾英三等素尚安分，并未犯过重大案件，恳请释放前来等。查核情形，似属可信，当即准如所顺舆情。郅恒瑞不能禁子为匪，虽讯无随同抢掠，抗拒官兵重大情事，究属有干例议，自应酌量问拟。郅恒瑞拟请照不能禁子为强盗之犯父，拟以满杖，暂行管押，俟地方平静后，有公正绅民来案具保，再行核办。查缉郅住仔先期逃逸，随时会同严缉逸犯，务获究办，以绝根株外；所有会同拿获匪徒讯明正法拟办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据实驰禀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此次往捕匪徒，哨官邱长胜、哨长李德龙、正兵刘鸿伦，实系异常出力，应否奖励，出自逾格鸿施，卑职未敢擅议，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县会同何领官督饬弁勇在郅辛庄拿获匪犯郅丑仔等，分别正法保释，缉捕尚属认真。邱哨官长胜、李哨长得龙，著各记大功大〔六〕次。勇目刘鸿伦应准赏给六品功牌一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移送何领官，转给收执，以示奖励，余悉照所拟办理，仍会同严缉逸犯郅住仔等务获究报。缴。

136. 禹城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窃蒙本府转蒙宪台札饬，以平民受【害】理宜抚恤，民罹殃亦应存问，如款无所出，即将所有匪产减半查封，变价充公，作为抚恤之用等因。蒙此，仰见大人锄强扶弱，一秉大公。值此时事艰难，凡在僚属，自当实心实力，共图报效。遵即亲诣各乡周历清查。其已经呈报被烧房屋者，必先验其间架之大小；其呈报被抢被扰者，尤须察其失物之多寡，有无浮冒，逐一登记，援为等差。总以庄必亲临，户必亲验，不假丁书勇役之手，方足以仰副宪台实事求是之意。

正在开折禀办间，复蒙宪台札同前由，卑职又恐前次所查中有遗漏，复连日驰赴各村庄，详细复勘考证。庄邻如有未报之户，亦即令其一律呈报。统计被犹各应行抚恤者卅二村庄，天主、耶稣两教，被匪烧毁房屋及被抢衣物者五十六户，威逼讹钱者八户。平民亦误行被抢者六户，内中被扰未经呈报者十五户，续行补报者四十四户，至初九日始行一律查竣。惟民、教家业贫富既有不同，被抢被讹亦各轻重不等，自应遵照宪谕，酌量情形，从速筹办。矧兹节近严冬，在殷实之户固尚足以自存，而其中衣食无措，饥寒交迫者，亦或间有，若不乘此抚绥，以安其心，诚如宪谕，难保不挺〔铤〕而走险。惟匪产变价非仓猝所能，若必待此款齐全再行抚恤，未免失之过迟。再思筹维，不得不为权变之举，随先在于县库筹款垫发，连夜传谕各户来县请领。所金派差役，卑职按路之远近，发给往返饭钱，不准需索分文，并于谕单内亲用朱笔注明，俾受抚人等可以知照。业于十二【十】三两日传集到县。遂酌量被抚轻重情形，定以极重、次重、较

重、较轻四等。即日在大堂散放。极重六户，每户廿千文，共放京钱一百廿千文。次重十二户，每户十四千，共放京钱一百六十八千。较重二十一户，每户十千，共放京钱二百一十千。较轻廿八户，每户六千，共放京钱一百六十八千文。统计查放民、教卅二村庄，六十九户，共垫发京钱六百六十六千文，皆系卑职在堂眼同点交，准各户亲自经手过数。并取有各民、教领纸附卷，毫不假手胥吏，以杜弊混。

该民、教等承领恤数，无不口颂宪恩，欢欣归农。至于平民王书甲、教民修坤、张俊士三户，俱系家食丰美，坚不受恤。虽经卑职婉为开导，示以宪仁，仍终矢志不移，似亦未便过于相强，以拂舆情。一面将查抄匪产变价赔抵缘由，出示晓谕，咸使周知，俾民、教可以从此相安，不致再生枝节。将来匪产变价，或有不敷，再由卑职自行捐廉弥补。如有赢余，拟请仿照倪令在陵县办理剿抚章程，拨入教堂作为修葺之用。除将匪产赶紧查封变价，另开清折禀报外，所有遵札查明卑县被扰民、教各户及遵办抚恤缘由，理合开具村庄、户口、姓名及查放抚恤钱文细数清折，呈请大人鉴核。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候训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此次查放抚恤钱文，因各民、教杂处四乡，未能即日传集，是以出禀较迟。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禁缉匪役，调和民、教，以勤治理，而弭衅端。缴。折存。

137. 禹城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1901年1月9日）

敬禀者：卷查光绪廿六年六月廿九日，据县属姜庄文生王书甲呈报，伊家于是月廿六日，被平原县境窜来匪徒多人抢去衣物，焚烧房屋等情一案。当经卑职会同防营分带勇役，驰往保护攻击。当时擒获首夥周立曰等二名，与匪探信之萧付来等二名，分别讯明，拟议禀蒙宪台批饬照办，并令严缉逸犯务【获】究报等因。遵经卑职查明案内首犯崔曰金等，系平原崔家寨人，在逃尚未弋获。遂即飞会各邻封一体协拿去后，嗣据事主王书甲投案密报，王太和即王有仔，亦系案内要犯，现闻在平原县境藏匿，恳请关缉拟办前来。据经卑职密会平原

县查缉去后。旋准平原县派役拿获，于十月十七日关送过县，提验并无拷刺痕迹，随传事主王书甲提案研讯。据王太和即王有仔供称，籍隶县境宗家集，年二十七岁，家有老母，余没别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间，伊与素识之平原县崔家寨人崔曰金同学神拳，尚未学成，闻县出示严禁，恐被拿获，遂各走散，先未为匪犯案。本年六月廿六日已获正法之周立曰，在逃之崔曰金，稔知文生王书甲家积有银钱，商议纠抢，崔曰金邀伊同往。伊因与王书甲邻庄认识，当未应允。崔曰金与周立曰等纠邀多人同往，抢得衣物牲畜，勒令备钱回赎。伊先不知情由。是月卅日崔曰金又邀伊偕去取钱，伊捏有腿疾未允。崔曰金给马一匹，逼令骑坐同去。伊被逼允从。既至姜庄，经庄众说合，先交京钱三百千，下余尚未交付，亦未俵分。闻营县勇役赶至，伊畏惧潜往各处躲避。现赴平原县探听消息，即被县役拿获解案研讯。此外委无匪为别案，不知崔曰金现逃何处属实等语。连日熬审，矢口不移，加以严刑，亟声呼宽。质之王书甲，坚称王太和当时在场，难保不是匪首，亟请严为究办。

卑职伏思该犯王太和果系案内匪首，自应照权宜行事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不肯曲为护庇，其幸逃法网。惟查王书甲节次呈词始未指出匪徒姓名；迨后忽谓崔曰金、王太和均系匪首，现赴府具控孙香荣等为首犯。观其屡控屡移，其为风闻传言，毫无确据，已可概见。似未便以事主传闻之词，将该犯王太和置之重解。拟请照例监禁，俟拿获崔曰金研讯明确，是否被逼胁从，分别照章办理；倘崔曰金远飏他处，一时难以破获，监禁五年后察看情形，再行核办。是否可行，理合据实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犯王太和果无为匪情事，何至听从崔曰金赴姜庄勒取钱文？至称给马，逼令同行，更无此理，显系有意开脱，殊属非是。仰仍提案严行研讯，录供禀办，一面勒缉逸匪崔曰金务获质究，勿稍纵延干咎。切切。此缴。

138. 禹城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到（1901年1月15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奉宪台檄饬，令即严拿匪徒，调和民、教，以

遏乱萌，而靖地方等因。遵即会同防营不时周历巡缉，并于县境各边界定期邀集各乡邻封会哨弹压，一面选派干练勇役严密查缉各案逸犯去后。当即先后访获形迹可疑之任胖【仔】、苑殿魁二名到县，提验均无拷刺痕迹。正在研讯间，即据县属郭家庄郭庆之兄郭勤投案呈称，伊家于本年七月初十日，由临邑县境窜来匪徒多人，突入伊家抢去衣钱粮畜，并将教读之张寅书籍等物，一并掠去，临行勒银回赎。当惧匪势，未敢呈报。现闻案内匪徒王水仔被县获案管押，任胖仔亦系其伙，业被拿获，供应匪徒粮食之临邑县人卢维志现已回家。恳请分别关缉研讯拟办到县。

卑职因查此案被抢业经数月，一切情形无凭勘验，既经事主补报，无论是否情实，自应提集质明，以便核办。随提已获之任胖仔集讯。该犯恃无质证，坚不吐实，非关传王水仔等质讯，难期水落石出。当即分别关会临、陵等县查传关解。嗣准临邑县以查传之卢维志当即派差勒传去后，随据该庄绅民，以及庄地人等，联名来案公保。卢维志家道殷实，素无为匪，亦无学过神拳，缘其家有存粮，匪徒向其讹借。伊畏匪势不敢不从，借粮属实，实非有意供应，以致物议沸腾，郭勤误闻传言，将其牵控等情，恳求据情关复前来。维时王水仔尚未解到，事主即遣其弟郭庆以关会不解不缉等词赴省控。蒙本府批饬查案录报催缉等因。催准陵县于十一月十二日将王水仔即王恩造关解到县，随提集事主郭勤与前获之任胖仔、苑殿魁，逐一研讯。据王水仔供，年十九岁。系县境王家寨人。任胖仔供三十岁，籍隶临邑夏家胡同。又据同供，家有老母，别无亲属。一向在外佣工，先未为匪犯案，与现获之苑殿魁彼此均不认识。去年冬间，伊任胖仔与素识在逃之郭末仔同学神拳，尚未学成，闻县中示禁查拿，遂即中止。本年七月间，郭末仔、杨刚仔稔知伊庄教民任康迁居伊戚郭勤家，郭末仔与杨刚仔、刘洛四即刘四反叛，商议纠抢。郭末仔邀伊同去，伊先未应允。郭末仔用言唬吓，伊畏惧允从。郭末仔、杨刚仔又纠邀王水仔及不识姓名多人，即于是月初十日白昼，郭末仔、杨刚仔、刘洛田、王腾仔分执刀械，余俱徒手，偕抵郭勤家，抢得驴马钱物。伊与王水仔及不识姓名数人，在门外等候，并未动手。当经庄众王元涛等说合，郭勤用钱八十千将衣物牲口赎回。伊仅得锄一张。王水仔分得茶

壶一把，各散。后来刘【洛】四即刘四反叛等在仓各庄如何抢夺，伊与王水仔均未同行，实系不知情由等语。提讯苑殿魁，坚供前曾学神拳，并未学好，后闻查拿紧急遂止。与王水仔、任胖仔均不认识，亦无随同抢过教民情事。再三研诘，矢口不移，质之事主郭勤供亦相符，应即拟结。

查王水仔即王恩造、任胖仔听从郭末仔等纠邀抢掠，本属罪有应得。惟其被吓附从。况至郭勤门首仅只在外等候，并未入内搜赃，尚非凶暴昭著，其情不无一线可原。且郭末仔等尚未弋获，又恐其因首犯在逃，恃无质证，意图避就。拟请将王水仔、任胖仔二犯，监禁五年，俟限满察看情形，再行核办。如限内将郭末仔等拿获，分别质明办理。苑殿魁一犯，讯明仅止学习神拳，并无为匪实据。拟请暂行管押，俟有公正绅民来案具保，再行核释。除勒缉匪首郭末仔等务获究报外，是否有当，理合将讯拟缘由，据实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所称提讯该犯王水仔、任胖仔二名听纠抢掠，被吓附从；苑殿魁并无为匪情事，均系开脱惯技，殊属非是。仰仍提同该犯等再行严讯确情，录供禀办，勿稍纵延干咎。切切。此缴。

139. 临邑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到（1900年1月4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马主教函称，长清、禹城等处以及卑县境内，近有刀会聚众滋事等情，饬即迅速查明禀复。如果有聚众滋扰情事，亟应妥为劝谕解散，一面会同营队实力弹压等因。蒙此，查前闻东昌一带有名义合拳者，到处设厂传教，愚惑乡民。而卑县境内尚无学习之人。近自十余日内，风闻卑县西南、东北两乡，亦有数处，若辈在彼传授拳教情事。卑职得信后即驰往查禁。而拳匪行踪飘忽，去往无常，业已先期出境他往。卑职传集庄长地方及耆老人等，谕以拳匪到庄即为驱逐，勿令逗留。各戒子弟不准习学等语。该居民等均翕然允服。

卑职悉心访查现在虽无聚众滋扰情事，而拳匪往来无定，不能不思患预防。现已传集四乡绅地切实劝诫，俾使愚周知，方能免其煽

惑。正在禀报间，适奉前因。除仍会营队选派兵役分往各乡，随时访查外，所有拳匪现在情形，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查照，以免煽惑。缴。

140. 临邑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廿日到（1900年1月20日）

敬禀者：窃于本月初四日亥刻，接奉本道札开，转蒙宪台札饬，据教士马天恩函称，卑县谢家庄聚有刀会三四百人，计议揭竿灭教，正在操练，俟请到首领，立即起手等情，饬即切实迅速禀复等因。蒙此，遵查前奉札饬，查明卑境现无拳匪聚众滋事，业将办理情形，分别禀复在案。惟日前风闻卑县谢家庄兴隆寺等处，有学习拳会之人。正在查禁间，旋据马主教天恩函称谢庄现有拳匪，欲抢商河县之张庄教民，请为查禁等语。当经卑职函会商河县李令约期驰往弹压。卑职一面传集谢庄兴隆寺各地方庄长切实讯究。据称日前虽有拳匪数人赴彼传艺，一闻查禁，遂即远逃，委无欲抢张庄教民之意，愿出甘结等语。卑职切实晓谕，责成该庄地传谕乡民，令其告诫子弟不准再行学习。卑职复从旁查访商河县小张家庄与谢庄系属切近联庄，张庄教民与该庄素有嫌隙。嗣闻该庄学习拳会，忆及前嫌，虑其报复，遂以逆料之词投报主教，以为预防之计，其实并无其事。卑境教民所指拳匪欲图仇教者大率类此。

又据教民李兴范以勾串拳匪图报夙仇等情，呈控高八仔等到案，据经卑职查讯亦无实据。惟思患预防，不能不绸缪于未雨。遂经派差前往弹压，地方极其安静，此外更无关涉拳匪之案。兹奉前因，复经严密访查，博咨舆论，卑境现在实无拳刀各匪聚众操练，欲图仇教之事。卑职忝膺民社，责无旁贷，自当随时稽查。遇有匪徒入境滋扰教民，有所闻，无不迅往查禁，解散乡愚，以期防患未然。随时禀报，决不敢稍涉疎懈，自取愆尤。除由卑职出示严禁，并派差巡查外，合先将地方情形，禀复查核。

批：禀悉。已行洋务局转复马主教天恩知照矣。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勿稍悚懈。此缴。

141. 临邑县禀 廿六年三月廿一日到（1900年4月20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平原等县拳匪滋事，卑境虽未被扰害，不得不先事预防，遂经卑职选派勇役不时巡探。忽于本月十八日辰刻，据派出勇役回称，是日有拳匪七八十人，有骑马四人，余皆步行，持械自禹城滋事后，阑入卑境，在田家口一带游弋。伊等因众寡不敌，未便捕拿，请添派勇役往缉等情，飞报前来。查田家口距城四十里，系与禹城、齐河交界处所。当经卑职刻即会营带领兵役驰往查拿，而该匪已先期出庄，向北而逸。卑职遂与金把总士贞，带同兵役跟踪追捕。迨至盘河镇，闻该匪向教民张丙寅吓诈钱文，尚未到手，即经驻禹防营追至。因该匪恃众抗拒，列队轰击，当时阵毙悍匪二十余名，擒获伙匪数名，余匪四散逃窜。卑职当即拣派跟随兵役分途追拿，一面查明已死拳匪尸，拳匪尸身十具。讯据附近居民供称，已死实系拳匪，并无伤及平民一人等语。卑职于验明后，饬令地方分别掩埋，该处与陵县连界，陵县地面亦有拳匪尸骸数具，因系隔境，未便诣验。

正查验间，由卑县署内寄奉宪台排单札开，以据韩教士函称，拳匪在卑县田家口聚众竖旗，欲抢习教之家。饬即拨派勇役侦察，禀复等因。蒙此，卑职复同金把总折赴禹城王家寨，会晤孟营官恩远、马哨官占元、禹城县许令，提讯获匪李凡仔等，供极狡猾。据称被协同行，难保非狡供避就。已由许令押带回禹，详讯禀办。卑职于十九日寅刻，复会同孟营官、马哨官、金把总前赴盘河一带巡缉弹压。现在并无拳匪隐匿，居民安堵如常，并取具绅民并无伤及平民一人甘结，分别备查。卑职遂即回署。伏思前因拳匪蠢动，迭经出示禁止，该匪胆敢啸聚滋事，抗拒官军，实属愍不畏法，自应严拿首要，尽法惩办，以儆效尤。卑县盘河镇系齐、禹、临、陵接壤之区，地方最为冲要，若无勇队驻扎，仍恐余匪乘隙窥伺。且该匪慓悍异常，非防营利器军威，不足抵御。除悬立重赏购缉匪首外，所有查明卑县情形及防营击散拳匪缘由，理合据实禀请查核。可否俯念地方紧要，恩准酌拨防营在卑县盘河镇驻扎，以资镇慑之处，伏候训示遵。

批：据禀已悉。此股匪徒虽经各营县跟踪追捕，在盘河镇地方当场格毙二十一名，并先后擒获匪伙李凡仔等三名。而匪首李传和、王

世开等迄未缉获，应勒限半月严缉该匪首等，务获究报，并随时妥为防范，实力侦察。遇有匪徒聚众情形，立即驰往掩捕，一面移会防营，就近协缉。该令须至〔知〕缉捕是州县专责，安有许多营队节节驻防，所请盘河镇拨驻防营，应毋庸议。仰即知照。缴。

142. 临邑县会禀 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到（1900年6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万牲接奉洋务局札委，以蒙宪台饬查各县所法国教堂被匪焚毁一案。令即会同各该州县将烧毁教堂处所，照单开地址，是否教会产业，有无确切文凭，据实禀复。计粘单内开临邑县傅家庄、黄钊庄、杨谢庄等因。蒙此，遵叩辞，于五月初三日束装就道，偕同傅教士天德于初四日驰抵临邑县会晤卑职思诚。卷查卑县并无教民呈报被匪焚掠案据。兹奉前因，遵经卑职等于初五日偕同传教士亲诣傅家等庄逐细清查。该三庄教堂均系教民祖产，借与洋人讲经，并无凭据，均无匪焚烧情事。杨谢庄即杨邪庄，教民杨丙午即杨昆泉，系夤夜被盗，报县有案，且当时未经声叙教民字样，自应另案办理。傅家庄教民傅连忠所控被抢不实，传教士亦谓凭据不足；已经会同傅教士当面驳饬，应作罢论。黄钊庄教民刁万冬亦无被抢及焚烧房屋情事，缘奉委查，除取具邻佑切结附卷外，理合开具图折禀复查核，俯赐销差，实为公便。

卑职等系于初六日回城。卑职万牲即于初七日偕同傅教士前赴平原，容俟查明情形再行续禀，合并陈明。

批：据禀已悉。仰洋务局汇案详复。并转饬该印委等知照。缴。图说存。

143. 临邑县禀 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到（1900年6月15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蒙宪台札开，以访闻又有外来拳匪煽惑愚民，传帖诱引，希图滋扰，饬即撰就简明告示晓谕等因。蒙【此】，仰见宪台讲求政教，除莠安民之至意，钦佩莫名，遂即严密访查，卑境并无外来拳匪传帖煽惑情事。兹奉前因，遵经撰就简明告示遍行张贴，以期防患未然。除由卑职随时防缉外，理合禀复鉴核。

批：据禀已悉。前访闻沙河小市又有设厂习拳情事，迨经兵队往缉，始暂窜匿，何以来禀并未据实声明？现当直匪猖獗之时，全在地方官豫为防维，庶免窜扰滋患。该令有保障斯民之责，嗣后遇有拳匪煽惑，务须亲往各庄社认真缉办，严密抽查，以维大局，以遏乱萌，千万勿为丁役朦蔽，至干查究。此缴。

144. 临邑县禀 廿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到（1900年6月19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韩教士禀称，三月十六日临、禹之界拳匪复起滋闹，强劫禹城县教民任康家衣物等情一案。饬迅将该教民等所失物件，确切查明妥速办结，一面将查办情形飞速报查等因。蒙此，遵查本年三月十八日，忽有拳匪阑入卑境，向张还北庄教民张丙寅吓诈银钱，尚未过付，即经驻禹防军追至击散，并无教民被抢财物情事。缘奉前因，理合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缴。

145. 临邑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七日到（1900年8月1日）

敬禀者：窃自拳民啸起，地方到处不安。仰蒙宪台颁发示谕，谆谆告诫，并经卑职切实劝导，卑境尚称粗安。惟自六月杪，奉旨招抚之后，卑县乡间渐有学习神拳者，亦有自南而北由卑境路过者，均经卑职派人晓谕，令其速赴津沽听候调遣，未容逗留。忽于本月初四日辰刻，据派出巡探差役面禀，卑县谢庄有拳民数人勾结外境拳会，聚集多人盘踞该处，恐滋事端等情飞报前来。卑职闻报不胜骇异。伏思若辈果属拳民，自应遵照迭次宪示，迅赴津戎，为国宣力；竟麇聚内地，难保非寻仇报复，别滋事端。除由卑职会营带领兵役迅往弹压，并察看情形设法解散外，但卑境既有拳民聚众，何敢壅于上闻，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拳民久已赴津助战，其在内地盘踞希图滋事者即是土匪乱民。仰即赶紧会督营团，驰往该处捕拿。钦遵六月廿一日谕旨，严行惩办，勿稍延纵，致滋贻误。仍将缉办情形飞速报查。切切。此缴。

146. 临邑县禀 廿六年七月初八日到（1900年8月2日）

敬禀者：前因卑县谢庄有拳民麇聚，当经飞禀宪台，一面由卑职会营驰往弹压，晓以利害，谕以大义，并将历奉宪示切实宣讲。该拳民于初五日辰刻始行陆续解散，分路而去。忽于初六日，据巡役禀称，该拳民等复于初五日下晚在张庄聚集，勾连匪徒围攻该庄土圩等语。卑职遂派丁役前往侦探，该拳民等正与圩内教民互相攻击，相持不下。查该拳民等胆敢聚集多人忽散忽聚，寻仇教民，任意攻战，实与流寇无异，若不速为剿办，后患不堪设想。

张庄虽属商河县管辖，但事关重大，何敢区分畛域。且恐若辈得志于彼，难保不复入卑境滋扰，且卑县教民〔堂〕林立，在在堪虞。探闻该拳民人数愈聚愈多，近闻邻县拳民所在多有，一经勾结，更恐滋蔓难图，非有重兵不足以寒其胆。卑县兵力过单，势难捕治。除移会商河县知县，一面由卑职密派干役面许重赏，设法访缉首要外，所有解散拳民，复在邻封聚集滋事缘由，理合飞禀查核，迅赐调拨勇队下县会同办理，以遏乱萌，实为幸甚。

批：已据禀飞饬孟领官恩远率队驰往缉办矣。昨据商河李令禀称，该县解庄聚有匪徒数百，在庄外支搭帐棚居住，分携刀械四处游弋。该县之刘染房庄，商河之小张庄，均被匪徒围拢。不知与该令所禀谢庄匪徒究系一股，抑另是一股，来禀未据详晰声叙。仰即查明据实禀复。一面会商孟领官恩远、商河李令驰赴该处，不分畛域，合力围捕，扼要堵缉，勿任窜扰。并会同出示剀切晓谕，解散协从，以孤匪势，而遏乱萌。仍将商办情形飞速报查。切切。此缴。

147. 临邑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七日到（1900年8月11日）

敬禀者：窃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据县属地方张庆升禀，据教民贾凤城、秦相公〔功〕投称，伊家内忽于初七日傍晚时分，被路过拳匪放火延烧。伊贾凤城房屋十二间，伊秦相功房屋三十间，并抢去器具逃走，尚未伤害人口等语，往看属实，合报勘验等情，并据贾凤城等呈同前由各到县。据经卑职带领刑捕亲诣验明属实，传纪估赃，秦相功被抢器具约值银二十余两，开单备案。集讯邻佑人等，供

与报呈相同，取结附卷。差缉拳匪无获。除选差勒缉外，理合禀请查核，俯赐行司饬属一体协缉，实为公便。

批：禀悉。仰按察司速饬将勘验缘由，录供通详，一面勒缉逸匪，务获究报，并由司通饬截拿。缴。

148. 临邑县禀 廿六年八月初三日到（1900年8月27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陵县禀刘家寨教民被匪围攻情形，及卑县王培庄有拳匪聚众屠杀教民二人祭旗等情一案，饬即查明禀复等因。蒙此，遵查日前卑职访闻匪徒聚众围攻商河县之小张庄教民，当经禀蒙札调候补知州张牧星源、孟领官恩远、裴帮带家兴带队过境，会同卑职及商河县李令相机剿办。适该匪先已窜逸，探闻该匪在陵县围攻刘家寨教民，复经会同驰往剿办，业将办理情形，会禀在案。

卑职事毕回县，于本月十七日复闻击败股匪又窜入卑县洼里王庙，有焚害教民情事。遂经卑职会营带领勇役驰往查拿，而该匪先已逃逸。验明该庄教民王保金家被匪百余人放火烧毁土房两间，并延烧教民王洛三、李世清土屋各一座。因王保金当场拦捕，被匪砍伤身死。业经讯取邻佑人等供结，禀请通饬协缉逸匪在案。奉饬前因，遵经派差严密详查，卑境委无王培庄村庄名目，更无另有教民二人被匪屠杀情事。约计日期，吴令所禀王培庄一案，自系洼里王庄传闻之误。所有遵札查明缘由，理合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转饬该县，迅将此案勘讯缘由，录供详报，并勒缉逸匪，务获究办。缴。

149. 临邑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七日到（1900年9月10日）

敬禀者：窃卑县庄民朱生管仔即朱会泉，本系著名恶棍，近复访闻有勾结拳匪情事。卑职仰体宪仁，不欲专事杀戮，遂屡次设法劝禁。乃其面从心违，复又拜从拳匪庞围为师，设场习拳，招聚匪类，托名仇教，扰害平民，焚掠杀戮，抢人勒赎，无所不为。正在查拿间，旋据庄民万福元、王希兰等以朱生管仔聚众纠抢等情具控前来。

伏查卑县北界直隶，现在军务方兴，游勇所在皆有，若不赶为剿办，一经勾结，益恐滋蔓难图。卑职随即移会防营，一面商同县汛署把总崔维翰，不惜重资购觅眼线，探明匪情虚实，预为布置。

本月十三日三鼓后，侦知该匪甫由陵县一带强劫过路车上骡马回家。卑职即会同崔把总选拔练勇差役，不动声色，驰往剿拿；托名巡缉，以为声东击西之计。出城后，复由东而西绕至该庄之前。查该匪坛场设于庄首空闲园屋以内，卑职亲督勇役查堵街口以防内窜，藉以保卫居民，并于菁葱密茂之中节节设伏，崔把总束装短兵带领勇队闯入捕拿。该匪惊觉，竟敢率领匪党由内冲出，持枪抗拒，崔把总督率勇役迎面攻击。该匪慓悍异常，战至一时之久，全无退志。东壮副役刘富成被匪枪伤脚踝，勇役越墙进院，由后包抄并开枪轰击，当场格毙伙匪王克让一名，不识名姓二人，擒获悍匪庞玉仔一名，身边搜获洋药四筒。匪势不支，朱生管仔等遂乘马向东败窜，崔把总督队跟踪追拿，复续获伙匪朱言仔一名。维时月坠天暗，秋禾遍野，追至五里之遥，匪迹无踪。

时当深夜，不便再行穷追。卑职遂于坛房内起获所供神牌一面，上书红钧道人等字，并供奉香炉、烛台及洋枪、刀、矛六十余件。该院内拴系牛、驴各两匹，讯据庞玉仔供明系属抢夺万福元家原赃。当将匪尸三具于验明后，饬地分别掩埋。该处既在庄首，又系空闲场园，地基甚大。维时复值深夜，是以居民皆未惊扰。卑职遂将赃匪押带回城，提讯庞玉仔，供认与朱生管仔拜从逸匪庞围学习神拳，派伊守坛兼充外首事，并听从朱生管仔迭抢万福元等家牛、驴财物俵分花用，并听纠持械拒捕。朱言仔系受雇服役，并非伙匪，不知朱生管仔等现逃何处等语。质之朱言仔及地邻朱振芳等供各相同。

查庞玉仔违禁学习神拳，听纠迭次抢夺财物，于官军剿办复敢持械抗拒，实与土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无以申法纪，而儆效尤，遂于讯明后，遵照新章将该犯帮赴市曹，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贼械存库，原赃牛、驴候传事主认领，坛房系朱生管仔产业，照例查封，朱言仔押候讯办。除悬立重赏并选派勇役查拿匪首朱生管仔、庞围务获究报，并随时认真防缉外，所有剿办拳匪缘由，理合禀请查核，俯赐行司饬属一体截拿，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窃查卑县署把总崔维翰办事勇敢，晓畅戎机。到任以来，适值拳匪滋事，又逢修理城工，事务冗繁，卑职实难兼顾，遂邀令帮同办理。该把总实心经理，劳怨不辞，达变通权，有条不紊。嗣经卑职捐廉添募壮勇六十名，复商请统带。该把总日夜训练，纪律严明，甫经一月，居然成军，技艺大有可观；办理城工，则终日往来稽查，任劳任怨，实属臂助堪资。日昨朱家胡同剿办拳匪，该把总统带所练勇役，勇往善战，身先士卒，能于昏夜之中阵毙匪徒三名、生擒两名，使居民风鹤不惊，洵属将弁中不可多得之材。卑职皆系目睹情形，不敢壅于上闻，究应如何奖励以资观感之处，出自鸿慈逾格。肃此，禀请查核。

批：禀单均悉。该令会同署汛崔把总维翰督率兵役在朱家胡同格毙匪徒三名，拿获庞玉仔、朱言仔二名，起获枪械多件，牛、驴两头。当提庞玉仔讯明，即行就地正法。缉捕尚属认真，该令与崔把总各记大功三次。崔把总并遇有缺出首先拔补，候咨曹镇注册。出力勇役赏银一百两，先行由县垫发，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并随批饬发功牌二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鼓励。所有朱生管仔产业变价充公，仍将朱言仔提案复讯，录供禀办，并勒限严缉匪首朱生管仔、庞围等务获究报。缴。

150.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八月廿日到（1900年9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剿办土匪首要朱生管仔、朱会泉在逃未获，当经禀请宪台通饬截拿在案。素知该匪最为强悍，一经漏网，难保不勾结外匪复图思逞，遂即悬赏购拿，并选派勇役四出侦缉；一面邀订标下于本月十六日午刻，同赴毛家寺一带，由后包抄，可以出其不意。标下先于十五日四鼓后，派正兵王全福、张得才探明该匪党在宋家庙盘踞；遂即立时开拔，于十六日辰刻驰抵宋家庙，适闻该匪先已折回毛家寺。查该处距毛家寺五十里，当派副哨官金普荫、前哨哨官许启发改装易服作为前探，标下自带队伍接踵而进，并于毛家寺庄外令左哨官赵炳元在道沟内节节设伏。金哨官等先抵该庄，撞遇该匪党正在陈姓店内打尖，刀矛分列，凶焰方张。该哨官等骑马持枪堵住店

门防其逃窜，有一脚扎红带悍匪持刀率众冲出，向哨官迎面扑砍，金哨官开枪轰毙该匪身后伙匪一名，该匪等始退入店内，将门紧闭固守。标下甫抵庄外，忽闻枪声，先带前哨驰至店外，分饬队兵一齐登房开枪向内环击，一面跳落院内开放店门，队兵一拥闯入，当场擒获伙匪彭有戎、杨山岭、刘桃仔、刘树贤四名。又有伙匪二十余名由店越墙逃窜，遂派前哨正兵跟踪追拿。该匪逃至庄外，经左哨伏兵迎头轰击，夺获刀矛多件，格毙匪犯十三名，余皆弃械逃散。

标下探明间壁空闲，店内亦藏伙匪。适卑职会同县汛崔把总维翰带领勇役赶至会晤，标下商派勇役协同队兵将店房围住，而店门紧闭冲撞不开。标下复饬队兵越墙入院欲启店门，该匪等竭力抢护，彼此互相攻击。嗣店内队兵渐集，开放店门，标下带队进店。金哨官、许哨官指挥队兵将伙匪张毡会、王振信、陈照夺、许伦仔、尚得城五名一并擒获，究明匪首朱生管仔在街首烟馆藏匿。卑职会同崔把总将街口截住，标下带领正兵四十名驰往掩捕。标下先查住铺门，令什长王荣光、胡守义进内，见该匪朱生管仔在床仰卧，一见兵至，手持小枪冲出，拚命鏖战。该匪异常慓悍，较他匪尤为凶猛，幸人皆凑手，王荣光等遂将该匪扭获。标下亦即进屋，令队目将其捆缚。

是役也，前后共计格毙匪犯十四名擒获十名，在店内起获阵前夺获鸟枪四杆、马三匹、驴一头，画轴、符咒、红巾四十余件。卑职等遂将格毙尸十四具分别验明，均无尸亲认领，当饬地方分别掩埋。传集该庄首事逐细查明，现在该庄并无另有伙匪隐匿，亦无惊扰商民情事，当经会同各队押带匪犯、器械、马匹回城。提讯朱生管仔、彭有戎、张毡会、王振信，供认分隶临邑、德平等县。伊等皆从伊朱生管仔学习神拳，并听纠迭次抢夺教民、平民骡马财物及放火故烧事主房屋，抢人勒赎，抗拒官兵等情不讳。核与另案正法之匪犯庞玉仔供亦相符实，与土匪无异。当于讯明后，遵照新章将该匪四名绑赴市曹，就地正法。朱生管仔系属匪首，仍将该犯首级传赴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俾昭炯戒。杨山岭、许伦仔、陈照夺、刘桃仔四名讯明均未学习神拳，听纠吓诈平民资财，亦系被胁勉从，究与甘心为匪者不同，且又未抢夺放火，抗拒官兵，情节较轻，自应仰体我宪台宽大之仁，并凛遵严首要解胁从之谕，将该犯四名暂行收禁，俟讯明确供，再行禀办。

刘树宝、尚得城二名均系受雇服役仅止一二日，并未学习神拳，更无随同抢夺拒敌情事，于责惩后饬据文生刘登瀛等保回管束，取结附卷。

前因朱生管仔在逃未获，卑职悬赏银一百两购拿。现当溽热炎日之中，各士卒均能奋勉出力，冒险迎敌，擒获匪伙多名，并获首要，实属异常辛劳，究应如何奖励，出自钧裁，非卑职所敢议。但前项赏银卑职已捐廉措备，嘱由标下犒赏队下，以资观感。枪械马匹暂行存营。所有办理情形，是否允协，理合驰禀查核。

敬再禀者：窃标下在临邑县毛家寺会同营县剿办拳匪情形，业已另禀宪鉴。惟该县刘令前因匪首朱生管仔未获，悬赏银一百两购拿。现在标下仰仗大帅声威，督率队兵将该匪擒获，刘令即将赏银措备，嘱令标下分赏。标下以功令森严，不敢越分而取，却之再四。刘令以此项系赏格充赏银两，应与他项有间，嘱托再❶。究竟应否收留分赏队下，标下实未敢擅便。

再，起获拳匪马三匹、驴一头应否解省，抑作何开销之，理合禀请查核。

批：禀单均悉。该令会同裴帮带、崔把总在毛家寺庄格毙匪徒十四名，擒获匪犯朱生管仔等十名，并夺获枪械多件、马三匹、驴一头。当将匪首朱生管仔等四犯讯明，即行就地正法。刘宝树、尚得城二名讯系被胁未久，责惩保，办理尚属妥速。该令与裴帮带着各记大功三次。赵哨官炳元、许哨官启发、金副哨官普荫、崔把总维翰各记大功二次。在事出力弁勇加赏银一百两，先行由县垫发，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并随批饬发功牌四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该县所备充赏银两，应准收留分赏出力弁勇。所获马三匹、驴一头，亦即变价充赏，以示鼓励。杨山岭等四犯，既系当场拿获，仍应按照土匪章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枭示，以昭炯戒，并移裴帮带知照。缴。

151. 临邑县会禀 二十六年八月廿七日到（1900年9月20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前将剿办毛家寺匪徒朱生管仔等分别惩办情

❶ 此处疑有脱字。

形，业经禀明宪鉴。十八日风闻该匪余党勾结外匪复在卑县西南乡一带设场聚众，当经标下等会同县汛崔把总维翰带领队伍驰至宋家庄，招募庄民宋洛仔指明拳厂，卑职带领勇役将房围住。标下亲带队兵闯入掩捕，讵该匪已先期逃散无踪，当场搜【获】鸟枪一杆，刀矛十八件，遂即将房查封。传集该庄首事严行申饬，谕令此后该庄再有匪徒潜匿，即行报官候赏，如敢隐匿查出定行重办。取具切结附卷，当即带队回城。

二十一日，探明该匪又在弥陀寺庙内聚众，标下等会同崔把总各带队伍驰往剿办。该寺孤悬旷野，四无居邻，标下遂派前哨副哨官金普荫、书识王恩毓率本哨正兵二十名在前诱敌；令左哨哨官赵炳元带领本哨正兵绕由东路而进，截其归路；令前哨哨官许启发率领本哨正兵由西路直奔庙前，以抄其尾；标下督队堵住该庙后门。该匪瞥见前队人数无多，竟敢出庙列阵呐喊抗拒，并支起抬枪正欲燃火迎击；金哨官、王书飞马冲至枪前连发两枪，始将抬枪匪徒击退。前哨正兵亦即赶至，遂将抬枪两杆一并夺获。标下与卑职及崔把总督队继至，分饬勇队齐向攻击，左哨后哨亦由东西两路夹攻。匪势不支，沿途撩弃器械，分向正南苇湾、东南、西南三路败窜。标下令左哨围住苇湾，向内轰击，共毙匪徒二十二名。标下等率队分路追拿。有一悍匪手执大旗向东南逃逸，左哨副哨官强德纯知为匪首，率领本哨正兵奋勇直前将该匪黄猪仔擒获，夺获大旗一杆。标下等追出五里之遥，陆续擒获匪徒刘匮轻、李长法、靳澍魁、郑客都、巩宗友、王延治、刘四仔即刘文焕、董收仔、李文右九名，捡获刀、矛四十余件。因前途切近村庄，坡内人烟渐密，良莠无从辨认，是以未便再追。标下等齐队折回该庙，前后搜查并无余匪藏匿。惟于庙后药铺内搜获李鸿勋一名。提讯黄猪仔，供称禹城县人，素习神拳。迭次聚众抢夺平民财物，因被刘匮轻邀请入伙，尚未滋事，即被拿获等情不讳。实属甘心为匪，遂将该匪绑赴军前，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俾昭炯戒。卑职一面将该庙查封，饬令该乡首事公举住持妥为照管，并将格毙匪尸二十二具于验明后饬地分别掩埋。标下等随即押犯回城，提集讯明刘匮轻、李长法、靳澍魁、郑客都分隶临邑、禹城等县。伊皆素习神拳，先与另案正法之朱生管仔结伙，迭次抢夺平【民】财物，被剿逃散，始勾结已

经正法之禹城县人黄猪仔等入伙，希图聚众枪夺，尚未滋事即被拿获等语。

查该犯刘匮轻、李长法、靳澍魁、郑客都本系漏网余匪，复敢勾结外匪，聚众图抢，并抗拒官军，实属愍不畏法，遂将该四犯绑赴市曹，就地正法。仍将刘匮轻首级传赴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儆戒。董收仔、李文右讯系赴坡看禾，因见拳匪败窜，惊惧同逃，遂被扭获；李鸿勋系往取药，并未为匪，并据绅首联名分别具保，均系安分良民。当即将董收仔等交保开释，以省羁累。刘四仔即刘文焕、巩宗友、王延治虽据刘匮轻等供称皆不识面，但该犯等供词尚多游弋，应再研鞫，如系伙匪，讯明后即照土匪章程从严办理。器械存营。除将犯分别禁押候讯外，所有两次剿办拳匪情形及办理缘由，理合会衔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会同崔把总维翰等在宋家庄搜获枪刀等件，又在弥陀寺、苇湾地方当场格毙匪犯廿二名，先后拿获黄猪仔等十一名分别正法、保释、禁押，并起获刀矛多件，办理尚属妥速。该令与裴帮带、金副哨官、赵哨官、许哨官、强哨官、崔把总各记大功二次。出力勇役赏银一百两，功牌四张。赏银先由该县垫支，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功牌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一面将该犯刘匮轻等提案讯明，从严惩办，并即驰赴济阳一带追捕此股窜逃余匪，以除根株而靖地方。缴。

152.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到（1900年9月29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前将剿办弥陀寺匪徒情形，会禀在案。嗣因该匪窜往济阳，复经会同标下及崔把总维翰于八月廿五日带队追至济阳县张家油房一带。而该匪先已逃散无踪，标下遂派人追探，一面带队回临。仍恐卑县匪徒未能净绝，于廿八日，标下等带队前赴四乡搜查，如匪首庞围、宋浩、李兴太等均已先期远飏，附从为匪者亦已逃避。其实系被胁者，皆已悔过安分归农。现在地方业办有规模，堪纾宪廑。

昨接济阳县沈令逢龙来函，闻该匪又在济阳县东乡一带聚众。本

应驰往查拿，惟探兵未回，虚实莫卜。顷奉宪札陵县境内拳场林立，饬即迅速会同查令前往查明剿办等因。遵即移会查令同往，确切查办，以靖疆域。除俟查令到境即日开往办理外，所有会查境内情形及追捕匪徒缘由，理合会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帮带既准济阳沈令函称，该县境内东乡匪徒聚【众】滋事，亟应驰往查拿，讵可拘守一隅，致误事机。此股匪徒现据徐统带邦杰等禀报，已由玉皇庙一带散逃，酌饬雷管带震春等在彼留缉。仰即会同该管带及各印委等不分畛域，扼要堵缉，合力兜拿，勿任远飏。仍移会刘令知照。缴。

153.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闰八月初十日到（1900年10月3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据标下、卑职会禀拿获匪犯朱生管仔案内刘桃仔等，讯系安分良民，应否免予正法，取保开释一案，请示缘由。奉批：既据该县等会讯明确，许伦仔年甫成童，应准量予末减；刘桃仔、陈照夺二名并未随同上盗，并准从宽保释等因。蒙此，仰见我宪台于惩强锄暴之中，仍寓矜恤幼稚之至意，下怀钦佩莫【可】名言。

惟标下等于发禀后，会同提集另案匪犯刘四仔即刘汶焕、巩宗友、王延治隔别研鞫，期无枉纵。据刘四仔即刘汶焕供认，先在直隶境内学习神拳，复听从逸匪赵姓纠允先后围攻陵县刘家寨，及迭次抢夺不知姓名事主家财物不讳。据巩宗友供称，素卖油果为生，因已被格毙匪姜姓欠伊油果钱文，伊往弥陀寺索讨，即被擒获，实无习拳为匪等语。据王延治即王延贵供称，在逃匪首李姓前曾借伊闲屋设坛场，嗣奉告示禁止，伊即将其辞逐。八月二十一日伊探亲回家，由弥陀寺路过在庙前歇息，即被擒获，并无学习神拳及为匪不法等语。连日虚衷熬审，供出一辙。

查刘四仔即刘汶焕，学习拳匪，复敢听纠迭次抢夺围攻村寨，实属真正土匪，自应照章办理，以儆凶顽。正在禀办间，适奉前因。遵即查明不停刑日期，将杨山岭、刘四仔即刘汶焕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市曹，一并处斩枭示。复经提集巩宗友、王延治、许伦仔、陈照夺、刘桃仔等隔别推鞫，供各同前。查王延治虽未习拳为匪，但出借房屋

设立坛场，实与济匪无异。第念一经示禁，即行辞逐，似应稍从末减。许伦仔被匪要胁，同行于匪徒吓诈资财，又复说事过钱，本属罪有应得。第念年甫成童，智识尚浅，应请将该犯王延治、许伦仔监禁数年后，察看情形，再行禀办，以广宪仁。巩宗友既未学习拳会，又无为匪不法，本应释放，但羁禁多日，并无庄众具保，平日是否安分，尚难逆料。应与陈照夺均提禁管押，俟有切实妥保，即行开释。刘桃仔交妥保领回原籍安业。除仍分饬勇役将各案逸匪认真查拿外，所有讯明朱生管仔等案内伙匪分别惩办缘由，是否允协，理合会禀查核。

批：如禀办理。仰仍勒缉各案逸匪，务获究办，并移裴帮带知照。缴。

154. 临邑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廿一日到（1900年10月14日）

敬禀者：前因卑县拳匪滋事，仰蒙宪台训示机宜，得以遵循剿办，首要迭获。我宪台不自为功，反将卑职等记功奖励，拜读之下，感愧曷胜。伏查卑境拳匪久已窜散，其实在被胁者亦皆悔过归农，安分乐业。境内一律安谧，业经遵章分日禀报在案。卑职仍恐边境一带有外匪勾结，复于十四日轻骑简从，亲诣四乡周历访查，实无匪徒隐匿情事。除仍随时认真稽查外，所有地方一律静谧缘由，理合禀报查核。

批：据禀该县境内现在安谧缘由已悉，仰即随时认真稽查，勿任日久生玩。缴。

155. 临邑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廿一到（1900年10月14日）

敬禀者：案查前经卑职会同城汛带领勇役拿获匪徒庞玉仔讯明正法，并将伙犯朱言仔讯供，禀蒙宪台批饬，研讯确情录供禀办等因。蒙此，遵经提犯研鞫。据该犯朱言仔供称，案下朱家胡同人，年廿七岁。伊父朱立长，别无亲属，并未为匪犯案，与已获正法之朱生管仔同姓不宗，一庄居住。伊素当厨役为生。本年七月间，朱生管仔在家设立坛场，练习神拳，催伊前往做饭，每月工价京钱五百文。坛内共十七人，除朱生管仔胞弟朱二已获正法，庞玉仔及在逃之庞围四人之

外，余皆不识姓名。朱生管仔系大师兄，屡次纠众出外抢夺。伊并未学习神拳随同上盗，亦未俵分钱物。至其抢掠何庄何人，伊实不知情等语。刑讯至再，矢口不移。

查该犯所供受雇做饭并未学习邪拳，上盗分赃。不第屡经研讯，供词如一。即庞玉仔、朱生管仔先后到案供明，该犯实无习拳上盗情事，自属可信。惟该犯明知朱生管仔设立坛场习拳为匪，乃敢受雇服役，虽无习拳抢夺情弊，亦属不安本分，应请将该犯枷号一月，期满俟有妥保再行释放。除勒差严缉庞围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讯拟缘由，是否允协，理合禀请查核，伏候训示遵办。

批：据禀已悉。查该犯朱言仔既经该县讯明，实系受雇服役，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姑准照拟枷号，俟有妥保再行开释。仰即遵照办理。缴。

156. 临邑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廿八到（1900 年 10 月 21 日）

敬禀者：案查前遵宪台札饬，访获奉教民妇张刘氏被匪抢出转卖一案，业将讯供情形，禀明宪台。因匪首尹姓在逃未获，随经选派干练勇役优给资斧，购觅的线，分投踹缉去后。兹据派出勇役将尹姓即尹候友拿获解讯，前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认拳匪攻破张庄土圩，伊随同进庄，将张刘氏领出，卖与赵继春，得钱花用不讳。核与张刘氏供词不谋而合。复经提集质讯，各无异词。惟该犯尹候友坚称与匪首赵棕闲牵马服役，并未学习邪拳。因恐张刘氏当时不肯随行，伊遂假称首事，以资恫喝等语。迭经刑讯，供复如前，将犯全刑严押。马春道取保候审。张刘氏关传家属具领，以资团聚。除将供词开折呈鉴外，应否将该犯照例治罪，抑应如何办理之处，卑职未敢擅议，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犯尹候友既经该令讯明，实系匪夥抢卖民妇正犯。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缴。折存。

157. 临邑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六日到（1900 年 10 月 28 日）

敬禀者：窃标下恩远、国泰接奉帅札饬，赴商河等县巡缉匪类，

查拿案犯等因。蒙此，标下等遵于闰八月廿九日驰抵临邑县会晤卑职思诚，分带队伍周历各乡，往来巡缉。现在境内实系一律安静，并无匪徒潜匿情事。至匪首庞围等早已畏罪远飏，已由卑职思诚悬赏购线，跟踪追拿。标下恩远拟于本月初一日开赴商河，标下国太于初二日开赴德平，分别巡缉。容俟到彼察看情形，再行禀报。仍不时与卑职思诚联络会哨走队巡缉，务期有犯必获，有获必惩，以仰副大帅绥【靖】地方之至意。除严缉逸匪庞围等务获究报外，所有会同巡缉卑境一律安静缘由，理合驰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遴派干役，严缉逸匪庞围等务获究办，并由该令分移孟领官等知照。缴。

158. 临邑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十日到（1900年11月1日）

敬禀者：窃于闰八月廿九日蒙宪台排单札饬，访闻卑境匪首庞围、洪广洞均为匪中桀骜，勒限半月严缉，务获究办。同日又奉札，前据裴管带禀报，匪犯宋浩、庞围等勾结滋事，勒限半月严缉，未据报获，姑再展限十日，迅将该匪等务获究办各等因。蒙此，遵查庞围等经卑职会营剿办之后，均已星散远逃。惟该匪等系属首犯，尤属不容漏网。悬赏捕拿，尚无踪迹。惟昨闻庞围逃往高唐州一带藏匿，卑职不惜重资，已购觅眼线跟踪追缉，以期务获惩办，俾绝根株。至洪广洞一匪，前经卑职提讯所获匪犯，研究匪伙姓名，迄未供及。即卑职平日咨访匪首内，亦无是名。惟前在弥陀寺搜获匪单及匪党张贴告白尾后均有义合拳洪具字样。卑职初亦疑为匪首之名，迨讯据匪犯，佥称洪光洞系该匪等堂名，并非实有其人等语。是洪广洞自系洪光洞传闻之误。除严缉匪首庞围等务获究办外，所有遵札查缉缘由，理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遵限严缉匪首庞围等务获究办。缴。

159. 临邑县禀 廿六年九月初十日日到（1900年11月1日）

敬禀者：窃查卑境匪徒自经会营迭次剿办之后，民皆乐业安堵如常，罔不感颂宪仁，共服德威。惟现在直隶境内军务未清，卑县东北

与乐陵相近，该县即与直隶连界，卑职深恐直隶击败之匪窜入为患，不可不预为防范。遂于本月初一日，约订商河县李令兆兰、张管带国太、卑县汛崔把总维翰各带队伍驰赴商河县中店会哨后，各带队伍在附近村庄周历巡缉，地方一律安静，亦无外匪窜匿情事。

卑职于回署之便，复绕道至孙家庵、宋家庙、陈家庙、毛家寺、谢庄等处详细巡查，亦皆安静。卑职每到一庄，招集庄众将宪台颁发四言示谕及暂行章程向村中父老反复宣讲，罔不倾心领会，义形于色，顺逆两字晓然于胸；佥称皆向子弟随时劝勉，如有匪徒到庄，必遵邀庄众捆送究办等语。卑职忝膺民社，责有攸归，断不敢因地方日前静谧稍涉疏懈。除仍随时认真巡防外，所有与邻封会哨巡缉情形，理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同认真巡缉，勿任外匪窜扰滋患。缴。

160.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十三日到（1900年11月4日）

敬禀者：案蒙大帅批据，卑职嗣冲、标下恩远禀报，查抚陵县被扰教民，并拿获拳匪吴兰池等讯供缘由。蒙批各记大功三次，饬即驰赴临邑县，挨次查办等因。叩读之下，感愧难名。卑职嗣冲、标下恩远先于九〔八〕月廿五带领兵弁开抵临邑县。会同卑职思诚挨庄查抚，并购觅眼线，由历城县境内拿获著名匪首姜贯一一名，业将讯供情由禀陈帅鉴。卑职等仍连日在乡会查被扰户口，并将匪产分别提半查封，一律变价充公。总计合境被匪抢扰者，或先已报经卑职思诚验报有案，或先已迁徙外境近始回籍补报，或经卑职等自行查出。其中被匪吓诈钱财及拆毁房屋及全家逃避田禾未经收获者，实居其半。实在被匪焚抢者，尚不及十分之四。除教民刘书元之子刘金歧系在商河县张庄被害之外，本境教民被害者实止王保金一名，业经卑职思诚当时访闻验报。兹经卑职等将被扰户口查竣，酌量轻重，由匪产变价项下分别提款抚恤，两项尚属相抵。所放恤款均系卑职等当堂核发，不经胥役之手。每屋一间，抚恤京钱自七八千至十余千不等；计口授食，年内衣食足资。该教民等无【不】感颂宪仁，欢声在道。伏查谢

庄拳匪为商河县张庄肇祸之由，卑职等商同将谢庄匪产所变价值，拨归商河作为抚恤张庄之需，以昭公允。

卑职等正在查办间，探闻逸匪李为缄等潜自回家，遂即带领兵役，购觅眼线，不动声色，驰赴距谢庄二里之小寺。先饬兵役将庄围绕，卑职等分带可靠兵役数名进庄，先后搜获李为缄、李棕剩、李宽仔、李择后、李芥合、李为蓝六名，当即押带回城。复经卑职等提犯悉心研讯，李为缄、李棕剩、李宽仔供认习学拳会。伊等听从已经格毙之李沅台，在逃之庞围、李作舟等纠允，先后吓诈小李家庄教民李姓等家钱文。并李沅台挟仇央允现获之姜贯一，带领平原、禹城等处不识姓名拳匪数十人及庞围、李作舟等攻破商河县张庄围圩，杀害教民多名泄忿，并抢夺钱文衣物，俵分卖钱花用。迭经研讯，供出一辙。质之姜贯一，供复相同，实属正匪无异。应请将该犯李为缄、李棕剩、李宽仔均照土匪章程分别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提讯李择后、李芥合、李为蓝，皆系安分庄农，委无为匪不法情事。惟李芥合系李宽仔亲父，虽讯无习拳为匪情事，不能约束子弟，情近故纵，应请将李芥合锁押一年，期满再行酌释，以示儆戒。李择后、李为蓝取保释放。

卑职等在临、陵两县接收教民呈词，所控拳匪多以庞围为首。除将犯分别禁押，一面比差勒缉逸匪庞围等务获究报，并俟散放抚恤完竣，开折另禀外；所有查封匪产变价抚恤被扰教民大概情形及续获逸匪讯供拟议缘由，是否允协，理合会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议将谢庄匪产变价，拨归商河作为抚恤张庄之款，及会督勇役缉获逸匪李为缄等六名，办理均尚妥善。着与倪令嗣冲、孟领官恩远各记功一次，分行注册。该犯李为缄、李棕剩、李宽仔等三名既经会同讯明实系攻破张庄围圩案内正犯，自应照章一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李芥合等三名，并准分别严押保释。仰即遵照办理，仍严缉逸匪庞围等务获究报，并分移孟领官知照。缴。

161. 临邑县会察 廿六年九月十六日到（1900年11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嗣冲、思诚接奉帅札，以据卑职兆兰禀，抚恤县

属张庄被害教民，严缉逸匪，案关重大，请檄饬会办一案。饬即会同孟领官恩远、卑职兆兰妥商办理等因。蒙此，查孟领官已先期奉调晋省。遵经卑职嗣冲、思诚移会卑职兆兰，于初九日过境和衷商办。惟卑职嗣冲、思诚前拟将卑县谢庄匪产拨归张庄抚恤，业已禀明在案。兹查该庄匪产约变京钱二千八百余串，变卖产业，在平日已非急切所能藏事，况该庄滋事之后，居民无分良莠，多已出外逃避，变产尤费周折。转瞬隆冬，被害之家，衣食不继，若令久候，殊失体恤之意，已由卑职思诚先行筹款垫发，容匪产变竣，再行拨还。卑职等即将张庄被害之家分别轻重，于十二日一律放竣。共放抚恤京钱四千二百余吊。其不敷之一千四百余吊系由临邑合境抚恤项下提用。除卑职兆兰、思诚仍饬令勇役严缉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会同抚恤张庄被害教民数目缘由，理合禀请查核，俯赐卑职嗣冲销差，实为公便。再，抚恤清折应由卑职嗣冲面呈。合并陈明。

批：如禀销差。仰即分移商河、临邑等县知照。缴。

162.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九月十六日到（1900年11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前将查抚合境被扰平教各民大概情形禀明在案。卑职等连日在乡查验被扰各家，其实在被匪焚抢者不过十分之二；有被匪吓诈钱财者；有携逃出中途被掳勒赎者；亦有邻右虑匪放火，将房代为拆毁者；更有正当秋成，合家逃避，田禾未经收获者；以上各节实居十之七八。在携眷逃避，被诈资财及田禾失收者，虽较真正被匪焚抢情形轻重迥异。但往来迁徙，流离失所，财物复有伤耗，不无可悯，亦应量为抚恤，以广宪仁。

卑职等查验时，已将被扰之轻重，户口之多寡，家道之穷富，暗记等次，预先定期，饬令分日来城领款。卑职等共核查封匪产变价京钱六千余吊，已催据各庄首事赶紧变价缴案，以备支发。现已陆续缴到卅千余串。自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已将抚恤之款一律放竣。共放京钱四千四百五十余吊。又抚恤穷苦教民王长礼等三十家，续放京钱三百七十余千。至所变匪产地有高下，价有低昂，原不能克期而成。所有支发不敷之款，若令教民守候，殊非体恤之道。已由卑职思诚暂

行筹款垫发，容俟各庄缴清，再行拨抵。此项抚恤卑职等皆仰蒙训示，得以遵循办理。不惟该教民等欣然具领，喜形于色；即教士高姓由省来函，亦复再三致谢，翕然允服。将来似不至再生枝节，堪以上纾宪廑。除将商河县张庄抚恤一案另文禀报外，所有会同抚过卑县合境被扰户口缘由，理合禀请查核。

再，所放抚恤清折，应由卑职嗣冲禀呈。标下恩远于初六日未经办竣，调掺回省。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筹办抚恤甚为妥善。仰将放过村庄、户口、数目清折，呈候查核，并移倪令等知照。缴。

163. 临邑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到（1900年11月25日）

敬禀者：窃查邻境教案，以商河县张庄教民被匪惨杀多命为最重，风闻卑县文生姜贯一即姜道传，亦系匪首，创立洪光洞坛名，聚众为匪。惟先已脱逃，屡经严密购拿，迄未就获。所以未敢禀明者，素知该匪党与繁多，耳目最灵，一经禀请通缉，反致闻风远飏，捕拿更属不易。卑职嗣冲、标下恩远前在陵县时，亦访明姜贯一确系匪首。迨卑职嗣冲、标下恩远于廿五日行抵临邑县，与卑职思诚会商剿抚事宜，彼此意见皆同，遂于廿六日会同带领兵役驰抵该匪家内，亲督兵弁认真搜翻。姜贯一实未在家藏匿。当提该家属及雇工人等详细讯究，佥称姜贯一久已脱逃，不知下落。加以刑吓，始据工人供称，现在历城县境内掩藏，至庄名、地主为谁，仍属不能指清。卑职等遂将其家产、资财一律查封。一面购觅眼线，由标下恩远带领连夜驰至历城县境内距临一百三十里之勒庄，由张玉庆地窖内搜获姜贯一。讯明张玉庆实系安分庄农，并不知姜贯一系属匪人，委无知情窝匪情弊。旋据该处绅民联名具保，遂即省释。当将姜贯一押带回临。

适商河县李令因商办抚恤事宜到境。遂经卑职嗣冲、思诚，会同标下恩远及李令，将姜贯一即姜道传提案研鞫。据供年五十二岁，临邑县于辛庄人。同治十二年考取文生，先未为匪犯案。于去年腊月间，有平原县人王连喜、禹城县人刘清海、崔曰金等借伊房屋设立坛场，招徒教艺，推伊为首事，伊遂编立洪光洞坛名。后因本县查禁，

遂将坛撤销，后乘间在弥陀寺庙内聚会，先后吓诈教民李禄、许姓钱文，俵分花用。本年七月间，有已被格毙之谢庄匪首李沅台父子赴弥陀寺向伊等跪求，央令帮同攻打商河县小张庄土圩，焚杀教民以泄夙恨。伊即应允，带领本境已获正法之刘四仔即刘汶焕等及平原县拳匪王连喜、崔曰金等二百余人，前往谢庄与李沅台会齐，前往帮同围攻张庄土圩，攻破。李沅台与王连喜等杀戮教民，焚烧房屋，并抢掠银钱衣物，与伊俵分花用，各散。李沅台复邀同崔曰金、王连喜等前往陵县攻打刘家寨教民，伊与刘四仔等遂即回家。后闻李沅台等在刘家寨被官兵击毙，刘四仔亦在弥陀寺被获正法；并因官役捕拿紧急，伊心生畏惧，即逃出躲避。现被拿获，实无另犯为匪不法别案等供。据此，研讯至再，供出一辙。查所【供】情节与卑职等平日访闻情形，若合符节，其为匪首无疑。

查该匪身列胶庠，不思恪守碑训，安分读书，胆敢充膺拳匪首事，聚众立坛；复听纠围攻村寨，焚掠杀戮，实与土匪无异。该匪文生已先经卑县儒学开具年貌，移经卑职思诚另文详革。应详将该匪姜贯一即姜道传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将犯监禁，候示查封财产，变价充公。除将合境剿抚情形，统俟查办完竣另文禀报外，所有获匪首讯拟议缘由，是否允协，理合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会督勇役越境追获匪首文生姜贯一即姜道传，缉捕尚属认真。着与倪令嗣冲、孟领官恩远各记大功一次，分行注册。文生姜贯一既经该令等会讯明确，供认充当拳匪头目，率众攻破张庄土圩，抢掠烧杀各重情不讳，已据禀先行移咨学院斥革矣。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惟该匪既由张玉庆地窖内搜获，恐非安分庄农，究竟有无知情窝留情弊，候饬历城县传案讯明，录供禀办。并候分饬平原、禹城等县会同严缉逸匪王连喜、崔日〔曰〕金等务获究报。仍由该令分移倪令、孟领官知照。缴。

164.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十月十二日到（1900年12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等正在乡间查抚被扰教民户口，忽于十月初三日，风闻平原拳匪孟昭祥即孟达仔在陵县等处滋事后，现已回家藏

匿。伏思拳匪不净，终为地方隐患。何敢避嫌越俎，贻误事机。但一经关会该县协拿，又恐该匪闻风兔脱。卑职嗣冲商由标下恩远、卑职思诚选派得力勇役，由卑职嗣冲带领星夜驰至平原姚庄，乘其不备，督饬兵役，将该匪房屋围困。卑职嗣冲亲带兵役入院，由柴草堆中将该匪孟昭祥搜获。提验该匪，身穿青布紧身，周身衣履皆青，形状异常凶悍。遂经押带回临，会同标下恩远、卑职思诚提犯研讯。据供年三十九岁，平原县人，于本年六月拜从在逃之平原县方庆仔学习坎字拳会，听从逸匪宋浩等先后纠抢平原马家务、临邑张还北家、陵县彭家庙等处教民钱文衣物，并砍伤彭家庙教民孙世栾成残，将赃俵分花用。嗣闻捕拿紧急，分伙逃散，现被拿获，不知宋浩等现逃何处，亦无为匪不法别案等供。据此，该犯所供砍伤孙世栾一案，已经卑职嗣冲验明业已成废，实与犯供相符。

查该犯孟昭祥习学邪拳，复敢听纠迭抢教民财物，实属不法已极，应请将该犯孟昭祥即孟达仔，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除将犯监禁候示，并选派兵役勒缉逸匪方庆仔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越境拿获匪讯供拟议缘由，是否允协，理合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不分畛域，会督勇役，越境缉获匪犯孟昭祥一名，办理甚属妥善。既经提案会【讯】明确，供认纠抢各重情不讳，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一面严缉逸匪方庆仔等务获究报，并移倪令等知照。缴。

165.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十月十五日到（1900年12月6日）

敬禀者：卑县匪首庞围最为慓悍，所获匪犯皆供为首恶，并迭奉大帅勒限严缉，实属不容漏网。前经卑职思诚探明该匪窜至东昌一带藏匿，当经悬立重赏，派差购线追拿。嗣闻该匪又由彼处逃窜，卑职思诚复商由卑职嗣冲选派干役，优给资斧，跟踪踩缉去后。据派出勇役于本月初七日购觅的线，在直东交界之吴桥地面，皆〔将〕该匪设立〔法〕擒获，连夜押解回县。遂经卑职等会同提验，该犯庞围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年廿九岁，临邑县人，向在天津挑水为生。于本年二月间，拜从冠县十八村曹大师兄学习坎字拳会，冠县太平庄王

仕九为大师兄，伊充二师兄。五月间不记日期，伊与曹姓等在天津城外与洋人开仗二次。六月十一日天津失守，曹大师兄等均各溃散，伊独自逃奔回家。已获正法之朱生管仔即朱会泉、庞玉仔等拜伊为师，设坛传艺。伊先后纠允朱生管仔等伙同在逃之宋浩等迭次抢夺临邑、陵县、平原等县平、教各民钱文衣物，并吓诈教民杨丙午等钱财。后有已被格毙之李沅台因与商河县张庄教民有仇，央允伊与现获之姜贯一等前往帮同将张庄围子攻破，进庄杀害教民，抢掠钱物，俵分花用不讳。熬审至再，矢口不移。提同姜贯一质讯，供复相同。

查该犯本属直省漏网要匪，于潜逃回籍之后，胆敢设坛传艺，煽惑愚民，并纠众迭抢，围攻村寨，杀戮教民，实属罪不容诛。遵照土匪章程，会同将该匪庞围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市曹，斩首枭示，传赴犯事地方悬杆示众。除仍勒差严缉夥匪宋浩等务获究报外，所有拿获著名匪首讯办缘由，是否允协，理合排递驰禀查核。

再，出力勇役已由卑职思诚从优犒赏，可否恩施逾格赏给功牌四张，以资鼓励之，伏候钧裁。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会督勇役越境缉获著名匪犯庞围，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办理甚属妥迅。著与倪令嗣冲各记大功一次，行司注册。出力勇役并准赏给功牌四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奖励。匪目王仕九并候札饬冠县查明有无其人，据实禀办，仍缉逸匪宋浩等务获究报，并移倪令知照。缴。

166. 临邑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到（1901年1月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据陶副主教万里函称，卑县谢家庄被杀教民多命等情一案。饬即查明该民等是否即在前次被匪焚杀之中，人数是否相符，是何名姓，曾否一律抚恤，详细禀复，一面酌量情形，妥筹办理等因。蒙此，遵查卑县教民除王保金一名之外，余无在境被匪杀害之人。惟卑境白庙庄教民栾起与刘锦绶之弟妻刘孟氏共二名口；胡家庄李佃荣之父李永珩一名，伊母一口，伊妹二口，伊弟一名；李继有之妻一口，子二名，女一口；谢家庄李元达七名口；均系逃至商河县张庄躲避，被匪杀戮。已经各尸亲呈，经卑职会同委员倪

令、商河李令分别抚恤，并开折禀报在案。核与陶副主教函开名教，均属相符。查张庄共被害教民八十三名，已抚恤京钱四千二百余千，足宽调剂，似毋庸再行议抚。奉饬前因，理合禀复查核。

批：已据禀函复陶副主教查照矣，仰仍随时妥为保护弹压。缴。

167. 临邑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到（1901年1月27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拳匪李作舟、李沅湖、李沅胃、李木仔、李愧太、李聋仔均属首要，屡缉未获，迭据教民指控有案。卑职责任有归，实不容其幸逃法网，随悬立重赏，拣派干役，购觅的眼线，四出踩缉。于本月初四日，据缉役王盛魁、李洪庆等带同眼线，在长清县野鹊窝地方将李愧太拿获，押解前来。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临邑县人，年四十三岁。先未为匪犯案。本年六月间，随已获正法之靳澍懒，在逃之李聋仔，学习拳教，派伊为首事。在弥陀寺庙内聚众三次，并与在逃之高八仔等先后抢夺本境教民李兴范等家钱文衣物，及纠众拆毁教民李明身家房屋，吓诈钱财，并李聋仔砍伤李明身之子李兴义手腕，得赃俵分。嗣伊在弥陀寺聚齐，经卑职会同裴帮带击散，逃往长清交界躲避，现被拿获，并无为匪不法别案等语。研鞫至再，矢口不移。其所供情形核与李兴范等报案皆属相符，正犯无疑。

查该犯李愧太习学邪拳，聚众迭抢，复敢吓诈资财，拆毁房屋，实与土匪无异。惟李兴义手腕一伤坚不承认，诿于李聋仔所砍。应否将该犯收禁，俟缉获李聋仔等到案质明严办；抑援照新章先行就地正法之处，伏乞训示，以便遵办。除仍饬原役赶紧严缉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续获拳匪讯供缘由，理合排单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犯李愧太既经供认纠众学习邪拳，迭次抢夺不讳，实属目无法纪，仰即照章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该令饬派缉役拿获首要匪犯一名，缉捕尚属认真，着记大功一次，用示奖励，并候行司注册。缴。

168. 临邑县会禀 廿六年十二月廿一日到（1901年2月9日）

敬禀者：窃前据教民李兴范密禀，县民李钰葵有学习邪拳，勾匪

抢夺情事，当经卑职会同标下选派兵役查拿去后。兹于本月十六日，据派出兵役将该犯李钰葌拿获，禀讯前来，遂经卑职、标下等提验该犯李钰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临邑县人，年四十四岁。素当木匠为生，并未为匪犯案。与族人李兴范同庄居住。本年六月间，在逃之李聋仔在家设立拳厂，雇伊前往做饭。伊因家贫无以糊口，遂即应允。伊在场做饭七日，即闻出示查禁，畏惧回家，仍当木匠生理，并未习学拳教，亦无随同抢夺情事。前年伊因手中空乏，将地一亩当与李兴范管业。嗣因无柴做饭，伊将地内树株砍伐焚烧。李兴范查知不依，彼此口角结嫌。是以李兴范挟嫌诬控等语。复经卑职等熬审多次，坚供如前。虽经李兴范极力质证，而该犯供词始终如一，毫无罅隙，所称该犯习拳抢夺并无实据。察验该犯形貌委靡，衣服褴褛，宛然乞丐，决无拳匪桀骜之状，所供并未习学邪拳，抢夺为匪，似尚可信。惟该犯受雇与拳匪造饭，供其驱使，究属不安本分。可否援照邻佑徇庇拳匪章，将该犯监禁三年，以示惩儆之处，伏候批示祗遵。除将犯锁押，并严缉逸匪李聋仔等务获究报外，所有获犯讯供缘由，理合禀请查核。

批：如禀办理。仰仍会同严缉逸匪李聋仔等，务获究报，并移孟管带知照。缴。

169. 临邑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到（1901年2月12日）

敬禀者：窃卑县民情强悍，匪徒素多，不随时查拿，良民则咸受其害。卑职访闻乡民李汶思有习练左道、窃扰闾阎情事。当经派差查拿去后，兹据原役将该犯李汶思拿获，禀讯前来。提验并无拷刺痕迹。讯据供称，临邑县人，年卅二岁，素卖戏法为生。光绪二十三年，曾随过路赵姓练习金钟罩，画符治病。嗣因生意淡薄，穷苦难度，先后窝贼，迭窃事主陶心齐等家钱文衣物，俵分卖钱花用。今年五月间，拳匪在禹城境内聚众滋事，被官军追至盘河，攻击窜散。有逃出受伤拳匪，雇伊画符医治，图骗钱财，实无学习拳教及另犯为匪不法等语。迭经研鞫，矢口不移，加以刑讯，则供仍如前。

查该犯虽无习拳抢夺情事，但练习金钟罩邪术，画符治病，图骗

钱财，并窝匪迭窃，为害乡闾，实属不安本分，照例拟办罪止徒流。惟现在拳匪在逃者尚多，若不将该犯从严惩办，恐将来流为拳匪，尤为地方之患。可否将该犯监禁十年，限满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之处伏候批示祗遵。除将犯严押候示外，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该犯李汶思供认练习邪术等情，实属不安本分。当此搜捕余匪之时，非严行惩创不足以靖地方，应如所请将该犯监禁十年，俟限满再行察看情形，禀请核办，仰即遵照。缴。

170. 临邑县禀 廿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到（1901年2月12日）

敬禀者：窃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据商河县教妇张刘氏呈称，伊甥女李劝姐在小张庄被拳匪马成仔等抢出霸占。现伊查明，恳请拘究等情到县。据此，经卑职密派干役前往查拿去后，旋据原役查得马成仔先已脱逃，遂由李信氏家将李劝姐找获，禀讯前来。讯据李劝姐供称，与马成仔素不识面，亦无抢伊霸占情事。当小张庄被匪攻破，伊全家遇害。伊爬墙逃出，经伊叔李三仔将伊领至伊姨母常姓家暂避，嗣经伊叔祖母李信氏领回养育等语。盘诘至再，坚供如前。质之李信氏，供亦相符。惟张刘氏仍以马成仔抢夺霸占等情，一再控究。随经卑职将【李】劝姐断归张刘氏具领，一面比差勒缉，于闰八月二十六日，据该差将马成仔拿获。提讯马成仔，供称临邑县人，年三十三岁。素靠庄农度日，并未习学拳教为匪犯案，亦无抢霸李劝姐等语。当经卑职严刑熬审多日，侧击旁敲。该犯不惟抢霸【李】劝姐不肯供认，即习学邪拳一节，亦坚不承招。虽添传李劝姐到案，讯据供称伊实系拳匪马成仔、李舍仔由张庄将伊抢出，送至马成仔家居住，嗣又送至济阳县境常庄李舍仔之亲戚常喜仔家掩藏。常姓恐受连累，在济阳县呈明存案，并通知伊叔李三仔将伊领回。伊前恐马成仔寻害，不敢实供，现供是实等语。质之马成仔，供仍各执。讯据李三仔供称，李劝姐实系李舍仔送至伊家，实未与马成仔见面等语。

当经移准济阳县查明，并无常姓存案卷据，亦无常喜仔其人等因关复。业将大概情形于禀复。卑职并无庇匪仇教，案内禀明在案。现经卑职提犯连日熬审，供复如初。虽据张刘氏切实指证，而该犯供词

全无，实难遽定爰书。案情重要，罪名出入攸关，既不敢以锻炼成，亦何敢含混疏纵。除差缉李舍仔务获究报外，惟有据实禀请查核。俯念案重大，疑窦甚多，可否将该犯马成仔监禁，俟缉获李舍仔到案质明严办，抑或提省审讯，以昭核实之处，伏候批示遵办。

批：据禀已悉。仰即将该犯马成仔暂行监禁，俟缉获逸匪李舍仔日到案质讯禀办。缴。

171. 陵县禀　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到（1900年4月15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札饬，转蒙本道以奉宪台札开，案据署高唐州知州李恩祥等禀称，奉饬查禁拳厂，如仍有开设处所，克日督令撤去，并令首事庄长永远不敢再行设厂，教习神拳甘结。现无拳场之处，亦须督饬查禁，一并取结报查等因到县。蒙此，卑职遵即分赴四乡明察暗访，境内并无开设拳厂处所，亦无学习之人。询据乡民，均称陵邑民本驯良，安分畏法。且去年迭蒙上宪出示严禁，均知有干法纪，并无学习之人。卑职复以神拳实系邪教，久奉明禁，如有犯者，定必执法严惩，剴切晓谕，并即取具各乡庄长甘结附卷。卑职除仍当随时查禁外，所有遵饬查办缘由，理合将取具各庄长甘结，禀【复】查考。

172. 陵县禀　廿六年三月廿六日到（1900年4月25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十七日，访闻县属东南乡与临、禹交界之盘河庄一带，近有拳匪聚重〔众〕抢掠情事。卑职随即会营驰往查拿，及至该处询据附近各庄居民人等佥称，前日听人传说禹城县之王金武庄教民任康家有被拳匪抢劫情事。今日早晨见有拳匪十余人，手执枪械，在伊庄路过，后闻至临邑县境张谷百家庄教民张姓家有被拳匪勒借银两情事。伊等各庄虽亦有入教之家，并未被匪抢掠滋扰等语。卑职因思界接临、禹，深恐该匪等窜入卑境，蔓延为害。当即谕令各庄绅董庄长人等，并调集民团，严密防范，互相保卫。卑职与营汛仍连日在该处一带巡查保护。嗣闻该匪已经官兵分别解散擒获，卑职始于十九日回城。

正在具禀间，接奉宪台五百牌，兹据韩教士维廉禀称，本月十七日陵县界路家庄已故之卢秀山家被拳匪抢劫俱空，饬即设法兜拿，务获惯匪王立东等究办，并令确查纠重〔众〕抢掠，据实禀复等因到县。蒙此，卑职伏思已故之卢秀山家果有被匪抢劫一空情事，何以并不来城报案，且卑职在该处一带巡缉两日，岂能毫无听闻。是否韩教士传闻之误；抑系卢姓家无男丁报案。遵即饬差查问，并传该庄地保去后。旋据原役以查得路家庄之卢秀山病故后，伊妻王氏孀守幼子度日，现在并未学习洋教，亦无被匪抢劫情事。现将地保王丙午带案等情，禀复前来。卑职提讯地保王丙午，供称伊所管之路家庄于本月十七日早晨，曾见有外来拳匪十余人，各执枪械在庄外经过。后闻至临邑县张谷百家庄教民张姓家有被强借银两情事。因其并不在路家庄滋扰，是以并未来案禀报等供。核与查询乡民所言相附。取具甘结附卷。除仍遵札设法购线，并勒差严缉惯匪王立东等务获究报外，缘奉饬查，理合禀复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勒缉匪首李传和、王立东等务获究报。缴。

173. 陵县禀 二十六年四月初五日到（1900年5月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据韩教士维廉禀报，本月十七日陵县界之路家庄已故卢秀山家，被匪首王立东等抢劫俱空，令即设法兜拿，务获究办，并令确查禀报等因到县。蒙此，当经卑职勒差严缉，并查明卑境路家庄卢秀山家，实无被匪抢劫情事。据实禀复在【案】。旋于廿六日，据管带武卫右军第一营后哨马队吴营官凤岭，与右军第一营右队孟营官恩远来县，当经卑职接见。据称伊等查办临、禹两县滋事之匪首李传和等，至陵县境塰场店地方，认明匪首李传和所骑马匹在该庄宋殿荣家窝藏，现将窝主宋殿荣并马匹一并拿获，解送讯究等语。

卑职随即选派干役分赴四乡，严密查拿匪首李传和等去后，一面提讯宋殿荣。供称陵县塰场店街后人，伊庄每年三月间向有山会，伊充当会首，招揽四处各行卖买。李传和系临邑县王二牛庄人，因其前曾在大蔺庄开设铁器杂货铺生理，因此与他认识。本月十九，伊庄将

要唱戏起会，因无车马装拉班箱，伊赴邻庄借用车辆未得，至晚回归。先有素识之李传和牵白马一匹在伊家等候，说特赶起会价卖。伊即告称尚未起会，现少车马拉箱，正好借用，俟起会再为代卖。李传和当即应允，将马留养伊家。至廿四日，被马步队营官将伊家围住，说是捉拿拳匪李传和。伊听闻心疑李传和必有不法情事，恐怕连累，亦即躲避，就被搜获，连马送案。伊不知李传和现逃何处，并实不知李传和系义和拳匪，打仗后逃到伊家等供。卑职恐其狡供避就，连日虚衷研讯，并诘以无论不知李传和系拳匪之首，于拒敌官兵后逃来尔家藏匿，尔既与其认识已久，必知其平日与何人来往，现藏何处？据供李传和不过每年来伊庄赶会生理，平日并不往来，实不知其与何人亲戚，与何人来往，现逃何处等语。一再研鞫，坚供如前，加以刑吓，极口呼冤。

卑职因思宋殿荣坚不吐实，是否有意狡供，抑系实不知情，是非缉获匪首李传和等质讯明确，不足以昭核实。正在禀请核办间，复蒙宪台札开，饬即会同禹城许令及各防营，遵限严缉李传和等务获究报等因。卑职伏思该匪等受此惩创，诚如宪谕，当亦窜逃不远。遵即悬立重赏，选差干役，分路严缉。一面飞移邻封直省吴桥等县截拿，并仍遵饬会同邻封及各防营购觅眼线，设法严缉逃匪李传和等务获究报。所有卑县研讯存留拳匪马匹之宋殿荣供词及遵饬设法查拿逃匪缘由，理合禀报鉴核。

批：已饬将宋殿荣解交禹城县归案讯办矣。仰即遵照前檄办理。缴。

174. 陵县禀　廿六年七月十四日到（1900年8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县属东乡与德平、临邑交界，距城八十里之刘家寨天主教民樊兆右等招聚邻境及直隶宁津、景州等处教民，在该寨坚筑重围，悬挂抬炮，称与义和拳接仗情事。卑职飞赴该处查看，再开导劝谕反教，而该教民等坚执不悟。当经卑职夹单禀陈本府，并求据情面禀宪台示遵。蒙批，查前奉抚宪面谕，通饬各属凡有教民，即日悉数勒令反教等因。原以教民同属子民，不肯歧视，系为保全伊

等身家性命起见。今该教【民】等不能仰体宪意，且招邻封省教民群众，驱逐同居民人出寨，是不特使拳匪寻衅有词，并与不习拳之平民亦仇怨愈结；设起祸变，寡不敌【众】，直境被杀、被烧教民，可为前鉴。其为自谋，亦不应如是之拙。饬令邀同平素为庄民所信服绅耆人等亲诣该寨，再行剴切开导，民、教各相安度，如不愿反教者听其自便；并勒令外境教民各回原籍，倘有土匪冒团滋扰，由县督同兵役联络乡团加意保护，若该教民等犹敢故意抗违，尽可请兵弹压。一面据实通禀各宪核办，仍候面禀抚宪察夺。此缴。等因。于初九日批行到县。蒙此，卑职遵即邀集耆绅，督带勇役亲诣。行至中途，接据卑县城东边界驻探报，明称今日早晨忽见有外来拳民二三十人，探问此股拳民由德州与直隶吴桥等处而来，皆系德平、商河、临邑、在平、德州及直隶吴桥等县之人，现在刘家寨左近一带游弋，均称来杀教民等语。卑职闻信之下，赶即飞赴该处弹压，所见均与探报相符。随与绅耆等竭力开导劝谕，晓以利害；并责其既为义团，何以并不凛遵节次上宪告示，赴津沽一带助战，仍在此间借名拳会，仅与教民为难者，显系土匪冒充义团名目，欲图抢掠。告以现奉上宪札饬，不问真团，只问尔等滋事与否，即照土匪扰害善良章程，定即严拿，就地正法；况教民愿否反教，自有官长办理，岂容尔等恃强逞凶。卑职随即督同乡团勇役，当将拳民逐散出境，复又折回刘家寨。讵该寨教民已将寨门堵塞，坚不肯开。且该教民男女上穿白衣，下身露体，均在土围之上开放洋枪抬炮，扬威待敌。卑职再四劝谕，并在寨围外与众绅耆等大声开导，而该教民等仅仅止炮不轰官绅而已。卑职只有督率勇役驻扎该处，连日巡缉保护，以防不虞，并派人各处侦探。至十一日夜二更时分，据报德州、平原一带有拳民四五百人，即前次德州滋事一股，闻知欲来卑境攻打刘家寨等语。卑职因思教民既不暗藏守分，更且明目张胆放炮扬威，劝解既难为力，而该拳民等到处蔓延，乘间蜂动，纠众滋事，保护尤非易易。

卑职正在具禀请示派兵下县弹压间，于十一日夜四更时分，突来拳民率领四五百人将刘家寨围住，虽经卑职分别劝谕，无如拳教两不相立，大有开仗之势。卑职虽带有勇役数十名，此时若令分别剿护，究系众寡不敌，深恐无益于事，反激巨祸。惟有饬令勇役驰报防营来

此会同弹压外，合先将卑职现在该处办理缘由，专差驰禀鉴核。俯念卑境界接直隶，事起仓促，迅赐派队下县弹压；抑或如何办理之处，统求钧裁卓定。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再，此禀系距刘家寨三里徐家店缮发出，禀后仍督率勇役分别相机劝解弹压。

批：据禀已悉。刘家寨教民筑围自固，不过藉以保卫身家，并未出外滋事，情尚可原，应由该令督饬庄长绅耆妥为劝谕安分。至该匪徒托名仇教，聚众围寨，迭次故意寻衅，实系纠伙抢劫得财，自与土匪乱民无异。查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八日，两次恭奉谕旨，各处假托义民寻仇劫杀者，即著分别查明，随时惩办等因。当经恭录转行，自应钦遵办理。张牧星源、孟领官恩远均率队在商河、临邑一带查办匪徒，现已据禀分饬就近查看情形，驰往缉办。仰即会同该领官等妥速拿办，认真弹压，勿任互相械斗，致酿巨衅，仍一面剴切晓谕，设法禁约，以期解散，而靖地方。缴。

175. 陵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廿二日到（1900年8月16日）

敬禀者：窃卑境于本月十二日黎明时分，突来义和拳民四五百人将刘家寨围住，与天主教民构衅，劝解保护，两难为力。当经卑职驰禀宪鉴，一面飞报防营孟领官来县弹压各在案。发禀后，卑职仍以好言分头开导、巡防，以期解散。乃该教民等仍敢在土围之上开放枪炮，扬威待敌，以故拳民愈聚愈多，亦仍围困如故。

卑职再四思维，惟有督率勇役，周围巡防，反复劝谕。十二三四等日，该拳教等虽未敢张明开仗，无如两不相下，相持三昼夜之久。而拳民尚欲屡次偷攻土围，均被教民预先防备，在围内用枪炮向外轰击。三日之间轰伤拳民十余人，闻有因伤身死者不少。是以拳教均无解散感悔之心。直至十五日辰刻，经孟领官与与裴领官督带马步队到来，适乘不备，即将该拳民等驻扎之九圣堂庙围住，当被官军击退，歼毙多人，余均分途逃散。卑职随与孟领官会晤，当据面告伊日前接奉大帅札饬，以近闻德、陵一带有匪徒设场情事，饬令拨队分巡查办。伊与裴领官正扎乐陵、商河等处剿办拳民。昨闻此间亦有拳教构

衅情事，且乐陵、商河滋事之拳民，亦有往此逃窜，是以督队追杀前来，业将九圣堂庙之拳民轰杀，致毙约有一百四五十人，生擒廿余人，余俱受伤逃逸，且夺有枪炮、刀械之言。卑职答以于本月十一日，在此处亦接奉大帅牌单札饬前因。现查卑境民人不独实无匪徒设厂聚众，亦且并无义和团民设厂学习拳棒情事。惟此处之刘家寨教民樊兆右等招集邻省邻境教民筑围，掘壕聚众，业已屡次劝令反教，并告以此系上宪欲为保全之意，而该教民等执迷不悟。嗣闻有拳民欲来攻打教民情事，亦早先后禀请宪台示遵，现尚未奉批示。随经卑职亲诣九圣堂庙，逐一查验各尸，统计五十八人。即据该处乡民指一老一少尸身，佥称系九圣堂庙住持道士师徒二人，委系良民被误等语，饬令分别填格掩埋。一面仍以好言，并恭读本年七月初八日上谕，劝令该教民樊兆右等即刻悉数反【教】，分别回籍移居，俾免祸端。当时察看该教民等似尚感悔，卑职恐其一时鬼计，口是心非，尚不肯即令呈缴军械以致变。讵该教民等旋以恐将来义和拳民再来攻打，况我们在教有何错处等语，藉口而散，仍即进围，将寨门堵塞，坚抗如前。虽经孟领官在场目睹，似亦无可如何。以上各节，系卑职在该处十二至十五日弹压拳教及孟领官来县剿办，拳民逃散，并教民坚不反教之实在情形也。

十六日早，卑职正拟回城时，复经孟领官将生擒之廿余人内提出刘曾等十名，面交卑县派出巡查之练勇叶得胜，并谕令该勇将刘曾等十人送交卑职究明，刘曾等若非拳民，取保安业。卑职随将刘曾等押带回署，逐一提讯。据刘曾、孙吉秀、丁长祥、黄禄曾、卜元信、张猪、雷九宣供称，伊等均系德州人。据李在兴、蔡书堂、宁吉登供称，伊等均系平原县人。又据同供，十五日官军来打拳民时，伊等均在庙内观看，误被官军拿获。当时曾在孟大【人】处供明被误情节等语。卑职恐所供不实，复经逐细根究，讯明实系有家与九圣堂庙相近，特去贩卖馍馍、瓜果者；亦有受雇县境佣工，携带农具赴地工作者；亦有特去观看者，实系均属乡愚无知，往看热闹，误被拿获，并讯明均未学习义和拳，委系安分良民。旋据德州耆民孙世杰等分别来县呈报刘曾等七名，平原县民人郭京等呈保李在兴等三名，并据廪生曹书堂、文生余振民等与众绅耆乡民多人呈恳环保孙世杰与郭京等；

并呈明以后查明刘曾等与李在兴等实有学习义和拳情事，伊等均愿甘罪不悔。复经卑职分别讯取供结连环保状附卷，准将刘曾等十人保释归农，以顺舆情。所有县属刘家寨教民构衅及误拿德州平民刘曾等十人，讯明并未学拳，取具连环保状省释归农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报大帅鉴核。

再，本月十七日午后，正在具禀间，复据探子报称，今日早晨又由直隶到来拳民四百余人，查明系直隶沧州、宁津人，现在距刘家寨数里之徐家店居住；傍晚又据探子报，据卑境刘家寨八里临邑县境之王培庄聚有拳民四五百人，查明系商河、乐陵、德州等处而来。且见该庄教民王姓已被拳民拿获二人屠杀祭旗，均称仍来卑境刘家寨攻围等语。当即饬令折回确探，迅速飞报。一面知会防营，并会同营汛各带兵丁勇役前往弹压外，惟有仰求宪台裁夺，迅速派队下县弹压，抑或如何办理之处，统祈迅赐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勿论是教是会，但聚众滋事者即系匪徒，即当剿办。刘家寨教民筑围自固，不过藉以保卫身家，并未出外滋事，自应随时劝谕安分。然当土匪围攻之际，如不办匪，而但令教民解散，是不啻之死，导之以争，其势必不能从。恭查六月二十一日谕旨，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教士、教堂。七月初八日谕旨，各处有匪徒假托义民寻仇劫杀者，即著分别查明，随时惩办等因。是凡系匪徒必须剿捕，凡系教堂必须保护。煌煌圣训，敢不敬遵。迭经恭录转行，何该令来禀所陈犹多误会，殊不可解。况匪徒围攻刘家寨，系在陵县境内，自应责成该令驰往弹压。乃该令始则观望不前，继复张皇失措。十五日各营县率队剿匪于天齐庙七圣堂，临邑刘令、商河李令均越境会剿。而该令并未会禀，亦并不在场，辄于事后偏信浮言，反以误伤平民等词，希图构衅。不知庙中道士既已窝匪，即与匪徒无异，何得指为平民。且查该令前后禀词，于匪之来，则请兵办匪，于匪之去，则谓办理不善，于匪之复来，则又请兵办匪。是防营不但为该令任过，而是非功罪，亦且因之而淆。关系一二将领之得失尚效〔小〕，关系地方之安危甚大。匪势愈纵愈炽，皆该令之躁委矫诬之有以启之。应先去顶戴，以示惩儆。仍责成该令严缉围扰刘家寨之匪，务获究办。倘任匪攻破寨圩，残害多命，即照纵匪殃民例从重严办，决不

姑宽。切切！此缴。

176. 陵县禀　廿六年七月廿四日到（1900年8月18日）

敬禀者：窃卑境于本月十七日，驻东乡边境探子报称，是日早晨距刘家寨数里之徐家店，又聚有外来拳民四百余人，距卑境刘家寨八里临邑境之王培庄，亦聚有拳民四五百人，均称仍来攻打刘家寨等语。饬即折回再探去后，当经卑职会同营汛督带勇役县队，星夜驰往弹压。一面知会防营临邑，并于是日晚间禀内声叙，禀报宪鉴在案。

卑职于是夜四更后，赶到该处查看，并即简带勇役，易装亲往临邑县之王培庄一带访查，实与所探无异。当即传知刘家寨教民，令其小心防备。卑职仍督率勇役并邀集团长团丁，不分昼夜周围保护巡防，并勒令拳民迅速解散。直至二十日午前，一律驱逐出境。卑职复由该处绕道赴德州本府行辕禀明，并面禀地方事宜。于廿日傍晚回署，沿途察看居民，均尚安堵。所有卑境徐家店拳民复聚，业已解散，一律驱逐出境，理合禀报鉴察。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保护弹压。缴。

177. 陵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八日到（1900年9月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廿九日，蒙宪台札开，以访闻卑县徐家店地方，现有匪徒麇聚滋扰，究竟有无其事，饬即妥速确查禀办等因。蒙此，查卑县东乡之徐家店与刘家寨相距数里，所有七月十七日匪徒在该处聚匪四百余人，及卑职连日亲督勇队弹压保护，于廿日将该匪一律驱逐出境各缘由，业经具禀宪鉴在案。廿以后，仍饬于各边界认真巡防，未敢稍懈，日来地面幸尚安靖。兹奉前因，确查徐家店现时实无匪徒滋扰情事。惟卑县界连直省，又与德州、临邑接壤。匪徒各路逃窜，聚散不定，寻仇劫杀，刻须防断，不敢以目前无事稍涉大意。除仍分派勇役，并谕知各乡团一体搜查匪类，以靖地方，所有遵饬查明徐家店现无匪徒麇聚及认真防护情形，理合禀复鉴核。

再，卑境本年秋禾中稔，民情均各安谧，堪纾宪廑，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缴。

178. 陵县禀 廿六年八月十九日到（1900年9月12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卑职在东乡王定杆庄验讯命案。正拟回城间，风闻官道王庄一带有匪徒游弋情事，随即星【夜】驰往，讵该匪等已向东窜。当饬分投飞探，一面派人送信回城，拨调团丁勇役。十一日辰刻据探报称，有匪徒卅余人自称义和拳民，在庞家庄找向富户王如仄等家强借银钱。因未应允，竟将王如仄、王如芳、王轩仔、王铁仔、王凤仔、王朋万等六人架出庄外。现经庄众拦阻，用言排解，尚在勒索银两等语。

卑职得信，立即督带随从勇役赶至该处，该匪等瞥见县队，麇聚一处竟敢开放洋枪。勇队受伤者两人，幸各齐心蜂拥而上，奋力截击，轰毙悍贼二名，得将王如仄等六人夺回。适营兵团丁亦至，协同捕拿，当场生擒匪徒二名，夺获洋枪、尖刀各一把，单刀二把，九龙袋一个，余匪始各负伤逃窜。又复亲率追赶二三里许，因时傍晚，未便穷追，卑职仍折回庞庄，查看居民财物均未失少。饬仵验明格毙二贼，均年约卅余岁。一贼右乳心坎各有枪子轰伤一处，一贼左胁相连小腹有枪子轰伤一片，均深透肉，委系因伤身死。并令擒获认明已死二贼，据供一系张心田，平阴县人，一系赵鸡仔，又名赵德基，系拳会头目，均称其为大师兄等语。饬令填格录供，将尸掩埋，随即押解二匪于十二日回城。先行提验练勇王金魁左手小指下有枪子轰伤一处，深透过骨损。又验得队目伊学仁右腿枪子轰伤一处，深透内骨损，分别开单饬医附卷。除将受伤练勇，并出力勇丁已由卑职分别捐廉，从优给赏，夺获洋枪等物存【库】外，随即提讯二匪。据供一名张春仔即张万清，年廿四岁，系临邑县人。一名刘奇，年卅二岁，陵县人。又据同供，一向在外游荡，先未为匪犯案。今年六月间，在茌平县境，伊等均拜现被格毙之赵德基为大师兄学拳，本月初二日赵德基向伊等告称，现有临邑县境之大师兄王德茂来邀伊等到临邑境帮忙，可以向各庄富户索借银钱。伊等允从，才同大师兄赵德基等于十一日走到庞家庄王如仄等家借钱，未允。正在勒赎间，当蒙领带勇役前去捕拿。是大师兄赵德基与王德茂喝令现被格毙之张心田等开放洋枪拒敌，就被分别格死、拿获、逃散了等供。据此，反复研讯，供无

异词，当将该犯等分别收禁。所有匪徒窜入卑境庞家庄架人勒索，卑职驰往拿办，当场格毙匪首赵德基、开放洋枪拒捕之伙匪张心田各一名，及讯明生擒匪犯张春仔、刘奇供词，并办理大概情形，理合驰禀鉴核，俯赐行司饬属一体截拿此案匪首王德茂等，务获解究。

再，该犯张春仔等可否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悬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之处，统求训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率团勇在庞家庄格毙匪首张心田、赵德基，生擒匪犯张春仔、刘奇二名，并将被架之王如仄等六人追回，夺获枪械等件，尚知愧奋，应准赏还顶戴，宽免奏参处分。在事出力团勇，随批饬发功牌四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鼓励。该犯张春仔、刘奇既经提讯明确，应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嗣后如获此等误国病民匪徒，迅即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不必请示。仍一面严缉匪首王德茂等，务获究报。缴。

179. 陵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廿五日到（1900年9月18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本月十八日傍晚时，风闻有匪徒数十人窜入县属东北边境与德州相近之王良庄情事，立即会同营汛刘把总魁甲分带勇役兵丁驰往捕拿。二更余，赶到该庄庄外，正欲进庄掩捕，突有马贼二名、步贼五名分携洋枪、刀械由庄内冲出，一见勇役多名即向东北逃跑。卑职饬令勇役人等奋力追赶，该匪等竟敢放枪拒捕，当被勇役格毙一名，夺获贼马一匹，并长枪【□】杆。卑职与营汛仍督勇役兵丁奋力追赶，前面适有苇坑，约计宽广十余亩，该匪等窜入苇坑，当令勇役人等搜捕，复获贼马一匹，该匪等业已逃窜无踪。因时值阴黑，不便穷追，遂折回王良庄。询据乡民并该庄庄长王殿成等，佥称此股匪徒约计五六十人，系本庄文生王连茹并其兄王连瑞等勾来，冒充义团，欲图抢掠。该匪等系十七日陆续进庄，昨夜即在王连茹家祠内窝宿，伊等盘查严密。本庄地保前因误公饬革，现尚未保充，是以未能进城禀报。今晚初更后，王连茹等同众匪前赴康庄一带，闻系去抢富户。此骑马二匪与步行五匪适才进庄，系为王连茹等搬取什物并探听消息者，因闻队伍到来，是以冲出逃走。至王连茹眷属于数日前

即不知去向等语。

验明格毙一匪，合面脊背相连右脊膂，枪子轰伤一处深透内，委系因伤身死。即令乡民等看认，均称确系适才进庄为王连茹搬取什物探听消息之匪无疑，实不知其姓名等语。当将尸身掩埋，仍同营汛督饬勇役兵丁，赴康庄一带追捕。赶到该处已将四鼓，遍捕匪徒又不知窜往何处。询据看坡人云，今夜二更后，约有五六十人在庄外破庙内吃烟休息半时许，忽向东北走去，并未进庄。随又跟踪追捕，直至卑境与德州、德平连界之药王庙地方，时已天明，不见影响，始行取道回城。旋于中途据王良庄庄民王明、王璞等迎头喊冤，据云卑职追贼走后，复来匪徒十余人声称伊等系属奸细，与官送信，前来指拿；将伊等北平屋六间烧毁，并将伊叔即庄长王殿成掳去，并抢去驴二头。

据此，卑职与刘把总仍至该庄，查明王良庄距城廿五里，不【近】大道，并无墩防。并查勘被烧平屋六间，抢去驴二头，庄长被掳属实。当即拨派勇役分投缉拿，一面回署悬立重赏，移会邻封，选派干役，购眼线勒限严缉。夺获贼马长枪，分别发驿存库。除仍饬勇役乡团严密防范，认真缉拿逸匪王连茹务获究报，并查取王连茹入学年貌，详请饬革，以便获案讯办外，所有追捕匪徒会勘情形，理合禀报鉴核，俯赐通饬截拿此案逃匪及被匪掳去庄长王殿成一名，并赃驴二头，务获解究，以靖地方，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会同刘把总魁甲在王良庄地方格毙匪犯一名，并夺获马匹等物，缉捕尚属认真。该令与刘把总著各记大功一次。出力勇役存候汇案核奖。文生王连茹已咨请学院先行斥革，仰即严缉务获究办。一面查找庄长王殿成下落，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

180. 陵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初七日到（1900年9月30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开，以各州县大股匪徒，业经派拨防营会同各该地方官合力击散。其余零星小股洎漏网各匪，应责成各该州县悬赏购线，随时实力兜拿务获，期划除净尽，以弭隐患，并限文到五日内，将筹办情形，先行禀复等因。仰见我宪台绥靖地方殷殷求至意，属在下僚，敢不竭尽驽骀，以图报称。

伏查卑境地处僻壤，临邑、平原环绕于东南，德州、吴桥毗连于西北，匪徒出没，防护不容稍懈。县中虽有勇丁廿余名，嗣因土匪窃发，不敷分布，复经添募健壮勇丁六十名，一切军械、口粮皆由卑职置备给发，并派尽先把总阎凯、五品蓝翎叶继昌督同管带，分为两路：阎凯则在县境东乡与临邑、平原、德平等县接壤之处，严密巡缉；叶继昌则在西北一带与德州、吴桥连界处所，往来梭巡。有警则合力剿捕，无警则令更番代替，互相巡缉。复遴派干役多名，分头侦探，一面谕饬各庄庄地团丁随处接【应】，以壮声援，并立重赏，藉资鼓励。

前月廿六日，探闻匪首王连茹一股曾被勇役击退之后，现仍纠集匪夥四五十人，常在德州、吴桥一带，不时窜扰，并有潜回卑境王良庄之说。卑职闻信即饬把总阎凯等整队潜往捕拿。行至康庄地方遇一庄农，遥指前村距此二里许，有马贼五六名、步匪卅余人，缚一六十余岁老人在彼饮马等语。该把总即促队前进正欲迎击，孰料该匪等一闻声息，即向北逃窜，已无踪迹。但见被缚老人尚在路侧，伊即上前，向称伊系王良庄庄长王殿成，是被匪掳缚在此。因其不能快走，并被殴伤遍体。当释其缚，询其匪向何往？云，往北窜。该把总令伊在彼等候，仍即督队追赶，约行十数里毫无动静。访诸行人，皆谓未见。因时已傍晚，未便穷追，仍由原路带回被掳之庄长王殿成，一同来城。卑职提询属实。讯据该庄长供称，自八月十八日夜，蒙督队伍在王良庄追贼走后，旋来匪徒十余人，谓伊系属奸细，即用刀背、枪棒，肆行砍打，又将伊侄王明等住宅焚烧抢掠，将伊绑缚牵赴德州境内，不知何庄，将欲杀害。因王连茹云，俟游历示众，使人知惧不敢通官，再杀未迟。廿四日，该匪等又将伊牵至吴桥境内之李屯庄，闻因潜往临邑纠合匪伙。昨日正拟起身，适被勇队冲散，将伊救出等语。卑职验其背脊左右以及两腿，均有伤痕未愈，当即赏予钱文，令其领回调养。一面仍饬勇役加意梭巡以防他窜，并令眼线，觅其心腹，佯与王连茹等讲和销案，散其党羽；倘能诓回本境捕拿，自易为力，三五日内当有确音。至王德茂一股中多积匪，前经卑职约同邻封各州县击退后，闻已四散奔逃。今探该匪等犹不免零星啸聚，乘间窥伺，现仍督队购线随地侦探实情，严密捕剿。总期有犯必获，有获必

惩，庶几匪患早除，以安闾阎；断不敢畏劳惜费，贻误地方，自干严谴。至于地方各村庄皆无匪徒滋扰情事，且经孟、裴两营官不时来境哨探，故尚安谧。除将匪首王连茹及在逃各匪赶紧捕拿惩办，随时禀报外，所有卑县现时筹办缉匪情形及追获前被匪掳之庄长王殿成回归各缘由，理合驰禀查考。

批：据禀已悉。匪犯王连茹等现仍纠集多人在直东沿边一带不时窜扰，亟应严拿惩办，以杜勾结，而绝根株。故再勒限半个月，严缉该犯等务获究报。如逾限不获，定将该令即行撤参不贷，仰候分行各营、县一并遵限协缉。缴。

181. 陵县禀 廿六年又八月十二日到（1900年10月5日）

敬禀者：窃卑职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将现在办理拳匪情形，并将八月廿六日在康庄夺回前次被掳庄长王殿成一名，禀报宪鉴在案。

复于前月廿九日巳刻，探闻卑境距城五十里与临邑相近之王寨，有匪徒十数人在彼游弋。当即督率勇役，会同营汛前往捕拿。行至该处，匪等正欲他窜，卑职即饬管带练勇之阎凯、叶继昌督令勇役迎头截拿，当即格毙步匪三名，夺获长枪二杆、单刀一把，余匪负伤奔窜。仍饬勇役奋力追赶，又拾获单刀二把。适临邑巡缉勇役踵至，匪等惊慌，四散奔逃，复被管带练勇之叶继昌轰毙匪马一匹，阎凯进前夺获大马刀一把、生擒一名，余匪逃窜无踪。且时已天黑，未便穷追，随令擒获之犯将击毙各匪逐一认视。据供：一名李顺仔，二十六七岁，恩县人。一名王大法，卅余岁，茌平人。一名刘登云即刘四反叛，四十余岁，陵县人，并云系伊党内头目。随饬将尸身填格掩埋，擒获之犯于次日押带回城。讯据供称，名张幅苓即张福，又名二张，二十六岁，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一向在外游荡。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曾伙同马洛九、张得胜、金铃、李富贵即豆角李等在临邑县掳禁禹城县民王玉宗，勒赎得银四千六百两，闻拿逃逸。廿三年七月廿日，伙同刘四反叛在临邑小张庄地方，抢夺复祥永钱铺赶集回归之铺夥纹银九十余两、钱票五十余千、烟土五十余两，两人易钱分

用。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伙同周二歪、刘四反叛在临邑县马璋寨庄外，抢夺广聚兴赶集回家之铺伙黑驴一头、褥套一个、钱褡一个、锞银十九两、零钱票六十余千、现钱七千零，三人均分，黑驴一头该匪自留乘骑，旋亦变卖。于本年七月间，在临邑与王德茂并赵德基、刘四反叛等伙同假冒义团，攻打卑境之刘家寨。十五日被官兵击散，该犯负伤逃匿。八月十一日，复纠合匪党，在卑境之庞家庄抢掠王如仄等意图勒赎。复蒙督带勇役前往捕拿，赵德基、张心田经勇役格毙，张春仔、刘奇即被擒获。该匪随纠领党羽窜入临邑边境，不敢麇集一处，三五成群，时出扰害。现因各处访拿，同伙人数不多，是以约同刘四反叛、李顺仔、王大法、赵留仔、周掌仔、李龙海、王昭庆、王昭荣、武棠等前往吴桥，纠合同党，意图复聚；不料撞遇勇役，将刘四反叛等击毙，赵留仔等俱不知逃往何处等供。伊因所骑之马被枪轰倒，随就擒获等语。

查刘登云即刘四反叛一犯，为多年著名要匪，屡经临邑关拘有案，业已格毙毋庸置议外。张幅苓即张福，又名二张一犯，亦系积年著名巨盗，迭经防营及各州县悬赏购缉，乃该匪尚不知敛迹，复敢纠伙四出滋扰，实属玩法已极。经卑职一再研讯，供认前情，毫无隐讳。即于闰八月初九日，提验正身，遵照前次宪台批示，按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悬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除由卑职购线勒缉余党，并随时严密防范，并将出力勇丁由卑职捐廉从优赏给外，理合禀报查考，并恳请通饬各属一体截拿逃匪赵留仔等务获究办。

再，此案前赴临邑关查张幅苓所供各情，是以出禀稍迟，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率勇役在王寨地方，格毙匪徒李顺仔等三名，拿获张幅苓一名，夺获枪械等件，并将该犯张幅苓提案讯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办理尚属妥速。该令著记大功一次，出力弁勇，随批饬发功牌二张，仰即查收，择尤填给，藉示奖励。一面严缉逸匪赵留仔等务获究办，仍候行司通饬截拿。缴。

182. 陵县禀 二十六年又八月十五日到（1900年10月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防闻卑境内有匪首王连茹伪名祁砚田

者，率党窜扰，迭犯重案，令即查明迅速禀复。一面遴派勇役跟踪踩缉，悬赏购拿，如党羽众多，即行密会附近防营，合力兜剿，勿任闻风远飏等因。蒙此，同日接奉龚防营函开，以奉大帅檄饬，拨队会同卑县剿捕逸匪王连茹一股，现已酌拨前队张管带士造督队前来，嘱即被此密探匪踪会剿等因，并经张管带于闰八月初八日率领步队三哨，驻扎距卑县廿五里德州境之边临镇。卑职随即会同周历巡缉，择要分布。

惟探查该匪王连茹一股，前因卑县搜捕严切，匪党多半窜匿邻境与直隶吴桥县边境一带分踞。而匪王连茹亦属窜匿无常，萍踪靡定。因查该匪妻父祁太和系德州祁家庄人，卑职现已函致何牧密拿，并与张管带面商剿捕机宜，亦已购觅眼线，密派亲信之人设法查办。总期首恶就获，协从解散，以仰副宪台除暴安良绥靖地方之至意。所有遵饬查探匪踪，并张管带到防日期及会同巡缉捕拿情形，【理】合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随时会同严缉逸匪王连茹等，务获究报。缴。

183. 陵县会禀　二十六年九月初四到（1900年10月26日）

敬禀者：窃标下国泰等蒙宪台札开，以现在乐陵一带匪徒渐次清理，马右队可留一哨驻乐陵协防。该领官自带两哨会同倪令、雷管带、张国泰赴商河、临邑、德平、陵县一带，巡缉匪类并查拿案犯。即可常驻德平，勤出巡防就近各邑。其本军前队马一哨俟孟领官队到，迅即回省，另行差遣等因到防。蒙此，标下等奉饬，遵即带队挨次巡缉，于闰八月二十八日巡至陵县会晤卑职明昭。

伏查卑县虽非驿路大道，惟与直省为邻，犬牙相错，匪徒易于混迹，巡防倍关紧要。前因各处土匪蠢起，当蒙宪台谆谆告诫，卑职明昭与标下国泰等遵照节次宪札，分带勇队兵丁四出巡缉剿捕；幸赖宪威，得将匪徒格毙击散，擒获惩办，并将巡防布置各情形，业已先后禀报在案。兹奉前因，标下国泰等会同卑职明昭随即分赴四乡梭织巡缉，严密查拿。现在陵境尚无匪徒踪迹，地方亦尚安谧。除仍遵饬联

络声势，不分畛域，随时会同巡缉防范，总期有匪必获而安闾阎，以仰副大帅除暴安良，绥靖地方之意，断不敢稍涉疏弛自蹈愆尤外，所有标下国泰等到境会同卑职明昭巡缉，现在尚无匪迹，地方安靖缘由，理合禀报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同认真巡缉，务期有犯必获，有获必惩，以杜窜匿而绝根株，并由该令分移孟领官等知照。缴。

184. 陵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到（1900年11月28日）

敬禀者：窃卑职嗣冲蒙宪台委赴陵县会同标下恩远等严拿拳匪务获惩办，并令查封匪产，妥为抚恤被扰户口等因。卑职明昭先奉宪台粘订密饬，以访闻洋兵在直隶河间一带勒令官民赔偿教民房产，甚属骚扰。东省沿边各州县教民失业甚多，如不查明安抚，恐其勾引生事，关系綦重，令即一律妥办安抚。并蒙本府札同前由，并查明被扰户口，设法抚辑；如有查封拳匪产业，应即变价拨用，以资挹注各等因到县。蒙此。卑职明昭遵即逐细确查，访闻本年八月间，纪家庄教民纪凤亭与子纪小七仔有被拳匪杀害情事。正在分别缉拿、抚恤、查封、诣验间，适值卑职嗣冲与标下恩远偕抵陵县会晤，卑职明昭先赴纪家庄，会同验明纪凤亭、纪小七仔被杀尸身。讯据地邻尸族供称：因纪凤亭家并无亲属邻族，又虑拳匪戕害，是以无人报案。当即查缉正凶；并另访知县属苗甫庵庄文会寺，被前已正法之拳匪张幅苓即二张、格毙之刘洛四即刘四反叛、在逃之王德茂等盘踞。卑职等随即驰往，将该寺僧人智修提讯。据供伊向守清规，并未为匪不法。因当时拳匪人多势众，伊不敢驱逐等语。卑职等令其【将】素识之拳匪姓名一一供出，随即先后拿获王汝升、张五仔、李龙涛、王连登、窦浪仔、傅小仔、刘梆仔、王连儒。并经标下恩远访知，杀害教民纪凤亭等案内正凶拳匪吴小仔与父吴兰池踪迹，随即亲督队伍，与卑职等飞赴德州，会同何牧金龄当将吴兰池、吴小仔一并拿获，押回陵县，分别收禁严押。复即会同驰赴被扰各家，挨次履勘。除将马国选上控之案，并业经卑职等验明教民纪凤亭等被拳匪杀害之案，两起案中情节详细另禀外，所有被扰之户，奉文后查明饬令补报，并各事主先自呈

报，及现经卑职等查出饬令补报到案者，统计八十四起，业已逐一查估，分别轻重酌量抚恤，连马国选家恤款在内，统计应需京钱三千八百四十四文。

复经卑职等逐细查访各事主指控之人。除挟嫌罗织欲图累害者概免缉拿查封外，查系凶恶彰著业已逃逸之拳匪，卑职等分饬勇役兵丁并购线悬赏，认真严拿，一面查封匪产。仍仰体宪慈，目击匪徒之有父母子弟，实系孤贫老幼；或系身有残疾不能营生，情实可悯，以及为从者，酌留地亩或房屋，以资糊口栖身，而示体恤。其余各逸匪产业一律查封充公，合计二十一家。当经卑职等督饬公正总董首事秉公估价变卖，统计京钱三千四百四十千文，已由卑职明昭捐廉散放，取具领状附卷。

随复会同逐一隔别研讯。据刘梆仔、王连儒、窦浪仔、傅小仔、王连登五人供，或称因与和尚智修有化粮食未允怀恨；或称因惟时文会寺中拳匪人多，特去贩卖馍馍图利者；或称曾往寺中为和尚去誊写工账者；或称和尚智修信口混供者。反复研鞫，供仍如前，加以刑吓，极口呼怨〔冤〕。复经卑职等提集质讯，据僧人智修供称，委系当时因拳匪姓名记忆不出，畏受刑责，一时将刘梆子等五人误供等语。旋据廪生徐其昌等多人联名呈恳，并据各该庄庄长地邻人等恳请放保前来。伏思卑职明昭身任地方，蒙上宪知遇之恩，捧檄受事固已责有攸归；此案事关五人生死，何敢稍涉颟顸，致滋枉纵。卑职嗣冲、标下恩远蒙宪台委任缉捕，亦不敢草率从事，自蹈愆尤。以故连日与卑职明昭博访旁谘，均称刘梆子等五人素系安分良民，当经卑职等饬交各庄庄长地邻人等将刘梆子等保回安业。

并讯据李龙涛供称，夏天文会寺中王德茂、刘洛四等设立拳场，时伊曾去观看热闹，因瞥见素识之王连贞亦在拳内，彼此闲谈，正值刘洛四等要去抢夺，托伊在家看守。刘洛四等人复抢掳事主王振富家，邀伊同去，伊并未进门为盗，事后帮同带回棉被二床。伊实无在拳，亦未分赃等语。一再究诘，供无异词。卑职等伏思李龙涛虽据供未在拳为匪，然既为看守匪窝，复又携带赃物，难保非因王连贞等未获，恃无质证，狡供避就。可否暂将李龙涛监禁，一俟缉获王连贞等质明办理。

惟讯据王汝升、吴兰池供认，伊等均各因事先为拳匪，伊等才亦充当拳会首事。匪首王德茂等掳人勒赎，均系伊等说【合】收钱等语，虽未据该犯等供认同行掳抢，第既充当首事即与匪首无异。据张王仔供认，伊听从前已格毙之拳匪头目刘洛四等抢夺事主王振富家得赃，并将事主掳去勒赎，分得赃钱不讳。据吴小仔供认，伊曾于〔与〕匪首曹凤时等抢掠事主张和亭家衣物，并掳事主之父张太宁勒赎，系伊父吴兰池说合收钱。伊又听王连茹吩咐杀死教民纪小七仔。至纪凤亭实系在逃之田重仔砍死各等供。据此，查该犯王汝升等四名，业经卑职等讯究明确，或系拳匪首事；或聚众掳掠事主勒赎；或平空杀害人命，实属凶暴彰著，罪不容诛，自应仍遵通饬，按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仍随时会同严缉王连茹等及各逸匪务获究办，以靖地方外；所有卑职嗣冲、标下恩远，会同卑职明昭查封拳匪产业，变价充公，分恤被扰户口，及拿获各犯讯明，分别惩办、监禁并取保省释各缘由，是否允协，理合将抚恤查封各数目，分晰开具清折，禀请鉴核。

再，僧人智修虽讯据称并未学拳为匪不法，然匪徒在寺盘踞日久，其中难保无知容隐情事，拟请将该僧人智修押候续获匪徒质讯明确，并由卑职明昭随时查访，果系安分，再行取保省释之处，统乞训示祗遵。

再，卑职等查明郭庄天主堂坐落之处系属临邑县管辖，除移会办理外，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匪犯王汝升、吴兰池、张王仔、吴小仔等四名既经该令等会讯明确，均属凶暴彰著，自应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李龙涛等六名并准分别监禁、保释。僧人智修押候质讯，仰即遵照办理。一面会同严缉逸匪王连茹等务获究报，并候另行孟领官、倪令等知照。缴。折均存。

185. 陵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到（1900年11月28日）

敬禀者：窃卑职明昭访闻本年八月十八日夜，县属纪家庄教民纪凤亭与子纪小七仔有被拳匪杀毙情事。查该庄系在王良庄之南，相距

八里。卑职查记是夜与城汛刘把总魁甲会赴王良庄剿办拳匪，因见匪徒往东北窜逃，卑职等跟踪追捕未及旁顾。而又查该尸父子别无亲属报案，是以访知稍迟。正在诣验间，适值卑职嗣冲、标下恩远，蒙宪台檄委，赴陵缉办拳匪，查封匪产充公，抚恤被扰户口等因。驰抵陵县会晤卑职明昭，随即会同驰赴该庄，先行传集地保王亭，邻右刘玉亭，尸族纪宗世等讯。据供，八月十八日三更时分，突有拳匪十余人到凤亭家，将其父子杀死，割落头颅。伊等当时均惧拳匪戕害，纪凤亭家又无亲人，是以未敢报案。至拳匪内认识有王温仔、吴小仔二人，余均不知姓名。至纪凤亭父子尸身，后来纪史氏出面棺殓等语。卑职等随令指认尸棺，饬即分别揭去棺盖，舁尸平地，如法相验。据报已死纪凤亭向年五十七岁，仰面咽喉连合面项颈刀伤一处、围圆九寸，身首两段，周身内已溃烂，委系被杀身死。又验报已死纪小七仔向年十九岁，仰面咽喉连合面项颈刃伤一处、围圆八寸五分，身首两段，周身肉已腐烂，委系被杀身死。报毕，卑职等复验无异，逐一填格取结，尸令殓埋。复讯地邻尸族人等供与前同。当经勒差严缉，旋即拿获杀死纪小七仔案内正凶吴小仔一名。讯据供认，听从逸匪王连茹与在逃之田重仔等杀死纪小七仔不讳，业已另行禀请就地正法在案。除仍随时会同严缉此案逃凶田重仔，并各逸匪王连茹等务获惩办外，所有验讯缘由，理合据实禀请鉴核。

批：禀悉。纪凤亭及其子纪小七仔于八月十八日被匪戕毙，该令迟至十月初三日始会同倪令等验报，其为有心讳匿可知，尚欲饰词弥缝，殊属狡玩已极。至报获此案正凶吴小仔一名，已于另禀批饬就地正法矣。仰仍遵限严缉逸匪王连茹务获究报，并分移知照。缴。

186. 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月初八日到（1900年11月29日）

敬禀者：窃卑职嗣冲蒙宪台委，赴陵县会同标下恩远等严缉拳匪，务获惩办，并令查封匪产，妥为抚恤被扰户口等因。遵即束装起程，于九月十五日驰抵陵县。约同标下恩远会同卑职明昭，偕赴四乡缉拿匪徒，查勘抚恤。于十六日奉本府批，据县属五品衔千总马国选以袒护不缉等情禀控吴兰池等一案，饬县查明禀复等因。卑职等随即

绕道先赴该事主家会勘查估明确，酌量抚恤京钱二百五十千文。并经标下恩远访知杀害纪凤亭等案内正凶拳匪吴小仔与其父吴兰池踪迹，随与卑职等飞赴德州，会同何牧金龄一并拿获。提讯吴小仔即吴令仔供认，杀死纪小七仔属实。吴兰池供认，代拳匪说事过付钱财不讳。卑职等随卷查该事主马国选控案，前以拳匪仍炽等词，蒙本府批饬禀复，一面关会会缉吴兰池等讯究惩办等因，于闰八月初二日批行到县。

卑职明昭遵即分别关会勒拿。因查粘呈失单内开所值甚巨，而又查无该事主报案，当经饬令补报。一面逐细访查购线缉匪，并询据该庄地邻首事耆绅人等，佥称马国选家被匪滋扰烧毁客屋草房三间属实，至所失之物恐未必尽实等语。卑职明昭因思此案赃贼一未弋获，无可质证；然又不敢以访询之言冒昧具禀，以致久稽禀复。嗣蒙檄饬，查明被扰户口一体抚恤，如有查封匪产变价拨用等因。并经卑职嗣冲等奉委到陵业已一律查封、抚恤，且该事主指控之吴兰池等亦已获案。容再研讯明确，与现获之拳匪及卑职明昭访闻业已验讯之命案，分别另行禀办。除仍随时会缉各逸匪王连茹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所有遵批禀复马国选控案，理合会禀鉴核。

批：禀悉。该犯吴兰池等已于另禀批饬就地正法，并令遵限严缉逸匪王连茹等务获究报矣。仰仍分移孟领官、倪令知照。缴。

187. 陵县禀　廿六年十月十九日到（1900年12月10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刻蒙宪台六百里加紧札开，照得探报现有外国兵队赴直隶沧州、东光一带屯扎，距东省边界不远，两省地带犬牙相错，村舍栉比，恐有误入东境。令即赶造木板高界牌多面，于直东交界处所，以及村庄及往来通行道路，一体设立，以正边境，并将设立地段数目详细报查等因到县。蒙此，伏查卑县虽与直隶吴桥、宁津两邑素称邻封，其间实隔德州、德平所辖之境。现已遵札饬匠星夜赶造高脚木板牌多面，上写“山东陵县界”五字，旁写年、月、日，并庄村地名。即派妥差分头驰往县属之西北、东北与德州、德平各交界村庄，及往来通行之处竖立，限十七日一律插齐，

并飞移德州、德平查照速办。

正拟查明造册绘图申报间，是日亥正，又蒙六百里牌递谕饬前因，并令有未设界牌者赶紧设立。一面派人勤探勤报，如探有外国兵队将至境内，立即亲身驰往交界地方，先行问明情由，前往拜谒，优礼接待，询明来意，即援照前项电报语意委婉阻止，不可惊扰张皇，擅自闭城，畏葸不前。及一切应办事宜，会同邻近州县防营妥商办理，并将商办及侦探情形随时飞报等因。蒙此，卑职遵已选派妥人驰赴直境之沧州及河间属之吴桥、宁津等处切实侦探。卑职发禀后，连夜驰赴德州、德平一带，与该牧令防营探明会商办理。如外国兵队有欲入境之意，即当会同各该牧令防营出境拜谒，凛遵钧谕，援照电报语意婉阻。除另文缮具图说造册申送，并随时探明禀报外，合先将遵办情形，驰禀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妥为防范弹压。缴。

188. 陵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到（1900年12月12日）

敬禀者：标下恩远、卑职嗣冲蒙宪台札委，于九月十五日驰抵陵县，会同卑职明昭查封匪产，抚恤被扰民、教，及拿获匪徒于讯明后禀请分别惩办监禁，业已经开具清折禀呈宪鉴在案。复于九月二十七八等日，据刘家寨等庄教民樊大石等补报呈词十一张，恳请抚恤等情。维时卑职嗣冲等已在临邑县查办封抚事宜，当经卑职明昭前赴临邑会同卑职嗣冲等驰往刘家寨勘估。伏查该寨虽曾被拳匪攻打，当经宪台札饬标下恩远与裴帮带率队剿办，该寨土围幸未攻破，而该教民等被匪围困数日，田禾未免荒芜。惟寨外之天主教堂曾被拳匪拆毁，及居住寨外之教民张明忠等五家，或被抢掠衣物，或被拆毁房屋，或因奔避各处，田禾未能悉数收割。查与徐家店天齐庙张孙氏等各家，虽勘估被扰轻重不一，情形不无苦累，自应一体抚恤，以昭公允。业经卑职等分晰查估，酌量抚恤，统需京钱二百五十九千八百文。惟前次漏未查封之逸匪赵留仔、王月仔等二名产业，已一律充公，仍饬公正总董首事人等禀公变价，核计京钱一百千文拨抵恤款，尚短京钱一百五十九千八百文。已于十月初六、七两日，由卑职明昭捐廉当堂散

放，取具领状附卷。所有卑职等续抚被扰教民，并补查匪产数目各缘由，理合缮具清折，禀呈大帅鉴核。

再，彭家湾教民陈长俊、小庞庄教民王汝公，均呈称被匪扰害。业经卑职等查讯明确，一系在境居住时，曾送拳匪馍馍二百斤，嗣搬至德平境后，曾被滋扰属实；一系九月间，甫经由外回籍，六月间并未被匪扰害情事，业已分别移会讯取邻右庄地及该教民等供结在案。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由该令移会倪令等知照。缴。折存。

189. 陵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廿八日到（1900年12月19日）

敬禀者：窃查县境民、教前被拳匪扰害，曾蒙宪台委员下县会同查勘，分别抚恤，并查封匪产充公拨用，业经开折禀呈宪鉴在案。兹于本月十四日，卑职访闻拳匪吴大和仔有潜回情事，当经密饬勇役拿【获】到案。提验该匪吴大和仔两足成废，讯供游移。卑职因思该犯之弟吴二和仔系属著名拳匪，且经事主乔文德指名控告，随即票传该事主到案质证。该犯供词始尚狡展，复又连日严刑审讯，方据供称，本年七月间，有茌平县人业经平原县获案正法之王川盈带领多人来至伊庄东庙内居住，王川盈闻知伊弟吴二和仔、周有仔邀去入伙，在庙设坛请神。伊听伊弟云，王川盈能请神取药治病。伊因两脚残疾，屡医未愈，即嘱伊弟转托王川盈代求神方医治。王川盈即令伊烧香许愿，如能代他们写账帮忙，保能将伊两足医好。伊即听信允从，帮同写账，实未入伙学拳，亦未同行上盗。委因治病心切，一时糊涂，并非出于情愿。伊自幼两足成废，不能行走，焉能学拳抢掠，请详情等供。一再究诘，坚供如前。质之事主乔文德，亦仅称伊在内管账，并未说其在场抢掠。屡次提犯熬审，据供止知王川盈伙同伊弟吴二和仔等先抢栾姓财物，复抢该事主乔文德家牛驴，均经人说合用钱赎回。伊仅知情，亦未分得钱文。至讯其入伙为匪一层，熬审多次，矢口不承。

卑职伏思惩办拳匪，重在有无入伙上盗分赃。今验该犯两足残废，不良于行，质讯事主亦未能质证。所以是该犯并未上盗，似无疑

义。惟入伙、分赃两事，难保非因王川盈已正法，余犯在逃，恃无质证，熬刑不吐，亦未可知。

再，卑县于八月间，经查路勇役盘获形迹可疑之高春田一名，并单刀一把到县。讯据高春田供称，平原县车王庄人，伊素奉天主教。因本境花园庄有义和拳史砚田等欲将伊杀害，因惧反教，遂跟史砚田等学拳。伊实系一时害怕，被逼允从。史砚田当给伊单刀一把，令伊先往陵县城东旧城墙外等候聚齐，听他调用，如不允从，即将伊全家杀害。伊无奈来至案下城外，就被勇役拿获。伊实非甘心为匪，亦未犯过抢劫、焚杀等事。反复究诘，坚供如前，加以刑吓，极口呼冤。

卑职查该犯高春田在押数月，虽无事主指名控告，亦无呈请具保之人。屡次讯究，供词始终如一。是否狡供避就，可否与现获之吴大和仔分别监禁，俟缉获逸匪吴二和仔、史砚田等到案质明办理，以昭慎重，或请委员下县会审核办之处，伏乞钧裁。严缉逸匪吴二和仔等务获究办外，所有卑职拿获拳匪吴大和仔，并盘获形迹可疑之高春田二〔一〕名，讯供游移，理合禀请大帅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犯高春田等既均供词狡展，仰即分别监禁；严缉逸匪吴二和仔等务获质讯究办。至史砚田一犯，已据平原县禀获讯明惩办矣。并即知照。缴。

190. 陵县禀　廿六年十一月初九日到（1900年12月30日）

敬禀者：案查前准禹城县移开，以据县民郭勤补报，本年七月间，伊被土匪王水仔等抢掠银钱、衣、牲口等情一案。嘱将案内匪犯设法兜拿，务获解究等因到县。当经卑职购线派差，严密访拿。旋据该役将王水仔拿获到案，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据供是禹城县王家寨人，家有老母，别无亲属，向以佣工生理，并没为匪。今年七月间，有方五庄教民任康恐被匪抢，遂搬至郭家庄到他亲戚郭勤家居住。适有那庄学拳之郭末仔、杨纲仔、王胬仔、康二仔、任胖仔等与伊相识，招去入伙。并有牛角店拳匪十人，伊只认得郭洛四一人，其余都不识面。他们各执刀棍，并无洋枪，伊实徒手。那天白日间，听

从郭末仔们同到郭勤家抢得任康驴、马各一头，锄几张，被三床，京钱十五千，锡茶壶一把，余无别物。当经王元涛等说合，用京钱八十千，由郭末仔手将牲口、衣物赎回。不知郭末仔分给郭洛四们钱文若干，余皆郭末仔拿去，伊仅得锡茶壶一把，并没分给钱文，因此回家。只缘伊母时常嚷责，自觉不安，遂于八月十一日，到姜家坊集上闲逛消闷，撞遇素识之周文叫伊喂驴，伊即应允。一日同到苗甫庵庄庙上见他同伙王德茂、赵留仔、刘洛四即刘四反叛，并不识姓名多人，在彼学拳。伊仍代喂牲口，并未入伙学拳，亦未同行上盗分赃。伊在该庙住了六七天，见他们在仓上各庄连抢三处，伊未同往。事主何人实不知情。其时查拿拳匪甚严，伊恐连累，随即回家，末儿即被获案。一再研讯，坚供如前。难保非恃无证佐，狡供避就。

正拟押候复讯期确情，兹准禹城县关查前来。自应将该犯解起该县，听候质讯，以昭核实。除案内匪犯仍勒限严缉外，所有卑县拿获邻境要犯，解赴禹城县归案审办，并研【讯】大概情由，理合禀报查考。

批：禀悉。该犯王水仔已檄饬禹城县，俟犯解到提案讯办矣。至该县境内著名首要匪犯迭次专札饬缉，何以迄今仍未报获捕。务究属废弛不得，因已获从犯一名，便可藉以搪塞。仰仍遵照前檄，严缉各首要务获究报。缴。

191. 陵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1901年1月9日）

敬禀者：窃本年八月十八日，卑职访闻县属之王良庄王连茹有勾匪入境情事。即经卑职星夜会营驰往剿捕，当场格毙悍匪一名，夺获匪马、枪械，查拿匪首王连茹逃逸无获。库蒙批缉，并蒙宪台一再展限缉拿。数月以来卑职迭次比捕，并悬立重赏，购觅眼线，严密查缉，而该匪王连茹早已闻风远飏，逃匿无踪。嗣经卑职查明该逸匪妻父齐太和即祁太和，系德州境齐家庄人，窝留匪妻王齐氏在家。复经密函德州何牧，一面亲督勇役，星夜越境捕拿，仅将该匪妻父齐太和并其妻王齐氏获案。卑职满拟究明匪迹，获匪惩办有日；无如屡次严刑审究，该匪妻等委系不知该匪逃往何处。随将齐太和父女分别押

追，现已多日。该匪妻父等查探匪迹，亦无下落。

现在卑职交卸在即，再四思维，惟有据实禀明，可否暂将该逸匪妻父齐太和父女分别押追，俟获正匪到案再行禀请核办之处，除仍移交新任严密拿逸匪王连茹等务获究报外，理合禀请鉴核。

批：如禀办理。缴。

192. 陵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到（1901年2月1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境内，本年夏秋之间，拳匪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勒索银钱，并焚烧房屋，抗官拒捕，形同叛逆。被害各家流离失所，困苦情形，殊堪悯恻。仰蒙宪台派拨营队下县剿办首要，解散胁从；并委员会同确勘被扰之轻重，查明为匪之首从，分别抄封匪产，不分民、教一律均匀抚恤，地方赖以乂安。其尚有在逃首要各匪，卑职在省叩辞时，仰蒙宪台面谕严拿惩办，敢不确遵，自取咎戾。抵任后，访查在逃各匪，如曹凤时、王连茹、王月仔、吴二合仔等均系焚烧抢掠，实在为首要犯，罪不容诛。现闻潜匿邻境，尚未远飏。第查该匪等均系陵县土著，耳目通灵，若明悬赏格，深恐闻风远遁，难以得手。卑职现在不惜重资，广购眼线，不动声色，严密掩捕，务期拿获，尽法惩办，以副宪台除恶务尽之意。除俟拿另禀外，所有访明匪首，购线密拿缘由，是否有当，拟合禀陈鉴核。

批：据禀访明匪首购线密拿缘由已悉。该令既知整顿捕务，应即努力为之，勿以空言塞责。逸匪王连茹纠党滋事，迭经各州县禀报有案，但能设法缉获，在事出力勇役，自当照章从优给赏，以示奖励。仰即督饬跟踪密拿，勿任远飏。切切！此缴。

193. 陵县会禀 廿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到（1901年2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寿武蒙洋务总局札委，以奉宪台札饬，据英国罗教士伯逊函请详查各教堂及性命、财产等情，饬令驰赴惠民、乐陵、德平、陵县等处，会同地方官确查各国教堂是否被扰，何国，何会，何式分晰查明，绘图立说，分报查考等因。蒙【此】，遵即束装起程，依次驰抵陵县会晤卑职应显亦奉檄饬前因，随会查陵县境内共计法国

天主教堂六座，英国耶稣教堂一座，均系华式土房，每座房屋或三间或四间不等。教堂座落均在四乡，距城三十里、六十里、八十里远近亦不一。卑职等伏思现系英教函请详查，自宜先将英国耶稣教堂及性命、财产会查明确，禀候核办。其余境内天主教堂有无毁坏，如何情形，应续由卑职应显亲诣详查，另禀办理。彼此商酌意见相同。当查县境东北乡距城三十里之李家屯有英国耶稣教堂一座，随即会同亲诣该处，确勘得该教堂座落庄北路西，平屋三间，饭棚一小间，均系土房华式，各屋房顶及门窗均拆去无存，周围墙垣完固。面询邻近教民马克明，据称，夏间当拳匪滋闹，恐其前来焚烧，同教人等商明将教堂房顶拆下，同堂内木器物件搬至伊堂弟马克智即马国选家大门院小屋存放。讵拳匪进庄抢掠，将马克智家小屋焚烧，以致所存教堂房顶及木器物件均被烧毁无存。后经倪委员会同吴前县查勘抚恤，饬令将教堂修补。因天寒地冻，是以尚未兴修等语。

又查有关性命之件。有县境耶稣教民纪凤亭与子纪小七前被拳匪杀害，业经倪委员会同勘验，拿获吴小子与其父吴兰【池】，讯系正凶，禀明正法。此外并无关系性命案件。至其余被扰各教民亦经倪委员会抚恤禀报有案。除由卑职应显将天主教堂详查另禀外，所有查明英国耶稣教堂一座拆毁缘由，拟合开具清折，会禀查考，俯赐卑职寿武销差。

再，该教堂系华式土房，并非洋式，请免绘具图说。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候汇案核办，仍责成该令妥为保护弹压，并移程令知照。缴。折存。

194. 陵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卅日到（1901年2月18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在省城曾蒙宪台面谕，饬以拿在逃拳首，以靖地方，是为至要务。卑职到任后，遵即选派勇役，认真巡缉去后。兹于本年十二月廿三日，据缉役叶长清、刘连升、叶长林、张光顺等禀称，役等奉批缉拿逃匪王连茹、曹凤时等，务获究办一案，遵即购眼线到处踩缉。本月廿三日，巡至陵、德交界贾家庄地方，与队长赵连德、勇目张高升会合一处，将德州拳首薛登魁拿获，带案讯办等情。

当经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薛登魁供称，伊在德州甘露寺为匪，系被李收仔等架去，逼充头目。伊等焚劫曲家围子小史家庄教民及与营兵打战等事，皆系李收仔等所为。伊因访拿甚急，即行避匿。今在贾家庄游学糊口，即被拿获等语。查该犯薛登魁屡经德州悬赏关拿未获。兹讯供词狡展，显系避重就轻。卑职因系德州案件，无卷可稽，未便过事刑求。除将该犯解交德州何牧收审，讯取确供再行会禀外，所有卑职拿获德州拳首讯供大概情形，并缮具供折，禀报查考。

批：禀悉。该县协同德州拿获拳首薛登魁一名，已据会禀批示，咨行孙镇尚道会同提犯讯办，并销去该令迭次记过，赏还何牧顶戴在案，仰即知照。缴。折存。

195. 长清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到（1900年1月9日）

敬禀者：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准统带武卫右军右翼第二营吴协镇移会，以准济东道转准洋务总局，因有刀匪多人在长清翟家庄蟠居滋闹，烧抢习教之家，移请派队弹压，嘱即查照，俟右队黄哨官宏泰到防妥商办理等因，并准黄哨官于是日带领队伍到县会晤。

卑职查得此起拳匪多系卑县河西及茌、齐等县边界之人，聚散无常。现虽仰见宪示，并闻派队来县剿捕，多已四散；无如若辈狡黠异常，难保不再行啸聚滋事，非将首要拿获惩办，不足以昭炯戒，而慑匪胆。刻经卑职与黄哨官面商，拟先会同驰赴东、南、北三乡，周历梭巡弹压；再将勇队分拨河西之潘家店、赵官镇等处驻扎，随时会同卑职查拿弹压。一面恪遵宪谕，购线严拿首要，并饬各该团长赶紧晓以利害，劝令解散。若遇不法拳匪再去滋扰，能抵御者，即行集团抵御，并将著名匪首拿送来案；不能敌者，就近知会防营协同拿办；或禀候剿捕。遇有拿获公同送县，以凭讯明分别给赏请奖。仍不得挟嫌妄拿，致干重咎。除随时会同黄哨官弹压查拿，总期拿获首要，解散胁从，以靖地方外，所有黄哨官带队到防日期，并现在办理情形，合先驰禀查考。

批：禀悉。即云匪徒逐渐解散，即可乘此实力捕拿著名首要，以清本原，否则兵至即散，兵去复聚，其为患终无已时也。仰即认真查

办，不得徒以空言塞责。此缴。

196. 长清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到（1900年1月16日）

敬禀者：本年十二月初九日，卑职会同营汛赴南乡巡缉，行至封家庄。据教民陈大礼、陈大顺、陈大玉、陈大伦、陈曹氏、陈延凤、陈中田面禀，伊等各家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旁晚，被拳匪多人抢去粮粒、衣物、器具，伊陈延凤家并被烧毁房屋四间。只因拳匪吓称如敢赴县呈报，定行烧杀满门，故未进城报勘等情。

当经卑职会营亲诣勘得教民陈大礼、陈大顺、陈大玉、陈大伦、陈曹氏、陈延凤、陈中田等家，均有翻动痕迹，并无撞门毁户情形，勘毕开单附卷。查问拳匪人等先已逃散。讯据陈大礼等佥称，伊等均系本庄人，向来习教，十一月廿二日旁晚，突有拳匪多人分赴伊等各家，抢去粮粒、衣物、器具，并将伊陈延凤房屋烧毁四间等语。质之地邻人等，供亦相同。随即谕令各该团长首事遇有拳匪再去滋扰，随时集团严拿首要；并抗拒之匪送案，以免再滋事端。除督饬团练勇役严拿著名匪首务获究报，并随时弹压保护外，所有勘讯大概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批：连接来禀三件，据称初九、初十两日赴乡巡缉，途遇教民陈大礼等七家及李王氏等二家，平民刘存榜、房庆台等二家，被匪在上月廿八日以前等日抢掠财物，并击伤平民张希苓、刘存香二名，又掳架勒赎平民刘存训各等情。查知县应知一县之事，该县境内抢掠巨案十一家，竟至伤人勒赎，该令逾十数日尚未闻知，未知该令所司何事？又未知该处地保里正等所问何事？然其实又何尝不知，将欲因循偷安，佯作不知，早有诿为民未控案之定见，冀可塞责了事耳。且初九、初十两日出城巡缉即接纷纷控诉，又可见平日养尊处优，不勤民事，在初九日以前未下乡开导弹压。值此匪徒滋扰，本部堂三令五申，饬该牧令切实解劝，严缉匪首，而该令竟置若罔闻。迨本部堂先后派员查访，该令拟补禀件冀为避全地步，始终情形，无非专怀一欺朦之智，以来尝试，实难再事姑容，先记大过三次，限廿日将各案首匪缉获禀办，逾限定即严参，以为因循蒙蔽者戒。此缴。

197. 长清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到（1900年1月16日）

敬禀者：本年十二月初九日，卑职会同营汛赴南乡巡缉，行至李家庄，据习教民妇李王氏面禀，伊家于十一月廿二日午后，被拳匪多人抢去衣服、粮粒。又行至翟家庄，据教民李玉安面禀，伊家于十一月廿六日早，被拳匪多人抢拿衣服，并牵牛只，经人处说用银赎回。均因拳匪吓称如敢赴县呈报，定行烧杀满门，故未进城报勘各等情。

当经卑职会营，先后勘得习教民妇李王氏并教民李玉安等家，各有翻乱痕迹，并无撞门毁户情形，勘毕开单附卷。查拘拳匪人等先已逃散。讯据李王氏供称，伊向来习教。十一月廿二日午后，突有拳匪多人闯入伊家抢去衣服、粮粒。诘讯李玉安，据供伊向来习教。十一月廿六日早，突有拳匪多人闯入伊家抢拿衣服并牵牛只，经人处说用银赎回各等语。质之各地邻等供亦相同。随即谕令各该团长首事，遇有拳匪再去滋扰，随时集团严拿首要，并抗拒之匪送案，以免再滋事端。除督饬团练勇役严拿著名匪首务获究报，并随时弹压保护外，所有勘讯大概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批：据禀李家庄习教民妇李王氏、翟家庄教民李玉安被匪抢扰两案，大概情形均悉，已于勘报封家庄教民陈大礼等被匪抢掠七案禀内批示矣。缴。

198. 长清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到（1900年1月17日）

敬禀者：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卑职会同营汛赴南乡巡缉，行至辛庄。据县民刘存榜面禀，伊家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午间，被拳匪多人声称不应习教，抢去车辆、衣物、器具，并将伊工人张希苓等杀伤，及将伊弟刘存训掳去，勒令用银二百两赎回。又行至薛庄，据县民房庆台面禀，伊家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午间，被拳匪多人声称不应习教，抢去银钱衣物。均因拳匪吓称，如敢赴县呈报，定行烧杀满门，故未进城报勘各等情。

当经卑职会营，先后勘得刘存榜、房庆台等家各有翻乱痕迹，并无撞门毁户情形。勘毕，饬仵验得张希苓右胳膊、刘存香右胳膊各有铁器伤一处，分别开单饬医附卷。查拘拳匪人等先已逃散，集讯刘存

榜、房庆台佥称，伊等并未习教。余与禀词相同。质之各地邻等供亦无异。随即谕令各该团长首事，遇有拳匪再去滋扰，随时集【团】严拿首要，并抗拒之匪送案，以免再滋事端。除督饬团练勇役严拿著名匪首务获【究】报，并随时弹压保护外，所有勘讯大概情形，理合驰禀查考。

批：据禀勘讯辛庄民人刘存榜、薛庄民人房庆台被匪抢掠，并将刘存榜之工人张希苓、刘存香殴伤，其弟刘存训掳架两案大概情形均悉，已于勘报封家庄教民陈大礼等被匪抢掠七案禀内批示矣。缴。

199. 长清县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到（1900年1月23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洋务局转据美教士函称，现在长清赵官镇拳匪日胜〔盛〕，赵官镇等庄皆有会厂演习邪术。又初三、四等日，勒逼南方寺头等庄鞠、李等家拿银。令即将境内拳厂严行查禁，一面确查禀复等因。蒙此，遵查本月初三日，准吴协镇派拨黄营官宏泰带队到县。当经卑职会同营官驰赴各乡周历巡查，该匪等已因风闻派队来县，逐渐四散。随将各该首事唤来查讯，佥称庄内并无设有拳厂，演习邪术情事，谕令遇有拳匪再去滋扰，随时集团严拿首要送案，并将胁从劝散。嗣何道宪到县，传集各乡绅士当面查询，各该绅士亦称，今日各庄均已安谧，并无拳匪滋扰，亦无拳场。复经何道宪谕令各该绅士，随时谕各在〔庄〕。兹奉前因，卑职遵复亲诣该教士称有拳场之赵官镇等庄严查。行至辛店屯，适候补知县曹令和浚亦蒙本道札饬带队来县查禁，与卑职途遇，随复会同驰赴各庄查询。各该首事会称，并无拳厂，近日亦无拳匪滋扰，取具各该首事甘结附卷。

卑职复诣南方寺头，饬传鞠、李两家，均皆外出未回。传询首事，据称该庄习教者鞠、李两家：一名鞠振洪，一名李兆举，刻下均未在家。伊等虽习洋教，实无被拳匪滋扰勒逼银钱情事。诘之该地邻等亦无异词。又诣娄家集，饬传李存珠并无其人。询之首事庄众，佥称，庄内无此姓名，亦无习教之家并被拳匪滋扰逼索银钱之事。均经卑职取有各该首事切结附卷。查卑境赵官镇等处，现经卑职一再会同查询，委无设有拳厂，其南方寺头鞠振洪等两家亦无被匪逼扰情事，

李存珠并无其人。至蒙饬拿之匪首关东岭等，刻均逃避不家。现经卑职不动声色，悬赏购线，勒令严密探访。除俟探有确踪，即行飞往严拿，务获究报外，所有查明赵官镇等庄并无会厂，教民鞠振洪等家亦无被拳匪勒逼银钱情事，理合据实禀复查考。

批：禀悉。已札饬洋务局传知该教士查照矣。仰仍严缉匪首关东岭等务获究报。缴。

200. 长清县禀 廿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到（1900年1月23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据美教士禀称，卑县辛店屯等庄教民王鸿庆等家被拳匪勒逼抢烧，并到三官庙庄逼缢习教者魏姓等情，令即确切查明，严缉首犯，务获究报，并将册开各案分别已勘未勘列折报查等因。蒙此，遵查卑县燕家窑平民孔兆凤等家并王家老庄教民宋彦家，翟家庄教民李玉安家及三官庙平民魏贞银家，各被拳匪抢扰，业经孔兆凤等先后报经卑职会营勘讯，禀报在案。此外辛店屯等庄教民王鸿庆等家被拳匪勒索钱文，均未据该教民等来案呈报。兹奉前因，卑职随即会同营汛亲诣单开之辛店屯，查得教民王鸿庆等六家共被拳匪勒索银八十三两、京钱四十一千。又至南水坡庄，查得该庄只有平民张立伦家被拳匪勒索银八十两，并无教民李延贞、王永和、李恒章其人；又至马官屯，查得教民王京坤等六家共被拳匪勒索京钱一百廿千；又至辛店屯东小庄，查得该庄有教民李秉贵、李秉海、张惠明三家共被拳匪勒索京钱一百廿千，并无张玉平其人；又至龙官庄，查得教民马存盛家被拳匪勒索银八十两；又至辛庄，查得教民曹文霞家被拳匪勒索京钱廿五千；又至三官庙，查得并无习教魏姓被拳匪逼缢情事，均取有切结附卷。除随时会营督同团练勇役并悬赏购线严拿匪首，务获究报外，所有查明教民王鸿庆等家被拳匪勒索银钱各案，理合开具清折禀呈查考。

批：据禀已悉。此次饬查补报之案共有六起，每起有六家者，有三家者，逐起分计又共有十八家之多。其案皆在十一月以前，迨经本署部院札查，始据勘讯补报，其因循朦蔽可知。仰即凛遵前次批饬，一并勒限严缉各案首要匪犯究获究办，勿再玩泄干咎。此缴。

[1] 此卷原题为《东昌府属剿办拳匪卷》。

1. 东昌府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900年1月13日）

敬禀者：窃卑府访闻邱县长屯一带地方，近有匪徒啸聚，欲向冠县之梨园屯滋闹情事。该屯仅有防营步队一哨，又分驻红桃园，兵势甚单，恐难抵御。正在饬查间，即于初八日晚，据冠县知县程令禀报并来府面称，探得直隶威县、临清州邱县所辖之吴家寨、长屯一带地方，有匪徒二三百人，声言将赴梨园屯滋事。并传闻，该匪现约东路匪人千余名，尚未到齐。经派勇目曹中明带勇一名，改装前赴长屯哨探动静，约人帮同劝谕解散。讵意将抵长屯，即遇匪徒，并被捉去等情。

卑府查梨园屯孤悬河北直隶境内，为南宫、威县、清河、曲周等县村庄所环绕，距县城百四十里，距府城二百五十里，惟与临清、邱县境之长屯、小芦等庄较近。自同治八年至今，民、教屡经构衅，结怨甚深。此次该匪啸聚多人，乘势来扰，意图报复。而临境之小芦有洋式教堂，威县、曲周境内亦复教堂林立，皆为教中吃紧之区。该匪等窥伺觊觎，尤为可虑。当即函会驻扎茌平之马统领金叙，带队取道临清，驰赴该屯弹压，计程仅百六十里，并饬程令赶紧同县布置防范，以便与马统领会商妥办。

惟查该屯距城既远，又值屡经构难之余，匪势眈眈，诚非意外，该处防营刁法禹仅止步队一哨，又须分防红桃园。设该匪全数扑来，则不但该处被扰，即小芦、红桃园等处亦为牵动。况现在匪徒大半皆有马匹，尤非步队所能抵御。除派拨府勇马队十名跟随程令协同县勇相机查办，并饬县严行防范外，合先仰恳鉴核，俯念冠县梨园屯地方紧要，且紧接临清洋式教堂，可否饬令马统领留派马勇五十名，在于该屯及临清小芦地方常川驻扎，以资镇慑。并请札饬临清州邱县暨移咨直隶总督宪檄饬威县、曲周等县，一体妥为劝谕解散胁从，严拿首要，务获惩办，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前准直隶总督部堂电称，直匪勾结东匪滋扰吴桥，请由两省派员会同捕拿。并称冠县梨园屯十八村亦有匪巢，请饬

查办等因。当即札派督粮道尚道督带佐字两营，驰赴德州一带，会同巡缉。并饬济东道吉道酌拨队伍前往弹压，就近会商尚道，妥慎办理。仍饬赴冠县、夏津一带察看情形，督同该守等相机筹办。昨据济东道禀称，夏津、郑保屯等处亦有直匪阑入，虽经屠令率队逐出，仍窜聚附近未散，该道拟即驰往夏津督查。并据并称茌平现尚安谧，马副将金叙已由该处开赴冠县弹压等情。即经批饬，俟由夏津驰抵冠县后，察看该两处情形轻重，酌拨队伍扼要驻扎，俾免直匪勾结为患各在案。兹据该府禀称，邱县长屯等处均有匪徒聚集，而长屯、小芦又距梨园屯甚近，小芦并有洋式教堂，揆其情形似较夏津为重，自应兼顾并筹，以征周密。现又分饬济东道、临清州等会同马副将金叙等，妥速查酌办理。并分咨直隶督部堂檄饬威县、曲周等属，会商邱县、夏津、冠县等属，不分畛域，于各县交界有匪聚集之处，认真设法办理。仰该府即就近禀商济东道，酌拨队伍于毗连直境各紧要处所，严密分布，以资巡缉。一面督同所属，妥为劝谕解散胁从，严拿首要，务获究办，以安边境，而弭畔端。此缴。

2.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1900年8月29日）

敬禀者：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蒙宪台批，以卑职具禀县民张万有家被抢一案，前被拳匪架去【之】张文炳现已找回，并将丁二即丁沨楼正法缘由，蒙批郝哨官廷壁，现将被架之张文炳找回，并拿获窝主，著记大功三次。其被匪拒伤身死之团丁杜广秀三名，共赏银一百两，即先由县分别垫发，一面备文请领。团长张文炳等四名，均赏给六品功牌各一张。一面关提匪犯梁沨搁提同班玉祥讯供禀办等因。遵即备文移知郝哨官廷壁知照。所有功牌分别发给张文炳、胥笃庆、黄玉藻、冯玉魁具领收执。各团长等鼓舞欢欣，经卑职谕以此后务须仰体宪恩，益加奋勇。该团长等唯唯从命，欣欣然去。一面由卑职备具百金，传知杜广秀、于学礼、张连聚家属，分别被害轻重，代为抚恤。各该家属尤为感激涕零，取领附卷。

至梁沨搁前于未奉批示以前，经茌平县将该犯解蒙本府提讯，因供词狡展，发交卑职研讯，录供禀办等因。遵即提同武生班玉祥连日

研鞫。缘梁沨搁籍隶茌平县，班玉祥系该县武生，梁沨搁、班玉祥与周四素识，与丁二即丁沨楼、高传和均不认识。七月初七日，周四等如何突至黄河涯庄张万有家抢劫，经团长张文炳向前拦阻，该匪等即将张文炳捆缚两手，用刀扎伤，并将其架至茌平县境广平寺地方住歇两宿，因无人说钱，声称杀害，复送至空庙内关禁。梁沨搁、班玉祥并末同行，均不知情。初九日，该处庄长人等因伊梁沨搁与在逃之周四认识，托向说合未允，旋即走散。初十日夜，周四等又将张文炳送至班玉祥家窝藏。伊班玉祥复从中说合，并令张文炳函会该庄冯团长等，出京钱七十千文取赎钱。尚未交，即经武卫右军先锋队左营马队郝哨官廷璧，将张文炳找获。时卑职派出队勇亦即赶到，当将班玉祥一同带案解蒙本府提讯。班玉祥供词狡展，发交复审。经卑职再三推鞫，供悉前情。并称伊班玉祥因与张文炳交好，张文炳若无钱赎，贼人即欲将其致死。庄邻人等托其说合，伊故出头说合，并无别情，亦无与贼通同一气等情。即经移准茌平县查明班玉祥，乡评不洽，素不安分。由该县移取该生入学年分，将其武生详请斥革在案。

查班玉祥平日与周四往来，此次窝藏张文炳，并从中说合钱文。如果实为张文炳起见，何以当时不即报官？且访闻该生，平日武断乡曲，不安本分。虽前提丁二质明与该革生并不相识，此次亦未同行，而与周四交好，谓无别情，断不可靠。梁沨搁仅认与周四等认识知情，并无同往伙枪。前获首犯丁二业已正法，无从质证。虽据供此次实未同行，从前实未犯法，而察看该犯状貌凶恶，决非安分之徒。班玉祥、梁沨搁若均从宽发落，难免不别滋事端。应请将班玉祥、梁沨搁均各发交茌平县监禁三年，俟周四等有无弋获，再行由县察看办理。除会同茌平县严缉在逃各犯，务获究报，并将垫发一百金备具印领具文请领外，是否有当，理合开具供折禀请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班玉祥、梁沨搁均准发交茌平县监禁三年，察看情形再行办理。仰即备文签派妥役迅将该犯等解赴该县衙门投收。仍一面会同严缉逸匪周四等务获究办。缴。折存。

3.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1900年3月3日）

敬禀者：窃惟制治之道，教化实胜于刑章，御乱之方，武备必参以文事。查卑属自拳匪窜扰，而后时聚时散，民、教受累滋深。甚至设厂下神，此响彼应。迭经钦奉上谕晓谕禁止；并蒙宪台派兵弹压，留营驻防；又复颁发告示，三令五申，始知向义，现在地方已渐臻安谧。然村俗无知之辈，或犹不免见异思迁。卑府夙夜筹维思所以广宣德意。虽已迭经出示札发各州县张贴晓谕，但穷乡僻壤，未必周知。若不趁此反复开导，使晓然于邢〔邪〕术之不得行，诚恐大兵一撤，故态复萌，转无以上副宪台绥靖地方之至意。

窃查咸同年间，钦差大臣曾督师江上，曾作解散歌，令军中传唱，贼众解体。卑府不揣愚鲁，谨以俚语仿拟歌词刊刻刷印，并装订成帙。一面委员前赴各属，周履各庄村张贴散放。并谕令团庄首事及塾师人等随时讲劝。卑府亦定于二十七日由郡起程，亲历各州县巡缉稽查，藉资劝谕。总期家喻户晓，免致再起乱萌。除将公出日期循例具文申报外，所有作歌劝诫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将所刊歌词禀呈鉴核训示。

再，卑府此次巡缉，并拟取道临清、夏、武、邱县各边境及平、禹、德州等处辖境稽查营务，兼察看地方情形，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歌词极为剀切，最能化导愚民。现在匪首徐福、薛四秃子等又有〔由〕长清、茌平窜往夏津、武城等处。清平许庄教民郭芹之次子及其戚苗姓，并被该匪等架掳，迄今尚未找回。似此纠党横行，殊堪痛恨，亟应遵旨严行惩办，以弭后患而遏乱萌。该守现已驰抵茌平一带巡缉，仰即会商王镇督饬各防营州县侦查匪踪所在，不分畛域，扼要堵缉，勒限兜拿。一面遍贴示谕，并设法解散胁从，以期劝惩兼施，俾免再蹈兵至即散，去又复聚之弊。仍将督缉情形报查。缴。

4.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1900年3月21日）

敬禀者：窃查河西一带拳匪滋扰，虽经饬派各防营分布弹压，而匪徒思逞，警报时闻。卑府屡经张贴示谕，并严所属极力巡防。一面

束装亲历各州县巡缉稽查，藉资劝谕弹压。当于前月二十七日，带同骧武营哨官郝廷璧马队及府勇，由郡起程，经由堂邑县、莘县，查询堂境去冬今正迭出盗案，嗣经张令于十二月间，拿获盗犯赵二麻子等五名。月前卑府又将大盗赵秃子窝家及著名盗匪赵三麻子、王十等六名，派队抄拿，地方现尚安靖。惟闻莘县西南界接朝城及直隶清丰地方，盗风甚炽。当饬该县杨令与驻防之东字右营哨官刁法禹，商酌于莘、朝交界之大场等庄择要扼扎，以资巡缉。

本月初一日行抵冠县，闻河北十八村一带教民等时有谣言。卑府即取道馆陶，经直隶威县、曲周边境，至临清境之郝村，以达十八村之梨园屯察看。该屯民、教首事情形均尚和辑。当经谆切劝谕，如有拳匪，民、教彼此协捕，互相保护。旋据教长王金铃面禀，以逸匪阎书勤近与威县匪首王玉振，又有邀集卫河两岸拳匪前来报仇之说。该屯与直境村庄紧接，尚为义和拳渊薮，一旦无勇巡防，黑夜尤为可虑等语。查干集业经驻有营队，距该屯不过数里，本可兼防。惟该屯民、教相争，拳匪屡被惩创，报仇之说不无可虑。正在筹办间，适奉宪台札饬，转据洋务局详呈马主教函称，梨园屯无勇驻扎，恐祸在目前，饬即酌核办理等因。当将干集一哨即移驻梨园【屯】，以资镇慑。

初四日由干集经威县、清河各村庄折回临清。沿途访闻直隶亦有马队一营驻防，两县境内近日尚无匪踪。惟查卑府历年获盗起获洋枪，多有供由临清黄姓所卖者，前经访悉系修理钟表铺之黄万兴，亦有修理洋枪转卖。卑府是日到临，借修表为名，唤令来店。随带同勇丁亲至该铺，令其子引入内柜，见有新、旧、整、破洋枪二十余杆。当令伊子将洋枪及修枪器具缴出，与该犯黄万兴一并解交王牧管押，以示儆戒，免资盗贼。

初六日行抵清平，据梅令禀称，日前清、临交界各出有窃案，该令已获犯两名等情。查该县盗贼最夥，四出抢劫。前数年正法即数十名，始获安静，今有复萌。当谕饬该令严整捕务，毋得稍事姑容，致萌故态。随由清平出夏津，道恩县之苏柳庄至恩县。

初九达高唐，沿途尚皆安静。惟于途次风闻茌、博边境又有拳匪多人聚集。晤林管带秀全，据称亦有访闻，已差马往探。初十日黎明，即据清平专马来禀，有拳匪四五十人，由茌平交界窜入清境，将

教民郭姓及其戚架去，向高唐、夏津一带逃窜。当嘱林管带秀全派哨前往夏津追堵。一面督队自向清平，以断归路。卑府由南镇中路进发茌平，并函致王镇知会林、夏、武各防营兜拿。是日抵茌，晤王领官开福。据称探明匪首徐和尚、薛四秃子等，由长清带同拳匪往茌、高一带北来，欲劫滕县解回博平之匪首韩清祥、韩玉香等。该二犯已解到茌，不敢前进。卑府适到，因即押带该二犯于十一日回郡。提犯审讯，亦与滕县供词无异。所过驻扎防营处所，队伍尚皆安戢，亦未经与拳匪相遇。除仍督饬各州县暨各防营随时认真巡防，并月前抄获之盗犯赵季〔秃〕子等六名，押带回郡之拳匪韩清祥等二名，均由卑府详细审讯另行禀办外，所有卑府赴各州县巡缉察看地方情形暨访押修枪转卖之黄万兴，并遵札移扎梨园屯哨队各缘由，理合驰禀鉴核批示。

再，卑府于十一日回郡，因奉委办理运工，适值空船入黄坝头。合龙、散放抚恤各事，宜急须办理。即于十二日赴工，十五日始回，是以出禀稍迟，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右军正军各马队在武城境内之杨庄拿获匪犯朱西蚣等十一名，已饬解交该府讯办。仰即提集该匪犯等，并该府抄获之盗匪赵秃【子】等六名，滕县陈令报获之匪犯韩清祥等两名，分别严讯拟办。仍会同王镇督饬各营县勒限严缉匪首徐福、阎书勤等，务获究报，毋任纵延。其访拿修枪转卖之黄万兴，已饬临清王牧就近讯办矣。此缴。

5. 东昌府会禀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900年2月20日）

敬禀者：窃卑府于正月十一日接奉钧札，以近来地方渐就安谧，拟暂派佐字两营、东字三营及亲军马队留防河西。饬由标下世清与卑府用舟迅速酌度情形，会同筹商，将以上各营分别扼要移扎。总期布置合宜，毋得顾此失彼。商定后立即详复，以便酌将亲军营、济康营调回河东，分往泰安、长清各属屯札。其武卫马、步各营队应一律调回，另有分拨。仰即会商妥议，限文到五日内具复，毋稍迟误等因。奉此，适标下因公晋省，于十五日旋郡，亦奉札饬前因。遵即会晤熟

商，因地因时悉心筹画。

伏查河西一带，德州为九省通衢。平、禹、恩、高、茌平等处系南北要道，山湖交冲，素多马贼。临清与所属夏、武、邱三县及东昌属之馆陶、冠县为省西极边，与直隶大、顺、广所属州县犬牙相错。而冠县河北十八村及邱县各庄且孤悬直境，向为盗贼教匪出没之区，缉捕巡防本关紧要。近年拳会远拨，匪徒勾结，尤以该处为最，防范倍宜加严。至于东昌西南莘、冠各境界连曹、兖，为通直豫大道，刀会、拳匪每易阑入滋事。且与阳谷、寿、东阿各境毗连。土匪所在多有，教堂亦复林立，镇慑保护亦关紧要。标下等详细访查，上年秋冬间平、禹一带拳匪滋扰，多系各处土匪煽惑诱胁，遂至到处蔓延。腊正以来，仰仗声威，各属地方幸渐安静，然不敢谓伏莽尽绝。

兹蒙饬派留防河西五营，标下等会同斟酌，拟将佐字前营移驻德州及四女寺、苦水铺、腰站、庞庄等处，以扼要路之冲，而为恩县之屏蔽。佐字中营驻扎黄河崖、平原、二十里铺、曲律店、森罗殿、岗子李庄等处，镇慑平原余匪。东字佐营分扎郑宝屯、贺屯、武城、松林等处，以顾夏津、武城。东字右营分扎东郡东关、定水镇、莘县、梁家浅、桐城驿等处，以扼郡城西南两路。东字前营驻扎临清、干集、常屯、何村等处，居中调度。而干集一哨即可兼防梨园屯及红桃园。至济康营于茌平、禹城一带地方缉捕巡防情形较熟，该处拳、教均多，尤关紧要，拟请暂留该营分扎茌平刘来寺杨家圈、禹城桥石家屯，以资得力。一俟防务消清，即当禀请饬调。郭副将升堂所部亲军步队各哨，业经标下饬往长清一带分部屯扎。亲军马队一哨，由标下带赴恩县巡防中冲，以便控扼各处。其骧武马队除武定府张秋镇仍旧驻扎外，拟饬林营官秀全驻扎高唐。该州东至齐河，西至临清，南至东郡，北至德州，相去均仅有〔百〕余里，四面梭巡，皆可兼顾。除会商代统戴副将守礼，并分饬营哨各官遵照，仍一面由卑府督饬各州县趁此防营分布，认真协力缉拿首要，以靖地方外，所有标下等妥商各营扼要驻扎缘由，是否有当，理合会禀鉴核示遵。

批：据禀已悉。所拟布置情形甚属周密，仰即如禀分饬遵照办理。济康只可暂留茌、禹等处，俟地方安定，仍须撤回。亲军步队即饬开赴泰安、平阴一带巡防。长清现尚靖谧，可暂不派兵队驻扎。武

卫右军前队马队，亦可暂在该处访缉要犯。此外步队各俟东军各营到防，即行开拔，来省听调。并仰该守督饬各属认真缉捕，各将各处邪术拳厂一律禁绝，以靖民志而清乱源。凡河西各州县，均可随时督饬实力查办。如有疲玩者，即著据实禀参，切毋瞻徇，致滋贻误。仍一面由该镇等分饬各营，迅将队伍移防日期报查，并责成各员弁认真约束稽查，务即懔遵。前饬申明纪律、抚辑良善，毋得任令在防勇丁别滋扰累。尚有约束不严情事，一经查觉，定将该管官从严究参，决不稍宽。即由该守移会王镇知照。缴。

6.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1900年5月1日）

敬禀者：窃照卑属当拳匪滋扰以后，清源正本，除暴为先，故缉捕实属今时急务。而为民兴利，导民兴善，则又兼筹教养，为厚生利用转移风化之要图。卑府渥荷宪恩，忝膺一郡，凡在属吏，莫不时时督饬振顿捕务，讲求吏治，冀仰副宪台制治之隆。兹查代理堂邑县知县张令星源捕务认真，教养兼备。验其平日所推行，有不敢不敬陈钧听者。

查上年堂邑一带因拳匪不靖，盗贼乘势而起，抢劫累累。该【令】于秋间缉获盗犯王士淋、石根等七名。旋又拿获及格毙马广泽、吴满袋等九名。冬间又拿获赵二麻子、赵扎根等四名。近复缉获左七等三名。均经禀明讯办在案。居民赖以安堵，是其缉捕勤能之明效大验也。而其拿获盗贼，则往往得力于团防，其平日整顿团练，清查保甲，于此又可想见。

堂邑地多卤斥，五谷难成，惟椿树最易生植，水泉尚皆浅旺。该令想度地宜，作劝谕歌，劝民栽种开凿。派人赴沂州一带收买椿蚕子，散给民间喂养取丝。拟作水车式八架，以资灌溉。前经禀请立案。卑府访查，民咸以为便，此兴利养民，既庶而加之以富之义也。

夫蚩愚之氓，罔识法纪，拳会既起，难保不见异思迁。该令捐募宣讲生四名，朔望集期，赴乡宣讲圣谕广训；捐发罗忠节公《小学韵语》数千部，分教童蒙。业经禀报有案。此齐民以礼既富而又加之以教之义也。

以上三事，要皆该令平日勇于有为，留心民瘼，始能次第举办，而上下皆孚。窃惟有功必录，实为御吏之权衡；而有善则扬，亦同寮之观感。合无仰恳宪恩俯准将代理堂邑知县张令星源记大功三次，注册存记，以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慈。除饬该令随时益加奋勉，并督饬各属将地方应办事宜认真经理外，所有恳将属员准记大功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请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堂邑张令星源缉捕勤能，教养兼备，应准记大功三次，注册存记，以昭激劝。仰布政司转饬知照。缴。禀抄发。

7.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1900年6月15日）

敬禀者：窃维有备无患，载籍所称，居安忘危，古昔所戒。卑府前蒙宪台饬委查办河西一带匪案，兢惕厉靡，日不以防务为心。幸蒙宪台刑教兼施，数月以来渐臻安谧，足以仰纾荩念。惟邻省直隶地方匪徒不靖，谣诼纷纷，卑属与临清所属情形，有不得不先事预筹者，敢为我宪台陈之。

伏查卑属之冠、恩两县，皆与直境相接。而冠邑之河北一带，又与直省之威县、曲周犬牙相错。威、曲之间向来【为】拳、教渊薮。临清其所属之三县，尤与直界逼近毗连。日前传闻涿州、保定一带匪势鸱张，近复传闻冀州等处亦有匪徒游弋。查该处距卑郡仅三日程，昨日遣派勇丁分投往探，现虽未据回报，然谣言既起，未必无因。设该匪等逃窜南来，则临清一属与冠县等处先受患。况卑属雨水稀少，粮价日增，秋苗未播种，人心惶惶。由此以北旱象尤甚。若不为曲突徙薪之举，恐难弭患于无形。查日前留防河西之五营，除东字右营调省外，所余佐字两营悉分扎德州、平原、恩、高等处。而临清所属及冠县等处，全赖东字两营扼扎分布。方统领致祥即驻扎临清，居中控制。以卑府愚者之虑，拟请将临清州一属直东交界防务，即责成该统领相机布置。倘遇情形紧要之际，或虑人少不敷分布，即再随时禀请派拨，以固边圉。如蒙俯允，并乞札饬该统领以专责成。卑府为预筹防患起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祗遵。

再，日前东字右营奉调赴省后，曾由方统领抽拨两哨来郡，并在

堂、莘等处巡缉。昨奉钧札以孟领官所带之队伍来郡填扎，应俟该领官到防后，即将抽拨之两哨仍旧拨回。合并声明。

批：据禀预筹设防缘由已悉。直匪以闹教为名，驯至聚众倡乱，引敌深入，败坏大局，极堪痛恨。如犯东境，应即迎头痛剿，以资惩创。现已批饬方统带〔领〕致祥布置临清一带防务，并派王管带开福率领先锋中路左营马队驰往该郡，各派巡防。仰即会同方统带、王直牧并督饬沿边各州县严密布置，妥为防范。倘遇有外来逸匪私设拳厂，煽惑生事，并即获案重办，以纾后患而遏乱萌。缴。

8.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到（1900年7月12日）

敬禀者：窃卑府日前访闻卑属茌、博一带地方，时有匪徒藉拳会杀教为名，聚众扰乱。当经谕饬驻扎茌平之代理武卫新军左营马队管带闵文章加意巡防。并饬拨该营后哨尹裕水驻扎博平之韩官屯，用资防范。正在查办间，适奉宪台札饬，以风闻该府所属一带匪徒充斥，饬即查明何处现有匪徒，何处尚静谧等因。奉檄之余，仰见大帅垂念之至意，卑府敢不益加惕厉，思所以保民和众之规。惟是卑属地方实有情形日迫，不敢不驰陈于钧听者。

伏查卑属如茌、博一带，实为拳民之渊薮。而迤东如长清所辖之潘家店等处，习此者尤多。月前因直隶战衅已开，即已谣诼纷纷，咸思蠢动。自本月初间，五月二十五日廷旨见报以后，茌、博潘家店一带，遂即纷纷聚众，倏往倏来。又倡为杀掠教民，官家不禁之谣。乡愚无知之徒闻之，附从者亦复不少。数日以来，迭据博平、清平、茌平等处禀报，皆有拳匪麇集多人，或抢架教民，或负隅不散。昨今两日复接据馆陶禀称，张官寨一带地方约有六七百人，带有枪械，所至强索盘川马匹，并防夜器械，分往西北、正西、西南等乡村昼夜滋扰。又据冠县报，馆境河西尖庄匪徒二三百人，各带洋枪军械，在河西近庄劫掠，勒索庄民出借马匹，将窥该县之河北各等情。而博平之匪徒如该县之沈官屯、冯家营、白虎寺等处，皆啸聚二百余人，有由茌平腰站一带前进者，有盘踞庙内者。昨日据禀报到府。至附郭聊城县境内，卑府访查如王官庙、红佛寺及四乡，亦时时有匪徒麇集往

来。幸郡城内外，先经卑府谕饬该县及绅董首事清查保甲，填注门牌，并饬令在郡差员及寓郡各闸官，会同城汛选派汛兵，每门八名，由卑府酌给津贴，盘查出入，以防奸宄。关厢之中尚称静谧，而四乡庄村穹远，则人心惶惑，谣诼风生。此近日卑属地方不靖之实在情形也。卑府查看情形，愚昧之见，窃以为可虑之端不一而足，谨为我宪台据实陈之。

查卑属拳、教不和，以冠县梨园屯一案为最。此案既结，而茌平之神拳遂起。驯至去冬今春，遂有各属闹教之祸。然犹此拿彼窜，未敢任意逗遛。今则或盘踞庙中，或徘徊境上，公然持械恃众负隅。此际纵之不能，激之生变，地方官惟有剴切开导，以冀解散胁从。而徒众既多，一时又难于解散，为时既久，无所得食，势必抢劫绅富，聚众均粮，此其可虑者一也。

卑属天时亢旱，贫民过多，麇集之众虽皆声称系属义团，然查看情形，实皆无业穷民居其大半。昨卑府赴茌、博一带巡缉，见田间土脉焦枯，不但粱菽生气不畅，即苇草亦不过仅高尺余。如此处如是，即彼处亦何莫不然。月前茌、博、清平不靖，则馆、冠亦告警矣。日积月累，势必至于遍地皆是。况有业之家，逃避入城者络绎不绝，盗贼勾结尤易滋生事端。此其可虑者又一也。

卑属之冠、馆、恩、高与临清、夏、武、邱等处，皆逼近直疆，袤延甚广，防不胜防。临清之小芦，恩县之庞庄，又有洋式教堂，尤为匪徒所眈眈。而民、教闻乱逃避，大率皆聚于茌平之大张庄，又阳谷之坡李庄，临清之小芦等处，日久粮空，势必出而求食。设与拳众相遇，则战场立布。纵或教民蓄积有余，而拳众既多，亦必围庄拘难。前准济南府卢守来函传述宪台面谕，勒令教民反教，取具切结等因。昨卑府巡缉至茌，查询该处情形，则大张庄之教民不但不肯反教，即庄乡人等亦不肯为之保结。推原其故，皆由于今春闹教以后，经委员查验之际，教民反教者，旋即揭去皂神，复又入教，且乘势吓诈，将从前说事之人，亦被讹索代还钱文，如贾庄之赵文等情事。是以此次拳众经过之处，苟非肆行抢掠，则团庄人等皆莫肯禁止，是团练之在今日又不足恃。此其可虑者又一也。

且犹有进者，近日风闻该拳民等皆声言赴平阴、白云峪等处搜杀

教民。又闻坡李庄教民过多，实不容，有愿出与拳民拼命等语。虽该处情形卑府未能深悉，然纷纷传说，适足以激怒众人。卑府忝居一郡，似此情形实不敢不为之远虑。现已拟就简明告示刷印，饬发各属张贴劝禁；并通饬各属一体清查保甲，填注门牌；谕令各团长首事人等练集各团互相联络，辨明拳会匪徒，遇有大股滋事匪徒，劝之不散，即行集团捕拿；并督饬州县防营，激励团庄，以期得力。除分别札饬遵照外，所有卑属地方情形吃紧缘由，理合据实驰禀鉴核训示祗遵。

敬再禀者：窃卑府于本月初六日，接奉宪台钧函，谕令赴茌平巡缉等因。当因郡城甫经谕饬员绅办理保甲事宜，尚未清有头绪，遂即赶紧清理，于初八日由博平一带巡赴茌平。据豫令面禀，近日有妖民假充负贩及乞丐等人，在四乡庄村井内抛撒毒药，居民俱各惊惶。现已拿获罗凤贞、张文法两名。堂讯三日，该犯闭口不言，迭加严刑，仍坚不出声，惟低头诵天主教经，形近疯魔，恳请就近提讯等情。据此，当于本月十一日提犯鞫讯。该犯罗凤贞到堂之始，果低头诵经不语，问之但有微笑。卑府示以大令，且大声喝谓邪不胜正。该犯若有惧色。始据供称系朝城秦神付〔甫〕给伊毒药盘川，令伊撒入井内，伊已撒过十多口井。又据张文法供指罗凤贞为神付〔甫〕，罗凤贞约伊至教堂，给伊药末并盘川，令伊撒入井内。伊供撒过五座庄内井口，毒死者闻亦不少各等语。再三究诘，矢口不移。以水试药，水即翻泡上涌，变为黑色。访查境内居民已有受毒者。查该犯等受神付〔甫〕指使，以毒药撒入井内，意在毒毙合庄吃水之人，迨至被获到案。又复熬刑不语，低头诵经，假装疯魔，坚不吐供。核其情罪与用毒药杀人者无异，实属罪不容诛。当此谣传四起，居民不安，若待辗转禀明办理，设该犯等瘐毙囹圄，转致幸逃显戮。且党羽众多，尤恐罪囚被劫，其患何可胜道。况此等妖民最足惑人心，既经讯明，尤未便拘泥成例。当即恭请大令饬令豫令，将该犯等绑赴市曹，即行正法。观者如堵，人人称快，洵足以弭祸端而昭炯戒。卑府即于是日回郡。除仍饬查拿余犯务获究办，并谕令居民人等严加防范外，所有卑府赴茌、博巡缉及讯明妖民就地正法缘由，理合附禀查核。

批：禀单均悉。所撰简明告示甚善。妖民罗凤贞、张文法讯明即

行正法，办理尤善。现在徒匪充斥，非亟用重典，不能惩凶暴，非曲为劝谕，不能散胁从。东省兵力本单，近日抽调六营北援天津，而本省东、北两路设防又极吃紧，各州县纷纷请拨兵队，几有顾此失彼之虞。现与各路将领熟商，惟有将分防队伍调齐扼要驻扎一处，有警即合队驰往掩捕，严行剿办，无留余孽，或是解以止解办法。否则处处增戍，节节设防，微论无此兵力，即有之愈分愈单，匪反乘我之隙，而扰之矣。团练固不足恃，然当此内忧外患，环起丛兴之际，亦不能不设法整顿，化无用为有用。惟患不能得如许勤能牧令公正绅士耳。仰即督饬所属，随时酌量妥筹办理。缴。

9. 聊城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本月初八日，卑县访闻黄河涯一带有匪徒滋扰情事。正在诣勘间，即据地保张孝全禀称，本月初七日，黄河涯庄民人张万有家，突被拳匪高传和率领三十余人强劫去牛、驴、衣物。庄长张文炳向其阻拦，被高传和等架去。伊率同团丁庄众人等追至茌平境，与拳众相遇。团丁杜广秀、于学礼均被拒伤身死，张连聚亦被拒伤。张文炳仍被架去，已赴茌平，禀报在案。当场拿获匪首丁二即丁沨楼一名，捆送到案，恳请讯究等情。并据事主张万有，社长胥笃庆等呈同前由各到县。据经提讯丁二供认纠同拳匪高传和等强劫掳人，拒杀团丁不讳。当将丁二收禁。

正在诣勘间，又据马官庄地保李凤昌禀，本月初六日夜，有贼赴马双印家行窃。团丁往捕，该匪拒捕，被团丁格杀一贼，恳请勘验等情。随即飞骑驰赴黄河涯等庄，勘得黄河涯庄张万有家被拳匪劫去牛驴、衣物属实。提讯事主张万有及社长胥笃庆等佥称团丁杜广秀、于学礼委因张文炳被匪架去，追至茌平地方，均被匪拒伤身死。张连聚并被拒伤。卑职闻信带领勇役，并会同武卫右军先锋左营中哨马队郝哨官廷璧飞驰追往。行至茌平杨家庄一带，该匪等一闻队伍将【至】，亦即四散。卑职当即折回。查于学礼等被匪拒伤身死，情殊可怜，即经卑职酌赏钱文以示体恤。又勘得马官庄不知姓名窃贼，被炮轰伤身死属实。提讯庄众人等，佥称不知姓名窃贼。委因独自潜赴马双印家

行窃，尚未得财，事主觉喊捕。该贼持械拒捕，被团丁追捕格杀等语。当将已死贼人验明，尸令棺殓，取结附卷。

查丁二即丁沨楼，纠众强劫，架人滋事，经团丁追至茌平县境，辄敢率众拒杀团民，致酿巨案。且据该犯供认，冒充拳民，各处滋扰，实属不法。本应照章将犯正法，惟事主张文炳尚未回归，若遽尔惩办，恐张文炳性命莫保。现经商明本府，俟将张文炳放回，再行照章办理。除移会茌平县验明被杀团丁杜广秀等尸伤，开单禀报，并会同严拿在逃各犯务获究报外，是否有当，理合驰禀查核。

批：禀悉。仰将张文炳赶紧找回后，即将该匪丁二照章惩办。一面查缉余匪高传和等务获究报。缴。

10. 聊城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1900年8月16日）

敬禀者：案蒙台批以据卑县禀，张万有被拳匪高传和等强劫牛、驴、衣物，并将张文炳架去。团丁杜广秀等追捕被贼拒伤身死。获犯丁二即丁沨楼，讯明惩办一案。饬即将被贼架去之张文炳找回。丁二即丁沨楼即行照章惩办等因。当经卑职会同郝哨官访查张文炳下落。旋于十二日准郝哨官查明张文炳在茌平县境之广平寺庄武生班玉祥家关禁。即当经该哨官设法将张文炳找获，并将班玉祥一并获案，禀请本府提讯。班玉祥等供词狡展，发交卑县研鞫等因。查验张文炳左臂膊等处有铁器伤，开单饬医。讯据张文炳供称，本月初七日，有拳匪三十余人，齐至伊庄，硬说庄人张万有曾入洋教，即欲抢掠。经伊向前拦阻，讵该匪等即将伊捆缚两手，用刀扎伤，并将伊架至茌平境广平寺地方住歇两宿。因无人说钱赎人，言说即要杀害，并复将送至该庄家空庙内关禁。初十日夜，又将伊送至班玉祥家窝藏。嗣经营队前往，将伊找获等语。

提讯班玉祥，据称伊系茌平县广平村武生。伊平日在家习学弓箭，并不多事。本月初十日，有本庄人周四等多人，将张文炳架至庙内关禁，因无人说合，欲将张文炳杀害。伊因与张文炳同案交好，前往拦阻，是晚周四等即将张文炳送至伊家。经伊从中说合，并令张文炳函会该庄冯团长等出京钱七十千文取赎，钱尚未交，即经营队将张

文炳找获，并将伊带案。伊向与丁二并不认识，亦未作窝家窝留盗贼情事等情。除查明不停刑日期将丁二即丁沨楼绑赴市曹，即行照章正法，以昭炯戒，一面再行提讯班玉祥有无窝匪不法情事，并会同在平县严缉在逃各犯务获究报外，所有被匪架去之张文炳现已找回，并将丁二即丁沨楼正法缘由，禀报查核。

再，闻案内逸匪有梁沨阁，现经在平县拿获，容俟关提到日讯明，另文禀办，合并声明。

敬再禀者：窃照此次被匪拒伤身死之团丁杜广秀、于学礼三名，实属异常出力，死事亦惨，业经本府暨卑职均各捐廉给钱。惟既为团练，御贼是其本分，乃奋不顾身，竟能越境追赶，致被拒伤，不居人后，实属力顾大局，勇敢有为。各该团丁家各贫穷，朝不谋夕。

查杜广秀曾祖、祖父少年早逝，三代孀守茹苦抚孤，现存祖母年逾八旬，所遗幼子年甫七龄。于学礼身受多伤，死事尤惨。张连聚无子，仅遗一妻二女，尤为可悯。可否仰乞恩施，分别重轻，量予抚恤。此次追贼并将张文炳查获之哨官郝廷璧，应由本府禀请宪台给奖。其团长文生张文炳与文生胥笃庆、黄玉藻、冯玉魁平日整顿团防不遗余力，故能临时不致退缩。张文炳被掳身受凌虐，幸得生还，且能拿获巨憝，讯明惩办，均属奋勉可嘉，不微无劳足录。合无仰恳宪恩各给予功牌，以示鼓励。

批：禀单均悉。郝哨官廷璧现将被架之张文炳找回，并拿获窝主，询属勤奋有为。该哨官著记大功三次。其被匪拒伤身死之团丁杜广秀等三名，情殊可悯，共赏银一百两，即先由县分别垫发，以示矜恤。一面备具文领，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团长【张】文炳等四名，均准赏给六品功牌各一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转给收执。一面关提匪犯梁沨阁到案，提同班玉祥质讯确情，录供禀办。仍会同严缉逸匪务获究报。缴。

11.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1900年8月2日）

敬禀者：案查前蒙宪台札饬，以各属嗣后如拿获土匪，讯明并无枉纵，即行就地正法等因。仰见大帅除莠安良，因时制宜之至意，下

怀钦佩莫可名言。当经转行各属查照遵办。

伏查卑属之博、清两县，匪徒出没，扰累闾阎。卑府前经饬派新军先锋中路马队后哨尹哨官裕水，由茌平移扎博境之韩庄屯，兼顾清平。该哨官自到防以来，巡缉弹压甚为得力。昨据来郡面禀，以该哨官带队巡哨，行至清平之丁马庄，拿获冒充拳会、砍毁电杆、劫掠平民之匪犯刘金春等，并夺回原赃，将犯送交清平县审办等情。正饬该县办间，旋据该县禀报，以本月十七日早，有匪徒多人，闯入事主丁勇远家搜劫衣物。经该处团长齐集团丁捕拿，适尹哨官带队踵至，跟踪追获匪犯刘金春、滕连和、曹魁选三名，并夺回原赃。提讯该匪刘金春、滕连和、曹魁选，佥供博平县人。孙庆有、刘玉臣即刘义臣、尹东海均系头目。刘玉臣在博境李桥宣元始天尊神象，并制替天行道黄旗、令箭等件，纠集百余人到处滋扰。本月十五六等日，伊等听从刘玉臣、孙庆有伙同娃娃队砍毁魏家湾等处电杆。十七日复听从尹东海，抢劫丁马庄平民丁永远家衣物。经团丁勇队追回原赃。至砍毁电杆以为系洋人之物。被拿时伊等分用刀枪抗拒，即被拿获等情。

又据博平县彭宝铭禀报，以庄民赵克明家，于本月十四日夜，被匪捏称系属教民，越房进院，劫去牛驴衣物。赵克明喊同邻佑李文法、冯玉环等捕拿，均被拒伤。李文法即因伤身死。适有博平县拳民赫虎臣等率领拳众在杨庄一带集聚，意欲来郡谒见卑府，面求杀贼立功。闻知前信，即率领拳众协同该县缉役，拿获冯五、康四、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等五名，并起获原赃送交该县。讯因冯五因与赵克明有仇，捏称赵克明系属教民，邀同康四等强劫泄忿等情。卑府均先经访闻前情。因各该犯等或系抢劫平民砍毁电杆之犯，或系与人挟仇冒充拳会，拒捕伤人，均系土匪。当此外患相迫，自应先清内讧。即经饬会从严尽法惩办。旋据清平县禀报，业将刘金春等三名讯明正法。又据博平县彭宝铭以复讯冯五、康四供认，捏称赵克明系属肆行抢劫情罪相符，即行就地正法。其同获之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供认在外把风，应否提府审办请示。复经卑府以强盗在外把风，与上盗各犯本系同恶相济，无分首从，一律惩办。值此土匪充斥，不必拘泥提审之例，批令与冯五等一并处决，以期惩一儆百。至拳匪赫虎臣向尚安分，并无为匪不法，此次竟能首先拿获土匪呈送，可见与假冒混

充者不同。

获犯后仍退居杨庄。即经派员聊县曹令暨新军左营郝哨官廷璧亲诣查看，见该拳民等聚有一二百人，一闻官来皆出迎道左。诘其何为聚众，声称情愿投效北上助战，断不敢滋事等情。情词甚为恳切。一面派人密查该拳民等居住杨庄及路过梁家浅各处，均系紧闭店门，不准私出，一切食物，公买公卖，并无丝毫抑勒。询访各处居民，佥称实无讹抢扰害情事。卑府查此股拳民人等，既未滋事，又能拿获冒充拳会抢掠平民之土匪五名，讯明正法。迨诘其聚众之故，则又慨然以情愿投效北上为词，其情形既与土匪逾殊，自未便施以剿办。当经卑府传谕赫虎臣等剀切开导，晓以利害；又申明有功必赏，为恶必罚之义。因其拿获土匪酌赏百余金，令即作为盘川归家安业。该拳民等皆叩头唯唯听命，于一二日间悉皆解散。此卑府近日严办土匪，遣散拳众之实在情形也。除督饬各州县严缉逸匪孙庆有等务获究办外，理合据实驰禀鉴核。

再，尹哨官裕水前在茌平，因勇队争闹稍有不合，当经卑府将其调回严加训饬。旋即派赴博平之韩官屯一带驻扎。该哨官到防后，卑府时时密查其于博、平两县巡哨缉捕各事宜，颇能力图奋勉，极称得力，该处人民亦均爱戴，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前据清平梅令禀报，会同尹哨官裕水拿获匪犯刘金春等三名，讯明就地正法。当经分别给奖。续据博平彭令报获匪犯冯五等五名，亦经批饬讯明严办。至赫虎臣等麇聚杨庄一带，虽无为匪不法情事，任其久聚，终恐别酿衅端。该府酌给川资责令解散归农，办理极为妥善。仰仍督饬各州县防营实力谕禁，认真巡缉，毋任匪徒时聚时散，扰累地方，并严拿逸犯孙庆有等务获究报。缴。

12.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1900年8月26日）

敬禀者：窃卑府用舟前禀，遵奉宪札驰赴临清，会同标下致祥办理冠县之梨园屯十八村各匪。据卑职方德随时查探匪情，尚在麇集。七月二十一日，卑府带马、步府勇同先锋中路左营马队，并冠县程令带领县队到州，适营务处何道亦到，会晤筹商。此股土匪，非捣穴擒

渠，大示惩创，不足以寒贼胆，而清盗源。酌定卑府带领马、步府勇并程令勇队，标下带领前营步队，闵千总文章带领先锋中路马队，均于二十二日半夜在威县之邵堌取齐。该处距梨园屯十五六里，距干集十七八里。卑府当饬马队三十骑随往干集兜截；以七十骑并冠县勇队，令闵千总随标下之队衔枚疾驰，乘夜进发。二十三日黎明，卑府到干集，标下同闵千总到梨园屯。标下挑选奋勇弁兵一百名，分马队一半，同力进攻，其余马、步勇队在该庄围绕截击，布置妥贴。该匪初未知觉，未及出庄抗拒。即派马队由庄东冲入，步队由庄南冲入。旋见匪众环列庄内，有悍匪持械吹号迎扑，势甚凶猛。我军齐力涌进，远则枪轰，近则刀刺，当场格毙匪徒多名。标下见匪队渐乱，复派得力弁勇入庄助剿，生擒匪首阎书勤，余匪四溃。其潜匿民房者，未便搜捕。其败退庄外者，早有马、步队在外埋伏，合力夹攻，大获全胜。幸而兔脱之匪至干集，又遇卑府与卑职等伏兵迎头堵击，多被斩获。此一役也，计卑府、卑职共俘匪三十一名，夺马四匹。标下步队共俘匪首阎书勤等三十九名，夺马四匹。闵千总马队共俘匪二十七名，夺马八匹。并各营队夺获刀叉、枪炮、锣鼓、大号等多件。又搜出大小黄旗十余手，皆伪编营哨字样。其猖狂不法，确有可凭。标下查点我军，惟卑营前哨正兵毕连书，头受刀伤数处，抬回哨队，在路身亡。左哨正兵孙广汉，左腿被枪子穿过，伤痕甚重。此外并无折损。此皆仰赖大帅德威，得平此股巨患也。

标下即于是日整队回防。卑府带同马、步队留住干集。饬经程令亲诣查验格毙各匪，就令乡地掩埋。查阎书勤，系梨园屯教案内著名渠魁，前经卑府勇队二十四年二月枪伤未毙，历年以来，又犯案多次，购捕未获。现今复敢造言聚众，在于该屯一带横行无忌。现经官兵捕获，远近皆为快心。程令查验毙伤人数，共计二十八名。传经地保辨认，确皆匪伙，并未误伤良民。现在该庄已无匪人存留，其潜匿民家者，已易装逃散。

卑府于二十四日偕程令仍回临清，亲提一干匪犯研讯。阎书勤一名供认为首纠众，历犯各案不讳，其余均供认随从阎书勤为匪，抢掠不止一次。复经营务处提讯，供亦相符。谨按照土匪章程于二十五、六七三日，先将阎书勤等二十九名一并就地正法。其余六十八名，或

被匪首逼胁，自悔其非，或迫于饥年入伙未久，皆从末减之条，予以自新之路，均已分别取保开释；或供词未确，发回冠县再行研讯，不敢消〔稍〕有枉滥，以仰体我大帅好生之德。盖渠县〔魁〕既已授首，余孽渐必革心。卑府等尽力协谋，冀以上纾廑念。所有卑府等会同剿捕梨园屯一股土匪暨何道筹商讯办各缘由，除标下已将大概情形先行驰禀宪鉴外，理合复陈会禀大帅查核。是否有当，敬乞批示祗遵。

再，此禀是标下致祥主稿，卑府用舟暨卑职方德会衔，不及会印，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参将会同洪守、程令等在梨园屯等处，生擒积年漏网匪首阎书勤等九十七名，会讯明确，即将匪首阎书勤等二十九名照章就地正法，其余被胁各犯分别保释发县讯办，并夺获枪炮等件，办理甚属妥善。著将该参将前记大过一并销去，乃与洪守、程令、闵千总各记大功三次。受伤勇丁拨医妥为调治，并按等给赏，饬由先锋粮饷局核发，仰即备文赴局具领。出力弁勇随批饬发功牌二十张，择尤填给，仍存候汇案核奖；并赏银二百两，由善后局核发。枪械等项，留营备用。所获马匹，即由各营变价充赏。并由该参将移会洪守、程令、闵千总等知照。缴。

13.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1900年8月27日）

敬禀者：窃卑府日前到坝，据张秋南北运委员及该镇绅耆等来禀，以近日张秋、十里堡、南北两岸有著名土匪宫五即宫得胜、李甲林、汤传信等，在于十里堡、红庙附近啸聚唱戏，势甚猖狂。张秋现有前大军机许眷属寄寓，请队驻防巡缉等情。当将余哨官春园马队分扎弹压。嗣过河谒见粮道松道、获运河道楼丕，亦谓十里堡附近有匪二三百人演戏聚众，并有图抢陈臬司军械船之说。幸曹州龙镇派来马、步勇队弹压，可以放心。卑府详访土人，宫五即宫得胜为总头目。其余著名匪首李甲林、汤传信、戚殿甲、刘二麻仔、于得胜即于二憨等，手下均有二三十人，近日已聚成一处，推宫五为总当家。宫五往来骑马，并不避人，势甚凶横等语。卑府回坝后，当即饬马、步

各勇购线踩缉。二十五日东阿县李令光华来见，访明匪首李甲林在张秋一带游弋。派役带同眼线与余哨官【将】该犯缉获，起获原赃衣服口袋，一并解送【坝】上。

卑府当即督同李令提犯研讯。据李甲林即李三黑供，东阿县西汪村人，年二十九岁，一向在外游荡，与宫五、汤传信、戚殿甲、于得胜、刘二麻仔、尹四妮等，均系杆子头手下人，时分时合，在于各处劫窃。本年六月底，伊与宫五、戚殿甲、于二憨等，纠伙抢过侯家河船上银钱衣物，每人分银三十多两，钱十几千。七月初间，又在小冯庄赵姓钱店牵得骡子五头，马一匹，并银钱衣物。宫五分马一匹。骡子经宫五的人交给店主路迎本卖了，每人分钱十一千。汤传信抢酆家庄银钱，也曾约伊，未去。八月初间，戚殿甲在戴庙知道军装船上快枪，想要讹借，遂约伊与宫五、于二憨、刘二麻仔、汤传信、尹四妮等各纠伙党，在于十里堡附近会齐，就在红庙唱戏两回，聚有二百来人，推宫五为总当家。不料曹州马、步队赶到，将汤传信、贾得胜打死，把众人冲散。宫五等在店内即被勇役拿获。伊坐小船逃到张秋躲避，就被访拿。不知戚得胜等现逃何处等供。

查宫五即宫得胜，本是粮帮混子，从前都叫张小五。每随粮船在于沿河纠抢讹诈。近两年来，在于东阿县、寿张两岸结伙抢劫，今被捕获，实属恶贯满盈。该匪党与〔羽〕甚众，南岸、安山、戴庙、十里堡一带伙类尤多，疏脱可虞。当经卑府派弁饬令马队哨官张殿甲，将该匪首宫五及店主路迎本，于二十九日连赃马二匹押解至工（?）。讯据宫五供称，本名张小五，系阳谷县安乐镇人。前当粮船水手，因同粮帮混子讹抢出名，才改姓名宫得胜。近年搬在寿张境住，与戚殿甲、李甲林、汤传【信】、刘而〔二〕麻仔、于而〔二〕憨、尹四妮等就在寿、东、阳谷南北两岸抢过几回案子。本年六、七月同李甲林、戚殿甲等抢过侯家河船上银钱。又牵过小冯家庄钱铺骡子五头，马一匹，并钱银、衣服口袋。每人分得银子三十多两，钱十几吊。伊分马一匹，自己骑，骡子二头，交给路迎本转卖了。本月初十后，戚殿甲在戴庙要想讹借军械船上快枪，纠约李甲林、汤传信等在红庙唱戏聚齐，推伊总当家，共有二百来人。还没动手，就被曹州马、步队赶到，将汤传信、贾得胜格杀。众人都各自逃跑。【伊】藏在店内就

被马勇与各处兵役拿住。原赃马匹、洋枪已蒙起获，给事主认领。不知戚殿甲等现逃何处等供。随提李甲林质究，供亦相符。赃经主认，正盗无疑。

查该匪首宫五即宫得胜，本名张小五，李甲林即李三黑，执持洋枪，纠伙叠劫，已属愍不畏法，罪无可逭。况值粮河两道司漕文武近在咫尺，竟敢目无法纪、唱戏聚众，更为土匪之尤。自应按照新章惩办，以昭炯戒。漕船全帮将次到坝，船户水手不下万人，难保不无土匪帮混窥伺滋事。卑府于讯明后，即饬东阿李令将该二犯在于坝头就地正法，以示惩儆，藉资镇压。除饬李令按照该犯等详细供词，查明报案具实禀报外，所有著名土匪照章惩办缘由，理合驰禀大帅钧鉴，俯赐批示遵饬。

再，曹镇马队哨官把总理，此案格毙、擒获匪首正犯八名之多，洵属勇往奋迅，异常出力，拟请恩施给予记大功二次。获犯勇队，酌予赏项，以资鼓励。至戚三元、李金玉、尹由子、田廷寅四犯，已由该把总解赴寿张、阳谷等县归案讯办。店主路迎本，不认代为销赃，宫五亦代为剖办，应由李令带县研讯，并请行曹州龙镇知照。合并声明。

批：据禀会督营县先后拿获匪首李甲林等讯办缘由已悉。此案现准曹镇呈报，当将曹镇暨该守各记大功三次。李令光华、余哨官春园、左都司钊、张哨官殿甲各记大功二次。在事出力马、步勇队共赏银一百两、功牌十张。赏银已饬菏泽陈令就近垫交，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功牌随咨印发，一并交由曹镇，查明出力各勇队酌量分赏，以示奖励。匪犯戚三元等即经该哨官解赴寿张、阳谷等县归案讯办，应即委员会同各该县迅速讯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候咨会曹镇查照。缴。

14.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1900年9月6日）

敬禀者：窃卑府前奉宪札，饬赴临清会同方统领致祥，办理冠县梨园屯十八村各匪。当将带队起程日期禀明在案。

发禀后，即督带马、步府勇并先锋中路马队右哨三十骑，循运河

东西两路进发，一面选派健卒分探匪踪。二十一日驰抵临清。卑职方德率县队马、步与闵千总文章管带先锋中路左营马队七十骑，均已由间道先至。适营务处何道昭然亦由夏津来临。

二十二日，与统领先锋后路各营方副将致祥会晤，彼此筹商。卑府稔知匪首阎书勤等，自武城十二里庄被官兵击败，即纠夏津匪首郝洛有、任寡妇，博平匪首孟兆连、杨付桂等各股合伙。又有直匪宋狮子、刘化龙，附近十八村之壑子孟洛珠，各徒众互相联络。各庄教民房屋多被拆毁，唯梨【园】屯教屋尚存，为匪党往来屯聚之处。现在匪焰既张，附和日众，若不及早扑灭，必致势成燎原，为直东巨患。自非捣穴擒渠大示惩创，不能断根株而绝响应。即定于次日前往兜剿。是日午后，据探勇回禀，阎、宋两匪二十一日饭后，在郝村枣园一带讹抢，约有四五百人，仍折回梨园屯、小里堌等处。并据十八村团长潘光美等具禀，阎、宋各匪扰害闾阎，势甚凶横，并威迫各村不准团练。令首事张除庆间道来迎，请兵剿办。卑府等询悉，近日匪踪均未离梨园巢穴。查由临清前往该屯，仅五十余里，遂与方副将密约乘夜往捕，均于夜半在临清城西四十里威县所属之邵堌庄外取齐。该处南至梨园十五六里，西至干集十七八里，丑寅之间先后赶到。当饬闵千总率马队七十，与县勇随方副将一路前往掩捕。卑府督带马、步府勇并右哨马队三十骑，与卑职方德向干集一带兜截。

二十三日黎明将抵干集，即闻枪炮轰击之声，当令右哨马队飞往助剿。并饬马、步府勇及卑职县勇卫队，散布【干】集之东南，迎头截击。遥见溃出各匪，四散奔窜。经府县勇队合力兜捕，生擒匪犯三十一名，夺获贼马三匹，枪矛、刀械十三件。旋据右哨马队折回干集，询知匪首阎书勤已被马、步勇在庄搜获，经方副将押解回防。闵千总马队获匪二十七名，夺马八匹。方副将步队夺马四匹，获匪三十九名。马、步各营队夺获刀叉、枪炮、锣鼓、大号等多件。又搜出大小黄旗十余手，皆有伪编营哨字样，其猖狂不法确有可据。查点各军方营步勇伤、亡各一名。卑府等留住干集办理善后及弹压一切。格毙悍匪二十八名，当经卑职方德亲诣验明，即饬乡地掩埋，谕令逐一辨认，确皆匪伙，并未误伤良民，亦无匪人存留该屯。

卑府等即于二十四日押犯回临。二十五六七八等日，提犯讯供，

质证明确，分别情节轻重，禀由何道复加研鞫。匪首阎书勤及悍匪等二十九名，皆系叠次抢劫，焚杀抗拒官兵，均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即经按照土匪章程讯明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于合等六十二名，或被匪首逼胁，自悔其非，或因年饥图食，入伙未久。察其情词，尚非虚饰，即从宽取保开释。仍于无保各犯均于左臂刺一月牙形释放，后再有犯即系怙恶不悛，从重惩办。其余李得山等六犯供情狡展，应由卑职方德带县讯明禀办，期无枉纵。

卑府查阎书勤一犯，为梨园屯教案十八魁首恶。前年二月经府勇枪穿未毙，逃匿直境，屡奉总理衙门咨东饬缉未获。该匪愍不畏法，上年冬间，竟敢纠众窜至该屯拒伤弁勇。近复假托拳会，招集直东各匪啸聚十八村一带，杀人放火，恣意讹抢，并迫令各村供给粮草，且不准十八村及威县、曲周附近各村练团。该匪与任妖妇等出入均令人跪道，十八村绅民恨之切齿，而畏其凶暴莫可如何。今幸仰托大帅威福，首恶伏诛，各路悍匪亦正法格毙五十余名，不特十八村一方可冀安静，直东边境亦从此消除一隐患矣。曷胜欣幸。除接仗获匪讯办大概缘由，已经方副将主稿会察，并严缉宋狮子等务获外，所有详细情形及讯明正法、保释、带县复讯各犯姓名，理合缮具清折，察祈大帅鉴核，俯赐批示饬遵。至各营获犯出力弁勇，应由方副将查明请奖，合并陈明。

敬再察者：阎书勤一犯，系闵千总入庄阵获匪犯李三，该犯乞免一死，愿指明匪首。闵千总带领马、步复又入内，督同哨旗秦光宝、什长李占标擒获。经方营要去，该千总未敢争执。李三贷其一死，现在该营作线。卑府既知底细，用再密陈，可否仰恳恩施将闵千总存记汇奖，以资鼓励。谨再请钧安。卑府三十回署，因布置城防，是以出禀稍迟。谨又禀。

批：禀单均悉。此案已于方参将会同该守察内批示，并分别记功核实。饬令分移该守等知照矣。另单禀称闵千总在事尤为出力，应准存候汇案保奖。所获匪犯阎书勤等九十八名，即经该守等会同讯明，应即如禀办理。仰仍督饬冠县迅提李得山等六犯，研讯确情，另行禀办，并严缉逸匪宋狮子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15. 东昌府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1年1月1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据陶副主教万里函称，教民季六及拳匪赫虎臣各节，令即明白禀复，毋自掩饰等因。仰见宪台推诚布公之至意。卑府何敢稍自讳饰，致贻口实于人。兹谨将函内所称各节实在情形，为我宪台陈之。

溯自本年夏间，直省猖乱之初，卑郡壤界毗连，奸宄莠民举有跃跃欲试之势。迨五月内抚拳之谕旨宣播，愈复谣言四起，风鹤皆惊，乡间匪棍聚散无常，莫可究诘。当是时也，四乡绅民，车载马驮迁避入城者，填溢道路，日数百家。不但该教民等咸怀恐惧，即阖城庶士举有戒心。卑府以城防之宜备也，集谕绅团，在古楼南之忠亲王祠设局清查保甲，编注门牌。旋据该绅董等面禀，以南关教民有移居城内者是否一律给予门牌，请示办理。卑府当谕以民、教皆不无赤子，自应一体填给门牌。而该绅董等于填给门牌之时，仍于牌内注明民、教字样，以为便于稽核。而教、董于此，即不无结有微嫌。嗣因乱信日迫，该教民等闻多迁于坡李庄堂内，实自行趋避，非卑府驱逐。

当谣诼蜂起之际，卑府曾谕令驻扎东关之马队哨官郝廷璧，不时分赴南关巡逻，以免匪徒乘隙滋扰，何尝督队到过南关，谕过教民。该教士所称督队驱散教民及尽数杀死之说，自系传闻误会。七月间教民季六、张七、袁五等回家，挟前次清查户口之嫌，在于南关大街及团防保甲局门首酗酒谩骂，肆言无忌，人情汹汹，颇怀愤嫉。据南关地方以恐酿成事端等情禀报前来。卑府因思自拳匪肇乱，迭经严饬地方官民，极力严密防范，幸稍安谧，该教民季六等始敢回家。若复肆言谩骂，万一人心激怒，其变生仓卒，实属防不胜防。遂于十七日传讯季六薄责示惩。并非六月底事，兹将原案卷宗附呈鉴核。

博平县拳匪赫虎臣，前据该县禀称，庄民赵克明家被匪捏称系属教民，肆行抢掠。邻佑李文法、冯玉环等均被拒伤，李文法即因伤身死。适拳民赫虎臣等闻知前信，即率领拳众协同该县缉役拿获冯五、康四、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等，并起获原赃，送交该县讯办。卑府当查此股人众，尚聚于聊、博交界之杨集，并未为匪抢劫，且能拿获冒拳拒杀事主之土匪。又值谕旨宣播之际，自未便显为捕治，概行

严办，而又恐其逗留日久，势必食尽变生。再四思维，惟有遵照宪示谕令北上助战，抑或解散归农。即经密饬聊、博两令，札谕尹、郝两哨官，带队由南北两路前往查看，相机办理。旋据曹令与郝哨官回称，该令等率队驰至【杨】集外，赫虎臣即率众跪迎道左，声称情愿北上，不敢久留。查询首事居民，佥谓并未骚扰。据将赫虎臣随带来省城，给以纱衣一袭令其来见。赫虎臣遂振衣束带，浼六品军功孟昭庆引入二堂叩见。当经卑府晓以利害，谕令恪遵宪示，赶紧北上；如有不愿北上者，亦即解散归农。赫虎臣叩头唯唯听命。卑府因其缉获冒拳抢劫拒杀事主土匪五名之多，赏以百二十金，令其分给出力之人，赶紧北去，毋许逗遛滋事；并令该军功孟昭庆将所戴缨帽与之。此当日之实在情形也。

卑府身任地方，缉捕本分内应为之事，设当日赫虎臣之在杨集骚扰有据，自应立予严惩。卑府饬委聊、博二县令，又辅以尹、郝两哨官督队前驱，正相机剿办之意。迨经各员弁查明则不但未扰闾阎，抑且能拿强盗。虽不能如弁勇民团计功受赏，亦未便任其留去置若罔闻。不得已为一时权宜之计，酌赏盘缠，给予缨帽，以速其北上之行。不然卑府虽愚，亦断不致赏匪养奸，自取切肤之灾，而酿殃民之患。至于人之良莠，民、教何分，卑府尚不歧视。即如季六供称，伊系回家探望母亲。有母可探，可见南关教民、妇女尚有未经迁去者，亦足为并非驱散之一证。

夏间济南府卢守飞函传谕，令将境内教民即日悉数勒令反教，务须取其永远再不习教切实甘结，禀报查考等因。卑府虽立将原信照转，然尚谆嘱各属相机妥办。明知息事宁人，无非宪台权宜一时之至计。卑府之责季六，为其酗酒谩骂，恐滋事端，若逼令反教，岂非与初意自相矛盾。溯查二十四年，卑府办理梨园屯毁庙一案，匪首阎书勤被枪而不死，教中遂嗾令公事照会东省，一再欲去吉道与卑府两人。盖此心不白于教也久矣，幸蒙我宪台知遇之深，使卑府得效心力用，敢将前情据实缕禀。除一面严缉赫虎臣务获解究外，所有遵饬明白禀复，理驰禀陈鉴核。

再，原函内称教民季登朝被杀一案，未据聊城县禀报，已饬该县查明迳复。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候摘复陶副主教万里查照。仍一面严缉逸匪赫虎臣务获究报。并督饬所属各州县，遇有各国教士回内地传教，务即钦遵叠次恭奉谕旨暨现行章程，妥为保护弹压，俾免别滋口实。缴。季六原卷发还。

16. 东昌府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900年1月14日）

敬禀者：窃卑府昨因邱县长屯有匪徒麇聚，欲向冠县梨园屯滋事，并将该县勇目曹中明等捉去。当即据情禀请宪台派拨马统领金叙马队，驰往该县扼要防备。发禀后，于本月十一日晚，复据该县程令禀称：窃卑职晋郡禀尚〔商〕事宜，叩辞后即赴临清禀商王直宪妥速办理。讵临行时接据卑县河北首事禀称，事经该首事托人并亲身前往邱县长屯，向该匪等开导解散，将带队曹中明放回。讵匪徒恃众坚不听说，其势难以理喻，恐酿巨端等情前来。卑职以所禀情形较重，且所带仅止赏派马队十名，仍行单薄，是以县拟在各班挑选人数，即行赴临。正在启行间，据派出役勇探明带队之曹中明已被该匪凌虐致死，弃尸临境东沙河内。该匪等风闻县属已有戒备，窜往直隶清河县境。至勇丁张金德，闻经被匪刑辱不屈，生死逆料。卑职闻信即经分派妥役，星夜前赴直境详探匪踪，并细访曹带队尸身在何地面及跟寻勇丁张金德下落核办。

伏思匪徒始而仇教为名，今则仇官，妄杀勇目，日肆枭张，势将不可复问，必须严拿惩办，方能大折凶锋。而远在隔省更属无从着手。河北一带现在尚未被阑入。而若辈飘忽无常，倘始终并无重兵镇摄，一朝有事断难抵御。仰蒙本府函致东字中军马统带拨队。兹经卑职由郡派出赴茌平探询专差回署，带有马统带回片，谓茌平别无营哨，马统带拟十一日到临斟酌。卑职拟连夜赴临等候商办，探恐仍无队伍致误事机，合无仰恳本府据情转禀赏派队伍下县，藉资弹压等情到府。卑府查该匪等先则仇教，今复仇官，妄杀勇目，实属愍不畏法。

查冠县十八村为直隶清河、威、曲等县村庄环绕，该匪虽窜往直境，难保不倏往倏来，诚非有重兵驻扎防捕，不足以壮声威，而寒匪

胆。除由商临清州并饬该县实力防备外，理合据情飞禀鉴核。查照前禀，迅赐饬拨马队一两哨，赶往梨园屯、红桃园及临清之小芦庄等处扼扎，相机剿捕，以期得力而杜窜扰，实为公便。

批：禀悉。匪徒戕害勇目，势甚猖獗，殊堪痛恨。现已札行吉道、尚道酌拨队伍，会同直隶将吏协力拿办。并已派酿〔镶〕武营林管带秀全率带马队前往矣。仰仍督同冠县程令等严密防范弹压，并保护境内所有教士教堂，毋因直匪窜入滋扰，别滋巨衅，是为至要。此缴。

17. 东昌府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900年1月1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卑属拳匪闹教，令即转饬购线拿获首要，解散胁从，并颁发告示张贴晓谕。又蒙派委本道带领马、步亲兵，在于济东交界处扼要驻扎各等因。仰见我宪台绥靖地方之至意，跽聆之下，钦感莫名。卑府身任地方，何敢不统筹全局，为宪台陈之。

伏查卑属自茌平拳匪闹教以来，博、清、高、恩多被窜扰，屡经督饬各该牧令等严加防范，冀免滋生事端。而该匪旋聚旋散，迄未能一律清静。推原其故，实由该匪等多系邻境、本境土著之户，聚则闹教，散则归家。当其群聚一方，州县官闻信前来，辄已闻风匿迹；迨官吏甫去，旋又麇集。左支右诎，几成以逸待劳之形。间有与地方官相持不退，则皆聚众过多，意存观望。此际操之太急，势必激成变端，惟有反复开导，俾其解散。且卑郡与曹州、临清、直隶壤地相接，盐枭盗匪难保不托名拳会，混迹其间，肆行抢掠。各州县虽有勇役，仅以之侦探巡逻，犹恐不足，若以之弹压该匪，则不但不敷分布，亦且众寡悬殊。而该拳匪等土著居多，则团练又不足恃。卑府日夜筹思，惟有马队之慓迅，可以收此响彼应之效。

窃查卑属茌平地属通衢，教堂林立，为匪徒往来之冲，距高、恩颇近。若于茌平驻扎马队一哨，可以兼顾高、恩。冠县之梨园屯，与临清之小芦红桃园等处接壤，又距直隶威县、曲周最近，威、曲一带习梅拳者亦多，设境内之匪与该处拳会勾通，尤多未便。卑府悉心斟

酌，清平之魏湾地方与冠县、临清俱近，于该处驻扎一哨，即可兼顾临清，且现值粮艘冻阻，清平亦可藉资弹压。郡城东南之七级镇，本属兖州府阳谷县辖境，距卑属之莘县较近，该处盐犯匪徒悉由此以达莘县。而阳谷之坡里庄等，又为教中窟宅。至郡城东、南两关民、教杂处，商贩稠密，尤为扼要。合无仰恳宪恩派拨马队二百，分为四哨，在于茌平、魏湾、七级及郡城东关驻扎，以镇全郡，并可兼顾临清、阳谷之处，出自钧裁。除由卑府督饬所属随时防范严拿首要，并将冬防事宜认真办理外，所有请拨马队扼要驻扎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请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马副将金叙现率所部驰往冠县一带弹压，茌平自觉空虚，现已札调武卫右军马队前队开往填扎矣。至魏湾、七级、该郡东关三处，应由吉道拨队往扎。惟兵分则力单且难照【顾】，只可扼要屯扎，多派侦探，遇事迅赴或较得力。此缴。

18. 博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1900年7月28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与茌平、清平等县连界，自直隶拳民起事以后，四处拳民亦各蜂起，卑境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即经卑职访得县属绅耆赫文津之孙赫虎臣，曾习义和拳，即传令赫虎臣前往开导解散。旋据赫虎臣投称，拳民中有文拳武拳，现聚五百余人，多系茌、博、长清等县人。武拳业由伊传谕开导，均各散为农，约散三百余人。尚有文拳约二百人，因有冒充拳民各处滋事，伊等欲将冒拳滋事之人拿获而后再散等语。

适于本月十五日，据县属地保谢兰生禀，据庄民赵克明投称，十四日夜三更时分，伊家被贼越房进院，行劫牛、驴、衣物。伊喊同邻佑李文法、冯玉环等捕拿，均被贼拒伤，李文法旋即因伤身死。贼即携赃逃逸等语。合报勘缉等情。并据事主赵克明呈同前由各到县。当经卑职带领刑仵会营亲诣勘得该处距城二十里，不近大道，未设墩防。该事主赵克明家被贼行劫牛、驴、衣物，邻人李文法被拒伤身死属实。查验屋内有翻乱情形，并无贼遗油捻器械。勘毕饬仵验得已死李文法仰面，右肋左手各有刃伤一处，合面右后肋刃伤一处，右腿肚

刃伤三处，委系因伤身死。饬验冯玉环颔颏刃伤一处，咽喉左右各有刃伤二处，右肱肘刃伤一处，右臀刃伤一处，右腿肚刃伤一处，验毕分别填格注单，饬医传纪。估赃共值银四十两零。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报词相同。一面派差追捕，即据拳民赫虎臣等协同缉役追获盗犯冯五、康四、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等五名。并起获原赃牛、驴、衣物到县。

提验冯五等，均无拷刺痕迹。讯据冯五、康四、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供称，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伊等与在逃之王逢春、王小二、刘群、林二、冯郭腰会遇，伊冯五因疑电杆系外洋之物，起意砍毁，伊康四等允从。即于是日共十人，各执器械，拆毁县属朱家屯、梁家浅、渡口等处电杆，约有百十株不记确数。是日夜伊冯五起意行劫，康四等允从。即于三更时分，原伙十人分携铁枪刀等械，偕抵县属事主赵克明家门首，留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在外把风接赃，冯五等越房进院，开启大门，劫得牛、驴、衣物，交给冯小小等分携。事主赵克明惊起，喊同邻佑李文法、冯玉环等捕拿。伊冯五与康四砍扎伤李文法、冯玉环，李文法旋即因伤身死。伊等一同携赃逃逸。尚未分赃，即被拿获等语。核与报案相符，再三研讯，矢口不移。

查该匪犯冯五、康四、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结伙行劫得赃，并拒毙捕人、照律均罪应斩决。当经禀明本府批饬，查照宪台檄饬从严办理，于本月二十及二十四日，先后将该犯冯五等五名，照土匪章程严办，以昭炯戒而靖闾阎。除严缉逸盗王逢春等务获究报外，所有勘验获犯，讯供严办缘由，理合驰禀鉴核，俯赐饬属一体截拿解究。至查被毁电杆情形已另案禀明，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令捕获抢劫事主赵克明，并拒伤邻佑李文法案内匪犯冯五、康四、冯小小、冯万林、冯金玉等五名，并追获原赃多件，提讯各犯均供认抢劫拒捕重情不讳，当即按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缉捕尚属得力，着记大功一次，以示奖励。赫虎臣已由东昌洪守酌赏盘费，饬令解散归农，办理甚为妥善。该令仍应随时留心查看，如再遇有乡民纠党盘踞，务即督饬庄长劝谕解散，不得因未滋事，稍涉宽纵。仍严缉逸犯王逢春等务【获】究报。缴。再，禀尾复缮三

行，殊属疏忽，特饬。

19. 博平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1900年7月2日）

敬禀者：窃维卑县地与茌平、清平、高唐等州县紧接，而交界之处教民〔堂〕林立，最易滋事。经卑职饬令各团长严查匪迹，加意防范在案。

讵于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据路樊庄团长禀报，清平县境之十里铺有拳匪麇集多人，诚恐入境，寡难敌众等情。经卑职飞会营汛督率勇役驰往查拿。讵路樊庄、黄家沙窑教民樊士芹等家已被抢掠，樊士芹之父樊宗堂并被架去。经卑职率领各团追捕夺回樊宗堂。尚未被讹银钱。一面亲诣勘得该处距城四十里，不近大路。查验路樊庄教民樊士芹，黄家沙窑教民黄仁庆、刘连杰等三家，被匪强帖〔贴〕皂神，烧毁房檐木料，折坏铁锅属实。余无别故。

次日早，卑职正在该处巡缉，复据报玉皇庙庄有拳匪滋扰情事。立即督同勇役前往，该匪复即逃窜。遂勘得该庄亦与清平连界，距城三十五里。查验该教民赵文灿、赵山、赵文笃、赵登殿四家，被匪烧毁房屋，牵去马牛属实。开单附卷。

查卑县自上年冬间，拳民滋扰教民，几至势不两立。迭蒙宪台示谕，并查拿惩办，拳民渐就敛迹。卑职抵任亦复迭次出示，并严查保甲，整顿团练，惩劝兼施，民、教相安一如平日。无如外匪不绝，防不胜防。因思该匪等聚则为匪，散则称民，节次劝谕不知改悔，究属莠民多良民少。可否于此等拳匪凡在场者，概与格杀勿论之处，理合开具被扰清折驰禀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现在津沽洋兵麇集，拳民均赴前敌助战，其在内地抢掠滋事者，概系土匪冒充。仰即勒限严缉此案首要匪犯，照土匪例从重惩办。倘敢拒捕，格杀勿论，以申法律，而遏乱萌。缴。折存。

20. 博平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日（1900年10月7日）

敬禀者：窃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五日三更时分，访闻驻扎卑

县韩官屯之管带马队左营后哨哨弁尹裕水，缉获拳匪王小文之父王立魁，在营管押。经闻拳匪有聚众赴营索取之信。卑职恐滋事端，当会营汛督率勇役驰赴查拿弹压。而哨官亦闻此信，邀会驻扎茌平县境之管先锋马队左营闵千总文章防剿。讵于初六日早饭时，拳匪聚有百十人，赴韩官屯寨外索还王立魁。经乡团人等说合，将王立魁释放，该匪亦各陆续散回。约距韩官屯五里之镇桥庄，尚剩拳匪六七十人，尹哨弁率队追及。适闵哨官由茌来博撞遇，前后夹击，毙匪十七名，生擒十一名。当有闵哨官正法四名。查点勇丁伤毙四名，受伤二名。卑职与营汛赶到逐一验明，分别饬埋医治。

提讯张八、张长立，清平县人。王立中即王六年，十五岁。张长立即张天荣，年十四岁。常法顺年十八岁。刘二即刘太阿，年十七岁。刘文祥年二十岁。张八年二十二岁。徐彦臣年二十一岁。据供伊等曾经习拳，因有告示严禁，都曰不学，在家务农。本月初六日五更天，李长岭、马家营等到伊等家内，邀伊等往韩官屯讨要神拳王小文之父。伊等不愿。李长岭等说黑〔赫〕虎臣在彼等着，不去有祸，立逼同行。伊等父兄怕祸，将伊等推出。伊等随同李长岭等约有百十余人，于早饭时到韩官屯寨外，向营里要人。经乡团长说合，把人放出。伊等就各回走，陆续散去。到镇桥庄止落六七十人，被马队赶上，伊等四散藏躲。李长岭、马家营拒捕，致被杀毙，伊等亦被拿获。黑〔赫〕虎臣是否在内，向不认识，实不知道等语。

查该犯王立中等所供均系胁从，又多似幼孩，与拳匪不无区别。卑职未敢照章严办。当经解赴本府，听候审办，以昭核实。除悬立重赏会营勒缉逸犯黑〔赫〕虎臣等务获严办外，理合禀请鉴核，俯赐饬属一体截拿，肃此具禀。

批：据禀已悉。匪犯王立中等既已供认习学邪拳，自应严行讯办，何得藉胁从未久等词，因其狡避？似此一味姑息，贻误地方，殊堪痛恨。惟既经解府质审，仰候札饬东昌府提集该犯等严究，讯确情拟议禀办。至此案获犯缘由，前据闵千总禀报，业经札饬该县勒限严缉赫虎臣等，期在必获，尽法惩治。应即如限缉办，毋再纵延干咎。切切。此缴。

21. 博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五日（1900年11月26日）

敬禀者：窃于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卑职访闻拳匪要犯谢小太，曾与平阴县正法之邢兆陆、谢梅魁及在逃之侯三即侯泮龙等同伙抢劫，现在该犯潜回。即于是夜三更时分，会同营汛把总李延椿各率勇役，在谢庄地方将该犯谢小太、谢明魁、谢庆方拿获。又于本月二十九日，访闻该侯泮龙潜自回家，即于是夜五更时，卑职亲督勇役将该犯拿获。先后押解回县。

提验谢小太、谢明魁、谢庆方均无拷刺痕迹。惟提验侯泮龙左臂膊有枪子伤一处。先后提讯，据谢小太、侯泮龙供称，先没为匪案。上年六月间，伊等从长清县人邢兆陆习学邪拳。本年五月间，从邢兆陆当哨长，管五十人。于五月二十九日，同伙百十人抢得县属路樊庄教民樊士芹家衣物，将房檐木料烧毁。又抢得黄家沙窑黄仁庆、刘连杰两家衣物。又于三十日，抢得玉皇庙赵文灿家马匹。七月初间，抢得王麻仔庄不知姓名教民一家。又于十三日，抢得平阴县城南教堂衣物。又十六日，同伙约有三百人，攻打平阴县罗山套石圩未破。伊侯泮龙被兵轰伤左臂，同伙被官兵轰毙一二十人，并被拿去谢梅魁们三人，伊等逃散各处躲避。现始回归，即被拿获等【语】。卑职隔别研讯，供词相同，再三诘究，矢口不移。

查该犯等屡次结伙抢劫，又称充哨官，实属巨匪，诚如宪谕误国殃民皆由此彼〔辈〕作成。因思该犯侯泮龙、谢小太攻打罗山套庄，现在枪子未愈。该犯谢小太与谢梅魁同族，供词确凿。犯系先后拿获，供出一辙，其为正犯无疑。当于十月初一日，照土匪章程将该犯侯泮龙、谢小太绑赴市曹，即行正法枭示，以昭炯戒。除详细录叙供招另文通详外，所有查办拳匪大概情形，理合禀报查考。

再，该犯谢庆方、谢明魁讯称并未习神【拳】，亦未出外滋事。屡次研讯，供词狡展。经卑职细加密访，该犯谢庆方、谢明魁委非安分之人，且系曾学神拳。然复加研鞫，终无口供，可否暂行监禁之处，伏乞批示祗遵。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督率勇役，在谢庄地方先后拿获匪犯谢小太等四名，讯明分别正法，拟办尚属深知愧奋。着与李把总延椿各记

大功一次，咨行注册。至该犯谢庆方等既讯无确供，姑准暂行监禁。仰即查照办理。一面将获犯讯办缘由，照例详报立案。缴。

22.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1901年1月25日）

敬禀者：十二月初一日，蒙宪台批饬，以十一月二十二三两日，匪徒窜入卑境刘莱寺一带及与阿城交界之同城驿，现在是否仍聚，抑又窜往他处，令即据实禀复等因。查十一月二十二日，有匪首王成章等率领匪众窜入卑境刘莱寺一带，劫掳文童赵宗仁家，旋于次日东窜长清县，情形业经查勘禀报。至东阿县同城驿，系与卑县接界，距卑县城六十里。现据探报，尚无匪徒屯聚。但今日该匪等聚散无常，往来靡定，今日查无匪踪，难保明日不麇聚多人；现经视为平静，难保转瞬不突被滋扰。即如刘莱寺自王成章等一股走后，二十七日复闻该处有匪蠢动。当经派拨勇役随同东字营队于二十八日驰往，拿获匪犯于福堂一名，并于步阁、于步行、朱庆岭、蒋宗田四名，格毙数名。闻已由马副将金叙禀报在案。现奉马副将将于步阁等四名发交卑县讯办。除研讯确供另行禀报，一面将地方认真防范，并遵饬悬赏购线，务将各匪首缉获究办外，理合禀陈察核。

批：据禀已悉。仰将未获各匪要匪犯赶紧按名严缉，务获究办。其已获之于步阁等四名，速即确情讯具报毋延。此缴。

23.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1900年3月11日）

敬禀者：窃卑县虽迭获著名匪首，讯供解审。惟虑各处滋事者漏网尚多，不敢以境内已臻安谧，稍涉大意。屡经选派练勇四出缉拿，并严饬各庄团长随时防范。本月初七日午夜，有屡拿未获匪首徐福率党五六十人，突由长清县胡楼地方阑入县境王路店。卑职闻信，立即会营驰往掩捕。中途据报，业由团长张建魁等调集团分路防堵，该匪等不敢停留滋事，即窜入博平县胡子屯。于初八日早复由该处西窜，不知何往等情。当经亲至王路店察看，地方安静，未被滋扰。

查匪徐福即徐发，系何〔和〕尚还俗习拳为匪。久经各处悬赏缉拿，乃该匪自知法网难逃，复敢潜集无赖多人，为挺〔铤〕而走险之

计，实属愍不畏法。除仍严饬团长勇队人等认真防堵侦缉，一面飞咨邻境防营协力堵拿外，理合禀报查核，俯赐饬属一体截拿该匪首徐福务获究报，实为公便。

批：禀悉。已行司通饬各属，一体截拿该匪首徐福等，务获究报矣。现据王领官开福等会禀，该县境内窜聚匪徒，业经四散。核与来禀尚属相符。仰仍遵照前檄会同邻近各州县防营，不分畛域，严密兜拿首要匪犯，期在必获，俾免窜扰滋患。此缴。

24.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

敬禀者：窃本月初七日酉刻，卑职访闻距县城六十里之南乡白庄突有匪徒窜聚，即经会同武卫右军王领官开福督带勇役驰往兜拿。及至该处，据报该匪等闻信先已逃窜，随连夜跟踪追赶。

初八日寅刻，追至东乡姚张庄，讵该匪等折回，一齐于马前列跑叩头。内有一年约六十余岁者，称名朱其运，与众人交口诉称，伊等五十四人，分隶朝城、莘县、聊城、东阿、长清、博平等县，均被拳匪朱士明、韩秃仔，由朝城县沿途辗转裹胁同行。朱士明等并分给伊等枪刀，声称随同赴东边攻打洋人。甫至县境，不料就被查拿。朱士明、韩秃仔因被追紧急，撇下伊等先已骑马分路逃逸，同伙亦多逃散。伊等沿途并无抢掠。原籍均有家室，现在誓各分散回家，恳恩免拿究办等语。并据各将器械呈缴。

当经分拨勇役追缉朱士明等，一面将朱其运等就近带至庄内，逐一问明姓名籍贯，反复研讯，供与前情俱各无异。察看均系鸠形鹄面，衣履不全，且或老或幼，无一凶悍形状。据称被胁同行，尚属可信。当于王领官商酌，拟即一律遣令回籍，以符胁从罔治之义，王领官亦深以为然。随剴切告以利害，此后毋得再从拳匪出外窜聚，致干拿办。朱其运等均各涕泣唯唯。即由卑职捐兼酌给路费，遣役分起押遣回籍安业。除将呈缴枪刀储库，一面会同防营并移会各邻封一体严拿匪首朱士明等务获究报，并仍认真防范，毋令境内再有匪徒窜聚外，理合驰禀查核，俯赐通饬截拿匪首朱士明等究办，实为公便。

批：禀悉。此案前据王领官开福禀报，已檄饬该县等悬赏勒限严

缉匪首朱士明务获究办矣。仰即查照前檄办理，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

25.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1900年7月29日）

敬禀者：案蒙善后局札，以据卑县请领王领官开福会同卑县拿获匪首贾士位案内赏银二百两。查此款赏银本局并未接奉院文，是否指明赴局请领，碍难遽发，令即查复等因。查此案前奉宪札，以王领官禀，会同卑县拿获匪首贾士位，在事出力弁勇赏银二百两，先行垫发，令即备文具领。卑职遵先借银二百两，分赏出力勇役收领，因查此项赏银向赴善后局请领。卑县前获匪犯王立言等由卑职捐廉给发，禀蒙宪台批示，嗣后报获匪犯仍遵饬赴局请领。旋续获匪犯罗洪英，赏银二百两，亦赴善后局具领。此次自应遵办。当将感激下忱禀陈宪鉴，声明此项赏银由卑县备文迳赴善后局请领。并查明尤为出力之练勇翟万盛等，请赏给功牌；一面仍严缉首要各匪务获究报在案。兹奉善后局札饬前因。除禀复外，理合禀请查核，俯赐札知善后局照章饬发，实为公便。

批：已据禀行去善后局核发矣。仰即赴局具领归垫。缴。

26.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1900年8月9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准济南府卢守函开，奉宪台面谕，以拳、教寻仇，势甚燎原，良由教民平日欺凌，以致仇怨日深。因思止沸之策，莫如釜底抽薪。转饬各属令将境内教民悉数勒令反教，取具永远再不习教甘结；所有教堂房屋、器具一律归官。一面出示晓谕平民，不准藉口仇教，再寻衅端。如违，即照土匪惩办等因。捧诵之余，莫名钦佩。

卑职查民、教为仇，激成众怒，诚如宪谕，皆由教民平日欺凌所致。是非釜底抽薪，令教民改弦更张，庶可解仇释忿，各保身家。然自拳民仇教以来，改〔该〕教民等亦深知改悔，往往有央求庄长保令反教，并来县呈恳反教者。因事关交涉，无从主断，听其自便。今既奉传谕令其反教，自应遵照。当经传谕各庄长首事人等，转知教民准

其一律反教，各保身家，如不愿反教，仍听其便。并出示晓谕平民不准藉口仇教，再滋衅端。如敢故违，即照土匪章程从严惩办。而教民因当初被洋人所诱，走入迷途，本有反教之心，求之不得，一闻是谕，随即纷纷央求庄长人等来县投具情甘反教保结。甚有涕泣求见卑职投具甘结，恳请反教。卑职因该教民等既自诚心，情愿反教，亦所不禁，即将教民投具反教保结附卷；一面复示谕责成各庄团长首事等，将反教民人就近妥为保护，毋任拳民滋扰。如遇有匪徒假冒拳民，以仇教为名窜扰滋事，立即查拿报县，从严惩办。现在反教民人均能与乡众说好联和，各相保卫。察看地方民情，颇称平静。

正在禀陈间，蒙本府转准济南府卢守函，以奉宪谕闻前饬教民反教，各州县有勒令刑责等事，恐将来贻人口实，谕令妥慎办理等因。卑职查卑县奉谕劝令教民反教，均属该教民等情愿反教来案呈恳投具保结，并无勒令刑责情事。至出示晓谕，系指平民不准藉仇教为名滋扰地方，如违，照土匪惩办而言，并无令反教告示。第现在拳、教寻仇，中外开衅，匪徒易于蠢动。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自应相机办理，认真防范，以冀仰副宪台顾全大局，绥靖地方之至意。除仍遵照妥慎办理，一面督率团练严密巡防外，所有卑县教民情愿反教，并无勒令刑责情事，地方安谧缘由，理合据实禀请查核。

批：据禀教民悔教，悉由自愿，并无抑勒情形，办理甚属妥善。仰仍遵照迭次批札，认真防范弹压，毋任匪徒滋生衅端。缴。

27.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到（1900年12月4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密札，以访查博平县幕友有欧〔殴〕辱捕官情事。令即会同博汛李把总驰往，将博平刑名金寿嵩，征收周恩霖，帐房马友兰，并仆人曹发拿获，由李把总押解晋省等因。卑职遵即协同李把总，不动声色驰往博平县，将刑名金寿嵩，征收周恩霖，帐房马友兰，并仆人曹发、刘玉等按名获住。惟查杜安一名，先时已经周恩霖开销，不知现往何处谋事，查拿未获。除将金寿嵩、周恩霖、马友兰并曹发、刘玉等均交李把总妥为押解，并由卑职添派勇队随同护送晋省，一面仍查拿杜安务获解审外，所有遵饬会同密拿金寿嵩等交李

把总押解晋省缘由，理合禀复查核。

批：禀悉。已将金寿嵩等饬发臬司讯办矣。仰即知照。仍严拿杜安务获解报。缴。

28.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900年3月2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以据马主教天恩函称，卑县三里堂、禅周寺等处均聚匪人，总领系三里堂僧人徐福，琉璃寺蒋宗领等，近日散帖邀聚拳匪等情。饬即会同王领官开福确查缉办，毋任聚众滋衅。并蒙洋务局札同前因各到县。蒙此，查和尚徐福法名绪福，俗家姓白。系博平县白庄人。自幼在县境三里堂出家。二十四年间，徐福潜回原籍，与族人争继涉讼，被师广鉴查知，逐令还俗。徐福遂流而为匪。前经卑职传讯师广鉴，押追徐福未得，交首事人等保回，责令协同务将徐福找获送案。广鉴因被波累怨恨，欲得徐福而甘心，而徐福因此不敢复至三里堂等处。嗣被查拿紧急。本月初七日，突由长清胡楼地方率党五六十人阑入县境王路店，即向博平县迤西一带窜去。适奉前因。遵即会同王领官查明三里堂、禅周寺，当时并无匪徒聚集。琉璃寺蒋宗领暨马家沙窝李怀清等，均无不法确据。刘玉成系有名匪犯，业因严拿逃窜，不知去向。此次均无散帖集匪情事。惟当此著名首要未尽芟夷，虽迭次出示谆谆劝谕，深恐乡愚目不识丁，罔知利害，今日查为良民，将来误被煽诱。卑职当复连日挨庄传集首事团长人等，申明前次投具不敢任众习拳为匪甘结，切实告诫。并将本府编发劝民歌分给各处，辗转讲解开导，务冀地方日臻安谧，以仰副宪台弭暴安良之至意。除仍悬赏购线严缉匪首徐福等务获究办外，理合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勒限严缉匪首徐福等务获究办。缴。

29.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

敬禀者：窃六月初三日，蒙宪台排单札开，以据马主教天恩函称，卑县王莫庄王青山等拳首传帖邀人，定要枪杀张庄等处教民。五月二十七日，赵庄、张刷子庄教民被匪搜刮一空，已经报案。风闻同

日枕庄亦被抢掠等语。饬即会同防营驰往缉办报查等因。并奉本府转饬同前各到县。蒙此，遵即会同地【方】防营驰赴王莫庄等处，向各庄长查问。王青山等均于今春北去未回，并无传帖邀人情事。张刷子庄、枕庄教民均未被抢。赵庄只有教民方传玺家于五月二十七日夜，被贼窃去钱物、牲口，业经勘讯禀报在案。

惟卑县地处冲要，近日纷传直隶闹教得势情形，致城乡均有除灭洋教，官不禁办等讹言。虽屡经严谕禁止，并饬绅耆分投解说，而谣议纷纷，终难尽息。六月初二日夜，随有外来拳匪，烧毁阎屯教民王立方家土屋二间。初三、初四等日夜，贾庄教民贾景运，姚张庄教民李福汗等家，亦被烧抢。卑职闻信先后会同防营驰往查拿，而该匪等均已窜散无踪。即经分别勘讯取结。

正在具禀间，讵初七日下午，复有拳匪多人在大张庄外，截杀教妇张李氏等二名。查该庄距城三十五里，距长清潘家店仅止二十五里，先经该处防营闻信就近驰往弹压。因该匪等不退，勇队分用枪刀轰格，致毙两匪，并将旁观平民崔圣训误轰致伤身死，匪随四散。该营亦即回防。

卑职据报即赴该处逐一验明各尸身，填格棺殓。并酌给崔圣训家属抚恤钱文。查该匪等乘邻省不靖，辄藉灭教为名，突起滋闹，实堪痛恨。现虽被击四散，第未遭巨创，难保不复图窜扰。卑职当此时局，惟有殚竭血诚，认真防范，并偕防营将滋事匪首设法严拿，务获究办，以靖地方。除勘验缘由填格另行呈报外，理合禀请查核。

批：据禀已悉。外兵麇集津沽，拳民均赴前敌助战，其在内地游弋叠酿焚抢重案，概系土匪假托冒充，殊堪痛恨。亟应钦遵本月初五日谕旨，严行查拿，按照土匪章程从重惩办，以戢凶暴而安善良。仰即会同邻近州县防营，务将此次滋事匪徒获案讯办，毋稍纵延。缴。

30.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保祥蒙宪台札委，以访闻茌、长、禹等县交界地方，现有匪徒冒充义和拳民聚众滋扰。令即驰赴茌平等县巡缉弹压，并饬发告示张贴等因。遵即束装会同马队吴领官凤岭，挨次驰抵茌平

县，会晤卑职豫咸，查奉宪札，当经出示剀切晓谕，一面整顿团练，认真巡防。并令教民一律来案投具反教甘结，以释民、教仇怨。日前曾有拳众经过，即经设法劝解，谕令有勇者北上助战，无勇者回家安业，不准聚众滋扰。该拳民等颇知感激，亦即一律解散，并未逗遛滋事。

兹奉前因，卑职等复会同吴领官亲诣四邻，周历巡缉，接见首事团长，告以遇有外来匪徒冒充拳民，藉口仇教聚众滋扰，立即集团长捕拿首要，报官究治，劝散胁从，并将告示发交各庄首事团长张贴遵照。察看地方尚称安静，并无匪徒冒充拳民聚众滋扰情事，堪以仰慰宪廑。第际此时事多艰，匪徒易于蠢动，自应严加防范，以安闾阎。除仍由卑职豫咸会督防营团勇严密巡缉，查拿解散，认真办理外，所有会同巡查茌境现无匪徒聚众滋扰缘由，理合据实禀复查核，俯赐销差，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境内伏莽最多，仰仍随时会督营团严缉首要，解散胁从，并不时驰赴四乡，于匪徒出没地方认真稽查，剀切劝禁，以消隐患而遏乱萌。至教民反教与否，仍应听其自便，不得勒令具结反教，俾免别滋衅端。并由该令移会李令保祥知照。缴。

31.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1900年8月7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早，访闻初七日晚，有聊城县民张文炳被外来拳匪架走，经团练追捕，至卑县边境之陶家海庄，被匪拒杀团民二人情事。卑职当率队勇驰往查拿。途次接据该处地保张立功禀称，本月初七日晚，有聊城团练于学礼、杜骆、张荣等多人，因庄民张文炳被匪架去，跟踪追捕至县境陶家海庄。于学礼、杜骆被拳匪拒伤身死，张荣亦被拒伤。该庄集团协同聊城团练捕拿，将拳匪头目丁瀛楼拿获，余匪击散逃窜无踪。团民将丁瀛楼就近送交聊城县收审，合报验缉等情。卑职即调齐刑仵亲诣勘得该处陶家海庄距城四十里。验明于学礼、杜骆各尸身委系被匪拒伤身死，张荣亦被拒伤属实，分别开单填格，尸令抬回棺殓。差查被架之张文炳无着。随传该处地邻陶汝芙、陶全芝并聊城县团长张连元，尸亲于学礼，受伤人张

荣等集讯。据供于学礼、杜骆委因张文炳被拳匪架走，追捕被匪拒伤身死，张荣亦被拒伤。余与报词相同。取具领结。发给伤药，饬令张荣回籍养伤。

查该匪等在聊境窜扰架人，希图勒索，经团练追捕至卑境，拒杀团民，殊堪痛恨。虽经立时集团兜捕，拿获头目丁濕楼一名，余匪一律击散。第此等匪徒聚散靡常，往来无定，惟有督率团练勇队随时认真防剿，以靖地方。除将验讯缘由录供开单，移会聊城县提犯就近传集被架家属人等确讯禀办，一面会同严缉此案首要各犯，并查被架之张文炳务获究报外，所有聊民追匪至茌，被匪拒伤身死，验讯大概情形，并协获匪首丁濕楼送交聊城县收审缘由，理合驰禀查核。札饬聊城县提犯就近传集被架家属人等确讯，禀请提府审办，以昭慎重。

批：据禀已悉。查该匪丁濕楼业经讯明，已于聊城曹令禀中批示矣。至该县团民好义相助，殊可嘉尚，应赏给功牌二张，随禀批发，仰即分别核赏。缴。

32.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1900年9月10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奉宪台札，以闻平阴土匪潜行渡河，回窜东昌府一带，行令合力查拿。卑职正在会同防营严密查拿间，复奉宪台札饬，访闻花园寨一带各处匪徒冒充义和团聚众滋事。闻有石统领、司砚田等刻往茌平各处。饬即确查禀复，一面探明匪踪，遴派勇役驰往剿捕，毋任窜扰等因。卑职遵即密派勇役分投查探，一面传谕各庄团练加意防范，以免窜扰。现据派出勇役回称，查得花园寨等处，与茌境相距甚远。石统领、司砚田等亦查无确切踪迹。茌境现无外来匪徒窜入等情。

卑职复会同防营督率勇役亲诣四乡周历巡缉，接见团长首事，谆谆告诫。谕以遇有外来匪徒冒充拳民窜入滋事，立即集团捕拿，报官剿办。该团长等颇知奋勉。察看卑境，现在一律安静，堪以仰慰宪廑。第该匪等既闻在花园寨等处聚众，难保不窜入他处，自应预为防范，合力查拿，以免窜扰而安闾阎。除仍督饬团练勇丁严密巡防，并查探匪踪，悬赏认真拿办外，所有遵查卑境现无外来匪徒窜扰，地方

安谧缘由，理合据实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缴。

33.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1900年9月29日）

敬禀者：窃查东省自去年拳匪滋事以来，叠蒙宪台札饬严拿惩办。节经卑职先后拿获著名匪首多名解省审办，卑境地方稍觉安靖。惟该匪等头目党羽不一，自应尽力拿办，以绝根株而清乱源。即查照历次宪札单开首要各犯，密饬勇役分投购线严缉。

兹于前月二十九日，据派出练勇禀获匪犯曹寅一名到案。查该匪系朱红灯伙党，前奉宪台指名饬拿之犯。当经卑职提讯，该匪曹寅即曹银，供称茌平县人，父故母存，与朱红灯等相识。前被查拿逃至峄县躲避，并无为匪抢掠不法情事等语。连日研讯，供词异常狡展，加以刑吓，仍复茹刑不吐。卑职查该匪既系朱红灯伙党，必非安分善类，又系指明饬拿之犯，奚容因供不吐实置之宽纵。自应解省审办。除开具供折将该匪曹寅选派勇役解赴宪辕，听候饬发审办；一面仍严缉首要各匪务获究报外，理合据实禀请鉴核，俯赐俟犯解到查收发审，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仰候札发济南府督同谳员研讯确情，录供禀办。仍严缉各案逸犯务获究报。缴。批回印发。折存。

34.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查，以访闻县境拳匪仍未严禁，并有红灯照女子至县署，优予赏号，付给空白印花等情。饬将有无前项情形，查明据实禀复等因。查本年夏间津沽拳匪滋事，人【人】惶惑，谣言四起。历经卑职遵照宪谕认真严禁；不时亲赴各乡巡缉，接见庄长首事谆谆诰诫，晓以利害；复时常选派勇役周历访查，境内现尚安靖。惟六月间，风闻卑县南乡有外来红灯照数人。卑职闻信前往查拿，即逃避无踪。并无红灯照女子来县索取凭据，优予赏号，付给印花等情事。嗣复饬差严密查访，卑境委无学习红灯照等事。伏思此等邪术，最易勾结滋事，自应严行查禁，销除祸患，岂能反致优容任其煽惑。

且叠奉宪饬查拿惩，卑职身任地方，惟有认真拿办，断不敢阳奉阴违，虚文隐饰，有负宪恩。奉饬前因，除严密查办外，所有卑境并无红灯【照】来县给予赏号、印花各情事，理合据实禀请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禁缉弹压。缴。

35.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1900年11月21日）

敬禀者：窃卑职叠奉宪台札饬，查拿著名首要拳匪，以绝根株而靖地方等因。卑职遵即连日亲赴四乡，督率团练认真巡查；一面悬赏购线，饬派勇役分投严密踩缉。兹于本月二十四五等日，据派出勇役访闻，高唐交界处所，有拳匪刘太清等潜回。当经率队前往查拿，将刘太清、王安祥二名先后拿获，禀送到县。卑职提讯，据王安祥供高唐州人。刘太清即刘殿元，供茌平县人。又据同供，去年高唐王屯崔洪训等设厂，伊等随同学习神拳，与王汝言、石尚义等互相知识。旋因查拿紧急，伊等均各逃散。王安祥仅买过教民杜翠华家粮食三口袋，嗣逃至济宁当过营勇，伊等均委无随同抢掠教民情事。再三研究，坚供如前。

卑职查该匪刘太清、王安祥均系前奉宪台严札指名饬拿之犯，既认习拳，又与著名匪首王汝言、石尚义等互相认识，决非安分善类。虽供无抢掠重情，显系恃无质证，狡供避就，未便宽纵。亟应就近提府严行审办，以昭慎重。除将出力勇役酌量给赏，仍饬严缉首要各匪务获究报外，所有拿获拳匪讯供缘由，理合开具供折，呈请查核，迅赐批饬，提府审办，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饬勇役缉获拳匪刘太清、王安祥二名，捕务尚属认真。着记大功一次，行司注册。该犯刘太清等，即已供认学习邪拳，又与匪首互相知识，决非安分善类，仰即提案讯明，即行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毋庸提府审办。缴。折存。

36.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七日（1900年11月2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排单札饬，以风闻禹城西南九十余里之刘来寺系卑县境地，有拳聚众设场习练，遇有路过之人，拦住盘诘等情。令

即飞速严密查拿，照章惩办等因。查卑县东北乡刘来寺地方与高唐交界，虽素称土匪出没之区，而卑职屡次下乡，必亲诣该处严密巡缉，接见团庄各长谆谆诰诫，谕令认真防范，遇有拳匪即行报县，以凭拿办。近来颇称安静。兹奉宪札殊深惶悚，卑职当即督带勇队亲赴该处刘来寺一带严密巡查。详细访察，并无拳匪聚众设场习练，以及拦路盘诘情事。复传庄长人等切实诰诫，谕以如有拳匪聚众滋事，立即来县禀报，一面集团堵拿，倘敢隐匿，查出一并严究。该庄长等唯唯遵命，均称该处屡蒙带队前往巡缉，现在实无匪徒设场习拳等事，不敢稍有隐匿。

卑职回署一路查访，委无前项情事，察看地方一律安谧如恒，堪以仰慰宪廑。第查拳匪滋事，以致生灵涂炭，车驾蒙尘。凡属臣民恨深切齿，亟应严拿惩办，补救时局。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如果有拳匪聚众设场习练等情，应即速拿，照章从严究办，随时禀报，断不敢稍事疏忽，隐匿懈弛，遗患闾阎。奉饬前因，除仍会同防营认真严密查拿遵办外，所有查明卑境刘来寺并无拳匪聚众设场习练情事，地方安静缘由，理合据实禀复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会同防营严密稽查，认真巡缉，以杜煽惑而弭衅端。缴。

37.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1900年11月30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以据卑县禀获拳匪刘太清等，请提府审办缘由。蒙批该犯刘太清等既已供认学习邪拳，又与匪首互相知识，决非安分善类。令即提案讯明，即行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毋庸提府审办等因。并蒙赏记大功一次。捧诵之余，莫名钦感。

当经提讯该犯刘太清等，供仍如前。惟既认习拳，又与匪首互相知识。且王安祥系充当营勇逃回，诚如宪谕，决非安分善类，自应遵批照章惩办，以昭炯戒。即将该犯刘太清、王安祥二名，提至当堂，验明正身，绑赴市曹，照章就地正法讫。除仍严缉首要各匪务获究办，一面将决过日期另文通报外，所有奉批遵办缘由，理合禀复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严缉首要各匪务获究办。缴。

38.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1901年1月8日）

敬禀者：窃卑职连日下乡清查境内被扰教民，访得曾经勾匪抢掠民、教，屡经购拿未得之匪犯王正容即王三平，潜回本籍藏匿。当即选督练勇驰往掩捕，将该犯王正容拿获回县。

节次提讯，供词翼〔异〕常狡展。复经卑职逐细咨访乡评，查明该犯素系游荡作恶。本年六月间，勾引匪党朱学得即朱四等烧抢民、教多家，并掳架王景荣父子勒赎得赃，暨勾抢王立身等家财物。又因伊族兄王山荣邀同公直团长人等共护教民，有碍该犯抢掠之计。该犯遂捏称王山荣指告朱殿山、李明魁、王殿甲等为匪，怂恿朱殿山等将王山荣谋害泄忿。幸经朱殿山等向王山荣诘问，剖释无事各情属实。随将王山荣、朱殿山等传案，提同该犯历历指证。乃该犯始终怙恶坚不承认。又经昼夜熬审，竟敢抵死横心茹刑不供。第案已众供确凿，舆情切齿，其积恶害民毫发无疑。

伏思邪匪藉口仇教，各处焚掠，使无近匪勾引，安能深悉教民所在，而广播其毒。是拳匪之鸱张，以致兵连祸结，败坏大局者，皆由若辈导之先也。衡情执法，罪浮于匪。惟该犯在县环质尚不服，倘行提审益足遂其狡脱之私；若将案证纷纷解质，尤虑良民拖累。今该犯在押患病，设有不测，转使此等罪大恶极之徒，幸逃显戮，殊不足以创惩乱种。可否请将该犯王正容援照众供确凿，按章就地正法枭示；抑回再由宪台委员核办之处，卑职未敢擅便，理合禀请鉴核训示祗遵，实为公便。

再，卑境查恤被扰民、教一案昨日抚恤完竣，容即开折另禀，合并陈明。

批：据禀已悉。该犯王正容胆敢纠伙掳掠焚抢，实属愍不畏法，既系众供确凿，仰即照章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缴。

39.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901年1月17日）

敬禀者：本年夏间，卑境曾被拳匪窜扰，并由各处连群北上之匪路过各庄，拆毁教民房屋，抢掠财物。当时教民逃避远出，事后渐次回归，往往不复报案。前因筹办抚恤，卑职先往各乡亲查被扰户口，当经

面谕一体补报。现据各该教【民】等续补报前来，敢为宪台据实言之。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据县属教妇刘刘氏补报，本年六月间，伊家被土匪王正容、曹秋等领同外匪多人，将伊房屋拆毁；并被本庄何洛八、何洛五等搬去木料。伊前因外出，现始回归查知，恳请缉究。

又二十九日，据教妇王武氏补报，本年六月间，伊家被拳匪拆毁房屋，抢去器物。因伊夫逃避未回，并未报案。现始遵谕报补，恳请缉究。又十一月初一日，据教民高文郁补报，本年六月间，伊家被匪拆毁房屋三间。现伊回归补报，恳请缉究。又初三日，据教民贾文明补报，本年六月间，伊家被匪拆毁房屋七间。遵谕补报，恳请缉究。又同日，据教民左文元补报，本年六月间，伊家被匪拆毁房屋六间。遵谕补报，恳请缉究。又十三日，据教民焦圣训补报，本年六月间，伊将衣物寄存张连魁家，被匪牛清波、刘二敦等抢去。遵谕补报，恳请缉究。各等情到县。核与查勘情形相符。先经卑职访获匪犯王正容禀请惩办在案，随复密饬勇役往捕被指各匪。曹秋、牛清波、何洛五等先已逃逸。将何洛八、刘二敦、张群并访拿案外僧冉伦等先后拴获，分别讯供，另案禀办。

窃思卑职仰蒙宪恩谆谆督教，所当自图奋勉，冀收一得之愚。现既经查清该教民等被扰情形，饬令补报，自应即时上闻，不敢故蹈讳匿。其未报各案，应俟饬令续报，再行汇案另禀查考，以副宪台实事求是之至意。除严饬勇役购拿各案匪犯务获究报外，理合禀请鉴察，并俯赐照单通饬截拿逸匪曹秋等务获解究，实为公便。

再，抚恤一案现已办竣，另禀折报，合并陈明。

批：据禀已悉。仰即严缉逸匪曹秋等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仍一面将未经查办各案移交后任，随时认真清查，据实禀报。查办匪案，但以严缉正犯，优予抚恤，俾免别滋口实为主，不以寻常例案相绳也。并即知照。缴。折存。

40. 茌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1年1月16日）

敬禀者：案据教妇刘刘氏以串匪抢掠等情，呈控曹秋等到县。当

于十一月初六日，密饬勇队往捕曹秋无获，将曹秋之兄曹盛训带县。讯据曹盛训供称，年四十二岁，与伊弟曹秋分居各度。伊弟无业游荡，经伊屡训不悛。本年六月间，伊弟外出未回，是否为匪抢教，并不知情等语。将曹盛训饬押。一面逐细密访。查明曹盛训实无为匪不法情事，惟伊弟曹秋素不务正，本年夏间，曾经勾匪闹教，后至曹盛训家藏匿数日，即行远飏属实。并访得拳匪入境曾在白塔坡庙内歇迹，该庙住僧冉伦，向系不守清规。又有刘刘氏庄内何洛八即何八，又名何传为，与何洛五即何瑞清二人平日均非安分，亦为刘刘氏所指摘。随即差拘何洛五即何瑞清先已逃逸。将何洛八、僧冉伦一并获送前来。

提讯何洛八，供称年三十八岁，与刘刘氏同庄无嫌。本年六月间拳匪起事，刘刘氏先已远避。厥后拳匪路过该庄，将刘刘氏房屋拆毁。经伊与何洛五向何瑞林借钱买留木料，并无别故。

据僧冉伦供称，茌平县人，年五十四岁。本年六月初旬，伊连赴各处祈雨念经，并未在庙。拳匪至庙内歇息即去，伊后回归始知，并无别情各等语。提同曹盛训饬令质认，供称互不识面。复向曹盛训研讯容留伊弟曹秋之事，初尚狡不承认，迨以访得情形相诘，伊始俯首无辞。随传何瑞林到案，质明何洛八当日叩门借钱，谓向拳匪买留木料，伊当借给京钱千。因在夜半未曾出问属实。再三逐一推究，各供如前不讳。

查曹盛训虽查明并无为匪不法与供相符，惟曹秋既在伊家容留数日，难保无知情寄赃情事，因曹秋在逃，恃无质证，狡供避就。何洛八即何八，又名何传为，业经查知素非安分，如各仅与何洛五向拳匪买留木料，何以差拘何洛五先已逃匿？似系情虚。且时当夜半，独向拳匪买，情有可疑。僧人冉伦访系不守清规，是否知情为匪，亦难保非，恃无质证，狡供避就。应请与曹盛训、何洛八均酌量监禁一年，俟缉获匪犯曹秋等到案质明核办。除将何洛八买留木料追还原主，何瑞林省释，并严缉逸犯曹秋、何洛五等务获究报外，是否有当，理合驰禀鉴核示遵，并俯赐通饬截拿解究，实为公便。

批：如禀办理。仰仍严缉逸犯曹秋等务获究报，并候行司通饬截拿。缴。

41.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1900年2月5日）

敬禀者：窃卑职奉檄后，叩谒崇阶面聆训诲，即以卑县境内拳匪骚扰甚至城围三面，王令并不据实具禀，一味巧言粉饰。令即赶紧赴任认真查办等因。仰见宪台于警饬属寮之中，寓绥靖地方之至意，下怀曷胜钦佩。遵即叩辞驰抵县境，于十二月十七日接篆视事。到任前一日，蒙本道会督营委各员查缉到县。探明拳匪先期分散，境内并无匪踪。卑职业遵宪札按日开单具报在案。嗣于是月二十五日，卑职带领勇役亲诣四乡，督同各团长周履查访。谨将查明卑前署县王令任内先后拿匪出入情形，为我宪台缕晰陈之。

查卑县教民共十四家，天主七家，耶稣七家。向无设立教堂，仅于城内租民房数间，为洋教士往来休息之所，县境亦无设厂学拳之人。查该拳匪前在博平边境游弋，教民闻知深恐阑入为害，有出教移居他所者，有入县城暂避者，有将衣物寄存戚友者。安顿甫就，而拳匪约八九十人，于十月十八日突然而来，先往冯传庄王长贵家拆毁厂棚二间，拿去门扇粗重之物。是月二十四日，拳匪约五六十人，复至许庄，稔知教民郭芹家衣物均存其戚苗立邦家，一齐拥入，遂劫衣物而去。十一月十七日，又拳匪百余人，闯入小刘庄教民刘昌栋家，拆毁房檐四间，烧毁门扇、桌椅数件。十八日又拳匪分两路而来，共计三股约三百余人，齐集城东八里之张庙客店。适马统领金叙带队弹压到县，差弁王守备致会王令前往商办。王令托词未出。该守备即回，途遇拳匪将其与博平马夫架去张庙。首事人等恐致被累，再三开导，拳匪始将王守备放归。十九日，该匪等知教民移寓城中，起意乘机寻扰；既至城下，见城门已闭，随由东城绕至西城，纷纷窜散。又是月二十四日，拳匪因魏庄民王玉衡之族侄王金领曾入洋教，迁怒于王玉衡，共五十六人突入其家，劫去衣服财物等件。嗣后尚无复来滋扰情事。此查明拳匪出入骚扰之实在情形也。

卑职即奉宪谕谆谆，自应据实禀明，不敢稍存掩饰。谨查所履各村，现虽安靖如常，惟此等匪徒尚未根株尽绝，行踪靡定，出没无常，况时届年终，教民间或回归度岁，应加意保护，以期民、教相安。当即严谕各练长认真办团，守望相助。一面选派勇役，分赴四乡

各边界往来防范稽查，遇有匪踪即行飞报。卑职不时亲往各乡严禁学习拳会之人，倘有外来拳匪，督同各练长晓以大义，喻以利害，散其胁从，以便设法擒拿匪首。如或恃众抗拒，当随时驰禀宪台暨本道酌核办理。除按日确查县境有无匪踪据实具报外，所有查明王令任内拳匪出入骚扰情形及现在巡缉缘由，理合禀报鉴核。

批：据禀已悉。查前据王令锡光禀报，十二月十四日，丰通豫盐商伙友张秋圃在元庙庄、杨益三在军子周庄，均被匪架掳。当经批饬该令到任后迅即接缉此案匪犯，并将张秋圃等查找回城在案。何以此次禀内并未叙入，是否另案续禀，抑系张秋圃等均已找回，案内匪犯均已报获，仰即查案据实申复。仍勒限严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不得因系接缉案件，稍涉怠延。此缴。

42.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1900年3月12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自上年冬间被拳匪滋扰以后，屡蒙宪台札发告示剴切劝导，县境并无设厂习拳之人，民、教本尚相安。无如此等匪徒散则为民，聚则为匪，行踪诡秘出没无常。且卑境东南、东北与高唐、茌、博界连，正北、正西与夏津、临清接壤，外匪最易阑入，防范不容稍疏。

是以卑职回任后，不时带领勇役亲履各乡稽查巡缉，鉴在前车，思弭后患。不意本月初九日，忽有拳匪四十余人，先由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及卑县边境。卑职闻信立即会同营汛督率干练勇役，调集民团飞往弹压。讵该匪已至许庄，将教民郭芹之次子与郭芹之戚苗立邦一并架去，并抢苗立邦家衣服数件，砸毁铁锅瓦缸。郭芹之妻并被殴伤。卑职复督同勇役团丁跟踪追至邢庄，该匪见追捕紧急，窜入高唐境袁王庄，不见踪迹。卑职仍折回许庄，勘明被扰情形，并将郭芹之妻验明伤痕，开单饬医。讯据地邻人等，佥称本月初九日上午时分，突来拳匪四十余人，将郭芹之次子与苗立邦一并掳去等语。

查此股拳匪去来无定，卑县额设兵役及所雇练勇不敷分布，此堵彼窜，实属防不胜防。除飞移高唐州一体截拿解散，并将被掳之苗立邦等赶紧购线设法找回暨仍随时保护巡防外，所有教民被扰情形，理

合驰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各属拳匪解散之后，即经叠饬营县仍随时严密查缉，毋得稍涉疏忽，致蹈兵至即散，去又复聚之弊。谆谆诰诫不啻三令五申，何至为时未久，又有此等抢掳案件。是其巡缉不力，已可概见。应先将该令记大过一次，勒限十日严缉此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并迅将被掳之苗立邦暨郭芹之次子一并找回。倘逾限不获，定即严行参究。懔之，慎之！此缴。

43.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1900年6月30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因外来拳匪扰及卑县境刘庄，将教民刘昌栋之族人刘庆永与工人刘庆立架走。当经会同营汛督率练勇民团跟踪追回。业将勘讯追捕情形，禀报宪鉴在案。发禀后，卑职仍会督营团巡查侦缉，一面派拨探马分投侦探。

兹于本月初一日三更时分，据探马报称，此股拳匪因沿途勾结啸聚，已至一百余人，头裹红布、白布不等，携带单刀长枪，复由博平境内阑入卑县南乡兴安集，意图抢掠滋事。并据团长周维塏禀明前由。查兴安集距城二十里，卑职闻信立即会同营汛把总范景山，督带兵役勇队飞往弹压，驰至该庄时已四更。该匪等肆无顾忌恃众负隅，分用刀枪拒捕，互受有伤。卑职以时在黑夜，恐激则生变，必须解散胁从，方可缉拿首要。相持两时之久，至初二日早，该匪即向博平境内逃窜，不知去向。卑职周历查看，该庄并无教民，亦无平民被扰之家。随由清、博交界处所巡缉回署。

查此股拳匪人数众多，行踪诡秘，出没无定。卑县额设兵役及所雇马步练勇，不足以资震摄而寒匪胆。除仍会同营汛邻封截拿解散外，究应如何办理，以戢匪踪而安民、教，理合驰禀查核，迅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外来匪徒闯入县境，查拿逃窜缘由已悉。查东省与直隶交界一带，冒充拳民而实为匪者甚多。现经本部院分缮谕单，派员饬赴各属剴切示谕，果系忠愤义民欲为国家效力，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同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复结党横

行抢掠滋事，即系乱民而非义和，应即严捕渠魁，照土匪章程惩办。如敢拒捕，格杀勿论。除另檄饬知外，仰东昌府飞饬所属一体查照办理。缴。

44.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1900年6月30日）

敬禀者：窃卑职自闻直境拳匪滋扰以来，深恐外匪阑入煽惑滋事。节经会督营团带领勇役亲履各乡稽查巡缉，一面遵照宪台札发告示剀切查禁。县境拳厂早经撤闭，民、教本相尚安。不意本年五月三十日五更时分，忽有外来拳匪四十余人，由博平路樊庄一带扰及卑县境刘庄。因教民刘昌栋先期躲避，衣物寄存族人刘庆永家。该匪等迁怒于刘庆永家，拥开大门进院，由牲口棚内牵去牛只，并入室抢去衣服数件。刘庆永与工人刘庆立并被架走。卑职闻信立即令同营汛督率马、步勇队，调集民团飞往查拿。黎明追至清、博交界之十里铺地方，该匪见追捕急紧，将被架之刘庆永、刘庆立放回，牛只、衣物沿途撩弃，由东南窜入博平境不知去向。卑职折回，勘明刘庆永家大门拥落痕迹，屋内有翻乱情形，并无撞门毁户及匪遗油捻器械。勘毕，饬验刘庆立鼻梁有刃划伤一处，开单饬医。集汛地邻人等，佥供教民刘昌栋先期躲避，衣物寄存族人刘庆永家。本年五月三十日五更时分，突来拳匪四十余人拥开刘庆永家大门，入室抢去牛只衣物。刘庆永与工人刘庆立并被架走。幸蒙督饬练勇团丁跟踪追回，牛只衣物沿途撩弃等语。

查此股拳匪行踪诡秘，出没无定，难保不去而复来。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惟有殚竭心力，激励练勇团长认真查拿防范，以仰副宪台绥辑民、教之至意。除仍随时确探匪踪，会同营汛邻封截拿解散暨悬赏购线，严缉首要匪犯，务获究报外，所有外匪入境，勘讯追捕大概情形，理合驰禀查核。

批：此案前据该令会禀，已批饬勒限严缉，照土匪例惩办矣。仰即查照前批，妥速缉办，并随时认真防范弹压，以固边圉，而遏乱萌。缴。

45.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900年7月10日）

敬密禀者：窃卑职前因外来匪徒阑入卑境，当将会督营团查拿弹压情形，据实禀报宪鉴在案。业已奉批遵照办理。现查有冒充拳会之匪徒二百余人，盘踞清、博交界之所。无业游民被其勾结，闻风麇聚，愈积愈众，日以寻杀教民为词，往来出没毫无忌惮；似此猖狂，若不设法捕剿，势必成为滋蔓，直隶之祸鉴在前车。卑县额设捕役与所募练勇人数无多，兵单力薄，不足以资震慑而寒匪胆。合无仰恳宪台用韩世忠以毒攻毒之法，因其所假之名目，穷其所恃之伎俩，密派劲兵一营脱去号衣，携带快枪，扮作拳会，星驰该匪出没之区，一遇此项匪徒，责其假冒之罪，乘机格杀。该既被诛灭，而不知其所由来。余匪必闻风疑惧，不敢趋柎〔附〕。此戚继光所谓疾雷击妖，神威不测，诛其一以戒其余也。

伏思东省为南北关键，东北环海之区，险要林立，一旦中外宣战，此处先当其锋。然御外患必先靖内忧，应大敌必先诛小丑。现在强敌未临，土匪未炽，宜及此时剿除内匪，内匪则靖而后可一意应敌。否则内外交攻，虽有良将精兵，难以善其后矣。陆宣公有言，国家多事之秋，士大夫当各竭智虑，以备采葑。顾亭林曰，天下治乱之故，虽匹夫与贱亦有责焉！卑职忝应民社，义当献言，是否有当，仰仗宪裁。除仍由卑职会同营汛督率勇役民团实力巡防查缉外，所有匪徒聚留清、博交界之区，勾结滋扰情形，理合排禀查核。

批：据禀匪徒窜踞清、博交界，勾结滋患各缘由均悉。已派李令保祥会同马、步各营队驰往巡缉弹压矣。仰即知照。缴。

46.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900年7月20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因外来匪徒阑入卑境，盘踞滋扰，当将查拿弹压情形，据实驰禀宪鉴在案。卑职仍会督营团不时侦缉，并因电线传递军报最关紧要，遵照宪札迭次剴切晓谕，一面责成线路附近各庄地保，协同电报局勇认真稽查巡护。不意本月十五日午后，忽有匪徒一百余人冒充拳会，由博境三空桥窜入县境魏家湾一带，有砍毁电杆情事。查魏家湾距城三十五里，因昨有新军先锋中路马队后哨千总尹裕

水，带领马勇十名留扎县城，卑职立即会同尹哨官裕水、城汛把总范景山，督带马、步勇队，调集民团飞往捕拿。驰至该庄时已傍晚，匪已西窜。卑职随周历查勘，自魏家湾起至十里井庄止，计毁电杆一百十五根。

十六日此股匪复窜入赵官营、戴湾各庄。卑职复由魏家湾驰至该处，分投弹压。因见匪势凶猛，人数众多，恐操之过急，酿成巨患，遂不事张皇剀切劝导，晓以大义。以电杆系公家筹款设立，并非洋人之物，不得误会毁坏。该匪即向临清一带奔窜。卑职复勘明自赵官营、戴湾起止〔至〕二十里铺止，计毁电杆一百〇三根。

十七日早，该匪窜至丁马庄抢劫平民丁永远家衣物。经该团长齐集团丁，跟踪追捕，夺回原赃。报经卑职，会营亲诣勘得丁马庄距城三十五里，平民丁永远家被匪劫掠，追回原赃衣物属实。屋内有翻乱情形，并无撞门毁户。勘毕，集讯地邻人等，供语与报同。

十八日该匪又在家坊游弋。卑职会同尹哨官裕水、城汛把总范景山督率勇役飞往剿捕。该【匪】情势汹涌，分持刀枪，恃众抗拒。经尹哨官奋不顾身，指挥马勇上前擒获匪犯刘金春、滕连和、曹魁选、赵安康，并夺“替天行道”大黄旗一张，令箭、令旗、刀枪多件，电杆上磁瓶二个。余匪见势难抵敌，纷纷四散。随押犯回县提集研讯。据刘金春、滕连和、曹魁选佥供，均系博平县人。博境沈官屯人孙庆有，大刘庄人刘玉臣，尹庄人尹东海，均系头目。刘玉臣在博境李桥宣元始天尊神像，制造“替天行道”黄旗、令箭等件，纠集百余人到处滋扰。本月十五六等日，伊等听从刘玉臣、孙庆有伙同娃娃队，砍毁魏家湾等处电杆十七根。日早后听从尹东海劫掠丁马庄平民丁永远家衣物，经团丁追回原赃。昨经勇队捕拿，伊等分用刀枪抗拒，不料即被拿获等语。质讯赵安康，据供博平县人，一向务农为业，因被刘玉臣逼胁为其看马，甫经数日，委无随同砍毁电杆及抢掠平民丁永远家情事。再三究诘，矢口不移。

查该匪刘金春、滕连和、曹魁选听从匪首刘玉臣等冒充拳会，制造黄旗、令箭，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砍毁电杆，劫掠平民，被拿犹敢拒捕，实属形同土匪，未便久稽显戮。随禀蒙本府督同卑职请宪台大令将【刘】金春、滕连和、曹魁选三犯验明各正身，绑赴市曹正

法，以昭炯戒，而遏乱萌。赵安康被逼随行，诘无砍毁电杆及劫掠平民丁永远家情事，被拿时亦无拒捕，尚有畏法之心，情殊可原，似可贷其一死，予以自新，已由尹哨官解回博平县原籍，酌量保释，以免羁累。起获旗帜等件存库。除飞移电局赶紧修复电杆，并将出力勇队从优给赏暨仍会同营汛严拿匪首刘玉臣等务获究报外，所有外匪窜入县境，电杆被毁，会营捕拿，获犯讯办情形，理合排禀查核。

批：据禀拿获土匪刘金春等讯供分别惩办缘由已悉。该令会同尹哨官裕水、范把总景山在家坊一带拿获土匪刘金春等四名，并起获令箭、令旗、枪刀多件，提讯刘金春、滕连和、曹魁选三犯，供认抢劫良民，砍毁电杆各重情不讳，即按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赵安康一犯被逼同行，并未抢劫，情尚可原，递籍保释。办理尚属妥洽。该令暨尹哨官、范把总著各记大功一次。出力勇丁并赏银一百两，功牌四张，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赏银由该令垫给，随即赴善后局具领归垫。仍会同营汛严拿匪首刘玉臣等务获究报外，所毁电杆赶即会同电局筹修。嗣后遇有此项匪徒乱民，应遵钦本月二十一日谕旨，迅即会督营团合力掩捕，毋任远飏。此次该匪徒等于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叠扰魏家湾、十里井庄、赵官营、戴湾、二十里铺、丁马庄等处，蹂躏凡数十里，何以并不赶紧捕治，延至十八日始捕之于家坊，未免过迟。本部院善后从长，以该令等报获犯四名，故仍酌给奖赏。然以该令职守言之，见匪即须剿办，剿匪愈速则民间受害愈少，为牧令者不能不加察也。并由该令移会尹哨官、范把总知照。缴。

47.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到（1900年8月5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因外来匪徒阑入卑境砍毁电杆，当经会同尹哨官剿捕，获犯刘金春等，讯供分别惩办情形禀报宪鉴在案。不意本月初三日，复有土匪扰及县境菜园赵庄，有掳捉平民情事。卑职闻信立即会同营汛督率干练勇役，调集民团，飞往查拿。途次接据该事主赵长言呈报，本月初三日午刻，忽有土匪四五十人冒充拳会，执持刀枪，用红、黑布裹头，内有四人骑马，闯入伊家，将伊父赵开荣、伊叔赵开烈一并架走，合请缉究等情。卑职当即驰至该庄，时已傍黑，

该匪已往东南逃窜，不见踪迹。随勘得该处距城三十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平民赵开荣等被架属实。查验大门、屋门均无毁坏，屋内亦无失少衣物。勘毕集讯地邻人等，供与报词大略相同。卑职饬派得力勇丁分投侦探，务得赵开荣等实在下落，设法找回。

正在禀报间，旋据赵长言以伊父赵开荣等业已用银赎回等情呈明前来。随提讯赵开荣、赵开烈，佥供本月初三日，伊等被匪架走，至博平县杨官屯孤庙内关紧勒赎。经伊子赵长言辗转托博平人侯姓说合，用银三十两，初六日将伊等放回等语。查此股土匪行踪诡秘，此拿彼窜，出没无定，实属防不胜防。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惟有殚竭心力，激励勇团，认真巡查剿办，以仰副宪台除暴安良之至意。除仍会同营汛督率练长勇队，并移会博平县一体截拿匪犯务获究报外，所有平民被掳放回，勘认追捕情形，理合排禀查核。

批：据禀已悉。查该县土匪窜扰，既知匪踪在博平杨官屯，何不关会缉捕，务日拿获。仰即懔遵办理。缴。

48.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1900年8月12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外来匪徒阑入卑境，砍毁电杆，当经会同尹哨官剿捕获犯刘金春等，讯供分别惩办情形，禀报宪鉴在案。卑职仍会督营团，不时侦缉。不意本月十二日，据县属孙伍营庄平民张金贵呈报，六月二十四日天黑时分，忽来土匪二三十人，冒充拳会，执持器械，拥入伊家，抢去伊父衣物。伊父张智、伊母张庞氏并被殴伤。该匪吓称，如进城报案，定行杀害满门。是以隐忍未敢呈报。讵伊父医治罔效，因伤处进风，延至本月十二日身死。合请勘验等情。

查该处地保前因误公斥革，尚未接充有人。卑职立即会同营汛带领刑捕勇役飞往，勘得该处距城五十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查验大门、屋门均无撞毁痕迹。勘毕，如法验明张智委系因伤抽风越日身死，并无别故。饬起凶器，无获无凭，比伤填格取结，尸令棺殓。饬验张庞氏左右胳膊、左腿各有木器伤一处，开单饬医。集讯邻佑尸亲人等，供与报词大略相同。查此股匪徒行踪诡秘，此拿彼窜，出没无定，实属防不胜防。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惟有殚竭心力，激励

勇团，认真巡查剿办，以仰副宪台除暴安良之至意。仍会同营汛督率练长勇队，并悬赏购线严拿此案凶匪务获究报外，所有平民被匪劫杀，勘讯情形，理合排禀查核。

批：禀悉。仰该县将勘验缘由录供通详。一面勒限缉拿此案凶匪务获究办。缴。

49.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1900年8月23日）

敬禀者：窃查拳教肇衅以来，往往有外来匪徒掳捉抢掠，麇聚滋事。节经卑职会督营团，亲履各乡，查拿弹压，随时禀陈宪鉴在案。不意本月十八日，复有土匪扰及县境魏家湾，有抢架教民情事。查魏家湾距城三十五里，卑职闻信，立即会同营汛督率马、步勇队干练丁役，飞往捕拿。途次接据地保张方绪禀报，本月十八日早，忽有土匪四十余人，冒充拳会，执持刀枪，以灭教为词，闯入教民南化行家搜抢。将南化行架走，并抢去衣服数件，砸毁锅、碗、木柜等物。经该庄团丁追捕，该匪即向博平冯家营逃窜。合请勘缉等情。并据南化行之父南盛泽呈同前由。卑职随即关会博平县督队缉拿，并选派得力勇丁查探匪踪。一面驰至该庄，勘得教民南化行被架属实。查验大门、屋门并无撞毁痕迹，屋内有翻乱情形，锅、碗、木柜等物均被砸毁。勘毕，集讯地邻人等，供与报词大略相同。

正在禀报间，旋据派出勇丁探明回称，以此股土匪在博境冯家营盘踞，将南化行关禁店内，未及托人说合，南化行乘间逃出。并据该地保张方绪禀同前情。

查冒拳土匪托名仇教，扰害闾阎，殊堪痛恨。惟若辈行踪诡秘，出没无定，此拿彼窜，几有防不胜防之势。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惟有殚竭心力，整顿捕务，激励勇团相机剿办，以仰副宪台除暴安良之至意。除仍会同营汛督率练长勇队实力巡防保护，并关催博平县一体截拿首要匪犯务获解究外，所有教民被扰勘讯情形，理合排禀查核。

批：据禀魏家湾被匪架抢情形已悉。仰即迅将勘讯缘由，照例详报。仍会同博平县严拿此案首要匪犯务获究办，毋得彼此推诿干咎。

切切。此缴。

50.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1900年12月5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拳匪被扰各庄，无论民、教，令即查明户口，筹款抚恤等因。查本年五、六月间，拳匪滋扰各庄，有具报有案者，亦有未据报者，自应详细查明，一律办理。遵即亲诣各乡确查。兹据张官屯庄平民黄玉庆补报，本年六月十六日，忽有拳匪二三十人，用红布裹头，执持刀抢，走至伊家，讹索京钱二百千。经伊央乡众说合，筹给京钱百千，未被抢掠。当时认明有张和尚在内。因恐结仇报复，是以隐忍未控。现蒙查办抚恤，合请缉究等情。当经卑职会营驰往，勘得该处距城二十里，不近大路，并无墩防。平民黄玉庆家被匪讹扰属实。查验大门、屋门，并无毁坏情形。勘毕，集讯地邻事主人等，供与呈词大略相同。

随即选派干役，于九月二十八日将张和尚拿获到案。讯据张和尚供称清平县人，年十七岁，家有母亲，一向在外游荡，并未学习邪拳。本年六月十六日，有博平县人郎四，领同拳匪二三十人窜入张官屯庄。伊往看热闹，经郎四邀伊入伙，言明每日给伊京钱一百文，伊贪利允从。郎四等用红布裹头，各执刀枪，走至黄玉庆家讹索京钱二百千。经乡众说合，付给京钱一百千，下余未给。郎四分给伊京钱一千文，各自走散。复闻郎四在夏津被勇队格杀，伊因查拿紧急，逃往各处躲避，不料现被拿获等话。再三究诘，矢口不移。

查该犯张和尚受雇勉从，随声附和，向黄玉庆家索讹得赃。虽讯未学习邪拳，亦非甘心为匪，究属不安本分。应否将该犯监禁三年，俟限满察看能否改悔，再行禀请核办之处，卑职未敢擅便。除仍悬赏购线，严拿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平民被扰获犯讯供情形，理合排禀查核。

批：据禀获犯讯供情形已悉。该犯张和尚，既经该令获案讯明，虽未学习邪拳，究属不安本分，应准监禁三年，以示惩儆。仰即遵照办理，并严缉逸匪务获究报。缴。

51.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1900年12月13日）

敬禀者：窃蒙宪台札饬，以和议将开，筹办善后，自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令将境内无论民、教，实被拳匪扰害者共有若干户口，亲自赴乡验查，开折补报。所有匪产一律减半查封变价，酌量抚恤被匪扰害之户。如境内实无匪产可以查封，仍应遵照前檄，先将被扰户口查明，一面妥筹禀候核办等因。遵查卑县上年被扰之教民郭芹等五户，平民苗立邦一户，业蒙赈抚总局委员会同散放抚恤，造册具报在案。

兹将查明本年被匪扰害，并上年十月间，卑前署县王令锡光任内未经呈报有案，现始回归补报之傅平城、王长富二起，统计教民南化行、赵开祥、傅平城、王长富等四户，平民张振玉、黄玉庆、刘庆永、张金贵、赵开荣等五户。内除平民刘庆永被匪架走及牛只、衣物登时追回，并未失少；张金贵被匪扰害，不愿请领恤款。均毋庸议外，计被扰教民南化行等四户，被扰平民张振玉等三户，共大口三十四口，小口十七口。自应不分民、教一律抚绥，以示体恤。拟请按照前次抚恤章程，每大口京钱四千文，小口减半，共应抚恤京钱一百七十千文。

惟查卑县境内，实无匪产可以查封。当此库藏空虚，又何敢遽行请款。此项抚恤钱文，拟由卑职捐廉办理，核实散放，毋庸另行筹款。所有遵饬查明被扰民、教户口数目，并现拟捐廉抚恤缘由，理合开具清折禀请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被扰各户妥为抚恤，以安民、教而弭衅端。缴。折存。

52.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到（1900年12月1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据卑县禀获犯讯供情形已悉。该犯王连元既经该令获案讯明，供认窝留拳匪，亦可从严惩治。仰再提案质认明确，录供禀办，并严缉逸匪赵二等务获究报。缴。等因。遵即提犯严讯。据王连元供称，一向开设客店生理，并未学习邪拳。本年五、六月间，有拳匪多人在伊店内投宿，当因匪势凶横，深恐结仇被其杀

害，不敢不容留在店，委非甘心窝藏。嗣虑被匪牵累，即将客店歇业。至张振玉家如何被抢，伊并不知情，亦无随同抢掠情事。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加以刑吓，极口呼冤。

传讯张振玉，据云当时伊家被匪滋扰，认有王连元在内，第未见其入室搜抢，究竟是否随声附和，请提讯等语。质讯王连元，坚称委无烧抢张振玉家情事。复又连日熬审，该犯坚供如前。

查王连元开设客店，容留拳匪息宿，虽讯非甘心窝匪，亦未学习邪拳，究属不安本分。其张振玉家被抢一案，迭次研讯，该犯坚不承认。即察访舆论，亦无为匪确据，似未便锻炼成狱，置诸重典。可否将该犯王连元监禁五年，俟限满察看能否改过，再行禀请核办之处，卑职未敢擅便。

至匪犯赵二已据派出缉役查明，于六月间，在临清州被官兵格毙等情，禀复前来。传讯万庄地保魏永，供称赵二即赵二虎，委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临清州被勇队格杀，如日后查有捏饰隐匿情弊，愿甘重咎等语。卑职复查无异，随取具该地保切结存案。除仍选派干练勇役严缉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讯供拟议缘由，理合禀请鉴核。

批：据禀提审该犯王连元讯供情形已悉。仰即照拟监禁五年，俟限满察看能否悔过，再行禀请核办。仍严缉逸匪务获究报。缴。

53.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1900年12月1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据卑县禀报，平民赵开荣等被匪架去，旋即赎回一案，匪犯迄未弋获，应记大过三次，行司注册，予限一个月勒令严缉此案匪犯，务获究报等因。仰见宪德宽仁，薄施谴责，深沐恩波优渥，曲赐成全，荷训诲之周详，抚衷怀而惶悚。查此案前据赵长言呈报，伊父赵开荣等被匪架至博境杨官屯勒赎等情。当经卑职会督营团跟踪追拿，并迭次移去博平县派队剿捕。即准博平县以查拿此股匪徒先期逃逸等因，关复在案。兹禀前因，遵即选派干练勇丁严密踩缉。并据赵开荣以伊前被博平县崔庄人朱同春、吕四、大帽子，大谢庄人谢疤拉、谢小裤等架掳事情，呈请关拘前来。复经卑职饬派干役移知博平县会票关拘，并函托彭署令宝铭密速行事。

正在拿办间，即准德国教士费若瑟来函，以博境教民共称朱同春系安分良民，请毋庸拘究等因。卑职查朱同春系赵开荣等被架案内指控匪犯，惟既经费教士函请免拘，当此和议将开，未便另生枝节，自应允如所请。已函复照准。而赵开荣原控之谢疤拉等仍应拘拿究办。卑职身任地方，责司缉捕。惟有悬立重赏，购觅眼线，设法侦缉，总期将案内逸匪悉数拿获，从重惩办，以仰副宪台除暴安良之至意。除严缉匪犯谢疤拉等到案，另行讯供禀办外，所有事主指控之朱同春现经费教士函请免拘，并仍设法购捕逸匪情形，合先禀复。

批：据禀遵饬查拿赵开荣等被架案内匪犯缘由已悉。至所称费教士现住何处，仰即迅速具报查考。一面严缉匪犯谢疤拉等务获究办。缴。

54.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1901年1月2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准大美国驻扎烟台领事官发照会，本年六月间，各州县张贴告示饬令教民反教，原系暂时保全之计。而无知者流，反固执前日之告示，与前日之所应许，以致反教者欲依然习教有两难焉：一则恐地方官加以责罚；一则恐邻里多方阻挠。行令遵照前此札发保教告示，照式刷印多张，挨庄张贴。即与此次遵札出示情形，禀同具报查考等因。伏查卑县教民共有三十二家，率皆散处各乡。半系耶稣教，半系天主教。本年五、六月间，拳匪滋扰，各教民闻风远避。卑职并无出示劝谕教民反教及勒令出具报状甘结情事。嗣奉札发保教告示，当经照刷多张，挨庄张贴晓谕，具报在案。兹奉前因，遵将保教四言告示照式重刷多张，无论大镇通衢，穷乡僻壤，遍行张贴，咸使周知。一面剀切示谕反教教民如愿从教，仍应自便。邻里不得阻挠，差役不得扰累。如有造言毁谤教民，亦即一体查禁。当此和议告成，大局甫定，岂容另生枝节，贻误事机。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惟有殚竭心力，谨守约章，保护教务，禁缉拳匪，以仰副宪台怀柔远人，绥缉民、教之至意。所有遵办情形，理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查照现行章程暨迭次批札，随时妥为保护弹压。缴。

55. 清平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901年2月4日）

敬禀者：窃卑职养源接奉臬司札委，前赴夏津、清平等县，按照单开教民被匪扰害村庄、户口暨拳匪首领姓名，会同确切查明从优抚恤，并将办理情形，据实禀复等因。遵即驰抵清平县会晤卑职汝鼎。查得单开卑县拳匪萧天保等六名，内萧天保、吴三二名，先经卑职汝鼎访闻饬拿未获。现同其余吴四、吴八、李同、刘洛廷四名一并设法严缉，务获究惩。

至被扰教民南化行、赵开祥、傅平城、王长富等各户，前经卑职汝鼎查明户口，请照上次抚恤章程，拟由卑职汝鼎捐廉办理，禀蒙宪台批示在案。

嗣又续据教民邢玉立、沈启文、杨吉立、李贵、李凤楷、李德行、赵开庆、赵开诚、赵开凤、赵长旺、刘庆万、刘庆珠、刘昭廷均因当时迁避外出，现闻查办抚恤，始行回归补报。又上次已经抚恤之教民郭芹一户，复又来案乞恩。自应随同前报之南化行等各户，一并捐廉抚恤。统计被扰教民共十八户，共大口六十口，小口三十一口。按每大口抚恤京钱四千文，小口减半，共抚恤京钱三百零二千文。已由卑职汝鼎捐廉亲自散放完竣，取具各该户领状附卷。此会同查明本年被扰教民，业已捐廉抚恤之实在情形也。

除一面由卑职汝鼎悬赏购线，选差干役，务将单开之拳匪萧天保等按名弋获，从重惩办外，所有奉委会同查办缘由，理合开具各教民被扰情形，并捐廉抚恤钱文数目各清册，禀复查考销差。

批：据禀已悉。仰即勒限一个月严缉逸匪萧天保等务获究办。并移陈令知照。缴。各折存。

56. 清平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1901年2月18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奉宪台札饬，以准陶副主教万里函称，茌平等县教民陆续来报，拳匪又拟蠢动，恐不久揭竿灭教。行令确查拳匪有无蠢动情形，据实禀复等因。查本年五、六月间，自直省拳教肇衅以来，节经卑职整顿保甲团练，会督营勇迅查侦缉，所获匪犯刘金春等业已分别禀办。嗣蒙宪台札发禁缉拳匪告示，即经照式刷印多张，

遍行张贴晓谕，具报在案。兹奉前因，遵查卑县地方安谧，并无拳厂，亦无拳匪蠢动情事。除仍随时访拿匪徒惩办，并妥为防护弹压以安民、教外，理合据实禀复。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妥为保护弹压。缴。

57. 莘县禀 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1900年2月17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蒙宪台札饬，以东省平民、教民所在皆有，不当歧视。本年秋冬，济、东、泰、临各属抢劫放火，捉人勒赎，层见迭出。饬令嗣后如有事主被匪抢劫勒赎等案，于勘验后上紧购缉飞速通禀；一面将境内事主被匪抢掠已经报案及事主被抢尚未赴案呈报者，共有若干起，分别查明补报。至已经通禀尚未获犯各案查照后，开粘单将首要人犯拿获禀办等因到县。蒙此，窃查卑县凡遇事主呈报抢劫重案，不论是民是教，皆立时亲诣勘验，购线勒缉，照章通禀。并有不待事主报案，经卑职先时访闻，亦即会营驰往勘缉禀报。卑县民情素非柔弱，即寻常小窃案件，无不张大其词，呈请勘缉；若遇被匪抢劫重案，断不肯隐忍不报。而教民则皆知地方官有保护责任，更不受一毫之挫。现在卑职逐一访查民间委无被匪抢劫未经报官之案，亦无被匪抢劫已经报官尚未通禀之案。

至单开上年八月间，卑县王家庄、齐家路口教民被匪窜扰一案，查此股匪徒系赴阳谷县坡李庄滋闹教堂，由朝城县路过卑县边境。因阳谷县已请由马队防堵，即在王家庄、齐家路口逗留，向该庄教民讹借粮食路费。事诚有之，尚未激成事端，即经卑职访闻，会营亲诣弹压，并经林军门秀全由阳谷县督队至境，追捕格毙无名悍匪四名，一律解散。各教、民安堵如常。业经卑职先后禀详在案。

查该匪等悉属乌合之众，聚则闹教滋事，散则各潜回籍为民。虽前次窜入卑境，查无抢劫勒赎重案。第其中首要人犯，若不访拿惩办，不足以儆将来。除悬赏购线上紧访拿务获禀办外，所有奉文日期，并遵办缘由，理合禀请查核。

再，奉文系在封印期内，是以具禀稍稽，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即悬赏购线，严缉著名首要匪犯务获究

办。缴。

58. 莘县会禀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

敬禀者：窃卑职承钰蒙洋务局札委，以奉宪台檄饬查明平阴等县境内，上年被匪焚毁各教堂地址，是否教会公产，有无确切文凭，据实禀复等因。遵即束装出省，由平阴会同洋教士将单开教堂逐处挨查，而至聊城。当将勘明平阴、聊城教堂情形，会衔先后具禀在案。

发禀后，卑职与范教士开正于十三日，由聊城启行，驰抵莘县会晤。卑职乃请已先奉檄饬前因。随会同次第驰赴，按照单开教堂逐处查勘。除齐家路口系教民住宅，并无教堂不计外，勘得白马庙庄土平屋教堂。据教民岳岱起指称，此屋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间卖于费教士为业，文契存在费教士处，尚未投税，现费教士进省未回。王家故墩庄民捐教堂，据教民赵云和供称，光绪十三年二月，伊将此屋地基捐与天主教堂管业，系前常教士新盖坐北朝南房屋三间，文契交存费教士处。郭家庙即高家庙庄土屋教堂，据教民宫季琴指称，此屋系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收费教士定钱四百千文，作为绝卖，至今未立文契。以上教堂三处，皆系华民寻常土盖平房改称教堂，并无洋楼，亦未被匪焚毁，各教堂地址均无教会公产确切文据。所有查明莘县境内各教堂曾否被焚，有无契据各缘由，理合绘具图说，据实禀复核办。

再，卑职承钰发禀后，即于十五日同范教士赴堂邑详细查明，另行禀办，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洋务局汇案详复，并行该印委赴照。缴。图说存。

59. 莘县禀 二十六年又八月初四日（1900年9月27日）

敬禀者：窃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蒙本府札饬，以八月二十三日，蒙宪台五百里排单札开，前据署阳谷县叶令汝源禀报，拿获匪犯刘广田等十七名。讯出此次谋抢坡李教堂，系总头目毕文祥起意，邀集匪党三百余人，在侯家楼会齐，该犯等均被官兵捕获。总头目毕文祥，副头目张凤海、郑兰堂、孙胜等在逃一案，虽径行司通饬

截拿，迄未报获。令即选派勇役分投踩缉，如能拿获总头目毕文祥者赏银二百两，拿获副头目张凤海等送案者，照格减半赏银等因到县。蒙此，当经卑职遵照宪谕悬赏。一面密查张凤海系朝城县东关人，随即选派卑县得力马队曹法先、徐殿元购觅眼线，不动声色直入朝城县境，将攻打阳谷坡李教堂之副头目张凤海，于八月二十九日旁黑拿获到案。提验该犯并无拷刺痕迹。讯据张凤海供认，随同总头目毕文祥领人前赴阳谷攻打教堂，劳庄之役并未赶上等语。犯供异常狡猾。

查该犯张凤海系奉宪饬拿领人攻打阳谷坡李教堂要犯。自应将犯解赴阳谷县犯事地方归案审办，方足以昭核实。除将该犯张凤海严加铐镣，签差马、步勇役兵丁备文妥慎解赴阳谷县收审禀办外，所有拿获邻境要犯，讯供起解大概情形，理合开具供折禀呈查核，俯赐檄饬阳谷县一俟卑县将张凤海关解到日，即行归案审办，实为公便。

再，此案总头目毕文祥，访闻现在直隶开州一带避匿，卑职已派马队带同眼线跟踪往拿，如有获犯即当另行禀报，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县悬赏购线拿获匪犯张凤海一名，捕务尚属认真。所有赏银应准照格由该县垫发，一面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并候札饬阳谷县候犯解到提案讯明，即行从严惩办。该令拿获邻境要犯，应俟讯结日随案详请核奖。仰仍悬赏严缉逸匪毕文祥等务获究报。缴。折存。

60. 莘县禀　二十六年又八月二十六日（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卑职接据派出眼线来县密报，著名巨匪石槐树有潜回原籍朝城大王寨游弋情事。卑职因查朝城大王寨与卑境相距不远，当经卑职选差步勇丰宝成、夏振标、夏振奎、黄安邦、崔保兴改装易服，驰往掩捕。乃该匪石槐树一见卑县勇队，立时踊身上房，意图逃走。步勇夏振标虑恐该匪兔脱，亦即跟踪上屋往捕。石槐树胆敢拔刀向扎，夏振标急用左手抵格，致被扎伤手心。夏振标负痛乘势即用右手狠力猛推，石槐树在房上站立不稳，翻身仰跌落地。经丰宝成、夏振奎、黄安邦、崔保兴一起上前将石槐树拿获，并起获铁刀一把，一并押解到案。

卑职提验该匪并无拷刺痕迹。讯据石槐树供认，伊系朝城县大王寨人，年三十四岁，伊向来不务正业，在外各处游荡，抢劫为生。历年所作大案甚多，一时不能记忆。如本年三月二十八，馆陶县塔头天齐庙会拒杀事主，以及朝城县杨夏庄用火燎伤女事主，逼问银钱所在地处等劫案，伊皆同行上盗。伊与已获解赴阳谷审办之大刀会副头目张凤海素识。张凤海曾带领三十余人与伊同伙做过劫案多次。本年六月二十几间，毕文祥领人去打阳谷坡李教堂，张凤海等下帖邀伊，曾经同往攻打，因未得手，始各走散等语不讳。

除验明步勇夏振标左手心刀伤，开单附卷谕医，并将石槐树严行镣押外，查该犯石槐树系著名积年巨匪，所做抢劫重大案件甚多，即如该犯供认馆陶塔头天齐庙会一案，依律已罪干斩枭；况其投入大股刀会攻打教堂，肆意讹抢火烧，实属罪大恶极。际此多事之秋，自应痛加重惩，可否将该犯石槐树遵照宪台行知严办匪徒通饬，绑赴市曹，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之处，卑职未敢擅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督饬勇队缉获邻境著名巨匪，捕务尚属认真。着记大功一次。被匪拒伤之勇丁夏振标赏给六品功牌一张，随批饬发，转给收执，藉示奖励。该犯石槐树即供认结伙攻打阳谷坡李庄教堂暨抢劫重情不讳，仰即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一面将获犯讯办缘由移会阳谷县叶令，函坡李庄教堂福主教知照。缴。折存。

61. 莘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900年12月24日）

敬禀者：窃卑职接奉宪台札饬，以现闻和议将开，本省善后事宜应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令速详细确查，如有应恤教民，境内即无匪产可封，亦著据实声请派员前往会同复查，禀候酌核筹款办理等因。蒙此，遵经卑职连日亲赴教民居住村庄，挨户确查得卑县境内王家故墩等五庄，教民赵永和等十八户，教堂房屋八间，教民土平房九十六间。男女大口七十五口，小口十五口。该处南与朝城接界。今夏该教民等因恐匪徒入境滋扰，均各携眷逃避外出，家中房屋无人看守，致被南来零星匪徒夜间陆续偷拆。教堂房屋八间，四围墙垣虽全，房顶亦均被拆。统共教民、教堂房屋被拆一百〇三间。加以该教

民等在外遗失物件，耗损资财，困苦情形实为较重。

又查得杨庄等十六庄，教民杨钦科等三十六户，男女大口一百二十八口，小口五十三口。教民土平房一百六十九间，连教堂房屋二处，虽均未被拆害，第今夏该教民等亦均携眷逃避外出，遗弃物件，废时失业，不无花费银钞，情形亦在次重。

以上教民户口以及被拆房屋应作如何抚恤，大口每名、土房每间各应给制钱若干，卑县境内既无匪产可以查封，亦无闲款可以暂挪，理合开具村庄户口清册禀呈查核，俯赐批示祗遵。并恳委员下县会同复查发款抚恤，实为德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既有匪徒拆毁教堂、教民房屋案件多起，何谓无产可查？不过欲两面见好耳！仰即迅将被扰教民量予抚恤。需用款项该令如不肯认真查封匪产变价，即应由该令自行垫赔。所有委员会同复查发款抚恤之处，碍难照准。此缴。册存。

62. 莘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1901年1月23日）

敬禀者：窃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蒙宪台批，据卑县具禀教民困苦情形，并无匪产可封，请委员复查发款抚恤一案。蒙批该县既有匪徒拆毁教堂、教民房屋，何谓无产可封？不过欲两面见好耳！饬将被扰教民量予抚恤。需用款项如不认真查封匪产，即由该令自行垫赔。所请委员复查发款之处，碍难照准等因。捧诵之余，莫名惶悚。

伏查卑县教民居住王家故墩等庄，僻处东南边界，与曹、兖、朝城、阳谷犬牙相错。上年八月间，杨参令昭程任内，曾有成股拳匪从朝城窜入讹扰该处等庄教民。幸被骧武左营马队林军门秀全于九月初，由阳谷前来追剿出境，报明有案可稽。本年四月间，蒙派委员发款抚恤以后，夏秋之间，该教民等因恐该匪复来讹扰，均各携眷逃避外出，家中房屋无人看守，以致偶被南来零星匪徒夜间陆续偷拆。本地实无习拳之户，卑县教民人等皆所共知，并无匪产可以查封变价。

现蒙宪台严谕，自当遵照应由卑职捐廉，量予抚恤。随经卑职携带钱、米执照，连日亲至教民居住各庄，挨户散放。王家故墩等庄共

计二十二庄，教民五十六户，除房屋未经被拆不计外，教堂房屋八间，酌量给予抚恤京钱二十千。教民土平房九十五间，每间约予京钱一千。连教堂房屋共抚恤过京钱一百一十五千。男女大口二百三十四口，每口约给小米一仓斗，共抚恤过米七石五斗，统共抚恤过大小口米五十四石三斗。业据该教民等亲来如数领讫。除取领附卷外，所有捐廉抚恤教民，业已散放事竣缘由，理合开具清册禀呈大人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查照现行章程随时妥为保护弹压。缴。册存。

63. 馆陶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1900年7月16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地当孔道，幅员辽阔。正南、西南、西北一带均与直隶元城、曲周等县毗连；而正西虽隔邱县，然犬牙相错，亦间有与直隶相接之处；水路则又有卫河直达天津，是卑县紧靠直隶东、南、北三面，实为东省西南之紧要门户也。

本年自春徂夏，雨泽愆期，麦收既嫌歉薄，秋禾迄复未种。屡经卑职设坛祈祷，终未获沛甘霖。民心惶惶，于是饥民纷起均粮。即经卑职出示晓谕，一面派拨勇役诣乡常川弹压。幸该各绅富深明大义，立即遵照捐资散讫，贫民均沾实惠，尚未滋生事端。及月之初四日得雨后，虽未透地，然间有可以布种秋禾之处，民心稍定，均粮之风遂亦渐息。

惟是直省拳会因仇杀教民，致与洋人已开兵端。前蒙宪台札饬，诚恐土匪冒充拳会阑入为患，令即赶紧巡防等因。当经遵照饬令勇役于各交界处所分路巡逻，扼要防范。旋于初九日据勇役报称，以探明有冒充大刀会由直隶曲周并临清窜入邱县东乡一带，聚人愈众，扰害愈凶。各持军械，饥民往投者不带器械不收。所致〔至〕强索硬取，势甚披猖等情。并准邱县赵令惠霖函会前来。卑职即于是日亲诣与邱县交界之西乡一带弹压。适该匪等先时已入卑县所居之张官寨等村庄，约有六七百人，带有抬枪、洋枪并枪刀等械，分起向各富产强索盘川，并见其家有马匹及防夜枪炮器械者，亦一并硬行取去。声称系大刀会，拟往南路寻杀教民等语。均经该各富户分起斟酌开发京钱十

数千，或二三十千文不等。卑职闻信趋至，而匪等已先行逃窜矣。旋据被扰各村庄富户即以前情纷纷面愬。

查该匪等麇聚至六七百人之多，携带军械，暨不遵照示谕赴直隶津沽一带前敌与洋人接战，辄借杀教名目在于内地扰累平民，明系土匪冒充拳会无疑。虽未滋出巨案，然或不遂其意，祸亦不堪设想。亟应严拿首要，照章惩办。惟该匪等人数较多，解散非易，而勇役团防寡不胜众，又未敢轻动激变。除饬勇役团防严加防范，一面飞禀本府迅拨马队剿办外，理合驰禀大人鉴核，俯念卑职地方紧要，可否饬令驻扎临清之方统领致祥，随时酌派队伍就近下县游巡，相机办理，俾靖闾阎而安良善。是否可行，并恳批示祗遵，实为恩公两便。

批：禀悉。已飞饬方统带致祥酌派队伍驰赴该县相机缉办矣。仰即激励乡团会同防营认真查缉。一面出示剀切劝谕，解散胁从，以别良莠而靖地方。缴。

64. 馆陶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1900年7月18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自本月十一日以前土匪滋事，并请拨队剿办各缘由，业经通禀宪鉴，并蒙本府批准各在案。惟队伍迄尚未到。而该匪等麇屯蚁聚，执持枪炮器械，猖獗愈甚。以前止强索硬取，日来则恣意剽掠，驯至放火伤人，居民徙避，又复沿途截抢。虽张贴格杀勿论告示，晓以大义，该匪等仍敢恃众拒捕，罔知顾忌。

伏思卑县地方情形日亟一日，筹办倍形棘手，卑职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兹复加募马、步队勇新旧共六十名，明知顾此失彼，无裨于事，然小股土匪或可借以击散，其二三百人为一股者，寡不敌众，势必听从蹂躏而去。且卑县团防在平日捕贼防盗尚可守望相助。设令冲锋冒敌，辄即畏缩不前，良以经费无出，村内贫民欲令齐心御寇，势固不能。现经卑职捐廉，并饬令绅富捐助的款，迅将紧要地方团防事宜认真整顿，俾资捍卫。伏查该匪等往来游弋，并无定向，现又窜入卑县西南之南馆陶正东之大章堡、汪家堤等处一带。十二、十三两日，接据各该庄民米富荣等十数家先后呈报，被匪入室搜劫一空，拒捕伤人，并放火烧死米富荣三岁幼女等情前来。卑职诣勘属实。目击

情形曷胜浩叹。亟欲挽狂澜于既倒，而补救无方，实深焦灼。除督令营典带领马、步练勇分投严拿，务获究办外，理合将十二、十三两日情形，飞禀大人鉴核，俯赐迅催方统领即日派拨队伍，下县剿办。临禀不胜急迫之至。

正缮禀间，旋经典史苏宗柱带领马、步练勇，在于城西南范堡、窝头等村，率领团长当场擒获冒充拳民土匪谭宗顺等十四名、马五匹、枪炮器械多件，派拨团丁六十名护送到案。当经分别给赏，以示奖励而昭激劝。

批：据禀已悉。该令捐募马、步练勇交由苏典史宗柱督率前往范堡、窝头等庄缉捕匪徒，并经团长团丁协助，当场拿获土匪谭宗顺等十四名，夺获马匹、枪械等项，实属勇于任事，殊堪嘉尚。该令著记大功一次，苏典史着记大功二次，行司注册。并加赏银二百两，功牌六张，分给在事出力之弁勇、团、长团丁，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印发，填给后仍造履历清册，呈候汇咨。此项赏银即由该令先行垫发，一面备文赴善后局请领归垫。匪犯谭宗顺等，讯明后按照土匪章程即行正法，仍照例录供详报。

本月二十一日恭逢谕旨，近日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尤属不成事体，著即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等因。钦此。业经恭录转行，仰即钦遵，查照境内，如尚有此次土匪乱民盘踞未散，迅即会督营团认真剿办，毋稍宽纵。已飞饬方统带致祥迅拨营队驰往接应矣。此缴。

65. 馆陶县禀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1900年7月23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因土匪聚众，骑马持械肆掠，并放火伤人，各庄村报劫之案纷至沓来。当经卑职飞禀宪鉴拨队剿办未到；一面会督营典带领马、步练勇并各乡团，分路诣乡巡防。讵月之十三日，卑县典史苏宗柱缉至县属范堡地方，正遇该匪等围绕该村勒索银钱、马匹、军器。村众固守不令进庄，该匪等开放枪炮攻打。经该典史督饬练勇乡团上前围定，与村众内外夹击，匪始败散。擒获贼匪三名，并马三匹，洋枪二杆。即日一同护解进城。行至窝头村，不意该匪等复

纠伙一百数十人，在途截住劫犯。复经该典史领众列阵迎敌接仗逾时，几至寡不胜众。幸该练勇乡团奋不顾身，各个齐心协力，踊跃向前，该匪等中伤过多，抵御不住，遂溃而逸。复擒获贼匪十一名，并马二匹，枪炮器械多件。先后共获犯十四名，同马匹、贼械一并押带回署。卑职查点练勇乡团均不折一人一骑，惟其间有伤者亦不致殒命。即经卑职分别给赏，一面饬医调治。前已将获犯大略情形于请队禀后附陈在案。

发禀后，随即提各犯讯明谭宗顺、国绍传、国绍杰、国花砚、孙二小、国少里、国大兴、国七、赵三、国洛花、靳官禄、温全义十二犯，均尚在直东交界一带地方充当杆子头，平日做案累累。前因拳令与洋人构衅开战，直省土匪冒充拳会纷纷四起，谭宗顺等先后往投入伙，率众由直隶曲周并临清、邱县一带窜入卑境。于路勾结各处饥民聚众，倚强抢掠杀人，并被拿拒敌官兵团练。谭宗顺等明知罪无可逭，绝无抵赖，一一供吐不讳。

值此外患既迫，内讧交乘，谭宗顺等情罪重大，若不置之重典，实无以伸国法而遏乱萌。本应请示遵行，顾卑县距省窵远，辗转需时，不免有稽显戮。转恐各犯党羽林立，变生不测，贻误事机，不得不暂从权宜，即将谭宗顺等十二犯先行一律就地正法枭示，俾昭炯戒，而快人心。

其黄光照、张为桢二犯，均讯系被胁勉从，并无甘心为匪，且甫经入伙，委无凶暴凌人。其拒敌时，亦皆退后，未敢向前。与日来卑县城讯把总郑殿成同该各团先后捆送之杜八、陈以孝、温金有、翟登秀、郑其昌、翟文有、郑春田、陈贵岭、温全福、贺文彩、刘不好、刘狗、冯三根、张廷贤十四犯，提讯均系愚劣饥民。或系被胁，或系被诱被惑；有甫经入伙，亦有入伙未久；在平时固系安分良民，从无为匪不法情事。就入伙而论，亦仅止负橐荷囊，实无助势济恶。因谭宗顺等被获正法，该犯等畏惧避匿就获。核与黄光照等均属情有可原。现经卑职分别严行责惩饬押，仍俟地方平静后，取保省释。

经此惩办之后，侦探该匪等已往临清、邱、冠、堂一带而去，四乡稍形安谧。惟是游窜莫定，难保不去而复返。除仍令督营典饬令练勇乡团加意巡防外，所有获犯分别正法责惩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

禀请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并仍恳催令方统领致祥酌派队伍随时下县相机剿办，使靖萑苻而安闾阎。

批：据禀已悉。此案前据该令禀报，业将该令记大功一次。苏典史宗柱记大功二次。出力勇团赏银二百两，功牌六张。并饬将匪犯谭宗顺等讯明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各在案。兹据禀称提讯谭宗顺等十二犯，均供认焚杀劫掠，抗官拒捕各重情不讳。当已按照土匪章程即行正法。其黄光照、张为桢二犯暨各团先后捆送之杜八等十四犯，均系被匪诱胁，并未随同抢掠拒捕。拟即分别严行惩责饬押，俟地方平靖后，再行取保开释。具见推鞫矜慎，应如禀办理，仍照例录供详报。

该令有胆有识，不愧良吏，著再记大功二次。苏典史勇敢有为，著代理州县优缺一次，以示破格优奖。仰仍会督营典饬令练勇乡团加意巡防，以纾后患，而竟前功。此缴。

66. 馆陶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函开，准济南府函称，以奉宪台以教民反教一节，闻各州县有勒令刑责等事，恐将来贻人口实，特属函令务须妥慎办理等因。转函查照到县。蒙此，遵查卑县教民，向来只有十数家。自上年拳会各处灭教寻仇纷纷滋事，该教民等闻风均各陆续出境远避。卑县并无出示勒令反教及刑责各情事。奉饬前因，理合禀复大人查考。

批：据禀教民悔教远避悉由自愿缘由已悉。仰仍随时认真保护弹压。缴。

67. 馆陶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1900年8月18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自六月初五日以前，四乡土匪纷纷滋扰。经卑职会督营典带领马、步练勇分赴各乡，督饬民团缉获匪犯，分别正法严惩，禀报宪鉴在案。当以匪踪出没无常，派勇侦探以防不虞。即经探得该匪，均由卑县各边境分窜直隶威县之魏庄、赵家庄等四村，攻打土围多日未开。嗣被该村教民出围开炮，击毙该匪多名，夺获枪炮马匹无数，余匪四散等语。窃念半月以来，幸将土匪正法多名，并仍

不时会督营典带领马、步练勇分赴边境一带严密梭巡，昼夜防范。

七月初一日，复蒙本府遣派临清防营之席哨官得胜带领步队一哨，由邱县前来会巡。次日卑职与卑县城汛郑把总殿成，带领马队四十名，会同席哨官赴卑境城南、东南、正东一带边境巡防，地方赖以安静。该哨官即于是日，就近赴冠县一带会巡去后。讵于初四日，忽据巡探马队并西北乡团长等先后报称，临清属之白地、破庙等村有土匪百有余人，夜聚明散，分起在各处抢掠等语。查该处与卑境城北之陈庄等十数村接壤，地方辽阔，设被窜入不堪其扰。卑职随移请郑把总督率卑职所练马、步队勇，并传谕边境各团长齐集民团协力巡防。旋于初五日清晨，据郑把总等回称，初四日更余时分巡至陈庄，适闻该庄枪声络绎。飞往查探，知有骑马土匪三四十人甫经入庄，即被庄乡惊觉放枪齐围。该匪闻声逃窜，马队民团跟踪追捕，拿获土匪王西凡、李殿二名，夺获马二匹，洋枪器械多件，余匪逃窜出境等语。

卑职提讯该犯李殿，供系临清党儿寨人。听从在逃之临清贺王庄人李三，白地村人王学文、王金凌，现获之破庙村人王西凡，纠集百数人赴威县攻打洋教受伤，败回临清，欲再纠众报复。因无马匹川资，起意每起纠集数十人马，分赴各处抢掠，不想被勇队团众拿获。骑马为首的是李三、王金凌、王学文、王西凡四人，余不认识。李三等向在白地村王学文家窝住，余均各回本家居住等供。质讯首匪王西凡，供亦相同。

当思此股土匪既经讯系李三等四人为首，今仅拿获王西凡一人，根株未绝，遗患无穷，即将李殿等严押。一面仍移请郑把总带领马、步练勇即日折回，购觅眼线，会同民团，务将在巡之首犯李三等设法拿获送案去后。旋于初六日回县。据称折回陈庄天约三更，白地村距陈庄十五里，潜驰该村，见李三等果在王学文家内窝聚。当即督率勇队民团协力围拿。讵匪首李三等开枪迎敌，经郑把总勇队民团将李三当场枪毙。并将匪首王学文，从匪马文魁拿获。匪首王金凌乘间逃逸。起获现赃京钱三十余千，衣服多件，一并带县请讯前来。

卑职随将所获匪首王学文等提同先获之王西凡等质讯，供均相同。即经讯明王学文等纠众攻打洋教、希图抢掠，并敢与勇队迎敌，实属罪大恶极。除格毙匪首李三不论外，自应遵照土匪章程，不分首

从一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遂将先后所获炮械、马匹、衣服、钱文分赏练勇团丁给领应用，并由卑职酌赏钱文，以示鼓励。除仍会督营典分路各边境实力巡防，不敢松懈，并另文录供详报外，所有防营到境出境会防日期，并获犯讯明正法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禀报大人鉴核批示祗遵。

批：据禀移会郑把总殿成督率勇团枪毙匪首李三一名，生擒王西凡等四名，讯明后就地正法，并起获枪械暨赃物多件。具见缉捕勤能，殊堪嘉尚。该令与郑把总著各记大功一次。出力练勇团丁即经该县分赏，应再赏空白功牌二张，随批饬发，仰即查收，择尤填给，以示鼓励。一面将获犯讯供缘由照例通详。缴。

68. 舘陶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901年1月10日）

敬禀者：窃卑职近日探闻，与直者毗连之临清州、邱县一带各边境，均行树立界牌，当即分别函询去后。旋准临清、邱县以是项界牌系奉宪台函谕，东省与直隶交界各州县凡有未立界牌者，饬即查照，一体立界，以昭慎重等因，先后函复前来。查此案卑县并未奉有是项明文。伏查卑县西、南、北一带犬牙相错，多有与直隶元城、广平、曲周等诸县接壤，事同一律，应否一并树立界牌之处，理合绘图贴说，具禀大人查核，俯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如禀办理。仰仍随时妥为防范弹压。缴。图存。

69. 舘陶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1年1月14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境内前被拳匪扰害者共有若干户口，亲自赴乡验查。即将查封匪产变价酌量抚恤，如无查封匪产，先将被扰户口查明开折禀候酌核办理。并蒙本府转蒙洋务局札饬，将被匪拆焚教堂及扰害教民查明开折禀送，以备将来办理交涉案据各等因，先后到县。蒙此，遵查本年自直省拳教寻衅以来，未几而蔓延卑境。窃幸距直匪遥，所有境内各教堂教士与夫该各教民均各先时闻信，相率避匿出境，以是人口均并无杀伤各情事。其房屋什物等件有无焚拆失少，亦均未据报明有案。

兹经卑职遵饬查明县属郭庄、浒演、西河寨等村庄，各有法国教堂一处，均系华屋作堂。除西河寨一处教堂并无被匪滋扰外，其郭庄、浒演两处教堂以及教民李义正、安德逊、韩福禄等三家各房屋并什物等件，均有焚拆失少情事。饬令查明补报。旋据各该事主李义正等，将失少物件先后开单呈报前来。讯据各该村地邻佑等供，核与李义正等所报件数大相悬殊。再三研诘，各事主佥称委无虚捏。

卑职当因卑县查无匪产可以变价抚恤，只可暂免深究。除再详查此外有无被扰之户另行核办外，理合先将查明被扰教堂、教民房屋物件，分别开具清折，禀呈大人鉴核。究应如何办理之处，恳祈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县既有匪徒拆毁教堂、教民房屋案件数起，何谓无产可查？显示意存徇纵。该令既不肯认真查办，所有应需抚恤款项，即由该令自行筹备，迅速查放。仍一面将遵办情形，汇缮清折具报查考。切切。此缴。折存。

70. 馆陶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

敬禀者：窃卑职弼昌蒙臬司札委，以奉宪台札饬，准陶副主教万里函送各属教民被匪焚杀抢掠村庄户口暨拳匪住址、姓名各清单。令即前赴聊城、馆陶等县，会同各该县按照单开教民、拳匪确切查明，分别抚恤，惩办等因。遵即束装起程，由聊城驰抵馆陶县会晤卑职德立。查得本年直省拳匪以仇教为名，勾结土匪聚众滋事，厥后蔓延卑县。窃幸县属各教堂教士与夫该各教民均先时闻信，相率携眷远遁，以是人口并无伤毙情事。其房屋、什物等件有无焚拆失少，当时亦均未据具报。卑职等随即会同按照单开被扰教民李义正等二十二户，并续据补报被扰教民等五户，一并亲诣逐户查勘。间有非惟并无其户，且亦并无其村者，有有其村而并无其户者。其余被匪或焚拆房屋失少木器等物，或仅焚拆房屋，或仅失少木器等物，或仅入其家并未扰害，或更并未入其家，情形不一。卑职等查看确凿，委无失少别项值钱物件，核与各该教民现开失单多寡悬殊，其谓任意捏报，希图赔偿无疑。诘诸村地邻佑，佥称土匪滋事之时，该教民等均先闻信携眷搬

运远遁，家仅遗存房屋，并木器粗重等物；且间有自行拆毁房屋变卖木料、砖、瓦得价作为川资者。实未闻有被匪劫掠情事。质之各该教民无词抵辩，恳请公办各等语。

卑职等悉心斟酌，若以教民失少物件概予抚恤，则平民亦多被扰，置之不问，未免向隅。自应以房屋被焚、被拆确有验据者为断，概予抚恤。其仅开报失少物件，并无考证者勿论，免予抚恤。如此办理，庶足以示公允，而免借口。

查卑县平民房屋一无被匪焚拆。所有勘明郭庄、浒演两处教堂房屋均间有损坏瓦片门窗，酌量给予修费。其该各教民房屋，除自行拆毁变价，毋庸给恤外，其余被焚、被拆各房屋，分别情形轻重，酌量抚恤多寡。此项钱文悉由卑职德立自行筹款，会同当堂发讫。

又单开各匪，即经饬差查照住址严传去后。旋据具报，除黑小等查无其人外，其王梦林等先后自行投审前来。提讯均系安分良民，从未为匪不法情事，且半多殷实之户，并据各该村地邻佑纷纷具保。讯供无异。质之各该教民，俯首无词。诘其因何诬指？据称平素均挟有嫌隙，或借贷不遂，或索欠争吵，或因事口角，希冀拖累泄忿，委无别故等语。即将王梦林等一并当堂准予保释安度，并将各该教民，分别责惩申饬。其刘喜等屡传不到，现据该差等查明禀复，该犯等一向不务正业，在外游荡属实，其本年有无随同土匪滋事，尚无确据。惟于地方平定之后，至今均并未回归，难保不在外为匪等情。卑职等复查无异。除由卑职德立比差勒限严拿务获究办外，理合将教民被匪焚拆房屋酌量抚恤，并将单开各匪，查明是匪非匪及查无其人各缘由，分别开具清折会禀大人鉴核，俯准卑职弼昌销差，实为公便。

再，卑职等查看该各教民，均尚安分。惟李义正二名，人极刁狡，平日动以恃教凌人，善于挟嫌妄控平民，种种不法难以指屈。屡据伊父李广盈以忤逆呈首，并恳请置之死地。前年经卑职德立差传李义正讯供属实，惩饬押年余之久，始据伊叔保释。不即从严办理者，原冀其改过自新。讵李义正怙恶不悛，此次复敢以平民为拳匪罗织多人，任意妄指。现又据伊父具呈送案。经卑职等提集质讯无异。即将李义正责押。谕令邀请亲族婉恳伊父果能回心前来具保，即由卑职德立随时查核办理。合并陈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严缉逸犯刘喜等务获究办。并移吴令知照，准其如禀销差。缴。各折存。

71. 冠县禀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900年3月29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札，以奉臬司转奉宪台札，据管带飞虎前营史守备镇廷开折具报，自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起至年底止，陆续缉获匪犯王见生等解交各州县收审等情。饬查照单开匪犯提案，迅速录供禀办。计粘抄清单一纸内开，飞虎前营二十五年三月份拿获匪犯王孟春送冠县等因。遵即卷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份，因事主马玉林家被劫一案，经卑县缉役协同飞虎营拿获王喜即王孟春一名到案。提讯据供伊一向庄农度日，曾在县属祝升堂家佣工。因粜米亏折辞退，外出觅主未就，回归被获，实无为匪不法，亦不知马玉林家被劫情事。与获犯李洛其、张春均不认识。提同李洛其、张春质认，并不认识。据供伙内亦无王喜其人等语。旋据祝升堂、文生王连登等联名公保，即经讯取切实保结，将王喜省释在案。奉饬前因，理合查明据实禀复大人查考。

再，现获拳匪王十亦供有逸匪王喜，系卑县红桃园人，卷查前获之王喜，系直隶威县西王曲村人。籍贯不同，自系两人，已于现行批内查照王十指供王喜籍贯、住址详细填注，免再妄拿无辜，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按察司转饬知照。缴。

72. 冠县禀 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1900年5月29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蒙洋务局四百里排单札开，以奉宪台札饬，将上年分法国于各属所设教堂被匪焚毁若干处，限文到五日内，作速查明详复核办等因。查卑县仅止河北梨园屯，上年十月及十二月两次被匪潜图滋事。经卑职闻信后，即函拨哨队预为戒备，得以先后会同防营将匪击退。该处民、教均未被扰。当将办理情形通禀。此外亦无据报被匪扰害案件。俟奉账抚局委员会查散放抚恤钱文，复经卑职会同确切查明上年该屯两次被匪图扰，均未及进庄即行击退，委无扰及民、教。此外设有教堂之所，平日亦无匪徒勒索烧毁房屋情事。取据各处团长庄长人等切实甘结，通禀各在案。奉饬前

因，遵经卑职即日亲赴河北，于巡缉之便，周历复查，上年实无被匪焚毁教堂之处，无从详办。除由卑职随时会同防营实力巡防外，所有县属教堂并无被匪焚毁处所缘由，缘奉饬查，理合禀复大人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候汇案咨呈总理衙门查核。仍由该县随时妥为防范弹压。缴。

73. 冠县禀 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卑职赴河北各边境巡缉，途次接据梨园屯团长左建勋等禀称，河北连年民、教不和，幸赖防军捍卫，小民得以安居。嗣蒙禀准调拨东字正军前营左、后两哨前来驻扎保护，民、教相安，地方甚为平靖。今闻防营奉调撤防，深恐地方空虚，匪徒乘隙窥伺，患生不测，恳请禀留缓调等情前来。

查卑县梨园屯一带教堂林立，民、教构怨为日已深。且逸匪阎书勤等在逃未获。虽迭经派拨勇役踩缉，而风闻该匪等潜踪直境，聚散无常，时时猖言必仍赴梨园屯复仇。设使撤防，该处据城一百四十里之遥，匪徒若竟乘虚扑犯，仅恃县队团丁断难抵御。尤恐匪情诡谲，事起仓猝，及卑职闻信禀请调拨防军堵剿，远莫能至，必误事机。当此时势多艰，动辄受人要挟。去岁梨园屯两次被匪图扰，若非驻有防营先期戒备，及时合力堵剿，则该处鲜不被匪蹂躏，其后患至今恐有不可思议者。

据禀前情，伏维宪台权衡独具措置有方，本非卑职所敢妄参末议。第伏莽尚多，隐患难测，巨憝迄未授首，防范不敢稍弛，有备或可无虞，撤防究为可虑。筹思至再，计惟据实禀请大帅鉴核。俯念卑县河北距城穹远，非他处可比，准予暂缓撤防，仍留该防哨常川驻扎，以资保护而顺舆情，于地方实有裨益。临禀不胜企盼待命之至。

批：已据禀札饬方统带致祥毋庸撤防矣。仰即会同认真巡缉，毋稍疏懈。缴。

74. 冠县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1900年8月16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以本年又有土匪乱民滋扰，饬即督同各练

长里保严密侦察防范，按日将本境有无匪迹情形，具单禀报等因。遵查卑县本月十九日，河北一带匪仍盘踞未散，急待剿办，内境四乡虽渐臻安谧，仍不免有匪出没。除仍设法侦缉外，理合禀报大帅查考。

批：据禀十九日匪踪缘由已悉。嗣后只须白八行，不必具用禀单，以省糜费而归简便。缴。

75. 冠县会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六日（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查卑县等为直东交界，犬牙相错，匪徒最易潜踪。矧当中外开衅以后，尤虞京津一带败勇溃兵以及刀会、拳匪藉两省接壤之区，窜扰为患。若不设法会缉，殊不足以资镇慑而靖地方。即经卑职方德与卑职王珂、锦阳、德立往返函商，彼此意见相同，随择定四县适中之斜店地方会哨。于本月十三日卑职等各带所部练勇驰赴该处，适金滩镇营汛郑林亦闻信带队踵至。随会督四出梭巡一周，声势颇壮，边境一带尚无逸匪溃勇潜迹。该处民团亦尚整齐。当各收队仍回斜店。

复公同商酌彼此或系邻封，或系隔省，现值地方多事，虽暂时安靖，而交界地面道路纷歧，仍恐匪徒乘间窃发。倘若畛域稍分，则不免此拿彼窜，即或随时关会查拿，而匪徒踪迹诡秘，风声一露，不惟难期得手，且恐致启变端。惟有访明匪踪，无论隔境与否，但距交界相近之处，何县访闻即由何县派差径拿。恐地棍、土豪拦阻滋事，临时诸多窒碍，惟有彼此预行印迭空白会票存储备用，票内注明专为会缉盗匪之件，此外概不得用，以杜差役藉端索诈之弊。

卑职等已于商定后，即将互相移送空白会印缉票各二纸，以备应用。俟用竣查销，随时再行移取。如此不分畛域，互相径行拿办，则匪徒无所托足，地方自可永期安靖。未始非邻境缉捕之一助，各属似可照办。除仍随时与各邻封订期会哨商订缉捕事宜外，所有会哨日期及商明互送空白印票径行缉拿缘由，一得之愚，是否有当，理合会禀大帅查考批示饬遵。

再，此禀系卑职方德主稿，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所议会哨协缉事宜，甚属妥善。仰候分饬沿边各

州县一体遵照办理。仍由该令分移元城、大名、馆陶等县知照。缴。

76. 冠县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六日（1900年10月19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河北民、教相仇历有年所。计自卑前县何令至卑职，官易四任，无岁不剿，无日不防，而梗顽日甚。虽抚戢于平时，仍不免狠斗于顷刻。办理棘手，已早邀洞鉴之中。

本年六月间，阎匪纠党盘踞，幸蒙檄饬方统带合力剿办，得以巨憝授首，悍党伏诛。闰八月初间，逸匪高小麻仔等，以教民寻仇传帖聚人。又经卑职及时派拨役勇，将高小麻仔剿拿获案，立正典刑。并一面妥拟谕单传发河北一带，饬令各路团长首事人等，按庄按户传谕开导。仍恐拳、教仇结较深，劝谕未能俯从，饬令派驻干集勇队，随时防护。并饬役传知该处各里差，就地分头侦缉劝抚。

旬余以来，迭据禀复，拳匪四处窜匿，并无定踪。教民间仍寻仇，并将红桃园李姓家抄掠一空，逼令全家逃出，占其房屋。卑职闻信，深恐致激变端，飞谕分驻干集勇目拨勇十名，前赴红桃园防护侦巡，速劝教民切勿占夺。并一面加派马队驰往。间于本月二十日，据分驻干集各勇回县禀称，奉饬拨勇防护红桃园，遵经于本月十六日拨勇前往。讵至十八日探闻直东交界地面，实有匪徒聚【众】，声言赴红桃园报复。该勇目等即分路侦巡。至是夜三更时分，匪徒挟众犯境，经该勇目等齐力抵御，而匪徒愈聚愈多，被彼此互相攻击。格杀匪徒数名，教民亦间被杀伤。该勇丁人数过少，受伤者四人，力难支持，即退回干集。现在红桃园、梨园屯两处，约聚有匪徒三四百人，而教民亦有二百余人，在小李固庄屯聚，与拳匪彼此相持，两不相下。该拳匪又复四出搜寻县队，伊等始各乘间星夜回县等语。

查本年自京津拳匪披猖以后，到处匪徒蜂起，几至不可收拾。幸七月底将阎匪获办，嗣又剿办高小麻仔等正法，地方渐冀安靖。讵拳经官办，教复恣睢，仇报相寻，致复激而成变。现在匪、教既相持不解，卑县练勇仅百数人驰往剿办，必致难以措手。且该处距城一百三四十里，界错直东，孤力轻驰，亦殊非计。况拳党伏处民间，到处皆有。现既拳、教寻仇不已，决非一经剿办即可相安，是非有重兵常川

驻扎，难资镇慑。因思方统带驻扎临清共有两营，与其作为游击之师往来无定，匪可乘间窥伺，一经聚集，剿办为难，似不如分拨一营驻扎干集或梨园屯，与临清相隔不远，可以兼顾并筹，两地皆有裨益。情事日亟，和议亦尚未就绪，卑职负咎自责，实切忧惶，不得已于无可筹策之中，切陈鄙见，合无仰恳宪恩檄饬方统带星速分拨一营，前往会同相机弹压剿办，以期绥戢，俾河北一带民、教从此蒙庥，免致变端百出。除将谕团劝令民、教相安稿开具清折外，理合据实飞禀大帅鉴核，俯赐准如所请，檄饬方统带迅速遵办，实为公便。

批：禀悉。已飞饬方统带致〔祥〕，督饬勇队驰往该处剿办矣。所请分拨一营驻扎干集之处，碍难照准。仰俟勇队到日迅速会同相机剿捕，务将匪徒悉数弋获，毋任聚众滋事。并即剀谕教民亦不得寻仇擅杀，致干并究。切切。此缴。折存。

77. 冠县禀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1900年11月1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访闻洋兵在直隶河间一带，勒令官民出资赔偿教民房产，甚属搔扰。东省沿边各州县教民失业者甚多，恩、冠等处并有教民抢掠勒赎之案，想因饥寒所迫。饬即查明被匪扰害户口究有若干，迅即禀报。一面设法抚戢，应用款项暂行筹垫，不得吝小失大，致滋贻误。如有查封拳匪充公产业，应即变价拨用，以资挹注。余悉酌量地方情形禀明办理等因。

查卑县河北一带，自本年六月间阎匪聚众滋扰教堂，以及教民房屋大半被匪焚拆无存，教民四出逃亡。迨后阎匪伏诛，教民陆续归来与拳民寻仇，杀毙十余人。复有红桃园教民占居李姓房屋，旋被拳匪寻杀十六名情事。筹办实为棘手。奉饬前因，遵经卑职于会同防营剿办匪徒后，逐一清查。

该处教民先后被匪扰害者共一百二十五户，而各户归来者无多。随即亲诣教民屯聚之小李固亲加抚循。该教民等均以房屋被匪焚拆，衣食无资，意恳矜恤。当经卑职允予禀请赈恤在案。

该教民等被扰之家，或全家尚未归来，或间有死于非命，即或现有归来者既无栖止之所，兼无衣食之资。当此暮秋瞬交冬令，饥寒交

迫，情形实堪悯恻，急宜妥筹抚恤，以安其心。第现查教民之归来各户不及被扰户口之半，其口数更无从清查。现已遵饬谕以禀请抚恤，逃亡各户，此后必闻赈陆续归来。以现查一百二十五户酌中约计，若悉数回归，各户以五六口为率，当有五六百口，户口为数较多。遵照春间赈抚局详定章程，每大口抚恤京钱四千文，小口减半，为款以复较巨。若不照前给发，亦恐诸多窒碍。自应遵饬先就现查各户，尽其先回者暂行照章陆续筹垫给发。

惟卑县下忙，因秋间得雨过迟，收成较晚，竭力催征仅敷报解头批，实在无款筹垫。而该教民等复待赈孔殷，且逃亡者将陆续归来，需款接次散发，不能中止，可否请由赈抚局酌筹赈款，饬知具领，以便速为散放。抑另行委员查明再行领款给发之处，应候宪裁。除再详查陆续归来户口细数，听候拨款抚恤外，所有查明被扰教民村庄各户，理合开折禀报大帅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该令既称教民需赈孔殷，筹垫维艰，可先将境内拳匪产业变卖，以资协济。如有不敷，再由尚道筹垫。仰候檄行督粮道尚道委员会同查办。缴。折存。

78. 冠县会禀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1900年11月13日）

敬禀者：窃卑职宝瑜蒙粮道札委，以奉宪台札据洋务局详报，冠县民、教相仇，请拨营会剿一案。饬即前往冠县会同方统带致祥、程令方德相机弹压查办等因。遵即束装起程，由临清驰抵冠县河北一带，查得该处梨园屯拳匪业经解散，红桃园拳匪已于本月初五日经程令会同方统领所派之靳营官带领营哨，前往剿办，匪徒惊窜无踪。小李固教民，亦经程令允予禀请抚恤，赖以安辑。干集有方统领所部席哨官一哨，暂时驻扎弹压。现在地方尚称安谧。

卑职宝瑜于查明后，驰抵冠署会晤卑职方德。卷查此案剿办筹防及请款抚恤各情形，已经卑职方德分别详细通禀请示在案，与卑职宝瑜所查情形相同。随会同悉心斟酌，卑县河北梨园屯一带，系孤悬境外，为直隶南宫、清河、威县、曲周等县村庄所环绕，复与临清所属犬牙交错，距县城一百三四十里。该处民、教开衅已非一日，剿抚兼

施，历有年所。而拳、教杂处，实属防不胜防。现经卑职方德商同靳营官将所部之席哨官一哨留防干集，虽可暂时安辑，而地面较大，仍恐兵力较单，惟有听候宪裁酌添防哨，藉资镇慑。所有奉委查办缘由，理合会禀大帅查核批示祗遵。并准卑职宝瑜销差。

批：据禀已悉。仰督粮道分饬该印委知照。缴。

79. 冠县禀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1900年11月14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排单密札，以准驻烟法国业领事函称，以冠县红桃园大刀会披猖殊甚，伤毙教友十九人之多。饬即严缉案内逸匪，务获究报。并将此案仇杀情形，再行详查禀报等因。蒙此，遵查此案剿办筹防及仇杀各详细情形，业经通禀宪鉴。并以该匪等伏处民间，到处皆有，当经密饬七班务将此次为首滋事各匪，速为购线访拿究办各在案。奉饬前因，并奉本府转饬前由，殊愧奉职之无状，重劳宪虑之滋深。法语巽言，仰沐慈祥之爱护；内省自疚，不胜感泣于中怀。现已悬立重赏，先行慎选得力干役，密往缉拿；一面克日亲督勇役，驰赴河北，在于干集驻扎，商同防营实力捕拿，以期巨憝悉获。仰答高厚鸿施，断不敢稍涉懈弛，自干咎戾。除俟获犯另行禀报外，所有惭感下忱，理合禀请大帅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督勇役如限查拿，严密踩缉该逸匪等务获究办，毋得空言搪塞。缴。

80. 冠县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十日（1900年12月1日）

敬禀者：案奉宪台札饬，查明境内各有教堂若干所，究系何国教士，现时是否回堂，近来共拆毁、焚毁教堂若干所，系何月何日，其拆毁、焚毁之教堂共有若干间，究系洋式华式，归何国教士管业，教士是何名姓，教堂约值价若干，有无印契，堂中所有物件是否毁坏，其未焚毁、拆毁者是否有人看管，迅速详细禀复等因。

查县境河北之小李固庄、陈固村、后店村、梨园屯、鸭窝村、固献村、赵村、王曲村、东小庄、孙家庄俱有小天主教堂一所。红桃园有新修外面洋式内系华式大天主教堂一所。河南大花园、头庄、蔡

庄、王练子庄亦各有小天主教堂一所。统计河南北共有小天主教堂十三处，大天主教堂一处。奉饬前因，即经密谕河北各团长详细确查。恐所查情形未确，正亲往诣查间，适奉饬赴河北剿办红桃园拳匪；遵于剿匪事竣，即按该团长等单开情形，分别亲诣查勘。

查得河北小李固庄等处教堂，系大法国天主教教士王德昌往来传教；王教士向住临清小芦教堂。河南大花园、头庄等处教堂，系大法国天主教教士费若瑟来往传教；费教士向住郡城。各教堂均系教民自住华式房屋改作教堂，均有印契，仍归教民收执。该教士等系时来时往，并非常川驻宿。各教堂现均有人看管。亦俱一律完整，并无被匪焚拆情事。惟查有红桃园庄新修之外洋式内华式大教堂一所，陈固村、后店村、赵村、孙家庄华式教堂各一所，均于本年六月及闰八月间，被阎匪等聚众滋扰时焚拆无存。河南北各该庄教民被匪焚毁、拆毁房屋，共九十二家。随经分别亲诣详细勘估。先勘得红桃园大天主教堂一所，内有教堂房屋十三间，业已拆毁，砖瓦无存，堂内物件亦被毁坏。饬纪估计，共屋十三间，约值京钱一千五百余千文。又勘得赵村华式小天主教堂三间，业已焚毁无存，堂内物件亦被毁坏。饬纪估计约值京钱一百五十千文。又勘得孙家庄华式小天主教堂三间，业已焚毁无存，堂内物件亦被毁坏。饬纪估计约值京钱二百二十千文。又勘得陈固村华式小天主教堂三间，业已拆毁，堂内物件亦被毁坏。饬纪估计约值京钱一百七十千文。又勘得后店村华式小天主教堂三间，业已焚毁无存，堂内物件亦被毁坏。饬纪估计约值京钱一百三十千文。又勘得河北干集村、梨园屯、红桃园、固献村、赵村、陈家庄、小李固村、王曲村、孙家庄、陈固村、后店村、东小庄、宋家屯、西河口、蒋家庄、孟管庄、河南大花园、头村、野庄、北蔡庄等处，各该教民房屋被匪焚拆计共六百九十间，砖、瓦、梁、椽、门、窗均已无存。勘毕，查询各该庄长地保人等，据供红桃园天主教堂系大法国教士王德昌修造，即归王教士管业。赵村天主教堂系在教民董裕合家设立，即归董裕合管业。孙家庄天主教堂系在教妇马谭氏家设立，即归马谭氏管业。陈固庄天主教堂系在教民张洛赞家设立，即归张洛赞管业。后店村天主教堂系在教民杜太清家设立，即归杜太清管业。印契归各教民收执等语。与卑职查勘情形相同。

伏思教堂为传教之地，即被焚拆，自应估计听候宪裁。其教民被扰，并有被匪杀害，焚拆房屋之家，情形均形困苦，业经禀奉批示，以查封匪产变价抚恤。仰见恤得宜，亟应实力遵办。惟拳匪半多无业游民，且直隶之匪居多，随经切实访查，除前获正法之阎书勤、高小麻仔等查无产业，毋庸置议外，查有在逃拳匪赵裕兰、赵裕琨、赵裕仲、史及魁、朱五、陈八、朱二小、陈文魁、马步云、杨四、姜文林及业已格毙之项得胜等十二家，共有地一百四十余亩，即经全数查封，饬令变价。惟卑县本年收成歉薄，民间不无拮据。且此等匪徒凶恶异常，安分之家，深恐承买后该匪怀恨滋祸无穷，一时实不易售。惟现在查办抚恤，待款孔殷，又复缓难济急。除设法赶紧招户承买，并严缉该匪赵裕兰等务获究办外，所有查明教堂及教民房屋被拆被焚，并查封匪产各缘由，理合分别逐细开具清册清折，禀请大帅鉴核，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仰候汇案核办。仍责成该令妥为保护弹压；一面严缉逸匪赵裕兰等务获究报。缴。折、册均存。

81. 冠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1900年12月9日）

敬禀者：窃卑职宝瑜于九月二十六日，蒙粮道札委，以奉宪台札饬，以据冠县程令禀报，查明教民被扰各户，尚未悉数归来，应否照章酌拨赈款陆续散放，抑候委员查明给发请示一案，饬即前往冠县会同程令妥为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禀候酌核等因。遵即束装起程，于九月二十九日驰抵冠县会晤卑职方德。查被扰各户复经卑职方德清查，河北尚有续报之户，河南一带亦间有民、教被扰之家，业经注册。并有卑职方德将红桃园被杀十六人家属，先行按户酌给钱文抚恤在案。奉饬前因，遵即携带底册，会同于三十日起程，至十月初一日行抵河北一带，挨庄挨户查验。有被扰情形较重而户口较少，有户口多而被扰较轻者，不得不权宜其际，酌分等次，而示平允。当经卑职等会商应以房屋被毁者为极贫，仅被抢掠未毁房屋者为次贫。查明大、小口数，亲写赈票面交该户收执。至初六日，复至河南将被扰各户一律查竣。各庄内平民，间有被扰之户，情形困苦者，亦分别查

明，一律准予抚恤，以示大公而广宪仁。共计河南北被扰二十三村庄，极贫者九十户，大口二百五十口，小口一百三十四口，共折合大口三百一十七口，每大口拟恤京钱四千文，共合京钱一千二百六十八千文。次贫者四十五户，大口一百二十五口，小口六十八口，共折合大口一百五十九口，每大口拟恤京钱二千文，共合京钱三百一十八千文。统共合京钱一千五百八十六千文。以卑县现在银价每库平银一两易换京钱二千九百文，共需库平银五百四十六两八钱九分六厘。

现已时届冬令，该民、教等被扰情形极为困苦。既经卑职等复查明确，自应急将查出匪产一百四十余亩变价散放。惟此项匪产多在红桃园、小李固一带，本年该处地势亢旱，秋稼歉收，民情亦形困苦，似难招令承买。且地系匪产，该匪等凶恶异常，安分之家亦恐贻患无穷，以致一时实难出售。而该民、教等待赈孔殷，又未便久事迟延。思维至再，惟有暂由卑职方德设法挪移京钱一千五百八十六千文，运至适中之干集散放。兹已于十月十二日会同放竣。一面放钱，一面收票。俱系卑职等亲自点交本人收领，并不假手吏胥。所有放过户口钱数，业经榜示通衢，咸使周知，以杜蒙混。至挪用钱文，拟请仍以前项匪产出售后，照数归垫。是否有当，应候宪裁。除将取具各该户收钱字据存卷备查，并将收回赈票申缴赈抚局查核外，所有奉委会同查明民、教被扰户口及散放钱文数目，理合开具清折禀请大帅鉴核俯赐批示祗遵。并准卑职宝瑜销差。

批：据禀已悉。仰督粮道转饬该印委知照。缴。折存。

82. 冠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1900年12月14日）

敬禀者：窃照卑职方德与标下呈云会同遵限拿获拳匪杜一山等，当经将讯明惩办缘由禀请宪鉴。并声明潘更、蒋沛然二犯押候讯明核办各在案。旋据卑县缉役，在河北干集撞遇匪犯史及善，向前捕拿，该犯拒捕，经缉役将该犯格伤拿获，押送到县。讯供异常狡展，即经饬押。

兹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据卑县派留梨园屯驻扎练勇，并标下呈云队勇在县属之葛寨地方拿获王成兰一名。又于初七日，据役

勇探明红桃园滋事案内匪党张学功即张二等，在邱县之常屯地方潜匿，禀经标下呈云分派队伍暨县役勇，带同眼线，于初七日夜驰往该处。标下呈云即分饬各队密布村外，严禁骚扰。由标下呈云亲督营县役勇进庄，据眼线指明该匪等潜匿处所，随督队搜捕。讵该匪等惊觉，开枪抗拒。营县队勇合力攻击，奋勇向前，拿获匪张学功即张二、刘步岭即刘三、王二妮三名。并夺获大抬炮二杆，火枪二杆，单刀一把，标枪三杆。适卑职方德于初九日亦督带县队巡缉驰抵河北。标下呈云已将犯逐一押解回营，按名点交提讯，供词或认或翻。

随于十二日经卑职方德押带各犯回县，提同前获之史及善、潘更、蒋沛然与该犯张学功等切实研讯。据刘步岭即刘三供邱县常屯人，年二十岁。据张学功即张二供直隶广宗县人，年三十五岁。据史及善供冠县红桃园人，年三十二岁。又据同供，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间，伊等听从已获正法之阎书勤、王十，武城县格毙之王裕振等，纠邀在邱县常屯盘踞，逼胁王二妮入伙。并捉掳卑县带队曹中明，马勇张金得，挟逼凌虐，及将常屯教民许法兴家房屋放火烧毁，捉掳许法兴。至是月十一日午后，恃众扑犯梨园屯，王二妮乘间潜逃。及大众行抵梨园屯二里许，与官军接仗。王十将张金得牵至阵前，用刀砍伤，经官兵乘势夺回，并夺获马匹、腰刀、九龙袋等件。当场拿获格伤被诱之杨计海。拳众被轰身死者六七人，随各退败。行至干集庄外，又被官兵追及将曹带队夺回。大众奔溃，乘夜与阎书勤等走至县属王世公庄古堤上，又将由常屯掳来教民许法兴杀死，弃尸堤上，窜赴直隶清河之小屯各散。本年闰八月十八日，已获正法之白五、杜一山，又因教民寻仇杀毙拳党十余人，即纠同伊刘步岭、张学功、史及善与已获正法之朱十、白付元、贾得中、白腊月并在逃之赵裕兰等，探明该教民等在红桃园李姓房屋占踞，遂一同前往将教民孙明山等十六名杀毙，烧毁李姓空房三间，抢掠衣物。其余教民当已逃出。已死教民尸身即于次早抬至漫地掩埋，不记确处。恐教民复仇，复添邀不识姓名多人，在李姓空房盘踞，以备抵御。嗣因官军前往剿捕，各自潜逃。起获枪炮等件，系讹勒庄众之物不讳。质讯王二妮，据供去年十二月被胁在邱县盘踞，旋即潜逃。详核各供佥同。一再复讯，矢口不移。自应分别办理。正在禀办间，据报史及善被格伤重身死。当经验明

饬埋。

查该犯刘步岭即刘三、张学功即张二二犯，验明各正身，绑赴市曹正法，将首级传赴犯事地方悬杆示众。史及善业已因伤身死，应毋庸议。王二妮虽讯系仅止被胁勉从，旋即潜逃。暨王成兰、蒋沛然供无随同闹教情事，惟访闻均素无正业，虽保无另犯不法，应仍押候续获匪犯，再行质讯禀办。潘更讯系安分良民，并无为匪情事，现有妥保，自应即行开释，以省拖累。除仍会同督饬勇役，严缉逸匪赵裕兰等务获究报外，所有续获匪犯刘步岭等讯明分别正法、管押、取保各缘由，理合会禀大帅鉴核。

批：据禀已悉。该令等督饬勇役，先后拿获匪犯史及善等五名，讯明分别正法拟办，并起获刀驳等件，缉捕尚属认真。著与靳游击呈云各记大功一次，分行注册。出力勇弁赏给六品功牌两张。一面将该犯潘更取保开释，以省拖累。余犯王二妮等悉照所拟办理。仰仍严缉逸匪赵裕兰等务获究报，并由该令移会靳游击知照。缴。

83. 冠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1900年12月22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现在各国主教教士多有仍回内地传教者，饬即查照设法保卫，实力弹压，并将前次保教四言告示再行印刷多张，挨庄张贴。仍将遵办情形详晰报查等因。并蒙本府札同前由。正遵办间，复奉宪台牌发保教四言告示五十张到县。蒙此，仰见大帅慎重邦交，绥辑民、教之至意，下怀钦佩莫可言宣。

伏查本年自京津拳教开衅，四方习拳各匪到处响应，微持生灵大造〔遭〕涂炭，两宫乘舆亦因之播迁。是拳匪之误国殃民，实堪切齿而痛恨。自非严加搜捕，不能尽绝根株。况现当和议将成之时，各国教士又多有仍回内地传教，若不设法保卫实力弹压，深恐再滋疏虞，又遗被〔彼〕族口实。随经恪遵宪谕，将饬发保护商、教四言告示照式刊刷多张，并奉发之五十张在于合境村庄挨次遍贴，俾使咸知习拳则有干例禁，闹教即莫保身，以期化莠为良，共相戒勉。除遇有教士到境认真保护，并将贴过村庄另文申报外，所有遵办详细情形，理合禀报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保护弹压。缴。

84. 冠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1900年12月3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风闻先锋队后路后营勇丁，自李彦屯解犯至冠县，路经该县城北三十里里固村地方，勇丁用枪头扎伤卖饼民人。当经民将勇送至冠县。该令未曾验伤，该营哨官将犯事勇丁带回各情事。饬即遵照查明实在情形，禀候核办等因到县。蒙此，查前次该营勇丁乔占标，获解匪犯来县，中途与卖饼人郭思明口角争殴，致用枪将郭思明扎伤。当时卑职即有风闻。嗣该哨官至县面晤卑职，声称已将该勇丁乔占标从重棍责，拟即带回本营听候靳营官呈云严办。惟时该民人郭思明并未来县呈控，无从验究。随具函交该哨官，将滋事勇丁乔占标一并带回河北原防靳营查办在案。奉饬前因，遵即查明该卖饼人郭思明前受枪伤甚属轻微，已经该营赏给养伤银钱。该勇丁乔占标仍在营严押，拟俟郭思明伤痊再行察核办理。并准靳营官函复情形相同。查勇丁中途滋事，自应严究。第此案始终未据受伤之郭思明控验，且该管哨官已即时将勇丁严责带回管押，卑职是以无从验究，并非经民人将勇送县不为审理。除该勇丁乔占标仍应由营严办外，所有查明实在情形，理合禀复鉴察。

批：禀悉。勇丁乔占标，已饬靳管带呈云提案讯办矣。仰即知照。缴。

85. 冠县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1900年12月31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据临邑县知县刘令思诚会禀，拿获匪首庞用，讯认伙同冠县太平庄王仕九，屡次抢夺临邑等县民、教钱文、衣物等情，惩办缘由一案。饬即选派干役，严密访查境内太平庄有无王仕九其人，迅速据实禀复。一面悬赏购线务获究办等因到县。蒙此，查卑县合境村庄并无太平庄之名。其原禀内之十八村即系卑县所辖河北一带。先前河北只十八村庄，嗣后为二十四村庄。详查河北先后村庄名目，亦无太平庄之称，恐系邻境之庄，误为冠县所辖。即经慎选得力役勇密饬访查去后。兹据该役勇等以查得县属合境并无太

平庄村名，亦无王仕九其人，无凭查缉等情禀复前来。复卑职确切密查无异，是太平庄确非卑境无疑。惟匪徒往来无定，难免不到处逃匿。除仍由卑职悬赏购线密缉务获究办外，所有查明县境并无太平庄村名，亦无王仕九其人缘由，理合禀复大帅查考，俯赐通饬详查缉究，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仰候行司通饬查明禀复核办。缴。

86. 冠县会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1年1月14日）

敬禀者：窃卑职鸿宾蒙宪台札委，以冠县红桃园、小李固等庄民、教仇杀一案，究未查办完结。饬即会同查明起衅缘由暨伤毙人口实数，秉公办结等因。蒙此，遵即束装起程，由临清驰抵冠县之河北红桃园一带。查得该处民、教相仇，历有年所。本年六、七月间，匪首阎书勤聚众肆扰，迨经七月底将阎书勤及匪目多名剿获惩办后，地方渐冀义安。讵至八月间，该教民等归来，忽而逞志，于是月十六日，在梨园屯寻杀拳民李姓二人。又于是月二十一日，在小李固杀毙项姓一人。又于是月二十九日，在小李固杀毙拳民九人。经县闻信，恐滋成巨患，且访闻阎书勤余党高小麻因该教民寻杀不已，复与项得胜在梨园屯有传帖聚人情事。遂即派拨马、步县队差役乘夜密往，将项得胜格毙，拿获高小麻一名，讯明正法。讵该教民等又聚众占据红桃园李姓房屋，强割民田。以致该匪杜一山、白五闻知，心怀不忿，即纠邀白付元、贾七、白腊月、朱十、张学功、刘步岭、史及善、赵裕兰等多人，于闰八月十八日夜，由直东边境挟众扑犯红桃园，将占据李姓房屋之教民孙明山等十六名杀毙。并烧毁李姓空房三间。该拳匪等亦即在李姓家盘踞，与小李固之教民彼此相持。经程令禀蒙檄饬会同防营督带兵勇捕役前往剿办，该匪等闻信逃逸。

程令随亲诣小里固，将被杀教民孙明山等十六名家属捐廉抚恤，劝谕各教民均各安分，不得再事寻仇。一面会同防营严密购线，在直隶曲周、威县、清河等县地面将滋事匪首杜一山、白五及匪党等十四名，先后拿获，讯明禀办。一面查明先后被扰教民各户，禀奉饬委会同查明户口，措垫京钱一千六百余千，遍为抚恤。民、教近颇相安。

复经卑职鸿宾接见该教民会长等面询。据云现在地方官保护抚恤不遗余力，在教者同深感激。此次滋事首要各匪业经营县获办，同教及被害各家忿气已息等语。查询起衅之由，该教会等亦知事由激成，似亦稍知愧悔。至被杀人数，据称前因遭事之后，查点人数不齐，误为被杀十九人，后复陆续归来三人，始知实止十六名，系一时误报所致。察看情形似无不满意之处。随于访明后，驰抵冠县会晤卑职方德。检阅案卷，与卑职鸿宾查访情形相同。

是此案起衅之由，实系红桃园教民寻仇相激而成，毫无疑义。以现在办理此案而论，该教民等虽被杀毙十六人之多，而先经卑职方德派勇及时拿获匪犯高小麻，格毙项得胜；续又会营拿获杜一山等十四名，先后共计拿获拳匪十六名。加以该教民等寻杀之十二名，共计二十八名。内除现在讯供游移监禁之王二妮等五名，统共拳匪被杀及格毙正法者已二十三名之多。按名核计，死伤足以相抵。且该教民孙明山等被害之家属先已由卑职方德捐廉抚恤，其余合境先后被扰各户亦经禀蒙宪台委员会同查明户口，由卑职方德垫款分别等次赈抚。值此严冬，渥蒙优恤，该教等感激实深，毫无怨忿之语。现虽尚有余匪在逃未获，而首要悉数剿擒，已足以快其心志。

卑职等揆案核情，悉心酌议，是案即行议结，诚属情法两平。惟拳匪余党，非尽绝根株，不足以消乱萌。除仍由卑职方德购拿逸匪赵裕兰等惩办外，所有会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会禀大帅鉴核批示祗遵。并准卑职鸿宾销差，实为公便。

批：如禀办理。仰仍严缉逸匪赵裕兰等务获究办。并由该令移会郭令知照。缴。

87. 冠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1901年2月3日）

敬禀者：窃照卑县查封拳匪产业，当经于会禀垫放抚恤禀内声请俟查丈后变价归垫在案。兹经饬差协同该处团长首事人等详细查丈，以查得梨园屯拳匪阎士林有地一段，计地一亩七分五厘八毫。马廷风有地一段，计地七亩二分九厘。阎付来有地一段，计地二亩五分。高五父子有地一段，计地一亩四分三厘八毫四丝。红桃园拳匪朱五有地

七段，计共地三十亩零三分五厘。赵裕兰有地二段，计共地六亩七分八厘六毫。赵裕坤有地二段，共计地一十三亩八分九厘八毫八丝。陈八、陈九、陈文魁共有地三段，计共地一十九亩五分九厘。史计魁有地二段，计共地一十三亩六分七厘。朱二小有地二段，计共地七亩二分六厘五毫。杨西维有地一段，计地三亩四分三厘。马步云有地一段，计地五亩九分一厘三毫。赵裕仲有地二段，计共地一十三亩七分八厘二毫。小里固拳匪李臣年有地三段，计共地二十二亩零一厘六毫九丝一忽。梁万清有地二段，计共地九亩七分五厘零二丝五忽。项得胜有地三段，计共地一十亩零三分七厘零三丝。统计梨园屯、红桃园、小里固三处，共查出匪产地一顷六十九亩八分零八毫六丝六忽。随经取具各该团长首事人等甘结附卷。查前项地亩均属膏腴之地，每亩计值价二十千。复经饬令即行招主变价归还垫款，以免虚悬。

本年秋收歉薄，民间不无困苦，且地系匪产，良善之家深恐贻患，以致迄难出售。第匪产一时难以变价，而前垫恤款则一时不能归结。思维至再，惟有替行招租，即以陆续所得租价次第归补垫款，事属两得。当经发交各该团长具领招种纳租，俟来岁开春即行招种。每亩租京钱二千文，不准蒂欠。如有主承买，仍行变价。除取具领状存卷备查外，所有查出匪产暨发交各团长暂行招租缘由，理合禀请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移交后任酌核办理。缴。

88. 冠县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01年2月10日）

敬禀者：窃照卑职续获匪犯李三等讯供狡展。当经禀请押候切实严究，禀办在案。兹经卑职详查该犯李三前供，于被胁勉从，行抵红桃园庄外，始行故意落后等情，供情殊多含混，且焉知非在外瞭望，曲意避就。复提该犯李三悉心研鞫，并一再驳诘。该犯无词可遁。始据供称伊与李老绍即李汝成系属同族。李老绍之四子李四曾经习拳，与已获拟办之白五、杜一山等素识。先未滋扰犯案。本年闰八月初间，高小麻因教民寻仇杀毙拳党，即传帖聚人思图报复。伊与李四等均未允从。旋经县中访闻，派拨役勇将高小麻拿获惩办，并将项得胜

格毙。讵该教民仍寻仇不已，伊与李四恐被杀害，亦各逃避。该教民等复收割拳众秋禾，并将李老绍家房占踞，经白五、杜一山闻知不忿，起意报复。即于闰八月十八日，纠同伊与续获正法之白付元、朱十、贾得中、白腊月、张学功、刘步岭、病故之史及善，并在逃之赵裕兰、李四等，于是夜伙同前往，将李老绍房屋围住、杀死教民孙明山等十六名。并将李老绍空房三间遗火延烧，抢掠衣物。其余教民当已逃出。已死教民尸身即于次日抬至漫地掩埋，不记确处。恐教民复仇，白五等复添邀不识姓名多人，在李老绍家空房盘踞，以备抵御。嗣因官军前往剿捕，各自潜逃。讵与白五等即被先后拿获等语。提讯王二妮等，供仍如前。

查该犯李三即李有荣，听纠闹教，放火杀人，实属愍不畏法。既经卑职复讯明确，应即遵照前奉权宜章程，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随经查明不停刑日期，会同营汛监提该犯李三即李有荣，验明正身，绑赴市曹正法，将首级传赴犯事地方悬杆示众讫。王二妮等供词即仍前狡展，自应仍行押候续获匪犯质明禀办。除会营严缉逸匪赵裕兰等务获究办外，所有提犯复讯明确，正法缘由，理合禀请鉴核。此案犯已审实，所有出力之勇役等，业经卑职酌给犒赏，合并声明。

批：如禀办理。仰仍严缉逸匪赵裕兰等，务获质讯究办。缴。

89. 高唐州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1900年1月9日）

敬禀者：窃奉本道转蒙抚院札饬，以据已获正法之首犯朱红灯等供出同伙各犯，亟应悬赏拿获惩办等因。遵即悬立拿获每名二百两，并请赏功牌一张。重赏严密防拿去后。旋据派出勇役，将州境董庄匪首刘福兰即刘金兰拿获到州。当即提案鞫讯，该犯供词狡展，坚不吐实，遂经饬传该庄首事庄头人等到案讯质。据供伊庄此次滋事拳匪只有刘金兰，并无刘福兰之人。该犯又姓苏。上月二十六日由张家庙一带会同董洛四即董兆元，又名董兆山，尚带数十人骑马由庄北之辛店路过南去。见去甚众，实系匪类无疑。现在董洛四闻严拿之信，不知逃避何处等语。卑职犹恐未确，遴派熟悉干练之人前往密查，与该首事等所供大略相同。

查该匪为朱红灯供出著名匪首，虽其不肯承认，而众认确凿，后行密查亦甚相符，其为正犯无疑。惟犯供未定，容俟复讯明确，再行解候审办。除将在逃之董洛四等悬赏购线，严密查拿，务获解究外，所有拿获刘福兰即刘金兰缘由，理合禀报查考。

批：据禀已悉。仰即就近禀商吉道台，确讯惩办。仍严缉逸犯董洛四务获解。并饬各首事庄头人等随时防范禀缉，以杜煽扰。缴。

90. 高唐州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1900年1月19日）

敬禀者：案蒙本道札饬，以据卑职拿获匪犯刘金兰即刘三，提审坚不承招。讯据庄地人等供明，亲见该犯持械骑马，同匪首罗红英、董洛四等在辛庄经过打尖，是该犯为拳匪罗红英等同党，已属众供确凿。饬即抄录全供，将犯解赴宪辕听候发局，与留禁之董元邦即董燕榜质讯拟办等因。查该犯刘金兰即刘三，系奉宪台饬拿之犯。前经卑职悬立重赏，饬据勇役拿获，讯供狡展，业经禀呈宪鉴在案。奉饬前因，除另文申解外，所有获犯解审缘由，理合开具供折，禀请大人查考，俯赐将该犯发委审办，实为公便。

再，该犯刘金兰，行踪诡密。经卑职悬立纹银二百两、六品功牌一张赏格，始行弋获。此项银两俟定案后，应由卑职照数发给。至功牌一张，应请届时赏发，以便给领。

批：据禀已悉。匪犯刘金兰经该牧另文申解来辕，已札发济南府审办矣。所悬赏格仰俟定案后，查明获犯姓名，禀候填发六品功牌。赏银亦于定案后赴局具领。此缴。

91. 高唐州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2月15日）

敬禀者：案查前蒙本道札饬，以卑州武生李鸿魁行动举止似可弃瑕录用。已谕令招至祀砚田、宋兰亭分赴各处城乡市集，劝谕民间早撤拳厂，晓以利害。饬即就近查察该武生是否实心劝解及有无明效，随时禀报，以凭分别劝惩等因。遵即将该生李鸿魁派充卑州副队长，给以薪金，以资办公。一面谕令赶紧将祀砚田、宋兰亭招至，并至四乡访查劝解去后。暗地查察该武生所至之处，如何动静。正在俟该生

回署具禀间，复蒙本道札催，饬即迅速查明该武生是否实心向善，认真劝导及有无明效，限克日禀复，万难含糊了事等因。遵即派勇，由南路将李鸿魁招令回署，并据将地方情形具禀前来。卑职窃念州境共七百余庄，断非十余日所能遍及。至所称境内平静情形，与卑职前次会同曹令和浚访查情形相符。查看李鸿魁办事尚称勤慎详细，自系实心向善。除正西一带庄村仍令该生前往访查劝导外，所有该武生呈递禀词，理合附呈查考。

批：据禀察看武生李鸿魁，实心向善，并呈所递禀词各缘由均悉。仰仍督饬该武生会同各村庄首事庄长，认真劝导，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衅，以收实效而清祸源。缴。

92. 高唐州会禀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2月15日）

敬禀者：窃卑职和浚蒙本道委，赴各州县会同各牧令，分赴四乡，严行查禁拳厂，如仍有开设处所，克日督令撤去，取具首事庄长永远不敢再行设厂、教习神拳甘结。现无拳厂之处，亦须督饬查禁，一并取结报查等因。遵即依次驰抵高唐州会晤。卑职恩祥亦蒙本道札饬前因。当经卑职恩祥备具川资，饬据绅董唐文沂等，带领勇役分赴各乡，劝谕查禁在案。奉饬前因，卑职等立即分赴四乡严密巡查，境内并无开设拳厂处所。询诸乡民佥称，自十一月间，迭蒙宪台出示严禁，均知有干法纪，早已均不学习。卑职等各处梭巡，剀切谕令乡民，务各安分，不准再学神拳。并取具各路首事庄长甘结附卷。旋据各绅董唐文沂等以分赴各乡劝谕，查明委无学习神拳之人，业经晓以利害，均各安分等情具禀前来。除仍由卑职恩祥随时查禁外，所有遵饬查办缘由，理合将取具甘结，禀呈查核，销差。

批：据禀已悉。责成首事庄长，剀切劝导庄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是为正本清源之法。办理甚为妥善，现已行道通饬仿办矣。仰该牧移会曹令和浚知照。缴。

93. 高唐州会禀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1900年2月26日）

敬禀者：窃卑职金鼐仰蒙赈抚局以准藩司咨转奉宪台札饬，以各

州县被扰村庄小民卫生无计，亟宜妥筹绥辑，加惠黎元。令即驰赴高唐州，会同地方官亲诣被扰村庄，不分民、教详细查明户口，核明需款数目，开折请款散放等因。蒙此，仰见大人惠及群黎，有加无已之至意。下怀钦感，莫可名言。

遵即束装起程，驰抵高唐州。适卑职恩祥赴省面禀地方事宜公出。卑职金鼐随即轻骑减从，酌带卑职恩祥所派熟悉路途队勇二名，周历匪徒扰过各村庄，挨户逐一查核。计各庄共十九户，大口一百十四口，小口四十九口，皆经卑职恩祥禀报有案。又查核各庄之时，适接耶稣教士明恩溥单开八户，计大口三十九口，小口十口，核对系在十九户之外，是否确系被扰之家，事隔两三月之久，既无卷据，无凭确查。惟有照单逐查，以免藉口。统计合境共被扰者二十七户，大口一百五十三口，小口五十九口。按小口减半计算，共折实大口一百八十二口半。每口给钱四千文，共合京钱七百三十千。以现在市价，每银一两易京钱二千五百计之，共合库平银二百九十二两。兹经卑职恩祥由省回署，复核相符。理合缮具村庄户口、银数清折，禀请查核，俯赐饬局拨款发下，以便核实散放，实为公便。

再，卑职恩祥前次详报教民王方宽一户，查已迁居平原县境，是以折内未开。又王贵方被火延烧南马棚二间，西土房二间。郭安良被烧东厂棚二间。应如何施恩加抚之处，并望批示祗遵，合并声明。

批：禀悉。赈款已行局照数拨发矣。仰即会同委员吴令金鼐亲自散放，不得假手胥役，致滋弊端。并将放竣日期报查。至禀称王贵方延烧马棚、土房各二间，郭安良被烧厂棚二间，应否加抚一节，查各属民、教被匪焚烧房屋，概未另行加抚，自应查照办理，以归一律。即由该署牧移会吴令知照。缴。清折存。

94.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1900年3月16日）

敬禀者：窃维为政之道，首在安良，而安良必先除暴。卑州地当孔道，政务殷繁，人犯、饷鞘往来络绎。且近来拳匪游勇，到处滋扰，盗风甚炽，地段绵长，全恃驻扎防营得资镇摄，巡防缉捕关系良

深。卑职自问庸愚，仰蒙垂青逾格委署斯邑，并承面训谆谆，以缉捕为先，何敢稍涉懈弛，致负高厚。亟应讲求捕务，实力奉行，与营汛防营联络声势，认真巡缉，以靖匪类而安闾阎。第地方文武攸分，未能指臂相助，遇事或有窒碍，故东省州县往往请加宪院营务处衔以资联络。今卑职身任地方，全赖德威荫庇，合无吁恳宪恩赏给营务处衔，俾得合营汛防联为一气，彼此相机办理。且营勇兵丁亦藉以缜戢，而有所畏惧。用特不揣冒昧，禀请大人鉴核，俯赐准给营务处衔，实为公便。

批：已如禀另檄饬遵矣。仰即知照。缴。

95.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四月初五日（1900年5月3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蒙本道以奉宪台札，准总理衙门咨，据美国康便函称，山东拳匪每日演拳，恐吓教民。高唐之刘秉清时常滋事。是否属实，令即确查禀复等因。查卑州叠奉各宪札饬，刊发告示，劝谕查禁。卑职屡次赴乡巡缉，劝谕密查，境内并无拳匪踪迹，亦无演拳恐吓教民情事，现在民、教颇称安静。至刘秉清一犯，系卑前州李牧拿获讯明详革，旋因患病取保。前蒙洋务局转奉宪台札查，当经禀明将刘秉清传案，仍行严押。一面严缉逸匪王介臣等在案。兹奉前因，卑职复督差前往各乡确查，委无匪徒演拳恐吓教民情事，民、教均属相安，亦无外来匪徒窜扰。除仍会同防营随时认真巡查，并购线悬赏勒缉各案首要匪犯务获究报外，理合据实禀复大人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候汇案咨呈总理衙门查核。缴。

96. 高唐州察　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1900年7月26日）

敬禀者：窃卑职因拳、教构衅，诚恐匪徒藉端滋事。当经整顿团防，谕令团长等，如有外来匪徒冒充拳会、乘机图抢者，聚集团丁合力捕拿，准其格杀勿论。一面由卑职督饬队长把总李连魁带令练勇分投巡缉。

旋据李连魁禀称，州属堤子张庄先有二人进庄窥探，庄众因其形迹可疑，群向盘诘。而庄外突有匪徒五六十人窜至，意图进庄抢掠。

练勇等上前捕拿，该匪势甚凶横。幸团长张兴旺、武童张观德带领团丁兜拿，当场格伤匪徒二名倒地，余匪抢架受伤一匪奔溃，一匪旋即因伤身死。先是庄众将进庄二匪拿获一名关至屋内，问名李麦，禀请勘讯等情。卑职立即带领刑仵会营诣勘验明格毙匪徒尸伤。提讯李麦，据供年十五岁，曾习拳棒未成，被素识习拳在逃之梁得功逼胁同行，与已被格毙之张瀛林、在逃之张玉、张金榜、华怯并不识姓名五、六十人，偕抵堤子张庄。梁得功令伊与华怯先行进庄窥探，即被拿获。并未动手抢夺等语。当将李麦带回饬押。一面选派勇役分投追捕。

二十日早，又来匪徒一股，在州属迈官屯将胡丕泽家雇工董德成掳去，并抢去骡、马、衣物。卑职闻信会营驰往勘讯。饬派李连魁带队追获张西义一名并起获贼械七节鞭一支，讯据供认听从素识习拳在逃之崔连池，伙同傅成龙等并不识姓名共二十余人，掳抢胡丕泽家得赃不讳。

正在核办间，二十五日午后，卑职闻知北乡五里铺有匪徒聚众图抢情事。随即亲自督率练勇，会营驰赴该庄捕拿。该匪已抢得事主高凤至家牲口、衣物出庄，卑职麾队拦捕。讵该匪竟敢列阵抗拒。维时附近各庄团丁齐集，谕令会合兜拿。格斗逾时，当场格毙匪犯三名，格伤匪犯一名倒地拿获，余匪四散奔逃。夺获贼械枪刀并原赃多件。时值天黑不便穷追。当提格伤匪犯，讯据供称名张立池。格毙三匪记不清姓名。为首李瀛魁，同伙五六十人，由夏津一带窜入州境。本月十三日，路过州境于庄，掳捉曾经入教之于保林等，勒得钱文分用。十六日到堤子张庄，意图进庄抢夺，即被练勇团丁格毙同伙之张瀛林，并拿获先行进庄之小孩李姓。伊等即行逃散。本日午后来至五里铺，随同李瀛魁伙党王洛丙等同伙七八十人，抢得事主高凤至家牲口衣物，被拿拒捕不讳。遂调集刑仵验明尸伤，并验得张立池伤痕甚重，带回饬医调治。一面将起获原赃，饬令事主认领。贼械存库。卷查六月十三日前曾入教之于保林、于十父子被掳，经于保林家属托人追说赎回在卷。提讯李麦，据供伊系梁得功逼胁同行，与张立池并不识等语。

卑职查张立池听从李瀛魁等，迭次掳抢于保林等并高凤至家得

赃。张西义听从崔连池等，抢夺胡丕泽家得赃。均系同伙数十人，实与土匪无异。应否遵照向章解府审办，抑或就地正法，卑职未敢擅便。至李麦年仅十五，据供逼胁同行，虽无旁人指证，而堤子张庄究系抢夺未成，未便与张立池等一律照土匪拟办，应请暂行监禁，俟拿获梁得功等讯明，再行核办。

再，卑州并无防营驻扎，而队长李连魁所带练勇以及各庄团练，遇此等悍匪，均能直前抵敌，格毙多名，实属奋勇可嘉。可否奖给功牌，以昭激劝之处，出自恩施。除严缉匪犯李瀛魁等，并查找被掳之董德成务获究报外，理合驰禀查核批示祗遵，并俯赐通饬各属一体截拿，实为公便。

敬再禀者：正在发禀间，据看役禀报，张立池因受伤甚重，调治不效，于六月二十六日因伤身死，呈请验讯等情。当经卑职带领刑仵亲诣验明，该犯张立池委系因伤身死，填格取结，尸令棺殓。理合附禀查考。

批：禀单均悉。该牧督同练勇团丁剿捕匪徒，当场格伤、格毙多名，拿获匪犯张西义、张立池、李麦等三名，夺获枪械、原赃多件，余匪散逃，办理尚属迅速。该令著记大功二次。在事出力之弁勇团丁著赏银二百两，功牌六张，以示鼓励。功牌随批即发。赏银先由该牧垫给，随即备文赴善后局具领归垫。匪犯张西义既经该牧提讯供认抢劫良民，抗拒官兵各重情不讳，应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李麦暂行监禁候质。一面严缉逸匪李瀛魁、梁得功等务获究办，并迅速查找董德成回家安业，毋稍滞延。此缴。折存。

97.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1900年8月22日）

敬禀者：案蒙本府转奉宪台札开，迭据各该州县禀报，于境内教民悉勒令具结反教，并发给告示谕单暨传案刑逼、押办等情，迹近抑勒，殊失饬令劝谕本意。现奉谕旨照约认真保护教士、教堂，是凡与教堂关涉各事宜，必须预筹将来归结地步。行令遵旨保护教士、教堂。其安分守法之教民，亦照良民一律保卫。至反教与否，悉听其便，不得稍涉勒抑等因。奉此，卑职查教民同为吾朝赤子，本不容有

漠视，特以拳、教相仇，专事杀戮，故不得不通权达变，保卫生灵。前奉宪谕劝令教民一律反教，卑职宣示德意。凡属教民莫不欢欣鼓舞，各保身家，是以纷纷具呈情愿反教，既未勒传一名到案，更无刑逼押办情事。即所出示谕，亦不过晓以大义，规劝并施，从未偏向拳民稍事抑勒。奉饬前因，自应凛遵谕旨一律保护。

惟卑州本无教堂，所有教士均已反〔返〕国。教民分散，各庄亦无聚圩自固者。且前因土匪滋扰，即有未经反教之教民，亦皆讳莫如深，不敢自居于教民之列。卑职惟有随时访察，遇事保护，以仰副宪台柔远为怀，顾全大局之至意。所有遵办缘由，理合禀复。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缴。

98.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年9月7日）

敬禀者：窃卑职前次拿获匪徒张西义等，禀蒙宪台批饬就地正法，并以弁勇团丁出力，赏给银两功牌。膺此懋赏，莫不鼓舞欢欣，益加奋勉。惟匪徒时在边境窜匿，意图报复。卑职因原有马、步队勇四十名，不敷分布，复又添募马、步队四十名，仍饬把总李连魁管带，四出巡缉。一面悬赏购线，指拿著名匪首李瀛魁、梁得功等务获究办。

旋于七月十七日，据李连魁督带练勇，并派出缉役在禹城县边境地方拿获刘瀛岭、郭汶城、谢四令、张金平、岳金龙、魏盛勤等六名。并起获洋枪等件到州。提验该犯等均无拷刺痕迹。讯据郭汶城等，均供系被梁得功、刘瀛岭逼胁。而刘瀛岭不认为匪。复饬李连魁带同眼线于十九日在平原交界地方将梁得功擒获解案，提验亦无拷刺痕迹。讯据梁得功即梁殿功供认，伊与刘瀛岭均习神拳。先在夏津县张法寺聚会，后在禹城县九泽寺居住。伊系总头，刘瀛岭系散头。手下之人聚散无常，大半随时逼胁，俗名曰拳场，故姓名记不清楚。伊等初意本与教民为难，因无食用，不能不向平民讹索。六月十五日，抢过禹城县境前油房庄不识姓名事主家衣物，卖钱花用。十六日，到堤子张庄，意图进庄抢夺。先令拥来之幼孩李麦与华悢〔恢〕进庄窥探。伊与张瀛林等尚在庄外，即被练勇团丁上前捕拿。彼此格斗，张

潩林被格致伤身死，李麦亦被拿获。七月初二日，伊领人赴问庄，向华金奎家讹得京钱一百千文。初三日刘潩岭领人赴唐庄，向武玉成家讹索。经唐有诰说合京钱二百千文。刘潩岭恐其反悔，将唐有诰带至九泽寺关禁。嗣闻捕拿紧急，将唐有诰放回，钱文并未到手。获案之郭汶城、谢四令、张金平、岳金龙、魏盛勤，均是伊与刘潩岭拥来等语。质之刘潩岭，先不承认。反复究诘，并据郭汶城等供指，始认领同谢四令等赴唐庄向武玉成家讹索，将说合之唐有诰带至九泽寺关禁，因闻捕拿紧急，将唐有诰放回，赃未到手等语。郭汶城等均供，系被梁得功、刘潩岭逼胁不敢不从。郭汶城随同赴问庄。谢四令、张金平、岳金龙随同赴唐庄。魏盛勤并未同往。刘潩岭亦供，郭汶城等并非甘心为匪。三面环质，供词尚属可靠。差饬问庄事主华金奎，唐庄事主武玉成，捕报相符。

卑职查梁得功即梁殿功，系著名匪首，习拳拥场，抢夺讹索，愚民被胁不敢不从，此次购线拿获，煞费经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应照土匪惩治，歼厥巨魁。刘潩岭虽据各犯供指系属散头，惟仅认讹索唐庄一案，赃未入手，情节尚轻，可否永远监禁。至其余郭汶城、谢四令、张金平、岳金龙均系逼胁勉从，随同前往，应与前次拿获监候待质之李麦，均请监禁三年。魏盛勤被刘潩岭拥去，并未随同前往，较之郭汶城等情节尤轻，应请饬押，俟有妥保再行释放。除严缉逸匪李潩魁等务获究办外，理合禀报查核批示祗遵。

再，迈官屯事主胡丕泽雇工董德成被架，已于七月初二日找回，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该犯梁得功即梁殿功，讯系著名匪首，应按照土匪章程，即行就地正法。刘潩岭等拟请分别监禁保释，未免稍涉轻纵，仰再提案严讯确情，另行录供禀办。仍饬勒缉逸匪李潩魁等务获究报。缴。

99.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1900年9月25日）

敬禀者：本年六月十八日，蒙宪台批卑州禀，卑前州李牧恩祥解审匪犯刘金兰曾否定案，恳请批示，以便赴局请领赏格银两一案缘

由。蒙批。禀悉。查该犯刘金兰前据臬司等会讯禀报，当经批令再行提集严讯确情，另行拟办在案。仰俟禀复到日另檄饬遵等因。蒙此，本月初一日，准齐河县解到该犯刘金兰首级一颗，当即悬杆示众。是此案刻已审定，所有李牧恩祥前垫赏格银二百两，自应具领归垫。除备具印领赴局请领外，理合禀请鉴核，俯赐饬局如数饬发。并请填给获犯之杨立波六品功牌一张，以便分别寄交李牧，实为公便。

批：据禀已悉。此项赏银已札行善后局核发矣。随批饬发杨立波六品功牌一张，仰即转发收执。缴。

100.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1900年11月30日）

敬禀者：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蒙宪台札饬，以和议将开，亟应抚恤被扰户口。令即查明开折禀报等因到州。蒙此，仰见宪台恺恻为怀，思患预防之至意，下怀莫名钦佩。

第是卑州本年六、七月间，拳匪到境窜扰。经卑职督饬练勇四出搜捕，并据各民团随时堵截，即有一二被扰之户，尚无重大之案。现在和议将开，诚以抚恤被扰之户为第一要义。然必事事核实，而后可无冒滥之虞，亦必处处清查，而后可免遗漏之咎。况拳匪滋扰与寻常盗案不同。教民畏拳匪之报复，往往隐忍不言，若仅以呈报有案者为据，则不报者未免向隅。若此时令其补报，则真伪莫辨，且恐刁狡者因而以少报多，以无为有。即不克清查于先，又安能核实于后。含糊了事，敷衍塞责，反遗外人以口实，殊失宪台抚恤之本意。

卑职愚以为抚恤即不宜迟，稽查尤不容忽。拟即亲赴四乡，挨庄查问。先令首事具结有无被匪窜扰，再令教民具结曾否被匪抢掠。并确查各庄有无习拳设厂，责令首事具结，逐一登记于册。然后教民、拳匪按册可稽，办理抚恤较有把握。惟逐庄挨查，非仓猝所能竣事，诚恐有稽时日，致烦宪廑。除俟查明另行开折禀报外，合先将办理情形禀复查考。

批：据禀遵饬查办被扰户口缘由已悉。仰即迅速查明，妥为抚恤，以安教民而弭衅端。缴。

101.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1900年12月25日）

敬禀者：窃查本年夏间各处拳匪滋闹，选经卑职督率勇队弹压巡缉，拿获著名匪首梁得功等分别惩办，地方借以安靖。第恐匪徒未能尽绝，仍饬派练勇四出严密踩缉。兹于本月二十六日，据派出勇役拿获李瀛魁一名，到州提案。讯据李瀛魁即李泽，又名李鸿魁，供称高唐州学武生，年五十六岁，家有妻女，种地营生。本年六月间，拳匪窜入州境问庄、五里铺等抢扰。伊前往解劝未散，即行出庄，未曾随同滋闹。伊并无设厂习拳，抢掠不法情事，亦无在夏津滋事等语。卑职查前获匪首梁得功所供，领人在夏津滋闹之李瀛魁系夏津县人，该武生系州境人氏，究竟是否其人，有无不法情事，抑系恃无质证，狡供避就，无从确指。第查有教民高凤之等控告之案，恐非安分之辈。应将该武生先行详革，再行确讯拟办，以昭核实。除将该生严押，一面移学查取年貌，详请斥革，研讯确供即行禀办外，所有拿获武生李瀛魁讯供缘由，合先禀报查核。

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该武生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一面查明入学年分，详请斥革。缴。

102.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1年1月19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批，据卑州禀，获革生李鸿魁即李泽讯供缘由。蒙批：据禀已悉。仰即迅将该革生提案，研讯确情，录供禀办，并查明入学年分，详请斥革。缴。等因。当经移准儒学查明李鸿魁入学年分，详请咨斥革。一面遵提该犯李鸿魁，讯据供称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间，因拳匪董燕榜等在州境滋事，蒙本道宪下州拿办，并将伊等传案，谕令设法解散。二十六年六月间，拳匪窜入州境问庄、五里铺高凤之等家抢扰，伊前往解散。二十五日，闻知曹县人刘赐爵纠合同伙，在夏津县张法寺设厂滋闹。伊随往张法寺劝说，领同刘赐爵等到恩县挂号北去。嗣闻查拿紧急，潜行回归，讵被勇役等拿获。并无随同抢掠情事等语。随传高凤之等质讯。据供当时见李鸿魁带领多人进庄，致被抢扰。复诘李鸿魁，供仍如前，再三研究，矢口不移。

查该犯李鸿魁平素不安本分，前蒙本道宪传讯谕令改过，设法将拳匪解散，原系格外施仁。乃该犯不知改悔，复敢领同刘赐爵等到恩县挂号北去，即使实无抢掠情事，亦属与匪通气，愍不畏法。况查前获匪首梁得功等，均称李鸿魁在夏津县张法寺设厂习拳，聚众滋事。并据教民王金罄等、文童高云亭等，以被李泽即李鸿魁纠众讹抢等情具控，准夏津县先后关缉。今复据高凤之等供明，曾见李鸿魁领匪进庄抢扰。虽无确切证据，然自认领匪挂号，似亦非平空诬指。现在卑州地方虽觉安靖，而直境匪徒充斥，难保不复来勾煽。亟应从严惩办，以寒匪胆而绝根株。惟屡讯该犯，供词【始】终狡展，于抢掠一层坚不承认。且恐该犯尚有别犯案件为宪台所访闻，须质讯者。可否将该犯李鸿魁解省发审办，以昭核实；抑或照众供确凿例，即行就地正法之处，卑职未敢擅专。除仍严缉逸匪刘赐爵等务获究报外，理合开具供折驰禀大人鉴核，迅赐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批：查前据该州具禀，以前获匪首梁得功供出伙匪李瀛魁，系夏津县人，核与该犯李泽即李瀛魁籍贯不同。且该犯现供领匪北往，坚不承认抢掠重情。是否夏津滋事之李瀛魁另有其人，抑系该犯狡供避就，自应解讯明确，以昭核实。仰署按察司速饬该州将犯解赴夏津县研讯明确，录供禀办，毋稍轻纵。缴。

103.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901 年 1 月 22 日）

敬禀者：前蒙宪台札饬，以和议将开，亟应抚恤被扰户口，令即查明开折禀报等因。卑职曾因事属纷烦，若竟草率从事，即不免以少报多之弊，又恐蹈查报不实之咎。必须稍宽时日，俾得详查，方期核实，业将遵办情形禀复宪鉴在案。发禀后，卑职亲诣四乡详细确查。统计被扰十九户，轻重情形不一。前于晋省面禀地方事宜，并经开折面呈宪鉴亦在案。查传各户内杨深信一户，既系教民，又系拳民，一闻票传，已全家逃避，无从抚恤。袁其顺、张立栋、高凤至、张鹏举、任克勤、武玉成、高善政七户，均以滋事拳匪业已正法，已足泄愤，此次抚恤钱文不愿再领，愿具甘结。其华金奎一户，被讹未结，并未被扰。胡丕泽一户，前已赏给京钱二十千，此次均无庸再给。其

余各户分别轻重，当堂饬领。共发京钱八十五千，取具领状备案。至此次卑境所发抚恤，因被扰之户无多，皆系遵照通饬滨州方牧章程有增无减，一律加厚办理。承领各户，均深感激。所有卑职垫发抚恤钱文数目，理合开具清折，禀呈大人鉴核。

再，所发京钱系由卑职垫发，俟查有应抄匪户再行变价归垫，合并声明。

批：据禀已悉。仰仍随时妥为保护弹压。缴。折存。

104. 高唐州禀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1901年1月28日）

敬禀者：案蒙宪台札饬，以准大美国驻扎烟台领事官照会，各属教民欲依然习教，深恐地方官责罚，邻里阻挠。令速出示晓谕，教民如愿从教，仍听其便，毋任差役、邻里阻扰。并查明前发保教告示刷印张贴，仍将遵办情形，汇报查考等因。

查本年六月间，直省拳教构衅，扰及山东内地，不逞之徒从而聚众滋事，以仇教为名，到处抢掠，恣意焚杀。虽经卑职设法查办拿获匪首梁得功等禀请正法，而境内教民散处各庄，防护势难周密，不得已为委曲求全之计，惟有暂行反教以避凶锋。该教民等咸思自保身家，纷纷来案投具保状甘结，呈请反教。固不待地方官之示谕，而始出此也。嗣奉宪檄，饬令遵旨保护教士、教堂，并先后札发保教告示。均经卑职遵饬办理禀请宪鉴。

十一月初间，接准历城官报局报单，知北京和议将成。查明境内亦无匪徒聚匿，地方渐以安靖。窃意时局一定，各国教士必将重返内地传教，一切交涉事件，自应仍照旧章办理。即经出示晓谕，前次呈请反教各教民，如愿入教，悉听其便，所具保状甘结，准予注销，概不追究。严禁首事地邻等不准藉端阻挠，造言生事，并妥为保护弹压在案。兹奉前因，遵复传谕各教民，查照前示仍听入教。如有差役邻里从中阻扰，以及传播流言寻衅滋事者，准该教民来案控究。一面饬查前发保教告示贴过村庄，有被风雨摧残暨从前未经张贴之处，遵即照式刊刻刷印，挨庄补贴，咸使周知。

卑职忝司民牧，责有攸归。际此时事孔艰，断不敢稍存偏见。惟

有凛遵檄饬，随时稽查保卫，以期民、教相安，猜嫌胥泯，仰副宪台体国爱民之至意。所有遵办缘由，理合将谕原稿开具清折，禀请大人鉴核。

批：据禀已悉。仰仍查照现行章程暨迭次批札，随时妥为保护弹压。缴。折存。